名著名译

玛尔戈王后

〔法〕大仲马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5.4/4+5=2
2008

名著名译

玛尔戈王后

〔法〕大仲马　著
张英伦　向奎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lexandre Dumas
LA REINE MARGOT

Paris ,Calmann Levy,1899—19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尔戈王后/(法)大仲马(Dumas,A.)著;张英伦,
向奎观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978-7-02-006242-3

Ⅰ.玛… Ⅱ.①大…②张…③向… Ⅲ.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116315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玛尔戈王后
Ma Er Ge Wang Hou
〔法〕大仲马　著
张英伦 向奎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38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1.125　插页1
2008年4月北京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242-3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前　言

长篇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作为历史小说家，大仲马常常是不注重表现历史本身的。他的许多历史小说，热衷渲染的是主人公个人的奇遇，历史只是与之稍微挂钩的背景，若即若离。连他的代表作《三个火枪手》也是如此。不过他有少量历史小说作品，与历史的框架贴合比较紧密，历史的依据比较坚实，历史的内涵比较丰富。《玛尔戈王后》便是突出的一例。

《玛尔戈王后》取材于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宗教战争。那是约四百年前的事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宗教战争的幽灵时隐时现地在法国的土地上肆虐了八次，蹂躏法国近四十年，给法兰西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追溯这场战争的根源，至少可以说到该世纪初叶的宗教纷争。那时，天主教会腐败已极，宗教改革之风兴起。改革思潮最初在少数教士中传播，逐渐扩及下层民众和资产者，产生了所谓“革新了的宗教”即新教。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创立的教派传到法国。加尔文教否定了在《圣经》中“查无依据”的一部分天主教教义和陈规谬习，废除了教士等级制而代之以信徒选举的长老制，有力地动摇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很快就成为法国新教中最主要的一宗。许多地方，特别是南部，加尔文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连贵族也纷纷加入。到五十年代末，以南部为基地的新教派最终形成，其领袖为法国西南部属国纳瓦尔的波旁王室。而北部则是天主教派的势力范围，以洛林地区的大权贵吉兹公爵家族为首。在巴黎掌握中央政权的瓦卢瓦王室信奉天主教，但它对两派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宗教信仰，而是按自身的政治需要时有变化。自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成为各派的宗教领袖同时又是政治领袖，这场宗教改革引起的纷争就具有了封建统治阶级内讧的性质。

十六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央集权削弱，加上接连担任国王的卡特琳娜太后的三个儿子软弱无能，使分裂主义乘机抬头，是宗教战争得以爆发并且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南部新教派首先发难。他们于一五六〇年策划绑架幼主弗朗索瓦二世，遭到镇压。矛盾平息未几，一五六二年天主教派袭击正在祈祷的新教徒，重开战端。一五七二年卡特琳娜太后制造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大批新教徒遇害。一五七六年，新教派索性在南部成立"胡格诺共和国"，推举在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中死里逃生的纳瓦尔国王为领袖。同一年，北部天主教派也成立了"天主教同盟"，意欲操纵王权，从此，王权与"同盟"的斗争跃居首位。一五八八年"同盟"在巴黎组织起义，国王亨利三世出逃。次年，亨利三世被"同盟"的刺客所杀，由于瓦卢瓦王室没有后嗣，纳瓦尔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他继续与"同盟"作战多年；直到一五九四年，他公开改宗天主教，得到天主教派的承认，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才告结束。

以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为背景，大仲马一共写了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即《玛尔戈王后》、《蒙梭罗夫人》和《四十五卫士》。这三部小说先后描写了瓦卢瓦王室最后两任国王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时代的事，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又称《瓦卢瓦三部曲》。《玛尔戈王后》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可以说也是最精彩的一部。

如果把简短的"尾声"除外，《玛尔戈王后》的故事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纳瓦尔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公主成婚，终于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驾崩，时间跨度还不到两年。然而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断。其间包括两件大事：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和纳瓦尔国王亨利潜逃。前者是整个宗教战争中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后者则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因为惨案在南部和西南部已经激起如火如荼的反叛，亟待纳瓦尔的亨利去领导。《玛尔戈王后》的故事情节，就是紧扣着这两件大事展开的。

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是一起突发的阴谋事件。原来为了保住瓦卢瓦王室的统治地位，卡特琳娜太后一直施展着让新教派的波旁家族和天主教派的吉兹家族彼此争斗而坐收渔利的手法。居于少数的新教派在前三次战争中没有被扑灭，原因之一就是王室惟恐除掉了新

教派会使馋涎王位的吉兹家族更加肆无忌惮。一五七〇年第三次战争结束后，为取得新的平衡，王室对新教派多方安抚，卡特琳娜把自己的女儿、查理九世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嫁给纳瓦尔的亨利就是一个重要措施。但未料到新教派军事领袖科利尼海军元帅博得了查理九世的宠幸，这不仅引起天主教派的愤懑，也构成对卡特琳娜的一大政治障碍。于是她在筹办女儿婚事的同时，把刺杀科利尼提上了日程。查理九世对此是否知情？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刺失败后，当卡特琳娜以攻为守、决定屠杀齐集巴黎参加婚礼的新教派首脑们时，征得了查理九世的同意。由于吉兹公爵蓄意扩大事态，结果三千多新教男女惨遭杀戮。

从第一章卢浮宫的盛大结婚庆典到第十六章科利尼海军元帅暴尸在绞刑架上，作者纵笔驰骋，用十余万字的篇幅详细描写了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前前后后。在这一部分里，大仲马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史料的精细研究以及他那再现历史形象的奇才。开篇第一章，卢浮宫外围观的天主教市民气势汹汹，卢浮宫内结婚庆典上各派人物心怀鬼胎，粗中有细的几笔勾勒，就把紧张、险恶的时代氛围强烈地烘托了出来。对于接踵而至的刺杀科利尼的未遂事件和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描写，更是生动曲折、绘影绘声。从卡特琳娜太后和查理九世时代策划阴谋的密室到玛格丽特窝藏逃犯的偏房，从科利尼惨死的阳台下到小梅康唐丧命的宅前，从变成了狩猎场的古巴黎的大街小巷到郊区的绞刑场，作家不仅充分展现了这场屠杀的巨大规模，而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场屠杀的疯狂程度，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是法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在当时和后世，以这一事件为题材，产生出不少作品。除了这部《玛尔戈王后》，著名的还有弥世莱的《法国史》和梅里美的《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前者对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描述，除了材料翔实以外，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其文笔之富有文学兴味也是堪可称道的；但它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与完全述诸艺术形象的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无法相比。至于梅里美，法国研究家吉尔贝·西戈在为最新出版的《玛尔戈王后》所写的序言中说得好：他对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描写“枯燥乏味”，在这一方面“大仲马远比他高明”。认真比较过这两部历史

小说的读者自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

从第十七章到“尾声”前的一章，以纳瓦尔国王亨利屡试潜逃为主线，小说《玛尔戈王后》用大部分篇幅对法国封建王室的宫廷生活做了真实、有力的写照。如关于王室的豪华郊游和盛大出猎的描写，无疑是使读者大开眼界的出色篇章。然而更令人深有所感的还是作家对宫廷黑暗政治内幕的无情揭露。

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腥风血雨停息了，但是宫廷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外表下，依然充满杀机。出于不同家族根本利益的冲突，卡特琳娜太后必欲把自己的女婿、纳瓦尔的亨利置于死地而后快，她策划了一次次的陷害、一次次的谋杀，无所不用其极，真可谓阴险毒辣。即使在瓦卢瓦王室成员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互相算计。查理九世国王猜忌弟弟安儒公爵；安儒公爵仇恨哥哥查理九世国王；阿朗松公爵把两个哥哥都视为自己走向王位的障碍；而卡特琳娜太后则与查理九世国王和阿朗松公爵勾心斗角。这种家庭丑剧甚至闹到骨肉相残的地步，以至阿朗松公爵眼看着查理九世误食毒药不加制止，反倒幸灾乐祸；卡特琳娜太后明知查理九世受了自己的毒害生命垂危，而不予解救。当大仲马写到纳瓦尔的亨利宁愿被关进文森监狱也不愿呆在卢浮宫、查理九世国王离开卢浮宫就如同逃出地狱一样的时候，他对封建宫廷内部斗争的残酷性的刻画简直到了力透纸背的深度。

如果说在《玛尔戈王后》的前一部分大仲马为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撰写了一部精彩无比的史诗，那么在这一部分他为我们提供的封建宫廷的政治风俗画同样是罕见的佳品。至少在法国文学中，还很难找出同类的作品，对宫廷政治生活的描写这样细腻真切、入木三分。

在小说《玛尔戈王后》中，与流血和不流血的政治斗争的主题紧相交织、齐头并进的，还有爱情的主题。那是多么非同寻常的爱情故事啊！然而历史上确实有过拉莫尔和玛格丽特公主、科科纳和内韦尔公爵夫人这两对罗曼蒂克味儿十足的恋人。而玛格丽特公主同拉莫尔的恋爱故事尤其被后世传为趣谈。

读过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小说《红与黑》的读者都记得，书中的拉莫尔侯爵小姐是颇以她的死在断头台上的祖先拉莫尔伯爵为骄傲的，那位伯爵死后，他的情妇玛格丽特公主竟然把他的头颅珍藏起来

作为纪念。而拉莫尔侯爵小姐就是效仿昔日的玛格丽特公主，保存了于连的首级。《玛尔戈王后》所写的拉莫尔和玛格丽特，正是拉莫尔侯爵小姐的这位祖先及其情妇。从二百余年后拉莫尔侯爵小姐(虽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现实人物的反映)的思想和行为，可见这对古人的故事影响之深远。

玛格丽特的一生是疯狂而又可悲的。她被嫁给纳瓦尔的亨利，实际上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但她热望有朝一日成为法国王后，所以与纳瓦尔的亨利结成政治联盟。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以后，亨利三世国王指控她与丈夫串通一气，将她软禁，一五八三年才准许她去纳瓦尔的亨利领导的南部新教派地区。由于她生活放荡无羁，纳瓦尔的亨利又把她关在一座有三重围墙的堡垒里，一关就是十八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为法国国王以后，于一五九九年宣布废除同她的婚姻关系。她晚年虽获得人身自由，但作风依旧。《玛尔戈王后》中的玛格丽特年仅二十有余。然而从她与姐夫吉兹公爵、胞弟阿朗松公爵以及拉莫尔的暧昧关系，已足见其荒唐。通过大仲马对这个人物的爱情冒险的深绘，我们对中世纪法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盛行的淫靡之风可以略见一斑。

此外，作家还写了拉莫尔和科科纳之间胜过手足的情谊。科科纳和拉莫尔一样，在法国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他们于一五七四年四月纳瓦尔的亨利和阿朗松公爵第二次试图潜逃失败以后被判死罪；科科纳放弃了越狱逃生的机会，和拉莫尔并肩走上断头台。大仲马以讴歌的笔调着力渲染了二人生死相依的纯真感情，使之与王室成员的骨肉相残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为整个作品增添了明朗的色彩。

《玛尔戈王后》不但有着丰满扎实的历史内涵，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这是这部历史小说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说故事的能手，像在他一些成功之作中一样，大仲马在《玛尔戈王后》中充分地显示了他善于选择典型情节并把它们编织成和谐整体的特长。不过这部小说的最大艺术成就还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正是这一点，使它比大仲马的那些纯以情节取胜的小说富有更持久的魅力。拉莫尔和科科纳对友谊同样地坚贞，可他们的性格却迥

然有别，相映成趣。卡特琳娜以及她的三个儿子是一丘之貉，但在大仲马的笔下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是那样昭然若揭。我以为全书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查理九世。他是个冷酷无情的君王，他可以杀害自己称做父亲的科利尼海军元帅，流放自己的亲兄弟安儒公爵和阿朗松公爵，连生身之母卡特琳娜太后在他的面前也胆战心惊。但他同时又厌恶和惧怕严酷的宫廷斗争。他还不乏温情，他爱出身微贱的奶娘，爱妹妹玛格丽特，更爱玛丽·图谢和他们的私生子。出于对宫廷斗争的厌恶和惧怕，他但愿自己的私生子永远与王位无涉。由于作家表现了查理九世性格中的全部复杂性——而这也正是他的性格的特征——这个人物显得那么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确，真实生活中的查理九世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己的私生子，从而排除了他与王位发生关系的可能性。

上文提到，《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的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但是，创作历史小说，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不但少不了对细节的虚构，也允许对某些次要事件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动。《玛尔戈王后》的作者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例如，真实生活中的拉莫尔同科科纳一样，本来就是阿朗松公爵的属下，作家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为了塑造出两个“不打不相识”的莫逆之交，把初到巴黎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分别改为纳瓦尔国王和吉兹公爵的属下。又如，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逃到玛格丽特公主卧室里的实是莱维子爵，作家把这一插曲安排在拉莫尔身上，因为莱维子爵此人与玛格丽特并无关系，而拉莫尔却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再如，查理九世死在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安儒公爵赶回巴黎在同年七月十八日夜间，而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在一五七六年二月四日，作家把这三件事集中到差不多同一时刻：查理九世任命纳瓦尔的亨利为摄政以后刚刚驾崩，亨利三世即从波兰赶回继承王位，纳瓦尔的亨利连忙趁乱而逃。这三处改动不会造成历史的混乱，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或者使人物更为鲜明，或者使故事更加集中，或者使结尾更富有戏剧性。

《玛尔戈王后》也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大仲马的历史小说所共有的缺陷，就是对历史进程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无法阐释历

史事变的真实原因。在《玛尔戈王后》里，瓦卢瓦家族的衰亡、波旁家族的取而代之，即几十年法国政局的变化、历史的运动，全为“天意”所决定；这“天意”就显示在卡特琳娜的占卜中，无论用何种方法占卜，结果总是预言瓦卢瓦家族将有三代国王接连死去，纳瓦尔的亨利终将为王。我们知道，卡特琳娜太后原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一位公主，她嫁到法国宫廷来以后，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意大利的一些风尚，例如占星术和毒药的使用，也输入了法国。她本人就是占星术的迷信者和下毒的老手。但是问题不在于大仲马写了卡特琳娜对占星术的迷信，而在于大仲马自己深深地陷于占星术的迷信。这是必须郑重指出的，尽管就全书来说依然是瑕不掩瑜。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部《玛尔戈王后》的创作，包含着奥古斯特·马凯的一份功劳。马凯是大仲马的最主要的合作者。大仲马的许多作品，包括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在内，都是与马凯合作写成的。由于大仲马当初和马凯有约在先，这些著作历来只署大仲马的名字。虽然未必公道，但正如大仲马的合作者们一致承认的：毕竟是大仲马对作品的成功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张 英 伦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吉兹先生的拉丁文 …… 1
二 纳瓦尔王后的卧室 …… 15
三 诗人国王 …… 28
四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 …… 42
五 从个别的卢浮宫谈到一般的美德 …… 53
六 清债 …… 63
七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间 …… 75
八 大屠杀 …… 93
九 凶手们 …… 104
一〇 死亡、弥撒或巴士底狱 …… 118
一一 圣婴墓前的山楂树 …… 132
一二 知心话 …… 145
一三 万能钥匙 …… 155
一四 新婚第二夜 …… 167
一五 女人要的也正是上帝要的 …… 176
一六 敌人的尸体总是好闻的 …… 191
一七 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的同行 …… 204
一八 死而复生的人 …… 212
一九 太后的香料商勒内师傅的住宅 …… 222
二〇 黑鸡 …… 234
二一 索弗夫人的那套房间 …… 242
二二 陛下,您将是国王 …… 251
二三 又一个改宗者 …… 257
二四 蒂从街和破钟街 …… 271
二五 穿桃红色斗篷的人 …… 284

二六　玛格丽特……295
二七　上帝的手……303
二八　罗马来信……309
二九　出发……317
三〇　莫勒韦尔……323
三一　围猎……329
三二　兄弟之情……337
三三　查理九世的报答……346
三四　上帝的安排……354
三五　国王们的夜游……365
三六　拆字……373
三七　回到卢浮宫……381
三八　太后的腰带……393
三九　复仇计划……403
四〇　阿特柔斯家族……419
四一　占卜……431
四二　知心话……440
四三　波兰使节……452
四四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460
四五　奥尔通……470
四六　丽星旅店……482
四七　德穆伊·德·圣法尔……493
四八　两个脑袋一顶王冠……500
四九　一本鹰猎的书……514
五〇　鹰猎……522
五一　弗朗索瓦一世阁……531
五二　审问……541
五三　阿克泰翁……552
五四　万森树林……559
五五　小蜡人……567
五六　看不见的盾牌……580

五七　法官 …………………………………………………… 588
五八　夹刑 …………………………………………………… 598
五九　小教堂 …………………………………………………… 608
六〇　格莱夫的圣约翰广场 …………………………………… 613
六一　示众塔 …………………………………………………… 619
六二　血汗 …………………………………………………… 629
六三　万森城堡的平台 ………………………………………… 635
六四　摄政 …………………………………………………… 640
六五　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 ……………………………… 645
六六　尾声 …………………………………………………… 651

一　吉兹先生的拉丁文

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卢浮宫① 里正举行盛大的典礼。

古老王宫的窗户，通常是那样阴暗，今日却灯火通明；附近的广场和街道，平时圣日耳曼－洛塞鲁瓦教堂的钟声敲响九下就寂寥无人，今日时已半夜却依然熙熙攘攘。

在沉沉的黑夜中，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喧嚷、拥挤、气势汹汹的群众，就像是波涛汹涌的黑色大海，每一支人流就是一股咆哮的浪潮；这大海，在塞纳河② 岸的码头地带狂涌着，溢入福塞－圣日耳曼街和拉斯特吕斯街，冲向卢浮宫的墙脚，又倒涌向矗立在对面的波旁宫。

尽管宫廷在大张庆典，也许正因为宫廷在大张庆典，人群中蕴藏着一种紧张的情绪。他们没想到，他们作为旁观者参加的这次庄严的典礼，只是一周后的一次狂欢的前奏，届时他们是会受到邀请，尽情地玩乐耍闹的。

宫廷里正在欢庆的，是已故国王亨利二世③ 的女儿、国王查理九世④ 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⑤ 夫人和纳瓦尔⑥ 国王亨利·

---

① 卢浮宫，当时的法国王宫所在地。

② 塞纳河，法国著名河流之一，穿过巴黎城内。

③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九年在位。

④ 查理九世（1550—1574），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第二个儿子，一五六〇年至一五七四年在位。

⑤ 玛格丽特·德·瓦卢瓦（1553—1615），亨利二世的女儿，查理九世的妹妹，嫁给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又称“玛尔戈王后”。

⑥ 纳瓦尔，在今西班牙境内。纳瓦尔王国建于九世纪，后扩展至今法国部分地区。该王国于十四世纪与法国合并，为属国。

德·波旁[1] 的婚礼。这天早晨，波旁主教已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现搭的台子上为这对新人行过了法国公主成婚时照例要举行的仪式。

这桩婚姻使所有的人都大为惊讶，尤其使那些看得比较清楚的人百思不解；人们无法理解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互相仇视的教派为什么会在这时联姻。人们在寻思：年轻的孔代亲王[2] 怎么会不记父亲[3] 在雅尔纳克被孟德斯鸠杀害的深仇，原谅了国王的弟弟安儒公爵[4]？而年轻的吉兹公爵[5] 又怎么会忘却父亲[6] 在奥尔良被波尔特罗·德·梅雷杀害的宿怨，原谅科利尼[7] 海军元帅？再说，无能的安托万·德·波旁[8] 的勇敢的妻子，带儿子亨利来参加王室订婚仪式的雅娜·德·纳瓦尔[9] 死去才两个月；关于她的突然身亡，流传着种种古怪的谣言。人们到处窃窃私语，也有的甚至大声议论，说她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卡特琳娜·德·美第奇[10] 怕这秘密泄露，就用一个名叫勒内的精通此道的佛罗伦萨人制作的香味手套毒死了她。在她的儿子要求下，两名医生——其中有著名的昂布鲁瓦兹·帕雷——负责检查尸体，可他们只被准许打开躯体，而不能打开

---

① 亨利·德·波旁(1553—1610)，纳瓦尔的国王，又称亨利·德·纳瓦尔。一五八九年至一六一〇年为法国国王，即有名的亨利四世。

② 孔代亲王(1552—1588)，此处系指第二代孔代亲王，他与纳瓦尔国王联合，同为新教领袖。

③ 指第一代孔代亲王(1530—1569)，被安儒公爵派人暗杀。

④ 安儒公爵(1551—1589)，亨利二世和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第三个儿子，又称亨利·德·安儒，他在哥哥查理九世死后继任法国国王，称亨利三世，一五七四年至一五八九年在位。

⑤ 吉兹公爵(1550—1588)，又称亨利·德·吉兹，出身于洛林家族，玛尔戈王后的姐夫，信奉天主教的北方贵族的首领。

⑥ 吉兹公爵之父弗朗索瓦一世(1519—1563)，在奥尔良围城战中被新教贵绅波尔特罗·德·梅雷杀害。

⑦ 科利尼(1519—1572)，新教首领之一，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遇害。

⑧ 安托万·德·波旁(1518—1562)，纳瓦尔的国王，亨利·德·纳瓦尔之父。

⑨ 雅娜·德·纳瓦尔(1528—1572)，亨利·德·纳瓦尔之母，据传被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害死。

⑩ 卡特琳娜·德·美第奇(1519—1589)，出身意大利王族，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之妻，生有十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相继为王，即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她是个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物。

头颅，于是这种谣传就散布得更快，并且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因为雅娜·德·纳瓦尔是通过嗅觉中毒的，只有在大脑中留下罪行的痕迹，而偏偏就是头部不准解剖。我们说罪行，因为没有任何人怀疑这是一桩罪行。

还不止如此，尤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查理国王对这次既能使他的王朝恢复平静，又能把法国胡格诺派① 的要人吸引到巴黎来的婚事，态度十分坚决，简直到了执拗的程度。由于新郎和新娘分属不同的教派，一个信仰天主教，一个信仰新教，他们不得不写信请求居住在罗马的格列高利十三世② 特许。因为迟迟得不到特许，现已亡故的纳瓦尔王太后非常担忧。一天，她向查理九世诉说，她怕特许是不会来了。国王回答道：

"不用担心，我的好姑妈，我尊敬您甚于尊敬教皇，我对妹妹的爱也甚于对教皇的畏惧。我虽不是胡格诺派，但我也并不愚蠢，如果教皇先生装糊涂，我就亲自把玛尔戈领到教堂去和您儿子完婚。"

这番话很快从卢浮宫传遍了全城。胡格诺派教徒感到欢欣鼓舞。但天主教徒不由得暗暗思忖：国王是真的要背叛我们，还是仅仅在演一幕喜剧，突然有一天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

在对待这五六年来一直和国王激烈交战的科利尼元帅的问题上，查理九世的行为更是难以解释：生前查理九世悬赏十五万金埃居③ 通缉科利尼，而今天竟然如此盲目地推崇他，称他为父亲，公开宣布从今后把指挥打仗的重任信托给他一个人。事情发展到连一直控制着儿子的一切行为、意志和愿望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也感到不安了。她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提到弗朗德勒地区④ 的战争时，查理九世曾对元帅说：

"我的父亲，有一件事必须注意：太后虽然不懂得战争，却什么都

① 胡格诺派，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的称呼。主要成分为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的新教封建显贵和地方中小贵族，以及力求保存城市"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

② 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教皇；一五七二年至一五八五年在位。

③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

④ 弗朗德勒，指法国和比利时两国沿北海的平原地带。

想插手。我们必须严守秘密，让她丝毫觉察不了，否则，她这个糊涂虫会把我们的一切都搞糟的。”

然而，精明能干、富有经验的科利尼，却没有严守住受到如此充分信任的这个秘密；尽管他是怀着满腹疑虑来到巴黎的，尽管在他离开夏蒂荣时，一位农妇扑倒在他脚下喊道：“噢！先生，我们的好主人，不要到巴黎去！如果你一定要去，你和同你一起去的先生们都会死在那儿的。”可是这些疑虑在他和他的女婿泰利尼的心头还是逐渐消失了。国王对泰利尼也十分友好，亲热地称他为兄弟，就像对最知己的朋友一样。

除了个别天性过虑和多疑的人以外，胡格诺派的人们完全放心了：纳瓦尔王后现在被认为是得了胸膜炎死的。这些勇敢的新教徒把卢浮宫一个个宽广的大厅都挤满了。他们年轻的领袖亨利的婚事预示着他们将会交上意想不到的好运。科利尼元帅、拉罗什富科尔、孔代小亲王、泰利尼，总之所有新教要人洋洋得意地看到，查理国王和卡特琳娜太后三个月前还想吊死在比处死杀人凶手还高的绞架上的那些人，今天竟大摇大摆地进了卢浮宫，并在巴黎受到热烈的欢迎。不过在这些教友中间，就是找不到蒙莫朗西元帅[①]，因为任何诺言都不能诱惑他，任何假象都不能蒙骗他。他留在自己的利尔－阿当城堡里足不出户，借口是丧父的悲哀使他不愿露面。他父亲安娜·德·蒙莫朗西陆军统帅是在圣德尼战役中被罗贝尔·斯蒂阿尔枪杀的。可是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而且在这个时代为父守孝也不太流行，所以人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他这过于漫长的服丧期。

然而，一切都证明蒙莫朗西元帅的顾虑是多余的：国王、太后、安儒公爵、阿朗松公爵[②] 都在尽力为这次宫廷的婚礼增添光彩。

安儒公爵接受了胡格诺派对自己还没满十九岁时在雅尔纳克[③]

---

① 蒙莫朗西元帅（1530—1579），公爵，新教首领之一。

② 阿朗松公爵（1554—1584），亨利二世和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第四个儿子弗朗索瓦·德·阿朗松。

③ 雅尔纳克，法国地名。一五六九年安儒公爵在此大胜孔代亲王的新教军队。

和蒙孔图尔[1] 两次战役中得胜的恭维。他们拿他同恺撒[2] 和亚历山大[3] 相比，说他比这两个伟人成熟得还早，而且，当然啰，认为伊苏[4] 和法萨罗[5] 的征服者远不如他。阿朗松公爵用虚情假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满面笑容的卡特琳娜太后煞是亲热地赞扬着亨利·德·孔代亲王和玛丽·德·克莱夫最近举行的婚礼；连吉兹家的先生们也用笑脸相迎他们家族的可怕的敌人；马耶纳公爵则同塔瓦尔先生以及元帅讨论着即将向菲力普二世[6] 宣布的战争。

在这一组组人群里，来回走动着一个微低着脑袋，但却倾听着所有人说话的十九岁的年轻人。他目光敏锐，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眉毛浓浓的，鼻子钩得像鹰嘴，留着刚蓄起的髭须，带着嘲弄的微笑。这在阿尔内勒迪克战斗中才以其勇敢善战引起人们注意的年轻人，博得人们的啧啧称赞。他是科利尼最喜爱的学生，当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三个月前，也就是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人们称他为贝亚恩亲王[7]，而今天人们称他为纳瓦尔国王，将来人们还要称他为亨利四世。

他的额头上不时地掠过一阵乌云，想必是他想起了两个月前死去的母亲，他比任何人都更怀疑他的母亲是被人毒死的。不过他脸上的疑云就像飘浮的阴影，只是一闪而过，因为这些和他说话、向他祝贺、对他极表亲昵的先生们正是谋害勇敢的雅娜·德·阿尔布雷的人。

离纳瓦尔国王几步远的地方，几乎同前者一样心事重重、沉思默想着的年轻的吉兹公爵，装出愉快而又爽朗的样子，在同泰利尼交

---

① 蒙孔图尔，法国地名。一五六九年安儒公爵在此几乎全歼科利尼元帅的新教军队。

② 恺撒(公元前 101—前 44)，古罗马皇帝。

③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马其顿国王。

④ 伊苏，古代小亚细亚一城市，公元前三三三年，亚历山大率军大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于此。

⑤ 法萨罗，希腊地名，恺撒曾在此战胜庞培。

⑥ 菲力普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⑦ 纳瓦尔国王曾受封为贝亚恩亲王。贝亚恩是古代法国西南部一个省，在纳瓦尔王国境内。

谈。他比这位贝亚恩人更幸运的是，早在二十二岁上，他已经享有和他的父亲——伟大的弗朗索瓦·德·吉兹[1] 同样的声誉。吉兹公爵是个风度翩翩的人物，身材高大，目光傲慢，具有先天的高贵气质。同他站在一起，其他的王公就相形见绌了。他虽然还非常年轻，但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奉他为本派首领，就像所有的胡格诺派教徒把我们刚才描绘的亨利·德·纳瓦尔视为首领一样。他起初号称茹安维尔亲王，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奥尔良围城战中初露锋芒。父亲在他的怀中死去之前告诉他，凶手就是科利尼元帅。于是年轻的公爵像汉尼拔[2] 一样，立下庄严的誓言：要向科利尼元帅及其全家讨还血债；誓做上帝的歼敌使徒，穷追猛打异教徒，直到他们完全消灭。因此，看到这位平时那么信守诺言的亲王竟与自己誓不两立的仇敌握手，同自己答应临终的父亲一定要杀死的那个人的女婿亲切地交谈，人们不能不大为惊讶。

但是，我们说过，这本来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夜晚。

如果一个能够预知未来、像上帝一样洞察人心的观察家得以参加这次庆典，他一定会欣赏到这可悲的人间喜剧的编年史中最奇特的场面。

可是这样的观察员并不在卢浮宫的室内长廊里，而是在大街上，继续用燃烧着的眼睛旁观着，用威胁的声音责骂着。这观察员就是人民。他们怀着本能的仇恨远远注视着不共戴天的仇敌们的身影，并且清楚地表达出站在密闭的舞厅窗前的好奇者所能得到的印象。窗内人随着音乐的节奏陶醉地舞蹈着，好奇者冷眼旁观着他们的动作，嘲笑着这些无缘无故地骚动着的木偶，因为旁观者们听不到音乐。

音乐使胡格诺派教徒们陶醉，这是他们引为骄傲的声响。

而在巴黎人看来，这午夜的灯火不啻是照亮他们未来的仇恨的闪电。

---

① 弗朗索瓦·德·吉兹，见第2页注⑥。

②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少时随父去西班牙，立誓向罗马“复仇”。

然而，在宫里，一切都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着。此刻甚至有一阵比任何时候都要悦耳动听的低语传遍整个卢浮宫，因为年轻的新娘走去脱下了豪华的头饰、拖地的斗篷和长长的面纱，在她的好友、美丽的内韦尔公爵夫人的陪同下，由她的哥哥查理九世带领着，刚刚回到了舞厅，后者正在把她一一介绍给主要的宾客们。

新娘是亨利二世的女儿，是法兰西王冠上的明珠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出于手足之情，国王查理九世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玛尔戈妹妹”。

可以肯定地说，纳瓦尔王后此刻所受的欢迎无论多么热烈也不算过分。玛格丽特这时刚满二十岁，已成为所有诗人们歌颂的对象。有的把她比做奥罗尔①，有的把她比做西泰雷②。尽管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在她的宫廷中聚集了她所能找到的最美的女人，玛格丽特的美貌依然无可匹敌。她生着黑色的秀发，光泽的皮肤，肉感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红润的小嘴，雅致的颈脖，柔软丰满的身躯，紧裹在高跟缎子鞋里的一双孩子的脚。法兰西人为自己的国土上开放出如此艳丽的花朵而骄傲。来到法国的外国人，只要见她一眼，就会为她的美貌而着迷，若能同她交谈一次，就会对她的才学惊叹不已。因为玛格丽特不但最美，而且也最有才华。一个曾经同她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交谈过一小时的意大利学者兴奋地说：“如果来到法国宫廷而没有见到玛格丽特，那就等于既没有见到法国，也没有见到宫廷。”

查理九世国王和纳瓦尔王后没少听到那些高谈阔论；人们知道，胡格诺派教徒是多么善于辞令。他们同国王谈话时，巧妙地夹进对过去的种种影射和对未来的种种要求。可是国王对这一切暗示只是以带着狡黠微笑的苍白的嘴唇回答道：

“当我把妹妹玛尔戈许给亨利·德·纳瓦尔时，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王国里的全体新教徒。”

这句话使一些人感到安慰，也使另外一些人感到好笑。因为这

---

① 奥罗尔，向太阳打开东方大门的晨曦女神。

② 西泰雷，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迪特的别名。

句话的确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出于父亲般的慈爱，查理九世说来真心实意，并无弦外之音；另一种则具有侮辱的意味，对新娘，对她的丈夫，甚至对说这话的人都是一种侮辱，因为它使人联想起一些丑闻，宫廷的编年史家们已在设法宣扬玛格丽特·瓦卢瓦新婚穿的裙子并不清白了。

这时吉兹先生——我们已经提到过——正在和泰利尼谈话。可是他不是始终都专心致志地在谈话，而是不断把目光投向以纳瓦尔王后为中心的贵妇人群里。每当公主的目光和年轻公爵的目光相遇时，她那由金刚石连成的闪烁的光圈环绕着的美妙额头，就好像蒙上了一层阴云。她那烦乱不安的表情隐隐透露出某种意图。

几年前嫁给洛林公爵的玛格丽特的姐姐克洛德公主注意到这种不安的情绪，她向妹妹走去想问明原因，不巧这时太后由孔代亲王搀扶着走来，克洛德公主在大家给太后让路时，又被挤到了离妹妹老远的地方去。这时吉兹公爵却趁大家的这阵移动，走到他的弟媳内韦尔夫人身边，从而也挨近了玛格丽特。洛林夫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年轻的王后，她发现刚才密布在王后额头的愁云消失了，双颊泛起一阵激动的红晕。这时公爵还在不断地向玛格丽特移近，当他离她只有两步远时，后者与其说是看到了他，还不如说是感觉到了他。她突然转过身来，以极大的努力使自己的脸上现出不在意的平静表情。公爵恭敬地向她鞠了一躬，轻声说了句：

"Ipse attuli."

这就是说：

"我把它带来了。"或者"我亲自把它带来了。"

玛格丽特向年轻的公爵还了一礼，在抬起身时，回了一句：

"Noctu pro more."

意思是：

"今夜和往常一样。"

这些轻声的话语就像进入了喇叭筒一样，都被吸进公主巨大的打褶的颈圈里了，除了对话人以外，谁也没有听到。不过他们的交谈虽是那么简短，却显然已概括了两位年轻人想说的一切。因为说完这两句话以后，他们就分开了，同他们交谈以前相比，玛格丽特的神



态更加迷惘，而公爵的脸上则更加喜气洋洋。这段小小的插曲看来并没有引起那与此关系最大的纳瓦尔国王的丝毫注意，因为他的眼睛只盯着一个人，那人的周围几乎聚集着和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周围同样多的人，她就是美丽的索弗夫人。

夏洛特·德·博恩－桑布朗塞是不幸的桑布朗塞的孙女，索弗男爵西蒙·德·菲兹的妻子，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梳妆女官，也是王后最令人生畏的助手之一。她不是向敌人倾倒爱情的媚药，就是对他们喷洒佛罗伦萨制的毒气。她身材娇小，满头金发，有时精神焕发，充满活力，有时萎靡不振，无精打采，但时刻都在准备玩弄爱情和阴谋，而正是这两件大事占据了近五十年来接连三个国王的宫廷。索弗夫人从她那时而无精打采、时而燃烧着情火的蓝眼睛，到她那紧裹在高跟丝绒鞋里的小巧的双脚，都是最典型最美丽的女人。几个月来，她已经把刚刚开始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涯的纳瓦尔国王的五官七窍都迷住了，以致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纵有非凡的容貌，也得不到丈夫的赞赏。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一面热衷于操办着女儿和纳瓦尔国王的婚事，一面继续几乎是公开地助长纳瓦尔国王和索弗夫人的暧昧关系。这种事，虽出自一个阴险莫测的人物，却也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不过，尽管有这样强有力的帮助，尽管世风糜烂，美丽的夏洛特却一直抵挡住纳瓦尔国王的追求。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闻所未闻的抵抗，比她的美貌和聪颖更能在这位贝亚恩人的内心激起一种情欲，这种情欲得不到满足，便掉头来吞灭年轻国王内心里的羞怯、傲慢，直至构成他的性格基础的凡事毫不在乎的态度。这种态度一半出于他的人生哲学，一半则是出于他的惰性。

索弗夫人几分钟以前才走进舞厅。或许是由于气恼，或许是由于痛苦，她本已决定不来参加情敌的这次胜利的庆典，借口身体不适，让她的已当了五年大臣的丈夫单独来到卢浮宫。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见索弗男爵没有和他妻子同来，就询问她宠爱的夏洛特何以缺席；听说只是略感不适，就写了一张便条召她来。夏洛特这才连忙遵命而至。起初，亨利不见索弗夫人到来，很是忧伤，然而当他见到索弗先生独自一人进来时，倒也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他认为今晚她已不可能再来，正叹息着准备走近那即使自己不爱也得把她当做妻

子的可爱的女性时，他猛然见到索弗夫人出现在长廊的尽头。于是他在原地停住不动了，就像有一条魔绳把他同她拴在一起似的，双眼再也离不开这个西尔塞①。他没有继续向妻子走去，而是迟疑了一下，——这迟疑与其说是出于害怕，还不如说是由于惊奇——径自走向索弗夫人。

大臣们都知道纳瓦尔国王脾气暴躁。他们看见他朝美丽的夏洛特走去，丝毫也不敢阻拦，而是知趣地走开了。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吉兹先生交换了我们刚才交待的那几句拉丁语。亨利走到索弗夫人身旁，用他那虽带有加斯科尼口音、但还是十分清晰的法语开始了一次远不是那么神秘的对话。

"啊！我的朋友！"亨利说，"人们告诉我你病了，我已经认为没有希望见到你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又来了呢？"

"陛下，"索弗夫人回答道，"你企图要我相信你是非常想见到我的吗？"

"上帝！"贝亚恩人回答说，"难道你还不知道你就是我白日的太阳、夜晚的星星吗？真的，你出现时，我正陷于深深的黑暗中，你的出现把一切都照亮了。"

"陛下，这么说我可干下了一件坏事。"

"我的朋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亨利问道。

"我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法国最美丽的公主的丈夫时，惟一渴望的事情就是白日消失黑夜降临，因为在黑暗中才能得到他期待的幸福。"

"幸福！你真坏，你明明知道我的幸福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而这个人正在嘲笑、作弄着可怜的亨利。"

"啊！"男爵夫人说道，"我还以为正好相反，这个人仅仅是纳瓦尔国王作弄和嘲笑的对象呢！"

如此敌对的态度使亨利大为惊异。然而，他转念想：她是在埋怨他，而埋怨只不过是爱情的面纱而已。他接着说：

"说实在的，亲爱的夏洛特，你错怪我了。我不能想像一张如此

① 西尔塞，古希腊诗人荷马写的史诗《奥德赛》中的女巫师。

美丽的小嘴竟会如此残忍。你认为是我在结婚吗？不，见鬼吧！才不是我呢！"

"那么大概是我吧！"男爵夫人又尖酸地说。一个女人爱我们，又埋怨我们不爱她的时候，说起话来是再尖酸不过的了。

"男爵夫人，你那双迷人的眼睛难道还没看出来吗？不，不，这决不是亨利·德·纳瓦尔在娶玛格丽特·德·瓦卢瓦。"

"那么是谁呢？"

"该死的！这是新教在娶天主教，如此而已。"

"不，不，陛下，我是不会被你的花言巧语蒙骗的。陛下爱上了玛格丽特夫人，我不会责怪你，上帝保佑我！她的美貌值得你爱。"

亨利沉吟片刻，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说：

"男爵夫人，看来你是存心要和我吵架。不过，你没有这个权利！请想一想，你做了些什么，使你有权阻止我娶玛格丽特夫人呢？你什么也没有做，相反，你总让我感到失望。"

"这说明我做对了，陛下。"索弗夫人回答说。

"这话怎讲？"

"因为今天你娶了另一个女人！"

"啊！我娶她是因为你不爱我。"

"陛下，如果我爱你，一小时后我就会死去！"

"一小时后！你说的什么话？怎么死？"

"因嫉妒而死……因为一小时后纳瓦尔王后将支走她的宫女，而陛下也将打发走你的侍从。"

"我的朋友，这难道真是你的想法吗？"

"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如果我爱你，我就这样想。"

"太好了！"亨利欣喜若狂地喊道。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她感情的流露，"如果今晚纳瓦尔国王不打发走他的侍从们呢？"

"陛下，"索弗夫人惊异地看着国王，这次可不是装的，"你说的是不可能也难以让人相信的事情！"

"我必须怎样做，才能让你相信呢？"

"必须给我证据，而这样的证据你是不可能给我的。"

"可以，男爵夫人，完全可以！以亨利的祖先起誓，我一定要给你

这个证据。"国王喊着，用燃烧着情火的目光贪婪地盯着这个妩媚的女人。

"噢，陛下！"美丽的夏洛特垂下了眼睛，轻声地说，"我不明白……不，不！你不可能错过那等待着你的幸福。"

"我亲爱的，此刻在这大厅里有四个亨利：亨利·德·法兰西①，亨利·德·孔代，亨利·德·吉兹。但是只有一个亨利·德·纳瓦尔。"

"那又怎样？"

"好吧，就让这个亨利·德·纳瓦尔今天一整夜都留在你的身边。"

"今天一整夜？"

"对！这样你总该相信他不会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了吧？"

"啊！陛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当然相信。"索弗夫人大声说道。

"我起誓，一定这样做！"

索弗夫人抬起她那流露出肉欲的湿润的信守诺言的眼睛，微笑了一下。国王的心完全陶醉了。他兴奋地说：

"那时，你还有什么说的？"

"噢，那时嘛，"夏洛特答道，"那时我就会说陛下是真的爱我。"

"我敢打赌，你会那么说的，男爵夫人，因为我说到做到。"

"可是你要怎样做呢？"索弗夫人轻声地问。

"噢，男爵夫人，你身边是否有个可以信托的侍女、女佣或者女僮？"

"噢！我的达丽奥尔，她对我是那样忠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背叛我的，真是个无价之宝！"

"男爵夫人，告诉这个姑娘，如果像那些占星家预卜的那样，我将来当了法国国王，我一定会好好地报答她。"

夏洛特笑了笑，因为那时这位贝亚恩人的诺言尽放空炮，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好吧！那你要达丽奥尔为你做些什么呢？"

"并不需要她做很多事情，主要是靠我自己。"

---

① 指法国王室的亨利·德·安儒，即安儒公爵。

"究竟要她怎样做呢?"

"你的卧室不是就在我的楼上吗?"

"是的。"

"让她等候在门后,听我轻轻敲三下门,她把门打开,你就可以得到我献给你的明证了。"

索弗夫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像是怕别人偷听似的向周围巡视了一下。她的目光在太后的周围逗留了一下。虽然只是短促的一刹那,但就在这一刹那间,卡特琳娜和她的梳妆女官交换了一个眼色。

"噢,"索弗夫人用美人鱼迷惑尤利西斯时的美妙声调轻声说,"我真想用事实来验证陛下是否在说谎。"

"那你就试一下吧,我的朋友,试一下吧!"

"啊! 我的天! 我承认我正在克制着这种欲望。"

"你就屈服吧! 女人只有失败了才会坚强起来。"

"陛下,你一旦做法国国王时,你一定要实现对达丽奥尔的诺言啊!"

亨利高兴得叫出了声来。

正是在这贝亚恩人发出惊喜的叫声的当儿,纳瓦尔王后对吉兹公爵说了那句:

"Noctu pro more:今晚和往常一样。"

当亨利喜滋滋地离开索弗夫人时,吉兹公爵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离开玛格丽特·德·瓦卢瓦。

就在这两场好戏演罢一小时以后,查理国王和母后回宫去了。大厅里的宾客很快稀少起来,逐渐又能看到长廊里的大理石圆柱的底部了。海军元帅和孔代亲王由四百名胡格诺派贵胄簇拥着穿过愤恨地嘟哝着的人群,离开了卢浮宫,而亨利·德·吉兹和他的洛林绅士们,以及天主教信徒们,则在人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中离宫而去。

至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亨利·德·纳瓦尔和索弗夫人,人们知道他们就住在卢浮宫里。

二　纳瓦尔王后的卧室

吉兹公爵把弟媳内韦尔公爵夫人送到勃拉克街对面的茅屋街上的公爵府邸，把她交给侍女们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准备换一套衣服，拿一件夜间穿的披风和一把短而锋利的匕首。但是，当他从桌子上拿起匕首时，却发现在刀锋与刀鞘之间夹着一张纸条。

他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 我恳切希望吉兹先生今夜不要再去卢浮宫，如果一定要去，至少也需穿上锁子甲，佩带利剑。

"啊！"公爵转身对他的贴身侍从说，"罗班管家，这是一封奇怪的警告信。告诉我，我不在时，有哪些人来过这儿。"

"大人，只有一个人。"

"谁？"

"迪加斯特先生。"

"噢！果然，我好像认出是他的笔迹。你能肯定是迪加斯特来过了吗？你看到他了？"

"大人，我不但看到他，还和他说过话。"

"好，那我就听从他的劝告。把我的锁子甲和宝剑拿来！"

对主人变换装束已经习以为常的侍从，很快把需要的东西都拿了来。公爵穿上了他的锁子甲。那是由一个个非常柔软的锁环连结而成的。那些小钢片好像并不比天鹅绒笨重多少。接着，他在外面套上一件银灰色——那是他最喜爱的颜色——的紧身长裤和紧身上衣，穿上一双直拉到大腿的长统靴，戴上一顶没有羽毛和宝石的黑丝绒无边小帽，又披上一件深色斗篷，腰间插上一把匕首，把宝剑交给随他同去的惟一一名侍从拿着，然后就动身去卢浮宫。

他跨出府邸的大门时，圣日耳曼－洛塞鲁瓦教堂的钟声刚报了

凌晨一点。

尽管夜已经那么深了,当时的街上又那么不安全,爱好冒险的亲王一路上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他安然无恙地来到了古老的卢浮宫这庞然大物前面。灯火都已相继熄灭了。卢浮宫矗立在可怕的寂静和黑暗中。

王宫的正面有一条很深的壕沟。住在这儿的亲王的房间大都朝向这一边。玛格丽特的卧室就在二层。

若没有那道壕沟,二层楼本来是很容易登上的。但由于设下了深沟,现在它离地有三十尺高,情人和小偷都可望而不可及了。但这却阻挡不住吉兹公爵,他毅然跳下壕沟。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响动,一层楼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那窗户上装有铁栅栏;但是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拔下了一根预先已经拆下的铁棒,从缺口处垂下一根丝绸带子。

“是你吗,吉洛纳?”公爵轻声问。

“是我,大人。”一个女人用更低的声音回答。

“玛格丽特怎样?”

“她在等您。”

“这就好。”

公爵说着向身边的侍从做了个手势,后者从披风里取出一捆绳梯。亲王把绳梯的一头系在垂下的丝绸带上。吉洛纳拉起绳梯,把它牢牢地固定住。亲王把宝剑挂在腰带上,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顺利地到达了顶端。他刚钻进窗内,铁棒重新装在原处,窗户又关上了。底下的侍从见主人已平安地进入了卢浮宫,就在壕沟里的草地上裹着斗篷,借着高墙的阴影,睡觉去了。他用这种方式帮助主人爬进那扇窗户至少已有二十多次了。

这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晚,从夹杂着硫磺和电流的乌云里,散落下几滴暖而大的雨点。

为吉兹公爵带路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兰西元帅雅克·德·马利尼翁的女儿,她是玛格丽特特别信任的心腹,玛格丽特没有任何秘密不能告诉她。有人说由于她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她了解到那么多的机密;就因为其中有些机密非常重大,她不得不也严守着其他的机密。

无论是在低矮的房间里还是在过道里，都没有一丝光明，只偶尔有一道青紫色的闪电用它的蓝色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的屋子，迅即消失。

公爵一直由领路人手拉手地引导着，终于走到隐藏在厚墙中的一具螺旋形的楼梯跟前，这楼梯通向玛格丽特那套房子的候见室的一扇难以察觉的暗门。

候见室就像楼下的房间一样，一片漆黑。

走进候见室，吉洛纳站住了。

“王后要的东西您带来了吗?”她低声问。

“带来了，”公爵回答，“可是我必须亲手交给陛下本人。”

“那就快来，一刻也不要耽误!”暗处传来一个声音使公爵浑身一震，因为他听出那是玛格丽特的声音。

就在这时，绣着百合花图案的紫天鹅绒门帘撩起了。在黑暗中，公爵辨认出王后的身影。急不可耐的王后已经走到他面前。

“我来了，夫人。”公爵说。

他疾步走进房间，门帘重又在他身后放下。

现在轮到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为亲王带路了。其实亲王对她的房间是很熟悉的。吉洛纳留在门口，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让她的女主人放心。

玛格丽特好像十分理解公爵那嫉妒的不安心理，径直把他领到自己的卧室;她在那里停了下来。

“怎么样，公爵，你满意了吗?”她说道。

“满意？夫人，请问，满意什么?”公爵问。

“满意我所给你的证据。”玛格丽特微带着埋怨的语调说，“我嫁给了一个男人，可是就在举行婚礼的晚上，就在这新婚之夜，他不把我放在眼里，竟然不来感谢我给予他的这个荣幸。我虽然没有选择他来接受这种荣幸，但至少我是同意他成为我的丈夫的。”

“噢，夫人，”公爵难过地说，“放心吧，他会来的，尤其是你又希望他来。”

“亨利，你居然也说这样的话!”玛格丽特喊道，“在所有的人中，你最清楚事实同你说的正好相反！如果我真的希望他来，那我为什

么还叫你进卢浮宫来呢?"

"玛格丽特,你要我来卢浮宫,是因为你想消除我们过去留下的一切痕迹。这过去不只是保存在我们的心坎里,也收藏在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银盒里。"

"亨利,你愿意知道我现在的想法吗?"玛格丽特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爵说,"我现在的想法是,你不像个亲王,而像个小学生!我竟会否认爱过你!我竟会扑灭爱的火焰!要知道这火焰也许可以扑灭,但它留下的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因为我们这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往往会照亮和吞没一个时代。不,我的公爵!你可以保留你的玛格丽特给你的所有信件和她给你的银盒。在这银盒所存放的信件中,她只想取回一封,而且是因为这封信对你对她都是危险的。"

"一切都依你的,"公爵说,"就请从银盒里挑出你要毁掉的那封信吧!"

玛格丽特急急忙忙地在银盒里翻找着,她那颤抖的手一封又一封地拣起十几封信,每次都只看看地址,好像只要一看到地址就能记起这些信的内容似的;把信检查完以后,她脸色苍白地看着公爵说:

"先生,我要的那封信不在这里面,难道你不当心弄丢了不成?……"

"夫人,你找的是哪一封信?"

"就是那封我要你马上结婚的信。"

"为了洗清你的不忠?"

玛格丽特耸了一下肩膀说:

"不,是为了救你的命。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你,国王发现我和你相爱,并且竭力破坏你和葡萄牙公主的婚姻以后,他召见了他的哥哥、前国王的私生子昂古莱姆,指着两把利剑对他说:'我命你今晚用这把利剑杀掉亨利·德·吉兹,否则,明天我就用这把利剑杀掉你。'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在这儿。"公爵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玛格丽特几乎是用双手把那封信夺了过来,贪婪地把它打开,看看是否确实是她所要的那封。只听她高兴得惊叫了一声,急忙把信纸凑近蜡烛。火焰一下子就吞没了信纸,顷刻间化成灰烬。玛格丽



特好像还怕有人会到余烬里去追查那轻率的劝告似的，用脚把余烬踏得粉碎。

在这一系列狂热动作的过程中，吉兹公爵始终两眼紧盯着他的情妇。完成时，他说：

“好啦，玛格丽特，你现在该满意了吧？”

“是的，因为现在你已经娶了波尔西昂公主，我哥哥会原谅我对你的爱情的。可是，他不会原谅我泄漏了我当时由于一时脆弱而未能向你隐瞒的那个秘密。”

“是的。那时你是爱我的。”

“亨利，我现在依然爱你，而且比任何时候都爱你。”

“你吗？”

“是的，是我，因为我今天比以往更需要一个忠诚无私的朋友。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王位的女王[①]，没有丈夫的妻子。”

年轻的亲王悲伤地摇摇头。

“亨利，我要对你说，而且要对你不断重复：我丈夫不只是不爱我，而且恨我，蔑视我；再说，你现在能到我的卧室里来，就是他恨我蔑视我的证据。”

“夫人，现在还不太晚，纳瓦尔国王得花时间来打发他的贵臣们。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来，那他很快就会来的。”

“我告诉你，”玛格丽特越来越气恼地嚷道，“我告诉你他不会来的！”

“夫人，”吉洛纳推开房门，撩起门帘，喊道，“夫人，纳瓦尔国王已走出他的住处。”

“噢！我就知道他会来的！”吉兹公爵喊道。

“亨利，”玛格丽特拉着公爵的手干脆地说，“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是不是一个说空话的女人，我说的话是否可以信任。亨利，快到那个小房间里去！”

“夫人，让我走吧，如果还来得及。因为，你想吧，他对你的第一个爱情的表示，就会激得我从那小房间里冲出来。那时，他就该倒霉

---

① 法文中的“王后”与“女王”是同一个字。

了！”

“你疯了！进去，快进去！听我说，一切由我负责。”

她把公爵推进了小房间。

正是时候。小房间的门刚在亲王的身后关上，纳瓦尔国王就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口，两个贴身侍从举着两个烛台，上面燃着几支昏黄的烛火。

玛格丽特隐藏起心头的慌乱，深深地施了一礼。

“夫人，你还没有安息吗？”贝亚恩人带着愉快、开朗的笑容说，“你莫非是在等我吗？”

“不，先生，”玛格丽特回答说，“因为昨天你还对我说，你很清楚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你决不会勉强我的。”

“说得好！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一起叙谈一会儿。吉洛纳，关上门，让我们单独谈谈！”

原来坐着的玛格丽特站了起来，伸出手，像是要命令侍女留下。

“你需要我把你的侍女们唤来吗？”国王问，“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就去叫。不过，我得向你承认，我要对你说的事情，还是你我单独谈的好。”

纳瓦尔国王说罢朝小房间走去。

“不，”玛格丽特猛地冲过去挡住他的去路说，“不，没有必要！你在这里说就是了！”

贝亚恩人已经一切都明白了。他敏捷地向那小房间投去深深的一瞥，好像要透过那低垂的门帘，把房间最隐蔽的角落都看个清楚似的。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吓得脸色苍白的美貌的妻子。

“既然如此，夫人，”他非常平静地说，“我们叙谈一会儿吧！”

“随陛下的便吧！”与其说少妇是坐在，不如说是倒在丈夫指给她的座位上。

贝亚恩人在她面前坐下。

“夫人，”他接着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现在是属于你的了，而你也是属于我的。”

“可是……”玛格丽特吃惊地说。

“我们彼此应该像忠诚的同盟者那样相待，既然我们已经在上帝

面前发誓结下了姻盟。你说对吗?"纳瓦尔国王装着没有察觉玛格丽特的犹豫,继续说。

"大概吧,先生。"

"夫人,我知道你是十分敏慧的。我知道宫廷这块地方密布着多少危险的深渊。可是我还很年轻,尽管我没有伤害过什么人,却有很多的仇敌。夫人,我应该把改姓了我的姓、并且在上帝面前立誓爱我的那个人算在哪个阵营里呢?"

"噢!先生,你怎么会以为……"

"我什么也没以为,夫人,我只是希望,只是想知道我的希望是否确实有根据。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婚姻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要不就是一个陷阱,二者必居其一。"

玛格丽特打了个寒战,因为这个想法也曾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现在告诉我,究竟是哪一种?"亨利·德·纳瓦尔继续说,"国王恨我,安儒公爵恨我,阿朗松公爵恨我,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既然那么恨我的母亲,也不会不恨我。"

"噢!先生,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实情,夫人,"国王接着说。"为了不让人们认为我受了暗杀德穆伊先生和毒死我母亲的凶手的骗,我真希望现在有个第三者在这里听到我的话。"

"噢!先生,"玛格丽特极力显出最平静、最轻松的表情,马上说,"你明知道这里只有你和我。"

"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所顾忌,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对您说:无论是法兰西王族的怀柔,还是洛林王族的笼络,都骗不了我。"

"先生!先生!"玛格丽特喊道。

"你怎么啦,我的朋友?"亨利问道。现在该他显出轻松的表情了。

"先生,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

"不,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就不危险了。我刚才说到……"

玛格丽特显然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真想打断这贝亚恩人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可是亨利还是假装天真地继续说下去:

"我刚才说到我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有来自国王的,有来自

阿朗松公爵的，有来自安儒公爵的，有来自太后的，有来自吉兹公爵、马耶纳公爵、洛林主教的，总之，受到所有人的威胁。仅凭本能就感觉到这一点。夫人，这你是知道的。也好，我可以借助于你去对付这些随时都会成为打击的威胁，因为所有这些恨我的人都是宠爱你的。"

"我！"玛格丽特说。

"是的，你，"亨利·德·纳瓦尔十分天真地往下说，"你受到查理国王的宠爱，受到阿朗松公爵的宠爱，受到卡特琳娜太后的宠爱，你还受到吉兹公爵的宠爱。"

说到"阿朗松公爵"这几个字时，他特别强调了一下。

"先生……"玛格丽特喃喃地说。

"是呀！大家都宠爱你，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刚才我提到的都是你的兄弟或亲属，爱自己的亲属和兄弟，是上帝的意愿。"

感到透不过气来的玛格丽特打断了他的话：

"先生，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话：如果你能成为我的同盟者，且不说是我的朋友，我就能闯过一切危险；反之，如果你成为我的敌人，那我就完了！"

"噢！成为你的敌人！决不，先生！"玛格丽特喊道。

"可是也决不成为我的朋友，是吗？"

"也许。"

"那么成为我的同盟者呢？"

"当然可以。"

玛格丽特转过身去把手伸给国王。

亨利握住了她的手，彬彬有礼地吻了一下，把它留在自己的手里。他做这个动作更多的是为了探测对方，而不是出于温情。

"好吧！夫人，我相信你，并且把你当做一个同盟者来看待。人们是在我们互不相识、并不相爱的情况下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让我们结了婚。我们之间也就不应该有丈夫和妻子之间应尽的那种义务。夫人，你看吧，我会迎合你的心意，我今晚就向你证实我昨天说过的话。但是，我们是自由结盟的，没有任

何人强迫我们，我们就像两颗结成同盟的忠实的心，有义务互相保护。你是否也是这样理解的呢？”

“是的，先生。”玛格丽特一边说，一边试图缩回自己的手。

贝亚恩人两眼紧盯着小房间的门，继续说道：

“真诚的联盟的最好证明就是绝对的信任。好吧，夫人，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为了战胜所有这些敌人而制定的计划，直到最机密的细节。”

“先生，”玛格丽特嗫嗫嚅嚅地说；现在她也转过身来，眼睛不能自主地向小房间那面看去。

贝亚恩人见自己的计谋获得成功，心中暗自高兴。

“我打算这样做……”他故意装作没有发现玛格丽特的慌乱心情，继续说。

“先生……”玛格丽特一边喊着，一边冲动地站起身来，抓住国王的胳膊，“请让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又激动，又闷热，我喘不过气来……”真的，玛格丽特脸色苍白，全身哆嗦，好像就要倒在地毯上似的。

亨利径直走到离得较远的一扇窗前，打开窗子。这是临河的一扇窗户。

玛格丽特跟他走过去。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先生，为了你自己，不要说了。”她喃喃地说。

“怎么，夫人，”贝亚恩人露出他那做作的笑容，说道，“你不是说这儿只有我们两人吗？”

“是的，先生；但是你没有听说过利用透过天花板或墙壁伸进来的吹管，什么都听得见吗？”

“好得很，夫人，好得很。”贝亚恩人激动然而低声地说，“你不爱我，这是真的，但你是个诚实的女人。”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说，如果你要出卖我，你就会让我说下去了，因为这是我自己在暴露自己。可是你阻止了我。现在，我知道这儿还藏着一个人；你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但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贝亚恩人微笑着

补充说，“我承认，现在我更需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爱情上的忠诚……”

“先生……”玛格丽特难为情地嗫嚅道。

“好啦，好啦，等我们彼此更了解些，再谈这个吧！”亨利说。

接着，他提高了嗓音说：

“怎么样？夫人，你现在呼吸感到轻松点了吧？”

“是的，先生。”玛格丽特喃喃答道。

“既然如此，”贝亚恩人继续说，“我不想更多地打扰你了。我谨向你表示我的敬意和友谊，我诚心诚意地向你献出敬意和友谊，也希望你能诚心诚意地接受。请休息吧，晚安！”

玛格丽特用闪烁着感激之情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丈夫，也向他伸出手去。

“就这么说定了。”她说。

“坦率、忠诚的政治联盟？”亨利问。

“坦率的，忠诚的。”王后答道。

贝亚恩人朝门口走去时，以目光示意，要茫然的玛格丽特同他一起出去。当门帘在他们和卧室之间落下后，亨利激动地轻声说：

“谢谢，玛格丽特，谢谢！你是一位真正的法国公主。我可以安心地走了。我虽然没有得到你的爱情，但我获得了你的友谊。我信赖你，你也可以信赖我。别了，夫人。”

亨利温柔地用嘴唇紧紧地吻了一下妻子的手，然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自己的住处。在过道上，他一边走着一边低低地自言自语：

“哪个鬼家伙在她房间里呢？是国王？是安儒公爵？是阿朗松公爵？还是吉兹公爵？是她的一位兄弟？还是一个情人？或者既是一个兄弟又是一个情人？说实在的，我现在几乎有些懊悔和男爵夫人订了约会，可是既然我已经说出了口，而且达丽奥尔正在等我……只是我担心，由于我先去妻子的卧室再到她那儿，显得她有点逊色了，因为，真是活见鬼！这个玛尔戈——我那内兄查理九世总是这样称呼她——的确是个迷人的女人。”

亨利·德·纳瓦尔踏着多少有些犹豫的步子登上通向索弗夫人房间的楼梯。

玛格丽特目送着亨利，直到他的身影消失，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看见公爵站在小房间的门口，几乎有一种内疚的感觉。

公爵神情严肃，紧蹙的双眉流露出一种辛酸的忧虑。

“今天玛格丽特是中立者，”他说，“一星期后玛格丽特也许就是敌对者。”

“啊！你都听到了？”玛格丽特问。

“你让我在这小房间里做什么呢？”

“你认为我的行为不是纳瓦尔王后所应有的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要说这不是吉兹公爵的情妇所应有的。”

“先生，”王后回答说，“我可以不爱我的丈夫，可是谁也没有权利要求我出卖他。凭你的良心说，你会出卖你的妻子波尔西昂公主的秘密吗？”

“说下去，说下去，夫人，”公爵摇摇头说，“好得很！我看得出你已不像把国王策划反对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事告诉我时那样爱我了。”

“国王是强者，你们是弱者。而亨利是弱者，你们是强者。你看得很清楚，我始终在扮演同样的角色。”

“只是你从一个阵营转到了另一个阵营。”

“先生，这是我救了你的命而得到的一个权利。”

“好吧，夫人；照理情人分手总要还清彼此所欠的恩惠，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救你的性命。那时，我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公爵说罢，施了一礼。玛格丽特还来不及做出挽留的姿势，他已经走了出去。在前厅，他找到了吉洛纳，吉洛纳把他一直领到一楼的那扇窗口，下到壕沟，又找到随带的侍从，便一起回吉兹府邸。

就在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沉思着走向窗口。

“这是多么奇特的新婚之夜呀！”她喃喃地说，“丈夫躲开了，情人离去了。”

也在这同时，在壕沟的对面，有一个学生背着手走过，这小学生是从树林塔朝着莫内磨坊走去的，只听他一边走一边唱道：

为什么每当我想
舔你漂亮的头发，
吻你可爱的小嘴，

摸你丰满的乳房，
你总装作修道院
圣洁修女的模样？

你在为谁保留着
美妙的乳房、前额
和你那一双朱唇？
莫非是想在卡隆[1]
送你到阴间以后，
去和普吕通亲吻[2]？

你现在千娇百媚，
可当你一命归阴，
只剩下一副骷形；
我死后再见到你，
决不告诉幽灵们
你曾是我心上人。

趁你还活在世上，
改变主意吧，情人！
快让我吻你一吻！
否则你死的那天，
一定会后悔不该
对待我如此无情。

玛格丽特略带忧郁地微笑着谛听完这支小曲。当那学生的歌声消失在远处时，她关上了窗户，唤吉洛纳进来帮她卸装上床。

---

① 卡隆，古罗马神话中冥河上渡亡灵的神。
② 普吕通，古罗马神话中的地狱之神。

三 诗人国王

第二天以及随后的几天都是在宴会、舞会、竞技等活动中度过的。

两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各种各样亲热友爱的表示，足以使最激忿的胡格诺也忘乎所以。人们可以看到戈登神父和库尔托梅男爵共进晚餐，大吃大喝，吉兹公爵与孔代亲王泛舟在塞纳河，溯流而上。

查理国王好像一扫惯常的闷闷不乐，再也离不开他的亨利妹夫，而太后是那么愉快，她专心致志地照管着刺绣品、金银首饰和羽毛饰物，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多少被这新卡布[1] 感化了的胡格诺派，开始穿上丝绸的紧身上衣，举着写有铭言的旗子出现在某些阳台前面，好像他们也是天主教徒。从各方面来看，对新教的反映都很好。似乎整个宫廷都皈依新教了。连阅历丰富的海军元帅也和其他人一样失去了理智，他的头脑是那么冲动，以至于有一天晚上他足有两个小时忘了嚼他的牙签，而平时从下午两点吃完午饭到晚上八点开始吃晚饭这段时间里，他总是沉湎于这项事务的。

就在元帅令人难以置信地竟然忘掉了他的习惯的那个晚上，查理九世国王邀请亨利·德·纳瓦尔和吉兹公爵吃点心。吃完点心，他同他们一起来到自己的房间，向他们谈起自己发明的一种精巧的捕狼器械，谈论之间，他突然停下来问道：

"海军元帅先生今晚不来吗？哪一位今天见到过他？能否告诉我一些他的消息？"

---

① 卡布，古代意大利一城市。恺撒军队占领该城后在此过冬，斗志衰颓，遂被罗马人击败。传说又把该城称为"温柔乡"。

“我。”纳瓦尔国王说，“如果陛下为他的健康担忧，那么，我可以请陛下放心，因为我今天早上六点和晚上七点都见到过他。”

“啊！”国王怀着想洞悉一切的好奇心，又把旁顾了片刻的目光投在他的妹夫身上，“亨利，对一个年轻的新郎来说，你起得太早了！”

“是的，陛下，”贝亚恩国王回答，“我是想向消息灵通的海军元帅打听一下，我等待的几个贵绅是否已经在途中。”

“还有一些贵绅！你举行婚礼的那天已经来了八百位贵绅，以后每天都陆续不断地有新来的，你难道想入侵我们不成？”查理九世笑着说。

吉兹公爵则紧蹙双眉。

“陛下，”贝亚恩人回答道，“听说要对弗朗德勒采取一次行动，我召集来了我国内和邻近地区的贵绅，我想这些人或许对陛下有用。”

公爵回忆起贝亚恩人在新婚之夜对玛格丽特谈过的计划，便更注意地听着。

“好！好！”国王带着他那猛兽般的微笑回答说，“来得越多，我们越高兴。亨利，把他们都召来，都召来。可是这些贵绅都是些什么人？我希望都是些勇士吧？”

“陛下，我也说不上我的部下是否能比得上陛下的、安儒公爵先生的和吉兹先生的部下，但我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尽力去干的。”

“你正在等待的这批贵绅人数很多吗？”

“还有十来个。”

“都叫什么名字？”

“陛下，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叫拉莫尔①，是泰利尼推荐给我的。据泰利尼说，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其他的我就很难说了……”

“拉莫尔！是勒拉克·德·拉莫尔家族的一员，一个普罗旺斯②人吗？”非常熟悉家谱学的国王问道。

“正是，陛下。你看，连普罗旺斯省的人也召募来了。”

---

① 拉莫尔，历史上实有其人，具体情况不详。

② 普罗旺斯，法国南方古省区名。

“而我呢，”吉兹公爵带着嘲讽的微笑说，“我比纳瓦尔国王陛下走得更远，召兵一直要召到皮埃蒙特[①]，把能找到的可靠的天主教徒全都召来。”

“管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国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在乎这些，只要他们勇敢我都要。”

国王说这番把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相提并论的话时，神色是那么泰然，连吉兹公爵都感到吃惊了。

“陛下是在操心弗朗德勒的事吧？”刚走进门的海军元帅听到了他们最后几句谈话。几天前，国王特别垂恩，赐予他不经通报就可进入他的房间的权利。

“啊！我的元帅父亲来了，”查理九世张开双臂喊道，“我们正在谈论战争、贵族、勇士，他就来了。这就叫有磁石，铁块不召自来。我的纳瓦尔兄弟和吉兹兄弟正在等待为你的军队召集的援军呢。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些援军到了。”元帅说。

“你已经有他们的消息了，先生？”贝亚恩人问。

“是的，我的儿子，尤其是关于拉莫尔先生的消息。他昨天到了奥尔良，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到达巴黎。”

“哎呀！元帅先生简直成了算卦的了，竟能知道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发生的事！我真希望也能这样有把握地算到在奥尔良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情！”

科利尼面对吉兹公爵射出的这支血淋淋的箭，保持着无动于衷的表情。公爵此言显然是影射他父亲弗朗索瓦·德·吉兹在奥尔良被波尔特罗·德·梅雷杀害的事，而且怀疑元帅是那桩罪行的策划者。

“先生，”科利尼庄重地冷冷说道，“每当我想确切地了解与国王和我有关的事情时，我总能料事如神的。我的信使是在一小时前从奥尔良到达这里的。由于有了驿站，他一天赶一百二十八公里。而骑马赶路的拉莫尔先生，每天只能走四十公里，因此他二十四日才能到达。这就是我的全部巫术。”

---

① 皮埃蒙特，意大利东北部一地区名。

“太妙了，我的父亲！回答得太好了！”查理九世说，“告诉这些年轻人，使你的胡子和头发变白的不仅是岁月，而且是智慧。因此，我们还是让这些年轻人去谈他们的比武和爱情吧，我们留下来一起谈谈战争。只有好骑士才能成为好君王。先生们，请去吧！我要和元帅叙谈叙谈。”

两个年轻人走了出去。纳瓦尔国王在前，吉兹公爵在后。可是一走出门，两人互相冷冷地点了一下头，就转身各走各的路了。

科利尼略带忧虑地目送他们走出，因为他看到每当这两颗仇根的火种接近，总会冒出新的火花。查理九世理解他头脑里在想什么，走过来，扶着他的胳膊说：

“请放心，我的父亲，有我在这里，可以使他们每人都学会服从和尊重的。自从我母亲不再是太后，我就是真正的国王，而自从科利尼成为我的父亲，她就不再是太后了。”

“噢！陛下，”元帅说，“卡特琳娜太后……”

“她是个糊涂虫。和她在一起是永远不会有安宁的。这些意大利天主教徒都是丧失理性的人，他们所想的就是把人家连根除掉。而我，完全相反，我不仅希望和解，而且还愿意给新教徒以权力。我的父亲，那些人都太荒淫了。他们偷情纵欲，使我很是反感。你愿意我坦率地告诉你吗？”查理九世更加倾心地继续吐露衷肠，“除了新朋友以外，我对身边任何人都不信任。塔瓦纳一家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维埃伊维尔只喜爱好酒，为了一桶马尔瓦齐葡萄酒，他就可以背叛他的国王。蒙莫朗西只关心打猎，整天和猎犬、鹰隼一起消磨时光。雷斯伯爵是西班牙人，吉兹家族是洛林人。我的天呀，我认为，除了我、我的纳瓦尔妹夫和你，在法国就没有真正的法兰西人！可是我被束缚在王位上，无法去指挥军队，人们最多也不过允许我在圣日耳曼和朗布依埃打猎。而纳瓦尔妹夫又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了。再说，我认为他在各方面都像他那被女人葬送了的父亲安托万。只有你，我的父亲，像恺撒一样勇敢，也像柏拉图① 一样智慧。因此，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是把你作为顾问留在这里，还是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把你作为将领派到战场？若让你做顾问，谁去指挥打仗？若让你去指挥打仗，谁来做我的顾问？”

“陛下，”科利尼说，“首先要打胜仗，打得胜仗，自有主张。”

“父亲，你是这样想的吗？好吧，那就说定了！照你的意见办。星期一，你出发去弗朗德勒，而我去昂布瓦兹。”

“陛下也要离开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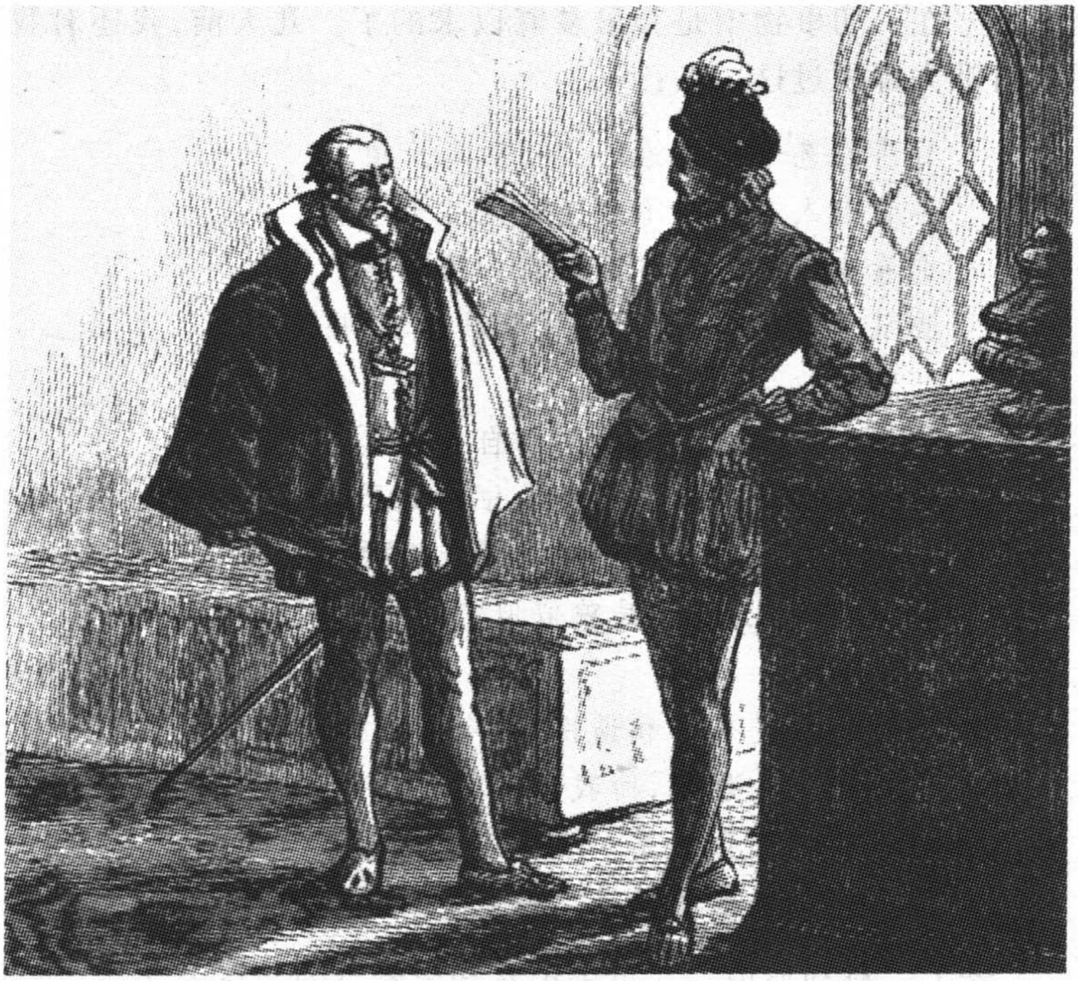
“是的。我对这里的喧闹和狂欢已经厌倦了。我不是个爱活动的人，而是个爱沉思默想的人。我天生不是做国王的，而是天生做诗人的。在你打仗期间，你就成立一个内阁执政；只要没有太后参加，一切都会顺利的。而我呢，我已经通知龙萨[①] 去找我。在那里，将远离一切尘嚣，远离社交，远离心怀叵测的人，在参天的树下，在河岸边，倾听着溪水的潺潺，我们俩将畅谈上帝的事，因为只有上帝的事才能补偿人间的事。你听这几行诗句，这是我为了邀请龙萨前去会我，今天早上写的。”

科利尼微笑了一下。查理九世用手抚摸着他那象牙般光滑的黄黄的额头，用一种很有节奏的唱法吟诵出以下的诗句：

龙萨，我深知你不同我在一起
立刻就会把国王的声音忘记。
但是，你应该知道，为了怀念你，
我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学诗。
今天我写下这首小诗寄给你，
是为了激发你那奇异的才智。

不要再在家务事上自得其乐，
现在已不是玩花弄草的时候！
你应该紧随国王，他最喜爱你，
因为你的诗句诚挚而又轻柔。
看吧，你若不来昂布瓦兹找我，

① 龙萨(1524—1585)，法国十六世纪著名诗人。



我不与你大吵一场决不罢休。

“太好了！陛下，太好了！”科利尼说，“虽然我只知道打仗，不懂得作诗，但我认为你的这些诗句可以和龙萨、多拉[1]，以至法国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斯皮塔尔的最好的诗句媲美。”

“啊！我的父亲！”查理九世喊道，“你说的可不对！你知道，诗人这个称号在一切事物中是我最梦寐以求的了。几天前，我还对我的那位诗歌大师说过这一点：

写诗的艺术比统治的技巧还有价值，
尽管有人对此怒不可遏也无济于事。
别看我们两人同样都拥有一顶桂冠，
我只承袭桂冠，而你把桂冠献给人间。

你那充满卓越激情的思想自身闪光，
我的光辉却完全产生于地位的威严。
如果我企图向天神们寻求什么恩赐，
龙萨是宠儿，我只是貌似他们的形象。

你的诗歌是那样和谐悦耳，令人着迷，
它征服人的思想，而我只能管制肉体；
你的诗篇使你主宰一个庞大的帝国，
最自豪的暴君也羡慕它幅员的辽阔。”

“陛下，”科利尼说，“我过去虽然知道陛下爱与诗人交往，却不知道你竟把他们当做你的主要顾问。”

“仅次于你，我的父亲，仅次于你。为了不让我和他们的关系来把我弄糊涂了，我是把你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听我说，我此刻得去写一首诗，答我敬爱的大诗人寄给我的一首新作的牧歌……所以我无法把有助于你了解我和菲力普二世之间分歧的全部材料马上交给你。此外，还有我的大臣们起草的一份作战计划。等我去把这些

---

[1] 多拉（1508—1588），法国人文主义者、诗人。

都找了来，明天早上交给你。”

“陛下，几点钟？”

“十点。如果碰巧我正忙着作诗，如果我正在书房里闭门工作……那么你还是进来；你尽管把这张桌子上的全部材料拿去；材料就收藏在这个红色公文包里，颜色很鲜艳，你不会搞错的。我现在要去给龙萨写回信了。”

“再见，陛下。”

“再见，我的父亲。”

“请给我你的手。”

“你说什么？我的手？不，我的怀抱，我的心坎，那里才是你的位子呢。来吧，我的老战将，来吧！”

查理九世把科利尼拉到自己身边，趁后者躬身施礼的时候，亲吻他的白发。

元帅擦着眼泪离去。

查理九世目送他走出，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然后又用耳朵听着，直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这才恢复了自己的习惯动作，把苍白的脸耷拉在肩上，慢吞吞地从卧室走进他的兵器室。

这兵器室是国王最喜爱的地方。他就是在那儿跟蓬佩学习剑术，跟龙萨学习作诗。他在那里收藏了大量出色的防御和进攻武器，凡能找得到的，应有尽有。因此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斧、盾、矛、戟、手枪，以及短筒火枪。就在这一天，还有个著名的军火商给他送来了一支精巧的火枪，枪管上用白银镶嵌着国王自己创作的四句诗：

为了维护信仰，
我无比地忠诚；
对国王的敌人，
我无比地残忍。

查理九世走进了兵器室，关上他刚才进来的那道主门，然后走去撩起一条挂毯。原来那挂毯后面隐藏着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房间，只见那房间里有一个女子正跪在一张跪凳上祈祷。

国王走得很慢，地毯又减轻了他的脚步声，他的行动就像幽灵似

的悄然无声。跪着的女人没有听到他进来，所以并没有转过身来，而是继续祷告着。查理凝视着她，沉思着，伫立了片刻。

那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子，一身科欧地区农村妇女的装束更衬托出她的健美。她戴着巴伐利亚的伊萨博① 当政时法国宫廷时兴的高高的无边软帽，红色的上衣满绣着金花，就像今天内图诺和索拉的农妇的上衣那样。她那个已住了将近二十年的房间和国王的卧室相通。那房间简直是雅致和土气的奇妙的混合，茅屋中有宫殿的成分，宫殿中又有茅屋的成分，两种成分差不多各占一半，这就使得这房间兼有了村妇的朴实和贵妇的豪华。事实确实如此，她祈祷时用的跪凳是由橡木精雕细刻而成的，还蒙着镶有金穗饰的天鹅绒；而妇人手中祈祷时用的圣经——她是个新教徒——是一本破烂不堪的圣经，就像最穷困的农家使用的一样。

然而，这跪凳、圣经和周围的一切，却是那样的协调。

“喂！玛德隆！”国王喊道。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跪着的妇人微笑着抬起了头，然后，站起身来。

“啊！是你，我的儿子！”她说。

“是的，奶娘，你过来一下。”

查理九世放下了门帘，走回去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奶娘走了出来。

“小查理，你叫我有什么事？”她说。

“请过来，低声回答我的问题！”

奶娘亲热地走过来。这种亲热的感情是只有对自己用奶水喂养大的孩子才有的，但当时的一些文人却抨击说，她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远不是那么纯洁。

“我来了，你说吧！”

“我要见的那个人来了吗？”

“来了已经半小时了。”

---

① 巴伐利亚的伊萨博，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妻子，她于一三九二年查理六世精神错乱后摄政。

查理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是否有人在窥视，又走到门边，竖着耳朵探察是否有人在偷听。他顺手掸掉他收藏的兵器上的灰尘，抚摸了一下那只紧跟着他，他停它也停，他走它也走的猎兔狗，然后，回到奶娘身边说：

"好吧，奶娘，那就让他进来吧！"

妇人从刚才进来的那条过道走了出去。国王则走去把身子靠在满放着各种各样兵器的桌子上。

他刚走到桌边，门帘又被撩起，走出了他正在等待的人。

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长着一双虚伪的灰眼睛，鼻子弯得像灰林鸮的嘴，面庞被突出的颧颊拉得宽宽的。他脸上极力做出毕恭毕敬的表情，然而他那吓得毫无血色的嘴唇却只能露出一丝强装的微笑。

查理将一只手慢慢伸到背后，握住一支不需要引爆线、只要让一个钢轮和火石接触就能发射的新式手枪的枪柄。他的暗淡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刚才描述过的这个新出场的人物；一边打量着，一边准确地，甚至可以说是悦耳地用口哨吹着他最喜爱的一首猎歌。

几秒钟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那陌生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就叫弗朗索瓦·德·卢维埃－莫勒韦尔？"国王说。

"是的，陛下。"

"那个闹事司令？"

"是的，陛下。"

"是我叫你来的。"

莫勒韦尔哈了一下腰。

"你要知道，"查理把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地继续说，"我对我的每一个臣民都是同样垂爱的。"

"我知道，"莫勒韦尔结结巴巴地说，"陛下是他臣民的慈父。"

"无论是胡格诺派，还是天主教徒，都是我的孩子。"

莫勒韦尔没有说话！不过国王的犀利的目光看得出，自己面前这个人尽管躲在阴暗处，但他那一直颤抖着的身体现在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说这话会使你这个对胡格诺派进行过残酷战争的人不高兴吧?"

莫勒韦尔跪倒在地下。

"陛下,请您相信……"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相信,"查理九世接着说。他的一直盯住莫勒韦尔的那双眼睛逐渐从无神变成炯炯闪光。"我相信你曾想把刚从这儿走出去的元帅先生杀死在蒙孔图尔;我相信你错过了机会,于是你就加入了我兄弟安儒公爵的军队;我还相信你第二次又转到亲王一方,在德穆伊·德·圣法尔先生的部队里效命……"

"噢! 陛下!"

"那是一个勇敢的庇卡底省① 贵族,是不是?"

"陛下,陛下,"莫勒韦尔喊道,"请不要再说下去了!"

"那是一名可敬的军官,"查理九世继续说;他的脸上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近于凶残的表情,"他像对儿子一样接待你,给你住,给你穿,给你吃。"

莫勒韦尔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我相信你称他为父亲,"国王无情地继续说下去,"你和他的儿子、年轻的德穆伊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是不是?"

始终跪着的莫勒韦尔,在查理九世的这番话的重压之下,身体弯得越来越低。查理九世站在那里却像一座雕像一般毫无表情,只有嘴唇充满着活力。

"顺便提一下,"国王继续说着,"当初你如果杀死元帅,不是还可以从吉兹先生那儿领到一万埃居的赏钱吗?"

惊恐万分的凶手不住地磕着头。

"至于被你称为父亲的德穆伊先生,一天,你护送他去侦察敌情,一直深入到谢夫勒。他的鞭子掉了,下马来捡。当时,只有你和他两个人,于是你就从系在马鞍上的皮套里抽出一把手枪,趁他弯腰的时刻,击中了他的腰,见他死了——因为你一下子就结果了他——你便骑着他送给你的马逃跑了。我想,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吧?"

① 庇卡底省,法国北部一古省名。

一切细节都说得清楚无误，莫勒韦尔面对这一指控无言可答。查理九世又开始准确而又悦耳地哼起刚才那首猎歌。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喂，杀人专家，你知道我非常想把你吊死吗？”

“噢，陛下！”莫勒韦尔喊道。

“德穆伊的儿子昨天还在恳求我把你处以绞刑。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他的要求是非常正义的。”

莫勒韦尔交合起双手。

“你刚才说我是臣民的慈父，那么我回答你，现在我已经同胡格诺派和好，他们和天主教徒一样都是我的孩子。因此，小德穆伊的要求就更合情合理了。”

“陛下，我现在已经完全无所希求了，我的命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就随便处置吧！”莫勒韦尔绝望地说。

“你说得对，在我看来你的命是分文不值的。”

“陛下，”凶手问道，“难道我再没有办法赎回自己的罪恶了吗？”

“我看不大出有什么办法。不过，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感谢上帝，事实不是如此！……”

“陛下，如果您在我的地位又怎么样？”莫勒韦尔紧盯着查理的嘴唇，喃喃地问。

“那我就能摆脱困境。”国王说。

莫勒韦尔用一条腿和一只手支撑着直起身子，注视着查理的眼睛，揣测他是否在开玩笑。

“无疑我是很喜欢德穆伊的儿子的，”国王继续说，“可是我也很爱我的吉兹表弟。如果一个来求我处死你，一个又来替你求情，我就会左右为难了。然而，不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宗教上考虑，我都将不得不按照吉兹表弟的要求去做。因为，德穆伊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但和一位洛林亲王相比，终究只是个小伙伴。”

听到这番话，莫勒韦尔就像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一样，慢慢站了起来。

“因此，你现在处在这样的绝境，必须得到我的吉兹表弟的宠信！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他昨天和我谈的一件事。”

莫勒韦尔往前跨了一步。

“他对我说：陛下，请你想像一下，每天上午十点，我的死敌要从卢浮宫里出来，经过圣日耳曼－洛塞鲁瓦街。我看着他从底层一扇装有铁栅栏杆的窗前走过；那是我过去的老师皮埃尔·皮勒司铎住房的窗户。我每天都看到我的仇敌经过，每天都祈祷魔鬼能把他抓入地狱。”查理继续说道，“莫勒韦尔先生，如果你是魔鬼，哪怕只是在一刹那间取代它的位子，也许就能讨得我吉兹表弟的欢心，你说对吗？”

莫勒韦尔的脸上又露出恶魔的微笑，他那依然吓得苍白的嘴唇吐出了这样几个字：

“可是，陛下，我没有权利打开地狱的大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给勇敢的德穆伊打开过了。你也许要对我说，那是用一支手枪……那支手枪已经没有了，是不是？”

“原谅我，陛下，”到这时，这坏蛋几乎完全安心了，“我使用火枪比手枪还要熟练。”

“噢！”查理九世说，“用手枪也好，用火枪也好，关系不大；我可以肯定，我的吉兹表弟对于采用什么方法是不会计较的。”

“不过，”莫勒韦尔说，“我必须有一支准确可靠的武器，因为我可能要在很远的距离外射击。”

“这个房间里有十支火枪，我能用它们在一百五十步以外打中一个金埃居。你想拿一支试一试吗？”

“噢！陛下，那我太高兴了！”莫勒韦尔大声说着，朝放在墙角的那支查理九世当天刚收到的新枪走去。

“不，这支不行，”国王说，“这支我要留着自己用。最近我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需要用它。其他的你随便挑吧！”

莫勒韦尔从枪架上取下一支火枪。

“现在，陛下，请告诉我，那敌人是谁？”刺客问。

“我怎么会知道呢？”查理九世一边说，一边用不屑的眼光镇住那倒霉的刺客。

“那么我去问吉兹先生。”莫勒韦尔结结巴巴地说。

国王耸了耸肩，说：

“什么也不要问了！吉兹先生不会回答你的。难道能回答这样

的问题吗？这是只能让不愿被吊死的人自己去猜的。”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认出他来呢?”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他每天上午十点从司铎的窗前经过。”

“可是,在那扇窗前经过的人很多。只求陛下告诉我一个不管什么样的特征。”

“噢,这很容易,例如明天,他胁下将夹着一个红色摩洛哥皮的皮包。”

“陛下,这就足够了。”

“德穆伊先生给你的那匹跑得飞快的好马还在吗?”

“陛下,我有一匹跑得最快的柏柏尔马。”

“噢！那我就不用为你操心了！不过你应该知道,在议事司铎住的院子里有一扇后门。”

“谢谢,陛下,现在,请您为我祈求上帝吧。”

“见鬼！还是祈求魔鬼吧！因为只有魔鬼才能保佑你免受绞刑。”

“再见,陛下!”

“再见,啊！还有一句,莫勒韦尔先生,如果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前有人谈到你,或者十点以后没有人提到你,那就说明卢浮宫里有一个地牢。”

查理九世又开始安详而且准确地哼他心爱的猎歌。

四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

读者还记得，前一章提到过亨利·德·纳瓦尔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名叫拉莫尔的贵绅。正如元帅所预言的那样，这位年轻的贵绅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接近黄昏的时分，从圣马塞尔门进入巴黎。他用不屑多看的眼光打量着大街两旁展示着别致招牌的接二连三的旅馆，骑着他那匹汗气腾腾的马一直来到市中心。他穿过莫贝尔广场、小桥、圣母院桥，顺着沿河马路前行，在布雷塞克街的一头停了下来。后来这条街改名为干树街。为了尽可能地方便读者，我们不妨保留它现在的名字。

显然是这个街名吸引了他，他向这条街里走去。左边，一根金属杆上挂着一块漂亮的铁皮招牌，招牌吱吱嘎嘎地响着，上面的小铃铛也伴随着它丁丁零零地响着，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再次停住马，只见招牌上写着："丽星旅店"，店名上方还有一幅对饥肠辘辘的旅客最富有吸引力的图画：在漆黑的天空中高挂着一只烤鸡，一个身穿红斗篷的男子朝着这颗新星伸出双臂，献出自己的钱包，表达自己的热望。

这年轻的贵绅自言自语说：

"这家旅店广告做得很别致，我敢打赌，店主准是个精明能干的伙计。我早就听说干树街就在卢浮宫区。如果这家旅店真的名副其实，我在这里住下一定是再好不过的了。"

就在这年轻人自言自语的当儿，从这条街的另一头，也就是说从圣奥诺雷街那边，走来了另一个骑士。他也在"丽星旅店"的招牌前面停住了，站在那里出神。

两人中，我们至少已经知道了名字的那一位，骑着一匹西班牙种的白马，穿着一件饰有黑玉的黑色紧身衣。他的斗篷是深紫色天鹅绒的，脚下蹬一双黑皮靴，腰间佩着一把镂花铁柄的长剑和一把同样



把柄的匕首。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他的穿戴移向他的容貌，可以看出他是二十四五岁的汉子，晒得黑黑的脸，蓝色的眼睛，细细的山羊胡子，每当他张开精致而十分优美的嘴，露出温柔而略带伤感的微笑时，他的晶莹的牙齿好像能照亮他的整个面庞。

至于那第二个旅客，则同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他那向上翘起的帽檐下，露出红棕色的浓密的卷发；浓发下面那双灰眼睛，稍遇到不遂心的事，就会闪闪发光，几乎成了黑眼睛。他的脸的其余部分，包括红润的面颊，一副山羊髭，两片薄嘴唇和一口令人赞美的牙齿，加上他那白皙的皮肤，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可算得上是一个人们通常所谓的英俊骑士。一个小时以来，他在寻找客店招牌的借口下，抬头张望着每一扇窗户。女人们都很仔细地打量着他。而男人们呢，看到他那太小的斗篷、过紧的长裤和古式的靴子，他们起初大概想笑来着，可是，他们一细细端详那人的脸，立刻把就要发出的笑声改变成再亲切不过的“上帝保佑您”的祝愿声。因为那张脸一分钟里可以现出十种不同的表情，可就是没有外省人的那种尴尬相。

这人首先向我们刚才说过的正在打量丽星旅店的那个绅士开了言。

“该死的，先生，”他那重得很的山区口音使人立刻就能从一百个外地人中认出他是皮埃蒙特人，“我们这儿离卢浮宫很近了吗？看来，你的兴趣跟我一样：这旅店很对我的口味。”

“先生，”另外一个带着明显的普罗旺斯口音答道。他的口音之重，丝毫不亚于对方的皮埃蒙特口音。“我想这家旅店离卢浮宫是很近吧。不过，我还不知道我是否有这样的荣幸来同意你的看法。我还在考虑呢。”

“先生，你还没有打定主意？这家旅店可是很讨人喜欢的哟。不然的话，也许是因为你站在这儿吸引了我。不过，你总还承认这张画还是很漂亮的吧？”

“噢！这倒是可能；不过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怀疑它内里究竟如何。有人对我说，巴黎到处是骗子，可以用别的东西骗人，同样也可以用招牌骗人。”

“该死的！先生，”皮埃蒙特人说，“我才不怕骗子呢！如果店主

拿不出画上那么好的烤鸡来招待我,我就把他插在铁扦上烤,不把他烤黄了,我就不走。咱们进去吧,先生!"

"你终于把我说服了,"普罗旺斯人笑着说,"先生,那就请你先行。"

"噢,先生,我敢发誓,我决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你谦卑的仆人——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①。"

"而我呢,先生,我是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的拉莫尔家族的约瑟夫-伊阿森特-博尼法斯伯爵。"

"既然如此,先生,我们就臂挽臂一起进去吧!"

这项折中建议的结果是,两个年轻人下了马,把缰绳交给了一个马夫,挂正了他们的长剑,臂挽着臂,朝旅店门口走去。店主正站在门口。但是,和这类人的常规正好相反,店老板好像根本不在意他们的到来,仍在专心致志地和一个又干又黄的大汉子商谈什么事。那人紧裹着一件火红色的斗篷,就像是一头蜷缩在羽毛里的猫头鹰。

两位绅士已经走得离店主和那穿火红色斗篷的人很近了,店主还在同那人谈个不休。科科纳见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竟受到如此冷遇,老大不耐烦,走去拉了拉店主的袖口。后者似乎到这时才突然如梦初醒,向那同他谈话的人告别说:"再见!早点来,尤其别忘了告诉我时间!"

"喂!怪先生,"科科纳说,"你没看见有人找你有事吗?"

"啊!对不起,先生们,"店主说,"我没有看见你们。"

"嗯!该死的,应该看见我们的呀!现在你总看见我们了吧,那就请你不要只称我们'先生',要称呼'伯爵先生',好吗?"

拉莫尔站在后面,让科科纳去说话。而后者也好像把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了。

然而,从拉莫尔那紧蹙的双眉不难看出,他是随时准备在有必要采取行动时挺身而出帮助他的朋友的。

---

① 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1535—1574),历史上实有其人。据史书记载,他系出身于意大利皮埃蒙特的世家子弟,受阿朗松公爵的宠幸,因与拉莫尔参加旨在使阿朗松公爵登上王位的政变而被处死刑。

“那么好吧！您要做什么，伯爵先生？”店主用最心平气和的声调问。

“好嘛……这样就对了，是不是？”科科纳回过头去对拉莫尔说，后者点了点头，表示有同感。“伯爵先生和我，被你的招牌吸引了来，准备在你的旅店里吃顿晚饭，住一宿。”

“先生们，”店主说，“我太遗憾了！我只有一个房间，怕对你们不合适。”

“啊！我的天！那再好不过了。”拉莫尔说，“我们到别处去住吧！”

“啊！不，不，”科科纳说，“我可要在这里住下，我的马已经累坏了。既然你不乐意，我就要下这个房间了。”

“啊！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店主依然冷漠得近乎无礼地说，“如果只有您一个人，我根本就不租给您。”

“该死的！”科科纳喊道，“这个家伙简直在拿我开心！刚才说我们两个人多了，现在又说我一个人少了！怪人，你莫非不想租给我们房子？”

“先生，既然您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您。”

“那么就说！不过要快说！”

“好吧！我宁愿不租给你们。”

“为什么？”科科纳气得脸都变了色。

“因为你们没带仆人，让你们住进一个主人住的房间，我就得有两个仆人住的房间空着。因为，如果我把主人住的房间租给你们，那其他两间就很有租不出去的危险。”

“拉莫尔先生，”科科纳回过头去说，“你看我们宰了这家伙好吗？”

“我看可以！”拉莫尔说着，像他的伙伴一样准备揍那店主。可是，尽管这两位绅士如此坚决地要大打出手，店主却并不惊慌。他只是后退了一步，退进了自己的店堂，以嘲笑的口吻说：

“看来这二位先生是从外省来的。在巴黎杀害拒绝出租客房的店主的风气已经过时了！人们现在时兴的是谋杀大人物，而不是小市民。如果你们喊得太凶，我要叫我的邻居们来了，那时将是你们二

位挨揍了。两个上等人让人这样对待，可是有失身份啊！”

“该死的！他在讪笑我们。”科科纳气急败坏地喊道。

“格雷古瓦，拿我的火枪来！”店主对他的用人喊道。那语气就好像在说：“包围他们！”

“Trippe del Papa[①]！”科科纳狂吼着拔出剑来，“拉莫尔先生，你也来暖和暖和！”

“不，请不要这样！等我们活动暖和了，晚饭可要凉了。”

“怎么！你认为……？”科科纳喊道。

“我认为丽星旅店的老板说得有理；只是他不会接待客人，尤其是那些高贵的客人。他不该粗鲁地对我们说：先生，我不愿租给你们，而应该有礼貌地说：请进吧。先生们！然后开上账单：主人房间多少钱；仆人房间多少钱，因为，虽说我们现在没有仆人，但我们是打算雇的。”

这样说着，拉莫尔轻轻推开店主已经伸出去拿枪的手，让科科纳过去，自己也跟了进去。

“管他呢！”科科纳喊道，“我要不看到我的宝剑像他的烤肉扦子一样好使，是很难把它插进鞘里的。”

“忍耐一点，伙伴，”拉莫尔说，“你就忍耐一点吧！所有的旅店都住满了来庆贺婚礼和参加弗朗德勒战争的上等人，我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住处了；再说，巴黎接待外地人的习惯也许就是这样的。”

“该死的，你真有耐心！”科科纳气愤地拧着自己的红棕色胡子，狠狠地瞪着店老板，喃喃地说。“不过得让这坏蛋小心着：要是他的饭菜不可口，床不柔软，酒不是三年陈酒，用人不像灯芯草似的顺从……”

“得，得，得，我的老爷，”店主一面在磨石上磨着腰刀一面说，“您就放心吧！您在这里准会像在乐土上一样好过！”

然后，他摇着头，低声嗫嚅着：

“又是个胡格诺。自从他们的贝亚恩人和玛尔戈小姐结婚以后，这些叛徒都这样蛮横无礼！”

---

① 意大利语骂人话。

接着，他带着如果他的客人们见到一定会打寒战的微笑说：

“嘿，嘿！真滑稽，胡格诺派竟然来到我的店里，而且……”

“我们还吃不吃饭啦？”科科纳讥刺的问话打断了店主的旁白。

“先生，随你们的便。”店主的态度显然由于自己最后这种想法而有所缓和。

“好！我们愿意吃，马上给我们开饭。”科科纳回答说。

然后，他又转向拉莫尔说：

“伯爵先生，趁他们在给我们准备房间，你说说，你觉得巴黎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吗？”

“说句真心话，我不觉得，”拉莫尔说，“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些神色惊惶、令人厌倦的面孔，也许是因为巴黎人害怕风暴的缘故吧，你看天空多么黑暗，空气多么沉闷！”

“伯爵，你是在找卢浮宫，是吗？”

“我想你也是吧，科科纳先生。”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找。”

“嗯？这时候出去好像太晚了。”拉莫尔说。

“管他晚不晚，我却必须出去。给我的命令是很明确的：尽快到达巴黎；一到巴黎，立即与吉兹公爵取得联系。”

一听到吉兹公爵的名字，店主十分关切地向他们靠近了些。

“这个坏蛋好像在偷听我们说话，”科科纳说。他具有皮埃蒙特人爱记仇的特点，决不肯轻易饶过丽星旅店老板对旅客那种不礼貌的态度。

“是的，先生，我是在听你们说话。”店主说着把手放在帽檐上。“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侍候你们。我听见你们谈到伟大的吉兹公爵，所以就赶紧跑过来。大人们，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啊！这个名字看来很有魔力，因为你这蛮横无礼的人听了它立刻就变得如此谦卑恭顺，该死的！老板！你……你叫什么，老板？”

“拉于里埃尔老板。”店主弯着腰回答。

“好吧，拉于里埃尔老板，你是不是认为我的胳膊没有那位令你如此恭敬的吉兹公爵的粗？”

“不，伯爵先生，是您的胳膊没有他的长。”拉于里埃尔回答说。

“另外，必须告诉您的是，这个伟大的亨利是我们巴黎人的偶像。”

“哪一个亨利？”拉莫尔问。

“在我们看来只有一个亨利。”店主说。

“对不起，朋友，还有一个亨利，我希望你不要说他的坏话，那就是亨利·德·纳瓦尔，另外还有亨利·德·孔代，他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可不认识他们。”店主回答。

“是的，但是我认识。”拉莫尔说，“我就是来找亨利·纳瓦尔国王的，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说他的坏话。”

店主没有搭理拉莫尔，而是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帽子，继续讨好科科纳：

“这么说，先生是要去找吉兹公爵啰？先生真是个幸运的上等人，您来显然是为了……”

“为了什么？”科科纳问。

“为了参加一个庆典，”店主露出一个奇特的微笑回答说。

“应该说一堆庆典才好，因为我听说巴黎到处都在举行庆典；至少是人们都在谈论着舞会、宴会、骑兵竞技表演。在巴黎，人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嗯？”

“先生，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很有节制。”店主回答说，“不过，我希望人们很快就会开心的。”

“纳瓦尔国王陛下的婚礼吸引了很多人到这个城市来。”拉莫尔说。

“是的，先生，很多胡格诺，”拉于里埃尔脱口回答说。他接着改口道：“啊！对不起，这两位先生是信新教的吧？”

“我，信新教！”科科纳喊道，“去你的吧！我像我们的圣父教皇一样是天主教徒。”

拉于里埃尔转身用目光询问拉莫尔。也许是拉莫尔不明白他这目光的含意，也许是他认为只有用另一个问题来作为回答才合适。他问道：

“拉于里埃尔老板，如果你不了解纳瓦尔国王陛下，那么你也许了解海军元帅先生吧？我听说海军元帅先生在朝廷很是受宠。有人介绍我来找他，如果他的地址不会擦伤你的嘴，你能告诉我他住在哪

儿吗?"

"先生,他住在贝蒂西街,从这儿往右走。"店主回答说。他内心的洋洋自得,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

"怎么,他住在那儿?"拉莫尔问,"难道他搬家了?"

"是的,也许搬出了这个世界。"

"你是什么意思?"两位贵绅一起惊叫了起来,"元帅搬出了这个世界?"

"怎么?科科纳先生,"店主带着狡黠的微笑继续说,"您是吉兹的人,您还不知道这件事?"

"什么事?"

"前天,海军元帅穿过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广场时,在皮埃尔·皮勒议事司铎门前中了一枪。"

"他被人打死了?"拉莫尔大声问。

"没有,枪弹只是打断了胳膊和两个手指;不过,人们希望那子弹是带毒的。"

"怎么,混蛋!"拉莫尔喊道,"人们希望!……"

"我是想说人们认为。"店主改口说。"咱们不必为了一个字斗气,是我说走了嘴。"

拉于里埃尔老板转过身去,背朝拉莫尔,嘲弄地向科科纳吐了一下舌头,同时暗暗递了个眼色。

"真的!"拉莫尔痛苦得发呆了,喃喃地说。

"先生们,我很荣幸能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店主回答说。

"既然如此,"拉莫尔说,"我一刻也不能耽误,现在就去卢浮宫。我到那里能见到亨利国王吗?"

"可能吧,既然他就住在那里。"

"我也到卢浮宫去,"科科纳说,"我到那里能见到吉兹公爵吗?"

"大概可以,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带着两百名绅士走过去。"

"那么,科科纳先生,走吧!"拉莫尔说。

"我跟着你,先生。"科科纳说。

"可是,先生们,你们的晚饭怎么办?"拉于里埃尔老板问。

"啊!"拉莫尔说,"我可能要在纳瓦尔国王那里吃晚饭了。"



“我在吉兹公爵那里吃。”科科纳说。

“我呢，”店主目送这两位绅士踏上了去卢浮宫的大街以后说，“我要擦亮我的头盔，把火枪装上引信，磨尖我的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五　从个别的卢浮宫谈到一般的美德

两位年轻的贵绅在路人的指点下，经过了阿夫隆街、圣日耳曼－洛塞鲁瓦街，很快就来到了卢浮宫前。这时，卢浮宫的一个个塔楼已经在暮色中显得模糊不清了。

“你怎么啦？”科科纳问拉莫尔。后者看见这古老的宫殿就停了下来，正在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突然呈现在他眼前的那些吊桥、狭窄的窗户和尖尖的塔楼。

“我的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啦，”拉莫尔说，“我的心直跳。我并不是过分胆小的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宫殿在我看来非常阴森，我是说可怕！”

“我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科科纳说，“反正我今儿个少有地欢喜。”他看了一下自己旅行穿的衣服继续说，“穿着是有些不太注意。嘿！这样更有骑士风度。再说，命令叮嘱我行动要迅速。我想一定会受到欢迎的，既然我一丝不苟地服从了命令。”

两位绅士怀着这样的激动心情，继续往前走。

卢浮宫戒备森严，每个关卡都加了双岗。我们这两位旅客起初颇感难办。不过，科科纳已经注意到，对巴黎人来说，吉兹公爵的名字就像是护身符，他走近一个哨兵，打着这个万能的名义，问那哨兵是否可以看在他和吉兹公爵的关系上，让他进入卢浮宫。

这名字好像并没有对哨兵发生它素有的作用。那哨兵只是问科科纳是否知道口令。

科科纳不得不承认他不知道。

“那么，请走开，先生！”士兵说。

这时，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值勤军官说话。虽在谈话，他却听到科科纳在要求进卢浮宫，就中断了谈话，向科科纳走过来：

“你照（找）吉兹先生又（有）什么事？”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日耳

曼语调。

“有事同他谈。”科科纳微笑着说。

“你不可能照(找)到他！公爵在过(国)王那里。”

“可是,我有来巴黎的介绍信。”

“啊,你又(有)介绍信?”

“是的,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噢,你从很远的底(地)方来?”

“我是从皮埃蒙特来的。”

“好,这就是领(另)外一回事了！你敏(名)字叫……?”

“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

“好！那就霸(把)信给我,阿尼巴尔先生！霸(把)信给我!”

“我敢打赌,这是个高尚文雅的人。”拉莫尔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是也能一个这样的人领我去见纳瓦尔国王呢?”

“霸(把)信给我吧!”那日耳曼绅士说着把手伸向正在犹豫的科科纳。

“该死的！我真不知道是否应该……先生,我还不认识你呢。”皮埃蒙特人说。半是意大利人的皮埃蒙特人都是这样生来多疑的。

“我叫佩斯姆,是吉兹公爵的人。”

“佩斯姆,”科科纳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大人,这位是贝斯姆先生,”哨兵说,“他发音不准,让您误会了。把您的信交给这位先生吧,我可以替他担保。”

“啊,贝斯姆先生,”科科纳喊道,“如果我认出了你,我就信得过。我当然可以把信交给你！而且非常荣幸。这就是我的信。请原谅我刚才的犹豫！可是为了能尽忠就不能轻信。”

“好,好,”贝斯姆说,“你不必道歉。”

“先生,”拉莫尔向前一步说,“既然你那么乐于助人,你是否也能帮我转呈一封信?”

“你准(尊)姓大敏(名)?”

“勒拉克·德·拉莫尔伯爵。”

“勒拉克·德·拉莫尔伯爵?”

“是的。”

"我普(不)认识。"

"先生,这很简单,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和科科纳伯爵一样,是外地人。我是今天晚上刚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巴黎的。"

"你是从那(哪)儿来的?"

"从普罗旺斯。"

"带着伊(一)封信?"

"是的,带着一封信。"

"给吉兹先生的?"

"不,给纳瓦尔国王陛下的。"

"我普(不)是纳瓦尔国王的人,先生。"贝斯姆回答;他的态度突然冷淡下来。"因此,我普(不)能转交你的信。"

贝斯姆转身走进卢浮宫,示意科科纳跟他同去。

拉莫尔一个人留在门外。

与此同时,从与贝斯姆和科科纳走进的那道门平行的另一道宫门里走出了大约有一百人的一队骑士。

"啊!"哨兵对他的伙伴说,"这是德穆伊和他的胡格诺派。瞧他们一个个得意洋洋。国王已经答应他们要处死谋害元帅的刺客。那人也是杀害德穆伊的父亲的凶手。所以这对做儿子的来说是一举两得了。"

"对不起,"拉莫尔向那士兵说,"你是不是说这位军官就是德穆伊先生?"

"是的,大人。"

"跟他在一起的是……"

"是新教痞子……我已经说过了。"

"谢谢,"拉莫尔装作没有注意到哨兵所使用的轻蔑的词,"我要打听的就是这些。"

他马上朝那队骑士的头领走去。

"先生,听说你就是德穆伊先生。"

"是的,先生,"那军官彬彬有礼地回答。

"你的名字在我们新教教友中是人所共知的。听说是你,我才斗胆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先生?……不过,请问一声,你怎么称呼?"

"勒拉克·德·拉莫尔伯爵。"

两个年轻人互相施了一礼。

"先生,请说吧!"德穆伊说。

"先生,我是从埃克斯来的,带着普罗旺斯地区行政长官奥里阿克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纳瓦尔国王的,信里写的是一些重要而且紧急的消息……我怎样才能把这封信交给他呢?我怎样才能进入卢浮宫呢?"

"先生,要进卢浮宫再容易不过了!"德穆伊说,"只是我担心纳瓦尔国王此刻太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不过,也不要紧,如你愿意随我来,我可以把你一直带到他的住处。剩下的就看你了。"

"那真是感激不尽!"

"来吧,先生!"德穆伊说。

德穆伊跳下马,把缰绳交给随从,然后走近站在狭廊口的哨兵,说了几句,让他看清自己是谁,便把拉莫尔领进宫去。他打开了国王住所的门,说道:

"请进,先生!你自己去打听吧!"

他向拉莫尔施了一个礼,就退了出去。

拉莫尔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向周围打量着。

候见室里空无一人,一扇通往内室的门开着。

他往里走了几步,进入了一个过道。

他敲了敲门,又喊了几声,没有人回答。卢浮宫的这个部分笼罩在一片沉寂中。

"谁说卢浮宫里礼节森严,在这宫殿里来来往往就像在公共场所一样方便。"

他又叫了几声,结果也并不奏效。

他想:"管他去,我自己往里走。总会碰上人的。"他沿着过道往里走,那过道越来越暗。

突然,同他进来的那扇门相对的一扇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侍女,手执蜡烛替一个女子照着亮。那女子体态雍容,举止端庄,特别是有着如花的美貌。

当烛光正好照射到拉莫尔的身上时，他站住了。

那女子也像拉莫尔一样，停下了脚步。

"先生，你要做什么?"她问这年轻的男子。她的声音在他听来犹如美妙的音乐。

"噢！夫人，"拉莫尔垂下头说，"请您原谅我，我刚和德穆伊先生分手，是他把我领到这里的，我要见纳瓦尔国王。"

"先生，陛下根本不在这里。我想，他在他内兄那儿。不过，他不在，你就不能告诉王后……"

"当然可以，夫人，如果有人肯领我去见她。"

"先生，她就站在你面前。"

"怎么!"拉莫尔惊叫了一声。

"我就是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说。

拉莫尔表现得那么惊慌失措，王后不禁微笑了一下。

"快说吧，先生，"她说，"因为太后在等我去哪。"

"噢，夫人，如果有人在等您，那么就请允许我离开这里吧，因为我现在无法和您讲清楚。我无法集中起我的思想。看到您，我已经眼花缭乱。我再也不能思想，我只能赞赏。"

玛格丽特以轻盈、婀娜、优美的身姿，向这个无意中扮演了温文尔雅的追求者角色的年轻人走过来。

"镇静些，先生，"王后说，"我等着你，让他们等我一会儿吧!"

"噢！请原谅我，夫人，我刚才没能像一个谦卑的仆人一样向陛下致礼，是因为……"

"是因为把我当做了我的一名宫女。"玛格丽特接着说。

"不，夫人，是把您当做了美丽的狄安娜·德·普瓦蒂埃① 的影子。有人告诉我，她经常到卢浮宫来。"

"别说了，先生，"玛格丽特说，"我不再为你担心了，你在宫里会得宠的。你有一封引荐信要交给国王是吗？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不过，也没有关系，信在哪儿？我代你交给他……只是请你快一点!"

拉莫尔转瞬间就打开他的斗篷，从一个丝绸包里取出了一封信。

---

①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0)，瓦伦提努阿公爵夫人，亨利二世的情妇。

玛格丽特接过信，看了看上面的文字说：

“你就是拉莫尔先生？”

“是的，夫人，噢！我的上帝！难道我有这样的幸运，陛下竟知道我的名字？”

“我听我的丈夫和我的弟弟阿朗松公爵说起过。我知道我的丈夫正在等你。”

她把这封刚从年轻人的紧身衣中取出、还带着他微微体温的信装进了自己那绣着花、装嵌着金刚石的上衣里。拉莫尔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玛格丽特的每一个动作。

“现在，先生，”她说，“请你到楼下的过道里等候，直到纳瓦尔国王或者阿朗松公爵派人来找你。我的侍从领你下去。”

说完这番话，玛格丽特继续走她的路。拉莫尔退到墙边站着，可是过道是那么窄，而纳瓦尔王后的裙撑又是那么宽，她的丝绸裙子擦着了年轻男人的衣裳，在她走过的地方，弥散着一股沁人的芳香。

拉莫尔浑身一阵战栗，他感到自己就要倒下去了，赶紧靠在墙上。

玛格丽特像一个幻影似的消失了。

“先生，请随我来！”受命为拉莫尔引路的侍从说。

“噢，对，对，”已经陶醉的拉莫尔答道；由于年轻侍从为他指引的正是玛格丽特刚才走过的那条道，他快步跟上，希望能再见到玛格丽特。

果然，当他走到楼梯口时，他远远看到她已走到底下一层；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玛格丽特回头仰望了一眼，他又一次看见了她。

“噢，”他落在侍从后面边走边说，“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位女神，就像维吉尔① 所说的：

果然她走路的姿态像个女神。”

“您怎么啦？”年轻侍从问道。

---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我来了,"拉莫尔说,"对不起,我来了。"

侍从走在拉莫尔前面,下到底下一层,打开一道门,接着又打开一道门,在门口停下来。

"您就在这儿等着。"他说。

拉莫尔走进走廊,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

走廊很空,只有一位绅士在那里来回踱着步,好像也在等候接见。

黄昏开始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影。这两人尽管相距只有二十来步远,却看不清彼此的面容。拉莫尔向那人走过去。

"上帝,原来是科科纳伯爵先生。"离那人只有几步远时,他喃喃说道。

听到脚步声,皮埃蒙特人也已回过身来,同样惊异地看着他。

"该死的!是拉莫尔先生,还是我见鬼了!喔唷!我都干了些什么哟!我在国王那里咒骂人来着,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国王好像比我咒骂得还凶,甚至在教堂里他也不在乎!怎么!我们果真是在卢浮宫里吗?"

"你瞧,不是贝斯姆把你领进来的吗?"

"是呀。贝斯姆真是个让人喜欢的德国人……那你呢,谁带你进来的?"

"是德穆伊先生……我告诉过你,胡格诺派在宫廷里也混得不坏的……你见到吉兹先生了吗?"

"没有,还没有……你呢,你见到纳瓦尔国王了吗?"

"也没有,不过很快就能见到。有人把我领到这儿,让我等着。"

"你瞧吧,一定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着我们,而且在酒席上我们一定是坐在一起,真是太巧了!两个小时以来,命运处处把我们连在一起……你怎么啦?好像有心事……"

"我?"一直被不断出现的幻影弄得神态恍惚的拉莫尔打了个惊战,赶忙说,"没什么,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使我产生了很多想法。"

"哲理性的,是吗?我也一样。就在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的老师的教导又都油然出现于我的脑际,伯爵先生,你知道普卢塔克①

① 普卢塔克(约46或49—约125),古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

吗?"

"怎么不知道!"拉莫尔笑着说,"这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好得很。"科科纳继续一本正经地说,"这位伟大的人物把自然的恩赐比做鲜艳但却短暂的花朵,把美德看做芬芳隽久、具有愈合伤口的无上效应的药草,在我看来是断然没有错的。"

"科科纳先生,你懂得希腊文吗?"拉莫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问道。

"我不懂;不过我的老师懂,他经常嘱咐我,等到了宫廷,要多多谈论美德,他说这才是良好的风气。因此,我可以告诉你,我是经得住考验的。对啦,你饿了吗?"

"不饿。"

"我看你好像很喜欢丽星旅店的烤鸡。我可要饿得昏倒了。"

"科科纳先生,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运用一下你关于美德的理论,证明一下你对普卢塔克的崇拜,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曾说过:让痛苦来磨练灵魂,让饥饿来磨练肠胃,大有裨益:Prepon esti tên men psuchên odunê, ton de gastéra limô askeŷn."

"啊! 这么说,你懂得希腊文?"科科纳惊异地说。

"当然啰,"拉莫尔回答说,"我的老师教过我。"

"该死的! 伯爵,既然这样,那你肯定是前途无量,你可以陪国王查理九世吟诗,你可以和玛格丽特王后用希腊语交谈。"

"此外,我还可以和纳瓦尔国王说加斯科尼话。"拉莫尔笑着说。

这时,通到国王住处的那扇门打开了。传来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中只见一个人影儿走过来。这个人影儿终于变成一个人的身躯,原来是贝斯姆先生。

他仔细端详着两个年轻人,认出了他要找的那一个,示意科科纳跟他去。

科科纳挥手向拉莫尔打了一个招呼。

贝斯姆领科科纳走到过道的尽头,打开一扇门,面前就是一个楼梯。

到楼梯口,他停了下来,先向四周巡视了一遍,向楼上楼下打量了一番。

"科科纳先生,你住在哪儿?"他问。

"干树街上的'丽星旅店'。"

"很好!很好!离这里很近……你现在快回旅馆去,今天夜里……"

他又朝周围看了一下。

"今天夜里怎样?"科科纳问。

"今天夜里,你栽(再)到这里来,帽子上画上一个百(白)色的十字。口令是'卢兹'。嘘!要严受(守)秘密!"

"我应该几点到?"

"听到劲钟响就来。"

"什么劲钟?"科科纳问。

"就是,劲钟。劲!劲……"

"啊!警钟吧?"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

"好!我准时到。"科科纳说。

他向贝斯姆行了一个礼,便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真见鬼,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干吗要敲警钟?管他呢!反正我坚持我的看法。贝斯姆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人。我是否要等一等拉莫尔伯爵呢?……啊!算了,他可能要和纳瓦尔国王一起进餐呢!"

科科纳朝干树街走去。丽星旅店的招牌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他。

这中间,过道里通向纳瓦尔国王住处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侍从走到拉莫尔伯爵面前。

"您是拉莫尔伯爵吗?"他说。

"我就是。"

"您住在哪里?"

"干树街的丽星旅店。"

"很好,就在卢浮宫附近。请听着,陛下说他此刻不能接见您。也许今天夜里他会派人来找您。总之,如果到明天早上您还没有得

到通知，您就自己来卢浮宫吧。”

“可是，如果哨兵不让我进门呢？”

“啊！对了……口令是‘纳瓦尔’。只要说出这个字，所有的门都会向您敞开的。”

“谢谢！”

“等一下，先生！国王命我把您送到狭廊口，怕您在宫里迷了路。”

“对啦！科科纳呢？”拉莫尔走出卢浮宫以后自言自语地说，“喔！他要留下和吉兹公爵一起进晚餐呢！”

可是，当他回到拉于里埃尔老板的店里时，我们这位绅士看到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坐在老大一盘肥肉片摊鸡蛋面前的科科纳。

“噢！”科科纳大笑着说，“看来你像我没有在吉兹先生家吃饭一样，也没有和纳瓦尔国王一起进餐。”

“说真的，没有。”

“你饿了吧？”

“我想是的。”

“普卢塔克的话也不起作用吗？”

“伯爵先生，”拉莫尔笑着说，“普卢塔克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过：‘有东西的人要分给没有东西的人。’为了表示对普卢塔克的敬爱，你愿意把摊鸡蛋分一点给我吗？让我们一面吃一面再来谈论美德好不好？”

“噢！不行。”科科纳说，“只有在卢浮宫里，说话怕被人听见，同时又是饿着肚子的时候，才可以谈论美德。现在你坐下，我们一起吃吧！”

“好吧！看来我们俩的命运真是分不开了。你在这儿过夜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我会在哪儿过夜的。”

“在哪儿？”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这是决不会错的。”

两人放声大笑，狼吞虎咽地品味起拉于里埃尔老板的摊鸡蛋来。

六 清 债

如果读者渴望知道纳瓦尔国王何以没有接见拉莫尔先生，科科纳何以没有见到吉兹先生，他们二人又何以都没有在卢浮宫品尝野鸡、山鹑和狍子，而是在丽星旅店吃肥肉片摊鸡蛋，那就请同我们一起进入历代国王的这座古老宫殿，追随那在拉莫尔的目送下消失在过道尽头的玛格丽特王后去吧。

当玛格丽特下楼梯时，她从新婚之夜见到后就再没见过的亨利·德·吉兹公爵正在国王的工作室。玛格丽特正在下的那个楼梯有一个出口，吉兹先生所在的工作室有一扇门，这扇门和那个出口通向同一个过道，而这条过道又通往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住处。

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前，胳膊肘压在一本打开的祈祷书上，手托着腮。靠着佛罗伦萨人勒内为她制作的化妆品，她的手纤秀异常。那佛罗伦萨人是把为太后提供化妆品和毒药两项重任集于一身的。

这位亨利第二的寡妇穿一身孝服。这是她自从丈夫死后从来没有脱下过的。这时她已有五十二三岁了，可是她体态丰腴，气色鲜艳，还保持着青春的美。她的房间和她的服装一样，符合她寡妇的身份。衣料、墙壁、家具，一切都是灰暗的。只有在王座的华盖上，画着一条彩虹，周围写着国王弗朗索瓦一世① 赠她的希腊箴言：Phôs pherei te kaï aïthrên，意思是“他带来光明和安宁”。这时王座上正睡着太后宠爱的一只小猎兔狗，那是她的女婿亨利·德·纳瓦尔送给她的。小狗取了一个希腊神话里的名字：菲贝。

正当太后陷入深深的沉思，她那涂着口红的嘴唇因为想到某件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一五一五年至一五四七年在位。亨利二世的父亲。

事而浮现出缓慢又略带迟疑的微笑时，突然，一个男子打开门，拉起门帘，伸进一张苍白的脸，说：

"一切都糟了！"

卡特琳娜抬起头，认出是吉兹公爵。

"怎么，都糟了！"她说，"亨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国王越来越迷恋上他那些该死的胡格诺派。如果我们想等他来实现伟大的事业，不知要等多久，也许要永远等下去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卡特琳娜以她惯常的平静态度问。在各种场合，她那张脸上都可以做出最违反常规的表情。

"刚才，我第二十次开始和陛下讨论是否能继续容忍新教徒们的种种顶撞。这些新教徒由于他们的元帅被人打伤，越来越放肆了。"

"我儿子是怎样回答你的？"卡特琳娜问道。

"他回答说：公爵先生，人们很可能怀疑你是暗害我第二个父亲元帅先生的指使者。你愿意怎么为自己辩护就为自己辩护吧！至于我，如果有人污蔑我，我自然会自卫的。说罢，就转身出去喂他的狗了。"

"你没有设法留住他吗？"

"我留他了！可是他用只有他才有的那种目光看着我，用你熟悉的那种声音回答我说：'公爵先生，我的狗饿了。它们可不像人似的可以等待……'于是我就来找你了。"

"你做得对！"太后说。

"可是怎么办呢？"

"试试看，再去劝他一次。"

"谁去试呢？"

"我去。国王一个人在吗？"

"不，还有塔瓦纳先生。"

"你在这儿等我。或者，还是在后面跟着我吧。"

卡特琳娜立即站了起来，走上通向国王房间的过道。在国王的那个房间里，无论是土耳其地毯上，还是天鹅绒坐垫上，到处都是国王宠爱的小猎狗。嵌在墙里的栖架上有两三只珍贵的隼和一只小伯劳，查理九世经常羡着这只小伯劳同卢浮宫和刚开始修建的杜伊勒



利宫的花园里的各种鸟儿一起飞翔取乐。

在过道上，太后已经做出一副苍白而又充满忧郁的面容，还挂着最后一滴，或者不如说是第一滴泪水。

她轻轻地走到查理九世的身边。国王正在给小狗分食一块块大小均匀的点心。

“我的儿子！”卡特琳娜用颤抖的声音说。她装得那么逼真，连她的儿子也怔住了。

“母后，你怎么啦？”国王急忙转过身来问道。

“我的儿子，”卡特琳娜说，“我要求你答应让我到你的一个城堡去隐居，不管哪个城堡都行，只要远远离开巴黎。”

“母后，这是为什么呢？”查理九世一面问，一面用他那平素无神、然而某些情况下却变得非常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母亲。

“因为我每天都受到那些新教徒的凌辱，因为我今天甚至听到他们在你的卢浮宫里威胁你。我再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了！”

“可是，我的母亲，”查理九世认乎其真地说，“那是因为有人要杀害他们的元帅，而且又正是这个卑鄙的刺客以前杀死了他们的正直的德穆伊先生。我的天啊！母亲！一个王国一定要有正义。”

“噢！我的儿子，冷静些吧，”卡特琳娜说，“他们是不会缺少正义的。即使你拒绝给他们正义，他们也会用他们的方式实现的：今天是对吉兹先生，明天是对我，以后就是对你了。”

“噢！母后，你这样认为吗？”查理九世问。他的声音里第一次渗透着怀疑的语气。

“啊！我的儿子，你难道不知道，问题不是已经死了弗朗索瓦·德·吉兹先生，还是死了元帅先生，也不是信天主教还是信新教，而是安托万·德·波旁的儿子要来代替亨利二世的儿子了。”卡特琳娜接着说。一想到这些，她简直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了。

“别这样，母亲，你又像平常那样言过其实了！”国王说。

“我的儿子，你是怎样想的呢？”

“等待，母亲，要等待！一切人类的智慧都来源于这个词。最伟大的人、最有力量的人、特别是那些最机灵的人，都是善于等待的人。”

“你就等吧，我可不等了！”

说着，卡特琳娜施了一个礼，便向门口走去，打算回自己的房间。

查理九世止住了她。

“算了，母亲，我必须这样做！”他说，“因为首先我是公正的，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满意我的所作所为。”

卡特琳娜走了回来。

“公爵先生，你过来！”她对正在抚摸着国王的伯劳鸟的塔瓦纳说，“对国王说说你的看法！”

“陛下，我可以说吗？”公爵问道。

“说吧，塔瓦纳！说吧！”

“陛下，打猎的时候，如果一只野猪向你反扑过来，你怎么办呢？”

“见他的鬼！先生，我就沉着地等着，”查理九世说，“然后用我的长矛插入它的咽喉。”

“仅仅是为了阻止它伤害你。”卡特琳娜插言道。

“还为了取乐，”国王说着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表明他的勇敢已发展到残忍的程度。“可是我不能用我的臣民的生命来取乐，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徒一样，都是我的臣民。”

“可是，陛下，”卡特琳娜说，“你的胡格诺派臣民会像未被长矛刺中咽喉的野猪一样干的：他们将要拱破你的王座。”

“呵！夫人，你这样认为吗？”国王说话时的那种神情，表明他不大相信母亲的预见。

“你今天没有看到德穆伊先生和他的人吗？”

“我看到他们了，我刚从他们那儿来。可是德穆伊先生所要求的有什么不正当的呢？他要求处死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和谋杀元帅的刺客！我们不是也因为我的父亲、你的丈夫的死而惩罚过蒙哥马利先生吗，尽管他的死纯属偶然？”

“好了，陛下，我们不必再说下去了！”卡特琳娜生气地说，“陛下是受上帝庇护的，上帝给予你力量、智慧和信心。而我，一个大概是由于罪孽深重而被上帝遗弃的可怜的女人，我感到恐惧，我让步了！”

说着，卡特琳娜又施了个礼，便走了出去；走出时，她向已经走进来的吉兹公爵做了个手势，让他留下来做最后一次努力。

查理九世眼望着母亲出去，这次他没有再去阻拦，而是转身抚弄

起他的小狗来，一边抚弄，一边用口哨吹着一支猎歌。

突然，他中止了这些动作，自言自语地说：

“我母亲真是个典型的王室贵族，确实，她什么都不顾忌。你去搞呀，随便一句话，就杀掉他几十个胡格诺，因为他们来要求伸张正义！可是，这难道不是他们的权利吗？”

“杀掉几十个！”吉兹公爵喃喃地说。

“啊！先生，你在这儿！”国王装作好像刚发现他似的，“是的，几十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有人来对我说：陛下，你这样可以一下子摆脱所有的敌人，明天再也不会有人为了他们的死而来谴责你了。啊！如果是这样，我不反对！”

“那么，陛下……”

“塔瓦纳，”国王打断他的话说，“你要把玛尔戈累坏了，把它放回栖架上去！不能因为它用了我妹妹纳瓦尔王后的名字，就让所有的人都来抚摸它！”

塔瓦纳把喜鹊放回木架上，然后去摸弄一只小狗的耳朵。

“陛下，”吉兹公爵又接着说，“如果有人对陛下说：陛下，你明天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敌人，你会怎么样呢？”

“靠哪路神灵能创造这等奇迹？”

“陛下，今天是八月二十四日，那就靠圣巴托罗缪①。”

“好一个了不起的神灵，”国王说，“竟然让人家活活剥了皮！”

“那更好，他受的痛苦越大，对残害他的刽子手的怨恨也就越深。”

“表兄，”国王说，“就凭你，用你那支漂亮的金柄小宝剑，明天就能杀光这里的上万个胡格诺！啊！见鬼！吉兹先生，你简直是在开玩笑！”

国王放声大笑，可是这笑声是那样的虚假，在房间里引起的回声也是凄凉的。

“陛下，只要你说一句话，”公爵继续说。国王那毫无人性的笑声令他也禁不住直打颤。“只要你做一个表示，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

---

① 巴托罗缪，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八月二十四日是他的节日。

我有瑞士人，有一千一百位贵绅，有近卫骑兵，还有市民；陛下这方面有御前卫队，有你的朋友们和贵族天主教徒……我们是二十对一。”

“好哇！既然你的力量那么雄厚，我的表兄，你何必还要对我来唠叨这些呢？你自己去干吧！……”

国王又转身朝他的小狗走去。

这时门帘被撩起了一个角，露出卡特琳娜的脸。

“一切都很好，”她对公爵说，“再坚持一下，他就让步了。”

门帘又放下了。这一切，查理九世都没有看到，至少是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是，有一点我必须弄清楚，”吉兹公爵说，“如果我照我的愿望做了，陛下会不会生我的气？”

“亨利兄弟，你等于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我太甚了！见鬼！我究竟还是国王，难道我不是国王吗？”

“不，你还不是，陛下。不过，如果你愿意，你明天就会成为国王的。”

“啊！”查理九世说，“这么说，你们是要……在我的卢浮宫里……把纳瓦尔国王和孔代亲王也都杀掉！……啊！”

然后，他用极轻的声音加了一句：

“如果在外面，我不反对。”

“陛下，”公爵大声说，“今天晚上他们要和你的弟弟阿朗松公爵出宫到城里去寻欢作乐。”

“塔瓦纳，”国王装作不耐烦地说，“你没有看到吗？我的狗都让你弄得有点不安了！来，阿克泰翁，来！”

查理九世不愿再听下去，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扔下依然像原来那样拿不定主意的塔瓦纳和吉兹公爵。

与此同时，在卡特琳娜的房间里，又是另一番情景。她告诉吉兹公爵要再坚持一下以后，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平常参加她寝前接见的女子都已齐聚在她的房间里。

卡特琳娜又恢复了她的满面笑容，同她离开国王的房间时那种紧张的神态判若两人。她和颜悦色地一个个打发走了她的伴娘和宫女。不久就只剩下坐在靠窗的衣箱上、凝视着天空陷入沉思的玛格

丽特夫人。

自从房间里只剩下她和女儿，太后曾两三次想开口说话，可每一次话到嘴边都被一个阴暗的念头堵回去了。

正在犹豫中间，门帘撩开了。亨利·德·纳瓦尔走了进来。

睡在宝座上的猎兔狗跳下来朝他奔去。

"是你，我的儿子，"卡特琳娜打了个寒战，说，"你在卢浮宫里用夜宵吗？"

"不，夫人，"亨利回答，"今晚我要同阿朗松先生和孔代先生一起进城游逛。我以为他们是在这儿忙着向你献殷勤呢！"

卡特琳娜笑了笑。

"去吧，先生们！"她说，"男人们能到处游荡，真是太幸福了……女儿，你说是吗？"

"是这样，"玛格丽特回答，"自由是多么美好、多么惬意啊！"

"夫人，这是不是说我妨碍了你的自由？"亨利躬身对他的妻子说。

"不，先生，我不是在为自己抱怨，我说的是一般妇女的情况。"

"我的儿子，你们也许会去看望元帅先生吧？"卡特琳娜说。

"是的，可能去。"

"那就去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明天你来同我谈一谈他的情况！"

"母后，既然你赞成我去，那我一定去。"

"我，我什么也没有赞成，"卡特琳娜说，"谁在外面走动？去让他们走开！让他们走开！"

亨利走向门口去传达卡特琳娜的命令，就在这时，门帘撩起来，索弗夫人伸进了她那金黄色的头。

"夫人，"她说，"是陛下要见的制香料的勒内。"

卡特琳娜像闪电一样迅速地向亨利·德·纳瓦尔投了一瞥。

年轻的亲王的脸微微地红了一下，接着又变得可怕的苍白，因为刚刚说出的正是杀害他母亲的凶手的名字。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色暴露了内心的激动，于是走向窗前靠在窗栏上。

小猎兔狗发出一声呜咽。



与此同时，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通报了名字的那个人，而另一个是无须通报的。

走在前面的是制香料的勒内，他以佛罗伦萨商人的那一套卑躬屈节的礼貌走到卡特琳娜面前。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盒子打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所有格子里都装着各种粉或者小瓶。

另一个是玛格丽特的姐姐吉兹夫人。她是从对着国王工作室的那扇隐蔽的小门进来的。她脸色煞白，浑身哆嗦，但愿正在和索弗夫人一起欣赏盒内香料的卡特琳娜没有看到她。她走到玛格丽特旁边坐下。离玛格丽特不远处站着纳瓦尔国王，他一手摸着额头，就像一个头晕目眩的人想要镇定下来似的。

这时，卡特琳娜转过身来。

她对玛格丽特说："女儿，你可以回去了。"她又说道："儿子，你也可以到城里去玩了！"

玛格丽特站起了身，亨利也半转过身去。

吉兹夫人拉住玛格丽特的手，声音非常低然而连连不绝地说：

"妹妹，吉兹先生要我告诉你，因为他要救你，就像你救过他一样；他叫你不要离开这儿，不要回家去！"

"嗯！你在说什么，克洛德？"卡特琳娜转过身来问道。

"没说什么，母亲。"

"你刚才和玛格丽特轻声说话来着。"

"夫人，我只是说祝她晚安，另外替内韦尔公爵夫人对她说些日常琐事。"

"那位美丽的公爵夫人现在在哪儿？"

"同她大伯子吉兹先生在一起。"

卡特琳娜蹙起眉头，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两个女儿。

"你过来，克洛德！"太后说。

克洛德走了过来。卡特琳娜拉住她的手。

"你对她说了些什么？你真多嘴！"她轻声说着，并使劲捏了一下女儿的手腕，直把克洛德痛得叫出声来。

亨利虽然没有听到以上对话，但太后、克洛德和玛格丽特的哑剧他全看在眼里，于是他对妻子说：

"夫人,能赏光让我吻一下你的手吗?"

玛格丽特颤抖地把手伸给他。

亨利躬身把嘴唇挨近她的手时低声说:

"她对你说什么?"

"叫我不要出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也不要出去!"

这一切仅仅是一个闪电,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就在这转瞬即逝的闪光下,亨利明白了全部阴谋。

"还有一件事,"玛格丽特说,"这儿有一封信,是一个普罗旺斯绅士带来的。"

"拉莫尔先生?"

"是的。"

"谢谢!"说着,他接过信来,把它藏进上衣里。

然后,他离开了神色恍惚的妻子,走近那佛罗伦萨人,把手搭在他肩上说:

"怎么样,勒内先生,最近生意兴隆吗?"

"还好,陛下,还好。"毒药贩子带着阴险的微笑回答说。

"像你这样专门为法国及其他国家所有戴着王冠的头提供化妆品的人,我相信生意是不会错的。"亨利说。

"纳瓦尔国王的头除外。"勒内放肆地说。

"可不!你说得对,勒内先生,"亨利说,"不过,我的可怜的母亲也是在你那儿买东西的,她临死时向我推荐过你,勒内先生。请你明天或者后天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把你最好的香料给我带些来!"

"一定会受到欢迎的,"卡特琳娜笑着说,"因为人们都说……"

"说我的腋窝是很敏感的。"亨利笑着抢着说。"谁告诉你的,母亲?是玛尔戈吧?"

"不,我的儿子,"卡特琳娜说,"是索弗夫人。"

这时,吉兹公爵夫人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克制不住,失声哭了起来。可是,亨利却甚至没有转过身去。

"姐姐,"玛格丽特向克洛德奔过去喊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卡特琳娜走去分开了两个年轻的女子,说,"没什么。她有一些神经质。马齐尔建议她用香料治疗。"

她比刚才更使劲地捏了一下大女儿的胳膊，然后转过身去对小女儿说：

“玛尔戈，我已经说过，请你回自己的房里去，你没有听到吗？如果这还不够，我就要命令你走了。”

“请原谅，夫人，”脸色苍白的玛格丽特颤抖地说，“我祝陛下晚安。”

“我希望你的祝词能够如愿。晚安！晚安！”

玛格丽特踉踉跄跄地往外走去。她想给丈夫递一个眼色，可是后者连身子也没有转过来。

房子里出现了一阵沉默。这中间，卡特琳娜两眼紧盯着吉兹公爵夫人。后者双手合掌，默默无言地看着母亲。

亨利虽然背对着她们，但他一面装着在用勒内刚才给他的香蜡卷胡须，一面在镜子里看着这场面。

“你呢，亨利，你还出宫去吗？”卡特琳娜问。

“啊！可不是！”纳瓦尔国王喊道，“真的，我几乎忘了阿朗松公爵和孔代亲王还在等我呢！我想，一定是这些奇妙的香料使我陶醉了，使我失去了记忆！再见，夫人！”

“再见，你明天给我带元帅的消息来，是不是？”

“我不会忘记的。喂，菲贝！怎么啦？”

“菲贝！”太后不耐烦地喊道。

“夫人，请你叫住它。”贝亚恩人说。“它不想让我出去。”

太后站起来，抓住那条小狗的颈圈，把它拉回来。亨利泰然自若地微笑着走了出去，就像他内心深处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正在受到死亡的威胁。

他刚走出去，被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放开的小狗就扑过去赶他；可是门已经关上了，它只得把神情沮丧的脸拱到门帘底下发出一声凄凉的长吠。

“现在，夏洛特，”卡特琳娜对索弗夫人说，“你去找吉兹先生和塔瓦纳，他们都在我的祈祷室里；然后同他们一起回来，你要陪着吉兹公爵夫人，她有些头脑发昏。”

七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间

拉莫尔和科科纳刚吃完他们这顿可怜的晚餐——因为丽星旅店只在招牌上烤鸡鸭——科科纳用椅子的一条腿支地转了一个圈，伸直了腿，胳膊肘拄在桌子上，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

“拉莫尔先生，你打算马上就睡觉吗？”他问。

“说真的，先生，我很想，因为很可能夜里有人要来叫醒我。”

“我也是，”科科纳说，“不过我倒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便睡觉，让派来找我们的人久等；我们最好是要一副牌来玩玩。这样，我们可以随叫随去。”

“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先生。但是要玩牌的话，我带的钱太少了。我口袋里只有一百个金埃居；而且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了。现在，我还全要靠这点钱起家呢。”

“一百个金埃居！”科科纳喊道，“那你还埋怨！该死的！我呢，先生，我只有六个。”

“算了吧！”拉莫尔说，“我刚才看见你从你的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那钱包岂止是圆鼓鼓的，而且几乎要胀开了呢。”

“啊！这钱嘛，是用来代我父亲还一个老朋友的债的。我怀疑那个人也像你一样是个胡格诺派，不过我还是得把钱交给他。这儿是有一百个金币，”科科纳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可是这一百个金币是属于梅康唐先生的，至于我个人的财产，我刚才已经对你说了，只有六个埃居。”

“那么怎么玩呢？”

“正因为这样我才想玩牌。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两人不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巴黎的吗？”

“是的。”

“我们不是各自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吗?”

“是的。”

“你依靠你的,我依靠我的?”

“对。”

“那么,我想我们先赌钱,然后再赌我们从宫廷那里得到的第一次恩赐,或者从情人那里得到的第一次宠爱。……”

“这的确很妙!”拉莫尔笑着说,“不过我得承认我不是那种能拿我的一生来用纸牌和骰子冒险的赌徒,因为这临到你我头上的第一次机会很可能决定我们的终生。”

“好吧,那我们就不赌宫廷的第一次恩赐,只赌情人的第一次宠爱。”

“只是我看这有一点不妥。”拉莫尔说。

“有什么不妥?”

“就是我没有情人。”

“我也没有。但我相信不久就会有一个的。我们可不是生来不配受女人喜欢的人!”

“也许就像你说的,科科纳先生,你不会缺少这样的机会;可是我对我的爱情的福星可不像你那么有信心,我认为拿我的赌注来赢你的赌注,简直就是偷你的了。这样吧,我们就先赌这六个埃居。如果你不幸输了,而又要继续赌下去,那么你是个上等人,你的话就像金子一样值钱。”

“好极了!”科科纳嚷道,“你说得对,先生。上等人的话就是金子,尤其是在王宫里受到信任的上等人。因此,你可以相信,我拿将来得到的第一次机会来同你打赌,并不太冒险。”

“是的,你无疑是可能输掉这样的机会的,但我却不可能赢得它,因为我是纳瓦尔国王的人,我不可能要吉兹公爵的任何东西。”

“啊,新教徒!”店主一面擦着他的旧盔,一面嘀咕道,“我早就察觉出来了。”

说罢,他停下来画了一个十字。

科科纳一边洗着侍者刚才取来的牌一边说:“啊,原来如此!那么你肯定是啰?”

“是什么?”

“新教徒。”

“我?”

“是的,说的就是你。”

“好,就算我是,”拉莫尔说,“你又有什么可反对我的呢?”

“噢! 感谢上帝,没有。这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恨新教,但我并不讨厌新教徒,再说,这也是一种时髦。”

“是的,”拉莫尔笑着说,“用火枪射击元帅先生就是一个证明! 今后我们也会用火枪交锋吗?”

“随你的便!”科科纳说,“只要现在能玩,管他以后怎么的!”

“那就玩吧!”拉莫尔说着抄起牌,拿在手里。

“玩吧,你只管放心地玩,即使我输掉了你所有的这个数:一百个金埃居,明天早上我也可以付清的。”

“睡着大觉钱就来了吗?”

“不,是我去弄来的。”

“告诉我,哪儿去弄? 我和你一起去!”

“到卢浮宫去。”

“你今天晚上还要去那里吗?”

“是的,今天晚上,吉兹公爵大人特地召见我。”

自从科科纳说要去卢浮宫弄钱,拉于里埃尔就停止擦他的钢盔,走到拉莫尔的椅子背后,只有科科纳一人可以看见他的地方,向科科纳做手势。可是专心致志地在玩纸牌和谈话的皮埃蒙特人,根本没有注意他的动作。

“这可真是奇迹了!”拉莫尔说,“你说得对,我们是属一个星星的。我今晚也要去卢浮宫和一个人见面。不过不是和吉兹公爵,而是和纳瓦尔国王。”

“你有口令吗?”

“有。”

“有联络标志吗?”

“没有。”

“我有。我的口令是……”

科科纳说到这儿时，拉于里埃尔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手势，他正好抬起头看到了。但使他突然住嘴的不光是店主的手势，更主要的是他刚输掉三个埃居。拉莫尔看到对手那发呆的神情，回过头去。可是他只看到店主站在自己身后，交叉着双臂，头上戴着他刚才还在擦的钢盔。

“你怎么啦？”拉莫尔问科科纳。

科科纳看看店主又看看他的朋友，没有回答，因为他根本不明白拉于里埃尔不断重复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拉于里埃尔看出必须由自己出来解围，他连忙说道：

“是这么回事，我也很喜欢玩牌。刚才我走过来想看看你打的那副赢了的牌，科科纳先生见我这样一个普通市民戴着战盔，一定是感到十分惊奇了吧！”

“真的，很神气！”拉莫尔说着大笑起来。

“啊！先生！”拉于里埃尔巧妙地装出一副老实相，并且耸耸肩，给人一种十分谦卑的感觉。“我们这些人永远成不了勇士，我们没有高雅的风度。只有像你们这样的绅士才配戴上金色的钢盔，佩上利剑。我们只要规规矩矩地站好岗……”

“啊！”拉莫尔洗着牌，说，“你还要站岗？”

“噢，我的上帝！是的，伯爵先生；我是市民民兵营的班长。”

说罢，趁拉莫尔忙着发牌，拉于里埃尔一面走开，一面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要科科纳千万保守机密。

显然是由于提防说漏了嘴而分了心，科科纳和第一盘同样快地输掉了第二盘。

“喏！”拉莫尔说，“你的六个埃居已经全输光了！你愿意用你未来的财产来翻本吗？”

“当然啦，当然啦。”科科纳说。

“不过，在往下赌以前我要提醒你一句，你刚才不是说要去赴吉兹先生的约会吗？”

科科纳转过脸去朝厨房那边看，只见拉于里埃尔的两只大眼睛不断在向他发出同样的警告。

“是的，”他说，“不过还不到时候。拉莫尔先生，你不是也有约会吗？”

"亲爱的科科纳先生,我说我们还是继续打牌吧!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我还可以赢你六个埃居呢。"

"该死的!果真这样……过去经常有人对我说,胡格诺赌博总是赢家。我真想当一个胡格诺,我才不管他呢!"

拉于里埃尔的眼睛像两块燃烧的煤球似的射出火花,可是科科纳一心在打牌,什么也没有看见。

"加入吧,伯爵,加入吧!"拉莫尔说,"尽管你刚才受到感召的方式很奇特,但你在我们中间一定会受到欢迎的。"

科科纳搔着耳朵说:

"如果我能肯定你的好运气真是来自这一点,那我就同意参加……因为我对做弥撒也并不非常地迷恋。自从国王不再重视做弥撒……"

"此外……新教又是那么美好、朴实、纯洁的宗教!"

"此外……它还很时髦。"科科纳说,"它又能在赌博中带来好运气!我真遇上鬼了!A总是跟着你。可是,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仔细观察你。你打牌很正派,一点也不做手脚……那一定是新教……"

"你又欠了我六个埃居。"拉莫尔不动声色地说。

"啊!我经不起你的引诱了!"科科纳说,"如果今天夜里吉兹先生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那又怎么样?"

"那么,明天,我就请你把我介绍给纳瓦尔国王。请放心!一旦我成了胡格诺派,我会比马丁·路德①、加尔文②、梅朗什东③和世界上所有的新教徒都更像胡格诺。"

"嘘!"拉莫尔说,"你这样会和我们的店老板闹翻的。"

"噢!这倒是真的!"科科纳说着朝厨房里看了一眼,"不过不会的,他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他现在太忙了!"

"他在干什么?"拉莫尔问。因为在他那个位子上看不到店老板。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②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和作家。

③ 梅朗什东(1497—1560),德国神学家。

“他在和……谁说话……见鬼！是他！”

“他是谁?”

“就是我们初到这里时正在同他说话的那个穿黄色上衣、红色斗篷、像个猫头鹰似的男人,该死的！他在搞什么鬼！喂！拉于里埃尔老板,难道你也在搞什么政治不成?”

可是,这一次拉于里埃尔回答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那么急切,尽管科科纳舍不得手中那着色的纸牌,他还是站起来,向拉于里埃尔走去。

“你怎么啦?”拉莫尔问。

“先生,你要酒吗?”拉于里埃尔紧紧握住科科纳的手说,“这就拿给你！格雷古瓦,给先生们拿酒！”

然后,他凑在科科纳耳朵上说:

“别出声,拿你的生命做担保,别出声！快把你的伙伴打发走！”

拉于里埃尔的脸色那么苍白,穿黄衣服的人又那么阴沉,科科纳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把身子转向拉莫尔说:

“亲爱的拉莫尔先生,请你原谅。我一转眼就已输掉了五十个埃居。看来我今晚的运气太坏了。如果再玩下去,我担心就不能自拔了！”

“好,先生,随你便好了！”拉莫尔说,“再说,我也很想睡一会儿了。拉于里埃尔老板！……”

“伯爵先生。”

“如果纳瓦尔国王差人来找我,你就叫醒我。我穿着衣服睡,很快就可以起来。”

“我也一样,”科科纳说,“为了不让殿下等候,我先去准备好标志。拉于里埃尔老板,给我拿一把剪刀和一点白纸来。”

“格雷古瓦！”拉于里埃尔喊道,“拿点白纸来写信,拿把剪刀来裁信封！”

“啊,原来如此！”这个皮埃蒙特人心想,“这儿肯定正在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晚安,科科纳先生！”拉莫尔说,“请你领我到我的房间去。祝你运气好,我的朋友！”

店主领着拉莫尔消失在楼梯转弯处。这时，那个神秘的男子抓住科科纳的胳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然后滔滔不绝地说：

“先生，你好多次险些儿泄露这个决定王朝命运的秘密。多亏上帝让你及时闭上了嘴。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我的火枪就要把你干掉了。好在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了。你听着！”

“可是你是谁？竟然用这种发号施令的口吻对我说话？”科科纳问道。

“你听人谈起过莫勒韦尔先生吗？”

“谋杀元帅的凶手？”

“也是谋杀德穆伊队长的凶手。”

“是的，没错。”

“好！这个莫勒韦尔先生就是我。”

“噢！噢！”科科纳说。

“那么听我说！”

“见鬼！我正听着呢！”

“嘘！”莫勒韦尔把手指放在嘴上。

科科纳竖起了耳朵。

只听到店主关上一个房间门，又关上过道上的门，插上门闩，接着便急急忙忙地回到这两个正在说话的人身边。

他给科科纳和莫勒韦尔各安排好了一个座位，自己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门都关严了，”他说，“莫勒韦尔先生，你可以说了！”

圣日耳曼－洛塞鲁瓦的钟敲了十一点。莫勒韦尔一下一下地数着在黑夜里响亮而又凄凉地回响着的钟声。当最后一记钟声消失在夜空时，他转身对着科科纳说：

“先生，你是忠诚的天主教徒吗？”

科科纳被这两个人谨小慎微的神情弄得毛骨悚然。

“我想是的。”他回答说。

“先生，你忠于国王吗？”莫勒韦尔继续问道。

“全心全意。先生，我甚至认为你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是对我的侮辱。”

"在这上面我们不会有争论的。不过,你现在得跟我走。"

"到哪儿去?"

"这你就甭管了! 你只要跟着我们就行! 这不但关系到你的命运,也许还关系到你的生命。"

"先生,告诉你,我半夜有事要到卢浮宫去。"

"我们正要到那里去。"

"吉兹先生在那里等我。"

"他也在那里等我们。"

"可是我有特别的口令,"科科纳继续说。他对和莫勒韦尔先生以及拉于里埃尔店主分享被接见的荣誉颇感不快。

"我们也有。"

"可是我还有一个标志。"

莫勒韦尔笑了,他从上衣里取出一把白布做的十字,给拉于里埃尔和科科纳每人一个,自己也拿了一个。拉于里埃尔把标志别在自己的钢盔上,莫勒韦尔也同样在自己的帽子上别了一个。

"啊,原来这样!"科科纳吃惊地说,"约会,口令,联络标志,难道是所有人都有的吗?"

"是的,先生。我是说所有忠诚的天主教徒都有。"

"这么说卢浮宫里要举行什么庆典,是王家的宴会,对不对?"科科纳大声说,"是为了撇开那些胡格诺派杂种? 好! 太好了! 他们在卢浮宫耀武扬威时间够长的了!"

"是的,卢浮宫里要举行庆典,"莫勒韦尔说,"还有宫宴,胡格诺派都接到了请帖。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宴会上的主角,由他们付钱。如果你真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人,我们就先去邀请他们的头头,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热代翁①。"

"元帅先生?"科科纳喊道。

"是的,就是那个尽管用了国王的火枪,我还是没有打中的老卡斯帕尔②。"

---

① 热代翁(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统治者,曾战胜马迪亚尼特人。

② 卡斯帕尔,即科利尼。

“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擦亮我的钢盔，磨快我的剑和刀。”全身武装的拉于里埃尔老板用他那刺耳的声音说道。

听到这番话，科科纳浑身颤栗，脸色苍白，他开始明白了。

“什么，真的！”他喊道，“这庆典，这宴会……我们是去……”

“先生，你明白得真慢！”莫勒韦尔说，“看来你不像我们这样，再也受不了那帮异端分子们的胡作非为了。”

“这么说，你们是负责去元帅家？……”他说。

莫勒韦尔笑了笑，把科科纳拉到窗前，说：

“你看，看见了吗？在那个小空场上，在马路那头，教堂后面，有一支部队正在黑影里悄悄地整队呢。”

“看到了。”

“这支队伍里的人像拉于里埃尔老板、你和我一样，帽上都有一个十字。”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这是由托克诺指挥的一连瑞士各小州的士兵。你知道他们都是国王的朋友。”

“噢！噢！”科科纳答道。

“现在，你再看正在沿河马路上走着的那队骑兵，你认出那为首的人来了吗？”

“我怎么认得出呢？”科科纳颤抖着说，“我今天晚上才到巴黎。”

“喏！这就是约你半夜在卢浮宫见面的那个人。瞧，他现在就是到那里去等你的。”

“吉兹公爵？”

“就是他。走在他两旁的是过去的巴黎市长马塞尔和现在的巴黎市长丁·古隆。这两个人现在去召集他们的市民民兵营。你瞧，刚拐进这条街的是区队长。你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敲每一家的门。他敲的那几家门上有什么？”

“有一个白十字，年轻人，和我们帽子上一样的十字。从前人们都让上帝来操心辨认他的信徒。今天我们开化得多了，我们就不麻烦他了。”

“他每敲一家的门，那家的门马上就开了。走出几个带枪的市

民来。”

“他也来敲我们的门，那时我们就出去。”

“可是，”科科纳说，“动员那么多人，就去杀一个老胡格诺，妈的！这太可耻了！这是刽子手干的事，不是战士的行为！”

“年轻人，”莫勒韦尔说，“如果你对杀老头子觉得反感，可以去挑选年轻的，不管你爱好哪一种都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你看不起匕首，你尽可以用长剑；反正胡格诺派不会束手待毙的。你知道，胡格诺派，不论老的、少的，都是硬汉子。”

“这么说，莫非要把他们全杀了吗？”科科纳惊讶地问。

“全杀了。”

“是国王的命令？”

“是国王和吉兹公爵的命令。”

“什么时候动手？”

“一听到圣日耳曼－洛塞鲁瓦的钟声就动手。”

“啊！怪不得吉兹先生手下的那个德国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贝斯姆先生？”

“对，怪不得那个贝斯姆先生要我一听到警钟声就出来。”

“你见到贝斯姆先生了？”

“我见到了，而且还和他说过话。”

“在哪儿？”

“在卢浮宫。就是他领我进去，告诉我口令，对我……”

“看！”

“没错！这就是他！”

“你想和他说话吗？”

“说心里话，我很想和他说话。”

莫勒韦尔轻轻地打开窗户。贝斯姆正好带着二十来个人从窗前走过。

“吉兹和洛林！”莫勒韦尔说。

贝斯姆转过头来，知道是在向他打招呼，就走了过来。

“啊！是你，莫勒韦尔先生。”

"是啊,是我;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丽星旅店,去痛(通)知一个叫科科纳的先生。"

"我就是,贝斯姆先生。"年轻人说。

"啊!好,台(太)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现在干什么?"

"照莫勒韦尔先生说的做!他是个欠(虔)诚的天主教徒。"

"你听到了吗?"莫勒韦尔说。

"听到了。"科科纳回答,"可是你,贝斯姆先生,你到哪儿去?"

"我?"贝斯姆笑着说。

"是呀,你到哪儿去?"

"我去对元帅说一句话。"

"如果必要的话,就对他说两句,"莫勒韦尔说,"反正这一次,即使他第一下还不倒,第二下也叫他爬不起来。"

"放心好了,莫勒韦尔先生。你仿(放)心好了!请替我把这个年轻人好好旬(训)练一下!"

"行啊,你甭担心!科科纳家的人都是好样儿的猎狗。"

"再见!"

"去吧。"

"你们呢?"

"你们去凯(开)始打猎吧!我们到时候去受(收)拾猎物。"

贝斯姆走远了,莫勒韦尔关上窗户。

"年轻人,你听到了吗?"莫勒韦尔说,"如果你个人有什么冤家对头,而他又不完全是胡格诺派,你也可以把他列在名单上,让他跟胡格诺派一起完蛋!"

科科纳看到、听到了这一切,更感到震惊。他看看如临大敌的店主,又看看镇定自若的莫勒韦尔,只见后者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

"至于我呢,这就是我开的名单,"他说,"三百个。只要每个天主教徒今天夜里完成我的任务的十分之一,明天,我们的王国里就再也不会有异教徒了。"

"嘘!"拉于里埃尔说。

"怎么啦?"科科纳和莫勒韦尔不约而同地问道。

只听得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响起了第一下钟声。

“信号!”莫勒韦尔喊道,“时间提前了吗?原来说是半夜十二点……这更好!关系到上帝和国王的荣誉的事,提前总比推迟好。”

果然,教堂凄凉的钟声陆续传来。随即响起了第一记枪声。接着,好几个火把几乎同时燃亮,把干树街照得如同白昼。

科科纳用汗湿了的手摸了摸额头。

“开始了!”莫勒韦尔喊道,“出发!”

“等一下!”店主说,“出征之前,先要安保家园,这是兵家常说的话。我可不愿意让人家趁我不在时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掐死。这儿就有个胡格诺。”

“拉莫尔先生?”科科纳猛然一惊。

“是的!新教徒自己跳进了虎口。”

“怎么?”科科纳说,“你竟然要杀害你的房客?”

“我磨我的长剑,头一个就是为了他。”

“噢!噢!”皮埃蒙特人蹙紧了眉头说。

“我只杀过兔子、鸭和鸡,还从来没有杀过人,”店主说,“我还不太清楚杀人该怎么弄呢?好,我就在他身上做一次试验吧!如果我出了洋相,至少这儿没有人嘲笑我。”

“该死的!这太过分了!”科科纳反对道,“拉莫尔先生是我的伙伴,拉莫尔先生同我一起吃过晚餐,拉莫尔先生同我一起打过牌。”

“是的,可是拉莫尔先生是异教徒,”莫勒韦尔说,“拉莫尔先生是注定要死的;即使我们不杀他,别人也会杀他的。”

“而且他还赢了你五十个埃居。”店主说。

“这倒是真的,”科科纳说,“不过这是正大光明赢的,我可以担保。”

“不管是不是正大光明,你总得给他钱。如果我杀了他,你欠他的账就勾销了。”

“走吧,走吧!快点,先生们!”莫勒韦尔喊道,“不管是用火枪,用长剑,用锤子,用柴架,还是用你喜欢的随便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要及时赶到元帅家帮助吉兹先生,就赶快结果了他!”

科科纳叹了一口气。



“我这就去，”拉于里埃尔大声说，“等我一下！”

“该死的！”科科纳喊道，“他会让这可怜的小伙子受苦的，还可能偷他的钱。我也跟上去，有我在场，必要的话，我好快点结束拉莫尔先生的痛苦，还可以防止他动拉莫尔先生的钱！”

在这种善良愿望的驱使下，科科纳跟在拉于里埃尔老板后面上了楼，并且很快就赶上了他；拉于里埃尔可能是由于一面往楼上走，一面在思考而放慢了脚步。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街上传来几声枪响。随即听到拉莫尔从床上跳下来，脚踩得地板嘎吱嘎吱作响。

“见鬼！”拉于里埃尔有点慌张地低语道，“他醒了，我猜。”

“我看也是。”科科纳说。

“他会反抗吗？”

“很可能。拉于里埃尔老板，如果他把你杀了，那才逗呢！”

“嗯！嗯！”店主不知所措了。

可是想到自己手里有一支好枪，他又坚定起来，一脚踢开了房门。

只见拉莫尔虽没有戴帽子，但衣服已都穿好。他以床做掩护，把剑噙在嘴里，手拿着枪。

“噢！噢！”科科纳张大了鼻孔，像一只野兽嗅到了血腥一样，“拉于里埃尔老板，这才有意思呢！快上！快上！”

“啊！原来有人要谋害我！”两眼冒火的拉莫尔喊道，“是你吗，坏蛋！”

拉于里埃尔店主一声不吭，只是把火枪瞄准了年轻人。可是，拉莫尔已经看到了他的表演动作，没等子弹射出，他已经跪到地上。子弹从他头上飞过。

“快到我这儿来！”拉莫尔喊道，“科科纳先生，快到我这儿来！”

“快到我这儿来，莫勒韦尔先生，快到我这儿来！”拉于里埃尔也喊道。

“拉莫尔先生！”科科纳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决不攻击你。好像今天晚上人们要以国王的名义杀掉所有的胡格诺派。你快跑吧！”

"啊！叛徒！啊！凶手！原来是这样，好！你等着！"

拉莫尔也瞄准了，扣了一下手枪的扳机。拉于里埃尔一直盯着他，连忙闪到一边。可是，科科纳却没有料到他会回击，还站在原地，子弹擦着了他的肩膀。

"该死！"他咬着牙喊道，"既然你愿意，咱们俩就较量较量吧！"

他拔出长剑，扑向拉莫尔。

如果只有科科纳一个人，拉莫尔是会等他过来交手的。可是科科纳身后还有正在上子弹的拉于里埃尔店主，还不算听到老板的呼声、正在一步几级地跑上楼来的莫勒韦尔，于是拉莫尔冲向一间偏房，闩上了门。

"啊！无赖汉！"科科纳愤怒地喊着，用剑柄撞着门。"等着，你等着！你今晚赢我多少埃居，我就用剑在你身上扎多少窟窿！啊！我本来是想不让你多吃苦！啊！我本来是为了不让人偷你的钱！你却把子弹打在我肩上来报答我！等着吧！你这恩将仇报的家伙，等着吧！"

这时，拉于里埃尔店主赶上来，一枪托子把门砸开了。

科科纳冲进偏房，但他差一点把鼻子撞在墙上，因为房内是空空的，窗户大开着。

"他可能跳窗了，"店主说，"不过我们在五层，他会摔死的。"

"他也可能跳到隔壁屋顶上跑掉，"科科纳说着跨过窗栏，打算在那又滑又陡的屋顶上追踪下去。

可是莫勒韦尔和拉于里埃尔急忙冲过来拉住他，把他拖回屋里，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你疯啦？你会摔死的。"

"呵！"科科纳说，"我是山里人，在冰上跑惯了。再说，一个人一旦侮辱了我，哪怕是上天入地我也不会放过他。你们别管我！"

"算了吧！"莫勒韦尔说，"他不是死了，就是去远了。和我们一起走吧！这一个逃出了你的手掌，你可以找到一千个来顶替他。"

"你说得对！"科科纳吼道，"杀光胡格诺派！我要报仇，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他们三人像一阵雪崩似的冲下楼去。

"到元帅家去!"莫勒韦尔喊道。

"到元帅家去!"拉于里埃尔重复说。

"好吧！既然你们要去,就到元帅家去!"科科纳说道。

于是他们留下格雷古瓦和其他几个侍者看家,便离开了丽星旅店,直奔贝蒂西街上的元帅府邸。一片耀眼的火光和枪声为他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看！那边来的是什么人?"科科纳喊道。"一个没穿上衣,没系腰带的男人。"

"准是一个漏网的。"莫勒韦尔说。

"交给你们吧,你们有枪。"科科纳喊道。

"不,"莫勒韦尔说,"我要留着火药打更好的野物。"

"拉于里埃尔,那就交给你吧!"

"等一下,等一下!"店主一面瞄准一面说。

"等一下!"科科纳喊道,"再等他就跑了!"

科科纳跑去追那个人,他很快就追上了,因为那人已经受了伤。可是科科纳不愿从背后伤他,于是喊道:"转过身来！转过身来!"就在这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科科纳耳边擦过,逃跑者像飞跑的野兔被猎人的铅弹打中了似的向前滚了几滚。

科科纳身后响起了一阵欢呼声。皮埃蒙特人回过头去,只见拉于里埃尔高举着武器喊道:

"啊！这次我总算开了张啦!"

"是的,可是你差一点打中了我。"

"当心,先生,当心!"拉于里埃尔大喊。

科科纳往后一跳。只见燃烧着复仇怒火的受伤人跪起了一条腿,就在店主发出警告时,他正想把短刀向科科纳刺来。

"啊！毒蛇!"科科纳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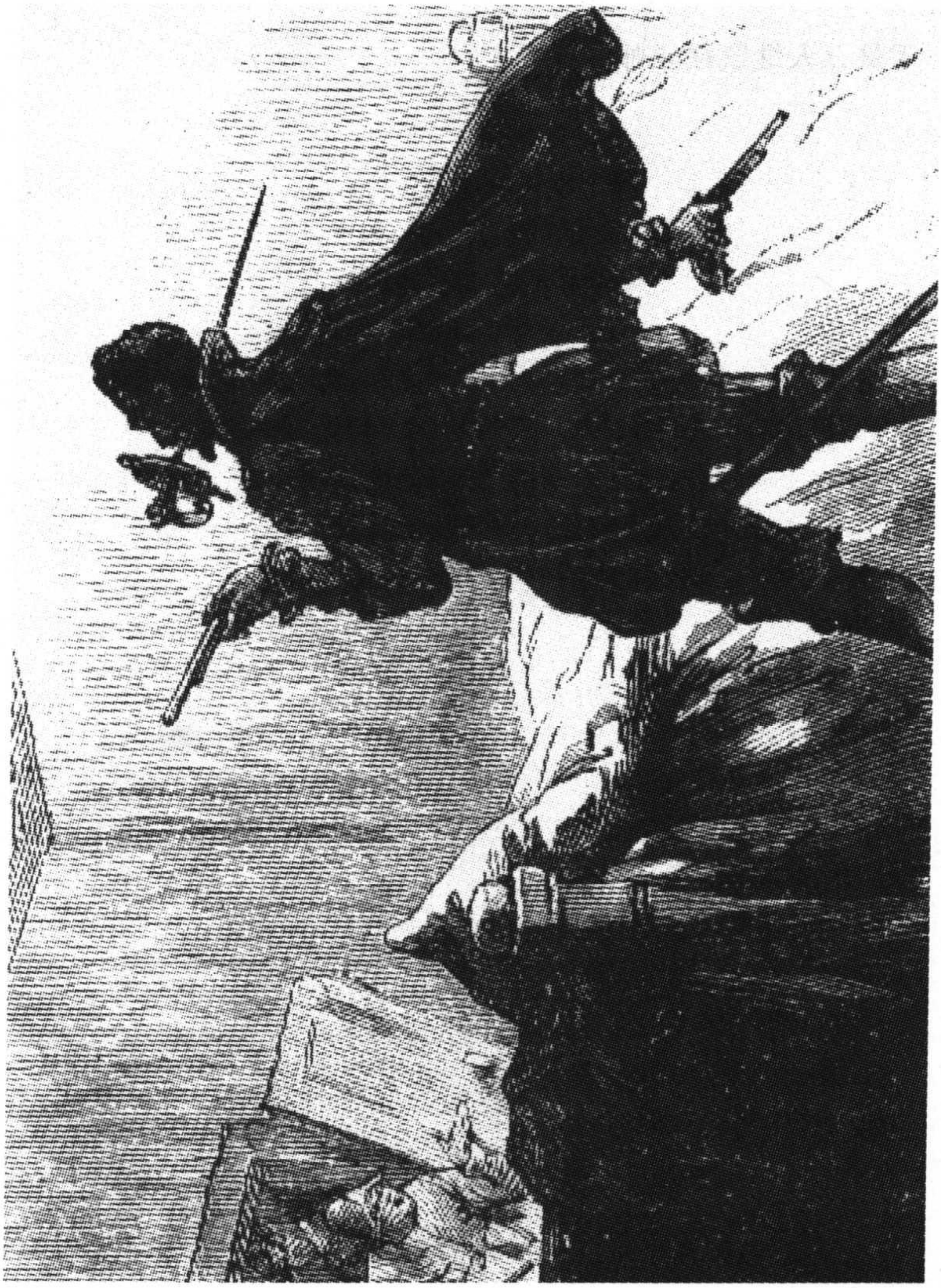
他扑向受伤者,用剑朝着他的胸口狠狠地捅了三下。

科科纳任这个胡格诺在地上做死亡前的挣扎,大声喊道:

"现在,到元帅家去！到元帅家去!"

"啊！先生,"莫勒韦尔说,"看来你对他真是切齿痛恨。"

"啊!是这样,"科科纳说,"我也不知道是火药味使我兴奋,还



是血腥气使我陶醉。见鬼！我开始爱好杀人了！这就好像是一场拿人做猎物的游戏。我以前只打过熊和狼，在我看来，杀人更开心。”

于是三人继续往元帅府跑去。

八 大屠杀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元帅的府邸坐落在贝蒂西街上。这是一座庞大的住宅，位于一个庭院的后部，突出的两翼朝着大街。在一面围墙上开着一扇大门，两排铁栅栏，那是庭院的入口。

我们提到的三个吉兹派走到了福塞－圣日耳曼－洛塞鲁瓦街和贝蒂西街的交叉路口，只见府邸被御前卫队、普通士兵和武装的市民团团包围着；这些人右手里不是拿着长剑，就是拿着长矛或火枪，有几个左手里还拿着火炬，放射出凄惨、摇曳的光亮，随着举火炬人的动作，时而照在路面上，时而照在墙壁上，时而照在手持熠熠闪光的武器的人海上。在府邸的周围，在蒂尔沙帕街、艾蒂安街和贝尔坦－普瓦雷街，正在进行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业。悠长的嚎叫声，此伏彼起的枪声，劈劈啪啪地震响，时不时地有几个半裸着身子、脸色苍白、满身是血的人跑过，他们像是被追逐的黄鹿，在这阴森森、群魔乱舞的光圈里东奔西突。

科科纳、莫勒韦尔和拉于里埃尔戴的白色十字标志老远就引起了注意，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表示欢迎的喊声，那正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气喘吁吁的，像一群猎狗似的拥挤着。他们当然挤不过去；可是有几个人认出了莫勒韦尔，给他闪开了一条路。科科纳和拉于里埃尔跟在他后面，三个人就这样挤进了庭院。

在这三扇门都已经被撞开的庭院中间，站着一个男子，那些打手们尊敬地为他留出了一块空地。他手拄着一把出鞘的长剑，两眼紧盯着从府邸正中窗户前伸展出来的、离地差不多有十五尺高的一个阳台。这个人不耐烦地跺着脚，不时地回过头去询问离他最近的几个人。

“还是找不到，”他喃喃地说，“没有人……他该是事先得到了消息，逃跑了。迪加斯特，你是怎么想的？”

“大人，我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刚才不是跟我说，在我们到达前一会儿，有一个没有戴帽子、手拿长剑的人像被人追赶着似的，曾经跑来敲门、而且进屋去了吗？"

"是的，大人。可是贝斯姆先生几乎立刻就到了，所有的门都撞开了，把整个府邸都团团围住。这个人是进屋了，但他肯定不能出来。"

"喂！"科科纳对拉于里埃尔说，"是我搞错了呢？还是我看到的确实是吉兹先生？"

"正是他，先生。没错，那正是伟大的亨利·德·吉兹。他显然是在等元帅出来，好报他的杀父之仇。每人都有交好运的时候！感谢上帝，今天该轮到我们了！"

"喂！贝斯姆！"公爵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喊道，"还没有完吗？"

他手中的剑像他一样不耐烦。剑尖在石板上撞得直冒火星。

就在这时，府邸里传出叫喊声，接着是枪声，再后来是好一阵脚步声和兵器的撞击声，最后又是一片寂静。

公爵做了一个动作想要冲进屋里去。

"大人，大人，"迪加斯特上前拉住他，说，"以你这样尊贵的身份，还是在这儿等着为好。"

"你说得对，迪加斯特。谢谢！我等着。不过，说真的，我都要急死了。啊！如果他跑掉多遗憾啊！"

突然，一阵脚步声逐渐接近……二层楼的玻璃窗就像被一场大火的光焰映照着一样通亮。

公爵看过无数次的那扇窗户打开了，或者不如说被撞得粉碎，一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溅满血迹的男子出现在阳台上。

"贝斯姆！"公爵叫道，"你终于出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照(找)到了！照(找)到了！"德国人冷冷地说着，弯下腰去，又马上抬起身，好像举起了什么重物似的。

"其他人呢？"公爵焦虑地问，"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启(其)他人在受(收)拾别的人。"

"那你呢？你干了什么？"

"我吗？你往后腿(退)一步，就可以砍(看)到。"



公爵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人们才看清贝斯姆用了很大力气才提起来的东西。

那是一个老头的尸体。

他把尸体举过阳台栏杆,在空中晃了一下,就扔到主人的脚边。

尸体落地发出的沉闷的声响,从尸体里涌出来、直喷到路面上的血水,使公爵也觉得毛骨悚然。不过这种恐惧感没有持续多久,好奇心终于驱使每个人都朝前走了几步,一支火炬的亮光战战兢兢地投射在死者的躯体上。

人们这才看清了一副白胡子,一张威严的面孔,一双由于死亡而变得僵直的手。

"元帅!"几乎有二十个人不约而同地喊道,随即又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

"是的,是元帅。"公爵走到尸体旁边,怀着喜悦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

"元帅! 元帅!"每一个目睹这可怕场面的人都低声地重复着,大家彼此拥挤着,畏畏缩缩地靠近这个已被打倒的伟大的老人。

"啊! 你终于完蛋了,卡斯帕尔!"公爵胜利地喊道,"你派人杀了我的父亲,我现在要为他报仇!"

他鼓起勇气把脚踩在这个新教派英雄的胸膛上。

不料这垂死者立刻用力睁开了眼睛,那只伤残的血淋淋的手又抽搐了一下。元帅再不能动弹自己的身躯了,只是用阴沉的声音对这个渎尸者说:

"亨利·德·吉兹,你也有一天会感到凶手的脚踩在你的胸膛上的。我没有杀过你的父亲。该死的家伙!"

公爵不由得脸色发白,浑身哆嗦,感到一股寒流传遍了全身。他用手摸摸额头,好像要把阴森的幻觉从头脑里赶走;可是当他把手放下,壮起胆子再次把视线转向元帅时,只见元帅的眼睛重又闭上了,手又变得僵直了,从刚才说出那几句可怕的话的嘴里涌出一股黑血,洒在白色的胡子上。

公爵气急败坏地举起剑。

"怎么样! 先生,你慢(满)意了吗?"贝斯姆说。

"是的,我的勇士,我很满意。"亨利说,"因为你为……报了仇。"

"为弗朗索瓦公爵包(报)了仇,是吗?"

"为我们的宗教报了仇。"亨利用低沉的声音说。然后,他转身对拥挤在庭院里和大街上的御前卫士、士兵和市民喊道:"干吧!朋友们,干吧!"

"喂!你好,贝斯姆先生!"科科纳怀着敬佩之情走近依然站在阳台上平静地擦着剑的德国人喊道。

"是你把他打发掉的吗?"拉于里埃尔十分倾倒地高喊着,"尊敬的大人,你是怎么干掉他的?"

"噢,这很剑(简)单!他改(该)是听到了声音——打开门,我就把剑刺进了他的圣(身)体。不过还没有晚(完)!我相信泰利尼还火(活)着。我听到他叫喊来着。"

这时,传来一阵像是女人发出的悲痛的呼叫声。昏红的火光照亮了一边走廊上的窗子。人们远远地看到两个男人被一长串杀人凶手追赶着。一声枪响,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在逃跑的路上发现一扇开着的窗户,他没估量一下那窗子离地有多高,也没考虑一下下面有多少敌人在等着他,就勇敢地跳到庭院里。

"杀死他!杀死他!"凶手们看到他们的牺牲品准备逃跑,就大声嚷嚷着。

这个人站起来,捡起了跳楼时脱手的长剑,低着头在人群里奔跑着,撞倒了三四个,又用剑砍倒了一个,就在这一片枪声中,在疯狂的士兵们因捉不到他而发出的诅咒声中,像闪电一样冲到了正手执匕首在门口等着他的科科纳面前。

"吃我一刀!"皮埃蒙特人用锋利的刀尖刺穿了他的胳膊。

"卑鄙的小人!"逃跑者骂着。由于和对方挨得太近,他只能用剑身打了一下对方的脸。

"噢!见鬼!"科科纳喊道,"是拉莫尔先生!"

"拉莫尔先生!"拉于里埃尔和莫勒韦尔也喊道。

"这就是去给元帅报信的那个人!"好几个士兵叫道。

"杀死他,杀死他……"四面八方齐声吼叫着。

科科纳、拉于里埃尔以及十来个士兵急忙去追拉莫尔。

周身是血的拉莫尔使出了全身最后的力量，也不知往哪里跑好，只是凭着本能从一条街窜到另一条街。身后敌人的脚步声和喊叫声驱使着他，好像给他插上了翅膀。有时，一颗子弹在他耳朵边擦过，他刚想放慢的脚步又马上加快了。从他胸膛里发出的已不再是呼吸声，而是低沉的喘气声、嘶哑的号叫声。汗混着血从头发里淌下，流得满脸皆是。

一会儿，他感到上衣太紧，喘不过气来，便把它扒掉。一会儿，他又感到手中的剑太沉，就把它扔得老远。有时，他听到脚步声离得远了，似乎已摆脱了那帮刽子手；可是听到这一批人的呼喊，附近的另一批凶手又撂下他们血腥的活计跟了上来。突然，他看到左边有一条小河在静静地流着；他就像一头被猎狗紧追不放的小鹿，发现能够跳到河里去，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但是，高度理智的力量使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右边是卢浮宫，阴沉沉地伫立不动，但充满了低沉而又恐怖的声音。吊桥上，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钢盔和护胸甲在月光下闪出寒光。就像他刚才想到科利尼一样，拉莫尔此刻想到了纳瓦尔国王，这是他仅有的两个保护人。他集中了全身的力量，仰望苍天，默默立下誓言：如果能逃出虎口，他宁愿改变信仰。他一个拐弯把追踪者抛到了三十步开外。他径直奔向卢浮宫，冲上了满是士兵的吊桥。他的肋部又挨了一刀。尽管身后和周围的人使劲喊着"杀死他，杀死他"，尽管哨兵们摆好了攻击的姿态，他还是像一支箭似的冲进宫里，跑进门厅，爬上楼梯，到了三层楼。他认出了一扇门，靠在门上，手脚一起敲着门。

"谁？"一个女人轻声问。

"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拉莫尔喃喃地说，"他们来了，我听得见他们正在上来……他们就在那边……我已经看得见他们了……是我！……我！……"

"你是谁？"这声音又问。

拉莫尔想起口令，喊道：

"纳瓦尔！纳瓦尔！"

门马上打开了。拉莫尔没有看吉洛纳一眼，也没有向她说一声谢，就闯进了候客厅，穿过一条走廊，经过两三道门，终于到了一个被

一盏悬在天花板上的吊灯照得通明的房间。

在那绣着百合花图案的天鹅绒帷幔里，在那雕花的橡木床上，一个半裸着身子的女子，用一只胳膊支起身体，睁着一双惊呆了的眼睛。

拉莫尔闯到她的跟前，喊道：

"夫人！那些人在杀害我的兄弟；他们也要杀我。啊！你是王后……请你救救我吧！"

他跪倒在她的脚下，在地毯上留下一大摊血迹。

看到这个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的男子倒在自己脚下，纳瓦尔王后惊恐地站了起来，双手捂着脸，大声呼救。

"夫人，"拉莫尔费力地站了起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叫人！如果有人听到了，我就完了！凶手们正在追我，他们就在我的后面，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救命！"纳瓦尔王后不顾一切地喊着，"救命！"

"啊！那就是你把我杀了！"拉莫尔绝望地说，"这样悦耳的声音，这样美丽的手竟会杀死我！啊！我简直想不到！"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一群人气喘吁吁，杀气腾腾，脸上染满了鲜血和尘土，手拿火枪、长矛和刀剑，闯进了房间。

为首的是科科纳，他红棕色的头发都竖了起来，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圆睁着，脸颊上被拉莫尔用剑挑破的地方正在淌着血；这个皮埃蒙特人的脸变了样以后，看起来十分可怕。

"该死的！"他喊道，"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啊！这次我们可到底把他抓住了！"

拉莫尔想在身边找一件武器，可是没有找到。他把目光转向王后，发现她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怜悯之情。他明白，只有她才能救自己，于是扑到她面前，双臂把她抱住。

科科纳上前三步，把他的长剑又一次扎进了他的敌人的肩膀，几滴微温的鲜红的血像露水似的溅在玛格丽特芬芳的白床单上。

玛格丽特看到了往外冒的鲜血，并且感到了紧抱着自己的身子的颤抖。她拖着他一起躲进了床和墙壁间的空地。正是时候，拉莫尔已筋疲力尽，再没有力量逃跑，也再没有力量自卫了。他那毫无人

色的脸靠在少妇的肩上，抽搐着的手指紧抓住像漂浮的轻纱一样裹在玛格丽特身上的绣花细麻布睡衣。

"啊！夫人！"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喃喃地说，"救救我！"

这是他惟一能说出的话了。他的眼睛蒙上了夜一般黑的死亡的阴影。脑袋沉重地往后垂下，两臂松开了，腰也弯弛下去，拖着王后一起滑倒在从他身上流出的血泊里。

科科纳已经被喊叫声弄得兴奋了，被血腥味弄得陶醉了，刚才激烈的奔跑更使他怒火猛升，此刻，他把胳膊伸向王后床后的空地。再过片刻，他的剑就会插进拉莫尔的心脏，可能也插进玛格丽特的心脏。

看到这出鞘的剑，也许更多的是由于看到这粗野无理的行为，这位王家的女儿站起身来，发出一声惊恐、气愤、狂怒的尖叫，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使那皮埃蒙特人愣住了。当然，如果这场戏只在这几个角色之间继续下去，那么这种感觉会像四月的晨雪，很快就在阳光下融化了。

可是，突然从隐蔽在墙壁上的一扇偏门里跳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他一身穿黑，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

"等一下，姐姐，等一下！"他喊道，"我来了！我来了！"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快来救我！"玛格丽特说。

"阿朗松公爵！"拉于里埃尔说着，垂下了枪口。

"该死的！是一位王子！"科科纳后退一步咕哝着。

阿朗松公爵朝周围看了一眼。他看见披散着头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的玛格丽特靠在墙上，被一群目光凶恶、满头大汗、唾沫四溅的男人包围着。

"无耻之徒！"他喊道。

"救救我，弟弟！"玛格丽特疲惫不堪地喊着，"他们要杀死我！"

在公爵苍白的脸上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尽管他没有武器，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名字所具有的威力，他紧握拳头朝科科纳和他那一伙人走过去。这些人在他双目逼人的光芒下吓得向后退去。

"你们要杀一个王子吗？那就试试看吧！"

见那帮人在他面前继续后退，他接着喊道：

“卫队长，到这里来！把这些强盗全给我绞死！”

在这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面前，科科纳比面对一个步兵或骑兵营还害怕。当拉于里埃尔像鹿似的蹦跳着跑下楼梯，那些士兵在会客厅里你推我挤地抢着逃命，由于出门心切而只嫌门窄的时候，他也已经退到了门口。

在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本能地给那个晕过去的年轻人盖上自己的花缎子被，已经离开他身边。

当那一帮凶手全都退出去以后，阿朗松公爵转过身来，看到玛格丽特身上满是血迹，喊道：

“姐姐，你受伤了吗？”

他担心地奔向姐姐。他的担心本来是可以为他的温情博得好感的，如果这种温情不是超过了一个兄弟所应有的程度的话。

“不，”她说，“我想不会的。如果有点伤的话，也是很轻的。”

“可是这血，”公爵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玛格丽特的身体说，“这血是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少妇说，“一个歹徒用手碰过我，也许他受过伤。”

“用手碰我的姐姐！”公爵喊道，“噢！你刚才只要用手向我指一指他，告诉我是哪一个，只要我能找到他，我一定……”

“嘘！”玛格丽特说。

“为什么？”弗朗索瓦说。

“只要有人看到你这时候还在我房间里……”

“玛格丽特，弟弟不能来看姐姐吗？”

王后那么固执而又咄咄逼人地盯着阿朗松公爵，年轻人后退了。

“好，好，玛格丽特，”他说，“你说得对，我这就回去！可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晚上，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你要我去叫吉洛纳吗？”

“不，不，谁也不要！去吧，弗朗索瓦，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年轻的亲王服从了。他刚走出房去，玛格丽特就听到床后传来一声叹息。她冲到通向秘密通道的门边，把它闩上；然后又跑去闩上另一扇门。就在这时，又有一大帮弓箭手和士兵像一阵飓风似的从走廊里跑过，追赶一批住在卢浮宫里的胡格诺派。

关好了门，玛格丽特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间，看看是不是只有她一个人。接着，她走进床后的空地，揭起那条挡住了阿朗松公爵的视线、使之未发现拉莫尔的缎子被，很费力地把拉莫尔已无活力的躯体拖到房间中间。她见这个可怜的人还有气息，便坐下，把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腿上，往他脸上洒水，让他苏醒过来。

清水洗掉了受伤者脸上的尘土和血迹，玛格丽特这时才认出，他就是三四个小时以前求见纳瓦尔国王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英俊绅士；当时，自己的美貌简直使他着了迷，而他走后，自己也曾久久地神往。

一见是他，玛格丽特不禁十分惊异地叫出声来，现在她对这个受伤者已经不只是怜悯，而且是关切。真的，对她来说，这个受伤者已不再是个普通的外人，而且几乎是一个相识的人了。在她手下，拉莫尔英俊的脸已全部恢复了原样，只是十分苍白，因为备受折磨而显得疲惫不堪。她哆哆嗦嗦地，脸色几乎和他一样苍白，把手放到他的胸膛上。他的心还在跳动。于是，她伸手从旁边桌上取了一个放盐的小瓶子，让他吸。

拉莫尔睁开了眼睛。

“噢！上帝！”他喃喃地说，“我这是在哪儿？”

“你得救了！放心吧，你得救了！”玛格丽特说。

拉莫尔吃力地把目光转向王后，贪婪地凝视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噢，你多么美啊！”

他好像感到耀眼似的，立即又闭上了眼睛，同时，叹了一口气。

玛格丽特轻轻地叫了一声。因为年轻人的脸色更加苍白——如果这还可能的话。她以为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了。

“噢！上帝，我的上帝！”她说，“可怜可怜他吧！”

这时，有人猛烈地敲打开向过道的门。

玛格丽特托着拉莫尔的肩膀，半站起身来，问道：

“谁？”

“夫人，夫人，是我，是我！”一个女人的声音喊着，“是我，内韦尔公爵夫人。”

“昂利埃特！”玛格丽特喊道。“噢？没有危险，这是一个朋友。

先生，你听到了吗？”

拉莫尔吃力地跪起一条腿。

“你尽量支持一下，我去开门。”王后说。

拉莫尔用手撑着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玛格丽特朝门口走了一步；但她突然停住了，吓得发颤。

“啊，你是一个人吗？”她喊道，因为她听到了武器的声响。

“不，我是由我哥哥吉兹先生给我留下的十二个卫士护送来的。”

“吉兹先生！”拉莫尔轻声说，“噢，凶手！凶手！”

“安静！”玛格丽特说，“别出声！”

她朝周围打量着，想找个地方把受伤者藏起来。

“给我一把剑，一把匕首！”拉莫尔低声说。

“你想抵抗？没有用的，你没有听到他们有十二个人，而你只是一个人。”

“不是要抵抗，而是为了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

“不，不！”玛格丽特说，“不，我能救你。对了，这偏房！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拉莫尔在玛格丽特的搀扶下艰难地进了偏房。玛格丽特出来后又把门锁好，把钥匙塞进系在腰带上的钱袋里。

“别叫，别哼哼，别大声出气！”她隔着门缝向里面说，“这样你就可以得救了！”

然后，她披上一件斗篷，去开门。她的朋友一头扑进了她的怀抱。

“啊！”她说，“夫人，你没有出什么事吗？”

“没有，”玛格丽特说着，把斗篷拉紧，深怕让人发现她睡衣上的血迹。

“这太好了！吉兹公爵派十二个卫士陪我回他的官邸，我不需要这么庞大的随行队伍，给你留下六个。今天夜里，吉兹公爵的六个卫士比国王的一个旅士兵还管用。”

玛格丽特不敢拒绝，便把六个卫士安置在过道里，然后和公爵夫人拥抱告别。后者带着另外六个卫士回吉兹公爵的官邸去了，因为每当她丈夫外出，她就住在那儿。

九 凶手们

科科纳并没有逃跑，而是退却。拉于里埃尔也没有逃跑，只是冲了出去。一个行色像只老虎，另一个像只狼。

所以当拉于里埃尔已经跑到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广场时，科科纳刚走出卢浮宫。

拉于里埃尔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手拿火枪夹杂在匆匆奔跑的陌生人中间。子弹在耳边呼啸，一具具尸体从窗子里摔出来，有的是完整的，有的已切成几块。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还是谨慎些，回旅馆去。但是，当他从阿韦隆街走到干树街时，碰上一队御前卫士和轻骑兵，就是莫勒韦尔率领的那支队伍。

"喂！"自称是"国王的刽子手"的莫勒韦尔喊道，"你已经完事了？老板，你要回去了？我们那位皮埃蒙特绅士怎么样？他没有发生什么不幸吗？否则可太遗憾了，因为他过去总是很顺利的。"

"我想不会出什么事的，"拉于里埃尔说，"我想他很快就会赶上我们。"

"你从哪儿来？"

"从卢浮宫。我不得不说，在那儿有人对我们的接待很粗暴。"

"谁？"

"阿朗松公爵。他不是我们的人吗？"

"阿朗松公爵大人不属于任何人，他只管自己的事。建议他把他的两位哥哥当做胡格诺来对待。这样，他就属于我们的人了。但愿他不要因为干这件事而受到连累。拉于里埃尔老板，你不想和这支队伍一起去吗？"

"他们去哪儿？"

"噢！我的上帝！去蒙托尔盖伊街，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胡格诺派大臣。他有一个老婆，六个孩子。这些异教徒孩子都生得特别多。

真是怪事！"

"你呢，你去哪儿？"

"噢？我嘛，我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什么任务？可别撇下我一个人去！你知道不少好地方，我也要去。"这个声音把莫勒韦尔吓了一跳。

"啊！是我们的皮埃蒙特人！"莫勒韦尔说。

"是科科纳先生，"拉于里埃尔说，"我知道你会跟我来的。"

"该死的！你跑得太快了，我简直跟不上；再说，我又稍稍转了个弯，去把一个高喊'打倒教皇派！元帅万岁！'的坏孩子扔到了河里。遗憾的是，那鬼东西会游泳。这些该死的新教徒，要淹死他们，必须像扔猫似的，不让他们看清楚就扔下去。"

"啊，原来这样！你说你是从卢浮宫来？这么说，你的那个胡格诺是躲到那里去避难了？"莫勒韦尔问。

"噢！上帝，是这样！"

"他在元帅的庭院里弯身捡他的剑时，我给了他一枪；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打偏了！"

"噢，我可没有便宜他，"科科纳说，"我在背后给了他一剑，刀尖进去了五英寸。还有，我看见他倒在玛格丽特的怀里，那可真是个大美人儿！不过，我承认，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我看这家伙是个爱记仇的人，他会一辈子盯着我算账的。你刚才说要到哪儿去？"

"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我不想歇着，该死的！我还只杀了三四个人。我一停下来，就肩膀痛，走啊！走啊！"

"队长！"莫勒韦尔对带队的说，"给我三个人，你带其余的人去解决那位大臣吧！"

三个御前卫士走出了队伍，跟着莫勒韦尔。两队人并排走到蒂尔谢帕街口。然后，轻骑兵和卫士们转向木桶店街，莫勒韦尔、科科纳、拉于里埃尔和三个御前卫士上了铁器店街，拐到特鲁斯瓦什街，最后到了圣阿沃伊街。

"见鬼，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科科纳说。这没完没了的长途

行军开始使他厌烦了。

“我要领你们去进行一次光辉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远征。除了元帅、泰利尼和胡格诺派的亲王们以外,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对象可以献给你们的了。耐心些,我们现在是去茅屋街,再过一会儿就到了。”

“告诉我,”科科纳问,“茅屋街离圣殿很近吗?”

“是的,你问这干吗?”

“啊!那儿有我们家的一个老债主,名叫朗贝尔·梅康唐。我父亲要我还他一百个金币。我身上带的这一百个金币就是要还他的。”

“正好!”莫勒韦尔说,“今天就是你和他清账的好机会。”

“为什么?”

“今天是人们算旧账的日子。你的梅康唐是胡格诺派吗?”

“噢,我懂了,”科科纳说,“他应该是的。”

“嘘!我们到了。”

“这朝着大街的宫殿是谁的府邸?”

“吉兹府邸。”

“真的!”科科纳说,“这地方我是不能不来的,既然我到巴黎来就是为了得到亨利的庇护。可是,该死的!这一带怎么这么安静。亲爱的,这儿最多只能听到枪声。好像是到了外省一样;所有的人都在安睡,我真见鬼了!”

吉兹府邸内确实像往常一样安静。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只有宫殿主要一扇窗户的百叶窗里射出亮光。科科纳刚拐进这条街时就注意到它了。

过了吉兹府邸不远,也就在小工地街和四子街的拐弯处,莫勒韦尔停住了。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房子。”他说。

“你要找的……也就是……”拉于里埃尔说。

“既然你们陪我来,也就是我们要找的。”

“怎么!这座看来睡得这么香甜的房子……”

“正是这座!你,拉于里埃尔,利用一下上帝错给了你的这副诚实的脸,去敲这座房子的门!把你的火枪交给科科纳先生,我看他瞟着它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要是有人把你领进去,你就求见德穆伊先

生。”

“啊！”科科纳说，“我明白了！看来你也有一个债主在这圣殿区。”

“正是这样！”莫勒韦尔接着对拉于里埃尔说，“你装成胡格诺派上楼去，把外面发生的事全告诉德穆伊。他是个勇士，一定会下楼……”

“下楼以后又怎么样呢？”拉于里埃尔问。

“一旦下楼，我就要和他决斗。”

“我敢说，这才是勇敢的绅士的风度。”科科纳说，“我也要跟朗贝尔·梅康唐用这样的方式清账；如果他太老了，那就跟他的儿子或侄子！”

拉于里埃尔二话没说，走去敲了几下门。敲门声回荡在静谧的黑夜里。吉兹府邸的门打开了，伸出了几个脑袋。从半开的门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宁静原来是堡垒式的平静，因为里面挤满了士兵。

这几个脑袋立刻就缩了回去，无疑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你的德穆伊先生就住在这儿？”科科纳指着拉于里埃尔继续在敲门的那座房子问。

“不，这儿是他情妇的住处。”

“该死的！你给了他多么好的卖弄风情的条件啊，竟让他有机会在自己的美人面前决斗，那我们就是证人了！不过，我更愿意自己参加决斗。我的肩膀痛得厉害。”

“你的脸呢？”莫勒韦尔问，“好像也伤得不轻。”

科科纳呻吟了一声说；

“该死的！我但愿他死了，否则我一定要再进卢浮宫去把他结果掉。”

拉于里埃尔还在敲着门。

不久，二层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阳台上，他戴着睡帽，穿着短裤，没有拿武器。

“谁在那儿？”此人喊道。

莫勒韦尔对御前卫士做了个手势。他们都站到墙脚下。科科纳则紧紧贴在墙上。

“啊！德穆伊先生，是你吗？”店主用他温和的嗓音说。

“是的，是我，有事吗？”

“真是他！”莫勒韦尔高兴地轻声说。

“先生，”拉于里埃尔说，“你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吗？他们杀害了海军元帅先生，还有我们的兄弟们，快来帮助他们吧！快来！”

“啊！”德穆伊喊道，“我早就料到他们今晚会搞什么鬼。啊！我不该离开我的好兄弟们。我这就来！朋友，我这就来！等我一下！”

他没有关上窗。从开着的窗子里传出女人的惊叫声，然后是柔声的恳求。德穆伊先生找自己的上衣、斗篷和武器。

“他下来了，下来了！”高兴得脸色也发白的莫勒韦尔喃喃地说，“你们注意！”他在御前卫士耳边说。

然后，他从科科纳手里拿过火枪，重新吹了一下火绳，看看它是否还在燃着。

“拉于里埃尔，”他对已经回到他身边的店主说，“拿着你的火枪！”

“见鬼！”科科纳喊道，“现在月亮从云彩后面出来了，正好为这场精彩的决斗做见证。我真希望朗贝尔·梅康唐也在这儿，能为德穆伊先生作证。”

“等一下，等一下，”莫勒韦尔说，“德穆伊先生一人能顶十人。我们六个人也许能把他干掉。你们几个先往前去！”莫勒韦尔先生指挥几个御前卫士躲在门后，等德穆伊出来时就袭击他。

“噢！”科科纳看到这一番布置说道，“看来这儿将要发生的事，并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样。”

当德穆伊先生拉门闩的声音传来时，几个御前卫士已经走出藏身处，转移到离门更近的地方；莫勒韦尔和拉于里埃尔踮着脚尖往前走去；而科科纳则保持着某种绅士遗风，还留在原地。这时，那个大家已经忘了的女人走到阳台上，看见御前卫士、莫勒韦尔和拉于里埃尔，发出惊恐的叫声。

正要打开门的德穆伊停住了。

“快上来，快上来，”那年轻的女子喊着，“我看到了亮闪闪的剑，我看到了燃着的点火枪的火绳。有埋伏！”

"噢!"年轻男人怒声说,"我倒要看看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关上门,上好闩,重新上了楼。

莫勒韦尔见德穆伊没有出来,立刻改变了他的作战方案。他让御前卫士到街的另一头,让拉于里埃尔瞄准火枪,等待敌人在窗口出现。他没有等多久,德穆伊拿着枪出现了,这两支枪的长长的枪管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已经向他瞄准的拉于里埃尔突然想到如果他的子弹能打到阳台,那么这胡格诺派的子弹也并不需要走更长的距离就可以打到街上。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能杀掉这个绅士,但他也同时能把我打死。"

经过这一番考虑,本行是店主、只是临时当了兵的拉于里埃尔决定往后撤,在相当远的猎犬街拐角上找到一个掩蔽处,不过这样他要找到能够打到德穆伊的准确射线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又是在夜晚。

德穆伊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就像一个准备决斗的人一样侧着身子前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喂!"他说,"那位来报信的先生,好像你把枪忘在我的门口了。我在这儿了,你准备怎么样?"

"啊!"科科纳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个勇士哪。"

"喂!"德穆伊继续说,"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朋友也好,敌人也好,没有看到我在等你们吗?"

拉于里埃尔依然沉默,莫勒韦尔一声不答,三个御前卫士也不吭声。

科科纳等了一会儿。然而,他看到对于由拉于里埃尔引起、德穆伊继续的这场谈话,谁也不接茬,于是就离开自己原来站的地方,走到街心,把帽子拿在手里。

"先生,"他说,"请你相信,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暗杀,而是要进行决斗。我是陪你的一个仇人来的,他要和你像君子般地清算一笔旧账。喂!该死的!莫勒韦尔先生,往前一点,别转过脸去。"

"莫勒韦尔!"德穆伊喊道,"莫勒韦尔,杀我父亲的凶手,莫勒韦尔,国王的刽子手!啊!好,我同意。"

他瞄准了正要敲吉兹府邸的门寻求援助的莫勒韦尔,一枪打穿了他的帽子。

听到枪声和莫勒韦尔的喊声，护送内韦尔公爵夫人的几个卫士走了出来，三四个绅士和他们的侍从也跟在这些卫士后面，一起向德穆伊的年轻情妇的住宅冲过来。

德穆伊向这支队伍开了第二枪，打倒了离莫勒韦尔最近的一个士兵。不过这样一来，德穆伊手里就没有武器了，或者说没有可用的武器了，因为他的枪需要上子弹，而他的敌人却都已找到了掩蔽的地方。

这时，周围人家的窗户开始纷纷打开。根据各人怕事和好斗的特点，有的窗户又重新关上，有的却伸出了火枪。

"勇敢的梅康唐，来帮我一把！"德穆伊朝吉兹府邸对面窗子里的一个老人喊道。这老人刚打开窗户，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德穆伊先生，是你在叫我吗？"老人喊道，"他们是来跟你过不去的吗？"

"是跟我，也是跟你，他们跟所有的新教徒都过不去。你看，这就是证据。"

就在这时，德穆伊看到拉于里埃尔把火枪指向了他。枪声响了；不过，年轻人已及时弯下身去，子弹打碎了他头顶上的一块玻璃。

"梅康唐！"科科纳喊道。由于刚才的场面使他过于兴奋，他竟忘了自己的债主，而现在德穆伊提醒了他。"茅屋街，梅康唐，正是这儿！啊！他就住在这儿。这太好了！现在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对手了。"

吉兹府邸的人撞破了德穆伊家的门。莫勒韦尔举着火炬正准备烧掉德穆伊所在的这座房子。大门被砸碎后，一场恶战立刻开始了。好几个人围攻德穆伊一个人。德穆伊每一剑都击倒一个敌人。而就在这个时候，科科纳却在砸梅康唐家的门。梅康唐看他孤单一人在那里使劲，并不害怕，稳稳地在窗口瞄着他的火枪。

原来黑洞洞没有人迹的街上，突然被照得像白昼一样通明，而且人群乱哄哄的像个蚂蚁洞，因为从蒙莫朗西府邸里走出了六七个胡格诺派贵族，带着他们的侍从和朋友，刚刚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在一些窗口的火力支援下开始迫使莫勒韦尔和吉兹府邸的人往后退，最后退进吉兹公爵的府邸。

科科纳还没有砸开梅康唐家的大门，尽管他费尽了心机他现在也被卷进这场突如其来的混战中去。他背靠着墙，手握着剑，不仅开始自卫，而且还大声叫喊着发起进攻。他叫喊得那么凶，压倒了整个这场混战的声音。他左右开弓，不分什么朋友和敌人，直到在自己周围开出一片空地。他眼睛睁得大大的，鼻孔扇动着，紧咬着牙根。每当他的剑插进一个对手的胸膛，一股鲜血喷射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他就夺回一块失去的地盘，更接近那座被包围的房子。

德穆伊在楼梯上和门厅前进行了一场恶战以后，终于像个真正的英雄一样冲出了燃烧着的屋子。在整个战斗中，他不停地喊着："莫勒韦尔！你在哪儿？""莫勒韦尔，你出来！"并且用含有侮辱性的语言咒骂着莫勒韦尔。最后，他半光着身子，几乎处于昏厥的状态，牙咬着一把短刀，由他的情妇搀扶着走到了街上。他手中不断转动的剑，在银色的月光和血红的火光映照下，交替地勾画出白色和红色的光圈。莫勒韦尔已经逃之夭夭。拉于里埃尔被德穆伊一直逼到科科纳身边。科科纳没有认出是谁，就给了他一剑。这个倒霉的店主正在向两边求饶，这时，梅康唐看到了他，从他的白色腰带辨认出他是个凶手。

枪响了。拉于里埃尔大叫一声，张开双臂，他的火枪掉在地上，他想到墙边去找点什么依靠，但一头栽倒了。

德穆伊利用这个时机，窜到天堂街，消失了踪影。

胡格诺派的抵抗是那样激烈，吉兹府邸的人都被迫退了回去，并且关上大门，生怕他们冲进来抓人。

被鲜血和喊声陶醉了的科科纳，兴奋达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对南方人来说，勇敢往往会变成疯狂。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仅仅感觉到耳边不再那么吵闹，手和脸上也开始干了些。他垂下了剑，只见一个男子躺在附近，脸浸在血泊中，周围都是燃烧的房屋。

然而这只是一个十分短暂的休战，因为就在他走近这男子、认出是拉于里埃尔时，刚才他用石块砸过的那扇门打开了。老梅康唐后面跟着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子向正在喘着气的皮埃蒙特人扑来。

"就是他！就是他！"他们同声喊道。

科科纳正站在街口。他怕这样会遭到四个人的围攻，于是像他在山里经常逐猎的羚羊一样灵巧地往后一跳，靠在吉兹府邸的围墙上。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而感到意外的科科纳，一冷静下来，就加强了防卫，并且又恢复了爱嘲弄人的癖好。

"啊！梅康唐老爹，你不认识我吗？"

"噢！坏蛋！"老胡格诺喊道，"我太认识你了。你竟跟我过不去！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你还是他的债主，是吗？"

"是的，是他的债主，既然你这样说。"

"好吧！我就是来清账的。"

老头对陪他来的几个年轻人喊道："抓住他，把他捆起来！"这些年轻人便朝墙根扑过来。

"等一下，等一下，"科科纳笑着说，"要抓人，得有逮捕证，你们忘了向市长要了！"

说着，他和离他最近的一个年轻人交了锋。他一剑就刺中了那人的手腕。不幸者嚎叫着后退了。

这时，科科纳头顶上的窗户打开了。他猛然一跳，想躲过有可能来自上方的袭击。可是，他发现那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女子，而且他要对付的不是凶器，而是一束扔到了他脚下的鲜花。

"啊！一个女人！"他说。

他用剑向那女人行了个礼，弯下身去捡起那花束。

"当心，勇敢的天主教徒，当心！"那女子喊道。

科科纳抬起身来，他的动作稍慢了片刻，老头的另一个侄子的匕首刺破了他的斗篷，划破了他的肩膀。

那女子尖叫了一声。

科科纳向她表示感谢，同时做手势要她放心。接着，他扑向正在后退的第二个侄子。正好对手在后退时脚踩在血泊中滑倒了，科科纳像山猫一样迅速上前一步，把剑刺进了他的胸膛。

"好，好，勇敢的骑士！"吉兹府邸里的女子喊道，"好！我派人来帮助你！"

"夫人，不需要为了这点事麻烦你！"科科纳说，"如果你感兴趣，



请看到底吧！看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怎样收拾胡格诺！”

这时，老梅康唐的儿子几乎是用枪贴着科科纳的脸打了一枪。科科纳跪倒了。

窗上的女子大叫一声，可是科科纳又站了起来。他跪下只是为了躲开子弹。子弹打进了离旁观的美人只有二尺远的墙上。

几乎在这同时，梅康唐家的窗口传出一声愤怒的尖叫声。一位老妇人从科科纳身上的白色十字标志和白色的腰带认出他是个天主教徒，向他扔下一个花盆，砸在他膝盖上。

“好！”科科纳说，“这一个向我扔花，那一个向我扔花盆，再这样下去，我把房子也要拆掉。”

“谢谢，母亲，谢谢！”梅康唐的儿子喊道。

“好，妻子，干得好！”梅康唐老头说，“只是你要当心自己。”

“你等着，科科纳先生，你等着！”吉兹府邸的那个年轻女人说，“我叫人朝他们的窗口打枪。”

“啊！这简直成了女人的地狱，有的帮我，有的反对我。”科科纳说，“该死的，还是赶快收场吧！”

整个场面也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接近于收场了。科科纳虽受了点伤，但他正处在二十四岁血气方刚之时，又经常使枪弄剑，这三四处轻伤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使他更加凶猛。而在他的对方，却只剩下梅康唐——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他的十六七岁的儿子。这年轻人长着金黄色头发，又苍白，又瘦弱。他扔掉了那支没有子弹的枪，哆哆嗦嗦地舞动着一把只有皮埃蒙特人一半长的剑。父亲手中则只有一把匕首和一支空枪。他正在呼救。对面窗里的老妇人，是这年轻人的母亲。她手里握着一块大理石，正准备扔下来。这时，一方面的威胁和另一方面的鼓励使科科纳十分兴奋，刚才的两次胜利使他感到骄傲，两旁燃烧着的大火，以及火药味、血腥味使他丧失理智，而更令他陶醉的是能够在一个美貌而又高贵的女子面前作战。科科纳就像最后一个奥拉斯① 一样勇气

① 奥拉斯，公元七世纪，罗马与阿尔伯开战，罗马方面指定奥拉斯三兄弟与阿尔伯方面的库里亚斯三兄弟格斗，奥拉斯三兄弟中的两人被打死，最后一个奥拉斯佯装逃跑，分别打死了库里亚斯三兄弟。

倍增。他看到年轻人在迟疑，便冲过去，把染着血的长剑架在他的短剑上，两下就把他的剑挑得老远。这时，梅康唐想迫使科科纳往后靠，好使窗上扔下来的东西能打得更准。科科纳为了避开老头的匕首和老妇人准备扔下的石块这双重的威胁，他一把抱住他的年轻对手，把他当做盾牌。他那大力士般的双臂搂得对方连气都喘不过来。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年轻人喊道，“我的胸膛都要叫他挤碎了！快来呀！快来呀！”

他的声音开始变成了嘶哑而憋闷的气喘声。

于是，梅康唐停止了威胁，恳求道：

“开开恩，开开恩吧！科科纳先生！这是我的独生子。”

“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母亲喊道，“是我们老人的希望。别杀他，先生！求你别杀他！”

“啊！是吗？”科科纳放声笑着大声说，“别杀他！那他拿着他的剑和枪找我干什么的？”

“先生，”梅康唐双手合掌继续说，“我家有你父亲的借据，我还你。我还有一万金埃居，也给你，还有家传的珍宝，也都属于你，只要你别杀他，别杀他！”

“而我，我有我的爱情，”吉兹府邸的女子低声说，“我答应把爱情献给你。”

科科纳思索了一下，突然问年轻人：

“你是胡格诺吗？”

“我是。”孩子轻声说。

“既然这样，你是死定了！”科科纳皱着眉回答，然后用锋利的长剑逼近对手的胸膛。

“他要死了！”老头喊道，“我可怜的孩子，他要死了！”

母亲也发出一声尖叫。那尖叫声是这样痛苦而又深沉，皮埃蒙特人的决心一时也动摇起来。

“噢！公爵夫人！”老头转向吉兹府邸的那个女子喊道，“替我们求求情吧！无论白天、晚上，我们将永远为你祈祷！”

“那他必须改变信仰！”吉兹府邸的女子说。

“我是新教徒。”孩子说。

“那只能死，”科科纳举着剑说，“既然你不愿接受这张美丽的嘴给你指出的活路。”

梅康唐和他的妻子看着闪闪发亮的剑锋就在他们的儿子的头上。

“我的儿子，我的奥利维埃，”母亲吼叫着，“发誓放弃……发誓吧！”

“发誓吧，亲爱的孩子！”梅康唐喊着滚到科科纳的脚下。“不要扔下我们两个老人。”

“你们都必须改变信仰！”科科纳喊道，“用信仰来换取三颗灵魂和一条命吧！”

“我愿意。”年轻人说。

“我们也愿意。”梅康唐和他的妻子喊道。

“那么跪下！”科科纳说，“让你儿子一个字一个字重复我告诉他的经文。”

父亲首先服从了。

“我听你的！”孩子说着也跪下了。

科科纳开始用拉丁文口授信徒的经文。可是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的，年轻的奥利维埃正好跪在他掉下的那把剑附近。他见武器离自己手不远，就一面重复着科科纳口授的经文，一面伸手去取剑。科科纳看到了这个动作，但他装作没有看见。可是，就在那年轻人的手指触到剑把时，他冲上前去，把他踢翻在地。

“啊！不讲信义的家伙！”他喊着，把剑插进了他的咽喉。

年轻人叫了一声，用一条腿痉挛地跪了起来，然后又倒下了。

“啊！刽子手！”梅康唐吼着，“你为了吞没一百个金币，竟然谋害我们。”

“不，”科科纳说，“这就是证据。”

说着，科科纳把他动身时父亲交给他还债的一百个金币扔到老头的脚边。

“这就是证据，”他继续说，“这是还你的钱。”

“而你，也别想活着！”窗上的母亲喊道。

“当心，科科纳先生，当心。”吉兹府邸的那女子喊道。

可是科科纳还没来得及转头对这警告和威胁做出反应，一块沉重的石头已砸在皮埃蒙特人的帽子上，他握着剑倒了下去，他被砸昏了；右边和左边同时发出的快乐和痛苦的叫声，他全没有听到。

梅康唐握着匕首立即冲到昏厥的科科纳身边。可是这时吉兹府邸的门打开了。老头一看见那些发亮的槊和剑就逃跑了。刚才被称为公爵夫人的那个在火光和珠光宝气映衬下更显得美丽的女子在窗口探出大半个身子，伸手指着科科纳，向府邸里出来的人大声喊道：

“那儿！那儿！就在我前面，一个穿红上衣的绅士，就是他，对，对，就是他！”

一〇 死亡、弥撒或巴士底狱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玛格丽特关上了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当她心儿突突直跳地走进房间时，见吉洛纳正弯着腰惊恐地看着溅在床上、家具上、地毯上的血迹。

“啊！夫人，”她看见王后进来就喊道，“噢！夫人，他死了吗？”

“别说话！吉洛纳！”玛格丽特说话的声音表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吉洛纳住了嘴。

玛格丽特从系在腰带上的荷包里取出一把小巧的金钥匙，打开偏房的门，用手指着让侍女看这个年轻人。

拉莫尔已经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的手碰到一把当时妇女佩戴的短刀，听到开门声，这年轻的绅士就把它紧紧握在手里。

“别怕！先生！”玛格丽特说，“你得救了！”

拉莫尔双膝跪下。

“噢！夫人，”他喊道，“你对我来说不只是王后，而且是女神。”

“别激动，先生！”玛格丽特大声说，“你还在流血……噢！吉洛纳，你看他多么苍白……让我们看看，你哪儿受伤了？”

“夫人，”拉莫尔尽力从周游全身的疼痛中辨别出几个主要的部位来，说道，“我想我首先是肩上中了一剑，第二下是在胸上，其他的伤就不值得去管它们了。”

“我们来看看，”玛格丽特说，“吉洛纳，去把我的香料盒拿来！”

不一会儿，吉洛纳回来了，一手拿着盒子，一手拿着一把银水壶和一块荷兰细巾。

“吉洛纳，帮我把他扶起来！”玛格丽特王后说。因为这个不幸者想自己站起来，但又没有了力气。

“可是，夫人，”拉莫尔说，“我真不好意思，我不能忍受……”

“先生，你就让我们帮助你吧！”玛格丽特说，“如果我们不能救

你,而让你死去,那就是犯罪。”

“噢!”拉莫尔喊道,“我宁肯死掉,也不能让我卑贱的血染污了你——王后的双手……噢!决不!决不能!”

他毕恭毕敬地往后退着。

“绅士,”吉洛纳笑着说,“你的血早就把陛下的床和整个房间都给染污了。”

玛格丽特拉严了那件披在溅满血点的细麻布睡衣外面的斗篷。这个表现出女性羞耻心的动作,使拉莫尔想起刚才曾经把这个如此美丽可爱的王后紧紧抱在怀里,他那毫无血色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

“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能把我交给一个外科医生吗?”

“交给一个信天主教的外科医生?”王后的话使拉莫尔顿时觉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王后露出无限温柔的微笑轻声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法国的公主从小就学习各种植物的性能,知道如何调配药膏吗?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王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减轻人们的痛苦!因此我们就是最好的外科医生,至少奉承我们的人是这样说的。难道你没有听到过我在这方面的声誉吗?喂,吉洛纳,咱们开始工作吧!”

拉莫尔还想抵制。他反复说:他宁肯死也不愿让王后干这样的事,她开始时可能是出于怜悯,最后会感到厌恶的。可是这种挣扎消耗了他最后的力气,他踉跄了几步,闭上了眼睛,头往后一仰,又失去了知觉。

于是玛格丽特捡起他掉在地上的匕首,很快地割开了他上衣的束带。吉洛纳则用另一把刀拆开或者不如说割开拉莫尔的袖子。

吉洛纳用布浸着清水给他洗掉从肩上和胸上流出来的血。玛格丽特用一根圆头的金针轻轻探查着伤口。她的动作是那样灵巧、敏捷,只有昂布鲁瓦兹·帕雷才能有这样的技术。

肩上的伤口很深,胸部的剑伤擦过肋骨,只刺破了皮肉。这两次伤都没有穿透保护着心和肺的那座天然堡垒的厚壁。

“他的伤很痛,但并不致命,Acerrimun humeri rulvus, non autem

lethale。"这位美丽的外科医生喃喃地说,"吉洛纳,给我药膏,准备好纱布!"

接到王后新命令的吉洛纳,这时已经擦干净年轻人的胸部,擦干净了他那仿佛按照一幅古画雕塑成的双臂、优美地向后仰着的双肩,以及他那一头卷发遮盖着的脖子。那脖子与其说属于一个垂死者的受伤的身躯,还不如说属于一座帕罗斯[①] 的大理石雕像。

"可怜的年轻人!"吉洛纳喃喃地说,眼睛不是看着手里的活计,而是盯着刚才擦洗的对象。

"他很漂亮,是不是?"玛格丽特内心坦荡地问。

"是的,夫人。我想,我们不能老让他躺在地上,应该把他抬起来,放到他现在靠着的这张躺椅上去。"

"你说得对。"玛格丽特说。

两个女人弯下腰,一起使劲抬起拉莫尔,把他放到窗前的一张有雕花靠背的大沙发上。窗子半开着,使他能够得到足够的新鲜空气。

这一番动作弄醒了拉莫尔。他叹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在领味着一个伤员的各种感觉的同时,他开始感觉到一种难以想像的舒适,因为恢复知觉以后,他感到的不再是火烧火燎的疼痛,而是一股清凉,也不再是令人恶心的血腥味,而是一阵药膏的芬芳。

他低声吐出了几个不连贯的字,玛格丽特把手指放在嘴上,报以微笑。

这时传来了几下敲门声。

"有人在敲秘密通道的门。"玛格丽特说。

"夫人,会是谁呢?"吉洛纳惊慌地问。

"我去看看。"玛格丽特说,"你守着他,一刻也不要离开!"

玛格丽特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了偏房的门,走去打开了那扇通往国王和太后住所的过道上的门。

"索弗夫人!"她连忙后退了一步,带着一种如果不能说是恐惧,至少也是仇恨的感情喊道。一个女人是决不能原谅另一个夺走自己

---

① 帕罗斯,古代希腊帕罗斯岛的一名英雄,该岛因以得名。帕罗斯博物馆藏有许多雕像,其中最著名的是帕罗斯的大理石雕像。

丈夫的女人的，哪怕是自己不爱的丈夫。“索弗夫人！”

“是我，陛下！”这女人双手合掌，说。

“夫人，你到这儿来……”玛格丽特接着说。她越来越感到惊异，但语调依然不失其威严。

夏洛特双膝跪下。

“夫人，”她说，“请原谅我，我承认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可是，你知道！不完全是我的过错，是太后特地给我一道懿旨……”

“起来吧，”玛格丽特说，“我想你来这儿不是为了在我面前替你自己辩白的。告诉我，你为什么来。”

“夫人，”夏洛特还是跪着，神色慌乱地说，“我来是为了问你他是不是在这儿。”

“谁在这儿，夫人？你说的是谁呀？……真的，我不明白。”

“我说的是国王。”

“国王！你纠缠他竟然一直纠缠到我这儿了！可是，你明明知道他不在这儿。”

“啊！夫人！”索弗男爵夫人并不理会这些攻击，甚至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些攻击，继续说，“啊！但愿他能在这儿！”

“为什么？”

“上帝哟！夫人，因为人们正在杀胡格诺，而纳瓦尔国王是他们的领袖。”

“噢！”玛格丽特抓住索弗夫人的手，强把她拉起来，“噢！我忘了！再说，我并不认为一个国王会遇到与一般人同样的危险。”

“夫人，比一般人更危险！”夏洛特嚷道。

“吉兹夫人通知我以后，我就告诉他不要出去。难道他出去了吗？”

“没有，他在卢浮宫，可是不知他在哪儿，如果他不在这儿……”

“他不在这儿。”

“噢！”索弗夫人痛苦地喊道，“不知他怎样了，因为太后发誓要害死他。”

“要害死他！啊！你在吓唬我！这不可能！”玛格丽特说。

“夫人，”索弗夫人继续说着，只有爱情才能赋予她这样大的力

量。“我告诉你，现在谁也不知道纳瓦尔的下落。”

“那么太后呢，她在哪儿？”

“太后派我到她的经堂里去找来吉兹先生和塔瓦纳先生，就放我走了。夫人，请原谅我！我回到卧室以后，就像往常一样等着。”

“等着我的丈夫，是吗？”玛格丽特说。

“夫人，他没有来。于是我四处找他。我问了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士兵告诉我他好像在屠杀开始前不久看到他拿着剑在一些卫士中间，而现在屠杀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了。”

“谢谢，夫人！”玛格丽特说，“尽管促使你这样做的感情可能是对我的一种新的冒犯，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噢！那么就请原谅我吧，夫人！”她说，“获得了你的原谅，我回去时就会更坚强些，因为我不敢随你一起去，哪怕是远远的。”

玛格丽特向她伸出了手，说：

“我现在去找卡特琳娜太后。你回去吧！我会保护纳瓦尔国王的。我答应与他结成联盟，我忠于自己的诺言。”

“夫人，如果你见不到太后呢？”

“那么，我就去找查理哥哥。我有话要和他说。”

“去吧！那就去吧！夫人！”夏洛特给玛格丽特让开了路。“愿上帝保佑陛下！”

玛格丽特沿过道急匆匆地走去。不过，走到过道尽头时，她回头看了看索弗夫人是否跟在后面。索弗夫人果然跟在后面。

纳瓦尔王后见她上了回她自己房间的楼梯，这才继续朝太后的住所走去。

一切都变了样；玛格丽特遇到的不再是往日拥挤在太后周围、见太后驾到就毕恭毕敬地闪开道、向她请安的那帮弄臣，而是举着红槊、衣服上染上血迹的士兵，身披撕破了的斗篷、脸上沾满尘土、手拿命令或信件出出进进的绅士。这来来往往的人群，在走廊里形成了一股可怕的洪流。

玛格丽特继续走她的路，一直走到太后住所的前厅。可是在前厅里站着两排士兵，他们只允许持有某种口令的人入内。

玛格丽特无法通过这道人墙。她好几次看到太后的门打开又关



上，在这一开一闭中间，她看到由于正在采取行动而变得年轻的卡特琳娜像二十岁的人那样活跃，她时而挥笔疾书，时而拆读信件，时而下达命令；一会儿和这一个说几句话，一会儿向那一个微微一笑。博得她最亲切的微笑的总是那些沾有更多灰尘和鲜血的人。

在这一片使卢浮宫充满可怕的嘈杂声的纷乱中，可以听到街上的枪声越来越密了。

“我是进不去了，”她在持槊的卫士前面做了三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自语道，“与其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找我哥哥去。”

这时，吉兹先生正好走过。他刚向太后报告了元帅的死讯，正要返回屠宰场。

“噢！亨利！”玛格丽特喊道，“纳瓦尔国王在哪儿？”

公爵带着惊讶的笑容看着她，点了一下头，没有回答就带着他的卫士们出去了。

玛格丽特向一个刚从卢浮宫出来、正在命令士兵上好子弹的队长跑过去。

“纳瓦尔国王在哪儿？”她问道，“先生，你知道纳瓦尔国王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夫人，”队长回答说，“我不是陛下的卫队。”

“啊！我亲爱的勒内！”玛格丽特看到了给卡特琳娜供应香料的商人，高声喊道，“是你……你从我母亲那儿出来……你知道我丈夫的情况吗？”

“纳瓦尔国王陛下并不是我的朋友。夫人，这一点您该记得。”他挛缩了一下脸上的肌肉，与其说是露出个笑容，不如说咬了咬牙。“听说他甚至控告我和卡特琳娜夫人串通毒死了他的母亲。”

“不！不！”玛格丽特大声说道，“不要相信这些，我的好勒内！”

“噢！我不在乎这个，夫人！”香料商说，“无论是纳瓦尔国王还是他手下的人，现在都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说完，他就转身而去。

“噢！塔瓦纳先生，塔瓦纳先生！”玛格丽特喊道，“我有一句话要问你，我求你，只有一句话！”

正走过的塔瓦纳停住了脚。

"亨利·德·纳瓦尔在哪儿?"玛格丽特问道。

"真的,"他大声说,"我相信,他正同阿朗松先生和孔代先生一起在城里游逛呢。"

然后,他用只有玛格丽特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美丽的陛下,如果您想找到这个我愿意用生命来换取他地位的人,请去敲国王武器室的门!"

"噢! 谢谢,塔瓦纳!"玛格丽特只听清了塔瓦纳讲话的主要内容。"谢谢,我就去!"

她一面奔走一面轻声说:

"噢! 既然我向他许诺过,既然当这个无情义的亨利躲在小房间里时,他是那样大度地对待我,我不能让他死掉!"

她走去敲国王住处的门,可是里面有两连卫士把守着。

"任何人都不准进国王的住处!"一个军官出来说。

"难道我也不能吗?"玛格丽特说。

"这命令对一切人都有效。"

"也对我,纳瓦尔王后! 我,国王的妹妹!"

"给我下达的命令没有任何例外,夫人,请原谅。"

军官说完就关上了门。

"噢,他完了!"玛格丽特看到的那一张张凶恶的面孔,使她深感惶恐。那些面孔不是散发出复仇的杀气,就是流露出毫不通融的决心。

"是的,我全都明白了,他们把我当做诱饵,我成了他们捕捉和杀害胡格诺派的陷阱了……噢! 即使让他们杀了,我也要进去!"

玛格丽特像疯子一样跑着,穿过一条又一条过道和走廊,突然,经过一扇小门时,她听到一阵歌声,那么温柔,几乎近于忧伤,但又是那么单调,那是谁在旁边的房间里用颤抖的声音唱出的一曲加尔文教① 的圣诗。

"我国王哥哥的保姆,善良的玛德隆……她在这儿!"玛格丽特敲

① 加尔文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由加尔文所倡导的基督教派,有时也指依据这种教义而成立的新教。

了一下额头喊道;她突然福至心灵。“她在这儿！天主教的上帝，帮助我吧!”

玛格丽特满怀希望地轻轻敲着这扇小门。

再说亨利·德·纳瓦尔听了玛格丽特的忠告，和勒内交谈了几句，终于从太后的住处出来——尽管那可怜的小菲贝曾经违背太后的意志想挽留他。出来后，他遇到几个天主教派的绅士，他们借口要去拜访他，就跟随他到了他的住处。住处有二十来个胡格诺正在等他。这些人一旦和年轻的国王相聚，就不愿再离开他。几小时以来，一种今夜将要发生致命事件的预兆笼罩着整个卢浮宫。他们就这样呆在纳瓦尔国王住处，甚至没有什么人来打扰他们。圣日耳曼-洛塞鲁瓦的钟声终于敲响了。这在他们心中不啻是敲响了丧钟。当第一下钟声响起的时候，塔瓦纳走了进来，在一片死一样的沉寂中，他告诉亨利，查理国王要找他说话。

没有任何抵抗，甚至谁也没有想到要抵抗。只听到卢浮宫的地板上、走廊上、过道上震响着拥集而来的士兵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在室内或庭院里集合的士兵有两千名之多，亨利辞别了这些再也不会见到的朋友，跟塔瓦纳走了。后者把他领到和国王的住所相连的一个小走廊上，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没有武器，只有满腹狐疑。

纳瓦尔国王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长得要命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越来越惶恐地倾听着警钟声和枪声，通过小玻璃窗看着逃亡者和行凶者在熊熊大火和火炬的光亮中奔跑而过;他不明白那些凶杀者的叫喊声和遇难者的求救声;尽管他对查理九世、太后和吉兹公爵有所认识，他也想像不到此时此刻正在发生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

亨利虽然体质不甚强壮，但他有比这更大的优点，他有坚强的精神力量。面对危险，他可以含着微笑迎上去。但那是指杀场上的危险，光天化日下的危险，大家都看得见、而且有刺耳的军号声和沉重的战鼓声伴随着的危险……可是在这儿，他只身一人，手无寸铁，陷在黑暗之中，几乎看不清敌人会从哪边靠近，凶器会从哪边刺来。这两小时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两小时了。

当这片混乱达到了高潮，亨利终于开始明白这很可能是一次有组织的屠杀的时候，一个队长前来找他，通过一条过道，把他领到国

王的住处。他们一走近，门就打开；待他们一走过，门又关上，一切都像在神话中一般。接着，队长就把他领到正在兵器室里的查理九世面前。

他们走进时，国王正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双手放在座椅的扶手上，脑袋耷拉在胸前，听到脚步声，查理九世抬起头来，亨利看到他前额上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

“晚安，小亨利，”年轻的国王突然开口道。“拉夏特，你出去吧！”

队长遵命退出。

接着是一阵阴郁的沉默。

亨利忧心忡忡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房间里只有国王和自己。

查理九世突然站起身来。

“该死的！”他用一个很快的动作撩起他那金黄色的头发，同时擦了一下额头，说，“亨利，你来到我这里很高兴，是吗？”

“当然，陛下，”纳瓦尔国王回答，“我在陛下身边总是很高兴的。”

“比在那儿更高兴吗？”查理九世并不是在回答亨利的恭维话，而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

“陛下，我不明白。”亨利说。

“来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国王以一个敏捷的动作，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蹦到窗前。他把越来越感到恐惧的妹夫拉到自己身边，指给他看窗外那些屠夫们的可怕的身影。他们站在船板上，屠杀或者淹死源源送来的受害者。

“上帝！”亨利脸色苍白地惊呼道，“今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先生，今天夜里他们要让我摆脱所有的胡格诺。你看到那儿，波旁宫上面的浓烟和火苗了吗？那是元帅府在燃烧的火焰。你看到这些天主教徒在草地上拖着的尸体吗？这是元帅的女婿，你的好朋友泰利尼。”

“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纳瓦尔喊道。他想摸他的剑把，然而剑并不在身边！他既羞恼又愤怒，以致浑身发颤，因为他感到国王既在嘲笑他，也在威胁他。

“这意味着，”面无人色的查理九世毫不掩饰地疯狂地喊道，“这

意味着我再也不愿意在我的周围还有胡格诺。亨利,你听见没有?我还是不是国王?我还是不是主人?"

"可是,陛下……"

"陛下要在这个时候杀掉所有非天主教徒;他乐意这么做。你是天主教徒吗?"查理嚷道。他的怒气像可怕的浪潮一样越来越高。

"陛下,"亨利说道,"请你回想一下自己说过的话:'只要能为我效忠,不管信仰什么宗教!'"

"哈,哈,哈!"查理发出一阵凶险的大笑。"你要我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亨利!就像我妹妹玛尔戈常说的,Verba volant①,所有这些人,你看,"他用手指着窗外说,"这些人难道没有很好地为我效忠吗?他们不是作战很勇敢,善于给我出谋划策,并且始终对我忠心耿耿吗?他们都是有用的人!但他们是胡格诺,而我只要天主教徒。"

亨利依旧沉默不语。

"小亨利,你明白我的话了吗?!"查理嚷道。

"我明白了,陛下。"

"那你打算怎么样?"

"陛下,我看不出纳瓦尔国王有什么理由去做那么多绅士和市民都不愿做的事。当这些不幸者遭到杀害时,我想也有人向他们提出了陛下刚才对我提出的问题,可是,他们像我一样拒绝了。"

查理抓住年轻亲王的手臂,他那紧紧盯着对方的迟钝的目光逐渐变得凶狠了。

"啊!"他说,"你以为我还不嫌麻烦,给那些被杀的人做弥撒②的机会吗?"

"陛下,"亨利挣脱了自己的胳膊说,"你难道不想死在你父辈信仰的宗教的怀抱里吗?"

"当然想,见鬼!你呢?"

"那么告诉你吧!我也是,陛下。"亨利回答说。

查理怒吼一声,用颤抖的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火枪。亨利紧贴着

---

① 拉丁语,"口说无凭。"

② 弥撒,天主教的主要宗教仪式。

挂毯，额头上渗出了恐慌的汗珠。可是靠着他控制自己的意志的力量，他外表还保持着平静，像一只被毒蛇吓呆了的小鸟似的，恐怖地注视着这个可怕的独裁者的每一个动作。

查理举起火枪，疯狂地跺着脚。

“你愿意做弥撒吗？”他喊着，那闪闪发光的枪身使亨利眼花缭乱。

亨利没有说话。

查理九世用一个男人很难说得出口的最不堪入耳的咒骂声震撼着卢浮宫。他的脸已经由苍白变得毫无人色。

“要么死，要么做弥撒，要么进巴士底狱！”他一面嚷着，一面把火枪对准纳瓦尔国王。

“噢！陛下！”亨利说，“你竟然要杀掉我，你的妹夫？”

亨利无比机智地避开了查理九世的问话，因为如果回答一个“不”，亨利必死无疑。

疯狂到了顶点就必须马上付诸行动。查理九世没有再重复他刚才对纳瓦尔提出的问题，而是迟疑了片刻。就在这时，传来一阵低沉的喊叫声，他转向开着的窗户，瞄准一个正在对面堤岸上奔跑的男人。

“我现在非杀人不可。”像一具尸体一样毫无血色然而两眼充血的查理九世喊道。

枪响了，他打倒了那个奔跑的人。

亨利发出了一声哀吟。

在这种可怕的热情冲动下，查理不停地装子弹、射击。每当他击中目标时，就发出快活的叫声。

“他也要这样对付我。”纳瓦尔国王自语道，“当他再找不到射击对象时，就要向我开枪了。”

“怎么样！”突然在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完事了吗？”

这是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她在最后一声枪响时，走了进来。

“没有，天杀的！”查理吼着把枪扔到房间那一头。“没有，死顽固……他不愿意！……”

卡特琳娜没有回答，慢慢地把目光转向亨利站着的那一边。亨

利一动也不动，好像就是他靠着的那张挂毯图案上的一个人物。卡特琳娜又把目光回到查理身上，意思是：那他为什么还活着？

"他活着……他活着……"查理九世完全懂得了她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也用目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活着，因为他……他是我的亲戚！"

卡特琳娜笑了。

亨利看到了这个笑容，明白了他应该首先同卡特琳娜做斗争。

"夫人，"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一切的根源都在你的身上，丝毫不关我哥哥查理的事；是你出主意把我引入了陷阱；是你想到把你女儿做诱饵，把我们全部毁灭；是你把我和你女儿分开，好让她不致因为亲眼看到我被杀而烦恼……"

"是的，不过他们现在办不到了！"一个气喘吁吁、十分激动的声音喊着。亨利立即听出是谁，叫道：

"玛格丽特！"

"玛尔戈！"查理九世惊诧道。

"我女儿！"卡特琳娜喃喃地说。

"先生，"玛格丽特对亨利说，"你最后几句责备我的话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他们确实把我当做工具，要把你们全部毁灭；不对，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你们正在走向毁灭。先生，你看，我自己也是偶然活了下来的，大概是我母亲忘了我吧。可是我一得知你正面临危险，就想到我的义务，一个妻子的义务就是分担丈夫的命运。他们要流放你，先生，我跟你一起去。他们要监禁你，我也进监狱。他们要杀你，我也死。"

她向丈夫伸出手去，亨利紧紧握住它，如果不是出于爱情，也是出于深深的感激之情。

"啊！我可怜的玛尔戈，"查理九世说，"你最好还是告诉他，让他信天主教！"

"陛下，"玛格丽特以她天生的高贵态度回答道，"陛下，我想你也不希望在你的家族中出现一个贪生怕死的亲王吧。"

卡特琳娜向查理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哥哥，"玛格丽特像查理九世一样完全明白了卡特琳娜可怕的

暗示，她大声说，“哥哥，请你想一想，是你让他做我的丈夫的。”

查理九世在卡特琳娜专横的目光和玛格丽特乞求的目光下，就像面对着善与恶两个截然相反的信条一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奥洛马斯[①] 占了上风。

“夫人，”他凑到卡特琳娜的耳边说，“玛尔戈说得对，亨利是我的妹夫。”

“好，”卡特琳娜也凑到她儿子的耳边说，“好……可是如果他不是你的妹夫呢？”

① 奥洛马斯，波斯神话中象征善的根源的神。

一一 圣婴墓前的山楂树

玛格丽特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苦苦地猜测着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在查理九世耳边低声说的那句话，那是一句在当时决定生死的简短而又可怕的话。

整个上午，她一部分时间用来照料拉莫尔，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猜测这个她无法破解的谜。

纳瓦尔国王还被软禁在卢浮宫里。对胡格诺派的迫害有增无已。继一个可怕的夜晚之后，是一个更加丑恶的大屠杀的白天。钟楼敲的已不再是警钟，而是 Te Deum①。这回荡在屠场和火场之上的轻快的钟声，在阳光下也许比前一天黑夜中的丧钟更显得凄凉。这还不够，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一棵山楂树春天已经开过花，而且像往常一样，六月里它鲜艳的花朵就已凋谢了；可是，就在前一天夜间，这棵山楂树又开花了。天主教信徒们把这看做是一个奇迹，到处流传说是上帝显灵赞助他们，于是天主教徒们组成长长的仪式行列，以十字架和旗子为前导，到长着这棵山楂树的圣婴墓去朝拜。上帝对正在进行的这次大屠杀的赞同使杀人凶手们更加狂热了。每一个街头、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广场，都呈现出一片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卢浮宫成了所有那些大屠杀钟声敲响时被困在宫内的新教徒的公墓。纳瓦尔国王、孔代亲王和拉莫尔是那里仅有的幸存者。

玛格丽特对拉莫尔的伤口已不再担心，因为就像她昨晚所说的，这些伤口虽然危险但并不致命。她现在只操心着一件事：如何拯救依然受到威胁的她丈夫的性命。促使她这样做的最初的感情是对一个人的正直的怜悯心，她刚刚发誓同这个人结成了——用贝亚恩人自己的话说——即使不是爱情的、至少也是政治的联盟。不过，继这

① 拉丁文，这里指天主教感恩赞美诗的音乐。

种感情之后，另一种不那么纯的感情渗入了王后的心灵。

玛格丽特是很有野心的，她在自己和亨利·德·波旁的联姻中看到自己将几乎可以肯定无疑地稳操王权。长期以来，纳瓦尔一方面受着法兰西历代国王的折磨，另一方面受着西班牙历代国王的侵犯，他们弄去了它的一半国土。如果亨利·德·波旁真能像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勇敢，在法国胡格诺派支持下，纳瓦尔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玛格丽特凭着她的精明强干，已经预计到这一切，因此在她看来，失去亨利，不只是失去一个丈夫，而且是失去一顶王冠。

她正在深思熟虑，忽听得有人敲通秘密过道的那扇门。她打了个寒战，因为走这扇门的只可能有三个人：国王、太后和阿朗松公爵。她拉开偏房的门，用手指示意吉洛纳和拉莫尔不要说话，然后才走去开门。

来访者原来是阿朗松公爵。

自从昨晚分手后，她一直没有再见过这个年轻人。玛格丽特这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求他为纳瓦尔国王说情；但另一个可怕的想法立刻制止她这样做。这件婚事是违背他的愿望的。弗朗索瓦很恨亨利。他所以能对贝亚恩人保持中立，只因为他深信亨利和他妻子是互不相干的。玛格丽特对丈夫的任何一点关心的表示不但不会使纳瓦尔脱离危险，反而会使对准他胸膛的三把尖刀中的这一把逼得更近一些。

玛格丽特见到这位年轻的王子比见到查理九世国王和太后还感到害怕。再说看到他那副打扮，人们简直难以想像城里或者卢浮宫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穿戴得和往常一样风雅。他的外衣和衬衣散发出一股香味，那是查理九世十分厌恶、而安儒公爵和他却十分喜爱的香味。不过，尽管他今天显得比平时更苍白，他那双像女人一样漂亮和细心修饰过的手在微微颤抖，玛格丽特那样老练的眼睛还是一眼就看出他内心深处隐藏的喜悦。

对他的来访，玛格丽特习以为常。他来到姐姐的面前，想去亲吻她。可是玛格丽特并不像对查理九世和安儒公爵那样凑上自己的脸颊，而只是低下头，让他吻自己的前额。

阿朗松公爵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灰白的嘴唇贴在玛格丽特递给他的额头上。

坐下后，他开始向姐姐叙述昨夜的流血新闻：元帅如何被可怕地凌迟而死，而泰利尼又如何被一颗子弹当场击毙。他怀着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所特有的对血的嗜好，不慌不忙、详详细细、津津有味地描绘着夜间的血腥的情景。玛格丽特任他尽兴地说。

他终于说完了，住了口。

“弟弟，我想你不会是专为向我叙述这些才来我这儿的吧，是吗？”玛格丽特问。

阿朗松公爵笑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对我说？”

“没有了。”公爵回答道，“我等待着。”

“你等待什么？”

“亲爱的玛格丽特，”公爵说着把他坐的扶手椅朝他姐姐那边挪了一下，“你不是对我说过你不满意和纳瓦尔国王的婚姻吗？”

“是的，因为人们提出要把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以后，不是还对我说你对他没有丝毫的爱情吗？”

“是的，我这样说过。”

“你不是认为这样的婚姻对你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吗？”

“亲爱的弗朗索瓦，一件婚姻若不是最大的幸福，便是最大的痛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的。”

“那么好吧！亲爱的玛格丽特！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我等待着。”

“可是，告诉我，你等待什么？”

“等待你表示你的喜悦。”

“我喜从何来？”

“从这次使你又获得自由的意外事件。”

“获得自由？”玛格丽特想让王子说出他全部想法。

“是的，获得自由；你不是不久就要和纳瓦尔国王分开了吗？”

“分开？”玛格丽特两眼紧盯着年轻的王子，说道。

阿朗松公爵试图顶住姐姐的目光，但不久就窘迫地把眼睛转向

了别处。

“分开？”玛格丽特重复着说，“弟弟，我很高兴，你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人们为什么打算把我们分开？”

“为什么？因为亨利是胡格诺。”公爵喃喃地说。

“不错；可是他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人们要我们结婚时是知道这一点的。”

“不错，姐姐；可是你结婚以后，亨利做了些什么？”他说着不禁喜形于色。

“弗朗索瓦，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既然他整天和你在一起，一会儿打猎，一会儿玩槌球，一会儿打网球。”

“是的，他白天是这样，”公爵说，“可是他晚上呢？”

玛格丽特没有回答。这次是她垂下了眼睛。

“他晚上呢？”阿朗松公爵继续说。

玛格丽特感到自己总得说点什么话，于是问道：

“他晚上怎么样？”

“他晚上是在索弗夫人那儿过的。”

“你怎么知道的？”玛格丽特故作惊讶地问道。

“我知道，因为我想知道。”年轻的王子说着，脸色变得苍白，并且把衣袖上的花边也扯碎了。

玛格丽特开始明白卡特琳娜低声对查理九世说了什么话，但她还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弟弟，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她装作忧伤地说，“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知道这儿谁也不爱我，谁也不关心我，甚至包括自然给我的保护人和教会给我的丈夫？”

“你这样说是不公正的，”阿朗松公爵把椅子又朝姐姐挪了一下，激动地说，“我爱你，我保护你。”

“弟弟，”玛格丽特凝视着他说，“好像太后有什么话要你对我说。”

“要我！姐姐，你错了，我可以向你发誓。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这样想，是因为你中断了对我丈夫的友谊，你背弃了纳瓦尔国王的事业。”

“纳瓦尔国王的事业！”阿朗松公爵发愣地重复道。

“是的，弗朗索瓦，让我们坦率地说吧，你们曾经无数次商定要互相支持，因为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连维持现状也难，更不要说高升。这个联盟……”

“已经不可能了，姐姐。”阿朗松接着她的话说。

“为什么？”

“因为国王在打你丈夫的主意。对不起！我不该说你丈夫，我想说的是国王在打亨利·德·纳瓦尔的主意。我们的母亲猜到了这一切。我和胡格诺派结成联盟是因为我认为胡格诺派得宠。可是现在到处在屠杀胡格诺，一星期后，在我们王国里连五十个胡格诺也剩不了。我向纳瓦尔国王伸出友好的手，是因为他是……是你的丈夫。可是现在他已不再是你的丈夫了，你不但是法国最美丽的公主，而且也是王朝中最有头脑的人，你对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我要说，”玛格丽特说道，“我了解我们的查理哥哥。昨天，我看到他的疯癫病又发作了一次，而每发作一次都会减少他十年的寿命；我要说，不幸得很，他现在经常这样地发作，我们的查理哥哥可能不会活很久了；我还要说，波兰的国王刚死，现在很需要一个法国亲王去接替他的王位；我最后还要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应该抛弃那些一旦发生战斗可以聚集一方民众和一个王国来支持我们的同盟者。”

“可是你，”公爵大声说，“你喜爱一个外人甚于喜爱自己的兄弟，这难道不是更大的背叛吗？”

“弗朗索瓦，请你解释，我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背叛你的？”

“你昨天不是在国王面前为纳瓦尔国王求情了吗？”

“那又怎样？”玛格丽特装作天真地问。

公爵猛然站起，发疯似的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然后走过来抓住玛格丽特的手。

这是一只僵硬而又冰冷的手。

“再见，姐姐，”公爵说，“你不愿意理解我。如果你今后遇到什么不幸的话，那只能怪你自己。”

玛格丽特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但她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看

着阿朗松公爵离去，没有任何挽留的表示。可是，她刚看到他消失在过道里，又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

“听着，玛格丽特！”他说，“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明天这个时候，纳瓦尔国王就要被处死了。”

玛格丽特发出一声惊叫，因为当她想到自己就是这次谋杀的工具时，她便感到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

“你不去制止这场谋杀吗？”她说，“你不救你最好的也是最忠诚的同盟者吗？”

“从昨天起，我的同盟者已不再是纳瓦尔国王了。”

“那么是谁？”

“是吉兹先生。消灭胡格诺已经使吉兹先生成了天主教徒的国王。”

“一个亨利二世的儿子竟然承认一个洛林的公爵为国王！……”

“玛格丽特，你今天情绪很不好，你什么也不能理解。”

“我承认我无法理解你的想法。”

“姐姐，你像波尔西昂公主[①] 一样出身高贵，而吉兹也像纳瓦尔国王一样不是永远不死的。玛格丽特，现在你不妨设想一下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第一种情况，吉兹先生可能被选为波兰国王。第二种情况，就是你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那么，我是法国国王，而你……你……就是天主教徒的王后。”

在宫廷里，谁也不敢说这位年轻的公爵是个聪明人。然而此刻，玛格丽特却在他的深邃的目光的逼视下，用手把脸捂了起来。

“可是，”她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你难道不像嫉妒纳瓦尔国王那样嫉妒吉兹公爵吗？”

“这已是既成事实。”阿朗松公爵声音沉闷地说，“如果我要嫉妒吉兹公爵，我已经嫉妒了。”

“现在只有一个因素能阻止这个计划实现了。”

“什么因素？”

---

① 波尔西昂公主，即吉兹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的姐姐克洛德。她原是波尔西昂亲王之妻。

"就是我不再爱吉兹公爵。"

"那么你爱谁呢?"

"谁也不爱。"

阿朗松公爵吃惊地看着玛格丽特,现在轮到他糊涂了。走出玛格丽特的住房时,他叹了一口气,用他冰冷的手按着像是快要裂开的脑袋。

玛格丽特独自一人,陷入沉思。在她看来,现在情况开始明朗了:圣巴托罗缪的惨案是在国王默许下、由卡特琳娜太后和吉兹公爵亲手制造的。吉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将联合起来从中谋取最大的好处。纳瓦尔国王的死,将是这次大悲剧的自然结果。他一死,人们就夺走他的王国,玛格丽特将成为一个没有王冠、没有权力的寡妇。她除了去隐修院别无出路,而进了隐修院,她就万事皆空了,甚至连为这个并不曾是她丈夫的配偶流泪的痛苦也没有了。

她就一直这样呆着,直到卡特琳娜太后派人来问她是否愿意和全宫的人一起去朝拜圣婴墓的那棵山楂树。

玛格丽特起初想拒绝参加这个喧闹的行列,但她转念一想,也许可以趁这个机会打听到一些有关纳瓦尔国王命运的消息,于是让人去回答:如果能为她准备一匹马,她愿意陪陛下们一同前往。

五分钟以后,一个侍从进来通报说,大家就要出发了,请她下楼。玛格丽特向吉洛纳做了一个手势,要她好好照料受伤者,然后就下楼去了。

国王、太后、塔瓦纳,以及天主教派的要人们都已骑在马上。玛格丽特向这群人马迅速地看了一眼,约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没有纳瓦尔国王。

可是索弗夫人却在内;她们交换了一个眼色。玛格丽特明白了她丈夫的这位情妇有话要对她说。

马队出发了,经过拉斯特吕斯街,来到圣奥诺雷街。老百姓看到国王、太后和一群天主教派的要人们,都拥挤着,像涨起的潮水一般涌在马队后面,高喊着:

"国王万岁! 弥撒万岁! 杀光胡格诺!"

人们一面呼喊一面挥舞着血迹斑斑的刀剑和冒着烟的火枪,表



明每个人都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凶残的事件。

队伍到达普鲁韦尔街时，只见一群人拖着一具无头尸体。这就是海军元帅的尸体。这些人将要把它倒挂在蒙福孔[①] 的绞架上。

马队从夏普斯街，也就是今天的卸货工人街对面的那座门进入圣婴墓地。已经得知国王和太后即将驾到的教士正在那儿恭候，准备致词。

索弗夫人趁卡特琳娜正在听致词的当儿，走到纳瓦尔王后身边，请求允许吻她的手。玛格丽特把手伸给她，后者把嘴唇凑近王后的手，一面亲吻一面把一张小纸条塞进她的袖口。

尽管索弗夫人的动作是那么敏捷而又隐秘，卡特琳娜还是发现了。就在她的梳妆女官吻王后的手时，她正好转过身来。

玛格丽特和索弗夫人都看到了像闪电般向她们射来的目光，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索弗夫人离开玛格丽特，回到卡特琳娜的身边。

太后致完了答词，满面笑容地做了一个手势要纳瓦尔王后过来。

玛格丽特遵命走了过来。

“女儿！”太后用她的意大利方言说，“这么说，你和索弗夫人很有交情啰？”

玛格丽特笑了一下，使她这张美丽的脸尽量露出酸溜溜的表情。

“是的，母亲，”她回答说，“一条蛇刚才来咬了一下我的手。”

“哈，哈，”卡特琳娜笑着说，“我看你在吃醋。”

“夫人，你错了，”玛格丽特回答说，“既然纳瓦尔国王不爱我，我也就不会去为他吃醋，只是我能区别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爱我，我就爱谁；谁恨我，我就恨谁。如果不是这样，夫人，难道我还是你的女儿吗？”

卡特琳娜笑了，这笑容好像是在让玛格丽特明白，如果她刚才确有怀疑的话，现在也已消除了。

再说，这时一批新的朝拜者引起了这个庄严的大会的注意。吉兹公爵由一队刚才大肆杀戮还没有平静下来的绅士簇拥着来到了。

---

① 蒙福孔，当时巴黎城内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在圣殿区附近的一个高地上，那里从十二世纪就设有一个绞刑架，一直使用到十七世纪。

队伍里还有一顶前后由马驮的豪华的轿子。这轿子在国王的面前停下。

“内韦尔公爵夫人!”查理九世喊道,“啊! 原来是你! 瞧啊! 这位美丽而又厉害的天主教徒到这里接受我们的赞扬来啦。我的表妹,有人告诉我,你在自己的窗口打猎,用一块石头就砸死了一个胡格诺?”

内韦尔公爵夫人的脸涨得通红。

“陛下,”她一面给国王下跪施礼,一面低声说,“和你说的相反,我幸运地营救了一个受伤的天主教徒。”

“好,好,表妹! 有两种方式可以效劳:一是消灭我的敌人,一是营救我的朋友。尽力而为,我相信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一定会做得更多的。”

这中间,老百姓看到洛林王族和查理九世相处得如此融洽,大声呼喊着:

“国王万岁! 吉兹公爵万岁! 弥撒万岁!”

“昂利埃特,和我们一起去卢浮宫吗?”太后对美丽的公爵夫人说。

玛格丽特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她的朋友,后者立即领会了她的意思,回答说:

“不了,夫人,如果陛下不是一定要我去的话。因为我和纳瓦尔王后陛下一起要在城里办点儿事。”

“你们一起去有什么事?”卡特琳娜问。

“去看在一个新教老牧师家找到的几本有趣的古希腊珍本书。这些书现在已运到圣雅克拉布什里塔上。”玛格丽特回答道。

“你们最好还是去看看人们如何把最后几个胡格诺从啄木鸟桥上扔进塞纳河。”查理九世说。“那儿才是法国人最该去的地方。”

“如果这能使陛下高兴,我们一定去。”内韦尔公爵夫人答道。

卡特琳娜向这两个年轻女子投去了不信任的目光。时刻戒备着的玛格丽特注意到了。她立即心事重重地东张西望,焦虑不安地环顾四周。

玛格丽特的焦虑不安,假的也罢,真的也罢,反正是没有逃过卡

特琳娜的眼睛。

“你找什么?”

“我找……我已经看不见了……”她说。

“你找谁? 你看不见谁了?”

“索弗夫人。”玛格丽特说,“她回卢浮宫了吗?”

“我说你是在吃醋么!”卡特琳娜凑在女儿耳朵上说,“唉,傻瓜[①]! 去吧,去吧! 昂利埃特!”她耸了一下肩,接着说,“把纳瓦尔王后带走吧!”

玛格丽特还在装着向四周张望,然后,她凑到女友的耳边说:

“快把我带走,我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公爵夫人对查理九世和卡特琳娜行了屈膝礼,然后,对纳瓦尔王后鞠了一躬说:

“陛下愿意上我的轿子吗?”

“很好。只是你等会儿必须把我送回卢浮宫。”

“我的轿子就像我的手下人和我本人一样,都听候陛下的吩咐。”

玛格丽特王后上轿后,做了一个手势,内韦尔公爵夫人也上了轿,谦恭地坐在前头的座位上。

卡特琳娜和她的绅士们从原路返回卢浮宫。只是在整个返回途中人们可以看到太后一直在国王耳边说话,而且好几次指点着索弗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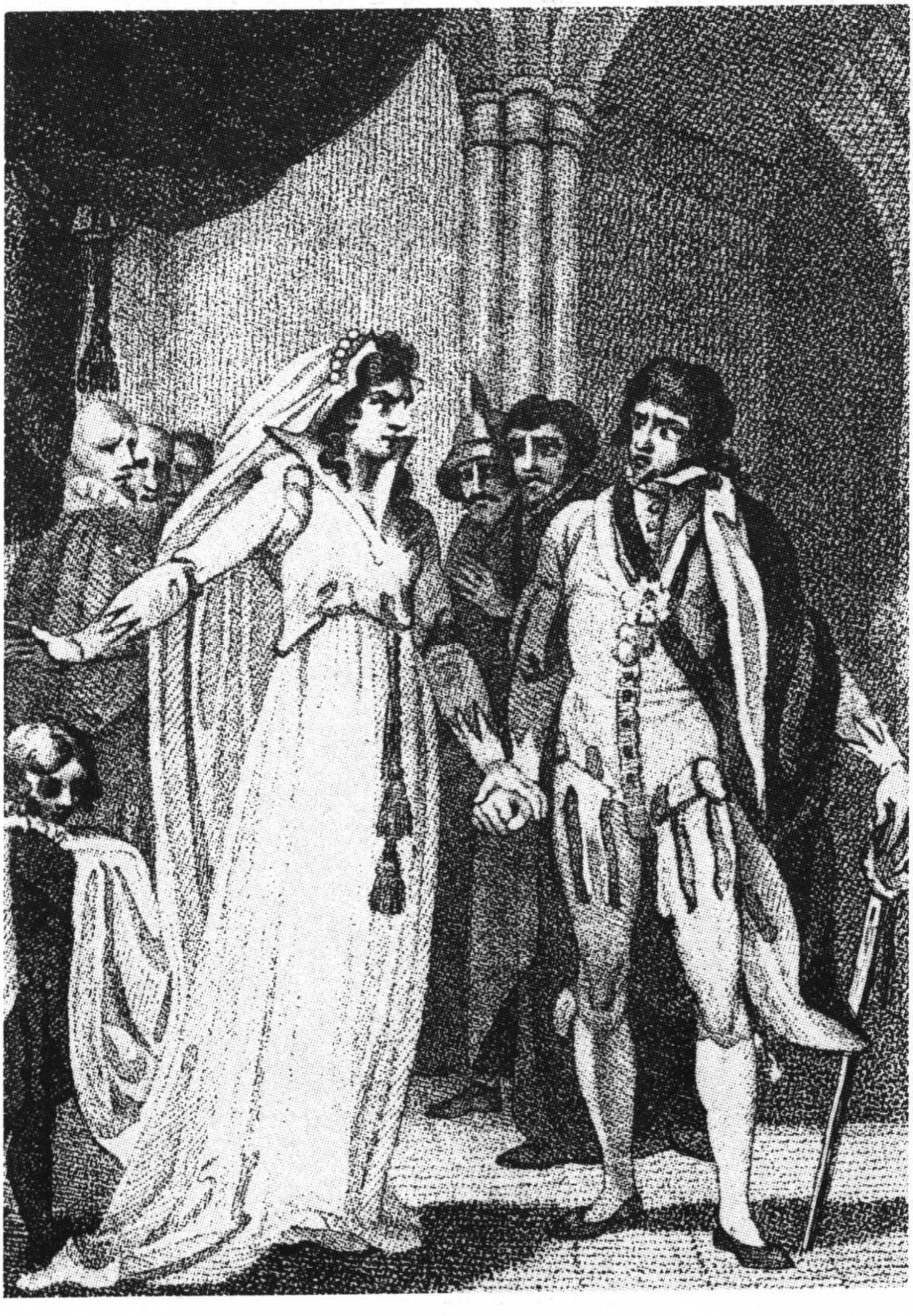
查理九世经常笑。他每次笑时总是露出比威胁还要阴森的表情。

至于玛格丽特,她一感到轿子已经起动,不必再担心卡特琳娜的监视,就急忙从袖口中取出索弗夫人的纸条,上面写着:

> 我得到命令,今晚交给纳瓦尔国王两把钥匙,一把是禁闭他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另一把是我房间的钥匙。等他到我房间来,我必须把他留到早上六点。
>
> 请陛下好好想一想,请陛下速做决定,请陛下不要考虑我的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生命。

"没有什么怀疑的了,"玛格丽特喃喃地说,"他们要用这可怜的女人做工具来毁灭我们。可是我们倒要看看,玛尔戈王后——就像查理哥哥称呼我的那样——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变成一个修女!"

内韦尔公爵夫人见玛格丽特那么专心地读那张纸条,便用手指着问道:"谁给你的信?"

"啊!公爵夫人,我有很多事情要对你说呢。"玛格丽特说着,把那纸条撕得粉碎。

一二 知心话

“先说说，我们到哪儿去？”玛格丽特问，“我想总不是去啄木鸟桥吧？……我可怜的昂利埃特，从昨天以来，这种屠杀我已经看够了。”

“我想请陛下……”

“首先，我求你忘掉陛下这个称呼……你要领我到……”

“到吉兹府邸，如果你不想到什么别的地方去的话。”

“不！不！昂利埃特！去你那儿吧！吉兹公爵不在你那儿，你丈夫也不在吧？”

“噢！不在！”公爵夫人高兴地大声说。快乐使她那双明媚的眼睛像绿宝石似的闪闪发光，“不在，我大伯子不在，我丈夫也不在，什么人也没有！我是自由的，自由得像空气，像小鸟，像浮云……我的王后，听到了吗？自由。你能理解自由这两个字包含的幸福吗？……我愿去就去，我愿来就来，我指挥一切！啊！可怜的王后！你没有自由！所以你老是叹息！……”

“你愿去就去，你愿来就来，你指挥一切！这就够了吗？自由的用处仅仅如此吗？我看你是只要自由就很高兴了。”

“陛下刚才答应要跟我说些知心话的。”

“又是陛下，看来我们今天非吵架不可，昂利埃特，你忘了我们的协定了吗？”

“没有，在人前我是你虔诚的仆人。单独在一起时我们是最知心的朋友。是吗？玛格丽特，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王后笑着说。

“没有王族之间的争夺倾轧，也没有爱情引起的勾心斗角，而是结成一个最完美最坦率的攻守同盟。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寻找和得到人们称为幸福的那昙花一现的时刻。”

“对，我的公爵夫人！正是这样。为了重申我们的协定，亲吻我

一下!”

这两张迷人的脸,一张苍白而又充满了忧郁,一张红润而又洋溢着欢乐,亲热地靠拢了,她们的嘴唇像她们的思想一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公爵夫人用她热切而又好奇的目光盯着玛格丽特,问道:“有什么新鲜事?”

“这两天来不是一切都很新鲜吗?”

“噢!我说的是爱情,不是政治。等我们到了你母亲卡特琳娜的年龄,再去谈政治吧!而我们现在只有二十岁,我美丽的王后,还是让我们谈些别的吧!让我们说说,你想真的结婚吗?”

“和谁?”玛格丽特笑着说。

“啊!你这就让我放心了。”

“昂利埃特,这让你放心却让我害怕啊。公爵夫人,我必须结婚。”

“什么时候?”

“明天。”

“啊!真的!可怜的朋友!有必要这样做吗?”

“绝对必要。”

“该死的!——就像我认识的那个人常说的那样。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事。”

“你认识了一个人,他常说:该死的?”玛格丽特笑着问。

“是的。”

“这个人是谁?”

“你老问我,现在该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说完了,我再告诉你。”

“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纳瓦尔国王有了情人,他并不爱我。我并没有情人,可我也不爱他。但是,我们俩人都必须回心转意,至少从现在到明天要做出回心转意的样子。”

“那么,你就转吧!可是你能肯定他也会回心转意吗?”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想转。”

“我希望你只是对你丈夫这样。”

“昂利埃特,我有一个顾虑。”

"什么顾虑?"

"宗教。你认为胡格诺和天主教徒很不同吗?"

"政治方面?"

"是的。"

"那当然。"

"可是在爱情上呢?"

"亲爱的朋友,我们女人,都不是不信神的人,说到宗教,我们都能接受,说到神,我们推崇好几个。"

"实际上是一个,是吗?"

"是的,"公爵夫人说着,眼睛闪耀着一种异教徒的光芒。"是的,他叫厄洛斯[①]、丘比特[②]、阿莫尔[③];是的,他拿着箭袋,绑着头带,长着翅膀……该死的!虔诚万岁!"

"不过,你祈祷起来却是特别的煞有介事;你还往胡格诺的头上扔石头。"

"别这样,让我们好好说……啊!玛格丽特,最美好的思想,最伟大的行动,到了那辈庸人的嘴里,也就被丑化得不成样子了!"

"庸人!……可是我记得这是我哥哥查理这样祝贺你的。"

"玛格丽特,你哥哥查理打猎成癖,他只知道成天吹号角,所以使他变得很瘦弱……我连他的祝贺也不屑于接受。再说,我当时回答了你的查理哥哥……你没有听到我怎么回答的吗?"

"没有,你说得太轻了!"

"太好了!这样我也就有更多的新鲜事可以告诉你了。可是玛格丽特,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这……这……"

"怎么样?"

"如果我查理哥哥说的那石头确有其事,我就不说了。"王后笑着说。

---

① 厄洛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② 丘比特,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③ 阿莫尔,通俗神话中的爱神。

“这么说，你选了个胡格诺。”昂利埃特大声说，“好吧！你放心好了！为了让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一有机会我也选一个胡格诺。”

“啊！这么说这次你选的是一个天主教徒啰？”

“该死的！”公爵夫人说。

“好啊！好啊！我明白了。”

“我们那个胡格诺怎么样？”

“我并没有选他。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我的什么，也许永远不会是我的什么。”

“可是到底他怎么样了？这总不影响你告诉我他的情况吧？你知道我多么好奇。”

“一个长得同邦弗托·切利尼① 的尼苏斯② 雕像一样美的可怜的年轻人，他是躲进我的房间里来的。”

“噢！……你事前并没有召见他吧？”

“可怜的孩子！别拿他开玩笑了，昂利埃特，他现在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呢！”

“他病了？”

“他受了重伤。”

“一个受伤的胡格诺。这可是一件麻烦事！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打算怎么安置这个不是你什么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你什么的胡格诺伤员呢？”

“他在我的偏房里；我把他藏着，我要救他。”

“他长得很漂亮，很年轻，又受了伤。你把他藏在自己的偏房里，要救他。这个胡格诺如果不感激你，那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他已经很感激我了，这叫我很害怕……尤其是因为我并不爱他。”

“这可怜的年轻人不是引起你的关心了吗？”

“那也只是出于人道。”

“啊！人道，我可怜的王后！我们女人往往就毁在这种美德上。”

---

①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金饰匠和作家。

② 尼苏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英雄。

“是的，你知道：国王、阿朗松公爵、我母亲，甚至我丈夫，都随时可能进到我的房间来。”

“你想让我在你的小胡格诺病的这段时间里，替你看守他，条件是：等他痊愈了，再还给你，是吗？”

“别开玩笑！”玛格丽特说，“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想得那么远。我只是问你，能不能想法把这可怜的孩子藏起来，能不能让我救下的这条命活下去。我可以发誓，我会非常感谢你的！你住在吉兹府邸很自由。你没有哥哥，也没有监视你、束缚你的丈夫。此外，亲爱的昂利埃特，在你房间后面有一间和我那间一般大的偏房，只有你能进去。怎么样！把那间偏房留给我的胡格诺吧！等他痊愈了，你就打开笼子，让鸟儿远走高飞。”

“亲爱的王后，只有一个困难，就是这鸟笼子已经有了人了。”

“怎么，你也救了一个人？”

“这就是我回答你哥哥的那句话。”

“啊！我明白了；所以你说得那么轻，连我也听不见。”

“听着，玛格丽特，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故事，并不比你的那个故事逊色或略少诗意。我把六个卫士留给你以后，就带着另外六个回到吉兹府邸。我正在观看人们抢劫和放火烧一座与我大伯子的府邸只隔一条四子街的楼房时，突然听到女人的喊声和男人的咒骂声，于是我走到了阳台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把几乎前后左右到处闪动着的剑。我欣赏这把疯狂的剑，因为我喜欢美好的事物！……然后，我自然要尽力辨认一下那挥舞这把剑的胳膊和生出这胳膊的身躯。就在这一片喊叫声和击剑声中，我终于辨别出了一个人。我看到了……一个英雄，一个阿雅克斯·泰拉蒙①；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斯坦托尔② 那样洪亮的声音。我兴奋起来，心突突直跳，不论是威胁到他的每一剑，还是他刺出的每一剑，都使我浑身震颤。在这一刻钟内，我的王后，我经历了从未感受到过的、而且也认为不可能再有的那种激动。正当我气喘吁吁，提心吊胆，默默地注视着时，我的英雄突然

---

① 泰拉蒙，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② 斯坦托尔，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以声音洪亮著称。

不见了。”

“怎么啦?”

“一个老妇人向他投下一块石头。这时,我像居鲁士[①] 那样,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大喊道:‘快去救他,快去救他!’我的卫士都去了,找到了他,把他抬了起来,最后送到了你要求我收留你的胡格诺的那个偏房。”

“啊!我太能理解这个故事了,亲爱的昂利埃特,”玛格丽特说,“这个故事几乎和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王后,所不同的是,我是为国王和我们的宗教效劳,我不需要把阿尼巴尔·德·科科纳先生转移出去。”

“他叫阿尼巴尔·德·科科纳?”王后问罢,不禁大笑起来。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名字,是吗?”昂利埃特说,“可是,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呀!该死的!他使周围洒下了那么多的血!我的王后,放下你的面罩,我们到府邸了。”

“为什么要放下面罩?”

“因为我想让你去看看我的英雄。”

“他漂亮吗?”

“在他格斗时,我认为他简直是美极了。那是发生在火光照耀下的夜晚。而今天早上,在阳光下,我承认他稍稍逊色了一点。不过我相信你还是会满意的。”

“那么,你是要拒绝把我保护的人安置在吉兹府邸了?我很不高兴,因为人们最不可能来这儿搜查胡格诺了。”

“为什么不呢!我今天晚上就去把他带来,让他们一个睡在右边,一个睡在左边。”

“可是如果他们互相了解到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那准会打起来。”

“噢!不会有这种危险。科科纳先生脸上中了一剑,他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而你的胡格诺胸膛有剑伤,几乎没法动弹……再说,你可以嘱咐他不要说出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就万事大吉了。”

---

① 居鲁士(约公元前 600—前 529),古波斯帝国国王。



"好吧，就这样！"

"我们进去吧；就这样说定了。"

"谢谢你。"玛格丽特说着紧紧地握了一下好友的手。

"夫人，到了这儿，你又要变成陛下了，"内韦尔公爵夫人说，"那就允许我像接待一位王后那样在吉兹府邸接待你。"

于是公爵夫人先下了轿，几乎是跪在地上扶着玛格丽特下了轿，然后向她指着由两名拿火枪的哨兵看守的府邸大门。王后威严地走在前面，公爵夫人相距几步远跟在后面，保持着她在人前通常所持的那种谦卑的态度。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公爵夫人关上了门，唤来她的侍女，一个最机敏的西西里人。

"米卡，"她用意大利语说，"伯爵怎么样？"

"他的情况越来越好了。"侍女回答。

"他在做什么？"

"夫人，我想他这时正在吃东西。"

"好！"玛格丽特说，"胃口来了，就是好兆头。"

"啊！真的！我都忘了你是昂布鲁瓦兹·帕雷的学生了。你去吧，米卡！"

"你让她出去了？"

"是的，让她给我们警戒。"

米卡走了出去。

"现在，"公爵夫人说，"是你进去看他，还是让他出来？"

"都不要，我只想看他而不让他看到我。"

"那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有面罩吗？"

"他从我的头发、我的手和首饰上也许就能认出我来。"

"噢！我美丽的王后，自从你做了新娘以后，变得多么谨小慎微呀！"

玛格丽特嫣然一笑。

"好吧！不过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公爵夫人说。

"什么办法？"

"那就是从锁眼看他。"

"好吧，你带我去！"

公爵夫人拉着玛格丽特的手,把她领到一扇挂着门帘的门前。她跪下一条腿,把眼睛靠在锁眼上。

"正好,"她说,"他在吃饭,脸正好冲着我们这边。来!"

玛格丽特王后走到她朋友的位子上,把眼睛挨近锁眼,正像公爵夫人刚才说的,科科纳坐在一张摆着丰盛菜肴的桌子前;他的伤势并没有妨碍他狼吞虎咽。

"啊! 我的上帝!"玛格丽特后退一步,叫出声来。

"怎么啦?"公爵夫人惊讶地问。

"不可能! 不! 是! 噢! 真的,就是他!"

"谁,谁是他?"

"嘘!"玛格丽特站起来拉住公爵夫人的手说,"就是要杀死我的胡格诺的那个人。他追他追到我的房间里,而且就在他躺在我的怀抱里时刺了他一剑。噢! 昂利埃特! 幸好他没有看见我!"

"好吧,那么,既然你已经看到过他了,你觉得他漂亮吗?"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说,"因为我只看着他追的那个人。"

"他追的那个人叫什么?"

"你别在他面前说出这个名字。"

"我保证不说。"

"勒拉克·德·拉莫尔。"

"现在你觉得他怎么样?"

"拉莫尔先生?"

"不,科科纳先生。"

"说心里话,"玛格丽特说,"我承认我觉得他……"

她欲言又止。

"说下去!"公爵夫人说,"我看得出,你怨恨他刺伤了你的胡格诺。"

"看来我的胡格诺对他也不含糊,"玛格丽特笑着说,"他在他眼睛上留下了刀伤……"

"那么说,他们谁也不欠谁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和解。把你的伤员送来吧!"

"不,现在还不行,再过些时候。"

"等到什么时候?"

"等你把另一个房间借给你的伤员。"

"哪一个房间?"

玛格丽特看着她的朋友。后者沉吟了片刻,然后瞪了她一眼,笑起来。

"好吧,就这样吧!"公爵夫人说,"这样一来,我们的联盟不是比以往更牢不可破了吗?"

"永远真诚的友谊。"王后回答。

"当我们互相需要时,我们的口令和暗号是什么?"

"三个神的名字:厄洛斯—丘比特—阿莫尔。"

两个女人再一次亲吻,第二十次握手,然后就分手了。

一三　万能钥匙

纳瓦尔王后回到卢浮宫，发现吉洛纳十分激动。她不在时，索弗夫人来了，她送来了太后让人交给她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开软禁亨利的那个房间的。显然，出于某种打算，太后需要贝亚恩人今晚在索弗夫人房中过夜。

玛格丽特拿起那把钥匙，在手中转来转去，仔细地思索着索弗夫人的每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掂量着。终于，她自信已经弄明白了卡特琳娜的计划。

她拿过笔和墨水，在一张纸上写道：

> 今晚勿去索弗夫人房间，请来纳瓦尔王后处。
>
> 玛格丽特

然后，她把纸卷好，塞在钥匙眼里，吩咐吉洛纳，等天一黑就去，把钥匙从犯人的门底下塞进去。

办完了第一件让她操心的事，玛格丽特想到了她可怜的伤员。她关上了所有的门，然后走进偏房。使她大为惊讶的是，发现拉莫尔又穿上了他那身依然是沾满血迹、破烂不堪的衣服。

看到玛格丽特，拉莫尔竭力想站起来。可是，摇晃了几下，他又跌倒在那张给他当床的扶手椅里。

“先生，出什么事了？”玛格丽特问，“为什么你那么不听医生的话？我嘱咐你要好好休息，可是你不但不听，而且还照相反的去做。”

“噢！夫人，”吉洛纳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再三恳求伯爵先生别做这种蠢事，可他坚持说他再也不能在卢浮宫里呆下去了。”

“你要离开卢浮宫！”玛格丽特说着，惊异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后者低下了头。“这是不可能的。你还不能走路；你那么苍白无力，可以看得出你的腿在打颤。今天早上，你肩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呢。”

“夫人，”年轻人回答，“我越是感谢陛下昨晚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就越要恳求陛下今天让我离开这儿。”

“可是，”玛格丽特惊讶地说，“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你这个疯狂的决定。这还不是忘恩负义吗？”

“噢！夫人！”拉莫尔双手合掌，喊道，“请你相信，我不但不会忘恩负义，而且一辈子都会对你怀着感激之情。”

“可是这种感激不会太长了，”被他的诚恳所深深感动的玛格丽特说，“因为，如果你离开卢浮宫，即使不因伤口重新裂开，失血过度而死去，也会被人认出是胡格诺，在街上走不出百步就被人杀死。”

“可是我必须离开卢浮宫。”拉莫尔喃喃地说。

“必须！”玛格丽特说着，一边用她那深邃、清澈的眼睛注视着他；突然她的脸微微变了点色：“噢，是了！我明白了！对不起，先生！肯定是卢浮宫外面有一个女人会因为见不到你而在担惊受怕。拉莫尔先生，你这样做是对的，理所当然。我理解这一点。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不，应该说我为什么没有早想到呢！做主人的，应该想到客人的伤势，也应该保护他的感情；应该医治他的身体，也应该关心他的灵魂。”

“啊！夫人，你完全误会了，”拉莫尔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只身一人，在巴黎更完全是只身一人了。这儿谁也不认识我。那个要杀我的人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男人。而陛下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要走呢？”玛格丽特大惑不解地问。

“因为听说陛下一夜没有休息，而今晚……”拉莫尔说。

玛格丽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吉洛纳，”她说，“天黑了，我看该是你去放钥匙的时候了。”

吉洛纳笑着走了出去。

“既然你在巴黎是只身一人，无亲无故，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玛格丽特问。

“夫人，我会有很多朋友的，因为，当人们追我时，我想到我的母亲。她是天主教徒。我好像见到她手拿十字架，走在我前面，把我领

向卢浮宫。当时，我就发下誓言，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将改信我母亲的宗教。夫人，现在上帝不只是让我活了下来，而且还给我派来了一个天使，让我爱上了她。”

“可是你还不能走路；走不上一百步，你就会晕过去的。”

“夫人，我今天已在这房间里试过了，我走得很慢，也很痛苦，这是真的；但是，只要我能走到卢浮宫广场，一旦到了外面，那就不管它会发生些什么了。”

玛格丽特用手托着脸，细细地思索着。

“那么纳瓦尔国王呢？”她故意说，“你没有再提到他。你在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就不想再为他效劳了？”

“夫人，”拉莫尔脸色苍白地回答说，“你就要接触到了我要离开这儿的真实原因……我知道纳瓦尔国王正经历着最大的危险，就连作为法国公主的你也不能救他的生命。”

“怎么，先生！”玛格丽特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危险？”

“夫人，”拉莫尔迟疑了一下说，“我在这个小房间里什么都能听到。”

“这倒是真的，”玛格丽特轻声自语道，“吉兹先生已经告诉过我。”

然后又大声说：

“那么，你都听到了些什么？”

“首先，是今天早上陛下和你弟弟的谈话。”

“和弗朗索瓦？”玛格丽特红着脸喊道。

“是的，夫人，和阿朗松公爵。接着，你走后，我又听到了吉洛纳小姐和索弗夫人的谈话。”

“就这两次谈话？……”

“是的，夫人，你结婚才只有一个星期，你爱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将像阿朗松公爵和索弗夫人一样到你的房间来。他将和你谈他自己的秘密。我不应该听到这些秘密；否则我会泄密的……而我不能……我不应该……更主要是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泄密的人！”

拉莫尔在说最后几句话时，声音是那样含糊，态度是那样窘迫，

玛格丽特一下子恍然大悟。

“啊！”她说，“你从偏房里听到了我这房间里的所有谈话？”

“是的，夫人，”这几个字轻得刚让人能听到。

“你今晚要离开这儿是为了不再听到更多的谈话。”

“夫人，如果陛下允许的话，我立刻就走。”

“可怜的孩子！”玛格丽特怜悯而又温柔地说。

拉莫尔原以为会受到厉声的驳斥，不想听到的却是如此温柔的回答；他腼腆地抬起了头，目光和玛格丽特的相遇，王后那清澈、深邃的目光就像磁铁一般把他吸引住了。

“拉莫尔先生，这么说，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保守不住秘密。”玛格丽特温柔地说；她靠在椅背上，身体的一半都躲藏到挂毯的阴影里，享受着洞察别人的灵魂而她自己却让人看不透的快意。

“夫人，”拉莫尔说，“我是个很可鄙的人，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别人的幸福使我痛苦。”

“谁的幸福？”玛格丽特笑着说，“啊！对了，纳瓦尔国王的幸福！可怜的亨利！”

“你知道他很幸福，夫人！”拉莫尔激动地大声说。

“幸福？……”

“是的，因为陛下同情他。”

玛格丽特把腰间的荷包揉成一团，把上面的金流苏也拆散了。

“这么说，你是拒绝见纳瓦尔国王啰？”她说，“在你的头脑里，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吗？”

“我担心我只能使陛下不快了。”

“那么，你愿意见我弟弟阿朗松公爵吗？”

“噢！夫人，”拉莫尔喊道，“阿朗松公爵先生！不！不！我更不愿意见阿朗松公爵先生了。”

“为什么？”玛格丽特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因为尽管我是个很不好的胡格诺，不能忠诚于纳瓦尔国王陛下，可我也决不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能成为阿朗松先生和吉兹先生的朋友。”

这次是玛格丽特低下了头，感到内心激烈地跳动着，连她自己也

说不清，拉莫尔的话究竟使她感到快乐还是感到痛苦。

这时，吉洛纳走了进来，玛格丽特投以询问的目光。吉洛纳也用目光肯定地回答：她已经把钥匙转给纳瓦尔国王了。

玛格丽特又把目光落在拉莫尔身上。拉莫尔还在犹豫不决，他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得像个身心都受着极大痛苦的人。

"拉莫尔先生很高傲，"她说，"我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向他提一个建议，因为他很可能会拒绝的。"

拉莫尔站了起来，朝玛格丽特走了一步，想向她施一礼，以表示自己愿意听从她的吩咐。可是一阵火烧火燎的剧痛使他直流眼泪。他感到自己就要倒下去了，一把抓住挂毯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你看见了吗？"玛格丽特喊着向他跑过去，双手把他抱住。"你看见了吗？先生，你还需要我！"

拉莫尔的嘴唇用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轻微动作喃喃地说：

"噢！是的！就像需要空气和阳光一样。"

就在这时，玛格丽特的房门突然响了三下。

"夫人，你听见了吗？"吉洛纳惊慌地说。

"听见了！"玛格丽特轻声说。

"去开门吗？"

"等一下，也许是纳瓦尔国王。"玛格丽特用极低的声音说。她原希望只让吉洛纳一个人听到，却不料这些话使拉莫尔来了劲。

"噢！夫人！"他大声说，"夫人！我跪下求你，让我走吧！不要管我是死是活，让我出去吧！夫人！可怜可怜我！噢！你不回答我！那么好吧！等一会我说话。我想我一说话，你就会把我赶走的。"

"别说话，可怜的人！"玛格丽特说。她听着年轻人埋怨自己的话，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不许说话！"

拉莫尔从玛格丽特说话的语调里听不到任何他期待的怒意，于是继续说：

"夫人，我再对你说一次，在这个小房间里什么都听得见。噢！别把我这样活活折磨死吧，这可是最残忍的刽子手也发明不出来的刑罚啊。"

"别说话！别说话！"玛格丽特说。

"噢！夫人，你就那么无情，你什么也不愿意听，什么也听不见。可是，你知道，我爱你……"

"我要你别说话，就不要说话！"玛格丽特打断了他的话，用她温暖和芬芳的手堵这年轻人的嘴。他用两只手握住它，把它按在自己的嘴唇上。

"可是……"拉莫尔低声说。

"可是，你不要出声，孩子！"

说罢，她急忙走出偏房，关上了门，倚在墙上，用颤抖的手捂在胸口上，竭力镇定着自己激烈跳动的心。

"开门，吉洛纳！"她说。

吉洛纳走出房间。不一会，纳瓦尔国王的清秀、聪明，但有点不安的脸就出现在撑起的门帘后面。

"夫人，你叫我来？"纳瓦尔国王对玛格丽特说。

"是的，先生，陛下收到我的信了？"

"收到了。我承认读到信以后，我多少有些惊奇。"亨利说着，一面心怀疑惧地向四面打量着，不过他的疑惧很快就消除了。

"而且多少有些不放心，是吗，先生？"玛格丽特说。

"夫人，我承认是的。不过，当我周围都是穷凶极恶的敌人，以及比敌人更危险的朋友时，我想起有一天晚上，我曾看到你的眼睛闪耀着慷慨的光芒，那就是我们举行婚礼的晚上；而后来有一天，我又看到你的眼睛放射着勇敢的光芒，那就是昨天，预定处死我的日子。"

"先生，那又怎样呢？"玛格丽特笑着说，这时，亨利好像要洞察她内心深处似的在看着她。

"夫人，想到这些，读了你要我到这里来的信，我立刻对自己说：纳瓦尔国王哟，作为一个没有朋友、没有武器的囚犯，他只有一种能够载入史册的光彩的死法，那就是由于妻子的背叛而死，于是我就来了。"

"先生，"玛格丽特回答，"如果你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是一个爱你……同时也是被你爱的人一手安排的，那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听到这些话，亨利几乎往后退了一步，他那黑眉毛下面的一双灰色的锐敏的眼睛好奇地询问着王后。

“噢！陛下，你放心！”王后笑着说，“我不是说这个人就是我！”

“不过，夫人，是你让人给我送来这把钥匙的，信中的字迹也是你的。”亨利说。

“我承认字迹是我的，我也不否认信是我让人送给你的。至于这钥匙，就不是这样了。你只要知道这把钥匙经过了四个女人的手才到你手里，就够了！”

“四个女人！”亨利吃惊地大声说。

“是的，经过四个女人的手，”玛格丽特说，“经过太后的，索弗夫人的，吉洛纳的和我的手。”

亨利思考起这个谜来。

“先生，现在让我们谈正经的吧，”玛格丽特说，“我们必须坦率地谈谈。今天外面到处在谣传，说陛下已同意改变宗教信仰，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夫人，我还没有同意。”

“然而你已经下决心了。”

“应该说，我正在考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二十岁，而且好歹总是个国王，该死的！有些东西是的确值得人去做弥撒的。”

“这些东西中也包括生命，是吗？”

亨利不禁微微一笑。

“陛下，你没有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玛格丽特说。

“夫人，我对我的联盟者是有些保留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只是联盟而已。如果你现在是我的联盟者，又是……”

“又是你的妻子，是吗，陛下？”

“说心里话，是的……又是我的妻子。”

“那又怎么样？”

“如果这样，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就像他们说的，我可能依然要坚持做胡格诺派的国王。而现在，我却只好满足于活命了。”

玛格丽特注视着亨利。她的神情是那样奇怪，换一个头脑不如纳瓦尔国王敏锐的人，一定会产生疑惑的。

“那么，你至少已经肯定可以达到活命这个目的了？”她说。

“差不多吧！”亨利说，“夫人，你知道在现在这种时候，什么事也没法说肯定的。”

“陛下已经表现了那么大的节制，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在放弃自己的王位和宗教以后，陛下也许还要放弃和法国公主的婚姻吧，至少有人是这样希望着哩。”玛格丽特说。

这几句话是那么意味深长，亨利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但他立即像闪电那样迅速地克制住这种感情的激动。

“夫人，你该能够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根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我只能一切都按照法国国王的命令去做。说到我自己的意愿，如果有人想稍微听一听我对这个关系到我的王位、荣誉和生命的问题有什么想法，那么我要说：与其把我的前途建立在我们的包办婚姻给我的权利上，那我宁愿做一个幽居古堡的猎人，或者藏身修院的苦修者。”

这种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态度，使玛格丽特害怕。她想也许查理九世、卡特琳娜已经和纳瓦尔国王谈妥了要解除他们的婚姻。为什么她就不可能被出卖或者牺牲呢？就因为她是查理九世的妹妹、卡特琳娜的女儿吗？经验告诉她，她绝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这上面。这个年轻的女子——应该说是这个年轻的王后——怀有的雄心壮志，使她不同于那般不顾尊严、任人摆布的弱者。每一个女人，哪怕是一个很平庸的女人，只要她在真正恋爱着，爱情就能战胜一切弱点，因为真正的爱情就是一种雄心壮志。

“陛下，”玛格丽特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相信在每个国王的头上都有一颗闪亮的星星。”

“啊！”亨利说，“我尽力气找了好久，也没有看到属于我的那颗星星。它被此刻正在我的头上狂吼着的风暴遮住了。”

“如果有一个女人能吹散这风暴，让这颗星星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呢？”

“这很难。”亨利说。

“先生，你不相信能有这样一个女人？”

“不，我只是不相信她的能力。”

“你想说她的意志吧？”

“我是说她的能力，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女人只有当爱情和利益在她身上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时候，才富有力量。如果只具有其中的一种，那就像阿希文① 一样，还是容易被攻破的。然而现在这个女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是不能指望她的爱情的。”

玛格丽特沉默了。

“请听我说，”亨利继续说，“当圣日耳曼－洛塞鲁瓦的钟声敲过最后一下后，就应该考虑恢复你的自由，你那被别人当做抵押品来毁灭我们胡格诺派的自由；而我，就应该考虑挽救自己的生命。这是最迫切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失去了纳瓦尔；可是，纳瓦尔和你能在自己房间里自由说话相比，还是件小事儿；有了自由，你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当有人在这偏房里旁听时，连话也不敢大声说了。”

尽管玛格丽特心事重重，但她还是忍不住笑了。这时纳瓦尔国王已站起身来准备回自己的住处去，因为深夜十一点的钟声已敲响多时，卢浮宫里的人都已睡了，至少像是都已睡了。

亨利朝门口走了几步，突然站住了，好像这时他才想起促使他到王后房里来的原因。

“夫人，”他说，“你该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吧？难道你让我来只是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感谢你昨晚突然出现在国王的兵器室、暂缓了我的死刑吗？真的，夫人，你来得真是时候，你就像古代的女神一样突然降临，不早不晚，救了我的命。”

“不幸的人！”玛格丽特拉住丈夫的胳膊，略带嘶哑地大声说，“你怎么就没有看到，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得救，不管是你的自由，你的王位，还是你的生命！……你是瞎子！疯子！可怜的疯子！你在我的信中就只看到一个约会，再没有看到别的了？你没有想到，玛格丽特受到你冷冷的怠慢，希望你赔礼、补过吗？”

“这，夫人，”亨利吃惊地说，“我承认……”

玛格丽特带着难以形容的表情耸了一下肩。就在这时，一种奇

① 阿希文，特洛亚战争中的著名英雄。

怪的声响，像是一阵急促而又尖细的抓门声，从那扇隐秘的小门传来。

玛格丽特拉着国王走到小门跟前。

“你听。”她说。

“太后从她房间里出来了。”一个因恐惧而断断续续的声音低声说。亨利立刻就听出这是索弗夫人的声音。

“她到哪儿去？”玛格丽特问。

“到陛下你这儿来。”

一阵绸裙窸窸窣窣远去的声音说明索弗夫人匆忙逃走了。

“噢！”亨利喊道。

“我知道她肯定会来的。”玛格丽特说。

“我也料到了，”亨利说，“这就是证据，你看。”

说着，亨利敏捷地掀开了他的黑丝绒上衣，玛格丽特只见他胸前露出精致的锁子甲和一把米兰长刀。亨利拔出长刀，那长刀就像一条阳光下的蝮蛇在他手中闪耀。

“这哪儿用得着刀和护胸甲！”玛格丽特喊道，“快去，陛下，快去，收起你的刀，这是太后，不错；但仅仅是太后一个人。”

“可是……”

“是她，我已经听见她的脚步声了，别说话！”

然后，她凑到亨利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年轻的国王专心然而不无惊讶地听着。

亨利听罢，立即躲到床帏后面去。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像豹子一样灵活地冲向拉莫尔正颤抖地等待着她的那间偏房，打开门，寻找那年轻人。在黑暗中，她摸到了他，紧紧握着他的手。

“别出声！”她说话时离他那么近，他能感到一股温和而又芬芳的气息夹着湿润的蒸汽直扑到他的脸上。“别出声！”

说罢，她就回到自己的卧房，关好偏房的门，取下头饰，用刀子割断了裙衣上所有的束带，跳上了床。

正是时候，钥匙已在锁眼里转动了。

卡特琳娜有能打开卢浮宫所有房间的万能钥匙。



“谁在那儿?”玛格丽特大声问道。这时卡特琳娜正在吩咐陪她来的四个卫士守住房门。

玛格丽特好像被突然闯进她房间来的人吓坏了,她穿着白色睡衣从床帏下钻出来,跳下床;待认出是卡特琳娜,就走上前去吻母亲的手。她那种吃惊的表情装得那么逼真,连这个佛罗伦萨女人也被骗过了。

一四　新婚第二夜

太后神速地巡视了一下周围。床前的天鹅绒拖鞋、散放在好几张椅子上的玛格丽特的衣服,以及她搓揉着的惺忪的睡眼,使卡特琳娜深信女儿确是刚被自己惊醒。

于是她露出了庆幸自己得计的笑容,拉过一把扶手椅来。

"玛格丽特,"她说,"让我们坐下,好好谈谈。"

"夫人,我在听着呢。"

"现在是时候了,"卡特琳娜说着,就像一个正在思索或者想把自己深深掩藏起来的人所习惯的那样,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的女儿,现在是应该让你明白你哥哥和我是多么希望能使你幸福的时候了。"

熟悉卡特琳娜的人都知道,这种开场白是很可怕的。

"她要和我说什么呢?"玛格丽特心想。

"当然,"这个佛罗伦萨女人继续说,"让你们成婚,是我们出于统治者利益不得不这样做的一个政治行动。可是,应该承认,我可怜的孩子,我们没有想到纳瓦尔国王对你这样年轻、美貌、迷人的姑娘的反感竟会顽固到这种程度。"

玛格丽特站起来,拉严了睡衣,客套地向母亲施了一个礼,表示感谢母亲的同情。

"我到今天晚上才知道,"卡特琳娜说,"否则我早就来看你了。我今天晚上才知道,你丈夫远没有给你一个美丽的女子——更不用说是一个法国公主——应得的尊重。"

玛格丽特叹了一口气。这种默认使卡特琳娜大受鼓舞,她继续说:

"诚然,纳瓦尔国王蔑视我们好意许配给他的妻子的爱情,公开追求我身边的一个女官,而她又崇拜他到了不顾舆论的程度,这的确

是一个不幸。遇到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我们这样有权威的人是无可奈何的，而王国的任何一个绅士却可以亲自出马或让自己的后辈去把女婿叫来，加以惩罚。”

玛格丽特垂下了头。

“已有好久了，我的女儿，从你那红肿的眼睛和对索弗夫人尖刻的话语中，我看出你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无法完全掩盖住你内心的创伤。”卡特琳娜继续说。

玛格丽特哆嗦了一下，因为她看见床帏轻轻动了一下；不过幸好卡特琳娜没有发现。

“这个伤口，”她加倍亲热地说，“我的孩子，这个伤口将由母亲的手来医治。你的母亲和哥哥决定了你这门婚事，原以为会使你幸福；可是，他们出于对你的关心，发现亨利每天晚上都走错了门；他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个小国王蔑视一个你这样美丽、高贵而又贤德的女人；他们终于认清了这个疯狂、傲慢的人一旦认为气候有利就会攻击我们的家族，把你逐出他的家门；现在，为了保证你能得到和你身份相称的前途，你的母亲和哥哥难道没有权利把你和他分开吗？”

“可是，夫人，”玛格丽特回答说，“你的这些看法尽管都充满着母爱，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但我还是要大胆地向陛下说出我的想法：纳瓦尔国王是我的丈夫。”

卡特琳娜做了个气愤的动作，朝玛格丽特奔过来。

“他是你丈夫！”她说，“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就一定是丈夫和妻子吗？神父的几句祝辞就能使婚姻得到确认？他是你丈夫！噢！我的女儿，如果你是索弗夫人，倒是可以这样回答我。可是，一切都和我们对他的希望相反。你同意把称你为妻子的荣誉给了亨利·德·纳瓦尔，而他却把妻子的权利交给了另一个女人。”卡特琳娜提高了嗓音接着说：“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去，这是一把能打开索弗夫人房门的钥匙，你亲自去看吧！”

“噢！轻声些，夫人，我求你轻声些，”玛格丽特说，“因为你不仅搞错了，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会叫醒我的丈夫。”

说着，玛格丽特肉感十足地站起身来，让自己的睡衣半敞着，从那短短的衣袖里露出洁白的胳膊和一双绝美的手。她把床头的蜡烛移近了些，撩起床帏，笑眯眯地向母亲指着纳瓦尔国王那满头的黑发、骄傲的脸，只见他睡在纷乱的被褥里，半张着嘴，进入了最安适、最酣畅的梦乡。

卡特琳娜脸色惨白，两眼露出惊慌的神色，身子往后一仰，好像脚下裂开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她不是发出一声叫喊，而是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

“夫人，你看，”玛格丽特说，“你的情报并不确切。”

卡特琳娜看了玛格丽特一眼，又看看亨利。在她那活跃的头脑里，她想像着这个额头苍白而又微微汗湿、眼睛围着淡淡黑圈的男子同微笑的玛格丽特在一起的形象，她含着无言的怒火，咬着自己薄薄的嘴唇。

玛格丽特让她母亲有足够的时间观看这幅画面。卡特琳娜就像看到了墨杜萨[①] 的脸一样呆若化石。玛格丽特放下床帏，踮着脚尖回到卡特琳娜的身边，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

“夫人，你怎么说？”

这个佛罗伦萨女人花了几秒钟的时间，试图探索这年轻女子的天真的外表下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面对泰然自若的玛格丽特，她那微妙的目光也显得迟钝了。

“没什么。”她回答说。

说罢，她大步走出了房间。

当卡特琳娜的脚步声消失在过道的尽头时，床帏打开了，两眼闪闪发光、呼吸急促、双手微微颤抖的亨利跪倒在玛格丽特的面前。他只穿着短裤和胸甲。看着他这副滑稽的装束，玛格丽特一面诚恳地握住他的手，一面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啊！夫人！啊！玛格丽特！”他喊道，“我怎样才能报答你对我的恩德呢？”

他不断地吻着她的手，接着又慢慢地把嘴唇移向少妇的手臂。

---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陛下,"她缓缓地向后退了一步,说,"难道你忘了一个救你生命的可怜的女人此刻正在为你痛苦和悲叹吗?"接着她又低声说,"为了你,索弗夫人克服了自己的嫉妒心,把你送到我的身边,不仅如此,她还可能为你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比谁都更清楚,我母亲发起怒来是可怕的。"

亨利打了个寒战,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

"噢!不过,"玛格丽特妩媚地说,"我想了一下,倒也放心了。给你钥匙时,并没有记号说明是哪个房间的,完全可以认为你今晚是自己情愿到我这儿来的。"

"我情愿,玛格丽特,只是请你忘了……"

"轻声些,陛下,轻声些,"王后模仿着十分钟前她对母亲说过的话,拦住他的话头,"偏房里的人能听到,陛下,你知道,我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我要求你说话低声些。"

"噢!噢!"亨利半带着笑容半带着伤感地说,"这是真的,我忘了今晚这出有趣的戏也许并不是预定由我来演完的。这偏房……"

"让我们进去吧,陛下,"玛格丽特说,"我很荣幸能把一位勇敢的绅士介绍给陛下,这位绅士为了到卢浮宫来向陛下报警而在大屠杀中受了伤。"

王后向偏房的门走去,亨利跟着自己的妻子。

门打开了。亨利看到一个男人躲在那专供发生不测事件时使用的偏房里,惊呆了。

拉莫尔突然发现纳瓦尔国王站在自己的面前,更感到意外。看到他那窘迫的神情,亨利朝玛格丽特投去了讥讽的一瞥,然而玛格丽特却十分泰然。

"陛下,"玛格丽特说,"我真担心有人会闯进我住的地方来把这位绅士杀掉。他是那么忠于陛下,我现在就交给陛下来保护他。"

"陛下,"这时那年轻人接着说,"我就是陛下等待的勒拉克·德·拉莫尔伯爵,泰利尼先生向你推荐的那个人。可怜泰利尼先生就在我身边被人杀死了。"

"啊!"亨利说,"是的,先生,王后已经把他的信交给了我。可是,你不是还带着一封朗格多克省长先生的信吗?"



"是的,陛下,他要我一到巴黎就把信交给你。"

"你为什么没有交给我呢?"

"陛下,我昨天傍晚去过卢浮宫,当时陛下很忙,没能接见我。"

"这倒是真的,"国王说,"可是你为什么没托人转交给我呢?"

"奥里阿克先生命令我,一定要亲自交给陛下本人。他说,因为信中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他不敢托付给一般的信使。"

"是的,"国王接过信来一边读着一边说,"信里建议我离开宫廷回贝亚恩。奥里阿克先生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他是我的好朋友。身为一个省长,他已经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真见鬼!先生,你为什么不在三天前而到今天才把信交给我呢?"

"因为正像我对陛下说过的,虽然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还是直到昨天才到达巴黎。"

"这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国王喃喃地说,"否则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了,可能在拉罗歇尔,也可能在某个平原上,身边还有两三千骑士。"

"陛下,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玛格丽特低声说,"不要再花时间去指责过去,而应该去争取尽可能好的前途。"

"处在我这种境地,夫人,你认为我还有希望吗?"亨利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

"当然有,在我看来这就好比是一场有三道输赢的赌博,我只输了第一道。"

"啊!夫人,"亨利用低低的声音说,"如果我能肯定你和我站在一边……"

"如果我要站到你的对手一边,我想不必等到现在了。"玛格丽特回答说。

"这是真的,"亨利说,"我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现在,就像你所说的,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做起。"

"唉!陛下,"拉莫尔说,"我愿陛下在各方面都能美满如意;不过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元帅先生。"

亨利露出了一个微笑,那是狡猾的农民所特有的微笑,只有当他后来成为法国国王时,人们才能理解他这微笑的含意。

“可是，夫人，”他关心地看着拉莫尔说，“这位绅士住在这儿不可能不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也难免遭到令人不快的意外。你打算怎么办呢？”

“陛下，”玛格丽特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我们能不能把他送出宫去呢？”

“这很难。”

“陛下，拉莫尔先生不能在陛下的身边找一个位置吗？”

“唉！夫人！你总还当我是胡格诺派的国王，还统治着一方人民似的。你很清楚，我现在已改变了一半宗教信仰，而且我已不再有属于自己的人民了。”

如果不是玛格丽特，而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会急忙回答：他也是天主教徒。但王后却想要亨利自己来问出她想告诉他的话。至于拉莫尔，他看到自己的女保护人不说，同时他自己还不知道在法国宫廷这样危险的地盘上如何能立住脚跟，所以他也保持着沉默。

“省长先生告诉我，你母亲是天主教徒，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你那么友好，是这样吗？”亨利又读了一遍拉莫尔带给他的信说。

“伯爵先生，”玛格丽特说，“你好像曾经说过你立下了一个誓愿，改变宗教信仰，不过我对这一点还不大明白。拉莫尔先生，那就请你再给我解释解释吧。你所说的同国王的想法好像有什么相同之处？”

“唉！是的，”拉莫尔说，“不过陛下当时对我的解释反应是那么冷淡，所以我也就没敢……”

“先生，那是因为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给国王解释解释吧！”

“说吧！是什么心愿？”国王问。

“陛下，”拉莫尔说，“当被杀人凶手们苦苦追赶时，我手无寸铁，两处伤口又痛得要命，突然我好像看到母亲手拿十字架把我引向卢浮宫，于是我立下誓愿：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改信母亲的宗教。是上帝让我母亲从坟墓里出来在这可怕的黑夜里为我引路，是上帝把我领到这儿来的。陛下，我受到了法国公主和纳瓦尔国王的双重庇护，我的命奇迹般地得救了。我必须实现我的誓愿。陛下，我准备成为天主教信徒。”

亨利皱了一下眉头。他是个怀疑论者。他能够理解出于利害而改变宗教信仰，但他怀疑竟能因为信念而改变宗教信仰。

“看来国王不愿安排我保护的这个人。”玛格丽特心中暗想。

这时，拉莫尔依然在两种相反的意愿之间左右为难、犹豫不定。他发觉自己不知怎么的处于一种可笑的地位。终于还是玛格丽特以她女人的灵敏使他摆脱了困境。

“陛下，”她说，“我们忘了这可怜的伤号需要休息。我自己也困得很。喂！你看呀！”

拉莫尔脸色果然越来越苍白，不过他是由于听到和自以为理解了玛格丽特的最后几句话以后才骤然变色的。

“好吧！夫人，”亨利说，“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把拉莫尔先生留在这里休息不就行了吗？”

年轻人向玛格丽特投去了哀求的目光；尽管在两位陛下面前，可是痛苦和疲劳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倒在一张椅子上。

玛格丽特完全能理解他目光中包含着的爱和他昏倒时表现出的绝望。

“陛下，”她说，“这位年轻的绅士身负重伤，可是为了国王，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卢浮宫来把元帅和泰利尼的死讯报告给陛下。我认为陛下应该给他一种将会使他终身感激的荣誉。”

“夫人，怎样的荣誉？”亨利说，“请说吧，我一定照办。”

“让拉莫尔先生今晚睡在陛下的脚边，陛下就睡在这张躺椅上。而我呢，如果我尊敬的丈夫允许的话，”玛格丽特笑着继续说，“我就叫吉洛纳侍候我上床，因为说实在的，在我们三人中，我并不是最不需要休息的。”

亨利是很精的，甚至可说是太精了一点——后来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责备他这一点。他明白，既然自己过去对妻子是那样冷淡，她也就有权把他逐出一个丈夫该睡的地方。再说，对他进行报复的玛格丽特是救过他的命的。于是他真心诚意地回答道：

“夫人，如果拉莫尔先生能够走到我的房间去，我可以把自己的床让给他。”

“那自然很好。”玛格丽特说，“可是现在，无论是你还是他，到你

的房间去都是不安全的。为了小心起见，陛下还是在这儿住到明天吧。”

不等国王回答，她就叫来了吉洛纳，让她为国王准备床垫，然后又在国王的脚下为拉莫尔准备了睡的地方。年轻的绅士对于获得这样的荣幸感到那么高兴，那么满意，好像连伤口也不觉得痛了。

玛格丽特向国王深深地施了一礼，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把三面的门都锁上，躺到自己的床上。

“现在，”玛格丽特想，“必须考虑明天给拉莫尔在卢浮宫里找个保护人。今天装聋作哑的人，明天就会后悔的。”

于是她向正在等待她最后吩咐的吉洛纳做了一个手势。吉洛纳走了过来。

“吉洛纳，”她低声说，“明天你无论找个什么理由，必须让我弟弟阿朗松公爵在早上八点以前到我这儿来。”

卢浮宫内已敲响了深夜两点。

拉莫尔和国王谈了一会儿政治。国王渐渐睡着了，不久鼾声大作，就像他睡在自己的贝亚恩的皮床上一样。

拉莫尔本来也许可以睡得像国王一样香甜。可是玛格丽特没有睡，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发出的响声扰乱了这年轻人的思想和睡意。

“他很年轻，”难以入睡的玛格丽特喃喃地自言自语，“他很腼腆；他也许——当然，这还要看一下——也许是很可笑的。可是他的眼睛很美……身材也很匀称，很可爱……可是，如果他不是个勇敢的人该多糟呀！……他刚才逃命……现在又要放弃宗教信仰……这很令人不快。管他呢，梦已经有了美好的序幕，让它自然发展，把它托付给疯狂的昂利埃特的三位一体的神灵吧。”

快天亮时，玛格丽特终于进入梦乡，嘴里咕哝着：“厄洛斯—丘比特—阿莫尔。”

一五　女人要的也正是上帝要的

玛格丽特的忧虑没有错：卡特琳娜看到这出喜剧的情节而无法改变它的结局，郁积在内心的怒火总要找个人发泄。太后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朝她女官的房间走去。

索弗夫人料想会有两个人到来。她盼望着亨利的到来，但也担心着太后的到来。她只脱掉了外衣，躺在床上，让达丽奥尔守在前厅里。她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接着是慢慢走近的脚步声。如果不是有地毯，这脚步声是很重的，决不是亨利那急促然而轻轻的脚步声。她猜想一定是有人不让达丽奥尔通报就走了进来；于是，她用手支起身子，张紧了耳朵和眼睛，等待着。

门帘撩起了，年轻的女子看到进来的是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不禁不寒而栗。

卡特琳娜显得很平静；可是两年来已经习惯于观察她的索弗夫人知道，在表面的平静后面掩藏着阴森森的勾当，也许甚至是残忍的报复。

一看到卡特琳娜，索弗夫人就想跳下床来；可是卡特琳娜抬起手示意让她别动，于是可怜的夏洛特只好呆在床上。她在内心里集聚着自己的全部勇气，以便迎接在沉默中酝酿着的风暴。

"你把钥匙给纳瓦尔国王了吗？"卡特琳娜问道。她说话的语调和平时毫无不同，只是她发出这句问话的嘴唇越来越灰白。

"是的，夫人……"夏洛特回答。她竭力想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和卡特琳娜一样平静，可是办不到。

"你看到他了？"

"谁？"索弗夫人问。

"纳瓦尔国王。"

"没有，夫人；可是我正在等他，当我听到钥匙响的时候，我还以

为是他来了呢。”

索弗夫人的回答可以理解为完全的真诚，也可以理解为彻底的虚伪。卡特琳娜不禁怔了一下，握紧了她那又短又胖的手。

“可是你明知道，”她冷笑着说，“夏洛特，你明知道国王今天夜里是不会来的。”

“我，夫人，我知道！”夏洛特用装得惟妙惟肖的吃惊的语调喊道。

“是的，你知道。”

“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一定是他死了！”少妇说着不禁浑身颤抖，尽管这还只是一种猜测。

夏洛特所以敢于这样撒谎，是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对太后的背叛暴露了，她肯定会受到可怕的报复。

“夏洛特，难道你没有给纳瓦尔国王写信？”卡特琳娜还是带着她那残忍而又平静的微笑说。

“没有呀，夫人，”夏洛特故作天真地回答，“陛下好像没有要我写信呀。”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卡特琳娜盯着索弗夫人，就像毒蛇盯着它想吞食的小鸟。

“你自认为很漂亮，你自认为很聪明，是吗？”卡特琳娜接着说。

“不，夫人，”夏洛特回答，“我认为，如果陛下偶尔提到我的聪明和美貌，那也只是陛下对我的宽大罢了。”

“是这样，”卡特琳娜大声地说，“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就错了，而我呢，如果我曾经说过你聪明、漂亮，那也是在说谎。你和我女儿玛尔戈相比，只不过是个蠢货，是个丑鬼。”

“噢！夫人，是这样，”夏洛特说，“我并不想否认，尤其在你的面前。”

“而且，”卡特琳娜继续说，“纳瓦尔国王更喜欢的是我的女儿，而不是你，这不是你所愿意的，我想，也不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

“唉！夫人！”这次夏洛特不需要伪装就失声痛哭起来，“如果真是这样，我太不幸了！”

“是这样，”卡特琳娜说着，她的两道目光像两把匕首似的直插到索弗夫人的心上。

“可是谁能向你证明这一点呢?”夏洛特问。

“你到纳瓦尔王后房间去看看！快去！你的情人正在那儿。”

“噢!”索弗夫人答了一声。

卡特琳娜耸了一下肩,问道:

“也许你有些吃醋了吧?”

“我?”索弗夫人极力克制着自己。

“对,你！我很想看看一个法国女子吃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可是,”索弗夫人说,“陛下怎会想到我不是出于自尊心,而是由于吃醋才这样的呢？我爱纳瓦尔国王,仅仅是为陛下效劳!”

卡特琳娜用沉思的目光凝视了她一会儿。

“你说的话也许是真的。”她喃喃地说。

“陛下是深知我心的。”

“这颗心对我忠诚吗?”

“夫人,尽管吩咐吧！你就会知道我是忠诚的。”

“好吧,既然你愿意为我效劳,夏洛特,那你就永远为我效劳下去。你要爱纳瓦尔国王,而且要学会吃醋,像一个意大利女人那样吃醋。”

“可是,夫人,”夏洛特问,“意大利女人是怎么吃醋的?”

“我以后告诉你。”卡特琳娜说。

她死劲地点了两三下头,就像她进来的时候那样,静悄悄、慢悠悠地走了出去。

被太后那双瞪得像猫或豹子一样大、然而又不失其锐利的眼睛看得不知所措的夏洛特,不敢吭一声,甚至不敢喘一声大气,看着她离去;直到传来关门声,达丽奥尔进来告诉她那可怕的幽灵已经不见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达丽奥尔,”她说,“拿一张扶手椅放在我的床头。你今天就在扶手椅上过夜;我求求你,因为我不敢一个人呆着。”

达丽奥尔遵命做了。可是尽管有侍女陪伴,尽管烛光通夜亮着,索弗夫人还是无法入睡,直到天明才蒙眬睡去,耳边还响着卡特琳娜金属般铿锵的声音。

玛格丽特尽管到天明才入睡,但她还是听到第一声喇叭响和狗

吠就醒来了。她立即起身，穿上衣服；她是那样不注意自己的装束，显得有些做作了。然后，她把侍女叫来，让她们把往日为纳瓦尔国王服务的大臣们引到前厅，然后打开关着亨利和拉莫尔的那间偏房的门，先向拉莫尔投去亲热问好的一瞥，然后对丈夫说：

“去吧，陛下，不仅要我母亲看到实际上我们之间不存在的一切，而且也要你的大臣们相信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请你放心，”她笑着继续说，“请记住我的话，我说这些话是很认真的：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让陛下忍受这样残忍的考验。”

纳瓦尔国王笑了笑，吩咐让大臣们进来。大臣们向他施礼问安的时候，他装作才发现自己的斗篷还在王后的床上；他请他们原谅他就这样接见他们，从脸儿羞得绯红的玛格丽特手里接过斗篷，披在肩上；然后，向大臣们询问起城里和宫里的消息。

玛格丽特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国王和自己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使这些大臣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易觉察的惊讶的表情。正在这时，一个掌门官带着两三位贵绅进来，通报阿朗松公爵到。

原来吉洛纳向阿朗松公爵透露纳瓦尔国王昨天在他妻子那儿过夜来着，于是阿朗松公爵便急忙赶来。

弗朗索瓦进来时走得那么匆忙，差一点撞倒了前面的人。他第一眼看的是亨利，然后是玛格丽特。

亨利客气地还了一礼。玛格丽特让自己的脸上露出再安详不过的神情。

阿朗松公爵用看来无意实则有心的眼光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他看到床上被褥纷乱，床头上有个双人枕头，国王的帽子就扔在一张椅子上。

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但他立刻控制住自己。

“亨利哥哥，”他说，“今天早上，你去和国王打网球吗？”

“是国王赏光要我去，还是我弟弟你的想法？”亨利问。

“噢，国王没有说起。”公爵有些发窘地说，“可是，你不是最经常和他打球的对手吗？”

亨利笑了；因为自从他和国王最后一次打网球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事情，查理九世换一个打球的对手是没有什么可以让

人感到惊奇的。

“我去,弟弟!”亨利笑着说。

“来吧!”公爵说。

“你也去吗?”玛格丽特问。

“是的,姐姐。”

“你这就急着去吗?”

“当然。”

“可是,如果我想请你留几分钟呢?”

这样的要求是很少能从玛格丽特的嘴里听到的,于是她弟弟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看着她。

“她要和他说什么呢?”亨利想着。他的惊奇也不亚于阿朗松公爵。

玛格丽特像是猜出了丈夫的心思,朝他转过身去。

“先生,”她妩媚地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先去找陛下,因为我想告诉我弟弟的秘密是你已经知道了的。既然昨天陛下拒绝了我提出的要求,那么我就不想再用这件你不愿办的事来麻烦你了。”

“什么事?”弗朗索瓦看着他们两人,吃惊地问。

“啊!”亨利红了一下脸说,“夫人,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了。真的,我很遗憾没有更多的自由。不过,虽然我不能给拉莫尔先生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住所,我却可以像你一样把你关心的人托付给阿朗松兄弟的。”他用强调的语气说了“你关心”这几个字。“也许我兄弟能想法替你把拉莫尔先生安置……在这儿……离你不远……那就最好不过了,是吗,夫人?”

玛格丽特暗自思忖:让他们两人来办这件事,要比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办都好。

于是她打开偏房的门,叫年轻的伤员出来。在此之前,她先对亨利说道:

“先生,现在该由你来向我兄弟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拉莫尔先生了。”

被拖住的亨利用简单的几句话向阿朗松公爵介绍了拉莫尔如何

到达巴黎,以及如何为了给他送奥里阿克先生的信而受伤的经过。说来也怪,充满反抗情绪的阿朗松公爵已经是半个新教徒,就像亨利出于谨慎而已经变成半个天主教徒一样。

当公爵转过身去时,刚走出小房间的拉莫尔已经站在他面前。

弗朗索瓦看到拉莫尔那么英俊,那么苍白,而且他的英俊和苍白又那么富于魅力,内心深处不由得感到一种新的恐惧。玛格丽特看出他的惊恐既是出于嫉妒,也是出于自尊心。

"弟弟,"她说,"我可以担保,这个年轻人对于善于用人的主人来说,将来一定非常有用。如果你接受他做自己的亲信,他会发现你是一个强有力的主人,而你也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弟弟,在现在这个时候,身边必须有些人!"她接着用只有阿朗松公爵一人听得到的声音说,"尤其是当一个人有很大的抱负,但却不幸只是法兰西王室的第三个王子的时候。"

她用一个手指放在自己的嘴上,向弗朗索瓦表示,虽然说了这个开场白,还有更多的话没有说出来。

"然而,"她又继续说,"你可能和亨利想的正好相反,认为让这个年轻人住得离我那么近不太合适。"

"姐姐,"弗朗索瓦急忙说,"如果拉莫尔先生感到合适,半小时以后我就可以把他安顿在我的住所。我认为他在那儿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他爱我,我一定会爱他。"

弗朗索瓦在说谎,因为他已经从心底里恨拉莫尔了。

"好……这么说我没有估计错!"玛格丽特见纳瓦尔国王紧蹙双眉,喃喃地说。而她心里却在想:啊!为了支配你们两个,看来我必须用一个来牵制另一个。

接着,她继续想:昂利埃特一定会说,"就这样干,就这样干,好得很!"

果然,半小时以后,拉莫尔经过玛格丽特一番认真的劝告,吻了一下她的裙摆,用对一个受伤的人来说是相当轻快的步子登上了通向阿朗松先生住处的楼梯。

两三天过去了,亨利和他妻子之间的和睦气氛好像越来越巩固了。亨利获准不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改变宗教,但是他在国王的忏

悔神父面前弃绝了原来的信仰，而且每天早晨在卢浮宫望弥撒。每到晚上，他就张扬地前往妻子的房间，从大门走进，同她交谈一会儿，再从秘密的小门出去，溜到索弗夫人的房间。索弗夫人免不了向他诉说卡特琳娜的夜访，以及他面临的确凿无疑的危险。亨利得到两方面提供的情况，对太后更加警惕。当他看到太后的脸逐渐变得开朗时，他的怀疑有增无已。一天早上，他甚至看到她那苍白的嘴唇上挂着欣慰的微笑。这一天，他忧虑至极，决定除了吃他自己煮的鸡蛋以外，什么都不吃，除了饮用当着他的面从塞纳河打来的水以外，什么都不喝。

屠杀还在继续，但逐渐稀疏了；大肆杀戮的结果，胡格诺派的人数已大大减少。大部分死了，不少人逃跑了，剩下的几个也都隐藏起来了。

时不时地在这个区或那个区发出一大阵嘈杂声，那是发现了一个胡格诺。紧接着便是私下的或者公开的处决。至于用前一种方式还是用后一种方式，主要取决于不幸者是躲在一个无出口的地方，还是可以逃跑。如果他逃跑，这对发生事件的地区的人更是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这些天主教徒并没有因为消灭了敌人而平静下来，却是变得越来越野蛮；这些不幸人剩得越少，天主教徒在追赶时就越显得穷凶极恶。

查理九世非常热衷于狩猎胡格诺分子。当他自己不能再继续干这种勾当时，那么听一听别人狩猎时的嘈杂声，在他来说也是愉快的。

一天，他打完槌球回来——槌球像网球和打猎一样都是他最喜爱的娱乐——在朝臣的簇拥下喜气洋洋地走进太后的房间。

“母亲，”他一边亲吻那佛罗伦萨女人一边说。后者发现他如此兴奋，正揣测究竟所为何事。“母亲，好消息！真见鬼，你知道吗？我们原以为已经失去了的元帅的尸首，找到了！”

“啊！”卡特琳娜说。

“噢！上帝，是的，你一定也像我一样以为野狗拿他做了美餐，是吗？母亲，可是没有。我的人民，我的好百姓，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把元帅吊在蒙福孔的绞架上。”

把卡斯帕尔从楼上扔到楼下，
又把他从地面吊上了绞架。

“找到又怎样？”卡特琳娜说。

“我的好母亲！”查理九世说，“自从我知道他死了，就一直想再看一看这个亲爱的人。今天天气太好了：一切都像是盛开的鲜花，空气中充满着生气和芳香。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精力旺盛。母亲，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骑马去蒙福孔。”

“我的儿子，”卡特琳娜说，“如果我不是事先已经有了一个约会，我一定很高兴陪你去。”她接着说，“不过要去拜访元帅这样的重要人物，应该邀请宫廷所有的人。这将是一个进行有趣观察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谁去谁不去。”

“母亲，你说得对！我们明天去，这样更好！你去发你的邀请，我去发我的，或者我们谁也不请，只是宣布我们要去，这样大家可以自由些。再见，母亲！我去吹号了。”

“你会弄得筋疲力尽的，查理。昂布鲁瓦兹·帕雷常提醒你这一点，他说得对；这种娱乐对你来说太艰苦了。”

“得！得！得！”查理说，“我倒宁愿能够肯定，将来死也不是别的死法，而是吹号累死。我要在这儿埋葬所有的人，连亨利也包括在内，据诺斯特拉达米斯[1] 宣称，他总有一天要接替我们的。”

卡特琳娜皱起了眉头。

“我的儿子，”她说，“不要去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你只管耐心等待，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我只吹两三声。主要让我的狗散散心，它们烦闷死了，可怜的畜生！我本该放它们去追逐胡格诺，这一定会让它们开心的。”

查理九世离开他母亲的房间，走进他的兵器室，取下一个号角，用罗兰[2] 也会引以自夸的力量吹将起来。人们简直不明白，这样一个病弱的人，怎能用他那苍白的嘴唇吹得这样有劲。

卡特琳娜对儿子说的是实话。她的确在等待一个人。儿子走了

---

① 诺斯特拉达米斯(1503—1566)，法国占星家和医生。

② 罗兰，法国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著名英雄。

不久，就有一个宫女进来对她低声说了几句话。王后笑着站了起来，向周围给她请安的人打了个招呼，就跟着那宫女走了出去。

佛罗伦萨人勒内——在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纳瓦尔国王曾经和他做了一番充满外交辞令的对话的那个人——走进太后的祈祷室。

"啊！勒内，是你！"卡特琳娜说，"我正焦急地等着你来。"

勒内施了一礼。

"你收到我昨天给你写的便条了吗？"

"我已经拜读了。"

"我叫你再试一下吕吉里[①]的占星术，你试了没有？以前吕吉里的占星术的结果总是同诺斯特拉达米斯的预言一致，认为我三个儿子都不能为王……可是最近几天，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勒内，我想现在命运的威胁不会还是那么大了吧？"

"夫人，"勒内摇着头说，"陛下知道，任何事件都改变不了命运，而是相反：命运主宰一切。"

"你没有少献祭品吧？"

"没有，夫人，"勒内回答，"因为服从您是我最重要的责任。"

"好！那么结果呢？"

"夫人，还是和原来一样。"

"什么！黑羔羊还是叫三声？"

"还是叫三声，夫人。"

"这意味着我们家将有三个人可怕地死去！"卡特琳娜低声说。

"唉！"勒内说。

"接下来呢？"

"夫人，接着，在它的腹内，肝又开始发生奇怪的移动，像我们在前两次试验中发现的那样，歪到相反的方向。"

"改朝换代。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卡特琳娜咕哝着，"我们一定要顶住，勒内。"她继续说。

---

① 吕吉里，十六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天文学家，曾因同拉莫尔和科科纳一起密谋反对查理九世而被判绞刑，后被亨利四世赦免。

勒内摇了摇头。

“我已对陛下说过，”他说，“命运主宰一切。”

“你是这样看的？”卡特琳娜说。

“是的，夫人。”

“你还记得雅娜·德·阿尔布雷的占卜的结果吗？”

“记得，夫人。”

“你再说一遍，我记不清了。”

“Vives honorata，”勒内说，“morieris reformidata, regina amplificabere.”

“我认为，这段卜辞是这个意思：‘你将尊尊荣荣地活着’，就是说这可怜的女人在世时缺少最必需的东西！‘你将令人恐惧地死去’，可是我们正在嘲笑她哩。‘你将比做太后时更加伟大’，就是说她死了，她的伟大也就被葬送到我们甚至忘了刻上她名字的那座坟里了。”

“夫人，你对 Vives honorata 解释得不够确切。纳瓦尔太后活着时尊尊荣荣，这是事实，因为在她生前，她享有子女的爱和臣民的尊敬，她越是贫困，对她的爱和尊敬就越真诚。”

“好吧，”卡特琳娜说，“就算你说的对：‘你将尊尊荣荣地活着。’可是 morieris reformidata 你又怎样解释呢？”

“怎样解释？这太容易了！‘你将令人恐惧地死去’。”

“那么好呀，她死的时候难道令人恐惧吗？”

“是的，夫人。不过，如果陛下没有恐惧，那就是说她没有死。最后一句‘作为太后，你将更加伟大’，也可以译成‘你将比做太后时更加伟大’。夫人，这一点也说得很对。因为作为一个死难的王后，她用这顶总要失去的王冠换得了一顶天堂上的王冠。否则，谁还能知道她的家族在世上的未来呢？”

卡特琳娜是非常迷信的。她怕这些一再重复的预言，但她更怕勒内的冷静的头脑。她总以为错走一步也许能得到一个大胆摆脱困境的机会，于是突然向勒内问道：

“意大利香料到了吗？”

“到了，夫人。”

"给我送一盒来。"

"哪一种?"

"最新的,就是……"

卡特琳娜没有说下去。

"就是纳瓦尔太后特别喜欢的那一种?"勒内接着说。

"就是那种。"

"夫人,那就不需要事先配好了,是吗?因为陛下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和我一样内行了。"

"你觉得是这样吗?"卡特琳娜说,"事实上也确是都很成功。"

"陛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香料商问。

"没有了。"卡特琳娜想了一下又说,"至少我认为现在没有了。如果占卜有什么新内容,赶快来告诉我。还有,不用再试羊羔了,改用鸡吧!"

"唉!夫人,我担心改变牺牲品也不能改变预言。"

"你就照我说的做吧!"

勒内施了个礼,走了出去。

卡特琳娜一人坐着,沉思了半晌,然后站起身来回自己的卧室。她的女伴和侍女们都在那儿等着她。她向她们宣布明天去蒙福孔进香。

整个晚上,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城里,到处都在谈论着这个令人愉快的消息。贵妇们准备着她们最漂亮的服装;绅士们准备着他们的兵器和马匹;商人们忙着关店和作坊;而那帮游手好闲者则在这里那里杀掉几个大屠杀时剩下的胡格诺,好用来给元帅的尸体做个陪衬。

这一场喧闹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大半个夜间。

拉莫尔度过了世界上最悲惨的一天,接下来又是三四个同样凄凉的日子。

阿朗松先生遵从玛格丽特的意愿,把他安置在自己的住处,但再也没有去见过他。他感到突然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失去了两个女人对他的那么温柔、细致、亲切的照料。对玛格丽特的想念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虽然他可以从玛格丽特派来的昂布鲁瓦兹·帕雷医



生那儿得到她的消息，可是这个五十岁的男子不理解或者装作不理解拉莫尔多么想知道有关玛格丽特的任何一点细小事情，由他所传递的消息总是那样不完整、不令人满意。吉洛纳来过一次，当然是以她自己的名义，说是想了解一下这位伤员有什么新的情况。吉洛纳的这次访问，犹如射进囚室的一束阳光，使拉莫尔眼花缭乱，整天盼望着她第二次出现。可是两天过去了，总不见来。

当这个宫廷的人将在第二天去举行一次热闹集会的消息传到正在康复的受伤者的耳里时，他请求阿朗松先生允许他也陪同前往。

公爵甚至没有问一下拉莫尔是否能经得起这等劳累，只是回答说：

“很好！把我的马给他一匹。”

这正是拉莫尔所希望的。当昂布鲁瓦兹·帕雷像往常那样来给他包扎伤口时，拉莫尔向他说明他今天需要骑马，求他加意给他包扎。他肩上和胸部的两处伤口都已愈合，只是肩部的还感到疼痛。两处伤口都露出正在痊愈的鲜红颜色。昂布鲁瓦兹·帕雷给他绷上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上胶的塔夫绸，并且向拉莫尔保证，只要他在这次出游中不做过于剧烈的动作，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拉莫尔高兴极了，他除了由于失血过多而略感虚弱和头晕，其他一切感觉都正常。再说，玛格丽特一定会参加这支骑马出游的行列的，他又可以看到玛格丽特了。他想到，自己见到吉洛纳就那么兴奋，如能见到她的主人，那该会产生多大的反应啊！

拉莫尔用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钱买了一件最漂亮的白色缎子的紧身上衣。当时有名的成衣商给他提供了最豪华的刺绣斗篷和一双时髦的香布靴。所有这一切在拉莫尔提出需要后半小时都送到了，而且挑不出任何毛病。他很快地穿戴起来，在镜子里瞧了又瞧，觉得一切都恰到好处，令他满意。于是他在房间里快步转了几圈，除了几阵刺痛，也都还安好——精神的幸福使他感觉不到肉体的不适。

一件显得略长的樱桃色斗篷对他尤其合身。

当这幕情景在卢浮宫里进行之际，吉兹府邸里正发生着另一幕类似的情景。一位红棕色头发的绅士正对着镜子，照着他脸上那块难看的红色剑疤。他梳理着胡子，然后洒上香水。由于当时使用的

所有化妆品都掩盖不住脸上的剑痕，他又在那倒霉的伤疤上涂上三倍的白粉和红粉。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八月强烈的阳光正笼罩着整个庭院，他下楼走到院子里，把帽子拿在手中，仰着头，闭着眼睛，散步十分钟，让自己在这股来自上空的烈火中暴晒。

十分钟后，在烈日的作用下，这位绅士的脸竟变得那样容光焕发，以致和其他部分相比，那红色的伤疤反而显得黄了。不过看来我们的绅士很满意这道彩虹；他在上面涂了一层硃砂，尽量使它同脸的其他部分颜色接近。然后，他便穿上一套豪华的服装——他还没有提出要求，裁缝就把这套衣服送到他的房间里了。

这样从头到脚地打扮、洒香水、梳妆整齐以后，他又第二次下楼到庭院里，开始抚摸一匹大黑马。这匹马的皮毛之美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若不是同它的主人一样，在最近一次内战中被德国雇佣骑兵的马刀留下了一个伤疤。

我们的读者一定早就认出这位绅士是谁了。他很满意这匹同他如此相似的骏马。他比其他人早一刻钟跨上了马。整个吉兹府邸的院子里都听得到他的马的嘶叫声。在制服这匹马的过程中，他用各种声调的"该死的"来回答马的嘶叫。不多时以后，这匹已被完全驯服的马，以其温顺和听话来承认它的骑士的理所当然的统治了。但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免要发出响声的，这响声把一位夫人吸引到窗口（这也许正是这位绅士所希望的）。我们的驯马者向她深深地施了一礼，后者给了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

五分钟后，内韦尔夫人把她的管家叫去。

"先生，"她问，"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午餐吃得好吗？"

"是的，夫人，"管家回答，"他今天上午的胃口甚至比平时还好。"

"很好，先生！"公爵夫人说。

然后，她转向她的丈夫。

"阿尔居松先生，"她说，"咱们出发去卢浮宫吧！我求你要多多关照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先生，因为他受伤的身子还很虚弱。我不希望他遇到什么不幸，这只能使胡格诺派高兴，因为自从那个圣巴托罗缪的幸福的夜晚以来，他们一直对他怀恨在心。"

说罢，内韦尔夫人上了马，神采奕奕地朝卢浮宫进发，那儿是总集合点。

下午两点，一支金光闪闪、装饰豪华的马队出现在圣德尼街，通往圣婴墓地的转角处，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是一条五色斑斓的长蛇，行进在两排阴暗的楼房中间。

一六　敌人的尸体总是好闻的

无论多么豪华的队伍也无法使人想像出这派景象。弗朗索瓦一世流传下来的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绫罗绸缎的服装，这时还没有演化成亨利三世时代的那种式样紧瘦、色调深暗的服装；因此查理九世这天的穿着虽然不太豪华，但却比过去的式样更加雅致，以其完美的协和而引人注目。在我们的时代是再也找不到能够与此相比的类似的队伍了，因为我们所炫耀的豪华壮观偏重于追求对称和划一。

侍从、马夫、下等绅士、狗和马走在两旁或最后，使这支王家的队伍看来像是一支真正的军队。队伍的后面走的是老百姓，或者更确切地说，到处都是老百姓。

前后左右都有老百姓；他们一会儿喊着拥护的口号，一会儿又喊着反对的口号，因为人们在队伍中认出好几个归顺的加尔文教徒，而老百姓是爱记仇的。

就在这天早上，当着卡特琳娜和吉兹公爵的面，查理九世装作非常自然的样子向亨利·德·纳瓦尔谈起他们要去观赏蒙福孔的绞刑架，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去观赏被吊在那儿的元帅的无头尸体。亨利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参加。这正是卡特琳娜所希望的。亨利刚透露出不愿去的话头，她就和吉兹公爵交换了一个眼色。亨利发觉到了这一切，全明白了，便马上改口说：

“可也是，我为什么不去呢？我是天主教徒，我应该忠于我的新的信仰。”

然后，他又对查理九世说：

“陛下放心好了，无论你到哪儿，我都高兴伴随着去的。”

他又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在场的人，只见一个个紧蹙眉头。

因此，在这支队伍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还是这个没有母亲的儿子，这个没有王冠的国王，这个由胡格诺改成的天主教徒。他那长长

的很有特色的脸，他那有点儿俗气的外表，以及他对下级的随便——这种随便简直到了和他的国王身份不相称的程度，是他幼年的山村生活带给他的而且一直保持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的习惯——总之，围观者一看到这些特点就认出了他。有些人朝他喊着：

"做弥撒，小亨利，做弥撒！"

亨利回答说：

"昨天我已经做了，今天刚刚做完，明天还要去做，该死的！我看这总够了吧！"

玛格丽特也骑在马上。她是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有风度，周围响起了一片赞美的大合唱。当然，也必须承认，其中有几节音乐是为刚加入这支队伍的她的女伴内韦尔夫人而发的。她骑的那匹马好像因有这样的主人而感到骄傲似的，在疯狂地摇晃着脑袋。

"怎么样！公爵夫人，"纳瓦尔王后说，"有什么消息吗？"

"夫人，"昂利埃特大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

接着又低声问：

"那个胡格诺怎样了？"

"我给他找到了一个比较可靠的隐蔽所。"玛格丽特回答，"那个杀人专家，你拿他怎样了？"

"他愿意参加庆祝活动。他骑着内韦尔先生的战马，一匹像大象似的高头大马。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骑士。我答应他参加今天的仪式，因为我相信你那个胡格诺一定谨慎得很，不会离开他隐蔽的地方的，所以用不着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噢，是这样。"玛格丽特笑着说，"即使他在这里，我相信也不会打起来的。何况他也不在。我的胡格诺是个漂亮的孩子，如此而已。他是只鸽子，而不是鸢；他会咕咕地叫，但不会咬人。再说……"她耸了一下肩，用难以形容的语调说，"再说，也许我们认为他是胡格诺，而其实他却是婆罗门教徒哩。他信的宗教就禁止他杀人。"

"阿朗松公爵在哪儿？"昂利埃特问，"我怎么没有见到他。"

"他会来的。今天早上他眼睛有些痛，本想不来的；可是人们都知道的，他因为和他的查理哥哥和亨利哥哥观点不同，有些倾向胡格诺派。所以有人提醒他：如果他不来，国王会产生误解。所以他还是

决定来了。喂，你看，那边的人群一边喊叫一边争着看什么，一准是他从蒙马特尔门那边来了。"

"果然，是他，我认出他来了，"昂利埃特说，"说真的，他今天很有风度。最近一个时期，他很注意修饰，他想必是在恋爱了。你看，生来做一个亲王多神气啊，他骑着马朝人群冲过来，大家都赶忙闪立两旁。"

"真的，"玛格丽特笑着说，"他会踩死我们的，上帝！公爵夫人，让你的绅士们也赶快闪开！你看那边那一位，再不闪开，马上就要被踩死了。"

"啊，那就是我那位勇士！"公爵夫人喊道，"你看，你看。"

果真是科科纳，他走出了队伍，朝内韦尔夫人这边走来，可是就在他的马穿过圣·德尼街时，跟随阿朗松公爵的一名骑士收不住他那烈性的马，正好撞在科科纳的身上。后者在他的高头大马上摇晃了一下，帽子差一点掉下来。他扶稳了帽子，愤怒地转过身去。

"上帝！"玛格丽特附在她女友的耳边说道，"拉莫尔先生！"

"就是这苍白英俊的年轻人！"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她无法掩饰这头一个强烈的感觉。

"是的，是的，就是差点儿撞倒你那皮埃蒙特人的那一个。"

"噢！"公爵夫人说，"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们在互相瞅着，他们彼此认出来了！"

果然，科科纳一回过头去就认出了拉莫尔的脸。他惊讶得连马缰绳都从手中掉了下来，因为他以为已经把这位老伙伴杀死了，或者至少也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失去战斗能力。而拉莫尔也认出了科科纳，他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短短几秒钟，足够这两个男子表现他们各种感情的了。他们狠狠盯住对方，那目光简直让两个女人胆战心惊。后来，拉莫尔看了一下周围，明白这儿不是解释的地方，于是刺了一下坐骑，跟上了阿朗松公爵。科科纳在原地呆了一会儿，捻着他的胡子，好让尖儿往上翘，直把眼睛都快瞪爆了；看见拉莫尔一言不发地走远了，这才走自己的路。

"啊！"玛格丽特痛苦而又轻蔑地说，"这样看来，我没有猜错……噢！可是这一次太过分了！"

她使劲咬着嘴唇，几乎流出血来。

“他倒是挺漂亮的。”公爵夫人带着几分同情地说道。

这时阿朗松公爵在行列中找到了他应站的位子，也就是国王和太后的后边，这样一来，他手下的绅士们要站到他那里去就必须经过玛格丽特和内韦尔公爵夫人的面前。拉莫尔走到两位公主面前时，举着帽子，向王后深深一礼，把头一直低到马颈上，然后便光着脑袋期待陛下能看他一眼。

然而玛格丽特却高傲地扭过头去。

拉莫尔想必是发现了王后脸上那轻蔑的神情，他那苍白的脸一下就变成青灰色。为了不致落下马来，他不得不抓住马鬃。

“噢！”昂利埃特对王后说，“看，你多么残酷！他快晕过去了！……”

“对！”王后带着凄惨的笑容说，“这样才好呢！……你带着盐吗？”

内韦尔夫人猜错了。

拉莫尔摇晃了一下，又振作起来，他在马上坐直了身子，驱马走到阿朗松公爵的身后。

队伍继续前进着，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昂盖朗·德·马里尼竖起并首先使用的那个绞刑架的阴森森的轮廓。那绞刑架还从没有挂过像今天这样多的尸体。

走在前面的掌门官和卫士围着绞刑架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圆圈。他们走近时，栖息在绞架上的乌鸦绝望地呱呱叫着飞走了。

竖立在蒙福孔的绞刑架的柱子后面，平常是野狗出没之地，因为这里经常可以觅到食物；那些有哲学头脑的强盗，也爱到这里思索他们充满磨难的悲惨的命运。

可是这一天，在蒙福孔却没有狗，也没有强盗，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因为掌门官和卫士们已经像驱散乌鸦一样赶走了野狗，而那些强盗也已混进了人群，以便做几起好买卖。这正是干他们这一行的好时机。

队伍在前进；前面是国王和卡特琳娜，接着是安儒公爵、阿朗松公爵、纳瓦尔国王、吉兹先生，以及他们的绅士们；再后就是玛格丽特

夫人、内韦尔夫人，以及组成所谓“王后飞行大队”的那帮女官们；最后便是侍从、马夫、用人，以及老百姓，总共有上万人。

在主要的那个绞刑架上挂着一块不成形的东西，那是一具黑色的尸体，沾满了已经凝固的血块和因蒙上一层新的灰尘而变白了的污泥。尸体上没有头颅，所以人们只能把它倒挂着。总有人会别出心裁，巧妙地给他装上了一个稻草做的头，还糊上假面具。某个了解元帅先生生前习惯的爱恶作剧的人，还在这副面具的嘴里插上一根牙剔。

这些高雅的先生和漂亮的夫人就像戈雅[①]画的宗教仪式队伍一样，在一具具黑色的尸体和伸着干瘦的长臂的绞刑架中间列队走过。这真是一幅凄惨而又古怪的景象。这些参观者越是欢声喧扬，越是同尸体的沉寂和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把这些尸体当做嘲弄的对象，语言之恶虐，甚至连嘲弄者自己也感到毛骨悚然。

在这幅可怕的景象面前，很多人都感到难以忍受。归顺了的胡格诺中间，亨利的脸显得特别苍白。尽管上帝赋予他极大的控制和掩饰自己的能力，他也支持不住了。他借口尸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走到正站在元帅尸体面前的国王和王后跟前。

“陛下，”他说，“你不觉得在这儿呆久了尸体发出的气味难闻吗？”

“你这样感觉吗，亨利？”查理九世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凶残的快意。

“是的，陛下。”

“是吗？可是我却不同意你的看法。敌人的尸体总是好闻的。”

“真的，陛下，”塔瓦纳说，“既然陛下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对元帅做一次小小的拜访，你就该邀请你的诗歌老师皮埃尔·龙萨同来才是，他可以当场为这个老卡斯帕尔写一首墓志铭。”

“用不着他来写，”查理九世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办到……譬如，先生们，你们听着，”查理九世思索片刻，吟道：

---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这里长眠着——不对，
这个词过于文雅，——
这里倒挂着元帅，
因为他丢了脑袋。

“好啊！好啊！”天主教的绅士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而那些归顺的胡格诺却皱着眉头一声不吭。

至于亨利，他正在同玛格丽特和内韦尔夫人说话，装作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

“先生，我们走吧，”卡特琳娜说。尽管她周身都涂洒着香料，尸体的味道也开始使她难受了。“走吧！再好的伙伴也不能不分离，向元帅先生告别吧，我们该回巴黎了。”

她像同朋友告别似的，点头做了一个嘲弄的动作，然后便走在前面，踏上回去的路。整个队伍在科利尼的尸体前鱼贯而过。

这时，太阳正冉冉西沉。

为了尽情地欣赏这支豪华的队伍，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人群跟随着陛下们一起回城，小偷也尾随着人群而去，国王离开十分钟以后，元帅周围又空无一人，只有一阵阵晚风吹拂着他残缺的尸体。

我们说空无一人，其实是弄错了。一位骑着黑马的绅士显然是因为刚才有那些王公们在场而只顾高兴，没有能尽兴地观赏这块已经不成样子的污黑的躯体，现在他独自一人留在这里，开心地仔细察看着那些铁链、铁钩、石柱和绞架。在他这个刚到巴黎几天、还不清楚首都在各方面都登峰造极的人看来，这绞刑架大概是人类所能发明的最丑恶的东西的典范了。

不用提醒，读者就可以知道此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科科纳。怪不得一双老练的女人的眼睛刚才在队伍中四处寻找他，总也找不见。

不过在寻找科科纳的并不只是这个女人，一位穿白缎子紧身衣、帽子上插着风雅的羽饰的绅士也在用目光到处搜寻着，看过前面，又看两边，最后，他想起往后看，这才在落日的余晖映红了的天幕上看到了科科纳高大的身躯和他壮实的高头大马的剪影。于是这位身穿白缎子紧身上衣的绅士离开了大队人马，走上一条小路，拐了一个弯，向绞刑架那边走去。



我们刚才已经认出那位夫人是内韦尔公爵夫人，就像我们认出那骑在黑马上的大个子绅士是科科纳一样。见拉莫尔离开队伍，内韦尔公爵夫人马上走近玛格丽特说：

“玛格丽特，我们两人都想错了，你瞧，皮埃蒙特人留在后面，拉莫尔先生也跟他去了。”

“见鬼！”玛格丽特笑着说，“这么说就要发生什么事啰。说实话，要是能改变对他的看法，我不会不高兴的。”

玛格丽特转过身去，正好看到拉莫尔做出我们刚才介绍过的那番动作。

现在该这两位公主离开大队人马了。这时也正是好机会：队伍正好在一条两边满是树篱的上坡的小道前拐弯；顺着这条小道向上坡走，经过离绞刑架三十步远的地方，内韦尔夫人在她的卫队长耳边说了几个字，玛格丽特向吉洛纳做了个手势，于是四人便从这条斜道走进了离他们想观看的那个场面将要发生的地方最近的灌木丛。我们已经说过，从这儿到科科纳正在兴高采烈地对着元帅先生指手画脚的地方只有三十步左右。

玛格丽特、内韦尔夫人和吉洛纳相继下马。卫队长也急忙跳下马来，一手牵住了四匹马的缰绳。一片茂密的青草地为三个女子提供了坐席，那是两位公主经常求之不得的好地方。

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因此她们能够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拉莫尔绕了一个圈，来到科科纳的身后，伸出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皮埃蒙特人回过头去。

“噢！”他说，“这该不是做梦吧！你还活着！”

“是的，先生，”拉莫尔回答，“是的，我还活着。这不是你刺得不准，不过我终于还是活下来了。”

“该死的！尽管你那么苍白，我还是认出你来了。”科科纳说，“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的脸色可比现在好多了。”

“而我呢，”拉莫尔说，“尽管你脸上多了一条黄色的剑疤，我也是一下就认出了你。你也比我划下这道伤疤以前苍白多了。”

科科纳咬了一下嘴唇，可是看来他还是决心用讽刺的口气继续

这次谈话。他接着说：

“拉莫尔先生，你说逗不逗，一个胡格诺都能来看吊在铁钩上的元帅，却有人夸大其词地谴责我们屠杀胡格诺，连婴儿也不放过！”

“伯爵，”拉莫尔行了一个礼说，“我不是胡格诺了，我已经荣幸地成为天主教徒。”

“啊！”科科纳笑着说，“先生，你改宗了！噢！这样做很聪明。”

“先生，”拉莫尔依然很认真、很有礼貌地说，“我曾经发誓，如果能在大屠杀中活下来，我就改宗。”

“伯爵，”皮埃蒙特人说，“这是一个很慎重的誓愿。我祝贺你。你没有发下什么别的誓愿吗？”

“是的，先生，我发下了第二个誓愿，”拉莫尔一面抚摸着他的坐骑，一面不动声色地回答。

“什么誓愿？”科科纳问。

“就是把你吊到这上面，你看，就是科利尼先生下面的那个等着你的小铁钩上。”

“怎么吊？”科科纳说，“就像我现在这样，活蹦乱跳的？”

“不，先生，等我的剑刺穿你的身体以后。”

科科纳满脸通红，一对绿眼睛冒着火星。

“你看清了吗，就挂在这铁钩上？”他嘲笑着说。

“是的，”拉莫尔重复着说，“就是这个铁钩……”

“我的小先生，我只怕你个儿不够高！”科科纳说。

“那我可以站在你的马背上，我的大刽子手！”拉莫尔回答说。“啊！亲爱的阿尼巴尔·德·科科纳先生，你以为可以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以百对一地杀人，而不受到惩罚吗？不！报仇的日子总会来的。我看，今天到了这个日子，我真想一枪就崩掉你这肮脏的脑袋。可是，我瞄不准，因为你给我留下的伤口还痛得我的手直打颤。”

“我的肮脏脑袋！”科科纳从马上跳下嚷道。“下来！快！快！伯爵先生，拔出剑来！”

他把剑握在手中。

“我猜你的胡格诺刚才说他是肮脏的脑袋。”内韦尔公爵夫人向玛格丽特耳语道，“你还觉得他丑吗？”

“他可爱极了!”玛格丽特笑着说,“可我不得不说,拉莫尔先生说的这句话是不公正的。嘘!快看!”

这时拉莫尔也已经从容下马,他解开樱桃红的斗篷,放在地上,抽出剑,准备着。

“唉唷!”他伸长胳膊时哼了一声。

“哎哟!”科科纳在拉开架势时也叫了一声。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的肩上都有伤,一做剧烈活动就感到疼痛。

灌木丛中传出一阵没有忍住的笑声,那是两位公主见他们各自抚摸着肩胛骨做出怪相而不由得笑出声来。听到笑声,原来没想到会有见证人在场的两位绅士都转过头去,认出了各自的意中人。

拉莫尔摆好了架势,坚定得像个木头人似的。科科纳使足力气说了声“该死的”,以自己的剑去碰对方的剑。

“噢!我们要不去拦住,他们会厮杀起来的。别开玩笑了,先生们!够了!”玛格丽特喊道。

“让他们打去!”昂利埃特说。她看到科科纳主动进击,打心眼儿里希望科科纳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拉莫尔,就像他杀死梅康唐的两个侄子和儿子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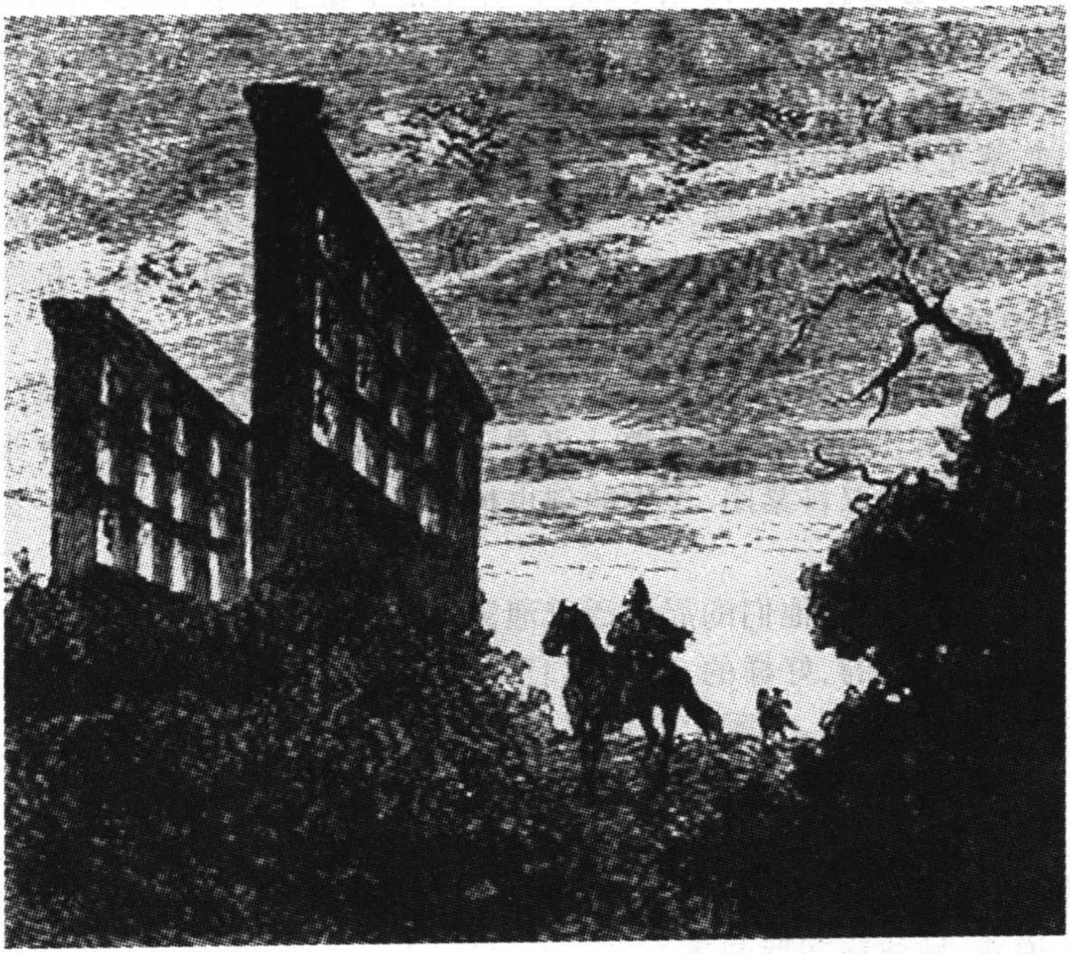
“噢!他们这样真美!”玛格丽特说,“看,他们好像在吹火苗似的。”

真的,战斗是从互相嘲笑和挑衅开始的,可是两位斗士一旦交了锋,就谁也不说话了。两人对自己的力气都没有多大信心,每做一个剧烈的动作,都要强忍着老伤口引起的钻心的疼痛。尽管如此,拉莫尔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半张着嘴,紧咬着牙关,依然迈着坚定、果断的小步冲向对手;而对手知道他剑术熟练,一步步后退着。他们一直打到沟渠边上,沟渠的这一边就是观众了。科科纳后退似乎只是为了接近自己的意中人。这时他停住了,趁拉莫尔的剑往旁边闪得稍远的机会,他闪电般地直刺一剑。顷刻间,拉莫尔的白缎上衣透出了红色,而且逐渐扩大。

“好样的!”内韦尔公爵夫人喊道。

“啊!可怜的拉莫尔!”玛格丽特痛苦地叫出声来。

拉莫尔听到了这声叫喊,向王后看了一眼,那目光可以比剑尖更



深地刺入一个人的心房。接着，他虚晃一剑，向对手冲刺过去。

这一次，两个女人同时叫出声来，拉莫尔的血淋淋的剑尖从科科纳的后背露出来。

可是谁也没有倒下；两个人都半张着嘴互相紧盯着，站着不动；他们每个人都感到：再做一点点动作都会使自己失去平衡。最后，还是皮埃蒙特人因为伤势比对手更危险，感到自己的力气快要随着涌流的血跑光了，便扑在拉莫尔身上，用一只胳膊抓住拉莫尔，另一只手还想拔匕首。拉莫尔使尽全力举起手中的剑，用剑柄碰科科纳的前额。科科纳晕了过去，跌倒了；可是在倒下时，他把对手也一起拖倒，结果两个人都滚进了沟里。

玛格丽特和内韦尔公爵夫人看见两个半死的人还在互相扭打，就冲了上去。卫队长也紧跟着。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到跟前，两个斗士的手松开了，双目紧闭，手中的剑也掉了，经过一阵痉挛，挺直了身躯。

一大片血泊在他们的周围泛着泡沫。

“噢！好样的，好样的，拉莫尔！”玛格丽特喊道。她再也抑制不住对他的敬佩之情。“啊！对不起，原谅我过去对你的怀疑！”

她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唉！”公爵夫人喃喃地说，“勇猛的阿尼巴尔哟……夫人，你说，你见到过这样两只强悍的雄狮吗？”

说着，她放声痛哭起来。

“该死的，刺得真狠呀！”卫队长一边说一边设法堵住那突突直冒的鲜血……“噢！那边来人了，你快来呀！”

这时，有一个男人坐在一辆红漆的马车前头，出现在夜雾中。这人嘴里唱着一支古老的歌曲，显然圣婴墓的事迹使他记起了这支歌：

美丽的山楂树花儿艳艳，
　　叶儿绿绿，
伫立在这宜人的河畔。
从头到脚，浑身上下，
　　你穿的是
野葡萄似的修长的枝蔓。

歌声悦耳的小夜莺，
　　年纪轻轻，
在追逐着它心上的人。
它为了减轻失恋的痛苦，
　　年年都来
这山楂树的枝叶下栖身。

可爱的山楂树，生长吧，
　　永远生长；
生长吧，无论是霹雳，
无论是斧头、狂风
　　还是光阴，
都不能把你……

"喂！"卫队长又喊道，"叫你过来你就快过来！你没有看到这几个上等人需要帮忙吗？"

马车上的那男人外表粗鲁，长相难看，同他刚才唱的那支温情的牧歌形成奇怪的对照。他闻言停住了马，跳下车来，俯身看了一下倒在地上的两个人。

"好漂亮的伤口呀，"他说，"不过我弄出来的伤口就更漂亮了。"

"你是谁？"玛格丽特不禁感到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

"夫人，"那人毕恭毕敬地鞠着躬回答道，"我是卡博什师傅，巴黎大法院的刽子手，我是来给元帅往绞架上吊几个伙伴的。"

"好吧！我是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说，"把你送来的尸体撂在这儿，把我马上的鞍褥铺在你的车上，然后跟在我们后面小心地走，把这两位绅士送到卢浮宫。"

一七　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的同行

载着科科纳和拉莫尔的那辆大车跟在为它领路的这群人后面，又走上了回巴黎的路。车在卢浮宫前停下，赶车人得到了一份优厚的报酬。有人把这两名伤员送到了阿朗松公爵的住处，然后又派人去找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

帕雷来到时，两个伤员都还没有恢复知觉。

拉莫尔的伤势轻一些，剑尖刺进右腋窝的下面，但没有伤及任何要害部位；而科科纳呢，肺被刺透了，从伤口出来的气能把一支烛光吹得摇摇晃晃的。

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说，他不能担保科科纳的生命。

内韦尔夫人是那样悲伤绝望，正是她因为相信皮埃蒙特人的力量、剑法和勇气定能取胜，所以没让玛格丽特去制止这场格斗。她本想把科科纳弄到吉兹府邸，再像前次那样细心照料他；可是她丈夫随时可能从罗马回来，要是他看到妻子的房间里安置着这样一个外来者，一定会感到奇怪的。

为了掩盖他们受伤的原因，玛格丽特把两个年轻人都送到她兄弟那儿，何况拉莫尔早已住在那儿了。她只说这两位绅士是在途中落马受的伤。可是目击这场格斗的卫队长把真情泄露了出去。卢浮宫内来了两名雅士的消息很快就传扬开去。

虽然是同一个医生给他们治疗，但由于他们的伤势有轻有重，所以他们康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拉莫尔的伤轻一些，先恢复了知觉。而科科纳却发着高烧，只是通过最可怕的谵妄发作时的种种迹象，人们才知道他复生了。

尽管他们两人被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可是拉莫尔恢复知觉以后并没有看到他的伙伴，或者说没有任何表示说明他看到了科科纳。科科纳则完全相反，他一睁开眼就紧盯着拉莫尔，那种表情足以说明

这个皮埃蒙特人虽然流了很多血，但他的火性子并没有减弱。

科科纳想，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一定是在梦中见到了自以为已经杀死了两次的敌人。只是这个梦总也没个完。他先看到拉莫尔像自己一样躺在床上，也像自己一样由外科医生包扎；接着他看到拉莫尔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他自己却被高烧、虚弱、伤痛折磨得动弹不得；后来，拉莫尔下床了，先是由医生搀扶着行走，后来靠着拐杖，最后能独自走路了。

一直处于谵妄状态的科科纳，眼看着同伴逐渐康复，他的目光有时迟钝，有时充满愤怒，但始终含有挑衅意味。

眼前这一切，在发着高烧的皮埃蒙特人的脑海中造成了一种幻觉和真实相交杂的印象。他认为拉莫尔已经死了，甚至已经死了两次。可是他又认出了躺在同自己一样的床上的拉莫尔的身影。后来，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他又看到这身影站了起来；再后来，这身影走路了，更可怕的是正朝着他的床走来。这个他宁愿钻进地狱也要躲开的影子，直向他走来，站在他床头，看着他；那影子的脸上露出温柔、怜悯的表情，科科纳却把它看成是最恶毒的嘲弄。

于是在他那也许比身体还要病得厉害的头脑里，燃起了无名的复仇烈火。科科纳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怎样找到一件武器，好把这个武器投向那残酷折磨着他的拉莫尔的身体或影子。他的衣服原来是放在一张椅子上的，后来被拿走了，因为衣服上全是血，人们认为最好还是把它从伤员身边拿走。可是他的匕首还留在那张椅子上，大约是人们以为他短时间里是不会用它的。此刻科科纳看到了那把匕首；整整三个夜晚，他乘拉莫尔在睡觉，便想伸手去取，每次都因为筋疲力尽而晕了过去。第四个晚上，他终于摸到了那件武器，用痉挛的手指把它握住，虽然痛得呻吟了一声，还是把武器藏到了枕头底下。

拉莫尔的影子看来一天比一天更有精神，而他呢，由于一心惦着那可怕的幻觉，他把精力都消耗在一个又一个干掉拉莫尔的计划上。就在他拿到武器的第二天，出现了一件前所未闻的事，行动越来越灵活的拉莫尔若有所思地在屋子里转了两三圈，然后，穿上斗篷，佩好剑，戴一顶宽边的毡帽，打开门，走了出去。

科科纳松了一口气；他以为总算摆脱了这个幽灵。在这两三个

小时中，他感到自己的血液那样清爽，流动得那样平静，是那场决斗以来从未有过的。拉莫尔如果一天不在，就能使科科纳恢复清醒的神智；一月不在，他的伤也许就不治而愈了。不幸的是，拉莫尔两小时以后就回来了。

拉莫尔的归来对科科纳来说，真像是给刀扎了一下一样。尽管拉莫尔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可是科科纳连一眼也没看与他同来的那个人。

其实，这个同来的人倒是很值得他看一眼的。

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又矮，又胖，又结实，黑黑的头发一直垂到齐眉，黑黑的胡子盖住了整个下巴，这很不合当时的潮流，不过，这位新来者好像也不太讲究时髦。他穿着一件沾满了污斑的齐膝紧身皮外衣，一件牛血色的紧身长裤，一件红色的内衣，一双高及踝骨以上的大皮鞋，头戴一顶和他的裤子一样颜色的帽子，腰间系着一根宽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套着鞘的刀。

这个奇怪的人物出现在卢浮宫，看来是一件很反常的事。他把披在身上的棕色斗篷扔在一张椅子上，贸然走到科科纳的床前，只见科科纳就像着了魔似的，始终把眼睛盯着站在较远处的拉莫尔。新来者看着病人，摇了摇头。

"先生，您等到今天才找我来，太晚了！"他说。

"可是我没法早些来找你。"拉莫尔说。

"噢！当然！那就该派人来找我。"

"派谁？"

"啊！这倒是真的！我忘了我们是在哪儿了。我对这些夫人们说过，可是她们不愿听我的话。如果早用我的药，而不是听昂布鲁瓦兹·帕雷那头笨驴的，你们早就恢复，又可以去干冒险的活动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他还可以再狠狠给您一剑。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治治看吧。您的朋友神智清醒吗？"

"不太清醒。"

"先生，请把舌头伸出来！"

科科纳朝拉莫尔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一个鬼脸。这鬼脸是那么可怕，检查者不禁再次摇了一下头。

“噢！”他轻声说，“肌肉挛缩。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就派人给您送一剂配好的药来，分三次服用，每小时一次，半夜十二点一次，一点一次，两点一次。”

“好。”

“可是谁帮他服这药水呢？”

“我。”

“您？”

“是的。”

“您保证办得到吗？”

“用信誉保证！”

“如果有某个医生想来骗取一点点，拿回去分析，看看这药是用哪些原料配制的……”

“我会把药倒得一滴不剩。”

“也是以信誉保证吗？”

“我起誓。”

“我派谁送药来呢？”

“随你派什么人。”

“可是我派来的人……”

“怎么样？”

“怎么才能进到您这里来呢？”

“这已经说好了，他只要说是香料商勒内先生派来的就行了。”

“就是那个住在圣米歇尔桥的佛罗伦萨人吗？”

“正是他。他不论白天夜晚，随时都可以进卢浮宫。”

新来者笑了。

“确实，”他说，“这是太后应该给他的最起码的报答了。就这么说定了，派来的人就打着香料商勒内的名义进来。既然他经常不得到许可就干我们这一行，我也就完全可以借他的名字用一次。”

“那么，我就拜托你了。”拉莫尔说。

“没问题。”

“至于报酬……”

“噢！等这位绅士病愈了，再向他要吧！”

“你放心，我相信他会大大酬谢你的。”

“我也相信这一点，只是，”他露出怪笑说，“由于和我打交道的人都不习惯于知恩报恩，所以他一旦恢复健康以后，或者不屑于再想到我，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好！好！”拉莫尔也笑了笑说，“如果真发生这种事，自有我来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好吧，就这样！过两个小时，您就能拿到药。”

“再见！”

“您说什么？”

“再见！”

这个人笑了。

“我的习惯总是说‘永别’，”他接着说，“永别了，拉莫尔先生！过两个小时，您就能拿到药，您听着，半夜开始吃药，分三次，每次隔一小时。”

说完，他就走了。房间里又只剩下拉莫尔和科科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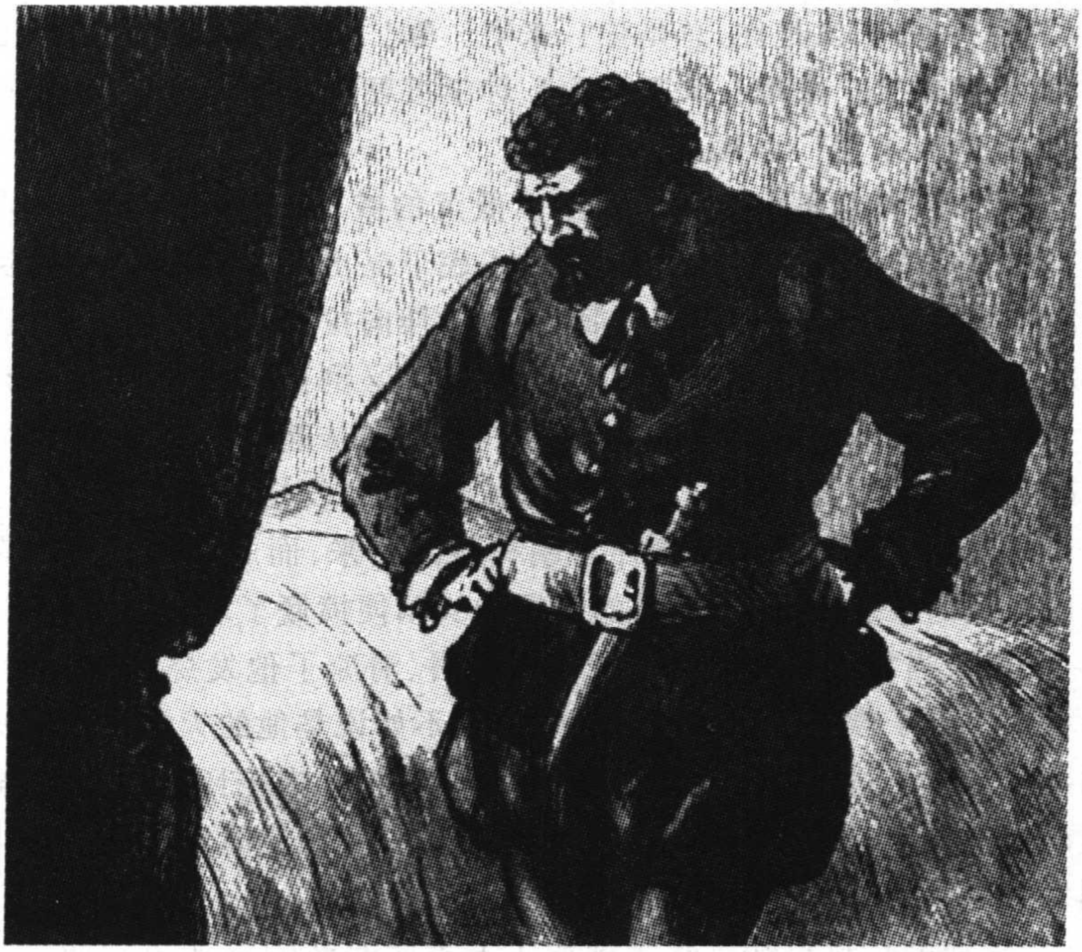
他们的这番长谈，科科纳全听到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听懂；他听到的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话的声响、毫无意义的词句的铿锵。在整个谈话中，他只听清了两个字：“半夜”。

他继续用冒火的目光盯着拉莫尔。拉莫尔依旧呆在房间里，沉思着，踱着方步。

那位不相识的医生很守信用，准时送来了药。拉莫尔把药放在一个小银炉上，做完这件准备以后，他自己也躺下睡觉。

拉莫尔睡下使科科纳也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他试图也闭上眼睛，可是他这种半睡眠状态仅仅是谵妄性兴奋的继续。白天跟着他的那个幽灵，夜晚又来同他纠缠了；透过干涩的眼皮，他依然能看到不断在挑衅的拉莫尔；随后便听到一个声音不断在他耳边重复着：半夜！半夜！半夜！半夜！

突然，时钟像在夜半惊醒了似的，震响了十二下。科科纳睁开火辣辣的双眼；从肺里冒出来的发烫的气息，灼烧着他干裂的嘴唇；一种难以忍受的干渴使他的嗓子冒火；小小的长明灯像平时一样亮着。



在科科纳恍惚的眼前，千百个幽灵在灰暗的灯光里跳着舞。

这时，真可怕呀！他看见拉莫尔下床了。他先在屋里转了一两圈，然后就像用目光震住小鸟的毒蛇那样，朝他走来，甚至向他亮出一只拳头。科科纳把手伸向自己的匕首，握住刀柄，准备投向敌人。

拉莫尔越来越近了。

科科纳喃喃地说：

"啊！是你，又是你，总是你！来吧！啊！你在威胁我，向我伸出拳头，你还在笑！来吧！来吧！啊！你继续朝我慢慢走过来，一步一步地；来吧！来吧！看我杀死你。"

果然，科科纳不但口头上发出了低沉的威胁，而且加上动作，当拉莫尔向他弯下身去的时候，他从被子底下亮出了刀子；可是抬起身的动作已经把皮埃蒙特人弄得筋疲力尽，伸向拉莫尔的手停住了；匕首从虚弱的手中掉了下来，这面无人色的人又倒在了枕头上。

"别这样，别这样，"拉莫尔小声说着，轻轻扶起他的头，把一个杯子凑到他的嘴边，"喝下去，我可怜的伙伴，你在发烧。"

原来刚才是拉莫尔拿着杯子朝科科纳走来，而后者却把它当做是威胁他的拳头，于是这伤员的衰竭的头脑便愤慨了。

可是，当甘美的液体润湿了他的嘴唇、清凉了他发烧的胸膛时，科科纳一下子恢复了他的理智——或者不如说是他的天性。他浑身感到从未享受过的舒适；他睁开眼睛凝视着把他抱在怀里、对他微笑着的拉莫尔，一滴透明的泪水从他那不久前还含着愤恨的眼睛里流到发烫的脸颊上，他贪婪地吞了下去。

"该死的！"科科纳重新躺到枕头上去的时候喃喃地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拉莫尔先生，让我们做朋友吧！"

"你会活下来的，我的伙伴，"拉莫尔说，"只要你喝下三杯我刚才给你喝的这种药水，你就不会再做那些噩梦了。"

一小时以后，严格遵守那位不相识的医生的嘱咐，护士拉莫尔第二次起身，把第二剂药倒进杯子里，端给科科纳。这一次皮埃蒙特人不是握着匕首等待他，而是张开双臂欢迎他，津津有味地喝完了药水，然后安静地入睡了——这还是受伤后的第一次。

第三杯的效果并不次于前两杯，病人的肺部已经开始正常呼吸

了，虽然还有些急促。他僵硬的四肢放松了，发烫的皮肤表面变得微微湿润。第二天，当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来看病人时，得意地微笑着说：

“从现在起，我可以为科科纳先生的生命担保了。这将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治疗。”

考虑到科科纳那粗野的习俗，这个半戏剧性、半滑稽的场面，倒也不乏动人的诗意。由此开始，这两位绅士在丽星旅店结下的、由于圣巴托罗缪之夜的事件而突然中断的友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超过了俄瑞斯忒斯① 和皮拉得斯② 的友谊，因为他们两人身上都中了五剑一枪。

无论是旧伤，新伤，重的，轻的，都终于逐渐痊愈了。忠于护理职务的拉莫尔，在科科纳彻底痊愈以前，一步也不愿离开房间。科科纳感到虚弱时，他把他抱回床上。科科纳能够勉强支撑时，他扶着他走路。在生性温柔多情的拉莫尔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也靠着皮埃蒙特人本身的生命力，科科纳的身体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康复着。

可是有一个同样的念头一直在苦恼着这两位年轻人。当他们还在高烧的时候，在昏迷中他们好像都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来到自己的床边。可是自从他们恢复知觉以后，无论是玛格丽特还是内韦尔夫人都没有进过他们的房间。这是可以解释的：她们，一个是纳瓦尔国王的妻子，一个是吉兹公爵的弟媳，怎能公开地对这两个普通的绅士表示出特殊的关心呢？当然不能。拉莫尔和科科纳肯定会这样回答自己。可是这种长时期的沉默也可能是由于完全把他们忘了，所以他们还是感到痛苦。

不错，那天看到他们决斗的那个卫队长不时地来看望他们，而且以他自己的名义询问着两位伤员的近况。不错，吉洛纳也常以她自己的名义来问长问短。可是拉莫尔从来不敢和吉洛纳谈起玛格丽特，科科纳也不敢在这队长面前提到内韦尔夫人。

---

① 俄瑞斯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② 皮拉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瑞斯忒斯的好友。

一八　死而复生的人

在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年轻人都把各自的秘密藏在心里。可是，有一天，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尽情地吐露衷肠。经受了这最后一次考验，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而如果没有这个考验就没有友谊，因为没有完全的信任。

他们都在疯狂地爱恋着，一个爱的是公主，一个爱的是王后。

对这两位可怜的求爱者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对象和他们之间存在的距离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可是，希望是人们心中最根深蒂固的情感，尽管他们的希望有些儿荒唐，可是他们依然怀抱着希望。

这两位年轻人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也越来越注意修饰自己的容貌。每一个男人，哪怕是最不关心自己外貌的男人，都有对着镜子做无声交谈、做各种表情的时候，而当他离开这位知心朋友时，总是对这番交谈十分满意。我们这两位年轻人决不是那种镜子会对他们挑鼻子挑眼的人。拉莫尔身材修长，皮肤白皙，风度翩翩，貌美出众；而科科纳则精力充沛，体格健壮，脸色红润，显示出健康美。病还给后者带来了一样好处：他瘦些了，白些了；还有，他脸上那道像彩虹一样使他无限烦恼的刀疤消失了，就像暴雨后的彩虹消失一样。这也许预示着今后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晴朗的白日和宁静的夜晚。

这两位受伤者始终享受着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能够起床行动，就会在离床最近的那张扶手椅上发现一件浴衣；一旦能够穿上衣服，整套的服装已放在眼前，而且每件上衣的口袋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钱包。他们两人只得把钱包保存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当面还给关心着他们的不知名的保护人。

这个不知名的保护人肯定不会是小亲王，尽管他们是住在亲王的家里，可是亲王从来没有看望过他们，也从来没有派人来打听过他们的情况。

他们心里都暗暗希望着这个不知名的保护人正是他们各自所爱的女人。

因此，这两个年轻人都无比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能够出门的那一天的到来。拉莫尔比科科纳痊愈得快，他早就可以出门了；但一种默契把他和他的朋友的命运联在一起。他们说好，头一次出门要去三个地方。首先是去拜访那个不相识的医生。正是他那甘美的药汁使科科纳燃烧的胸膛得到了如此有效的治疗。第二是要去已死去的拉于里埃尔老板的旅馆，因为他们的行李和马都留在那儿。第三要去拜访佛罗伦萨人勒内。他不只是香料商，而且还是魔法师。他不只是出售化妆品和毒药，而且还制配媚药和传达神谕。

经过两个月的疗养和禁闭，期待已久的日子到了。

我们说禁闭，这个词是十分得当的。因为有几次，他们实在等得不耐烦，想提前出门，可是门口的一名卫兵拦住了他们，说他们只有拿着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发的 exeat① 才能出门。

然而有一天，这位高明的医生承认，两位病人如果不能说已经痊愈，至少也就要完全痊愈了，于是给了他们 exeat。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当居民们已经准备忍受寒冬的时候，巴黎有时就突然献上这样一个好日子，让他们喜出望外。下午两点，两个朋友臂挽着臂，走出了卢浮宫。

拉莫尔又穿上了他的鲜红的斗篷，就是他在决斗以前叠得整整齐齐的那一件，后来又在一张扶手椅上找到了，他真是高兴。他主动为科科纳带路。科科纳跟着他走，不但不表异议，甚至也不假思索。他知道他的朋友要带他去拜访那位不相识的医生。这医生的药，虽然没有获得许可证，却在一个晚上就治好了他的病；而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的全部药品只能慢慢地置他于死地。他把口袋里的钱，也就是他那两百个金币，分成两份，打算用一百个金币酬谢那位使他痊愈的不知名的医生。科科纳并不怕死，但是能够活下来他当然高兴；所以他想酬谢一下他的救命恩人。

拉莫尔走过了拉斯特吕斯街、圣奥诺雷街、普鲁维尔街，很快就

---

① 拉丁文，“外出许可证”。

到了大菜市场广场。当时，就在古老的喷泉附近、现在叫菜市场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八边形的砖石建筑，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木制顶塔，顶塔尖上又有一个风标随风吱嘎作响。这个木制顶塔有八个窗洞，每个窗口中间都横着一道木轮形的饰物，就像名叫“横带饰”的东西横穿过纹章圆面一样；每个木轮的中间都挖成缺口，被示众的犯人的手和头就从这些缺口里伸出来；这八个窗口每一个都可以有一名犯人示众，有时好几个窗口同时都有犯人示众。

这座在周围独一无二的奇怪建筑就叫示众塔。

就在这示众塔脚下，像蘑菇一样，长出一间独眼、驼背、又跛又拐、屋顶上像麻风病人的皮肤那样斑斑点点的畸形小屋。

这小屋就是刽子手的住房。

此时，一个人正在被示众，向过路人伸着舌头。这是一个经常在蒙福孔绞刑架周围行窃的小偷，偶然在一次偷窃中当场被捕。

科科纳以为他朋友就是带他来看热闹的。他挤进那些朝着做怪相的小偷叫喊、咒骂的爱看热闹的人群中去。

科科纳生性残忍，因此这副景象使他很是开心；只不过不愿意大喊大叫，而是向这个竟敢向赏光前来观看他的贵胄们吐舌头的犯人投去几块石子。

当活动顶楼转了个方向，好让广场上的另一部分人也能看到这犯人时，人群跟着顶楼移动，科科纳也想跟着大家一起挤过去。这时，拉莫尔拉住了他轻声对他说：

“我们可不是为了看这个到这儿来的。”

“那么，我们是为什么来的？”科科纳问。

“你就会知道的。”拉莫尔回答。

拉莫尔把科科纳一直领到示众塔脚下的小屋的窗前，窗台上扒着一个男人。

“啊？啊！是你们，先生们！”这男人脱下他那牛血色的帽子，露出了一头浓密的垂到眉毛的黑发，向他们表示欢迎。

“这是谁？”科科纳一面问，一面极力思索着，因为他好像在发烧时看到过这张脸。

“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拉莫尔说，“就是把那对

你的病大有好处的清凉药汁送到卢浮宫来的人。”

“噢！噢！”科科纳说，“这么说，是我的朋友……”

他向那人伸出手去。

可是，那个人并没有伸出手来同他握手，而是直起了身子，由于直起身子，拉开了他和这两位朋友的距离，也就是增加了他刚才扒在窗口时躬着的身体所占的那段距离。

“先生，”他对科科纳说，“感谢您愿意给我这种荣幸。可是，您要是知道我是谁，也许就不会这样做了。”

“说心里话，”科科纳说，“你就是魔鬼我也会感谢你的，因为没有你，我就活不到现在。”

“我还不是魔鬼。”戴红帽子的男人说，“可是很多人宁愿看到魔鬼也不愿看到我。”

“你究竟是谁？”科科纳问。

“先生，”那男人回答，“我是卡博什师傅，巴黎大法院的刽子手。”

“啊！”科科纳缩回了手。

“您看，我说着了。”卡博什师傅说。

“不！我会和你握手的，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伸出你的手来……”

“真的？”

“伸出你的手来。”

“在这儿了。”

“把手张开……张得再大些！……”

科科纳把准备给不相识的医生的一把金币放到这刽子手的手里。

“我宁愿握一下您的手，”卡博什摇着头说，“因为我不缺钱；可是肯握我的手，我却需要得很。不过，没有关系，愿上帝为您降福，先生。”

“那么说，我的朋友，”科科纳好奇地看着刽子手说，“是你施肉刑，是你鞭笞犯人，是你把犯人四马分尸，砍掉他们的脑袋，砸碎他们的肋骨。啊！我很高兴能认识你。”

“先生，”卡博什说，“这并不需要全由我亲自干。你们老爷们有

仆人来干你们不屑干的事。我也有我的助手。他们干些粗活，对付一些乡下佬。可是，如果偶尔碰上您和您伙伴这样的上等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总是十分荣幸能够亲自执行，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说从拷问到剥皮，一道也不错过。"

科科纳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就像是刑具正压在他的腿上，钢丝正接触他的脖子。拉莫尔不知为什么也有同感。

可是科科纳克制住了这种使他感到羞耻的冲动。他想用一句玩笑话来向卡博什师傅告辞。

"那好，师傅！"他说，"我记着你的话，等我哪天上昂盖朗·德·马里尼[1] 绞刑架或者上内穆尔[2] 断头台，一定请你来执刑。"

"我答应你一定照办。"

"这次我用握手来接受你的许诺。"科科纳说。

他向刽子手伸出手去，后者尽管很想坦然地同他握一握手，可是握起来还是有些不大好意思。

仅仅握了一下手，科科纳的脸色就微微发白了，但他嘴唇上始终挂着微笑；拉莫尔感到很不舒坦，见人群又在随着顶塔转圈，他便走近科科纳，拉了一下他的斗篷。

科科纳心里也很希望拉莫尔快来结束这种局面，因为依着他天生的秉性，这样下去他会越陷越深。于是他点了一下头离开了。

当他们走到塔拉多瓦尔十字路口时，拉莫尔说：

"说真心话！你是不是承认此刻的呼吸要比在菜市场广场轻松了？"

"我承认。"科科纳说，"可是结识卡博什师傅这样的人，我也不反感；人应该到处都有朋友。"

"包括在丽星旅店。"拉莫尔笑着说。

"噢！可怜的拉于里埃尔老板嘛，"科科纳说，"他已经死了，一准死了。我看到了火枪的火苗，我听见了子弹打在他身上的响声，就像

---

① 昂盖朗·德·马里尼(1260—1315)，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后被吊死。

② 内穆尔公爵(约1437—1477)，法国贵族，巴黎市政长官，因密谋反对国王路易十六而被斩首。



敲打圣母院的大钟似的，我让他躺在灌木丛中，他鼻子里、嘴里都流着血。就算他是个朋友，那也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朋友了。”

说话间，两位年轻朋友已拐进了干树街，到了丽星旅店的招牌前面。招牌还像原来一样咯吱咯吱作响，上面还是那幅招徕旅客的美味烤鸡的画面和令人垂涎的说明。

科科纳和拉莫尔以为拉于里埃尔的家庭里一定一片绝望，寡妇穿着丧服，小伙计佩戴着黑纱；可是使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店铺里生意兴隆，拉于里埃尔太太容光焕发，小伙计们也现出从未有过的高兴。

“噢！不忠的女人！”拉莫尔说，“她一定改嫁啦！”

然后他对这位新的阿尔泰米兹[①] 说：

“夫人，我们是和可怜的拉于里埃尔先生相识的两位绅士。我们来取放在这儿的两匹马和两只箱子。”

“先生们，”老板娘回忆了一下说，“我不记得见过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去叫我的丈夫……格雷古瓦，叫你主人出来。”

格雷古瓦从做一般菜的第一个厨房来到了第二个厨房，那儿是拉于里埃尔师傅生前烹制他认为值得用他灵巧的手来准备名菜的地方。

“真见鬼，”科科纳轻声说，“看到这家本应悲悲戚戚的人家竟是如此欢畅，我怎么不难受呢！可怜的拉于里埃尔！”

“他曾经想杀死我，”拉莫尔说，“不过我现在已经完全原谅他了。”

拉莫尔的话刚说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只有柄的平底锅，锅里正在爆洋葱，他用一只木勺不断地翻动着。

拉莫尔和科科纳发出一声惊叫。

听到叫声，那个男人抬起头来；他也惊叫一声，平底锅摔在地上，手里还拿着那把木勺。

“In nomine Patris, et Fitii, et Spiritus sancli…[②]”那男人把勺子当成洒圣水器似的晃动着说。

---

① 阿尔泰米兹，古代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王后。

② 拉丁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拉于里埃尔老板!”两个年轻人同声喊道。

“科科纳和拉莫尔先生!”拉于里埃尔说。

“你没有死?”科科纳说。

“您也活着?”店主也问道。

“可是,我看到你倒下的;”科科纳说,“我听到子弹打碎了你什么东西。我把你放在灌木丛里,你鼻子里、嘴里,甚至眼睛里都流着血。”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科科纳先生,可是,您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子弹打在我头盔上发出的,幸好只是把头盔打瘪了。不过,这一下也挨得不轻,这就是证据,”拉于里埃尔说着取下帽子,露出像膝盖一样光滑的脑袋。“你们看,一根头发也不剩了。”

两个年轻人看到他这副怪相,不由得大笑起来。

“啊! 啊! 你们笑了!”拉于里埃尔放心了一些说,“这么说,你们不是来寻事的啰?”

“拉于里埃尔老板,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好战了吧?”

“是的,说心里话,是这样,先生,现在……”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发誓除了炉膛里的火以外,我再也不愿看到别的火了。”

“太好了!”科科纳说,“这才叫聪明呢。”皮埃蒙特人又接着说,“我们有两匹马留在你的马厩里,有两只箱子,留在你的客房里。”

“见鬼!”店主搔着耳朵说。

“怎么啦?”

“您说两匹马?”

“是的,是拴在你的马厩里的。”

“还有两只箱子?”

“是呀,是放在你的客房里的。”

“这……你们以为我死了不是吗?”

“是的。”

“既然你们会搞错,你们应该承认我也可能搞错的。”

“你也以为我们死了吗? 你是完全可以这样想的。”

“啊！就是这样！因为你们没有立遗嘱就死了……”拉于里埃尔店主继续说。

“那又怎样?”

“我就认为……我现在知道我错了……”

“你认为什么？说呀!”

“我认为我就可以继承你们的财产。”

“啊!”两个年轻人同声喊道。

“先生们,你们还活着,我再高兴不过了!”

“于是你卖掉了我们的马?”科科纳说。

“唉!”拉于里埃尔说。

“那么我们的箱子呢?”拉莫尔接着问道。

“噢！箱子！没有……”拉于里埃尔大声说,“可是里面的东西……”

“拉莫尔,我看这人真是个大骗子……你说,我们是不是宰了他?”

这个威胁对拉于里埃尔店主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急忙说：

“不过,先生们,还能想办法。”

“听着,”拉莫尔说,“我更有理由怪罪你。”

“这当然,伯爵先生,因为我记得,由于一时的发疯,我危害过您。”

“是的,一颗子弹在离我头顶只有两公分的地方擦过。”

“是这样吗?”

“我可以肯定。”

“如果您能肯定,拉莫尔先生,”拉于里埃尔一面举起平底锅一面故作天真地说,“我是您的仆人,当然不会否认的。”

“好吧!”拉莫尔说,“我不要你还我什么了。”

“怎么,先生！……”

“最多只要……”

“嗯?”拉于里埃尔急着问。

“最多只要每次我来这一带时,你给我和我的朋友们准备一顿饭。”

“真的!”拉于里埃尔高兴得叫起来，“一定遵命，先生，一定遵命!”

“那就说定了?”

“太好了……科科纳先生，您呢?”店主接着说，“您愿意成交吗?”

“是的;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也只提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把我托你还给拉莫尔先生的五十个埃居还给他。”

“托我! 先生，什么时候?”

“就在你卖我的马和箱子的一刻钟以前。”

拉于里埃尔会意了。

“啊! 我明白了。”他说。

他走到柜子前，一枚一枚地取出五十个埃居交给拉莫尔。

“好，先生，”这绅士说，“给我来一盘摊鸡蛋。这五十个埃居都赏给格雷古瓦了。”

“噢!”拉于里埃尔大声说，“真的，先生们简直像王子一样慷慨，你们从今后只管吩咐我吧。”

“既然这样，”科科纳说，“快去把摊鸡蛋做了来，不要心疼黄油和肥肉。”

“说实在的，你做得对，拉莫尔……”科科纳说，“我们还要等三小时。这三小时在这儿还是在别处都一样。再说，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儿离圣米歇尔桥几乎正好还有一半路程。”

两个年轻人在走廊尽头那个小房间的一张桌边坐下。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也是坐在同样的位置上，科科纳还建议同拉莫尔拿第一个情妇来做赌注呢。

为了尊重两个年轻人的品德，必须承认，这天晚上，他们中无论哪一个都不肯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一九　太后的香料商勒内师傅的住宅

在我们向读者叙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里，从巴黎城的这一部分到另一部分去①，只有五座桥，有石桥也有木桥；而且这些桥都是通到旧城② 的。这五座桥就是啄木鸟桥、交易桥、圣母院桥、小桥和圣米歇尔桥。

在另一些交通必需的地方，设有渡船，好歹地代替了桥。

这五座桥上都有房屋，就像今天佛罗伦萨的旧桥那样。

这五座桥每一座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我们暂且先特别谈谈圣米歇尔桥。

圣米歇尔桥是一三七三年建成的一座石桥，尽管它看上去很牢固，仍在一四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塞纳河的一次泛滥中被冲垮；一四一六年改建成木桥，又在一五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夜晚，被激流卷走，直到一五五〇年，也就是我们所写的这个故事发生以前二十二年，人们重建了这座桥；而在本书所写的时代，这座桥虽然需要修理了，但还相当坚固。

在筑在桥边的房屋中，有一间正好面对一个小岛，那小岛就是从前烧死圣殿骑士③、今天立着新骑士墩的地方。这间木板房有一个下垂的大屋顶，就像是耷在一只大眼睛上的眼皮。底层的大门和窗户都紧闭着，从二层楼的惟一一扇窗子里透出的红色的灯光，把过路人的目光吸引到小屋那低矮、宽阔、蓝底上装饰着许多金色线脚的门面。把底层和二层分开的檐壁上画着一群魔鬼，形状一个比一个怪诞。在这道檐壁和二层的窗户之间挂着一块同样也漆成蓝色的宽幅

---

① 塞纳河蜿蜒穿过巴黎，把城市分成南北两个部分。

② 旧城，指巴黎城内塞纳河上的西岱岛。

③ 圣殿骑士，中世纪法国一种宗教组织的成员。

匾额，上写着：

勒内，佛罗伦萨人，太后陛下的香料师

我们已经说过，店铺的大门是紧闭着的；不过房屋主人的可怕的名声比铁门更有效地安保他不受任何夜袭，因为所有过桥的路人经过他的门前都宁愿绕一个弧线，挨着桥另一边的房屋走，像是怕香料商的气味透过墙冒出来熏着他们。

这还不算，自从勒内师傅在圣米歇尔桥上住下，他的左邻右舍怕受到牵连都放弃了自己的住宅，相继他迁，所以与勒内家毗邻的房屋都门关户闭，无人居住。可是尽管如此，有些平夜的过路人却看到这些空房子的百叶窗里透出微弱的亮光，并且保证说他们听到过类似叹息的声音，这说明有什么人经常到这两座空房子里来，只是不知道这些人属于这个世界还是属于另一个世界。

以至于同这两座空房子毗邻的两座房子的主人也不得不考虑他们是否也像他们的邻居那样搬走为妙。

也许就是这种众所周知的恐怖使勒内师傅在规定的时间以后还保留着灯火。再说夜间巡逻的人也好，警戒的人也好，都不敢惊动这位作为同胞和香料商同陛下有着双重亲近关系的人物。

我们猜想由十八世纪的哲学武装起来的读者是不会再相信魔法和魔法师的，所以我们邀请读者们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在那迷信的时代使周围深感恐怖的住房。

从晚上八点关门的时候起，底层的店铺就一片黑暗，到第二天白天开门以前那儿空无一人。店铺里出售香料、油膏，以及灵巧的化学专家制作的各种化妆品。两个小伙计帮着零售，但他们不住在这座房里，而是住在百灵街；晚上，他们在闭店前就离开了，直到第二天店铺开门时才进来。

因此楼下的店铺就像我们说的，是一片黑暗，空无一人。

在这又宽又深的店铺里，有两扇门，每一扇都通向一座楼梯。其中的一座建造在墙壁里，在屋子的侧面；另一座在房子外面，站在今天的奥古斯丁沿河马路或者金银匠沿河马路，都能看得到。

这两座楼梯都通向楼上的房间。

楼上的房间和楼下的店铺一般大，只是用一条挂毯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第一个隔间的门通向屋外的楼梯；第二个隔间有一扇侧门连着秘密楼梯；只是这扇门是看不见的，它隐蔽在一个包着铁皮的高大的雕花立柜的后面，立柜是用铁钩挂在门上的，开门时立柜便随之移动。只有卡特琳娜和勒内自己知道这门的秘密；卡特琳娜就是从这儿上楼下楼，她就是把耳朵或眼睛贴在柜子上留的小洞上来探听、观察房间里的情况的。

第二个隔间的两侧还有两扇毫无掩饰的门，一扇通往顶楼的小房间，这房间靠顶棚透亮，里面的全部摆设就是一只大火炉，一些蒸馏罐、蒸馏器和熔锅，这是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另一扇门通向一间更怪的小房间，因为那儿没有光亮，没有地毯，也没有家具，只有一个石头的祭台。

地板是从中间向四周倾斜的石板，沿着墙基有一条沟，通向一个漏斗；通过漏斗的孔可以看到湍流的塞纳河的深暗色的河水。在钉进墙壁的铁钉上挂着一些像针一样尖、像刮脸刀一样锋利的奇形怪状的器械，有的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有的呈暗灰色或暗绿色。

在一个角落里，两只腿绑在一起的黑鸡正在挣扎。这是占卜的祭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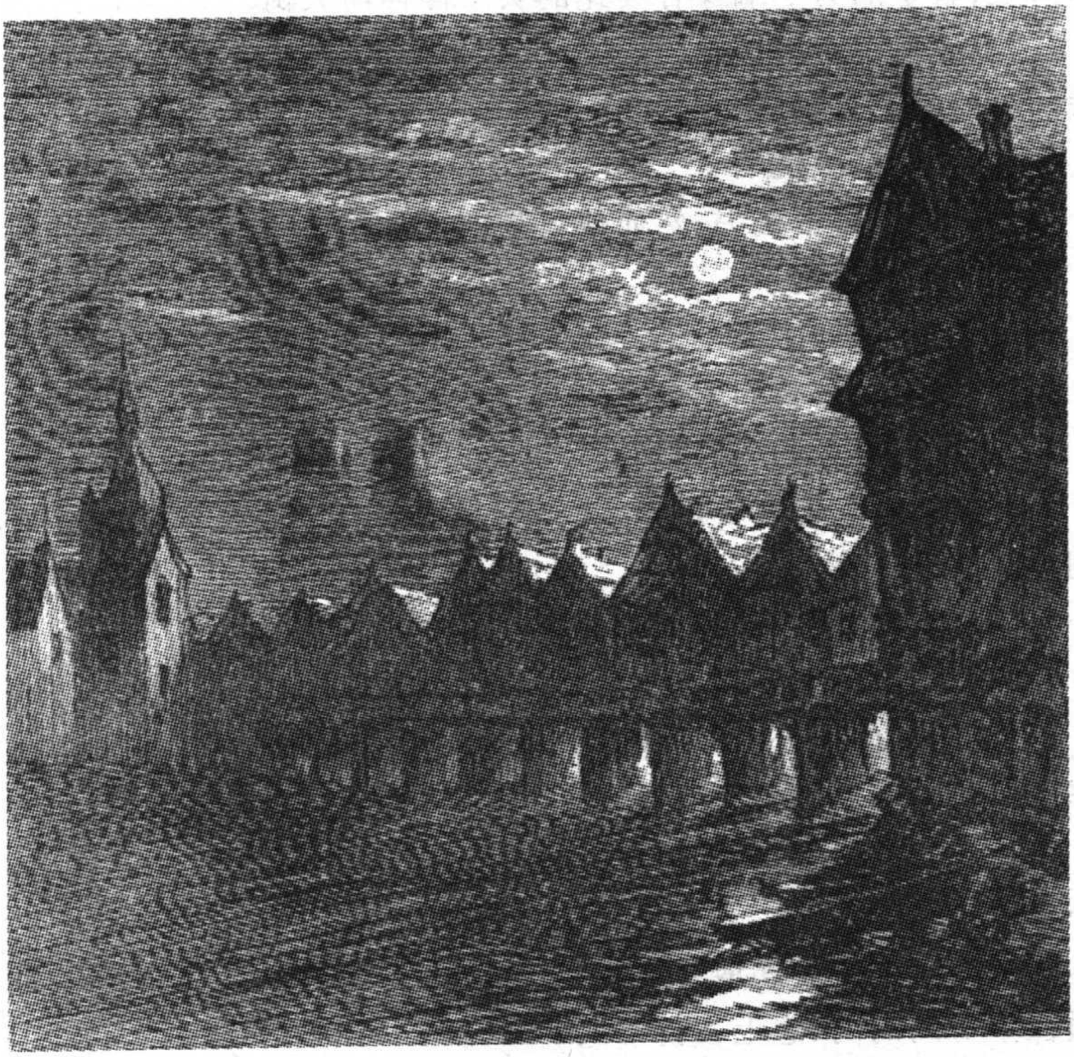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再回到中间那一层的一分为二的房间里来吧。

一般的问卜者都被领到这儿来。埃及的白鹮，系着金色头带的木乃伊，天花板上半张着嘴的鳄鱼，没有眼珠、牙齿摇晃的骷髅，以及被耗子啃得令人肃然起敬的沾满尘土的古书，给来访者一种乱糟糟的印象，使他的思绪不得安宁。在幔帐的后面放着各种玻璃小瓶、盒子，以及形状可憎的双耳尖底瓮。一对像是从桑塔－玛丽亚－诺维拉的某个祭坛或佛罗伦萨的德塞尔维教堂偷来的银制的小灯照着这一切。这两盏点燃着芳香油脂的小灯各由三条熏黑了的链子悬挂在幽暗的拱顶上，放射出淡黄色的微光。

勒内一个人交叉着双手在第二个隔间里一面摇着头一面来回地踱着大步。在长时间苦苦思索以后，他在一个沙壶前面停了下来。

"啊！啊！"他说，"我忘记倒回去了，沙子一定早就漏光了。"

说罢，他看了一下那好不容易从压在圣母院钟楼顶尖上方的大



块乌云中挣脱出来的月亮。

“九点了。”他说，“如果她要来，那一定像往常一样再过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才来，还来得及把一切都准备好。”

这时，他听得桥上传来某种声响。勒内把耳朵贴在一根长管子的口上，管子的另一端像吞婴蛇的头一样伸向大街。

“不，”他说，“不是她，也不是女人。这是男人的脚步声；他们在我门口停下了；他们是到这儿来的。”

这时，门清脆地响了三下。

勒内很快跑下楼去；然而他只是把耳朵贴在门上，并没有开门。

门又清脆地响了三下。

“谁？”勒内问。

“有必要说出我们的名字吗？”一个人问。

“很有必要。”勒内回答。

“既然如此，那么告诉你，我是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还是刚才那个人的声音说。

“我是勒拉克·德·拉莫尔伯爵。”另一个声音说。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们，我就来。”

说着，勒内拉开门闩，卸掉门杠，给这两个年轻人打开了锁得牢牢的门；然后，通过外面的楼梯，把他们领到第二个隔间。

拉莫尔进屋时，偷偷地在斗篷里画了一个十字；他脸色苍白，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科科纳一样一样地打量着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他看到了那扇通往小房间的门，想上去打开它。

“对不起，先生，”勒内庄严地说，同时把手放在科科纳的手上，“来拜访我的人只能呆在这个房间。”

“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科科纳说，“再说，我也很需要坐一会儿了。”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房间里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勒内师傅等待着这两位年轻人中的某个人出来说明来意。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听到还没有完全痊愈的科科纳那带着哨音的呼吸声。

“勒内先生，”终于还是科科纳开口了。“你是个很能干的人，请你告诉我，我的伤是不是会永远给我留下这样的毛病，就是说我会不会总是这样气短，弄得我骑不了马，动不了刀枪，吃不了肥肉摊鸡蛋。”

勒内把耳朵贴在科科纳胸脯上，仔细听他呼吸。

“不，伯爵先生，您会好的。”他说。

“真的？”

“我可以向您保证。”

“你太让我高兴了。”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伯爵先生，您不想知道别的事情了吗？”

“当然想。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在爱着什么人？”

“您是在爱着什么人。”勒内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您问了。”

“该死的！我想你说得对。可是，是谁呢？”

“是那个现在出口就说您刚才说的那句粗话的女人。”

“真的，”科科纳惊讶地说，“勒内师傅，你真是一个能干的人。拉莫尔，现在该你问了。”

拉莫尔红着脸，感到很不好意思。

“唉！真见鬼！”科科纳说，“你倒说话呀！”

“请说吧。”佛罗伦萨人说。

“我，勒内先生，”拉莫尔结结巴巴地开了个头，声音逐渐镇定下来，“我不想问你我是不是在爱着什么人，因为我知道，我是在爱着。可是请告诉我，我是不是会被人爱，因为起初我认为充满希望的事现在都转而对我不利了。”

“您也许还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一切。”

“先生，除了用敬意和忠诚来向心上人证明我深深地爱着她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您知道，”勒内说，“这些表示有时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就应该绝望了？”

“不，应该求助于科学，在人的天性中有些反感是可以克服的，有些好感是可以培养的，就像铁并不是磁石，可一旦磁化后，它也能吸铁。”

“可能吧，可能吧。”拉莫尔喃喃地说，“可是我厌恶一切魔法邪术。”

“啊！如果您厌恶，”勒内说，“那您就不必到这儿来了。”

“得了，得了，”科科纳说，“你难道现在还要孩子气不成？勒内先生，你能让我看看魔鬼吗？”

“不能，伯爵先生。”

“这太遗憾了，我想同他说两句话，这也许能给拉莫尔一点鼓舞。”

“好吧，管他呢！”拉莫尔说，“咱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有人告诉我捏一个同自己所爱的人相像的蜡人儿，这个方法灵吗？”

“万无一失。”

“做这种实验，不会伤害所爱的人的生命和健康吗？”

“不会。”

“那我们就试试。”

“让我先试好吗？”科科纳说。

“不，”拉莫尔说，“既然我已经开了头，我就做完算了。”

“拉莫尔先生，您很想、迫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噢！”拉莫尔喊道，“我太想了，勒内先生。”

这时，有人轻轻敲了一下门，轻得只有勒内师傅一个人听得到，这也是因为他正在留心着。

他一面向拉莫尔提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一面把耳朵贴在管子上，外面人说的话好像引起了他的注意。

“现在请扼要谈谈您的愿望，”他说，“说出您所爱的人的名字。”

拉莫尔双膝跪下，就像是在同一个神说话一样，勒内走到第一个隔间，毫无声响地从外面的楼梯走下楼去。不一会儿就听到店铺的地板上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拉莫尔抬起头时，见勒内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佛罗伦萨人手里拿着一个做得极平常的蜡制小人，这蜡人儿戴着王冠，披着斗篷。

“您希望您的王室情人永远爱您吗?”香料商问。

“是的,哪怕献出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也在所不惜。”拉莫尔回答。

“那好,”佛罗伦萨人说着用指尖从小壶里蘸着几滴水,洒在小蜡人的头上,口里念了几句拉丁语。

拉莫尔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你想干什么?”拉莫尔问。

“我想给这个小蜡人取名叫玛格丽特。”

“为了什么?”

“为了取得感情。”

拉莫尔刚想开口阻止他这样做,科科纳用嘲笑的目光止住了他。

勒内见此情景,停了下来。

“必须诚心诚意才行。”他说。

“你做下去就是了。”拉莫尔回答。

勒内在一张小红纸条上写了几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然后用一根钢针穿破纸条,再把钢针连同纸条插进蜡人的心窝。

真是怪事,伤口处竟然流出一小滴血来。然后,他又把纸条燃着。

针上的热量把周围的蜡熔化了,也烧干了那滴血。

“这样,”勒内说,“通过感应,您的爱将渗透到您所爱的女人的心坎里,点燃起她的爱情之火。”

生性强悍的科科纳暗暗地笑起来,在心里讥嘲着这种举动。可是多情而又迷信的拉莫尔却感到从头发根里直冒冷汗。

“现在,”勒内说,“把您的嘴唇贴在蜡人的嘴唇上,说:‘玛格丽特,我爱你;来吧,玛格丽特!’”

拉莫尔照着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另一个隔间的门开了,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好奇而又多疑的科科纳马上拔出匕首。他担心如果他撩起挂毯,勒内也会像刚才他要开门的时候一样指责他,于是他用匕首在挂毯上捅了一个洞。当他把眼睛贴在开口处张望时,不禁惊叫一声,接着便听到两个女人的叫声。

“发生什么事了？”拉莫尔问。他手中的蜡人正要掉下来，还是勒内从他手中接了过去。

“内韦尔公爵夫人和玛格丽特夫人在那儿。”科科纳说。

“怎么样！多疑的人！”勒内一本正经地微笑着说，“你们还怀疑感应的力量吗？”

拉莫尔看到王后，完全惊呆了。科科纳认出内韦尔夫人，一时也感到迷惑不解。前者认为是勒内师傅的魔术把玛格丽特的灵魂摄来了；而后者呢，看到两个迷人的灵魂进来的那扇门还半开着，他立刻就发现了在尘俗、物质的世界上竟然出现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回事。

当拉莫尔频频地画着十字，一个劲儿地喃喃低语的时候，科科纳进行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并且用不信神这个洒圣水器驱走了魔鬼。他从挂毯的开口处见内韦尔夫人极度惊讶，而玛格丽特则露出有点儿尖刻的微笑，知道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但是他明白不能为自己说的话可以为朋友说，于是他不向内韦尔夫人，而是直接向玛格丽特走去。他模仿着伟大的阿尔塔克塞尔斯①在市集上表演时的姿态，跪下一条腿，用他那由于伤未全好还带着哨音而显得更加有力的嗓门大声说：

“夫人，刚才，应我的朋友拉莫尔伯爵的请求，勒内师傅招来了你的灵魂；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在你的灵魂旁边陪伴着一个我十分崇爱、而且向我的朋友推荐过的人的身影。纳瓦尔王后陛下的灵魂，你能不能请陪伴你的这个身影到挂毯那边去一下？”

玛格丽特笑了起来，做了一个手势，让昂利埃特到另一边去。

“拉莫尔，我的朋友！”科科纳说，“请施展你那像德莫斯泰纳、西塞罗和掌玺大臣洛斯皮塔尔一样的口才吧；请你想一想，如果你不能让内韦尔公爵夫人的影子相信我是她最忠诚、最驯服的仆人，我的命就完了。”

“可是……”拉莫尔结结巴巴地说。

“照我说的办；你，勒内师傅，请你看着，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

① 阿尔塔克塞尔斯，古代波斯国王。

勒内照科科纳的要求去做了。

“该死的！先生，”玛格丽特说，“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听你说，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夫人，我要说的是，我的朋友的影子——这的确是一个影子，证据就是它不说一句话——所以我要对你说，这个影子请求我运用人体的说话能力告诉你：这位脱离了躯体的绅士，也就是这个漂亮的影子，是在你的严厉的目光下失去躯体和活力的。如果你是你自身，我宁可要求勒内师傅把我塞进硫酸洞里，也决不敢在亨利二世的女儿、查理九世的妹妹、纳瓦尔国王的妻子面前说这番话。可是影子是摆脱了人间的骄傲的，当人们爱它们的时候，它们是不会生气的。所以，夫人，你就求求自己的身躯给可怜的拉莫尔的灵魂一点爱吧！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历经磨难的灵魂了；他首先受到一个朋友的折磨，曾经三次用剑伤了他，剑尖直插进他腹内几寸深；他后来又被你眼睛里的火点燃，而你眼睛里的火比地狱之火还要炽烈千百倍。请可怜可怜他的灵魂！给这个英俊的拉莫尔一点爱吧！如果你不能说话，那就做手势或者微笑。我朋友的灵魂是很聪明的，它什么都能理解。快做吧，该死的！不然，我就用剑刺穿勒内的身体，让他运用他支配影子的魔力，迫使你的有教养的影子干出与它大不相称的事情来，就像你迫使我这样做一样。”

科科纳像下到地狱的埃涅阿斯① 一样站在女王面前。听完他这段结束语，玛格丽特忍不住大笑起来，然后，她一面保持着与王后的影子相称的缄默，一面把手伸给科科纳。

后者轻轻地把她的手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叫拉莫尔。

“我的朋友的影子，”他喊道，“快到这儿来。”

拉莫尔神情呆呆地、心儿突突地走了过来。

“好，”科科纳边说边用手抓住拉莫尔的后脑，“现在把你英俊的脸的影子凑近这只又白又柔软的手的影子吧。”

科科纳边说边动手，把王后的细软的手放到拉莫尔的嘴边，让它

① 埃涅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亚王子，曾下到地狱，在那里得知他的家族的未来命运。

们紧紧贴在一起好一会儿;那只手并没有试图摆脱这温暖的吻。

玛格丽特不断地露出笑容,可是内韦尔夫人却没有一丝笑容,她还在为这两个绅士的出其不意的出现而颤栗。越来越强烈的妒意使她内心的不快有增无减,因为在她看来科科纳不应为了朋友的事而把自己的事全然抛在脑后。

拉莫尔看到了她紧蹙的双眉,发现了她眼睛里威胁性的闪光,尽管他当时感受到的快乐几乎使他陶醉,他还是意识到他朋友面临的危险,猜到应该怎样做才能给朋友解围。

于是他站起身来,把玛格丽特的手留在科科纳的手里,而他自己走去拉住内韦尔公爵夫人的手,一边跪下一条腿,一边说:

"噢,最美丽最令人爱慕的女人!我说的是有生命的女人,而不是影子。"他说着向玛格丽特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那个身躯在为世俗的友谊操心,请你允许我这个摆脱了粗野躯壳的灵魂来弥补他的空缺吧。你所看到的科科纳先生仅是一个人,一个壮实而又大胆的男人,他是一块肉,看上去也许很漂亮,但像所有的肉一样总归是要腐烂的:凡肉皆是草①,尽管这位绅士从早到晚在我面前以哀求的口气念叨着你,尽管你见他施展过在法国少见的高明剑术,这位力大无比的斗士却只能在一个影子面前口若悬河,而不敢向一个女人说话。正因为这样,他才去同女王的影子说话,而委托我同你美丽的身躯说几句,告诉你他愿将自己的心和灵魂都奉献于你的脚下;他求你用你那圣洁的目光怜悯地看他一眼,用你那粉色的热情的手向他做一个召唤的手势,用你那响亮而又悦耳的声音对他说几句难忘的话;他还要求我一件事:如果他不能打动你的心,那么就要我把我的剑——这是真正的剑,因为剑是没有影子的——再一次插进,不,我是说,再一次穿透他的身体;因为如果你不允许他专为你而活着,那他就不想活下去了。"

科科纳刚才的讲话有声有色,虚张声势;拉莫尔的这一番请求则说得感情丰富,温柔谦卑,令人陶醉。

昂利埃特听完拉莫尔的这番话,把目光从拉莫尔移向科科纳,想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看看那位绅士的表情是否同他朋友的这番多情的演说相一致。看来她很满意，因为她红着脸，呼吸急促，像已经被征服了似的，对科科纳微微一笑，露出了两排嵌在珊瑚里的珍珠，说：

“真的吗？”

“该死的！”科科纳大声说；内韦尔夫人这一瞥已经使他着迷了。“是真的！噢！是的，夫人，是真的！可以拿我死你活来起誓！”

“那么，你来吧！”昂利埃特说着向他伸出手去，从她那没了神的目光可以看出她已经不能自持了。

科科纳把绒布小帽扔到空中，一步就跳到年轻妇人的身边；而拉莫尔也应玛格丽特的召唤，和他的朋友交换了位置。

这时，勒内出现在里头的那扇门口。

“安静！”他那语调一下子就把这爱情之火熄灭了。“安静！”

只听到墙壁的夹层中间传来钥匙在锁眼里摩擦的声音。

“不过，”玛格丽特骄傲地说，“我们在这儿，我想任何人都是没有权利进来的。”

“太后也不能吗？”勒内在她耳边轻声说。

玛格丽特闻言立刻就拉着拉莫尔奔向外面的楼梯；昂利埃特和科科纳两人也半搂着跟在他们后面逃掉。他们四人就像是在花枝上互相啄着的亲昵的鸟儿，听到一点声响就一齐飞走了。

二〇 黑　鸡

这两对情侣逃走得正是时候。当卡特琳娜把钥匙插进第二扇门的锁眼时，科科纳和内韦尔夫人刚刚跑出屋去，卡特琳娜进屋时只听到逃跑者下楼的脚步声。

她用探察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把充满狐疑的眼睛盯住正躬着腰站在她面前的勒内。

"刚才谁在这儿？"她问。

"几对情人。他们很满意我的预言，因为我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永远相爱。"

"别说这些了，"卡特琳娜耸了耸肩说，"这儿再没有别人了？"

"只有陛下和我。"

"你已经照我说的做了吗？"

"您说的是黑鸡的事吗？"

"是的。"

"夫人，都准备好了。"

"啊，如果你是犹太人就好了！"卡特琳娜喃喃地说。

"我？犹太人？夫人，为什么？"

"因为那样你就能看懂希伯来人写的有关圣祭的宝书。我已经让人译出了一本。我在那本书里看到希伯来人并不像罗马人那样从心和肝去探索预兆，而是观察脑子的布局以及命运的万能的手描绘的字母的图像。"

"是的，夫人！我也听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老犹太教士说过。"

"有了这些划出的字母，就可以打开预言一切的道路。不过迦勒底学者们嘱咐……"

"怎么嘱咐的？"勒内见太后犹豫着不说下去，便追问道。

"嘱咐说这种试验要用人的脑子做，因为人的脑子更发达，更能

感应问卜者的意愿。”

“啊！夫人，”勒内说，“陛下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至少是很难的。”卡特琳娜说。“圣巴托罗缪节的时候我们要是掌握这种方法，嗯！勒内！那会有多大的收获啊！随便找个判死刑的……我以后会考虑的。暂时还是让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办吧……献祭的房间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夫人。”

“去看看。”

勒内点着了一支蜡烛，那蜡烛是由好几种奇特的原料制成的，散发出的气味一会儿是微妙而又沁人心脾，一会儿是恶臭而又夹着薰烟。他端着这支蜡烛照着卡特琳娜，先走进顶层的那间小屋。

卡特琳娜从那些献祭时用的器具中亲自挑选了一把闪亮的钢刀；勒内把蜷缩在角落里、满眼忧虑的两只鸡抓来了一只。

“我们怎么做？”

“我们察看一只鸡的肝，察看另一只鸡的脑子。如果两次试验结果相同，那么就可以相信。要是两次试验的结果都和前几次也一致，那就更可以确信无疑了。”

“先从哪儿开始？”

“先做肝的试验。”

“好。”勒内说。

他把手上这只母鸡系在小祭台两头的两个环上，这样，仰倒的母鸡就被固定在祭台上，再挣扎也移动不了位置。

卡特琳娜用刀子一下就打开了鸡的胸脯。鸡叫了三声，挣扎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断了气。

“还是叫三声，”卡特琳娜喃喃道，“三声死亡的信号。”

接着她又打开鸡的肚子。

“肝垂向左边，”她继续说，“又是在左边，三个人死亡，接着便是丧失权力。勒内，你知道，这有多么可怕吗？”

“夫人，还得看看第二个祭品提供的预兆是不是跟第一个相同。”

勒内把这只死鸡扔到墙角里，然后去抓另一只鸡，那只鸡知道会遭到与伙伴同样的命运；为了免遭一死，它满屋跑着，眼看自己被逼

到一角时，鸡从勒内头上飞过，翅膀扑灭了卡特琳娜手中那神奇的蜡烛。

“勒内，你看到了吧？”太后说，“这说明我们的家族要绝种了。死亡将在头顶上唿哨，我的家族将从地球上消失。三个儿子，这中间要死三个儿子！”她忧伤地喃喃自语着。

勒内从她手里接过已经熄灭的蜡烛，到隔壁房间去重新点着。

当他回到小房间时，只见那母鸡已经把头缩进脖子里。

“这一次，”卡特琳娜说，“为了不让它再叫，我要把鸡头一刀就砍下来。”

真的，把鸡绑好以后，卡特琳娜就像她说的那样，一刀就把鸡头砍了下来。可是鸡头在一阵痉挛中，嘴巴张了三下，然后合紧了不再张开。

“你看！”卡特琳娜神色惶恐地说，“三声叹息代替了三声叫喊，三，又是三，他们三个人都要死掉。这些灵魂在出壳之前都数着，一直数到三。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头部显示什么信号。”

说罢，卡特琳娜割下了苍白的鸡冠，小心翼翼地打开头盖骨，露出了大脑叶；她极力揣摸着脑髓分裂处显出的血淋淋的弯弯曲曲的线条构成的字母的形状。

“还是那个字母，”她拍着两手，大声说，“还是那个字母！而且这一次的预兆更清楚了。快来看。”

勒内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字母？”卡特琳娜用手指着一个记号。

“是 H。”勒内回答。

“重复出现了几次？”

勒内数了一下。

“四次。”他说。

“对！对！是这样吗？我看出来了，这就是说亨利四世。噢！”她扔掉了刀，嘟哝道，“我死后一定要受子孙的诅咒了。”

在阴惨惨的烛光下，这个像尸体一样苍白的女人的脸真可怕，那双血淋淋的手在痉挛。

“他要执政了，”她绝望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要执政了。”

"他要执政了。"勒内重复着她的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但是，一个好像从卡特琳娜的头脑中突然孵化出来的想法很快就驱散了她脸上阴暗的表情。

"勒内，"她一边叫着一边把手伸向佛罗伦萨人，不过，她把头垂在胸前的姿势并没有改变。"勒内，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佩鲁斯① 的一位医生用一包香脂一下子毒死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儿的情人吗？"

"是的，夫人。"

"那个情人是谁来着？"卡特琳娜一边思索着一边问道。

"夫人，是拉迪斯拉斯② 国王。"

"噢！对了，是他！"她喃喃地说，"你了解这个故事的详细内容吗？"

"我有一本古书上面记载了这件事。"勒内回答。

"好！到那个房间去，你把那本书借我看看。"

两人走出了小屋，勒内把门关好。

"对以后做新的献祭，陛下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佛罗伦萨人问。

"不，勒内，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完全相信了。让我们等以后弄到了犯人的头时再说。赶上处决人的日子，你先去和刽子手商量好。"

勒内躬身以示同意，然后便举着蜡烛走近满摆着书籍的书架，登上一张椅子，取下一本书交给太后。

卡特琳娜把书打开。

"这是什么？"她说。

《论驯养猛禽、鹰隼，使之永远勇敢、凶猛、时刻准备翱翔的方法》。

"啊！对不起，夫人，我拿错了！这是卢卡③ 的一位学者为著名的卡斯特律西奥·卡斯特拉卡尼犬猎队写的论文，它就排在我说的那

---

① 佩鲁斯，意大利一城市。

② 拉迪斯拉斯（1376—1414），那不勒斯国王。

③ 卢卡，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城市。

本书旁边，而且装潢一样。我拿错了。不过，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全世界只有三部，一部属于威尼斯图书馆，另一部被你祖父洛朗买下，又由皮埃尔·德·美第奇送给了途经佛罗伦萨的查理八世。第三部就是这一部。"

"既然这样稀有，我很珍视它；"卡特琳娜说，"只是我不需要，还你吧。"

她伸出左手交还刚才拿到的这本书，伸出右手去接另一本书。

这次勒内没有再搞错，拿的正是她想要的那本书。勒内从椅子上下来，翻了一会儿，把翻好的书递到太后面前。

卡特琳娜走到一张桌子旁坐下，勒内把神奇的蜡烛移近她，借着蓝色的烛光，她咕咕哝哝地念了几行。

"好得很，"她合上了书说，"我想要知道的，这里面都有。"

她站起身，把书放在桌子上，带走的只是自己头脑深处已经萌芽并且成熟了的打算。

勒内手执蜡烛，毕恭毕敬地等待着看来准备离去的太后发布新命令，或者提出新问题。

卡特琳娜手指放在嘴边，低着头走了好几步，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后，她突然在勒内面前站住，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盯着他，就像只捕食的鸟。

"告诉我，你给她制过媚药吗？"她问道。

"谁？"勒内打了个寒战，回问道。

"给索弗夫人。"

"我？夫人，"勒内说，"从来没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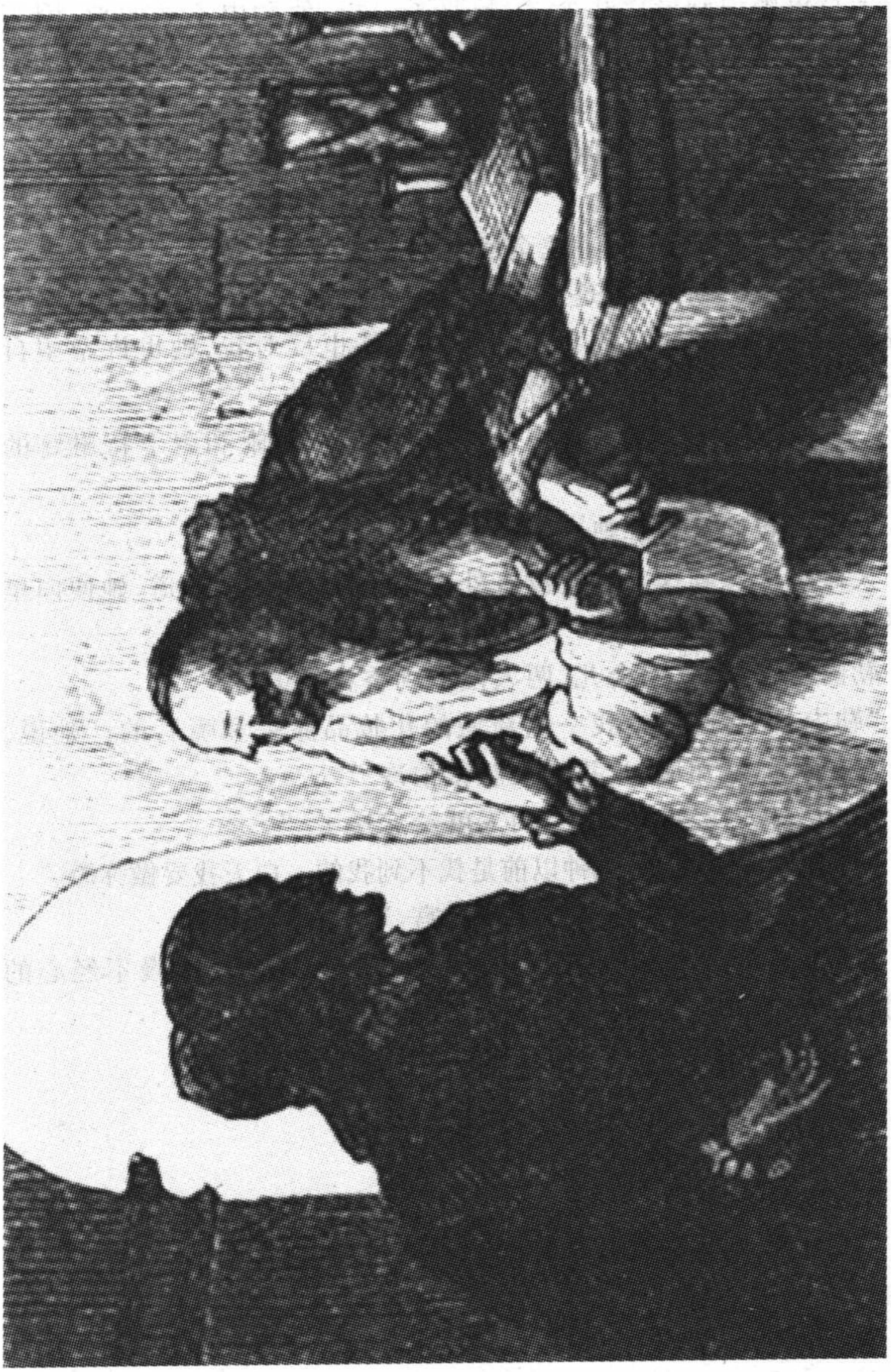
"没有过？"

"我可以向您保证。"

"那她准是有一种魔法，因为他疯狂地爱着她，而他素来没有忠于爱情的好名声。"

"夫人，您说的他是谁？"

"他，该死的亨利呗，就是将来要继承我三个儿子的王位的那个人，就是有朝一日人们称他亨利四世的那个人，然而他却是雅娜·德·阿尔布雷的儿子。"



卡特琳娜说到最后几个字，长叹了一声，使勒内不寒而栗，因为这使他想起了卡特琳娜命令他给纳瓦尔太后准备的那副出了名的手套。

“他还常去吗？”勒内问。

“常去。”卡特琳娜说。

“我还以为纳瓦尔国王完全回到他妻子身边了呢。”

“那是演戏，勒内，那是演戏。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都联合起来欺骗我，连我女儿玛格丽特也反对我，她也许希望自己的兄弟都死掉，她也许想当法国的王后。”

“是的，很可能。”勒内说。他一面沉思，一面附和着卡特琳娜的可怕的猜测。

“不过，我们等着瞧吧！”卡特琳娜说。

大概是考虑到这儿肯定没有外人，不必再走秘密通道，她便向里侧那扇明门走去。

勒内走在前面，一会儿，两人便下到香料店铺。

“勒内，你答应过给我一些新做的化妆品涂手和嘴唇的；”她说，“冬天来了，你是知道的，我的皮肤很怕冷。”

“夫人，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给您送去。”

“明天晚上，你九、十点钟以前是找不到我的。白天我要做弥撒。”

“好，夫人，那我就九点钟到卢浮宫。”

“索弗夫人的手和嘴唇保养得真好看，”卡特琳娜用漫不经心的语调问，“她用的是什么香膏？”

“她手上用的？”

“那就先说她手上用的吧。”

“天芥菜做的香膏。”

“擦嘴唇用的呢？”

“擦嘴唇，她将使用我特制的一种软膏，我打算明天给她送去，同时也给您送一盒去。”

卡特琳娜沉思了一会儿。

“再说，这个女人也真美，”她说着，一面继续想着她心中的事，

“那个贝亚恩人喜欢她是不奇怪的。”

“她对陛下特别忠诚，”勒内说，“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卡特琳娜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膀。

“当一个女人爱着一个男人的时候，”她说，“她对别人的忠诚怎能超过对情人的忠诚呢？你为她制过媚药，勒内。”

“夫人，我向您保证从来没有。”

“好吧！不再说它了。给我看看你说的那种可以使她的嘴唇比现在还鲜艳的新软膏。”

勒内走到一个货架跟前，指给卡特琳娜看并排摆着的六个一样形状的银质小圆盒。

“这就是她向我要的一种软膏；”勒内说，“这倒确实如陛下说的，是我专门为她制作的，因为她的嘴唇太细太嫩了，日晒风吹都会干裂的。”

卡特琳娜打开其中的一盒，里面装着最诱人的胭脂红软膏。

“勒内，”她说，“现在就把涂手的软膏给我吧，我带走算了。”

勒内举着烛台走到一个专门的架子上取太后要的那种软膏。他并没有很快地回过身来，然而他自信他确实看到太后刚刚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拿了一个小盒，藏进披风里。他对太后的这种窃取行为已司空见惯了，决不会笨拙到显出已经发现的样子。所以，他若无其事地把太后要的软膏装进一只印有百合花图案的小纸袋。

“给您，夫人。”他说。

“谢谢，勒内！”卡特琳娜回答。静默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你过八天到十天再把这种软膏带给索弗夫人吧，我想先试用一下。”

说完她就准备出门。

“我送陛下回去好吗？”勒内问。

“送到桥头就行了，”卡特琳娜回答，“我的绅士们带着轿在那儿等着我呢。”

两人出了门，走到木桶街的拐角上，四个骑马的绅士和一顶不带纹章的轿正在那儿等候卡特琳娜。

回到店里，勒内首先关心的是数一下软膏盒子。

果然少了一盒。

二一　索弗夫人的那套房间

卡特琳娜没有猜错，亨利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每天晚上都到索弗夫人那里去。起初，他这样做是严格保密的，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警惕，不再多加小心了。所以卡特琳娜不费力气就能肯定玛格丽特依然只是名义上的纳瓦尔王后，而实际上的纳瓦尔王后还是索弗夫人。

在这个故事开始时，我们一笔带过地提到过索弗夫人的那套房间；只是当时由达丽奥尔给纳瓦尔国王打开的这扇门，总是在他进去之后就关得严严实实的，因此我们对贝亚恩人的这座神秘的爱情舞台的内情至今一无所知。

这套房间像暂居宫中的亲王们为陪伴他们的人安排的那种住处一样，当然没有城里的住宅那么宽敞，那么舒适。我们已经介绍过，她那套房间在三层，几乎就在亨利住处的上面。房门开向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尖形的窗子，装着由铅条卡住的小玻璃，即使在一年中阳光最充足的日子里，也只能透过微弱的亮光。到了冬天，从下午三点起，就不得不点上一盏灯；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灯里放的油一样多，到晚上十点就自动熄灭；因此自从冬天到来以后，这对情人幽会就更加安全了。

一间小小的前厅装饰着绘有大朵黄花图案的锦缎壁衣，一间会客室张挂着蓝色的丝绒帷幔，卧室里放着一张床，弯弯曲曲的床柱挂着桃花色丝绸床帷，在床与墙之间的通道里挂着一面镜子和两幅根据维纳斯① 和阿多尼斯② 的爱情故事绘成的画。这就是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太后身边的妩媚的女官的住处，今天的人也许毋宁称之为“窝”吧。

---

①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②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再观察得仔细一点，人们可以发现在放满各种化妆品的梳妆台对面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扇小门，通往一间祈祷室。在高出两级的台上，放着一张跪凳。祈祷室的墙上，好像是为了纠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幅希腊神话题材的绘画似的，挂着三四幅最充满宗教精神的绘画。在这些画之间的空壁上有几颗镀金的钉子，挂着妇女使用的武器；因为在这个充满神奇阴谋的年代里，女人像男子一样身带武器，而且有时能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武器。

这天晚上，也就是勒内的住宅里发生了我们刚才讲述的那些情景的第二天晚上，索弗夫人坐在卧室的一张躺椅上，正在向亨利倾诉自己的忧虑和爱情，并且举出她在圣巴托罗缪第二天的那个著名的夜晚，也就是——我们还记得——亨利在他妻子房里度过的那个夜晚，所表现的忠诚来证明她的忧虑和爱情。

亨利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这天晚上索弗夫人穿着简朴的细麻布睡衣显得分外动人。亨利的感激之情也有增无已。

在这整个过程里，真正堕入了情网的亨利一直沉湎在幻想中。那个以受卡特琳娜之命强作情爱开始、而终于全心全意接受了这爱情的索弗夫人呢，则一直在凝视着亨利，想从他眼睛里判断他所想的同他所说的是否一致。

"亨利，"索弗夫人说，"对我说真话：你在纳瓦尔王后陛下房里过的那个夜里，没有因为拉莫尔先生睡在你脚下、使你不能去王后的卧室而感到遗憾吗？"

"是的，我的朋友，我确实感到遗憾，"亨利说，"我遗憾的是我必须通过她的房间才能到我现在感到如此美好、如此幸福的这个房间来。"

索弗夫人微笑了。

"你后来再没有去过？"

"我去的几次都告诉过你了。"

"你从来没有瞒着我去过吗？"

"从来没有。"

"你能发誓吗？"

"如果我还是个胡格诺，当然可以了，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从正在学的教规上知道,天主教徒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发誓。"

"吹牛!"索弗夫人摇着头说。

"可是轮到你头上,夏洛特,如果我查问你,你会怎么回答我呢?"亨利说。

"我嘛,我什么也不会瞒你,"年轻的妇人说。

"那好,夏洛特。"国王说,"你给我说说看,为什么在我结婚以前你拚命抵制我,而后来,对我这个粗鲁的贝亚恩人,一个可笑的外省人,一个连自己王冠上闪光的珠宝都保不住的可怜的王子,却变得不那么残酷了呢?"

"亨利,"夏洛特说,"你向我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哲学家猜了三千年的谜语! 亨利,不要问一个女人她为什么爱你,你只要问她: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夏洛特?"亨利问。

"我爱你。"索弗夫人露出迷人的笑容回答着,把自己纤丽的手放在情人的手心里。

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可是,"亨利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夏洛特,如果我能解开这个哲学家们猜了三千年的谜呢? 至少是关系到你的。"

索弗夫人的脸红了。

"你爱我,"亨利继续说,"我就再没有什么可要求你的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可是,你知道,幸福是永远不知满足的。亚当在天堂里也不感到完全幸福,他吃了那只倒霉的苹果,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一种好奇心,总想在探索点什么未知事物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告诉我,我的朋友,帮助我满足这种好奇心吧。是不是卡特琳娜太后先要你爱我的?"

"亨利,"索弗夫人说,"谈到太后时,说话要小声些。"

"噢!"亨利说话时那么从容和自信,连索弗夫人也信以为真了。"我从前提防她是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关系不好;可现在我是她女儿的丈夫了……"

"玛格丽特夫人的丈夫!"夏洛特说。她的脸已经由于嫉妒而涨

红了。

“该你小声些了。”亨利说。“现在我是她女儿的丈夫了，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人们以前希望的是什么呢？好像是希望我成为天主教徒。那么好吧！圣宠已经感动了我；通过圣巴托罗缪之夜的说情，我已经成了天主教徒。我们现在像亲兄弟，像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和睦相处。”

“那么玛格丽特王后呢？”

“玛格丽特王后嘛，”亨利说，“噢！她是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亨利，可是你告诉过我，纳瓦尔王后为了报答我对她的忠诚，对我很宽宏大量。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如果她那令我如此感激的宽宏大量是真的，那她也只不过是根容易断裂的纽带。你不能依靠她的支持，因为并没有任何人相信你和她的所谓亲密关系。”

“可是，我还是要依靠她，这三个月来，我就是依靠着这个枕头才能睡上安稳觉的。”

“这么说，亨利，”索弗夫人大声说，“一定是你骗了我，玛格丽特真的是你的妻子。”

亨利笑了。

“别这样，亨利！”索弗夫人说，“一见你这种笑容我就生气，尽管你是个国王，我有时真想挖掉你的眼睛。”

“既然我是国王，你有时还想挖掉我的眼睛，这么说我已经让人相信我和她的所谓亲密关系了，因为你就认为这种亲密关系确实存在！”

“亨利！亨利！”索弗夫人说，“我相信就是上帝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我的朋友，”亨利说，“我想是卡特琳娜先对你说要你爱我，后来你自己的心也要你这样做，这时，虽然是这两种声音同时对你说话，但是你听从的只是你自己的心声。现在，我也爱你，用我的整个灵魂爱着你；正因为这样，我有些秘密不告诉你，生怕你受到连累……因为太后的感情是多变的，是后娘的感情。”

夏洛特所等待的根本不是这些话。每当她想探测一下亨利内心

的无底深渊时，她好像就感到自己和情人之间的隔膜更深了，它像一堵坚固的墙一样，把他们彼此隔开。听到这番回答，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时，十点钟敲响了。

“陛下，”夏洛特说，“到了我休息的时候了；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到太后那里去侍候。”

“我的朋友，你今晚难道要赶我走吗？”亨利说。

“亨利，我现在很忧伤。我这样忧伤，你会觉得我乏味的；你觉得我乏味，就会不再爱我了。你看得很清楚，你还是早点走的好。”

“也罢，”亨利说，“夏洛特，如果你一定要我走，我走就是了。不过，该死的！请答应我，让我看你梳好妆再走！”

“陛下，这样你不就让玛格丽特王后久等了吗？”

“夏洛特，”亨利严肃地说，“我们不是说好了永远不提纳瓦尔王后的吗？可今天晚上，好像我们一直在谈她了。”

索弗夫人叹了口气，坐到梳妆台前。亨利把一张椅子拖到情妇的旁边，一条腿跪在椅子上，身子靠在椅背上。

“开始吧，我的小夏洛特，我要看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为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管你刚才说了些什么。上帝！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香料盒，那么多袋粉，那么多小瓶子，那么多小玩意儿！”

“看起来很多，”夏洛特叹息着说，“实际上是太少了，因为即使用上了所有这些东西，我也还是没法管住陛下的心。”

“算了吧！”亨利说，“我们别再回到政治上去了。这支小笔是做什么的，那么细巧，那么精致？是不是为我的奥林匹斯山[①] 上的丘比特画眉的。”

“是的，陛下。”索弗夫人微笑着回答，“你一下就猜着了。”

“这个漂亮的象牙小耙子呢？”

“是分头发的。”

“这只带雕镂盖的好玩的小银盒呢？”

“噢！这个嘛，这是勒内送给我的，陛下，是他早就答应给我的那种著名的软膏，用来保护我的嘴唇，好让那两片陛下有时感到那么柔

① 奥林匹斯山，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该山山顶。

软的嘴唇变得更柔软些。”

亨利好像是为验证这个迷人的女人刚说的话，把自己的嘴唇贴在男爵夫人正对着镜子仔细观赏着的嘴唇上。

夏洛特把手伸到刚才谈到的那个银盒子上，想必是要让亨利看看她是怎样使用这种鲜红的软膏，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了一下前厅的门，把这对情侣吓了一跳。

“夫人，有人敲门，”达丽奥尔把头伸进卧室的门来说道。

“去看看是谁敲门，再回来告诉我。”索弗夫人说。

亨利和夏洛特担心地互相看了一眼，亨利正想到他不止一次藏过身的祈祷室里去，达丽奥尔回来了。

“夫人，”她说，“是卖香料的勒内师傅。”

听到这个名字，亨利皱了一下眉头，下意识地咬了一下嘴唇。

“你是不是希望我回绝他？”夏洛特说。

“不！”亨利说，“勒内师傅从来不做事前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他既然来，说明他有来的理由。”

“那么你愿意藏起来吗？”

“我看没有必要，”亨利说，“因为勒内师傅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在这儿。”

“可是陛下不是见到他就会想起痛苦的往事吗？”

“我！”亨利虽然极力克制自己，但也不能完全掩饰自己的情绪。“我！我没有什么！不错，我们之间过去很冷淡；但是，自从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后，我们已经言归于好了。”

“请他进来吧！”索弗夫人对达丽奥尔说。

一会儿，勒内走了进来，他先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

索弗夫人依然坐在梳妆台前。

亨利已走回去坐在躺椅上。

夏洛特在亮处，亨利在暗处。

“夫人，”勒内亲热而又不失礼貌地说，“我是来请求您原谅的。”

“勒内，原谅什么？”索弗夫人带着漂亮女人对待包围着她们、争着把她们打扮得更漂亮的化妆品商人惯有的高傲神态问道。

“请您原谅我老早就答应要为您美丽的朱唇配制点什么，可是直

到……”

“直到今天你才履行诺言，是吗？”夏洛特说。

“今天？！”勒内重复着说。

“是的，直到今天，甚至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收到你送来的这盒软膏。”

“噢！果然如此，”勒内说着，用奇异的目光看了看索弗夫人桌上的那一小盒软膏，那盒子和他商店里的一模一样。

“我猜对了！”他轻声说，“您已经用过了吗？”

“没有，还没有，你进来时我正要用呢！”

勒内的脸上现出了沉思的表情。亨利注意到了这一点，很少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

“怎么，勒内！你怎么啦？”国王问。

“我？没有什么，陛下，”香料商说，“我正在恭候陛下问话，然后就向男爵夫人告辞。”

“怎么！”亨利笑着说，“你需要我告诉你我看到你很高兴吗？”

勒内环视着四周，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像是要亲眼亲耳探查一下每扇门和挂毯后面有没有什么人，然后停住了脚，站在一个能把索弗夫人和亨利都包括在自己视线以内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说。

亨利警觉起来，凭着那像第六感官一样引导着他在生命的第一个时期里渡过重重险关的令人赞叹的本能，他感觉到了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什么奇怪的事情，好像香料商的头脑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他把身子转向勒内，不过他还呆在暗处，而佛罗伦萨人的脸则在灯光下。

“勒内，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他说。

“我是不是打扰陛下了？”香料商倒退了一步回答。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

“陛下，什么事？”

“你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是吗？”

“我想您一定在这儿。”

“那么你是想来找我的啰？”

“至少我是很高兴能遇到您。”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亨利进一步问道。

“也许吧,陛下!”勒内回答。

夏洛特脸红了,因为她担心香料商要透露的事情也许和她过去对亨利的行为有关;于是,她装着一直在专心致志于梳妆,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突然打断他们的说话:

“啊! 真的,勒内,”她一面打开软膏盒,一面大声说,“你真是个让人喜欢的人;这盒软膏的颜色太好了,趁你在这里,我就当你的面来试用一下你的新产品吧。”

她用一只手打开盒子,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抹了一点玫瑰色软膏,准备往嘴唇上涂。

勒内打了个寒战。

男爵夫人微笑着把软膏往嘴唇上送。

勒内的脸色变得苍白。

亨利始终呆在暗处,可是他那一双凝神注视着的火辣辣的眼睛,没有放过夏洛特的任何一个动作,也没有漏掉勒内的每一次战栗。

当夏洛特的手差一点儿就要碰到嘴唇时,勒内拉住了她的胳膊,这时亨利正好也站起身来想做同样的动作。

见此光景,亨利又一声不响地在躺椅上坐下。

“夫人,等一下;”勒内强装着微笑说道,“在使用这种软膏以前,必须要做几点特别的说明。”

“谁来给我做说明呢?”

“我。”

“什么时候?”

“等我把要对纳瓦尔国王陛下说的话说完了。”

夏洛特睁大了眼睛,因为她根本听不懂勒内对她说的这种神秘的语言。她一手还拿着那盒软膏,眼睛看着另一只手被软膏染红了的指头。

亨利站起身来。他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就像这年轻国王的所有想法一样,他的这个想法有肤浅的一面,也有深刻的一面。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他走过去拿起夏洛特的手,把她那染红了的手指移

向自己的嘴唇。

“等一下，”勒内激动地说，“等一下，夫人，请您用这块那不勒斯的肥皂洗一下您美丽的手，我忘了把肥皂和软膏一起带给您，我现在亲自送来了。”

他从银壳子里取出一块暗绿色的肥皂，放到一只镀金的盒里，倒上水，然后单腿跪下，把盆送到索弗夫人的面前。

“说真的，勒内师傅，我真认不出你来了，”亨利说，“你的殷勤远远超过了宫里所有的花花公子。”

“噢！多么好闻的香味！”夏洛特大声说着，一面用她美丽的双手搓着香肥皂上出来的珍珠般的泡沫。

勒内完成了他骑士的职责以后，递给索弗夫人一条弗里兹[①]细布手巾，让她擦手。

“现在，”佛罗伦萨人对亨利说，“陛下，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夏洛特把手伸给亨利。亨利亲吻她的手。然后，夏洛特坐在转椅上转了半圈，准备听勒内要说些什么，而纳瓦尔则又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他现在更加确信：这个香料商的脑子里装着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

“怎么样呀？”夏洛特问。

佛罗伦萨人看来下定了决心，向亨利转过身去。

---

① 弗里兹，荷兰的一个省。

二二　陛下，您将是国王

“陛下，”勒内对亨利说道，“我来是要告诉您一件长期以来一直想着的事情。”

“关于香料的？”亨利笑着说。

“是的，陛下，关于香料！”勒内做了一个奇特的表示同意的手势回答道。

“请说吧，我听着，对这个话题我任何时候都感兴趣。”

勒内注视着亨利，试图猜测隐藏在他的言辞后面的难以识透的思想；但是他看出这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继续说：

“陛下，我的一个朋友从佛罗伦萨来到这里；这个朋友精通占星术。”

“是的，”亨利插言道，“我知道这是佛罗伦萨人的一种癖好。”

“他曾和世界各国的第一流学者们一起为欧洲的一些显赫的王公们算过命。”

“啊！啊！”亨利感叹道。

“既然波旁家族是作为圣路易的五子克莱蒙伯爵的后嗣，是最高贵的王族中的佼佼者，陛下应该想到人们不会忘记为您占卜。”

亨利听得更专心了。

“你还记得那占卜的内容吗？”纳瓦尔国王装作不在意地笑着说。

“噢！”勒内摇着头说，“为您占卜的内容不是能够让人忘得了的。”

“真的！”亨利做了一个嘲弄的手势说。

“是的，陛下，占卜预言您将有最灿烂的前程。”

年轻王子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亮了一下，但立即就露出漠不关心的神情。

“所有这些意大利预言家都是谄媚者，而谄媚者就是说谎者。没

有人预言我将统帅千军万马吗?”

他放声大笑。如果不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的勒内,而是一个旁观者,就可以发现这笑声中蕴含着的力量。

“陛下,”勒内冷静地说,“占卜的预言远远超过这一点。”

“它预言我率领一支大军打了很多胜仗!”

“陛下,比这还好。”

“那么,在你看来我将是一个征服者啰。”亨利说。

“陛下,您将是国王。”

“啊! 该死的!”亨利抑制着强烈的心跳说,“我不已经是了吗?”

“陛下,我朋友的意思是:您不仅是国王,而且统治一切。”

“这么说,”亨利还是用嘲弄的口吻说,“勒内,你的朋友需要十个金埃居,是吗? 因为这样的预言是令人向往的,特别是在现在。勒内,我的钱不多,先给你的朋友五个金埃居,还有五个等预言实现了再给吧。”

“陛下,”索弗夫人说,“别忘了你已经向达丽奥尔许过愿,可别许得太多了。”

“夫人,”亨利说,“一旦这个时刻到来,我希望人们像对待国王那样对待我,而我只要履行一半诺言,就能使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陛下,”勒内说,“我继续说下去。”

“噢! 你还没有说完?”亨利说,“好吧,如果我将来是皇帝,我给你双倍的报酬。”

“陛下,我朋友于是带着这样的占卜结果从佛罗伦萨来了,到巴黎以后又重新占卜,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他就把这秘密告诉了我。”

“这个秘密使太后很感兴趣吧?”夏洛特急忙问道。

“我想是的。”佛罗伦萨人说。

亨利暗自思忖:勒内在琢磨词句,看来这件事还很难出口呢! 可是他并不想帮勒内的忙。

“那么,你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索弗男爵夫人接着说。

“事情关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宫廷里流传的有关下毒的种种说法。”佛罗伦萨人字斟句酌地说。

纳瓦尔国王的鼻孔微微鼓起，这是他对谈话的这种急剧变化越来越注意的唯一迹象。

“你那佛罗伦萨朋友知道这些下毒的内情？”亨利说。

“是的，陛下。”

“勒内，你怎么会把一个不属于你的秘密告诉我呢，而且又是一个如此重要的秘密？”亨利用尽可能随便的语气说。

“这个朋友有件事要求教于陛下。”

“求教于我？”

“陛下，这有什么奇怪的？您不记得阿克蒂奥姆的老兵为了打官司向奥古斯都[①]求教吗？”

“勒内，奥古斯都是律师，而我不是。”

“陛下，我朋友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时候，陛下还属于加尔文派，您那时是他们的首领，孔代先生位居第二。”

“那又怎么样呢？”亨利说。

“这个朋友希望您能运用您对孔代亲王的影响，求他不要再对他抱有敌意。”

“勒内，如果你想要我听得明白，请说得详细些。”亨利不露声色地说。

“陛下，我一说陛下就能明白：这个朋友知道试图毒害孔代亲王的未遂阴谋的全部细节。”

“有人要毒害孔代亲王？”亨利故作惊讶地问，“啊！真的？什么时候？”

勒内凝视着国王，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陛下，一周以前。”

“某个敌人？”国王问。

“是的，”勒内回答，“陛下认识他，他也认识陛下。”

“确实，我好像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不清楚细节。既然你朋友愿意告诉我，那就请说吧。”

“好吧！一只清香的苹果献给孔代亲王；可是当人们拿给他时，

---

① 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后14），罗马帝国皇帝。

幸好他的医生在他家里。医生从使者手里接过苹果闻了一下，看看香味如何，是什么品种。两天以后，他脸上突然出现了坏疽性的溃疡，血液外渗，疮口密布。这就是忠心耿耿的代价或者说是他粗心大意的结果。”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半个天主教徒，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孔代亲王的影响；你的朋友找我算是找错了。”亨利回答道。

“我的朋友不只需要陛下对孔代亲王施加影响，而且需要您对波尔西昂亲王——那个被毒害的波尔西昂亲王的弟弟施加影响。”

“啊！勒内，你知道吗？你的这些故事太可怕了！”夏洛特说，“你请求得很不是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谈话还总提死人的事。真的，还是你的香料更有价值。”

夏洛特又伸手去拿那盒软膏。

“夫人，”勒内说，“您在试用以前，还是听听那些阴险的人可以用这种东西达到多么残忍的效果吧。”

“真的，勒内，今天晚上，你尽说丧气的话。”男爵夫人说。

亨利蹙了蹙眉头，他明白勒内是想达到一个他此刻还猜不透的目的，因此，他决心把谈话继续下去，尽管这次谈话引起他如此痛苦的回忆。

“你也了解波尔西昂亲王被毒害的细节？”他问。

“是的，”勒内说，“人们知道他每晚都在床头点一盏灯，于是有人在灯油里下了毒；他是被气味毒死的。”

亨利把冒着汗的手攥得紧紧的。

“这样说来，”他喃喃地说，“你称为朋友的那个人不只是知道下毒的详情，而且也知道下毒的人？”

“是的，就因为这个，他希望知道您是否能影响波尔西昂亲王，让他原谅害死他哥哥的这个人。”

“遗憾的是我还是半个胡格诺。”亨利回答，“我对波尔西昂亲王没有半点影响；你的朋友来找我是找错了。”

“那么，您认为孔代亲王和波尔西昂亲王会打算怎样呢？”

“勒内，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打算怎样？上帝并没有赐给我看透别人心事的本领。”



“陛下，只要问问您自己就知道了；”佛罗伦萨人不动声色地说，“陛下的生活里不是也发生过某种事件，这事件是那么凄惨，足以考验陛下是否宽容；这事件是那么令人悲伤，足以检验陛下是否大度吗？”

勒内说这番话所用的语调，简直让夏洛特不寒而栗。这番话所包含的暗示是如此地直截了当，如此地令人敏感，年轻的妇人转过身去藏起她涨红的脸，不敢遇到亨利的目光。

亨利极力克制着自己。他舒展开刚才听佛罗伦萨人讲话时那怒气横溢的眉头，把压抑在他心头的崇高的孝子的悲痛变作模糊的沉思。

“在我的生活里……”他说，“一个凄惨的事件，不，勒内，不！关于我的青年时代，我只能回忆起那时的胡作非为和无忧无虑，以及上帝为了进行考验而强加于人的本性的种种残酷的需要。”

现在该勒内强制自己了，他把注意力从亨利移向夏洛特，因为他一方面要刺激亨利，另一方面要稳住夏洛特。这时，夏洛特为了掩饰这种谈话给她带来的不安，又重新开始梳妆了，她又伸手去拿那盒软膏。

“可是，陛下，如果您是波尔西昂亲王的弟弟，或者是孔代亲王的儿子，有人谋害您的哥哥和父亲……”

夏洛特发出一声轻叫，再次把软膏向嘴唇送去。勒内看到了她这个动作，可是，这一次，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做手势去阻拦她，只是大声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陛下，请您回答我：陛下，如果您处在他们的地位，您怎么办？”

亨利凝神沉思，用颤抖的手擦着额上冒出的几粒冷汗，然后他突地站起身来，在勒内和夏洛特连呼吸几乎都要停止的寂静中回答道：

“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而且肯定能成为国王，也就是说能在尘世代表上帝，那我就仿效上帝的做法：宽恕一切。”

“夫人！”勒内大喊一声抢过索弗夫人手中的软膏。“夫人！把这一盒还给我，我发现我的伙计送错了；明天，我另给您送一盒来。”

二三　又一个改宗者

第二天，他预定要去圣日耳曼树林参加一场围猎。

亨利已经吩咐手下人在早上八点钟为他准备好一匹贝亚恩小马，也就是说那时候要装好鞍，套好笼头。这是他要给索弗夫人骑的马，但他想先试一下。八点差一刻，马已备好。八点整，亨利下楼来。

这匹马虽然个子不高，但傲慢而又暴烈，只见它竖起鬃毛，在院子里蹬踢着前蹄。天气已经很冷了，大地上覆盖着一层薄冰。

马夫牵着那匹小马在马厩旁边等着亨利。亨利准备穿过院子向马厩那边走去。当他走过一个在门口站岗的卫兵面前时，这卫兵举起武器说了一声：

"愿上帝保佑纳瓦尔国王陛下！"

这句祝愿的话，尤其是说这句话的声音，使贝亚恩人吃了一惊。

他转过身去，倒退了一步。

"德穆伊！"他喃喃地说。

"是的，陛下，我是德穆伊。"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来找你！"

"找我做什么？"

"我有话要对陛下说。"

"糟糕！"国王靠近他一步说，"你不知道你冒着杀头的危险？"

"我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呢？"

"我还是来了。"

亨利脸色微微发白，因为他明白，这个热情的年轻人所冒的危险也威胁着他自己。他不安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突然倒退了一步。

因为他看到阿朗松公爵就站在一扇窗户前。

亨利立即改变姿态，拿过我们已经说过正在站岗的德穆伊手中的火枪，装出观看的样子。

“德穆伊，”他说，“你冒着这样的风险进入狼窝，我想不会没有重大的目的吧？”

“是的，陛下，我已在这儿守候了一个星期，直到昨天，才知道陛下今天早上要出来试马，于是我就到卢浮宫门口来站岗。”

“你这套军装是哪来的？”

“卫队长是新教徒，是我的朋友。”

“把你的枪拿去，继续站你的岗，有人在监视我们。等一会我再走过你面前时，争取对你说句话；可是如果我什么也不说，你也别叫住我，再见。”

德穆伊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亨利向马走去。

“这匹漂亮的小马做什么用的？”阿朗松公爵站在窗口问。

“我今天早上要试一下这匹马。”亨利回答。

“可是这不是一匹男人骑的马。”

“这是为一位美丽的夫人准备的。”

“小心，亨利，你这样会泄露秘密的，因为等一会围猎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位夫人；即使我不能断定你是谁的骑士，至少也会知道你是谁的马厩总管。”

“噢！不可能，你不会知道的，”亨利装作天真地说，“因为这位夫人出不了门啦，她今天早上很不舒服。”

他骑上了马。

“啊！”阿朗松笑着说，“可怜的索弗夫人！”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是你泄露了秘密。”

“美丽的夏洛特怎么样了？”阿朗松公爵接着说。

“这个嘛，”亨利说着让马小步奔跑起来，转着圆圈。“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达丽奥尔对我说她头昏沉沉的，全身麻木，总之十分虚弱。”

“这样一来，你没法同我们一起去围猎了吧？”公爵问。

“我，为什么？”亨利说，“你是知道的，我非常喜爱围猎；什么也不

能让我错过一次这样的机会。”

公爵转过身去和屋里一个人说了几句话；由于那人是在房间里头同公爵说话，亨利看不到他。同那人说完话以后，公爵回过头来说：

“亨利，你这次可非错过不可了。因为陛下刚才派人来告诉我，今天不去围猎了。”

“啊！”亨利带着非常失望的神情说，“为什么？”

“好像是内韦尔先生送来了十分重要的信，国王、太后和我哥哥安儒公爵要一起商议些事情。”

“噢！”亨利自言自语地说，“莫非是波兰有什么消息？”

然后他大声说道：

“这么说，我没有必要再呆在这薄冰上了。再见，兄弟！”

亨利把马停在德穆伊面前。

“朋友，”他说，“叫你的伙伴代你站岗。你帮着马夫松开这匹马的肚带，把马鞍套在你头上，送到装马鞍的金银匠那儿去；有一道花边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送去以后，你到我的住处来给我一个回话。”

德穆伊急忙照办，因为阿朗松公爵突然在窗口消失了，他显然产生了怀疑。

果然，德穆伊刚走出小门，阿朗松公爵就出现了。这时一个真正的门卫已站在德穆伊的位置上。

阿朗松注意地打量了一下那门卫，然后转身对亨利说：

“哥哥，你刚才好像不是同这个人说话，是吗？”

“刚才那一个是屋里的小厮，我让他参加了御前卫队；刚才我给了他一件差事，他办事去了。”

“噢！”公爵说，他好像对这个回答已经感到满意。“玛格丽特好吗？”

“弟弟，我这就要去问候她。”

“怎么，打昨天到现在，你还没有见过她？”

“没有，昨晚十一点我到她那儿去，可是吉洛纳对我说她累了，已经睡了。”

“你现在去她的住处也找不到她,她出去了。”

“这很可能;”亨利说,“她今天要去阿依西阿德修道院。”

谈话已没法继续下去,亨利好像下决心只作回答。

两个表兄弟于是就分手了,阿朗松公爵说去打听消息,纳瓦尔国王回自己的住处。

亨利回去后大约只有五分钟,就听到敲门声。

“谁呀?”他问。

“陛下。”从答话的声音亨利马上听出是德穆伊,他是来报告装饰马鞍的金银匠的回话的。

亨利显然很激动,连忙让年轻人进了屋,然后把门关上。

“是你,德穆伊!”他说,“我嘱咐过你,希望你慎重思考。”

“陛下,”德穆伊回答,“我已经思考了三个月,够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亨利做了个不安的动作。

“别担心,陛下,这儿只有我们两人,我得快一些,因为时间很宝贵。陛下只要说一句话,就能使一年来的事变给我们新教徒带来的损失得到弥补。让我们说话简短些、明白些、坦率些吧。”

“我勇敢的德穆伊,我听着。”亨利回答道。他看得出他免不了要做一番解释。

“陛下真的改变对新教的信仰了吗?”

“是真的。”亨利说。

“可是,这只是口头上,还是出自内心的?”

“当上帝救了自己的生命时,就应该感谢上帝。”就像他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做的那样,亨利不直接回答问题。“果然是上帝使我免除了这场灾祸。”

“陛下,”德穆伊继续说,“请你承认一件事。”

“什么事?”

“你放弃新教与信仰无关,而是出于一些实际的考虑。你这样做是为了让国王允许你活下来,而不是因为上帝保留了你的生命。”

“德穆伊,不管我改宗是出于什么原因,”亨利回答,“我现在反正是个天主教徒了。”

"是的。可是你将永远是吗？当你能自由地生活和信仰的时候，你不会恢复原来的信仰吗？好吧！现在这个时机就到了：拉罗歇尔[①]起义了；鲁西荣[②]和贝亚恩只要一得到命令就采取行动；在居延纳[③]，人们到处都在叫嚷着战争。只要告诉我你是被迫成为天主教徒的，我可以保证你的前途。"

"人们是无法强迫一个像我这样出身的贵族的，亲爱的德穆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自愿做的。"

"可是，陛下，"年轻人没想到竟会遇到这样的抵制，难过地说，"难道你没有想一想，这样做就是抛弃我们……你背叛了我们？"

亨利还是无动于衷。

"是的，"德穆伊继续说，"是的，你背叛了我们，陛下，因为我们不少人都来了，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挽救你的荣誉和自由。陛下，为了恢复你的王位，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听到没有？不只是自由，而且是权力：一个任你选择的宝座。因为再过两个月，纳瓦尔和法国的两个宝座就可以任你随意选择了。"

"德穆伊，"亨利说话时收敛起刚才听到德穆伊的建议时眼睛里不由自主地闪出的亮光。"德穆伊，我是死里逃生的人，我是天主教徒，我是玛格丽特的丈夫、查理国王的兄弟、卡特琳娜太后的女婿。德穆伊，在取得这一系列身份的时候，我考虑过可以得到的机会，也考虑过所要承担的义务。"

"可是，陛下，"德穆伊继续说，"叫我相信什么呢？人们告诉我你的婚姻只是形式，你心底里没有承担义务，卡特琳娜是恨……"

"谎言，谎言，"贝亚恩人急忙打断他的话，"我的朋友，人们这样欺骗你，简直无耻透顶。亲爱的玛格丽特是我真正的妻子；卡特琳娜是我真正的母亲；查理九世是我终身侍奉的君王，是我衷心敬爱的主人。"

德穆伊打了个寒战，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

① 拉罗歇尔，法国西南沿海城市，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战争中是新教的重要据点。

② 鲁西荣，位于法国南部，相当于今东比利牛斯省。

③ 居延纳，古代法国的一个行省。

“那么，陛下，”他说着，一面泄气地垂下了双臂，一面还在试图用眼睛探索这颗阴影密布的灵魂。“这就是我要带给我的兄弟们的回答，我要告诉他们纳瓦尔国王已经把他的心献给了屠杀我们的人，我要告诉他们他已成为太后的谄媚者和莫勒韦尔的朋友。”

“亲爱的德穆伊，”亨利说，“国王议事就要结束了，我得到他那儿去打听打猎的事。再见了，学我的样吧，朋友，脱离政治，回到国王身边，来做弥撒吧。”

与其说亨利把这年轻人领回了前厅，不如说把他推到了前厅。这时，年轻人的惊愕开始转变为愤怒了。

德穆伊刚把门关上，由于渴望复仇的心理找不到一个人发泄，而只能拿东西出气。他把帽子在双手中揉搓了一下，然后摔到地上，用脚去踩，就像公牛踩斗牛士的斗篷一样。

“该死的！”他喊道，“这样一个可耻的王子，我真想死在这儿，用我的鲜血来玷污他，让他永远也洗不清。”

“嘘！德穆伊先生！”一个声音从微微张开的门缝里传出来。“嘘！除了我，可别让别人听到你说的话。”

德穆伊猛然回头，只见阿朗松公爵披着斗篷，伸出苍白的脸在向走廊两头窥探，看除了德穆伊和他以外是不是还有别人。

“阿朗松公爵！”德穆伊喊道，“我完了。”

“恰恰相反，”王子轻声说，“你找到了你所要找的人，证据就是我不愿意你像你刚才想的那样死在这儿。相信我的话，你的血还有比染红纳瓦尔国王的门槛重要得多的用处。”

公爵说着打开那扇半开的门。

“这个房间是我手下的两个绅士的。”公爵说，“在这儿，谁也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地交谈。进来，先生。”

“好吧，我进来，先生！”惊呆了的谋反者说。

德穆伊走进房间，阿朗松公爵便把门关上，这位亲王兴奋的程度并不亚于纳瓦尔国王。

德穆伊进来时是充满了愤怒、绝望和怨恨的；可是渐渐地，年轻的弗朗索瓦公爵那凝视着德穆伊的冷静目光，对这个胡格诺派头头产生了醒酒的冰块一样的作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亲王殿下有话要对我说?”德穆伊说道。

“是的，德穆伊先生。”弗朗索瓦回答。“尽管你化了装，我还是认出了你；当你举枪向我的亨利兄弟敬礼时，我就完全认出你来了。好吧！德穆伊，你对纳瓦尔国王很不满意是吗?”

“殿下!”

“说吧！大胆地对我说！不要担心，也许我是你的朋友呢。”

“你，殿下?”

“是的，我。你说吧。”

“殿下，我只能告诉殿下：我和纳瓦尔国王讨论的那些事情都是你不感兴趣的。”德穆伊尽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小事?”公爵问。

“是的，殿下。”

“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到卢浮宫来？你是知道的，在这儿可以拿你的脑袋换同样分量的金子，因为谁都知道你同纳瓦尔国王和孔代亲王一样，是胡格诺派的一个主要头领。”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殿下，那么就请你像查理国王的弟弟、卡特琳娜太后的儿子所应该做的那样对我行事吧。”

“我已经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还要我那样行事呢？快把事实真相告诉我。”

“殿下，”德穆伊说，“我可以发誓……”

“别发誓，先生，新教是不允许随意发誓的，尤其是发那种虚假的誓言。”

德穆伊蹙紧了双眉。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了。”公爵接着说。

德穆伊依然保持沉默。

“你不信?”亲王亲热地说，“那好吧，亲爱的德穆伊，我可以叫你相信。听着，你看我说错没有。刚才你是不是向我亨利姐夫，”公爵说着伸手指了一下贝亚恩人的房间，“提出你和你的朋友们想救他出去，恢复他在纳瓦尔的王位?”

德穆伊震惊地看着公爵。

“可是他恐惧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德穆伊简直呆住了。

“于是你向他提起你们长期以来的友谊,提起你们共同的宗教信仰？你甚至用获得法国王冠这个光辉的前景来引诱纳瓦尔国王,这前景是那样光辉,他的眼睛都发花了,是吗？嗯？我是不是都知道？你是不是来向贝亚恩人提出这些建议的?”

“殿下!”德穆伊小声说,“我现在正在自问:我是应该对殿下说你在撒谎呢,还是在这个房间里挑起一场无情的格斗,以我们两人同归于尽来保住这个可怕的秘密!”

“别着急,勇敢的德穆伊,别着急!”面对这样可怕的威胁,阿朗松公爵面不改色地说。“我们两人都活着比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死去更能保住这个秘密。听我说,别再这样紧握着你的剑柄了。我再对你说一遍:你是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像回答朋友一样回答我:纳瓦尔国王拒绝了你的所有建议,是吗?”

“是的,殿下,我承认,因为承认这一点事情就只牵涉到我个人了。”

“你从他房间出来时,不是一面用脚踩你的帽子,一面喊着他是个懦弱的亲王,不配做你们的首领吗?”

“是这样,殿下,我是这样说的。”

“啊！真的！你终于承认了,是吗?”

“是的。”

“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殿下,我现在更这样认为了。”

“好！德穆伊先生,我,亨利二世的第三个儿子,我,法国的王子,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格来领导你和你的士兵,你说说看？你是不是认为我有足够的信用,可以让你相信我的话?”

“你,殿下！你,做胡格诺派的首领!”

“为什么不？你知道,现在正是盛行改宗的时代。既然亨利可以变成天主教徒,而我,我当然也可以变成新教徒。”

“是的,当然,殿下;所以,我正在等待着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改宗

的理由。”

“这再简单不过的了，让我用简单几句话来跟你谈谈当代的政治吧。我的查理哥哥屠杀胡格诺派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我的安儒哥哥任随他们大肆屠杀是因为他要继承查理哥哥的王位，因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的查理哥哥经常生病。而我……就完全不同了，既然我前面有两个哥哥，我永远也不可能掌握统治权，至少是在法国；母亲和哥哥们对我的仇恨比自然法则更使我无法接近王位；我不能期望得到任何家庭的爱、任何荣誉、任何王位；可是我像哥哥们一样有一颗高贵的心；所以，德穆伊！我要设法用我的剑在这被他们覆盖着鲜血的法国国土上为自己砍杀出一个王国来。

“德穆伊，听着，我要照下面这样去做。

“我要成为纳瓦尔国王，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出的纳瓦尔国王。在这一点上，你没有什么可以责难我的，因为我不是篡位者，既然我姐夫拒绝了你的建议，陷入麻木的状态，认为纳瓦尔王国只是一个幻想。和贝亚恩的亨利在一起，你什么也得不到；而和我在一起，你就有了一把利剑和一个响亮的名字。弗朗索瓦·德·阿朗松，法兰西王室的亲王，会捍卫他所有的同伴，或者说所有的同谋，你乐意怎么称呼都行。德穆伊先生，你对我的建议有什么想法？”

“殿下，这简直使我着迷了。”

“德穆伊，德穆伊，我们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对一个走到你们中间来的亲王，国王的弟弟，开始时不能要求太高、太着急。”

“殿下，这事如果只听我一个人的意见，那就算说定了，可是我们有一个议事会，这个建议又是那么重要，也许正因为它重要，头领们不会无条件就接受的。”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的回答是很诚实、很慎重的。德穆伊，从我刚才的做法，你应该看出我是诚恳的。那么从你这一方面就把我当做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来看待吧，而不要把我当做一个亲王来奉承。德穆伊，你能做到吗？”

“殿下，我保证做到。既然殿下愿意听我的意见，那么我要说：自从纳瓦尔国王拒绝我特来向他提出的建议以后，殿下已得到了这一切了。不过，我再说一次，殿下，我必须同首领们商量一下。”

“好吧！先生。”阿朗松回答，“只是，什么时候给我回答？”

德穆伊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亲王，然后像是下定了决心。

“殿下，”他说，“把你的手给我！我需要法兰西亲王的这只手同我握一握，才能相信我不会被出卖。”

公爵不只是向德穆伊伸出了手，而且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现在，殿下，我放心了。”年轻的胡格诺分子说。“如果我们被出卖了，我一定会说，这与你无关。否则，殿下，不管与你的关系多么小，你也会信誉扫地。”

“德穆伊，为什么在对我说什么时候把首领们的回答告诉我以前，要说这些话呢？”

“殿下，因为问我什么时候回答，也就等于问首领们在哪儿。如果我说：今天晚上，你就知道首领们在巴黎，以及躲在哪里了。”

德穆伊说着做出一个不信任的手势，用他犀利的目光紧盯着年轻王子那不自然地闪动着的眼睛。

“算了，算了，”公爵说，“德穆伊先生，你对我还有怀疑。不过我也不能一下子就要求你完全信任我。以后你会了解我的。共同的利益即将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那时你自会消除一切疑虑了。你说是今天晚上，德穆伊先生？”

“是的，殿下，因为时间很紧迫了。今天晚上见。可是，你说在哪儿呢？”

“在卢浮宫，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你同意吗？”

“这个房间有人住吗？”德穆伊的眼睛看着面对面安放着的两张床说。

“我手下的两个绅士住在这儿。”

“殿下，我认为我再进卢浮宫好像就有些不太谨慎了。”

“为什么？”

“因为既然你能认出我，别人的眼力也可能和殿下一样好，也认出我来。如果要我再进卢浮宫，除非你答应给我一样东西。”

“什么？”

“一张安全通行证。”

“德穆伊，”公爵回答说，“在你身上搜出我签发的通行证会使我



完蛋，而且也不能救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能帮你忙，那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彼此毫无关系。如果我母亲或哥哥知道我们之间有任何一点关系，那就会叫我付出生命。既然我和其他人有关系，就像我现在和你有关系一样，我就会为我自己的利益来保护你。让我自由行动吧，把我当做陌生人。只要我自己不让人看透，我就能保护你们所有的人，别忘了这一点。再鼓起你的勇气来，在已经得到我的许诺的情况下，再做一次你没有得到我哥哥的许诺就做过的事。今晚到卢浮宫来吧。"

"可是我怎么进来呢？我不能穿着这套衣服进宫廷住房里来。穿这套衣服只能在院子里和门厅前走动。穿我自己的服装就更危险了，这儿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而我又没有任何伪装。"

"你等一下，让我想一想，我想……对了，有办法了。"

公爵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停留在放在床上的拉莫尔那套华丽服装上，也就是我们介绍过的绣金边的桃红色斗篷，装饰着白羽毛和围着金银小花边的小帽，以及一件镶嵌着金银珠宝的灰缎子紧身上衣。

"你看这件斗篷，这带羽饰的帽子和这紧身上衣，"公爵说，"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绅士拉莫尔先生、一位漂亮的公子哥儿的，这套服装引起了宫廷里所有人的注意，拉莫尔先生穿在身上，人们在百步以外就认出是他。我把为他做这套服装的裁缝的地址给你；你付给他双倍的钱，今晚就可以得到一套同样的服装。你记住了拉莫尔先生这个名字，是吗？"

阿朗松公爵刚说完这段话，就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接着是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

"喂！是谁？"公爵跳到门后，顶住门大声说。

"天啊！"外面一个人的声音说，"你这问的才叫怪呢！你自己是谁？真有意思，我要进自己的屋子，竟有人问我是谁！"

"是拉莫尔先生吗？"

"当然是我，可是你是谁呀？"

就在拉莫尔因发现自己房里有人而大为惊讶、想知道这位外来客是谁时，阿朗松公爵一手顶住门，一手堵住锁洞，急忙转过身来：

“你认识拉莫尔先生吗?”他问德穆伊。

“不认识,殿下。”

“那他,他认识你吗?”

“我想不会。”

“那好,一切都会顺利的。再说,你可以装着朝窗外看。”

德穆伊没有回答,径直照着做了,因为这时拉莫尔已很不耐烦,在用胳膊撞门。

公爵又看了德穆伊一眼,见他已转过身去,就打开了门。

“公爵殿下!”拉莫尔吃惊地后退一步,喊道,“噢!对不起,对不起,殿下!”

“没关系,先生。我利用你的房间接待一个人。”

“你们谈吧,殿下,你们谈吧。只是我求你允许我取一下放在床上的斗篷和帽子;因为昨天夜里我在罢工广场遭劫,把斗篷和帽子全丢了。”

“先生,你的样子的确很狼狈;”亲王微笑着说,一面把拉莫尔要的东西递给他。“看来你遇到了一群相当厉害的捣蛋鬼。”

公爵亲自把斗篷和帽子拿给拉莫尔,年轻人施了一个礼,便到前厅换衣服去了,对公爵在他房间干什么一点也没产生怀疑,因为在卢浮宫里亲王们使用手下绅士的房间接待这样那样的人是经常的事。

德穆伊走到公爵身边,两人一起侧耳细听,想知道拉莫尔何时穿完衣服何时离开。可是,听到他换好衣服以后,他们又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听到拉莫尔又朝门口走来。

“对不起,殿下!”拉莫尔说,“殿下见到科科纳伯爵没有?”

“没有,伯爵先生!他今天早上应该值勤来着。”

“这么说,也许有人把他暗杀了。”拉莫尔自言自语着走开。

公爵听到脚步声逐渐消失了,便打开门,把德穆伊拉到自己身后。

“看他走路的样子,”他说,“尽量模仿他这种不同一般的姿势。”

“我尽可能做吧。”德穆伊回答说,“可惜我不是个公子哥儿,而是个当兵的。”

“无论怎么样,我半夜十二点以前在这个走廊里等你,如果我这

位绅士的房间空着，我就在这儿接待你；如果里面有人，我们另找一个房间。”

“好，殿下。”

“今晚见，十二点以前。”

“今晚见，十二点以前。”

“啊！还要提醒一句，德穆伊，走路时要用劲甩动右胳膊，这是拉莫尔先生的特征。”

二四　蒂从街和破钟街

拉莫尔疾步走出卢浮宫，在巴黎搜寻起可怜的科科纳来。

拉莫尔忙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干树街拉于里埃尔老板的旅店去，因为他想起这个皮埃蒙特人常用的一句拉丁格言，这句格言旨在证明阿莫尔[①]、巴克科斯[②] 和色列斯[③] 是人生最需要的神，他希望科科纳遵循这句罗马格言，在忙碌了一夜之后会在丽星旅店落脚。他相信这位朋友昨夜的忙碌程度不亚于自己。

拉莫尔在拉于里埃尔的店里一无所获。但是店老板记起了自己承担的义务，心甘情愿地奉献出一顿美餐。我们的绅士尽管心里万分焦急，还是狼吞虎咽地领了这份盛情。

肠胃得到了满足，可是精神上还不得安宁，拉莫尔又奔波起来；他沿着塞纳河岸向上游跑，就像一个丈夫在寻找淹死的妻子。走到罢工广场，他认出这儿就是他刚才对阿朗松先生提到的三四个小时以前他遭到抢劫的地方。这种事在那比布瓦洛[④] 被子弹打穿护窗板的声音惊醒的时代还要早一百年的老巴黎并不罕见。他帽子上的一小根羽毛还留在战场上。人的占有欲是天生的。拉莫尔有十根比它漂亮得多的羽毛，但他还是把这一根——或者不如说是仅存的一小段——捡了起来，不胜可惜地打量着；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几声粗暴的喊叫命令他闪开，拉莫尔抬起头一看，是一辆驮轿，前面由两个侍从和一个马夫开道。

拉莫尔觉得那驮轿有些眼熟，他急忙闪在一边。

---

① 阿莫尔，见第 147 页注③。

② 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 色列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④ 布瓦洛(1636—1711)，法国作家。

年轻的绅士没有看错。

“拉莫尔先生！”一个温柔的声音从轿子里传出来，同时一只又白又软像绸子般的手撩起了门帘。

“夫人，是我。”拉莫尔躬身回答。

“拉莫尔先生手里拿着一根羽毛……”轿子里的夫人继续说，“亲爱的先生，难道你在恋爱，想寻找失去的踪迹？”

“是的，夫人，”拉莫尔回答，“我是在爱着一个人，而且爱得很强烈。不过，现在我找到的是自己的踪迹，虽然我并不是来找这个的。陛下，请允许我问一下：你身体可好？”

“先生，我很好，而且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这可能是因为我度过了一个避静① 之夜。”

“啊！避静！”拉莫尔用诧异的目光看着玛格丽特。

“是的，这有什么可惊奇的？”

“能请问一下是在哪个修道院吗？”

“当然可以，先生，我没有什么秘密；在阿依西阿德修道院。那么你呢，你满脸不高兴地在这儿干什么？”

“夫人，我也在这个修道院附近过了一个避静之夜。今天早上，我在找一个失踪的朋友，正在找他时，却找到了这根羽毛。”

“是他的吗？你这一说，真让我为他担心起来了。这广场上很不安全。”

“请陛下放心，这是我的羽毛，是我在五点半钟时在这儿失去的，当时有四个强盗想杀死我，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玛格丽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惊惶。

“噢！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她说。

“事情很简单，夫人，我刚才已经对陛下说过，早上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

“早上五点钟你已经出门了？”

“请陛下原谅，”拉莫尔说，“我那时还没有回家。”

---

① 避静，天主教的一种宗教活动。该教规定，在一定时期内，避开“俗务”，进行宗教静修，称为避静。

"啊！拉莫尔先生！早上五点钟才回家！"玛格丽特说着露出一个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狡黠的微笑，可是拉莫尔却觉得可爱之极。"那么晚回去，你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所以，夫人，我一点也不埋怨。"拉莫尔恭敬地鞠了个躬说，"要是我让人家开了膛，我会感到更幸福一千倍的，只是我不配有这样的幸福。总之吧，就在我很晚，或者像陛下说的大清早离开我度过幸福的避静之夜的那个房子回宫时，四个强盗从拉莫尔泰尔里街出来，带着长得出奇的佩刀跟踪我。夫人，这很好笑，是不是？可是，事情的确是这样，我必须逃跑，因为我忘记带我的剑了。"

"噢！我明白了，"玛格丽特装出十分天真的样子说，"你得回去找你的剑。"

拉莫尔看着玛格丽特，好像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些疑问。

"夫人，我是要回去，而且很想回去，因为我的剑很锋利，可是我不知道那房子在哪儿。"

"怎么，先生！"玛格丽特说，"你不知道你过夜的那座房子在哪儿？"

"不知道，夫人，如果我知道，让撒旦① 毁了我！"

"噢！这真是怪事！你的故事不是可以写成小说了吗？"

"夫人，我敢说，是一部真正的小说。"

"请讲给我听听。"

"太长了些。"

"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说吧，我是很轻信的。"

"陛下命令我说？"

"是的，如果你必须让我命令的话。"

"那我就遵命了。昨晚，我们同两个迷人的女人在圣米歇尔桥上度过了黄昏，离开了她们以后，我们就一起到拉于里埃尔老板的店里吃夜宵。"

---

① 撒旦，《圣经》中的魔鬼之王。

“首先请问，”玛格丽特非常自然地问，“拉于里埃尔老板是什么人？”

“拉于里埃尔老板，夫人，”拉莫尔说时又一次带着我们前面已经觉察的那种怀疑的神情看了一眼玛格丽特，“拉于里埃尔是干树街丽星旅店的老板。”

“噢，我从这儿就能看到……这么说，你是同你的朋友科科纳一起在拉于里埃尔老板的店里吃的夜宵啰？”

“是的，夫人，同我的朋友科科纳一起。这时，一个男人进来，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条。”

“一样的？”玛格丽特问。

“完全一样。上面只写着这样一行字：

有人在儒伊街对面的圣安东街等你。”

“纸条下面有签名吗？”玛格丽特问。

“没有；可是有三个字，那是把同样的意思重复三次的三个美妙的字，也就是三重的幸福。”

“三个什么字？”

“厄洛斯，丘比特，阿莫尔。”

“这的确是三个甜蜜的名字；这三个字所许诺的东西实现了没有呢？”

“噢！夫人，岂止是实现，简直超过了一百倍！”拉莫尔激动地大声说。

“说下去；我很想知道儒伊街对面的圣安东街上等着你们的是什么。”

“是两个少女，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条手绢，要把我们的眼睛蒙上。陛下可以想像我们一点也没有让她们为难，勇敢地伸长了脖子。我的向导领我向左转，我朋友的向导领他向右转，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后来呢？”玛格丽特继续问，看来她是决心追问到底。

“我不知道他的向导把他带到哪儿去了，也许带进了地狱。”拉莫尔接着说，“可是我知道我的向导把我带进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天堂一

样的地方。”

“你一定非常想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吧?”

“正是这样,夫人,你真有占卜的天才。我焦急地等待着天明,好知道自己在哪儿。四点钟的时候,领我进来的那个少女又来了,她又蒙住我的眼睛,要我答应不打开蒙眼的手绢,把我领到外面。她陪我走了一百步,然后要我发誓在口数到五十以前不去掉手绢。于是我一直数到五十,解开手绢一看,发现自己是在儒伊街对面的圣安东街上。”

“于是……”

“夫人,于是我就回宫去。我的心情是那么愉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四个歹徒,我费了好大劲才摆脱掉他们。夫人,”拉莫尔继续说,“当我在这儿找到这段羽毛时,我的心高兴得都发颤了;我把它捡起来,打算留作这幸福之夜的纪念。可是,在我感到无限幸福的同时,有一件事使我忧虑,就是不知道我的伙伴出了什么事。”

“他没有回卢浮宫吗?”

“唉!没有,夫人!我到处找他。我去过丽星旅店、网球场,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可是既找不到叫阿尼巴尔的,也找不到姓科科纳的……”

拉莫尔说这些话时,做出了一个悲伤的手势;当他张开双臂,从撑开的斗篷里可以看到他的紧身上衣上有好几处钩破的裂缝中露出了衬里。

“你衣服上穿了好多孔?”玛格丽特说。

“穿了好多孔,可以这么说!”拉莫尔说。他很高兴自己经受了危险的考验。“你瞧,夫人,你瞧!”

“你为什么不在卢浮宫换掉你的紧身上衣,既然你已经回去过了?”王后问。

“啊!”拉莫尔说,“因为我房里有人。”

“什么,你房里有人?”玛格丽特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谁在你房里?”

“殿下。”

“嘘!”玛格丽特打断了他的话。

年轻人住了口。

“我车门前有什么人?”[①] 她问拉莫尔。

“两个侍从,一个马夫。”[②]拉莫尔回答。

“好! 他们都是爱说闲话的人!”[③]她继续和拉莫尔对话。“告诉我,你在房里看到了谁?”[④]

“弗朗索瓦公爵。”[⑤]

“在干什么?”[⑥]

“我不知道。”[⑦]

“和谁在一起?”[⑧]

“一个陌生人。”[⑨]

“这真是怪事!”玛格丽特说道。“那么你没有找到科科纳?”她继续问着,但显然并没有想着她所说的话。

“夫人,就像我刚才对陛下说过的,我真担忧死了。”

“好吧!”玛格丽特叹了一口气说,“你再去找他吧,我不想再耽误你的时间了;不过,不知为什么,我认为他会自己出来的! 不管他,你去找吧!”

王后把她的手指放在嘴上。尽管美丽的玛格丽特没有透露任何机密,也没有对拉莫尔承认什么,可是年轻人懂得这个迷人的动作并不是要他别说话,而是另有含意。

玛格丽特一行又上路了;拉莫尔为了寻找科科纳,继续沿河岸向上游走去,直到长桥街,然后又走到圣安东街。

他在儒伊街的对面停下来。

这儿就是昨晚两个少女蒙上他和科科纳眼睛的地方。他向左转数了二十步,然后又如法重做了一遍,发现面前是一所房屋,或者不如说是一堵墙,墙后面是一座房屋;墙中间有一扇带挡雨披檐的门,门上装饰着宽大的钉子和枪眼。

这座房屋坐落在破钟街,那是一条很狭窄的小街,街的一头是圣安东街,另一头是西西里王街。

“不错!”拉莫尔说,“就是这儿……我可以保证……当我伸着手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原文为拉丁文。

摸出门时，我摸到了门上的钉子，然后我下了两级台阶。就在我把脚踏到第一级台阶时，一个男人喊着‘救救我’跑了过去，后来这个人在西西里王街被杀死了。试试看吧。”

拉莫尔走上前去敲门。

门开了，走出一个留山羊胡子的守门人来。

“有什么事？[①]”守门人问。

“啊！好像我们到了瑞士。”拉莫尔想。“我的朋友，我想来取我的剑，我昨晚在这儿过夜时忘在这儿了。”他继续非常和气地说。

“我不明白。[②]”守门人回答。

“我的剑……”拉莫尔继续说。

“我不明白。”守门人又说了一遍。

“我忘在这儿……我忘在这儿的剑……”

“我不明白……”

“忘在这所房子里了；我昨晚在这儿过夜的。”

“见鬼去吧[③]……”

守门人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

“该死的！”拉莫尔说，“如果我拿到了剑，真想一剑捅穿这个怪物……可惜我现在没有，只能改日再说了。”

拉莫尔继续往前走，到了西西里王街，向右转，走了五十步，再向右，到了蒂从街，这是和破钟街平行的一条小街，而且十分相似。不仅如此：他再向右走三十步，又找到了这扇装饰着宽大钉子的小门、挡雨披檐、枪眼、两级台阶和围墙，好像又返回了破钟街。

拉莫尔思忖：他很可能把右边当成了左边，于是他上前去敲这扇门，也想像刚才一样去讨取他的剑。可是，这一次不管他怎样敲，也没有人来开门。

拉莫尔按同样的路线来回转了几次，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所房屋有两个门，一个开在破钟街，一个开在蒂从街。

可是尽管他想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拿不到他的剑，还是不知道他的朋友在哪里。

---

①②③　原文为德语。

他也曾想到另外买一把剑，去捅穿那个只会说德语的该死的守门人；可是他想：如果这个守门人是玛格丽特的人，是她选择的，那么她一定有这样安排的理由，自己如果把他干掉，也许会使玛格丽特不高兴的。

拉莫尔决不愿意做任何使玛格丽特不快的事。因为生怕自己干蠢事，他在下午两点钟就回到了卢浮宫。

这次他房间没有人占着，他可以进去了。他必须马上换掉紧身上衣，因为就像王后注意到的那样，这件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于是他径直走到床前去取那件漂亮的珍珠色的紧身上衣。可是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在那件珍珠色上衣旁边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遗忘在破钟街的那口宝剑。

拉莫尔拿起剑来翻来覆去地仔细打量着，果然是他的那一把。

"啊！"他说，"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魔术不成？"然后又叹息着说："啊！如果可怜的科科纳也能像这把剑一样自动出现，该多好啊！"

就在拉莫尔结束了他围绕那座有两个出口的小宅院所做的巡察以后两三个小时，蒂从街上的那扇门打开了。这时已是晚上五点钟，夜色已经降临了。

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妇人。门开后，一位披着衬有皮里子的长斗篷的女子在一个侍女的陪同下从门里出来。她急匆匆地走去，经过西西里王街，直到阿尔让松街，敲开了一扇小门，进去以后，又从向着旧圣殿街的大门里出来，到了吉兹府邸的一扇暗门前，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这扇暗门，就消失在门洞里。

半小时以后，一个年轻男子蒙着双眼从那座小住宅的门里出来，一个女人领他走到热奥弗鲁瓦－拉斯尼埃街和拉莫尔泰勒里街的拐角处，然后要求他数到五十再取掉蒙眼的手绢。

年轻人严格地遵照吩咐行事，数到五十，然后取下手绢。

"该死的！"他环视着周围大声说，"如果我能知道我是在哪儿，我宁愿被吊死！"这时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起，他喊道："六点了！可怜的拉莫尔，他怎么样了？快回卢浮宫，也许在那儿会得到他的消息。"

说罢，科科纳跑着穿过拉莫尔泰勒里街，花了比他平时骑马还少的时间到了卢浮宫的大门口；他一路冲撞着、摧毁着在博杜瓦耶广场

的店铺附近安闲散步的市民所构成的人篱，终于进到宫里。

他询问门卫和岗哨。门卫说好像记得早上看到拉莫尔先生进了门，但是再没有见到他出来。而岗哨是一个半小时以前才在这儿站岗的，所以什么也没看见。

他快步流星地跑到自己的房间，用劲撞开门；但是他在房间里只见到拉莫尔破烂的紧身上衣，这更增添了他的忧虑。

这时他想到拉于里埃尔，于是又奔向丽星旅店的这位可尊敬的老板家。拉于里埃尔说他看到过拉莫尔；拉莫尔中午就在他这儿吃的饭。科科纳这才放了心。他也感到饿了，就要了晚餐。

科科纳美美地吃了一顿：因为他心里踏实了，同时肚子也确实饿得厉害。他吃得那样津津有味，这顿饭直到八点钟才完。他喝了两瓶最喜爱的安儒酒。不断眨动着的眼睛、舔着的舌头表明他喝得多么畅快。两瓶美酒下肚，他又重新开始寻找拉莫尔。充分的休息使他感到浑身舒坦，在人丛中拳打脚踢地挤来挤去也就格外有劲。

科科纳整整找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他跑遍了罢工码头一带所有的街道、煤炭港口、圣安东街、蒂从街和破钟街。这时他想他的朋友也许会自己回去，而通向卢浮宫内的拱顶狭廊是他朋友回去的必经之路，于是他下定决心到那儿去等候。

当他走到离卢浮宫还有一百步远的时候，他远远看到卢浮宫吊桥上昏暗的灯光下他朋友那桃红色的斗篷和带白色羽毛的帽子。他急忙赶上去，在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广场上撞倒了一个男人，接着又撞倒了这男人的妻子，他赶忙把她扶起来。就在这时，他的朋友像一个影子一样向狭廊入口的岗哨回了个礼就进去了。

那件引人注意的桃红色斗篷他是不会看错的。

“该死的！”科科纳嚷道，“就是他，这一次，他真的回来了。喂！拉莫尔！喂！朋友！唉！我的嗓门够响的了，他怎么会听不到呢？幸好我的两条腿和嗓子一样好，我可以追上他。”

于是他拔腿飞跑起来，一会儿就到了卢浮宫；可是，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等他进了院子，那穿红斗篷的人好像同样匆忙，已经冲进了前厅。

"噢！拉莫尔！"科科纳又嚷着追上去。"等我一下，是我，是科科纳。你跑什么？真见鬼，你难道在躲着我吗？"

果然，那穿红斗篷的人就像插上了翅膀，飞也似的上了楼。

"啊！你不愿听我说话！"科科纳大声说，"啊！你不满意我！啊！你生气了！好吧，见鬼去吧，该死的！我可不高兴再追你了。"

科科纳是在楼梯脚下说这句话、宣布放弃追赶那个逃跑者的，但是他继续用眼睛顺着螺旋形的楼梯跟踪他，直到玛格丽特住的那一层。谁知从玛格丽特的那套房间里突然出来一个女人，挽住了科科纳追踪的这个人的胳膊。

"噢！这个女人像是玛格丽特王后。"科科纳想，"原来是有人在等他。这么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不理我了。"

这时，他看到他们低语了几句，穿斗篷的人就跟着王后一起进去了。

"好！好！原来是这样。"科科纳自言自语道。"我没有想错。有些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亲爱的拉莫尔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

科科纳慢慢地上了楼梯，坐在楼梯口的一张丝绒椅子上，喃喃自语道：

"好吧，既然赶不上他，我就在这儿等着……可是，他在纳瓦尔王后家里，我也许得等很长时间……天又冷，该死的！算了！我到自己房间里去等他吧！他总要回去的。"

他说完这几句话，刚准备行动，突然听到头上响起轻捷的脚步声，还伴着他朋友爱哼的小调，科科纳马上伸长脖子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这时拉莫尔正从楼上，就是他们的房间所在的那一层楼上下来。拉莫尔看到科科纳就大步大步地跳着下了楼梯，直扑到他朋友的怀里。

"噢！该死的，是你！"科科纳说，"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啊！从破钟街，上帝！"

"不，我不是说那座小住宅……"

"那你说的是哪儿？"

"从王后那里。"



“王后那里？”

“纳瓦尔王后那里。”

“我没有去过。”

“算了吧！”

“亲爱的阿尼巴尔，”拉莫尔说，“你神经错乱了。我是从我自己房间里出来的，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你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

“是呀！”

“那我在卢浮宫广场追赶的人不是你？”

“什么时候？”

“刚才。”

“不是我。”

“不是你在十分钟前进了边门？”

“不是。”

“不是你刚才像后面有鬼跟着似的飞跑上楼？”

“不是。”

“该死的！”科科纳嚷道，“看来丽星旅店的酒真不赖，竟使我头昏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我刚才看到你的桃红色的斗篷和白色羽毛在卢浮宫边门闪过，便一直跟到楼梯底下。那的确是你的斗篷，你的羽毛，甚至连甩手的动作也跟你一模一样。这儿有一个女人，我看很像纳瓦尔王后，在等着他；她把他拖进了那扇门，我不会搞错，就是玛格丽特住处的那扇门。”

“该死的！”拉莫尔脸色都发白了，“难道已经背叛了？”

“好吧！”科科纳说，“你愿意怎样判断就怎样判断，但我决不会看错。”

拉莫尔迟疑了半晌，双手抱住头，在敬爱和嫉妒之间斗争着；可是嫉妒心终于战胜了一切，他冲到玛格丽特的门口，使劲地敲起门来，这样的吵闹同他们所在的这个庄严的地方是很不相称的。

“我们这样是会被抓起来的，”科科纳说，“管他呢，那样更有趣。你说，拉莫尔，卢浮宫里究竟有没有幽灵呀？”

“我不知道，”年轻人说话时脸色就像他帽上插的白羽毛一样苍

白,“可是我倒真想见一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同他面对面比试比试。”

“我不反对,”科科纳说,“只是如果你不想把门砸破,你就轻一点敲。”

拉莫尔虽然是那样激动,但他明白这个劝告是正确的,于是他放轻些继续敲着门。

二五　穿桃红色斗篷的人

科科纳没有看错，那个领穿桃红色斗篷进屋的女人的确是纳瓦尔王后；至于那个穿桃红色斗篷的骑士，我估计读者也已经猜到是勇敢的德穆伊。

年轻的胡格诺分子认出是纳瓦尔王后，他知道一定是出了点儿误会，但他又不敢出声，怕玛格丽特喊起来，暴露了自己。他宁愿被领进房间，等到了里面再向这位美丽的向导解释清楚。

"别出声，夫人。"

果然，玛格丽特温柔地拉住他的胳膊；在昏暗中她把他错当成了拉莫尔。她凑在他耳边说了声：

"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亲爱的。[①]"

德穆伊没有回答，只管跟着她走，可是等门一关上，他走进光线比楼道里亮的前厅，玛格丽特就认出他不是拉莫尔。

玛格丽特轻轻惊叫了一声。这谨慎的胡格诺刚才一直在担心着她会惊叫出来，然而此刻他已不用害怕了。

"德穆伊先生！"她倒退了一步说。

"是我，夫人，我请求陛下让我继续走我的路，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卢浮宫里。"

"噢！德穆伊先生，"玛格丽特说，"我认错人了！"

"是的，我明白。"德穆伊说，"陛下把我当做纳瓦尔国王了。我们有着同样的身材，同样的白羽饰，还有些人当然是在奉承我，说我们有着同样的风度。"

玛格丽特仔细地打量着德穆伊。

"德穆伊先生，你会拉丁语吗？"她问。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我过去懂些，现在忘了。”年轻人回答。

玛格丽特笑了。

“德穆伊先生，”她说，“你可以放心，我会保守秘密的。而且，我想我知道你要在卢浮宫找什么人，我可以把你安全地领到他那里去。”

“请原谅，夫人，”德穆伊说，“我想你是猜错了；事实上相反，你决不会知道……”

“怎么？”玛格丽特叫道，“你不是找纳瓦尔国王？”

“唉！夫人，很遗憾，我还要请求你尤其不要让你丈夫、国王陛下知道我在卢浮宫。”德穆伊说。

“听着，德穆伊先生，”玛格丽特惊讶地说，“在此以前我一直把你看成胡格诺派最坚定的领袖之一，我的国王丈夫最忠实的朋友；难道我弄错了吗？”

“你没有弄错，夫人，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是像你说的那样。”

“那为什么你从今天早上起就变了呢？”

“夫人，”德穆伊躬身施了一礼，说，“求你不要再让我回答了，请赏光接受我的致意吧。”

德穆伊态度恭敬而又坚决地朝进来的那扇门走去。

玛格丽特拦住了他。

“先生，”她说，“我能求你做些解释吗？我想我的要求还是得体的。”

“夫人，”德穆伊回答，“我不能说，我到现在还不回答你，就是因为我必须承担最起码的义务。”

“可是，先生……”

“夫人，陛下可以毁掉我，可是不能要求我出卖我的新朋友。”

“可是，先生，你对你的老朋友难道就没有义务了吗？”

“那些始终忠诚的人，是有权利要求我们的；那些不但抛弃了我们，而且也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玛格丽特不安地沉思着。当她想继续发问时，吉洛纳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纳瓦尔国王来啦！”她嚷道。

“他从哪儿来?”

“从暗道。”

“你领这位先生从另一扇门出去。”

“不行了,夫人,您听见了吗?”

“有人敲门?”

“是的,是敲您要我领这位先生出去的那扇门。”

“谁在敲门?”

“我不知道。”

“快去看看。”

“夫人,”德穆伊说,“我提醒陛下,如果纳瓦尔国王看到我在这样的时候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卢浮宫里,我就完了。”

玛格丽特拉住德穆伊,把他拖进那间有名的偏房。

“先生,进里面去,”她说,“你躲在这里面,就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保险,因为我已经答应过保证你的安全。”

德穆伊急忙跑了进去,刚关上门,亨利就进来了。

这一次,玛格丽特一点也不感到慌张,只是心情不佳,刚才的一切早把爱情赶得远远的了。

亨利带着他那惯有的细心多疑的态度走进屋来。即使在最没有危险的时刻,他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他当前的处境下,他也就更有理由对一切都细细观察了。

他发现了玛格丽特脸上的阴沉的表情。

“夫人,你有心事吗?”他问道。

“我?是的,陛下,我在幻想。”

“夫人,你做得对,幻想对你很有好处。我刚才也在幻想。可是和你相反,你需要独自一人幻想,而我却特地下楼来找你谈谈我的幻想。”

玛格丽特向国王表示了欢迎,请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自己也在一张雕刻得十分精细、硬得像钢一样的乌木椅上坐下。

这对夫妇沉默了片刻,然后,一个先开了口。

“夫人,”亨利说,“我记得我对前途的幻想和你是一致的;虽然我们作为夫妇是分开生活的,但我们愿意把彼此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是这样，陛下。”

“我是这样理解你当时对我说的话的：在我们共同实行的所有计划中，我不仅可以把你当做一个忠诚的、而且是积极的同盟者。”

“是的，陛下，而且我只要求一件事：当你要采取行动时，要尽可能早些给我参加的机会。”

“我非常高兴你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夫人，而且我相信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会放弃我要实现的计划，甚至在那一天，就是由于你突然闯入而使我幸免一死的那一天。”

“先生，我相信你的无所用心只是一种伪装，我不只是相信占卜者的预言，而且相信你的才干。”

“夫人，如果有人突然来妨碍我们的计划，使我们处于困境，你会怎样想呢？”

“我会说，我已经准备好同你一起战斗，不管是用公开的还是用隐蔽的方式，也不管要反对的人是谁。”

“夫人，”亨利继续说，“你随时都可以进你兄弟阿朗松先生的住处，是不是？他很信任你，对你很有感情。我求你去看看此刻他是否正在同某个人秘密约会，可以吗？”

玛格丽特打了个寒战。

“同谁，先生？”她问。

“同德穆伊。”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玛格丽特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问道。

“夫人，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就会葬送掉我们的——至少是我的——一切计划。”

“陛下，轻声些。”玛格丽特说着，眼睛和嘴都做出暗示，还用手指了一下偏房。

“噢！噢！”亨利说，“又有人在那儿？真的，这间偏房里总有人，即使想到你的房间来住也不成了。”

玛格丽特笑了。

“还是拉莫尔先生吗？”亨利问。

“不，陛下，是德穆伊。”

“他？”亨利惊喜地喊道，“这么说，他没有去阿朗松那儿？噢！快

请他出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玛格丽特走向偏房，打开门，拉着德穆伊，不容分说地把他领到纳瓦尔国王面前。

“啊！夫人，”年轻的胡格诺责备说。他的语气是严厉的，然而更多的却是伤感。“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出卖了我，这太不好了．如果我要报复你，说出……”

“德穆伊，你不用报复，”亨利握住年轻人的手，打断了他的话说，“至少你先听完我的话。”亨利转向王后说：“夫人，我请求你留心一下，务必不要让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亨利刚说完这句话，吉洛纳慌里慌张地进来，在玛格丽特耳边说了几句，玛格丽特听了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就在她同吉洛纳一起向前厅奔去的时候，亨利一点也不关心是什么原因使得她走出房间，而是去查看了一下床，床边巷道和挂毯后面，并且用手指敲了一下墙。德穆伊被这一切惊呆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剑是否在鞘里。

玛格丽特走出卧室，冲进前厅，迎面挡住了拉莫尔。后者不顾吉洛纳的再三恳求，正要闯进玛格丽特的房间。

科科纳站在拉莫尔的身后，准备着推动他前进，或者掩护他撤退。

“啊！是你，拉莫尔先生，”王后嚷道，“你怎么啦，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还浑身哆嗦？”

“夫人，”吉洛纳说，“拉莫尔先生把门敲得山响，尽管陛下吩咐过，我也只好给他开门。”

“噢！这是怎么回事？”王后厉声问道，“拉莫尔先生，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夫人，那是因为我想通知陛下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也许是一个小偷，穿着我的斗篷，戴着我的帽子，进了你的房间。”

“先生，你疯了，”玛格丽特说，“我明明看到你的斗篷就披在你肩上，而且——上帝原谅我——我同样看到你在同王后说话时你的帽子还戴在你的头上。”

“噢，对不起，夫人，对不起！”拉莫尔说着赶紧摘下帽子。“上帝可以作证，我绝不是对你缺乏敬意。”

“不，是缺乏信任，对吗？”王后说。

“有什么办法呢？”拉莫尔说，“当一个男人穿着我的服装，也许还借用我的名义进了陛下的住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一个男人！”玛格丽特说着温柔地握住她可怜的情人的胳膊，“一个男人！……你太客气了，拉莫尔先生。你把眼睛贴在挂毯开口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是两个男人。”

玛格丽特果然把挂毯拉开了一点，拉莫尔认出是亨利在同一个穿桃红色斗篷的男人说话；好奇的科科纳也伸过头去，认出了德穆伊，两个人都呆住了。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至少我希望是这样。”玛格丽特说，“你就站在我房间的门口，亲爱的拉莫尔，用你的生命保证，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如果有人走进楼梯口，就发出警告。”

拉莫尔像孩子似的听话，同科科纳面面相觑地走出了房间；他们到了门外，还没有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德穆伊！”科科纳喊道。

“亨利！”拉莫尔喃喃地说。

“德穆伊穿着你的桃红色斗篷，插着白羽毛，像你一样甩胳膊。”

“啊！这个嘛……”拉莫尔接着说，“既然不是涉及到爱情，那么必然与一个阴谋有关。”

“啊！该死的！我们现在被卷到政治里来了。”科科纳埋怨地说。“幸好我的内韦尔夫人同这一切毫无牵连。”

玛格丽特走回来又坐到两个说话的男人的身边；她只离开了一分钟，但是她充分利用了这点时间。吉洛纳守在秘密通道口上，两位绅士守在主要的进口处，她可以完全放心了。

“夫人，”亨利说，“你认为会有人用某种方法偷听并且听到我们的谈话吗？”

“先生，”玛格丽特说，“这个房间是加固的，双重的墙很隔音。”

“我相信你。”亨利笑着说。

然后，他转向德穆伊。

“你说吧！你来这儿干什么？”国王压低嗓音说；尽管玛格丽特做了保证，他还是不完全放心。

“这儿?”德穆伊说。

“是的,这儿,这个房间。”亨利重复着说。

“他来这儿什么也不干;是我把他拉进来的。”玛格丽特说。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 ……”

“我全猜到了。”

“你瞧,德穆伊,人们能猜到一切。”

“德穆伊先生,”玛格丽特继续说,“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同弗朗索瓦公爵一起到他手下的两位绅士的房间里来着。”

“你瞧,德穆伊,”亨利重复着说,“人们什么都知道。”

“这倒是真的。”德穆伊说。

“我可以肯定阿朗松先生已经把你拉过去了。”亨利说。

“陛下,那是你的过错。为什么你那样顽固地拒绝我的建议?”

“你拒绝了!”玛格丽特喊道,“我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难道是真的吗?”

“夫人,”亨利说着摇了一下头,“你哟,我勇敢的德穆伊,你那些感叹真使我感到好笑。什么? 一个男人走到我的住处,对我,对亨利——一个低声下气才被容许活着的亲王,一个改信天主教才得免除一死的胡格诺——谈论什么王位、造反、改天换地,尽管是在一个没有双层墙隔音的房间里提出的建议,我也必须接受! 该死的! 你们是孩子还是疯子!”

“可是,陛下,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点希望呢? 如果不能用语言,至少也可以做一个手势,做一个暗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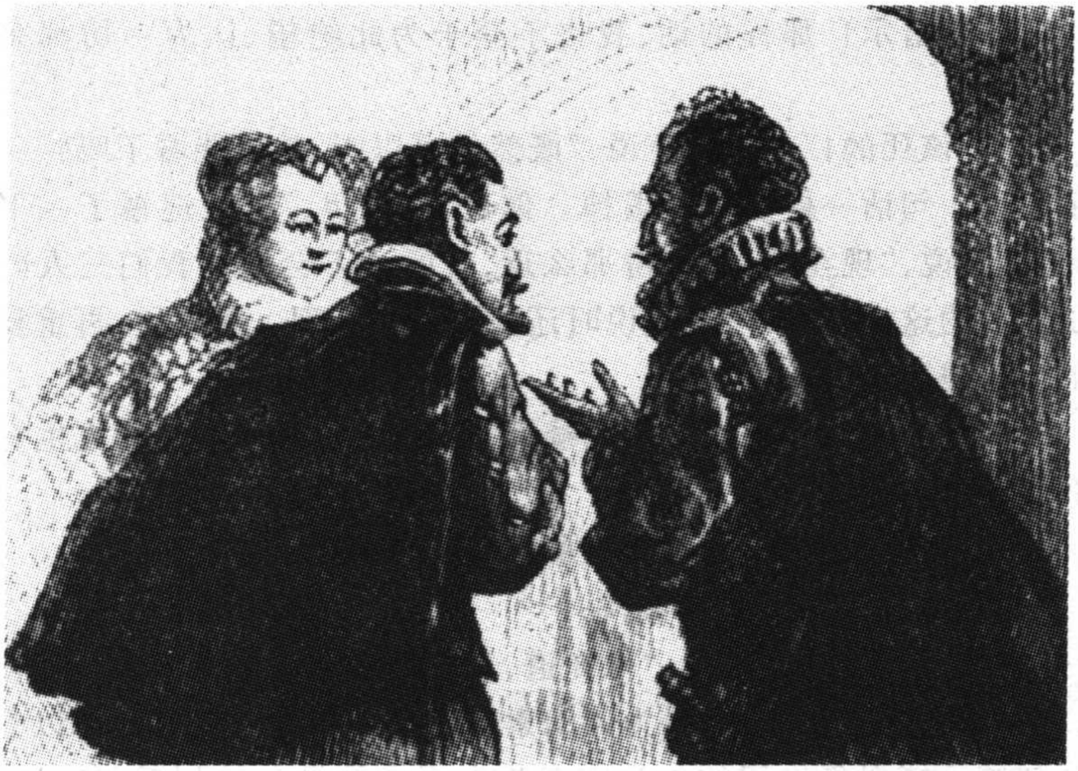
“德穆伊,我内弟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亨利问。

“噢! 陛下,这不是我个人爱说就能说的秘密。”

“唉! 我的上帝!”亨利对和这样一个不理解他的意思的人打交道有些不耐烦了,他接着说,“我不是问你他对你提出了哪些建议,我只想知道他偷听了吗,听到了没有。”

“他听了,陛下,而且也听到了。”

“他听了,而且听到了! 德穆伊,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这个可怜的阴谋分子! 如果我当时说一句话,你就完了。虽然我不知道他在,我只是怀疑有人在,即使不是他,也可能是另一个人:安儒公爵,查理



九世，或者太后。德穆伊，你不知道卢浮宫里的墙正应了这句成语：隔墙有耳。要了解这儿的墙，我早说了！算了，算了！德穆伊，你对纳瓦尔国王的理智并不太信任，我奇怪，既然你在内心里并不敬重他，怎么会来向他献上一顶王冠的。”

“可是，陛下，”德穆伊继续申辩说，“你为什么不能在拒绝我的建议时做一个暗示！那样的话，我也不至于为此绝望，认为一切都完了。”

“唉！该死的！”亨利大声说，“既然他可以听，就不能看了吗？一个手势和一句话一样能把人毁掉。你看，德穆伊，”国王巡视了一下四周，继续说，“现在，我们靠得那么近，我的话不会超过我们三人的椅子形成的这个圈子，可我在说时还害怕有人听到。德穆伊，再重复一下你的建议。”

“可是，陛下，”德穆伊绝望地喊道，“现在我已经和阿朗松先生有约在先了。”

玛格丽特气恼地拍了一下她那纤丽的手掌。

“这么说，已经太迟了？”她说。

“相反，”亨利喃喃地说，“你知道，看来上帝是保佑我们的。德穆伊，继续保持同他的关系，因为弗朗索瓦可以保护我们大家。你以为纳瓦尔国王能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吗？不幸的是正好相反，我只会送掉你们所有人的命，而且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可是一个法兰西亲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德穆伊，你要弄到一些证物，要求他做出一些保证；而你以前却太幼稚无知了，只凭人家一句空话，你就诚心诚意地承担了义务，一句话对你来说就足够了。”

“噢！陛下！请你相信，我是由于遭到你的拒绝太绝望了，才使我投入公爵的怀抱；同时也是怕他去告发，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秘密。”

“德穆伊，那么现在你也去掌握他的秘密，这就全在于你了。他渴望什么？当纳瓦尔的国王？那你就答应献给他王冠。他想怎样？离开王宫？那就为他提供逃跑的条件。德穆伊，你就像以前为我那样地为他操劳，举起这块盾牌去抵挡对我们的各种打击。必须逃跑时，我和他一起跑；必须战斗、统治时，我将一个人统治。”

“你不要相信公爵，”玛格丽特说，“这是一个内心阴暗而头脑精

明的人,他不讲什么仇恨和友情,随时可以把朋友当做敌人,把敌人当做朋友。"

"德穆伊,他在等你吗?"亨利说。

"是的,陛下。"

"在哪儿等你?"

"在他手下两个绅士的房间里。"

"几点钟?"

"半夜十二点以前。"

"现在还不到十一点。"亨利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去吧,德穆伊。"

"先生,那我们一言为定。"玛格丽特说。

"夫人,不用说了!"亨利信任地说,他非常知道在怎样的时刻对待怎样的人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同德穆伊先生共事,这些话是用不着说的。"

"陛下,你说得对;"年轻人回答,"不过我却需要你的诺言,因为我要对其他首领有个交待。你并不是真的信了天主教,是吗?"

亨利耸了耸肩。

"你不放弃纳瓦尔王国的王位?"

"德穆伊,我不放弃任何王位;我只是保留选择最好的,也就是对你、对我来说都是最理想的王位。"

"还有,如果在此期间陛下被关押起来,陛下是否能答应,即使在酷刑的折磨下也不透露真情?"

"德穆伊,我可以向上帝起誓。"

"陛下,还有一句话:我以后怎样来见你?"

"从明天起,你会有一把进我房间的钥匙;德穆伊,你可以自己进来,只要需要,不论你来多少次,也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以。至于你如何进卢浮宫,那就要由阿朗松公爵为你安排了。等一会儿你从这个小楼梯上去,我给你领路。王后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把那个穿着和你一样的红斗篷、刚才进入前厅的先生请进来。不能让人发现有两个穿红斗篷的人,从而知道你是冒充的。德穆伊,你说对吗?夫人,你说对吗?"

亨利一边注视着玛格丽特，一边微笑着说出最后几个字。

“是的，”她泰然自若地说，“因为这个拉莫尔先生是我公爵弟弟的人。”

“好吧，夫人，尽量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亨利十分严肃地说，“不要吝啬钱财，也不要舍不得许愿，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好吧！”玛格丽特带着那种只有薄伽丘① 笔下的女人们才会有的微笑说，“既然这是你的愿望，我就尽我的力量促使它实现吧。”

“好，好，夫人；那么你呢，德穆伊，你去公爵那儿引他上钩。”

①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

二六　玛格丽特

在我们叙述的这场谈话进行的这段时间里，拉莫尔和科科纳一直在房门口尽他们的职守。拉莫尔略带忧伤，科科纳稍感不安。

拉莫尔有了细细思索的时间，而科科纳则在一旁起着循循善诱的作用。

“朋友，你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拉莫尔问科科纳。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桩宫廷密谋。”皮埃蒙特人回答。

“在必要的时候，你愿意在这桩密谋中扮演一个角色吗？”

“亲爱的，请听着我要对你说的话，并且希望你能好好记住这些话。在这些亲王们搞的阴谋诡计里，在这些宫廷密谋中，我们只能、也只应像幽灵一样远远地躲开。不然，如果出了事，纳瓦尔国王也可能丢掉一根羽毛，阿朗松公爵也可能失去他斗篷的一角，而我们却要付出自己的生命。王后对你是一时冲动，你对她是充满幻想，这再好不过了。盲目地去爱吧，亲爱的，但是不要盲目地投身于政治。”

这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忠告。因此拉莫尔听了不免忧心忡忡，他感觉到自己正介于理智与疯狂之间，并且即将趋向疯狂。

“我对王后根本不是什么充满幻想，阿尼巴尔，我爱她；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全心全意地爱她。你会说：这是疯狂。我承认，我是疯了。可是你是个明智的人，科科纳，你不该忍受我的愚行和厄运带来的苦难。去吧，找你的主人去吧，不要因为我而连累了你。”

科科纳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

“亲爱的，”他回答说，“你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你爱她，那就像一个情人一样去做吧。而我呢，我是有雄心壮志的，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我认为生命比一个女人的吻有价值得多。如果我要冒生命的危险，那只能是为了创立我的事业。你尽管按照你的理想去寻找你的幸福吧。”

科科纳说着向拉莫尔伸出手来，同自己的伙伴互相看了最后一眼，交换了最后一个微笑，就离去了。

在他离开差不多十分钟以后，门开了，玛格丽特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拉住拉莫尔，一言没发就把他从走廊里拉进自己的住处，亲自把房门关上；看她关门时那个仔细留神的劲儿，就可以猜想到将要进行的谈话是何等的重要。

来到自己的卧室，玛格丽特才站住了。她在乌木椅上坐下，把拉莫尔拉到自己身边，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现在只有我们俩了。让我们严肃地谈谈吧，我的大朋友。"她说。

"夫人，为什么说严肃地？"拉莫尔诧异地说。

"或者说亲热地，好吗？这样对你更合适，是吗？其实爱情里也有严肃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王后的爱情里。"

"那我们就谈谈……这些严肃的事情吧，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对陛下说出什么疯话，陛下可不要生气。"

"拉莫尔，我只会为一件事生气，那就是你称我夫人或者陛下。对你来说，亲爱的，我只是玛格丽特。"

"是的，玛格丽特！是的，玛格丽特！我的珍珠！"年轻人说着用痴情的眼光看着王后。

"这就对了！"玛格丽特说，"我英俊的绅士，你嫉妒了吗？"

"噢！简直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

"现在还这样！……"

"我都要发疯了，玛格丽特。"

"嫉妒谁呢？你说说看。"

"嫉妒所有的人。"

"到底是谁呢？"

"首先是国王。"

"我还以为自从你那天看到、听到那些情况以后，对他已经可以放心了呢。"

"其次是我在今天早上第一次见到的这个德穆伊先生，今晚我又发现你们的关系是那样亲密。"

“德穆伊先生?”

“是的。”

“你怎么会猜到那是德穆伊先生的?”

“听着……是我从他的身材和头发的颜色,凭着一种本能的恶感认出他来的。他就是我今天早上在阿朗松先生那儿看到的那个人。”

“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阿朗松先生是你的弟弟;听说你很爱他;你很可能把自己心里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告诉了他,而他呢,就按照宫廷的习惯,把德穆伊先生引到你的身边,使你如愿以偿。我怎么如此幸运,竟发现国王和他同时在这里呢?这是我无法知道的;夫人,不管怎么样,求你坦率地告诉我;即使我缺乏其他高雅的感情,凭我对你这样的一片痴情,也是有权利要求你以坦率作为回报的。你看,我跪倒在你脚下了。如果你以前对我表现出的感情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就把你的信任、诺言和爱情统统还给你;把阿朗松先生的恩典和我作为他门下侍从的职位还给他;然后去死在拉罗歇尔的战场上,如果爱情还没有把我折磨死的话。”

玛格丽特含笑倾听着这些令人心醉的话语,看着拉莫尔优美的动作,然后把自己沉思着的美丽的头倚在滚烫的手上,说:

“你爱我?”

“噢!夫人!胜过我的生命,胜过我的安全,胜过一切。可是你呢,你……你却不爱我。”

“可怜的疯子。”她喃喃地说。

“噢!是的,夫人,”拉莫尔依然跪在她脚下喊道,“我已经说过我疯了。”

“亲爱的拉莫尔,这么说,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爱情!”

“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仅有的、惟一的,夫人。”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那我就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看做这爱情的附属品吧!你爱我,你愿意呆在我身边吗?”

“我对上帝惟一的祈求就是永远不要让我离开你。”

“好吧,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我需要你,拉莫尔。”

“你需要我?太阳会需要一只萤火虫?”

"如果我对你说我爱你,你能完全忠于我吗?"

"噢!夫人,我难道不是已经完全忠于你了吗?"

"是的;可是你还在怀疑,上帝原谅我!"

"噢!我错了,我是个笨伯,还不止于此,就像我说过、你也重复过的,我是个疯子。可是为什么德穆伊先生今晚到你这儿来呢?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见他在阿朗松公爵住处呢?为什么他穿着桃红色的斗篷,插着白羽毛,并且模仿我的姿态呢?……啊!夫人,我不是怀疑你,而是怀疑你的弟弟。"

"可怜的人,"玛格丽特说,"你竟然以为弗朗索瓦会讨好他姐姐直到为她引来一个求爱者!失去理智的人,你口口声声嫉妒别人,而实际上你并没有猜到是怎么回事!拉莫尔,你知道吗,如果阿朗松公爵知道你今晚跪在我脚下,我并没有把你赶走反而对你说:拉莫尔,你就留在这儿吧。他明天一定会亲自用剑杀死你;就因为我爱你,我英俊的绅士。你听清我的话了吗?我爱你!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他一定会杀死你!"

"上帝!"拉莫尔把身子往后仰着,恐惧地看着玛格丽特,嚷道,"这怎么可能呢?"

"朋友,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宫廷里,一切都是可能的。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一句话,德穆伊先生穿着同你一样的斗篷,戴着同你一样的帽子来卢浮宫,并不是来找我,而是来找阿朗松先生。可是我,我把他错当成你,领到我这儿来。拉莫尔,他知道了我们俩的秘密,所以对他得客气些。"

"我宁愿杀掉他,"拉莫尔说,"这样又干脆又保险。"

"我勇敢的绅士,"王后说,"我却宁愿让他活着。你会知道一切的。他活着对我们不但有用,而且是必需的。听着,在回答我以前先好好想一想,拉莫尔,你爱我是不是爱到打心底里希望我成为真正的王后,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国的女主人呢?"

"噢!夫人,我爱你爱到你的愿望也就是我的愿望,哪怕这种愿望会造成我终身的不幸。"

"好!你愿意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吗?到那时,你会更加幸福的。"

“噢！到那时我就失去你了，夫人！”拉莫尔把脸埋在手心里大声说道。

“不，相反；到那时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第一个仆人，而是当成第一个臣民，就是这样。”

“噢！我不图什么利益，也没有什么野心，夫人……不要玷污了我对你的感情……忠诚，只有忠诚！”

“多么高尚的心灵啊！”玛格丽特说，“好吧，我接受你的忠诚，我知道怎样报答它。”

她向拉莫尔伸出双手，拉莫尔在上面盖满了吻。

“怎么样，你现在明白了吧？”她说。

“是的，是的，玛格丽特，”拉莫尔回答，“我现在逐渐明白还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前我们一些胡格诺派人士就在议论的那个隐隐约约的计划；我和许多比我更有身份的胡格诺派人士被召到巴黎来，就是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的。以一个真正的纳瓦尔王国代替那个徒有虚名的王国，这就是你所追求的，亨利国王也鼓励你这样做。德穆伊和你们一起密谋策划，是吗？可是，阿朗松公爵呢，他参加到这里面来做什么呢？难道他也可以从这里面获得一顶王冠？我看不出来。还有，难道阿朗松公爵只是作为朋友来帮助你，甘冒危险而别无所求？”

“朋友，公爵搞阴谋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让他去痴心妄想吧，反正他活着就可以保护我们。”

“可是我呢，我是他的人，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背叛他！你背叛他什么？他又信托给你什么了？他让德穆伊借用同你一样的斗篷和帽子潜入宫内同他见面，这不是他出卖了你吗？你说你是他的人！我的绅士，难道你不是在属于他以前早就属于我了吗？他给你的友谊难道超过了我给你的爱情吗？”

拉莫尔脸色苍白地站了起来，他被彻底压倒了。

“噢！”他喃喃自语，“科科纳说得对，我已经被阴谋紧紧包围了，总有一天要被它扼杀的。”

“怎么样？”玛格丽特问。

“好吧！”拉莫尔说，“这就是我的回答：在我的家乡——法国的另一头——你的名字是那样响亮，你的美貌众所周知；就像人们总是隐

隐地渴慕着陌生的事物一样，我早为你微微地动心了。在那里我就听人们说，你有时也堕入情网，不过你的爱情最后总是致你所爱的人于死命，死亡想必也是好嫉妒人的，它几乎总是夺走你的情人。”

“拉莫尔！……”

“别打断我的话，噢，我亲爱的玛格丽特，人们还说你把你忠实的朋友们的心保存在一些金匣子里。有时向这些可怜的遗物献上一件令人伤感的纪念品，或恭敬地看上一眼。我的王后，你在叹息，你的眼里噙着泪水，可见是真的。好吧！那就让我成为你宠爱的人当中最受偏爱、最幸福的一个吧。对其他人，你只是使他们伤心，只是保留他们的心；对我，你要做得更多些，你要陈列我的头。好吧！玛格丽特，请你在这救过我生命的上帝的像前面发誓，向我保证：如果我为你而死了——不祥的预感已经告诉了我这一点——你把刽子手从我身上砍下来的头保存起来，偶尔用你的香唇吻它一吻。发誓吧，玛格丽特，如果我的王后许下这样一个诺言，那么，只要需要，我可以保持沉默，可以背叛一切，甚至可以成为懦夫，也就是完完全全忠于你，就像你的情人和同谋所应该做的那样。”

“噢，我亲爱的人儿，这是多么凄凉的蠢话！噢，我温柔的情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

“发誓吧……”

“我发什么誓？”

“是这样：跪在这只银箱子上，朝着挂在箱子上边的十字架。发誓吧。”

“好吧！我漂亮的绅士，我面对这十字架发誓：如果你凄惨的预言真的成为事实——上帝对此是不会高兴的——只要我活着，不管你是死是活，将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如果你为我，而且仅仅是为我而蒙难，即使我挽救不了你的性命，至少也要让你的灵魂得到你所要求的、也就是你应得的安慰。”

“我还要求你一句话，玛格丽特。现在我可以死了，我对于死已经安心。可是我也可能活下去，我们也可能成功：纳瓦尔国王成为国王，你是王后，那时国王将把你带去。你们之间分开生活的愿望有一天会突然改变，于是我们只好分开。玛格丽特，我最最心爱的玛格丽



特，你刚才的一句话已使我能够安心地死了，现在还要你说一句话使我能够安心地活着。”

“噢！不用害怕，我的身心全都是属于你的。”玛格丽特说着再次把手伸向小银匣上边的十字架。“如果我要走，你就跟着我；如果国王拒绝带你，那我也决不离开。”

“可是你不敢反抗！”

“我亲爱的许阿金托斯①，”玛格丽特说，“你不了解亨利；亨利现在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当国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现在可以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说他并未占有的了。再见了。”

“夫人，你要我走了？”拉莫尔笑着说。

“已经很晚了。”玛格丽特说。

“是晚了，可是你要我去哪儿呢？德穆伊先生和阿朗松公爵先生正在我的房间里。”

“啊！这倒是真的。”玛格丽特妩媚地笑着说，“再说，关于我们这次密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呢。”

从这个晚上起，拉莫尔已不再是一个一般的得宠者，他可以高傲地仰着他那颗无论是死是活都有美好前途的头颅了。

然而，有时他却脸色苍白，低垂着头；苦苦的思索加深了这以前是那么快乐、而今又是那么幸福的年轻人眉宇间的皱纹！

---

① 许阿金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为太阳神阿波罗所爱恋。

二七　上帝的手

亨利离开索弗夫人时对她说：

"躺到床上去，夏洛特！装作得了重病的样子！明天一整天，无论如何也不要见任何人！"

夏洛特也不去追问国王嘱咐她这样做的动机就照着做了。她已经开始习惯他的怪僻——这是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如果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幻想。

再说，她知道在亨利心中隐藏着一些对谁也不肯说的秘密，在亨利的头脑里隐藏着一些在睡梦中也怕泄漏的计划，因此，她服从他的一切意志，深信他的哪怕是最怪的念头也是有目的的。

当天晚上，她就跟达丽奥尔哼哼起来，叫喊头沉又头晕。这是亨利嘱咐她对人说的症状。

第二天，她装作要起床，但是一只脚刚踩到地板上，她就说自己浑身软弱无力，又躺下了。

当卡特琳娜若无其事地问起索弗夫人为什么不像平日那样在她起床后来晋见时，人们告诉卡特琳娜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索弗夫人如何的身体不适，原来亨利已经向阿朗松公爵宣布了索弗夫人的病情。

"她病了！"在场的吉兹夫人回答。

"病了？"卡特琳娜重复了一声，连脸上的肌肉都没有动一下，人们丝毫也看不出她对这个回答很感兴趣。"是懒病吧！"

"不，夫人。"公主说。"她说她头痛得厉害，虚弱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卡特琳娜没有回答。想必是为了掩饰她的喜悦，她转身向着窗外，正好看见刚同德穆伊谈过话的亨利穿过庭院。即使在最恶毒的人的心灵深处，良心也是一直在翻腾着的，虽然人们看不见。正是在翻腾着的良心驱使之下，为了看得清楚些，卡特琳娜站起身来。

“我儿子亨利今天早上好像显得比平日更苍白,是不是?”她问自己的卫队长。

事实全然不是这样;亨利虽然心事重重,但身体非常健壮。

照例来参加太后起床后的召见的人逐渐离去。只有三四个比较更亲近一些的人还呆在那里。心神不定的卡特琳娜说自己想单独呆一会儿,把她们也都支走了。

当最后一个人离去后,卡特琳娜关上了门,向隐蔽在她房间里护墙板后面的一个暗柜走去。把门推进护墙板的一道暗槽,从柜子里取出一本书,这本书的书角卷得很厉害,一望可知是有人经常翻阅的。

她把书放在桌子上,打开了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把胳膊靠在桌子上,手托着头读起来。

“是这样呀,”她一边读着一边喃喃地说,“头痛,浑身虚弱,两眼疼痛,腭部肿胀。刚才人们只提到她头痛和虚弱……其他症状还没有出现。”

她继续读下去。

“接着是咽喉发炎,炎症发展到胃部,整个心就像一道火圈包围了一样,头脑就像霹雳一样轰轰直响。”

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然后低声说:

“六小时发烧,十二小时浑身发炎,十二小时发生坏疽,六小时垂死挣扎,总共三十六小时。

“现在,假设药性以最慢的速度发生作用,不是三十六小时,而是四十小时,甚至四十八个小时;是的,四十八个小时总该够了。可是,亨利他为什么还能走动呢?因为他是个男子,因为他体格健壮,也许因为他接吻以后又喝水了,喝水以后又擦了嘴唇。”

卡特琳娜焦急地等待着晚饭时刻的到来,因为亨利每晚都和国王一起进餐。亨利来了,他也叫喊着头痛,什么也不吃,并且在饭后立即就告退了,说他昨晚没有睡好,表现出迫切需要回去睡觉的样子。

卡特琳娜听着亨利那踉踉跄跄的脚步声走远了,就让人跟踪他,回来的人报告说纳瓦尔国王去索弗夫人的房间了。

卡特琳娜心想：

“大概是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因素而没有完全死去的亨利，今晚就要在她的身边彻底完蛋了。”

纳瓦尔国王的确是去索弗夫人那里，不过他是去告诉她要继续装病。

第二天，亨利整个上午都没有出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去国王那里进餐。据人们说，索弗夫人病得越来越严重了。由卡特琳娜亲自散布的亨利病的消息也不胫而走，给人们造成一种预感；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卡特琳娜暗自庆幸。前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她都把昂布鲁瓦兹·帕雷支去抢救她宠爱的一个病倒在圣日耳曼的随身侍从。

于是人们只能请她手下的一个人去给索弗夫人和亨利治病；这个人只说卡特琳娜要他说的话。如果事出意外，有某个别的医生插手进来，如果发现他们是中了毒——这种事例在宫中已屡见不鲜——那么她也可以把这说成是玛格丽特因为妒恨丈夫与别人偷情而干出的事。人们都还记得，卡特琳娜一有机会就大谈玛格丽特的这种嫉妒心理，说她已经发作了好几次。那一次去瞻仰山楂树时，卡特琳娜就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对女儿说：

“玛格丽特，莫非你在吃醋吗？”

于是她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情，等待着房门突然打开，一个惊慌失措、面色苍白的仆人一边进来一边喊着：

“陛下，纳瓦尔国王就要死了，索弗夫人已经死了！”

下午四点钟敲响了。卡特琳娜在鸟栏前给她亲手喂养的几只珍贵的鸟儿分食了饼干，自己也就在那里吃了下午的那顿点心。尽管她的脸上还像往常一样安详，甚至可以说有些呆板，但她的心却听到一点声响就会剧烈跳动起来。

门突然打开了。

“夫人，”卫队长说，“纳瓦尔国王他……”

“他病了？”卡特琳娜抢着说。

“不，夫人，上帝保佑！陛下好像身体很好。”

“那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纳瓦尔国王来了。”

“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给陛下带来了一只最珍奇的小猴子。”

这时,亨利提着一只篮子走了进来,一只手还在抚摸着睡在篮子里的一只狨猴。

亨利走进来时面带笑容,看来完全被他带来的那只可爱的小动物吸引了;不过,尽管他看来是那样专心在猴子身上,他还是抽空向周围看了一眼。——在困难的环境里,他也能一目了然。卡特琳娜脸色煞白,而且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向她走近,她看见他的脸上洋溢着健康的气色,她自己的脸也就苍白得更厉害。

太后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了,她木然地接受了亨利的礼物,局促不安地称赞他气色好,并且说: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这样健康,我的儿子,因为我曾听人说你病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还在我面前说过你不舒服。现在我明白了,”说到这儿,她强装着露出一个笑容,“那只是你为了早点离开我而找的借口。”

“夫人,真的,我那时是病得很厉害,”亨利回答,“可是我有一种山区常用的特效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一吃下这种药病就好了。”

“啊!亨利,你把药方告诉我,好吗?”卡特琳娜说。这次她是真的露出了笑容,不过在笑声中掺杂着她无法掩饰的嘲讽的意味。

“是一种抗毒药。”她想,“让我们来研究研究看。也许不必了!对索弗夫人的病,这药大概就不灵了。真的,不能不承认,是上帝在保佑着他。”

卡特琳娜心急如焚地一直等到夜晚,索弗夫人还是没有出现。打牌时,她询问起索弗夫人的病情,人们回答说:她病势越来越重了。

整个晚上,卡特琳娜都心神不定。人们不禁忧虑地揣摩在这张平时那么没有表情的面孔后面,究竟在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所有的人都退去了。卡特琳娜在侍女们的帮助下脱衣睡下;等到整个卢浮宫的人都就寝以后,她又起身下床,穿上一件黑色的长睡衣,拿着一盏灯,从她收藏的钥匙中找出了索弗夫人房门的那一把,便向她这位女官的房间走去。

是亨利预计到了这次拜访，是他家里有事，还是他躲在什么地方呢？那年轻的女人依然是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

卡特琳娜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穿过前厅，进入客厅。她把手里的灯放在桌子上——因为在病人床头点着一盏熬夜的小灯——然后便像幽灵似的走进了索弗夫人的卧室。

达丽奥尔躺在主人床前的一张扶手椅上，已经沉沉入睡。

床上的帷帘严严实实地关闭着。

少妇的呼吸声是那样微弱，开始时卡特琳娜几乎以为她是停止了呼吸。

她终于听到了轻轻的呼吸声，于是怀着一种恶意的快感走过去撩起床帷，想亲眼看一看毒药的效果。一想到会看到一张苍白得毫无血色的脸，或者一张烧得要人命的通红的脸，她先自打了个寒战；可是同她的料想完全相反，她看到的是一张平静的脸，一双秀眼被雪白的眼皮覆盖着，玫瑰色的香唇半张着，滋润的面颊轻柔地枕在一只丰满优美的胳膊上，另一只又白又嫩的胳膊放在深红色的被子上面。这位少妇睡眠时还满面春风，想必是正在做一个美好的梦。她嘴角上挂着微笑，脸上泛着不受任何干扰的安逸的红晕。

卡特琳娜不禁惊叫了一声，立即惊醒了达丽奥尔。

太后马上躲到床帷后面去。

达丽奥尔睁开了眼睛；可是她睡意正浓，甚至没有在她那麻木的头脑里寻找一下被惊醒的原因，就又闭上沉重的眼皮，睡着了。

卡特琳娜于是从床帷后面走出来，巡视着房间的每个角落。她看到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小瓶西班牙葡萄酒、一些水果、一些甜点心和两个酒杯子。亨利想必曾经来过这里同男爵夫人一起吃了夜宵，男爵夫人的身体显然同他一样健康。

卡特琳娜立即走到索弗夫人的梳妆台前，拿起已经空了三分之一的小银盒。这正是卡特琳娜让人送来的那一盒，至少是同那一盒完全一样。她用金针从里面挑出珍珠那么一点儿大的一块香膏，便回到自己的住处，放到亨利刚才送给她的那只小猴子面前。小动物经不住香味的引诱，贪婪地吞了下去，然后蜷曲在篮子里酣睡起来。卡特琳娜等了一刻钟。

“我的小狗布卢图斯只吞下猴子刚才吃的一半，一分钟后就中毒死了。”卡特琳娜心想。“我让人愚弄了。是勒内吗？勒内，这不可能！那么是亨利？噢，是命运！事情很清楚：既然该他坐江山，他当然不会死。

“不过也许只是用毒药无效，那么我们就用武器试试看。”

卡特琳娜一边在脑子里构思着一个新的计划，一边上床睡下。到了第二天，她的计划无疑已经成熟了，因为第二天她把卫队长叫了来，交给他一封信，命令他按上面写的地址送去，一定要亲自交到收信人的手中。

这封信是写给国王的闹事司令卢维埃·德·莫勒韦尔先生的，他住在兵工厂图书馆附近的樱桃园街上。

二八　罗马来信

在发生上述事件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一顶由好几位吉兹公爵的绅士护送的驮轿进了卢浮宫。有人前去向纳瓦尔王后通报：内韦尔公爵夫人求见。

玛格丽特正在接待索弗夫人。这是这位美丽的男爵夫人在她所谓的病后第一次露面。她得知玛格丽特王后曾在丈夫面前对她的病——一星期以来关于她生病的消息已传遍宫廷——表示极大的不安，特地来向她表示感谢。

玛格丽特祝贺她康复，祝贺她幸免于这种怪病的突然发作；身为一个法国的公主，她不会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

"那次推迟了的围猎明天终于要举行了，"玛格丽特说，"我希望你能来参加。这样的天气在冬天来说算是很温和的了。太阳已经把土地晒得柔软了些，我们的猎手们都说这是最好的天气。"

"可是夫人，"男爵夫人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支持得了。"

"咳！"玛格丽特说，"你就坚持一下！再说，我是个武士，我已经同意国王为你准备一匹本来应该我骑的贝亚恩小马。这匹马你骑着一定很合适。你还没有听说吗？"

"当然听说了，夫人，只是我不知道这匹小马本来是要献给陛下的，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男爵夫人，是出于高傲吗？"

"不，夫人，正相反，是出于谦卑。"

"那么，你一定来啰？"

"陛下简直让我荣幸至极。既然陛下命令我来，我一定来。"

就在这时，有人通报：内韦尔公爵夫人到。一听到这个名字，玛格丽特就显得那么高兴，男爵夫人知道她们一定有话要谈，便起身告辞了。

“那么，明天见。”玛格丽特说。

“明天见，夫人！”

“对了！你要知道，男爵夫人，”玛格丽特一边做送她离去的表示一边继续说，“在公开场合，我要显得憎恨你，因为我对你嫉妒得要命。”

“可事实上呢？”索弗夫人问。

“噢！事实上我不但原谅你，而且还感谢你。”

玛格丽特把手伸给她，男爵夫人恭敬地吻了一下，深深施了一礼，这才走了出去。

当索弗夫人像只挣脱了绳索的山羊蹦跳着上楼去的时候，内韦尔夫人正在同王后说些客套的问候的话，以便让陪她来的几个绅士有时间退下。

“吉洛纳，”当大门在最后一个绅士的身后关上的时候，玛格丽特喊道，“吉洛纳，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对，”公爵夫人说，“因为我们要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她走到一把椅子前舒舒坦坦地坐下，因为她相信准不会有人来打扰她和王后之间有约在先的亲密关系。她找了一个面对火炉和太阳的最好的座位。

“那个著名的杀人凶手现在怎么样了？”玛格丽特笑着说。

“亲爱的王后，”公爵夫人说，“他实实在在是个神话式的人物。他的智慧无人可比，而且永不枯竭。他有那么多的俏皮话，即使是进了遗骸盒的圣人也会笑得前仰后合。其实他是个最疯狂的异教徒，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个天主教徒！他太让我着迷了。你呢，你的阿波罗现在怎么样？”

“唉！”玛格丽特叹息了一声。

“噢！噢！亲爱的王后，你这声叹息真吓坏我了！莫非这位拉莫尔绅士对你过于敬而远之或者过于感情冲动？我不得不说，他的朋友科科纳可是个完全相反的人！”

“不，他也有情绪变化的时候，”玛格丽特说，“我这声叹息是为我自己而发的。”

“那是为了什么呢？”

“亲爱的公爵夫人，我怕我真的爱上他了。”

“是这样吗？”

“用我玛格丽特的良心保证！”

“噢！这太好了！那我们从此就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了！”昂利埃特嚷道，“我所梦想的，是稍稍地爱；你所梦想的，是多多地爱。亲爱而又博学的王后，用爱情来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休息，在狂热以后露出微微的笑容，这太美了，是不是？啊！玛格丽特，我预感到我们一定会度过一年幸福的时光。”

“你这样认为吗？”王后说，“而我正好相反，我也不知这是怎么搞的，看事情总是很悲观。政治这一套玩意儿让我忧虑死了。对了，你要了解一下你的阿尼巴尔是不是像他表现的那样忠于我弟弟呢？如果是的，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关系重大。”

“他，会忠于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可见你不如我了解他。如果说他忠于什么的话，那就是忠于他自己的野心，仅此而已。你弟弟是不是那种肯向他许大愿的人呢？噢，如果是，那敢情好：他一定会忠于你弟弟；不过尽管你弟弟是法兰西的亲王，他也千万别食言；否则，我的天，你弟弟可得小心些！”

“真的？”

“就像我说的那样，真的，玛格丽特，有时，我喂养的这只老虎甚至使我也感到害怕。有一天，我对他说，阿尼巴尔，小心些，别欺骗我，如果你敢欺骗我……当时，我是用我的翡翠般的眼睛瞧着他说这番话的。我这双眼睛是龙萨称赞过的：

在金黄色的眼帘下，
内韦尔公爵夫人的
　　碧眼
向我们频频地顾盼，
胜过暴风雨发作时
二十个丘比特放的
　　闪电。”

“那他怎么样？”

“怎么样？我以为他会回答我：我，欺骗你！我，决不会！等等……你知道他怎样回答我吗？”

“不知道。”

“那么你就评论评论他这个人吧！他回答说：‘你呢，如果你欺骗我，也要小心些；因为，别看你是公主……’说这些话时，他不只是用眼睛威胁我，而且把一个套着铁指甲的又尖又硬的手指几乎伸到我鼻子底下来威胁我。当时，我可怜的王后，我向你承认，他那表情真让人提心吊胆，我吓得浑身哆嗦，然而你知道，我并不是个胆小的人。”

“他竟敢威胁你，昂利埃特？”

“嗨！该死的！我也老威胁他！可是归根到底，他是对的。因此，你可以看出，他的忠诚只能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让人吃不准的程度。”

“那么，我们等着瞧吧，”玛格丽特沉思着说，“我要去找拉莫尔谈一谈。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有一件，有一件你最感兴趣的事，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刚才谈了些更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我接到消息了。”

“从罗马来的？”

“是的，我丈夫来了一封信。”

“波兰的事情怎么样？”

“进展顺利；用不了多少日子，你就可以摆脱你的安儒哥哥了。”

“这么说，主教批准选他了？”

“是的，亲爱的。”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玛格丽特喊道，“嗨！快，快，说详细些。”

“噢，我的天，我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对了，等一下，我把内韦尔先生的信给你看看。喏，这就是。噢！不，不，这是阿尼巴尔写的诗，我可怜的玛格丽特，是些很蹩脚的诗；他就会写这些。瞧，这次是那封信了。不，不，还不是，这是我写给科科纳的便条，带来要你让拉莫尔转给他的。啊！到底找到了。就是这封信。”

内韦尔夫人把信交给王后。

玛格丽特激动地打开信，很快地读着；确实除了刚才她朋友说的以外，信中再也没有提到别的什么。

“你是怎么收到这封信的？”王后又问。

“是我丈夫的信使送来的。他得到命令先到吉兹府邸，然后再到卢浮宫，因此我在国王之前就接到了这封信。我知道王后非常关心这个消息，是我叫内韦尔先生这样做的。你看，他很听我的话，他可不像科科纳那个怪物。现在整个巴黎只有国王、你和我知道这个消息；除了紧跟在信使后面的那个男人……”

“哪个男人？”

“噢！多么可怕的职业啊！你可以想像一下，那个可怜的信使到达时满脸尘土，简直筋疲力尽了；他白天黑夜一分钟也不停地奔走了整整七天。”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你等我说呀。在这一千六百公里的路途中，一个面貌凶狠的男人，总同他在一个地方换马，跑得同他一样快，这可怜的信使时刻准备着有一颗子弹从背后射来。他们两人同时到达圣马塞尔城门，一起飞奔过穆夫塔尔街和市中心。可是到圣母院桥头，我们的信使往右拐，而那个人往左奔向小城堡广场，接着又像箭似的顺着卢浮宫那边的沿河马路去了。”

“谢谢，我的好昂利埃特，谢谢。”玛格丽特嚷道。“你说得对，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消息。那另一个信使是谁呢？我会知道的。现在你走吧。今晚在蒂从街见，是吗？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猎；你千万要骑一匹烈性马，这样我们就能单独在一起。我今晚再告诉你必须从你的科科纳那儿打听些什么。”

“你不会忘了替我传信吧？”内韦尔公爵夫人笑着说。

“不会，不会，你放心吧，他会收到的，不会误你的事。”

内韦尔夫人刚刚走出去，玛格丽特立刻派人去找亨利。他跑着来了，玛格丽特便把内韦尔公爵的信交给他。

“噢！噢！”亨利一边读着一边连声感叹。

亨利看完信，玛格丽特又向他叙述了两个信使的事。

“正是这样，”亨利说，“我看到那个人进卢浮宫来了。”

"或许他是找太后来的?"

"不是,这一点我能肯定,因为我一直站在过道里,也没有看到有人经过。"

"这么说,"玛格丽特看着她丈夫说,"那一定是……"

"一定是来找你弟弟阿朗松的,是吗?"亨利说。

"是的;可是怎样才能证实一下呢?"

"能不能去找一下那两位绅士中的某一个,"亨利显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通过他去打听……"

"你说得对,陛下。"玛格丽特也很自然地同意了丈夫的建议。"我让人去找拉莫尔先生……吉洛纳! 吉洛纳!"

年轻姑娘走了进来。

"我有话要立即对拉莫尔先生说,你快去找他,把他领来。"王后说。

吉洛纳去了。亨利在一张桌旁坐下,桌子上放着一本印有阿尔贝·杜雷尔的版画的德文书,他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拉莫尔进来时,他好像根本没听见,甚至也没有抬一下头。

年轻人见国王在玛格丽特房里,就在门口站住了,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不安得脸色都发白了。

玛格丽特走到他身边。

"拉莫尔先生,"玛格丽特问,"你能告诉我今天是谁在阿朗松先生那里值勤吗?"

"夫人,是科科纳。"拉莫尔说。

"你去替我从他那儿打听一下,他是不是领一个人去见过他主人,那人满脸尘土,好像是长途骑马赶来的样子。"

"啊! 夫人,我担心他不会告诉我,这几天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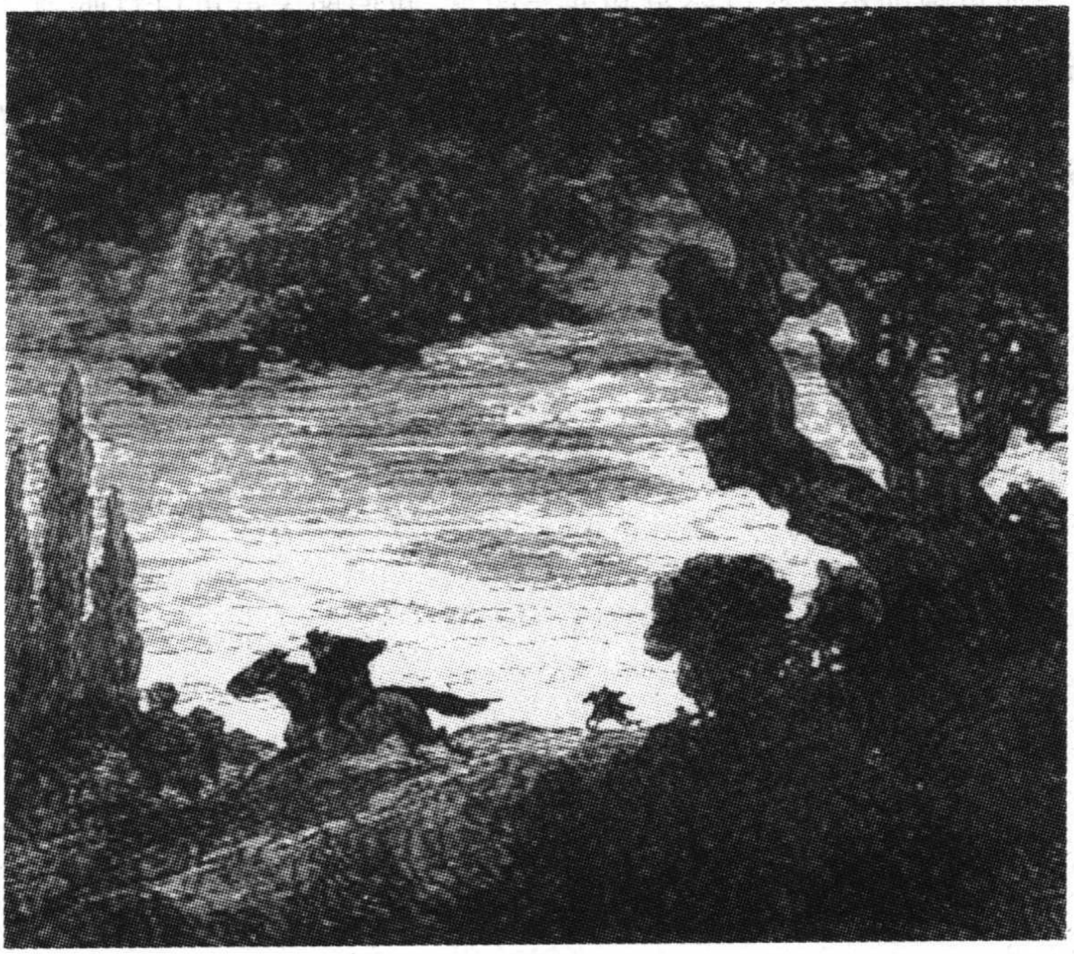
"真的! 你把这个字条交给他,我想他会有变化的。"

"公爵夫人给他的! ……噢! 有了这个字条,我可以试试。"

"还有,"玛格丽特压低了声音说,"他可以拿这张字条当通行证,今晚进你们知道的那座房子里去。"

"夫人,我呢,"拉莫尔低声说,"我的通行证呢?"

"你只要报一下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你就吩咐吧！夫人，你只管吩咐，我什么都能办到。”拉莫尔激动得心突突直跳。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如果阿朗松公爵已经得知波兰的事，我们明天就可以打听到。”玛格丽特向丈夫转过身来，安详地说。

“拉莫尔先生真是一个忠诚的仆人，”贝亚恩人带着他特有的微笑说，“我发誓，将来一定提拔他！”

二九　出　发

第二天，像冬季特有的好天气那样，太阳虽不是金光四射，却也是红彤彤的。当一轮艳丽的红日从巴黎的山丘后面冉冉升起的时候，卢浮宫里人声沸腾已经两个小时了。

一匹瘦长然而矫健、像鹿一样细长的腿上脉管像网子似的交错着的漂亮的柏柏尔马，蹄子跺着地，耳朵支棱着，鼻孔里冒着热气，在庭院里等待着查理九世。不过它的主人比它还要焦急，因为卡特琳娜在过道里拦住了他，说是有重要事情同他谈。

他们站在装有玻璃窗的走廊里，卡特琳娜像往常一样冷冰冰的，脸色苍白，毫无表情，查理九世则打着哆嗦，咬着指甲，鞭打着他宠爱的两只小狗。这两只小狗都穿着锁子甲，这样它们可以免遭野猪的伤害，放心大胆地袭击这种凶猛的动物。它们胸前佩戴着的绘有法兰西王室纹章的小盾牌，同侍从胸前的徽章几乎一样，难怪连那些侍从也嫉妒它们的特权了。

“你要多加注意，查理。”卡特琳娜说。“除了你和我以外，任何人也不知道波兰人就要来了。可是，纳瓦尔国王却在活动，上帝哟，好像他知道了似的。尽管他现在改变了宗教信仰——我对此一直表示怀疑——但他同胡格诺派还在暗中串通。你发现没有，他这几天经常出去？他过去从来没有过钱，而现在却有了；他买马，买武器，下雨天，他从早到晚地练剑。”

“嗨！我的上帝，”查理九世不耐烦地说，“母亲，难道你总认为他想刺杀我或者安儒弟弟吧？如果是这样，那他还需要再好好练练，因为昨天我用我的花式剑数了一下，他的上衣上已划了十一个口子，而原来只有六个。至于我的安儒弟弟，你知道他的剑术比我还高明，或者和我差不多，至少他是这样说的。”

“听着，查理，”卡特琳娜又说道，“别把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不当

事。大使们就要到了;好吧,你等着瞧吧！一旦他们到了巴黎,亨利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吸引他们的注意。他是很会钻营、十分狡诈的;还没有算上他妻子。我也莫名其妙,玛格丽特为什么支持他。她一定会跟他们唠唠叨叨,用拉丁语、希腊语、匈牙利语说个没完！噢！听我说,查理,你知道我从来不会估计错的！听我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这时,钟声响了。查理九世不再听母亲讲话而只注意着钟声。

“该死的！七点了！”他嚷道。“用一小时准备出发,那就是八点;再用一小时走到集合地点,让猎狗把猎物赶出来,我们开始打猎就该九点了。真的,母亲,你让我耽误了好多时间！下来,里克图！……该死的！下来,强盗！”

狠狠一鞭抽在一条猎狗的腰上,那可怜的动物意外地受到惩罚而不是抚爱,痛得它尖叫了一声。

“查理,”卡特琳娜接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的话,别这样把你的前途和法国的前途当儿戏。打猎,打猎,你就知道打猎……唉！等你把国王的活儿做完了,你有的是时间去打猎。”

“说吧,说吧！母亲！”查理急得脸色都发白了。“快点说吧,你简直让我急死了。说真的,有时我真无法理解你。”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用鞭子柄敲着自己的靴子。

卡特琳娜估计时机到了,不能放过。

“我的儿子,”她说,“我们有证据说明德穆伊到了巴黎。你认识的那个莫勒韦尔先生在巴黎见到过他。他只可能是来找纳瓦尔国王的。我认为这就足以证明亨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疑了。”

“瞧,你还缠着我可怜的小亨利！你是想要我杀死他,是不是?”

“噢！不。”

“放逐他？可是你怎么就不明白,如果放逐了他,他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可怕得多了。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卢浮宫里,他干什么我们都会马上就知道。”

“我也不是想放逐他。”

“那你要怎么样呢？请快说吧！”

“我希望等那些波兰人来这儿时,把他放在安全的地方,譬如说,

巴士底狱。”

“啊！不行。”查理九世大声说，“我们今天上午去打野猪，小亨利是我最好的助手。没有他，打猎就打不成。见鬼，母亲！你想的总是使我不高兴的事。”

“亲爱的儿子！我不是说今天上午。使者们明天或者后天才能到。让我们等到打猎以后再把他关起来，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夜里……”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吧！我们等会儿再说吧；等我们打完猎，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再见！里克图，走吧！你也赌气了？”

“查理，”卡特琳娜冒着可能使他发火的危险，再次拉住他的胳膊说，“我认为你最好现在就签下逮捕令，到晚上或夜里再执行。”

“起草、签发一道命令，还要去找纸和印！现在人们都在等我去打猎，我是从来不让人久等的！见鬼去吧！”

“不过不用去找，我不愿意让你延误太久；我什么都想到了，进来，到我房间去，来吧！”

卡特琳娜像个二十岁的姑娘一样敏捷地推开了通向她书房的门，向国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墨水瓶、笔、纸、印和一支燃着的蜡烛。

国王拿过纸，很快地读着：

> 《关于逮捕御弟亨利·德·纳瓦尔并将其押往巴士底狱的命令》。

“好，就这样。”他一面说着一面将笔一挥签上了字。“再见，母亲。”

他飞身冲出书房，几只狗紧跟在他身后。他非常高兴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卡特琳娜。

人们都在焦急地等着查理九世。由于他对于打猎向来准时，大家对他竟然迟到感到惊奇。因此，当他出现时，猎人们齐声欢呼，管猎犬的仆人们吹起铜号，马匹和猎狗也都嘶叫着，对他表示欢迎。这一片喧闹声，使他苍白的脸上现出了红晕，他的心激动起来，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查理感到自己又年轻又幸福。

他匆匆地向聚集在庭院里的光彩夺目的人群打了个招呼，对阿

朗松公爵点了一下头，对妹妹玛格丽特招了一下手，然后就像没有看到亨利似的从他面前走过，跳上自己的柏柏尔马。那匹马不耐烦地在他的胯下蹦跳起来，不过它腾跃了三四次，知道是遇到了怎样的骑手，也就安静下来。

铜号又一次齐声高奏，国王出了卢浮宫。他后面跟着阿朗松公爵、纳瓦尔国王、玛格丽特、内韦尔夫人、索弗夫人、塔瓦纳和宫廷的其他要人们。

自然还有拉莫尔和科科纳。

至于安儒公爵，他去拉罗歇尔已有三个月了。

在人们等候国王的时候，亨利走去向自己的妻子致意，玛格丽特一面同他寒暄，一面轻声对他说：

“罗马来的信使是科科纳先生亲自领到阿朗松公爵的房里去的，比内韦尔公爵的信使被带去晋见国王还早一刻钟。”

“这么说，他全知道了。”亨利说。

“想必他是全知道了。”玛格丽特回答，“你看，尽管他素来会掩饰自己，可是他此刻的眼睛多么闪亮。”

“鬼东西！”贝亚恩人喃喃地说，“我相信，除了野猪，他今天还在追逐着三样猎物：法国、波兰和纳瓦尔。”

他告别了妻子，回到自己的行列，把一个仆人叫到身边。此人出生在贝亚恩，一个世纪以来，祖祖辈辈都为亨利家效命，现在他在亨利手下平时充当传递情书的信使。

“奥尔通，”亨利说道，“拿着这把钥匙，把它送给你知道的索弗夫人的那位表兄，他就住在四子街路口他情妇家里，你告诉他，他表妹今晚要同他谈一谈：让他到我房间来，如果我不在，让他等着我；如果我迟迟不回来，就让他躺在我的床上等着。”

“陛下，不要回信吗？”

“不要；你只要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找到他了就行。钥匙只能交给他本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陛下。”

“等一会儿，别在这儿离开我，冒失鬼！等到快出巴黎市区的时候，我装着叫你束紧我的马肚带，你便可以很自然地落在队伍后面，

等你去完成了任务,再到邦迪① 来找我们。"

这仆人点了一下头,以示遵命,便走到一边去。

队伍经过圣奥诺雷街,到达圣德尼街,然后进入郊区;到圣洛朗街时,纳瓦尔国王的马肚带松了,奥尔通赶紧跑来,一切都像他们刚才说好的那样,主人继续跟着王室的队伍去雷科莱街,而忠实的仆人则拐往圣殿街。

当亨利赶上国王时,查理正在同阿朗松公爵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天气,谈论着那只迷失了方向的离群的老野猪的年龄,以及它筑巢的地方。查理没有看见,或者是装作没有看见亨利曾经落在后面几分钟。

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远远地观察着每个人的举止。她发现每当她哥哥的目光落在亨利身上时,总流露出某种尴尬的表情。内韦尔夫人这时正沉溺在疯狂的欢乐中,因为科科纳这天兴致特高,围在她鞍前马后说了无数俏皮话,逗得妇女们捧腹大笑。

至于拉莫尔,他已经找到两次机会亲吻玛格丽特那条垂着金流苏的白围巾;情人们通常总是这样灵巧,能够发现他这个动作的至多不过三四个人。

这一行人在八点一刻到达邦迪。

查理九世首先关心的是打听那野猪是否还在。

野猪正在它的窝里,使它迷失了方向的那个管猎犬的仆人可以担保。

一顿小吃已准备好。国王饮了一杯匈牙利酒。查理九世邀请女士们入席,而他自己却不耐烦地走开了。为了打发时间,他去看了猎狗的窝和鹦鹉架,并嘱咐随从不要给他的马卸鞍,他说,因为他从来没有骑过这样好、这样壮的马。

国王正在四处转圈的时候,吉兹公爵到了。他像是来参战,而不是来打猎的。他带来的二三十个绅士也都像他一样全副武装。他来了就问国王在哪儿,走去找他,同他说着话一起回来。

九点整,国王亲自发出信号,吹响了逐出野兽的号声。大家闻声

---

① 邦迪,巴黎东面的一个县城,附近有大面积的森林,古时为王家狩猎之地。

上马,向聚会地点进发。

路上,亨利又一次找到机会靠近自己的妻子。

"嗯!"他问道,"你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玛格丽特回答,"只是我查理哥哥看你时表情总有点儿奇怪。"

"我也发现了。"亨利说。

"你做准备了吗?"

"我穿着护胸甲,腰上佩着一把西班牙好猎刀,锋利得像剃刀,尖得像根针,用这把猎刀我可以一下子戳穿几枚杜布朗[1]。"

"愿上帝保佑你。"玛格丽特说。

在队伍前领路的仆人做了一个手势:已经到了野猪窝。

① 杜布朗,西班牙古金币。

三〇 莫勒韦尔

正当这些至少表面上看来是欢欢乐乐、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像一团金色旋风似的在通往邦迪的大路上滚动着的时候，卡特琳娜卷好了那张国王刚才在上面签了字的珍贵的羊皮纸，便把她几天前派卫队长送信到兵工厂图书馆附近的樱桃园街召来的那个人叫进了书房。

一块宽布条像死亡的标记一样，遮住这人的一只眼，人们只能看到另一只眼和突出的双颊之间的鹰钩鼻子；一副花白胡子盖住他的脸的下半部。他穿着又长又厚的斗篷，可以猜得出斗篷里面是全副武装。除此之外，他腰间还佩带着一把又长又宽的双刃宝剑，尽管被召进宫的人通常是不准佩剑的。他一只手藏在斗篷里，始终紧握着一把长匕首。

"啊！你来了，先生。"太后一边说着一边在椅子上坐下。"圣巴托罗缪节那天夜里你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我答应过不会让你闲着没事干的。现在机会来了；不，应该说本来没有机会，是我给你创造了机会。你可得好好感谢我。"

"夫人，我感谢陛下。"眼睛上蒙着黑布带的男人以既卑谦又傲慢的谨慎态度回答道。

"一个好机会，先生，你在一生中决不会碰到第二次，好好利用它吧。"

"夫人，我在等待着；不过，根据陛下的开场白，我怕……"

"是怕任务太暴烈吗？想出人头地的人不是最喜欢接受这种任务的吗？我要跟你说的这个任务，连塔瓦纳和吉兹的人都求之不得呢。"

"啊！夫人，请相信，不管是怎样的任务，我都遵从陛下的命令。"这男人说。

"既然如此,你就读吧。"卡特琳娜说。

她把羊皮纸递给他。

这男子读着读着脸色发白了。

"什么!"他喊道,"逮捕纳瓦尔国王!"

"是的!有什么可奇怪的?"

"可是他是个国王,夫人!真的,我担心,我怕我成不了一个好侍从了。"

"我对你的信任可以使你成为我宫中的第一侍从,莫勒韦尔先生。"卡特琳娜说。

"感谢陛下的恩典。"凶手说。他是如此激动,好像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么说,你遵命了?"

"如果陛下命令我这样做,我难道不是义不容辞吗?"

"是的,我命令你这样做。"

"那么,我遵命。"

"你打算怎么干?"

"夫人,我不知道,我希望能得到陛下的开导。"

"你害怕舆论?"

"我承认害怕。"

"你找十二个可靠的人,必要时可以再多些。"

"没问题,我明白啦,陛下允许我占优势,我对陛下真是感谢不尽;可是我在哪儿抓纳瓦尔国王好呢?"

"你愿意在哪儿抓他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一个能使我受到陛下保护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了,在某个王宫里;你看就在卢浮宫怎么样?"

"噢!如果陛下允许我在卢浮宫里抓他,真是天大的恩典。"

"那你就在卢浮宫逮捕他吧。"

"在卢浮宫的什么地方呢?"

"在他房间里。"

莫勒韦尔鞠了个躬。

"夫人,什么时候呢?"

"今天晚上,或者半夜。"

"好,夫人。现在只请陛下再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关于对他的身份应有的尊重问题。"

"尊重!……身份!……"卡特琳娜说,"先生,你难道不知道法国国王在他的王国中不必尊重任何人,也不承认任何人有和他同等的身份。"

莫勒韦尔再次施了一礼。

"夫人,如果陛下允许的话,我到时候就强调这一点。"他说。

"先生,我允许你这样做。"

"如果国王对命令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呢? 这也许不会,不过万一……"

"不,先生,他会怀疑的。"

"他会怀疑?"

"一定会。"

"那么,如果他拒绝服从呢?"

"我怕他会这样做。"

"他要抵抗呢?"

"这也很可能。"

"真见鬼!"莫勒韦尔说,"在这种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卡特琳娜眼睛紧盯着他问道。

"在他反抗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莫勒韦尔先生,当你身负国王的命令,也就是说当你代表着国王的时候,有人反抗你,你怎么办?"

"可是,夫人,"这打手说,"如果我有幸身负这样的命令,而对手只是个普通的绅士的话,我就杀死他。"

"先生,我对你说过,"卡特琳娜接着说,"而且刚说过不久,我想你还不至于那么快就忘掉:法国国王是不承认他的王国中有任何别的国王的;这也就是告诉你:法国只有一个国王,在他之下,再大的人物也都是普通的绅士。"

莫勒韦尔脸色变白了,因为他开始明白了。

"噢！噢！"他说，"杀掉纳瓦尔国王？……"

"谁对你说要杀掉他？哪儿有杀掉他的命令？国王只是要把他带到巴士底狱去，命令上只写着这个。如果他受捕，很好；但是如果他拒捕，他反抗，他甚至想杀死你……"

莫勒韦尔面无人色。

"你就自卫。"卡特琳娜继续说。"人们不能要求一个像你这样的勇士任人杀害而不自卫；而你在自卫时，有什么办法呢，发生了的事也就只好让它发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是不是？"

"是的，夫人；不过……"

"我知道了，你想要我在'逮捕令'的后面再亲手写上'不管死活'？"

"夫人，是的，这样才能消除我的顾虑。"

"好吧，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既然你认为不加上这几个字就没法去执行这个任务。"

卡特琳娜耸了一下肩，用一只手打开文件，另一只手写上："不管死活"。

"你看，"她说，"你现在该觉得这项命令够符合手续了吧？"

"是的，夫人，"莫勒韦尔回答，"不过，我还要请求陛下允许完全由我来安排这次行动。"

"我说的办法对你执行任务又有什么妨碍呢？"

"陛下要我带十二个人？"

"是的，这样可以更保险些……"

"我请求只带六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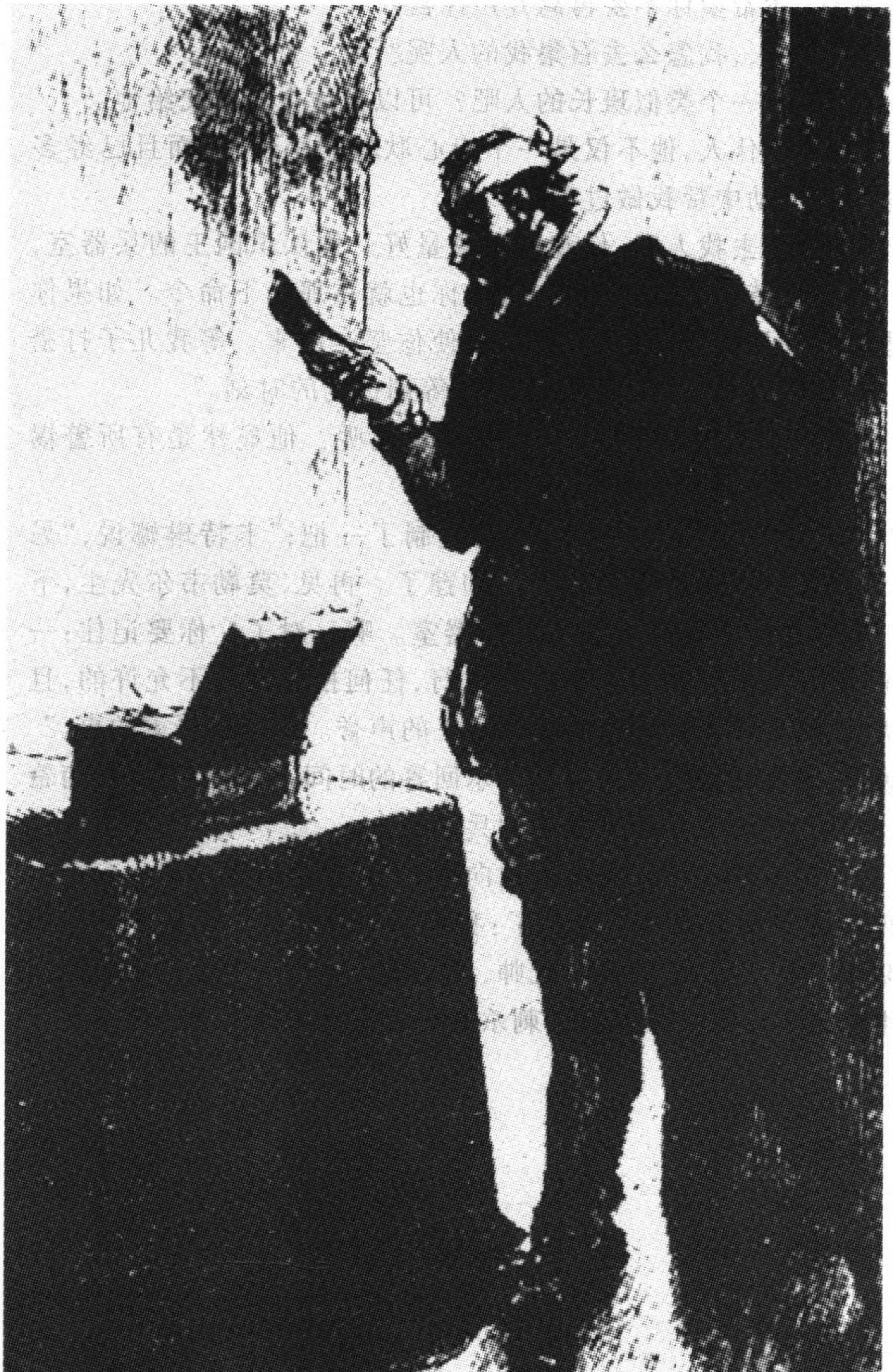
"为什么？"

"夫人，因为如果亲王有个三长两短——这是完全可能的——人们比较容易原谅六个人，理解他们是怕让犯人逃脱；如果是十二个人，要不是有一半人被杀死的话，任何人也不会原谅他们对一个国王下手。"

"好一个国王！我的天！连王国都没有的国王！"

"夫人，"莫勒韦尔说，"不是王国造成一个国王，而是出身。"

"那么，好吧，"卡特琳娜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



我要提醒你，我希望你不要再离开卢浮宫。”

“可是，夫人，我怎么去召集我的人呢？”

“你总该有一个类似班长的人吧？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我有一个仆人，他不仅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而且已经多次在这一类行动中帮我做过事。”

“那就派他去找人吧，你和他先商量好。你认识国王的兵器室，是吗？嗯！你待会儿去那儿吃午饭；你也就在那儿下命令。如果你的意志发生动摇的话，那个地方可以使你坚定起来。等我儿子打猎回来，你再转移到我的祈祷室，在那儿等到行动的时刻。”

“可是，我们怎样进纳瓦尔国王的房间呢？他显然是有所警惕的，他一定会把门锁上。”

“卢浮宫所有房门的钥匙，我都复制了一把；”卡特琳娜说，“另外，我已让人把亨利房间上的门闩卸掉了。再见，莫勒韦尔先生，下午见。我这就让人领你去国王的兵器室。啊！对了！你要记住：一个国王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执行，任何推托都是不允许的，且不说失败，即使不太成功也会损坏国王的声誉。这是很严重的事。”

说罢，卡特琳娜也不给莫勒韦尔回答的时间，就召来卫队长南希先生，叫他把莫勒韦尔领到国王的兵器室去。

“真见鬼！”莫勒韦尔跟在这位向导后面，自言自语，“我在刺客这一行列里的级别升得越来越高了：我刺杀的对象从一个普通绅士到一个队长，从一个队长到一个元帅，从一个元帅到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谁能说不会有一天要我去刺杀一个有王冠的国王呢？……”

三一　围　猎

把野猪赶迷了方向、并且向国王保证那动物没有离开包围圈的那个管猎犬的仆人没有搞错，当猎犬循着足迹冲进灌木林时，从荆棘丛里跳出一只野猪，就像那仆人根据它的踪迹所判断的那样，这是一只离群的老野猪，也就是说，是一只最强悍的野兽。

野猪往前冲着，在离国王五十步的地方穿过大路，只有那只把它赶迷路的猎犬在后面紧紧追赶。人们见此光景，立刻放出第一批后备猎犬，二十几条狗参加了追捕。

打猎是查理的嗜好，那猎物刚刚穿过大路，他就吹着逐兽号，追赶而去。阿朗松公爵和亨利紧跟在后边。玛格丽特已经暗示过亨利，叫他不要离开查理。

其他参加狩猎的人也都跟随着国王。

在我们叙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王家树林远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今天，它们已经成了大公园，可以通车的林荫道纵横交错。那时，几乎根本没有进行开发。国王们还没有想到要成为商人，把他们的树林划分为采伐区、矮林区和乔林区。树林的分布不是出于森林专家之手，而是根据上帝的意志；不是栽植成梅花形，而是由风神任性地播种，见空就长，就像今天在美洲原始森林里的情况一样。总之，在那个时代，这座森林就是一座野猪、鹿、狼和强盗大量出没的巢穴；只有十几条从一点出发的小径使邦迪森林现出星形裂纹；一条环形公路，围着邦迪森林，就像轮圈围着轮缘。

再进一步比喻的话，轮毂是森林中心惟一的交叉路口，四处奔逐的猎人将在那儿会合，冲向猎物重新出现的地点。

一刻钟以后，发生了打猎中常见的那种情况：猎人们在追赶途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狗吠声在远处消失了，连国王也回到了交叉路口，他诅咒着，谩骂着，这是他的习惯。

“好啊！阿朗松！好啊！亨利！”他说，“真见鬼，你们倒安详、清静，像是尾随着院长的修女似的。你们自己瞧瞧，这能算是打猎！阿朗松，你的样子就像是从粉盒里出来的；你涂得这么香，如果夹在野猪和我的猎犬中间，只能使它们迷路。而你，小亨利，你的长矛呢，火枪呢？你倒说说看。”

“陛下，”亨利说，“火枪有什么用？我知道当猎物被狗围住时，陛下喜欢拿枪打。至于长矛，我不大会用这种武器，我们山区从来不用长矛，我们猎熊时只用短刀。”

“见鬼，亨利，等你回到比利牛斯山，一定要给我送满满一车熊来。和能扼死人的动物肉搏，这种打猎才叫漂亮呢！你们听，我好像听到了狗叫声。不，我听错了。”

国王拿起号角，吹起了逐兽号。几个号角也应声吹响。突然，一个管猎狗的仆人出现了，他吹着另一个信号。

“看到了！看到了！”国王喊着。

他快步冲上去，会集在他身边的猎手们紧跟在他后面。

那仆人没有搞错。国王越往前走，狗叫声也越清楚了。总共有六十多条狗，因为布置在野猪跑过的一些地方的后备猎犬都相继放出来了。国王又看到了野猪，他躲在一棵高大的树后，使尽全力吹着号角。

亲王们在国王后面跟了一段时间。可是国王的马是那么健壮，它一鼓作气驮着他驰过十分陡峻的道路，穿过浓密的灌木林。妇女们首先落后了；接着是吉兹公爵和他的绅士们；再后两位亲王也不得不和他拉开距离。只有塔瓦纳又跟了一阵；但他也终于放弃了努力。

除了查理和几个因想得到重赏而不肯离开国王的仆人以外，大家又会集在交叉路口附近。

两位亲王紧挨着站在一条小道上。离他们百步远的地方，吉兹公爵和他的绅士们也停下在休息。妇女们则站在路口上。

“真的，”阿朗松公爵用眼角瞟着吉兹公爵对亨利说，“你不觉得那个带领着身披铠甲的卫队的人才像是真正的国王吗？他对像我们这些可怜的亲王连看也不看一眼。”

“他为什么要比我们自己的亲人待我们更好呢？”亨利回答。

"唉！我的兄弟！你和我，我们不只是法国宫廷中的犯人，我们那一派的人质吗？"

弗朗索瓦听了这句话打了个寒战；他看着亨利，像是希望他做进一步的解释；可是亨利没有这种习惯，只是沉默不语。

"亨利，你这是什么意思？"弗朗索瓦问道；他显然因为姐夫不再说下去，而要他来这样追问感到不快。

"我的兄弟，"亨利继续说，"我说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似乎得到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们好像是防备我们两人逃跑的看守。"

"逃跑，为什么逃？怎样逃？"阿朗松装作又惊异又天真地问。

"弗朗索瓦，你这匹西班牙马很漂亮。"亨利还继续着原来的思路，但表面上改变了话题。"我可以肯定它一小时能走二十几公里，从现在到中午能走八十公里。今天天气很好；说实在的，真让人想快马加鞭跑一程。你看，那边有一条挺优美的近道。弗朗索瓦，难道你不想试一下吗？至于我呢，我可是想得很。"

弗朗索瓦没有答话。只是他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然后，他倾耳细听，像是在听打猎的动静。

"波兰的消息起作用了，"亨利想，"我亲爱的内弟有他的打算。他一定满心希望我逃走，但我不会一个人逃走的。"

他刚结束这番思索，一群两三个月前回到宫廷的新的改宗者骑马碎步小跑而来，向他们施礼，脸上露出了最动人的笑容。

已经被亨利的建议撩拨起来的阿朗松公爵，只要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就像成心同吉兹公爵的那边对抗似的聚拢在他们周围的那三四十个骑士，显然是可以保护他们逃跑的；可是他却转过身去，把号角放到嘴上，吹起联络号来。

这时，那些新来的人，以为阿朗松公爵的犹豫是因为环境不便，因为有吉兹的人在场，便逐渐都移动到吉兹的人和亲王之间来，熟练地排成战略上的梯形队列，表现出他们的军事素养。吉兹的人要想到阿朗松和纳瓦尔国王的身边，必须越过这些人，而在这对兄弟的面前却是一条完全自由的道路。

突然，在离纳瓦尔国王十步远的树丛中，出现了一个两位亲王都没有见过的绅士。亨利正在竭力猜测着他是谁，这时这位绅士脱下

了帽子，亨利立即认出他是蒂勒纳子爵，新教的一位头领，人们都以为他在普瓦图① 呢。

子爵甚至大着胆子做了一个手势，显然是在说：

“你们来吗？”

可是亨利看了一下阿朗松公爵那无动于衷的面孔和黯然无光的眼睛，朝自己的肩膀转了两三下头，好像他上衣的领子上有什么东西使他不舒服。

这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子爵明白了，用马刺狠狠地刺了几下马，消失在丛林中。

就在这时，猎狗的吠叫声越来越近了。不一会儿，只见野猪在他们站着的那条小路的另一头穿过去，接着是猎狗，然后就是查理九世这个穷凶极恶的猎手，帽子也不戴，号角含在嘴里死命地吹着，三四个仆人跟着他。塔瓦纳已经不见了。

“国王！”阿朗松公爵喊道。

然后，他就冲去追赶国王。

亨利因为有好朋友们在场，胆子壮了，他向他们暗示不要离去，然后朝夫人们走去。

“怎么样？”玛格丽特驱马迎上几步说。

“好！夫人，”亨利说，“我们正在围猎野猪。”

“就是这些？”

“是的，从昨天早上起，风向转了；不过我好像对你预言过会发生这种情况。”

“先生，风向这样一转不利于打猎，是吗？”玛格丽特问。

“是的。”亨利说。“有时会把已定的计划全盘打乱，只能重新考虑了。”

这时传来猎狗的叫声，而且越来越近了。一阵嘈杂声提醒猎人们赶快严阵以待。大家都昂着头，侧耳细听。

顷刻间，野猪出现了，它并没有蹿进丛林，而是直冲向交叉路口，冲向夫人们以及向她们献殷勤的绅士们和退出狩猎的猎手们会集的

① 普瓦图，法国西部一地区。

地方。

三四十条最强壮的猎狗紧紧追着野猪。狗后面，大约只隔二十步远，是查理国王。他不但帽子没有了，斗篷也不见了，衣服也被荆棘刺破了，脸上手上满是血。

只有一两个管猎犬的仆人跟他在一起。

国王只有在鼓动他的猎犬时才把号角从嘴里取出来，只有在吹号时才停止鼓动他的猎犬。在他眼里，全世界都消失了。如果此时他的马完了，他会像查理三世[①] 那样喊道：我要用我的王冠换一匹马！

不过他的马此时像主人一样狂热，它几乎四蹄不着地，鼻孔里冒着热气。

野猪、狗、国王，像幻影一样闪过。

"Hallali，Hallali！[②]"国王一面喊一面跑。

接着他又把号角放到他鲜血淋淋的嘴唇上。

离他几步远，跟着阿朗松公爵和两个管猎犬的仆人；其他人的马不是停下不走了，就是迷路了。

现在，大家又出发循着踪迹往前走，因为显然野猪坚持不了多久了。

果然，十分钟以后，野猪离开了小路，蹿进丛林；不过跑到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时，它紧靠着一块岩石，面对着群犬。

听到紧追着野猪的查理连连呼唤，大家都围了上去。

人们来得正好，这正是打猎最有趣的时刻。野兽决定做一次绝望的挣扎。由于一气跑了三个多小时而高度兴奋的猎犬，在国王叫喊和咒骂声鼓动下加倍凶猛地向着野猪一拥而上。

所有的猎人围成一圈，国王稍靠前一点，后面是拿着火枪的阿朗松公爵，亨利只拿着他的猎刀。

阿朗松公爵给火枪上好子弹，点着了火绳。亨利在刀鞘里转动着他的猎刀。

---

① 查理三世(1452—1485)，英国国王。

② 围猎时猎人表示猎物已被猎犬围住的呼声。

至于吉兹公爵，他对这种狩猎活动是不屑于参加的，所以带着他的绅士们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聚集在一起的妇女们形成一群，站在与吉兹公爵那群人相对称的地方。

所有是猎手的人眼睛都盯着野猪，忧心忡忡地提防着它猛扑过来。

在一边，站着一个管猎犬的仆人，绷紧了身体在拉着国王的两只高大的牧羊狗，那两只狗穿着护身甲，狂吠着，冲击着，等待着咬住野猪的时刻的到来。它们脖子上的链子似乎也快绷断了。

那野兽表现得很出色：它同时受到四十多条猎犬的袭击，这些狗像狂哮的潮水一样包围着它，像五颜六色的毯子盖在它身上，企图从各个方向冲上去咬它竖着毛的粗糙的皮。它每反击一次就把一条狗扔到离地十英尺的空中，摔下时肚子已开了花，可是被摔的狗又拖着肠子立即投入了恶战。而查理，头发都竖了起来，两眼燃烧着，鼻孔翕扇着，伏身在嘶叫着的马背上，疯狂地吹着号角。

不到十分钟，二十条狗丧失了战斗力。

"大狗！"查理叫道，"大狗！"

听到叫声，仆人打开了牵狗皮带上的弹簧搭钩，两条巨犬冲进了杀戮的中心，它们横冲直撞，凭着锁子甲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直冲到野猪的跟前，各自咬住野猪的一只耳朵。

野猪感到被咬住了，愤怒和疼痛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迪尔当，咬得好！里克图，咬得好！"查理喊道，"狗，勇敢些！拿长矛来！拿长矛来！"

"你要我的火枪吗？"阿朗松公爵说。

"不，"国王喊道，"不，打枪时人感觉不到子弹进入肉体，就不会有乐趣；而长矛插进去的时候，可以觉得出来。要长矛！要长矛！"

有人递给国王一把装有在火中硬化过的铁头的长矛。

"哥哥，小心！"玛格丽特喊道。

"快！快！"内韦尔公爵夫人喊道，"看准了，陛下！狠狠刺这异教徒一下子！"

"放心吧，公爵夫人！"查理说。

他举起长矛，冲到野猪面前。野猪被两只狗咬住了耳朵，无法躲过长矛。然而，它看到闪亮的长矛，朝一边一闪，武器没有刺进胸前，而是从肩上滑了过去，撞在它背靠着的那块岩石上，把矛头撞钝了。

“真见鬼！”国王喊道，“我刺偏了……再拿一支长矛来！一支长矛！”

他像战场上的骑士为了猛冲而稍稍后退一样，往后退了几步，把不再能使用的长矛扔出十步远。

一个管猎犬的仆人又递给他一支长矛。

可是就在这时，野猪就好像预见到了那等待着它、而它又希望避免的命运似的，猛然从两只巨犬的牙齿间挣脱了它那撕裂的耳朵，两眼充血，全身毛都竖立起来，丑陋得可怕，呼吸声像打铁坊的风箱一样喧嚣，牙齿咬得咯咯响。它低垂着头，凶猛地朝国王的马冲来。

查理是个好猎手，他不会预见不到这次冲击。他收紧马缰，让马站立了起来；可是他没有掌握好手下的分量，也许是把马嚼子勒得过紧了，也许是马受了惊吓，它向后倒了下来。

观看者都惊叫起来。马倒在地上，国王的一条腿压在它身下。

“手，陛下松开手。”亨利忙说。

国王松开了缰绳，用左手抓住马鞍，试图用右手拔猎刀，可是刀子被他全身的分量压着，就是拔不出鞘。

“野猪！野猪！”查理喊道，“快来救我，阿朗松！快来救我！”

听到国王的呼唤，弗朗索瓦吓得脸色惨白，他把火枪举到肩上。这时，马也清醒了过来，就像明白主人正面临着危险似的，它绷紧肌肉，已经用三条腿站了起来。弗朗索瓦的子弹没有飞向离国王只有两步远的野猪，而是偏巧打碎了马的膝盖，马一头栽倒。就在这一瞬间，野猪的嘴撕开了查理的靴子。

“噢！”阿朗松嚅动着他那毫无血色的嘴唇喃喃地说，“我相信安儒公爵将来可以做法国国王，我可以做波兰国王了。”

野猪正在啃查理的大腿，这时查理感到有人把他的胳膊抬了起来，接着他又看到一把亮闪闪的锋利的短刀整个儿都插进了野猪的肩部。一双套着铁片的手移开了在他衣服上面流着血的猪头。

查理刚才趁他的马站起时，已抽出了压在马身下的那条腿。他笨

重地站了起来，看到自己全身都淌着血，吓得像一具僵尸一样灰白。

“陛下，”亨利这时仍旧跪在地上用手按着那只被刺中心脏的野猪。“陛下，不要紧，我撬开了它的牙齿，陛下没有受伤。”

然后，他松开了匕首，站了起来。野猪倒在地上，嘴里淌出的血比伤口里淌出的还多。

查理被气喘吁吁的人群包围着，周围是一片使最冷静的勇士也不免心慌意乱的惊叫声。他差点儿倒在那奄奄一息的野猪身旁。可是他坚持住了；向纳瓦尔国王转过身去，紧握住他的手，眼睛闪耀着二十四年来第一次使他的心剧烈跳动的激情。

“谢谢你，亨利！”他说。

“我可怜的哥哥！”阿朗松喊着走近查理。

“啊！是你，阿朗松！”国王说，“响当当的射手！你的子弹怎么了？”

“它撞在野猪身上给撞偏了。”公爵说。

“啊！我的上帝！”亨利故作惊讶地喊道。“你看，弗朗索瓦，你的子弹打碎了陛下的马腿。这真是怪事！”

“嗯！”国王说，“是真的吗？”

“可能吧，”公爵沮丧地说，“我的手颤抖得那么厉害！”

“弗朗索瓦，作为一个熟练的射手，你这一枪打得太怪了。”查理皱着眉说。“亨利，我再一次感谢你！先生们，”国王继续说，“我们回巴黎去吧，这一切已经让我够了。”

玛格丽特走上来向亨利表示祝贺。

“啊！是的，玛尔戈，”查理说，“你该好好地称赞他，而且真心诚意地称赞他；没有他，法国国王已经叫亨利三世① 了。”

“唉！夫人，”贝亚恩人说，“安儒公爵先生过去就跟我作对，现在会更恨我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你去问阿朗松先生。”

他弯下身去从野猪身上拔出猎刀，然后又在泥土里插了两三下，弄掉刀上的鲜血。

---

① 假如查理九世死去，其弟亨利·德·安儒公爵继承王位，即称亨利三世。

三二 兄弟之情

亨利救了查理不只是救了一条人命,他阻止了三个王国改换君主。

一旦查理九世被害,安儒公爵就将成为法国国王,阿朗松公爵就很可能成为波兰国王。至于纳瓦尔,由于安儒公爵是孔代夫人的情夫,他完全可能为了讨好她而把纳瓦尔和王冠送给她的丈夫。

然而这样巨大的变化却不会给亨利带来任何好处。他只是改换主子,如此而已。如果这位尚能容忍他的查理九世死了,那么他将看到安儒公爵登上法国的王位。而安儒公爵和他母亲卡特琳娜完全是一副心肠、一个头脑,他曾经发誓要整死他,而且不会不实现这个誓言的。

亨利的这一系列想法,都是在野猪扑向查理九世时一下子涌现在他的脑海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闪电般思索的结果。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查理九世的生命连在一起了。

查理九世由于他的一片忠心而得救。可是,这位国王是不可能理解他的动机的。

然而,玛格丽特全明白了。她欣赏亨利这种像闪电一般只是在暴风雨中才显示出光辉的奇特的勇气。

遗憾的是使安儒公爵失去登上王位的机会还不是他的全部心愿;他必须使自己成为国王,必须和阿朗松公爵以及孔代亲王争夺纳瓦尔;他首先得离开卢浮宫,他在这里就如同行走在两个悬崖绝壁之间一样危险;可是他要离开这里,必须有一个法兰西亲王保护。

从邦迪归来的路上,亨利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到达卢浮宫时,他已胸有成竹。

他没来得及脱下沾满尘土和血迹的靴子,就前往阿朗松公爵的住处,只见他正在房间里来回大步走着,情绪十分激动。

"是的，"亨利握住他的双手说，"我的好兄弟，是的，我明白，你一定在怨恨我不该首先引起国王注意到你好像故意没有把子弹打中野猪，而打在他的马腿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时忍不住脱口而出。再说，国王总会注意到的。你说是吗？"

"大概吧，大概吧。"阿朗松喃喃地说。"可是我只能把你的揭发理解成是恶意的，你这样做只能使我查理哥哥怀疑我的动机，在我们之间投下阴影。"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谈。至于说我对你究竟是否有恶意，我就是为了解释这一点才到你这儿来的。"

"好吧！"阿朗松像往常那样克制着自己。"你说吧！亨利，我听着！"

"弗朗索瓦，我说了你就会知道我的心意，因为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是毫无保留、毫无戒心的；等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断送！"

"什么事？"弗朗索瓦说。他开始有些迷惑了。

"我在决定来告诉你这件事之前，尤其是在今天你对我的话装聋作哑以后，犹豫了很久。"

"说真的，"弗朗索瓦脸色苍白了。"亨利，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我的兄弟，我非常珍视你的利益，所以我不能不把胡格诺派对我进行的活动告诉你。"

"活动！"阿朗松问，"什么活动？"

"他们中有一个德穆伊·德·圣法尔先生，是被莫勒韦尔刺死的那个正直的德穆伊的儿子。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

"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找我，向我指出我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俘虏。"

"啊！是吗！你怎样回答他的？"

"我的兄弟，你知道我非常爱查理，是他救了我的命，而太后就像是我的再生母亲。所以我拒绝了他的一切建议。"

"都是些什么建议？"

"胡格诺派要恢复纳瓦尔王国的王位。由于这王位按世袭的原

则实际上应属于我，所以他们把它献给我。”

“这么说，德穆伊先生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而是受到了你的拒绝？”

“正式的拒绝……甚至是书面的。可是这以后……”亨利继续说。

“我的兄弟，你懊悔了？”阿朗松打断他说。

“不，我不仅发现德穆伊先生对我很不满意，而且发现他又在别处找到了目标。”

“在哪儿？”弗朗索瓦急忙问。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孔代亲王身上。”

“是的，这很可能。”公爵说。

“我有万无一失的办法可以弄清他选择的主子是谁。”亨利接着说。

弗朗索瓦顿时脸色变得苍白。

“可是，”亨利继续说，“胡格诺已经分成了两派，德穆伊尽管十分勇敢，十分忠诚，也只代表这一派的力量。而那绝不可轻视的另一半还没有失去把王位献给亨利·德·纳瓦尔的希望。他们想：亨利·德·纳瓦尔虽然起初表现犹豫，但后来可能又重新加以考虑了呢。”

“你这样认为的？”

“噢！每天我都能得到一些证明。你注意到没有，打猎时聚集在我们身边的那队人马都是些什么人？”

“注意到了，是些改了宗的绅士。”

“那队人马的头头，那个向我做手势的人，你认出是谁来了吗？”

“是蒂勒纳子爵。”

“他们要我做什么，你懂了吗？”

“是的，他们建议你逃跑。”

“所以，”亨利向已经有些不安的弗朗索瓦说，“显然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想的和德穆伊是不一样的。”

“另一部分人？”

“是的，而且我告诉你，是很有实力的。所以要想成功，必须联合两派人：蒂勒纳派的和德穆伊派的。计划正在进行，军队也已集结，

只等一声令下。可是，在这需要我当机立断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我却在两种考虑之间摇摆不定。我来就是为了把这两种考虑像对知心朋友似的全盘告诉你。”

“不，最好像对一个兄弟一样，说吧。”

“对，像对一个兄弟一样。”亨利接着说。

“说吧！我听着。”

“首先，我得让你知道我的精神状态，我亲爱的弗朗索瓦。我没有希望，没有野心，也没有能力。我是一个贫穷、好色而又怯懦的乡村绅士；搞阴谋会给我带来灾祸，即使将来肯定能得到王冠也是不值得的。”

“啊，我的哥哥，”弗朗索瓦说，“你错了！一个王子，如果他的命运被界标限制在父王的领地上，或者在上升的道路上受他人限制，那是很可悲的，因此我不能相信你说的话。”

“可是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我的兄弟。”亨利继续说。“如果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一定自动引退，而把关心我的那派人给我的权力转交给他。可是，”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也许吧。不过你也可能是估计错了。”

“不，真是活见鬼！”亨利说。“除了你，我的兄弟，我看不到有谁喜爱我。所以我宁可把发生的事通知我国王哥哥，也不愿看到由于一起可能产生某个卑鄙人物的阴谋流产而导致可怕的分裂。我不指名道姓，也不说出阴谋将要发生的地点和日期；我只通知他将有灾祸临头。”

“上帝！”阿朗松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恐惧，喊道，“你在说些什么呀！……怎么！你，元帅死后胡格诺派的惟一希望，一个半心半意改宗的胡格诺——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你竟要把刀子举向自己的弟兄！亨利，亨利，你知道你这样做会使这个王国中的加尔文派经历第二个圣巴托罗缪之夜吗？你知道卡特琳娜正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好把幸存者斩尽杀绝吗？”

公爵浑身颤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紧握着亨利的手，哀求他放弃这种想法，这种会断送他的想法。

“怎么！”亨利故作天真地说，“弗朗索瓦，你真认为会发生那么大

的不幸吗？得到国王的保证，我认为我可以保护这些冒失鬼。”

“查理九世国王的保证！亨利……唉！难道元帅没有得到他的保证？泰利尼没有？你自己没有？噢！亨利，你听我说：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你就断送了一切，不只是断送了他们，而且还断送了所有和他们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亨利像是思索了一会儿。

“如果我是宫廷中正统的王子，譬如，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处在法兰西王子、王位继承人弗朗索瓦的地位，我就不这样做了。”他说。

弗朗索瓦讥讽地摇着头。

“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呢？”他问。

“处在你的地位，我的兄弟，”亨利回答，“我就站在运动前面领导这个运动。我的名字和我的声望可以保护叛乱者的生命。我将首先为了自己，其次为了国王，更好地引导这个可能会给法国造成最大危害的事件。”

阿朗松听到了这些话，不胜欣喜，脸上所有的肌肉都顿时放松了。

“你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吗？”他问，“它能使我们免除你所预言的那些灾难吗？”

“我认为可行。”亨利说。“胡格诺都很爱你：你的谦逊的外表，你那既优越又引人注目的地位，以及你对他们的宗教一向所表示的友善，都使得他们甘心为你服务。”

“可是，”阿朗松说，“这一派内部有分歧。那些拥护你的人会拥护我吗？”

“我有两个理由可以使他们拥护你。”

“什么理由？”

“首先是这些头领信任我，其次是他们怕殿下知道他们的名字……”

“可是，谁会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呢？”

“我，真是活见鬼！”

“你会这样做吗？”

“听着，弗朗索瓦，我对你说过，我在这个宫廷中只爱你，因为你

像我一样受着折磨；另外，我妻子也爱你，她对你的感情是无人可比的……”

弗朗索瓦高兴得脸都红了。

“相信我，我的兄弟，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去统治纳瓦尔！”亨利接着说，“只要你能在自己的饭桌上为我留下个位子，只要给我一片森林打猎，我就感到幸福了。”

“统治纳瓦尔！”公爵说，“可是如果……”

“如果安儒公爵被任命为波兰国王，是吗？我说出你的想法来了吧。”

弗朗索瓦不无恐惧地看着亨利。

“好吧，你听着，弗朗索瓦！”亨利继续说，“既然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对你明说了吧。我正是根据这种假设来考虑的：如果安儒公爵被任命为波兰国王，而我们的查理哥哥——但愿上帝保佑他——死了，那么从坡城[①] 到巴黎只有二百里[②]，而从巴黎到克拉科夫[③] 却有四百里；当波兰国王接到这个消息时，你已经回到巴黎继任王位了。那时，如果你满意我，弗朗索瓦，那你就把纳瓦尔王国赠给我。到那时，它只是你王冠上的一片花叶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接受。你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就是继续当纳瓦尔国王，在那儿世代为王，同我和我的家庭像一家人一样亲密相处。可是在这儿，你算是什么呢？一个受迫害的可怜的亲王，一个可怜的第三王子，两位哥哥的奴隶，他们一时任性就可能把你送进巴士底狱。”

“对，对，”弗朗索瓦说，“我对这一点感受太深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放弃你刚才向我建议的这个计划。你这儿难道已不再跳动吗？”

阿朗松公爵说着把手放在他姐夫的心口上。

“有些担子对某些人来说太重了，”亨利微笑着说，“我可不想挑起这副担子；我怕劳累，所以也就失去了占有欲。”

---

① 坡城，纳瓦尔王国的都城。

② 此处系法国古里，一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下同。

③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一城市。



"这么说,亨利,你真的放弃了?"

"我已经对德穆伊说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

"可是对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哥哥,人们不是光空口说,而是要有证据。"阿朗松说。

亨利就像是一个拳击者感到对手已经屈服了一样,松了一口气。

"我会给你证据的。"他说,"今天晚上九点钟,头领的名单和行动计划就送到你手上。我甚至把我放弃王位的声明都交给德穆伊了。"

弗朗索瓦激动地把亨利的手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就在这同一时刻,卡特琳娜走了进来。按照她的习惯,她总是不让通报就走进阿朗松公爵的住处。

"你们在一起!"她微笑着说,"真像一对亲兄弟!"

"夫人,我希望真是这样。"亨利非常镇静地说。可是弗朗索瓦却恐惧得脸色苍白。

亨利后退了几步,好让卡特琳娜可以自由地和儿子说话。

太后从系在腰袋上的钱袋里取出一件漂亮的饰物。

"这个搭扣是从佛罗伦萨带来的,"她说,"我把它给你,装饰在你的宝剑带上。"

然后又低声说:

"如果你今晚听到你亨利哥哥房间里有什么响动,千万别出去看。"

弗朗索瓦握着他母亲的手说:

"我可以把你刚才送我的礼物给他看吗?"

"不仅可以给他看,你就以你和我的名义送给他吧,其实我已经命令另做一个送给他。"

"你听到了吗,亨利?"弗朗索瓦说,"我母亲送给我这件首饰,而且还允许我把它转送给你,让它具有双倍的价值。"

那搭扣是这样好看,亨利简直给迷住了,他连声道谢。

等亨利的激情平静下来以后,卡特琳娜对阿朗松公爵说:

"我的儿子,我感到有些不舒适,我要去睡了。你查理哥哥因为从马上摔下来,疲劳得很,也要早些休息。今晚全家就不在一起用夜宵了,各人都在自己住处吃吧!啊!亨利,我忘了称赞你的勇敢和机

灵。你救了你国王哥哥,你会得到报答的。"

"夫人,我已经得到了!"亨利躬身说。

"仅仅感觉到你尽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够的。"卡特琳娜接着说。"查理和我,我们正在想着做点什么事来还你这份情义。"

"夫人,你和我哥哥为我做的任何事,我都是欢迎的。"

说着,他施了一礼,就出去了。

"啊!我的弗朗索瓦兄弟,"亨利一边往外走一边心想,"现在我可以肯定不会单独离开卢浮宫了。密谋已经有了一个身躯,现在又找到了头脑和心脏。只是我们还得小心。卡特琳娜给我一件礼物,而且答应还要给我一份报酬,这里面一定有鬼。今晚,我要和玛格丽特商量商量。"

三三　查理九世的报答

莫勒韦尔在国王的兵器室里待了大半个白天；卡特琳娜见打猎的人快回来了，就让他和前来同他会合的凶手们转移到她自己的祈祷室。

查理九世回来后，他的奶娘告诉他有个男人在他的兵器室待了大半天，开始时他对把一个陌生人领进他的房间大为光火。可是，等他让奶娘描述了那人的长相，听说就是那天晚上他让她带进来的那个人，查理便猜出是莫勒韦尔。联想起早上母亲从他那儿索取的逮捕令，他就全明白了。

"噢！噢！"查理喃喃地说，"就在他救了我命的当天，这时间选择得太不好了！"

想到这里，他走了几步，要下楼去找母亲；可是，一个念头止住了他的脚步。

"该死的！"他说，"如果我去和她谈这件事，一定又是一场无休无止的争论；最好还是我们各人干各人的。"

"奶娘，"他说，"把所有的门都关上，通知伊丽莎白王后①，我从马上摔下来，感到有些不舒服，今晚我自己睡了。"

奶娘遵命而去。由于实行自己计划的时间还没到，查理开始写诗。

写起诗来，国王觉得时间过得最快。九点敲响时，查理还以为是七点呢。他一下一下地数着钟声，数到最后一下，他站了起来。

"真见鬼！"他说，"已经到时候了。"

他披上斗篷，戴上帽子，从一扇暗门走了出去。这扇门隐蔽在细

---

① 伊丽莎白王后(1554—1592)，查理九世国王的妻子，全名为伊丽莎白·德·奥地利，是德皇马克西米里安二世的女儿，在法国宫廷中影响很小。

木护墙后面，连卡特琳娜也不知道有这扇门。

查理径直走到亨利的住处。可是亨利从阿朗松公爵那儿回来以后，只换了一套衣服，就立即出去了。

“他一定到玛尔戈那儿去吃夜宵了，”国王自语道，“今天他同玛尔戈在一起更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于是他折向玛格丽特的住处。

玛格丽特在家里请了内韦尔公爵夫人、科科纳和拉莫尔，正同他们一起在吃糖果和点心。

查理敲了几下门。吉洛纳走去把门打开；可是当她见到是国王时，吓得几乎连施礼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没有跑去向女主人通报这位令人敬畏的贵宾的到来，而只是惊叫了一声，便让查理进屋了。

国王穿过前厅，循着一片哄笑声，直接走向餐厅。

“可怜的亨利！”他心想，“他还那么高兴，丝毫没往坏处想。”

“我来了。”他说着，撩起门帘，伸进满面笑容的脸。

玛格丽特惊恐地大叫了一声；她见到这张满面笑容的脸，无异于见到了墨杜莎的头。她面对房门坐着，所以一下就认出了查理。

两位绅士背对着国王。

“陛下！”她恐惧地喊道。

她立刻站起身来。

当他们三人都已神智昏乱的时候，惟有科科纳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也站了起来；不过在站起来时，他非常巧妙地做了一个笨手笨脚的动作，碰翻了桌子。杯、盘、碗盏以及蜡烛统统都掉在地上。

顷刻间，餐厅里笼罩着一片黑暗和死一样的寂静。

“快走！”科科纳对拉莫尔说，“大胆些！大胆些！”

拉莫尔没让他再说第二遍，就扑到墙边，用手摸索着，想找到卧室，躲进他非常熟悉的偏房。

可是当他踏进卧室时，他碰到一个刚从暗门进来的男人。

“这是什么意思？”查理在黑暗中说，声调中已明显地流露出老大的不耐烦。“难道我是个煞风景的人吗？你们一见我就这么乱作一团？亨利！你在哪儿？亨利！回答我！”

“我们得救了！”玛格丽特握到一个人的手，她以为是拉莫尔的。

她轻轻地说，"国王以为我丈夫也在我们中间呢。"

"夫人，放心好了，我会让他相信这一点的。"亨利同样轻声地回答她。

"上帝！"玛格丽特扔下这只手，大叫起来，因为她握着的原来是纳瓦尔国王的手。

"别做声！"亨利说。

"真见鬼！你们在叽咕什么？"查理嚷道，"亨利，你回答我，你在哪儿？"

"陛下，我在这儿。"纳瓦尔国王说。

"见鬼！"科科纳把内韦尔公爵夫人拉到一个角落说，"这一下问题就复杂了！"

"这么说，我们加倍地完蛋了。"昂利埃特说。

科科纳从来就是个勇敢到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他想反正早晚总要点着蜡烛的，还是趁早点起来好。于是他放下内韦尔夫人的手，在满地的碎片残骸中捡起一个烛台，走到一个火盆边，吹旺了一块燃烧的炭，很快就点燃了烛芯。

房间里又重放光明。

查理九世用探寻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

亨利站在妻子的身边；内韦尔公爵夫人一人站在角落里；科科纳站在屋子中间，手里举着烛台，照亮了这整个场面。

"原谅我们吧，哥哥，"玛格丽特说，"我们没有想到你会来。"

"所以就像陛下看到的这样，我们吓了一大跳！"昂利埃特说。

"而我呢，"亨利已猜到了一切，"我是那样的慌乱，起身时竟撞翻了桌子。"

科科纳对纳瓦尔国王看了一眼，意思是：

"好极了！真是个一点就通的丈夫。"

"多么可怕的混乱！"查理九世反复地说。"亨利，瞧，你的夜宵也碰翻了，跟我走吧，到别处去吃完这顿夜宵吧！今晚我要让你散散心。"

"怎么！陛下！"亨利说，"陛下给我这么大的荣誉！……"

"是的，寡人要赏光带你出卢浮宫去走走。玛尔戈，把他借给我

吧，我明天早上把他还给你。”

“啊！哥哥！”玛格丽特说，“你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你才是真正的主人！”

“陛下，”亨利说，“我回去换一件斗篷，马上就来。”

“亨利，不用换；你身上这件就很好。”

“可是，陛下……”贝亚恩人继续说。

“真见鬼！我跟你说不要回去。你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吗？走吧！”

“对，对，去吧！”玛格丽特突然说道。她说时捏了一下丈夫的胳膊，因为查理不寻常的目光使她明白定然要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陛下，我这就走。”亨利说。

可是查理却把目光转向科科纳。后者依然在充当点灯人的职务，点燃其他的蜡烛。

“这位绅士是谁？”他指着皮埃蒙特人问亨利。“这难道是拉莫尔先生吗？”

“这么说，有谁跟他谈过拉莫尔啰？”玛格丽特心中暗想。

“不，陛下，”亨利说，“很遗憾，拉莫尔先生不在这儿，因为我正想把他和他的朋友科科纳一起介绍给陛下呢；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是阿朗松先生手下的人。”

“哈！哈！我们的神枪手！”查理说，“好！”

他紧皱起双眉，又接着说：

“那个拉莫尔先生，是不是胡格诺？”

“陛下，他已经改宗了，”亨利说，“我可以像担保自己一样担保他。”

“亨利，你今天既有了这样的行动，只要你担保某个人，我再也没有权利怀疑他了。你放心，我只是很想见一见这位拉莫尔先生。那就以后再说吧。”

查理又用他那双大眼睛对房间最后巡视了一遍，然后吻了一下玛格丽特，便挽着纳瓦尔国王的胳膊走了出去。

走到卢浮宫的大门口，亨利想停住和某个人说句话。

“走，走，快出去，亨利！”查理对他说，“我告诉你，今晚卢浮宫的

空气对你不合适,真见鬼,你就相信我吧!"

"真是活见鬼!"亨利喃喃地说,"德穆伊一个人在我房间里会遇到什么事呢?……但愿这对我不合适的空气对他不会更糟!"

"这就好了!"过了吊桥以后,国王说,"亨利,阿朗松先生手下的人向你妻子献殷勤不引起你的不快吗?"

"陛下,这怎么会呢?"

"这位科科纳先生不是爱上了玛尔戈吗?"

"谁对你说的?"

"当然啰!"国王说,"有人告诉我。"

"陛下,这纯属无稽之谈。科科纳爱上了某个人,这是真的,不过,那是内韦尔夫人。"

"啊!"

"我可以向陛下保证我说的是实情。"

查理放声大笑起来。

"好,"他说,"如果吉兹公爵再来对我说三道四,我一定要拉着他的胡子把他弟媳的功绩告诉他。"接着国王又转念道:"只是我也不太清楚他对我说的是科科纳先生还是拉莫尔先生。"

"陛下,这两个都不是,"亨利说,"我可以担保我妻子的感情是纯洁的。"

"好!亨利,这就好!"国王说,"你能这样看,我自然更高兴了。你是个好样的小伙子,我想我再也少不了你了。"

说完这番话,国王用一种特殊的调子吹起口哨,四个等在博韦街口的绅士便走了上来,和他们一起向城里走去。

这时,钟声正敲响十点。

且说国王和亨利一走,玛格丽特便问道:"怎么样,我们还继续吃夜宵吗?"

"不,我的天!"公爵夫人说,"我都吓死了。破钟街上的小楼万岁!那里,外人不能随便进去,而我们的勇士们却有权要剑玩。科科纳先生,你在桌子底下、柜子里头找什么呢?"

"我找我的朋友拉莫尔。"皮埃蒙特人说。

"先生,到我房间里去找,"玛格丽特说,"那旁边有一间偏



房……"

"好,我知道了。"科科纳说。

他走进房间。

"怎么样!"黑暗中有一个声音说,"现在怎么样了?"

"该死的!我们正在吃餐后点心!"

"纳瓦尔国王呢?"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真是个十全十美的丈夫。我巴不得我爱的那个女人也有一个这样的丈夫,只是我担心她只有再结一次婚才能有这样的丈夫了。"

"查理国王呢?"

"啊!国王嘛,那就不一样了,他把做丈夫的带走了。"

"真的?"

"真是这样。还有,他知道我是阿朗松先生的人,只斜视了我一眼;而当他知道我是你的朋友,对我就看得更仔细了。"

"你莫非认为可能有人在他面前谈到过我?"

"我怕人们在他面前没有说过你太多的好话。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我猜想这些夫人们要去西西里王街进香,而我们得陪伴这两位进香者一同前去。"

"可是不行啊!……你是知道的。"

"怎么不行?"

"哎!今天该我们在殿下那儿值班。"

"该死的!说真的,我老忘了我们现在都是有职位的人了,我们已经荣幸地从贵族变成了仆人!"

于是这对朋友一起去向王后和公爵夫人说明他们至少要去参加公爵先生的寝前接见。

"好吧,那我们走了。"内韦尔夫人说。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到哪儿去吗?"科科纳问。

"噢!你太好奇了。"公爵夫人说。"想一想就能猜到。[1]"

两位年轻人行了个礼,就匆忙上楼去阿朗松先生的住处。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公爵好像正在房间里等候他们。

“啊！啊！”他说，“先生们，你们来得够晚的。”

“殿下，刚到十点。”科科纳说。

公爵取出表看了一下。

“真的。”他说。“可是卢浮宫里的人都睡了。”

“是的，殿下，可是我们在听候你的吩咐。是否要把来参加殿下寝前接见的绅士们领进来？”

“相反，到客厅去，让大家都回去吧！”

两个年轻人走去执行命令。大家都知道公爵的性格，所以谁也没有感到惊奇。然后，这两人又回到殿下身边。

“殿下，”科科纳说，“殿下想上床休息，还是工作？”

“不用了，先生们；今晚你们没有事了。”

“走吧，走吧，”科科纳轻声与拉莫尔耳语道，“看来今晚宫廷里的人都要睡在外面了；今天夜里要闹鬼。还是去过我们的夜吧！”

两个年轻人一步四级地上了楼，披上斗篷，佩好剑，便冲出卢浮宫去追两位夫人，终于在公鸡街和圣奥诺雷街的拐角赶上了她们。

这时，阿朗松公爵睁大了眼睛，竖着耳朵，正在房间里等待着意外事件的发生。

三四　上帝的安排

就像公爵对两个年轻人说的那样，卢浮宫正笼罩在一片沉寂之中。

玛格丽特和内韦尔夫人果然是去蒂从街了。科科纳和拉莫尔也紧追她们而去。国王和亨利正在城里游荡。阿朗松公爵正呆在房间里焦急地等待着太后向他预言的那些连他也不明白的事情发生。卡特琳娜也终于上了床，索弗夫人正坐在床头为她朗读意大利故事，逗得太后直乐。

卡特琳娜很久没有这样的好兴致了。今晚她同女官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点心，让医生来检查了身体，又算清了她自家日常账目，然后，就为某件重要事业的成功、为她孩子们的幸福而安排了一次祈祷；在某些情况下让大家念一些只有她和上帝才知道目的的祷词，这是卡特琳娜的习惯，或者说是佛罗伦萨人的习惯。

接着她又召见了勒内，从他那些散发着香气的袋子和丰富的货物中挑选了几样新产品。

"去了解一下我女儿纳瓦尔王后是不是在家里；如果她在，让她来和我做伴。"卡特琳娜说。

接到这个命令的侍从出发了；过了一会儿，她同吉洛纳一起回来。

"怎么！"太后说，"我要找的是主人，不是仆人！"

"夫人，"吉洛纳说，"我认为我应该亲自来禀告陛下，纳瓦尔王后同她的朋友内韦尔公爵夫人一起出去了。"

"这个时候还出去！"卡特琳娜皱着眉头说，"她能到哪儿去呢？"

"去看一场炼金术表演，"吉洛纳回答，"就在吉兹府邸、内韦尔夫人的住处举行。"

"她们什么时候回来？"太后问。

“表演要进行到很晚，所以王后陛下很可能住在她朋友那儿，明天才回来。”吉洛纳回答。

“她很幸福，纳瓦尔王后，”卡特琳娜喃喃地说，“她有朋友，她是王后，她戴着一顶王冠，人们称她陛下，可她又没有臣民；她真幸福。”

这一番自相矛盾的话，使听到的人不免在心中暗暗发笑。

“那么，她是出去了，”卡特琳娜轻声地说，“你说她出去了？”

“夫人，出去半个小时了。”

“这再好不过了；你去吧。”

吉洛纳施了个礼，走了出去。

“夏洛特，继续念你的！”太后说。

索弗夫人继续念下去。

十分钟后，卡特琳娜打断了她的朗读。

“啊！对了！让人把走廊上的卫士撤走吧！”卡特琳娜说。

这正是莫勒韦尔等待着的信号。

有人去执行了太后的命令。索弗夫人又继续念她的故事。

她毫不间歇地念了差不多一刻钟，突然一声又长又恐怖的叫喊传到太后的房间，使在场的人不禁毛骨悚然。

紧接着一声枪响。

“这是怎么回事，”卡特琳娜说，“夏洛特，为什么不念了？”

“夫人，”吓得脸色苍白的少妇说，“你没有听到吗？”

“什么？”卡特琳娜问。

“这叫喊声。”

“还有枪声。”卫队长补充道。

“叫喊声和枪声。”卡特琳娜说，“我没有听到……再说，叫喊声和枪声在卢浮宫有什么可奇怪的。念下去，夏洛特，念下去！”

“夫人，你听，有脚步声和诅咒声。”夏洛特说。这时南希先生站起身，手握着剑柄，只是没有太后的允许他不敢出去。

“夫人，我是不是去看看？”南希说。

“不用，先生，你就呆在这儿！”卡特琳娜以一只手支起身子，像是为了加重她命令的分量似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谁护卫我？这一定是一些喝醉了酒的御前卫士在吵架。”

太后的镇静和大家的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索弗夫人尽管十分胆怯，也不免向太后投去疑问的目光。

“夫人，好像有人在杀人。”她嚷道。

“你认为有人在杀谁？”

“夫人，纳瓦尔国王；声音是从他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傻瓜！”太后喃喃地说。尽管她竭力加以掩饰，还是可以看得出，她的嘴唇开始奇怪地动起来，因为她在咕哝着一段祈祷文。“这傻女人处处都想着她的纳瓦尔国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索弗夫人说着倒在她坐的扶手椅里。

“现在没事了，没事了。”卡特琳娜说。“卫队长，”她接着对南希先生说，“如果宫廷里出了什么事，我希望你明天狠狠惩罚肇事人。夏洛特，你继续念吧！”

卡特琳娜也倒在枕头上。她这时表现出的镇静很像是虚弱，因为在场的人发现她的脸上滚动着大颗的汗珠。

索弗夫人服从了这个明确的命令；不过只是她的眼睛和声音在履行着任务，而她的思想却在别的地方，想像着那降临到她亲爱的人的头上的可怕的灾祸。在那场格斗发生了几分钟以后，她一方面受着激情的纷扰，一方面又受着礼节的抑制，实在坚持不住了，声音变得含糊不清，接着书也从手里掉下来，她晕了过去。

突然传来更强烈的喧闹声；一阵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震动了整个走廊；两声枪响把玻璃窗震得格格响；卡特琳娜也由于这场搏斗长得过分而感到惊讶。她也站了起来，身子笔直，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见卫队长打算往外走，就忙止住了他，说：

“大家都留在这儿！我自己去那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下面就是发生的——不如说已经发生的事。

这天早上，德穆伊从奥尔通手里接到了亨利房间的钥匙。这个钥匙是空心的。他发现里面有一张卷着的纸条。他便用别针把这纸条挑了出来。

这是今夜进卢浮宫使用的口令。

另外，奥尔通又口头转达了亨利的话，要德穆伊十点钟到卢浮宫去找国王。

九点半钟,德穆伊穿上了他那身已经有好几次机会证明是非常牢固的盔甲,套了一件绸上衣,佩挂好了剑,腰间插了两支手枪,然后披上拉莫尔式的出名的桃红色斗篷,把全身武装严严实实地蒙住。

我们已经知道,亨利在回自己住处以前,认为有必要先去拜访玛格丽特;他从暗门进去时,又在玛格丽特卧室里碰上了拉莫尔;然后又在餐厅里,在国王面前顶替了拉莫尔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德穆伊凭着亨利给他的口令,更主要是凭着那身人人皆知的桃红色斗篷,通过了卢浮宫的边门。

年轻人像往常一样模仿着拉莫尔的走路姿势,直接上到纳瓦尔国王的住处。他在前厅里遇到了正在等他的奥尔通。

"德穆伊先生,"这山里人说,"国王出去了,不过他吩咐我领你到他的房间,要你在那儿等他。如果他很晚还不回来,你已经知道了,他要你就睡在他床上。"

德穆伊不再问什么就进了房间,因为奥尔通刚才说的这些,也不过是重复早上已经说过的话而已。

为了利用时间,德穆伊拿了一支笔蘸了墨水,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非常精致的法国地图前面,开始计算起从巴黎到坡城的路程来。

这工作大约花了一刻钟就完成了,然后,德穆伊就不知道做什么是好了。

他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擦了擦眼睛,打了个呵欠,坐下,站起来,又坐下。最后,他决定利用亨利的邀请,更何况亲王和他的绅士之间向来有着不拘礼的惯例,于是把枪和灯放在床头柜上,便躺到挂着深色帷幔的大床上,把拔出鞘的剑顺着大腿放着。既然仆人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深信不会受到突然袭击,就放心大睡起来。不久便鼾声大作,连帐顶也被震得嗡嗡直响。德穆伊打起呼噜来像个真正的武夫,在这方面他堪与纳瓦尔国王匹敌。

就在这时,六个手持利剑,腰插匕首的汉子悄悄地溜进过道。这过道上有一扇小门连着卡特琳娜的住处,一扇大门通向亨利的住处。

走在这六个人前面的那个人,除了出鞘的剑和锋利得像猎刀一样的匕首以外,腰带上还用银钩子挂着他不离身的短枪。这个人,就是莫勒韦尔。

走到亨利门前，他站住了。

“你可以肯定过道里的岗哨都已经撤走了吗?”他问那个像是带领这帮人的人。

“一个也没有了。”这领头人回答。

“好。”莫勒韦尔说。“现在只要弄清一件事：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在不在家。”

“可是，”那领头人拦住了莫勒韦尔伸向门把的手，说，“队长，这套房子是纳瓦尔国王住的。”

“谁说不是来着?”莫勒韦尔回答。

凶手们惊讶地互相看了一眼，班长后退了一步。

“啊！在这样的时刻在卢浮宫里抓人，而且是在纳瓦尔国王的房子里?”班长说。

“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要抓的就是纳瓦尔国王本人，你会说什么呢?”莫勒韦尔说。

“那我会说，队长，这事情可是很严重，如果没有查理九世亲手签署的命令……”

“那你就读吧。”莫勒韦尔说。

他说着从上衣里取出卡特琳娜给他的命令，交给那领头的。

“这就好，”后者读后回答，“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们呢?”莫勒韦尔对另外五个凶手说。

他们恭敬地弯了一下腰。

“先生们，听着，”莫勒韦尔说，“计划是这样的：你们当中两个人守在过道门口，两个人守在卧室门口，剩下两个人和我一起进去。”

“然后呢?”领头的问。

“你们听清了：命令要求我们不让被捉的人唤人、喊叫和抵抗；对这个命令稍有违犯都要处以死刑。”

“去吧，去吧，他已经被授予全权。”那领头人对同他一样被指定跟莫勒韦尔一起进入国王卧室的人说。

“完全有权。”莫勒韦尔说。

“可怜的纳瓦尔国王!”六个人当中的一个人说。“在上天那儿已经写入死亡簿,在劫难逃。”

“在世上也一样写进了死亡簿。”莫勒韦尔从领头人手中收回了卡特琳娜交给他的命令,又藏在胸前。

莫勒韦尔用太后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门,留下刚才说好的两个人守在门口,同其他四个人进入了前厅。

“哈! 哈!”莫勒韦尔听到睡觉人轰鸣的呼噜声说,“看来我们找到要找的人了。”

这时,奥尔通以为主人回来了,迎了出来。他迎面看到的却是占据了前厅的五个全副武装的男人。

看到被人称为“国王的刽子手”的莫勒韦尔那可怕的脸,忠实的仆人后退了一步,站在第二道门前。

“你们是什么人?”奥尔通问,“你们要干什么?”

“执行国王的命令。”莫勒韦尔说,“你主人在哪儿?”

“我主人?”

“是的,纳瓦尔国王。”

“纳瓦尔国王不在家。”奥尔通说着,把门护得更严了。“你们不能进来。”

“借口,谎言,”莫勒韦尔说,“闪开!”

贝亚恩人都很固执,这贝亚恩人像他们山区的一条狗一样喊叫着,并不惧怕。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国王不在。”

他紧紧把着门。

莫勒韦尔做了一个手势;四个汉子抓住这个执拗的人,把他从门框那儿拖开;见他张开口要叫喊,莫勒韦尔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奥尔通疯狂地咬这刺客的手,后者低沉地叫了一声,缩回了手,用剑柄猛击那仆人的头。奥尔通踉跄了几步,倒下了,倒下时还喊着:

“小心! 小心! 小心!”

声音消失了,他晕了过去。

刺客们从他身上踏过,然后在第二道门口留下两个人,莫勒韦尔

带着另外两个人进入卧室。

借着床头柜上的灯光，他们来到床前。床帷紧闭着。

“噢！”那领头人说，“他好像不打呼噜了。”

“喂！上去！”莫勒韦尔说。

这声命令刚出，从床帘下面传出了一声嘶哑的叫声，与其说是人的嗓音，还不如说是狮子的吼声；床帷猛然打开，一个身着护胸甲、头戴压到眉间的钢盔的男人露出身来，他坐在床边，两手各执一把短枪，剑横在膝盖上。

莫勒韦尔还没有看清这人的脸，就认出是德穆伊，他感到自己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脸色变得惨白，口吐白沫，像是见到一个幽灵似的后退了一步。

突然，那全副武装的人站了起来，在莫勒韦尔后退一步时他却向前跨进一步，被危害的人倒像是在追赶，而危害人的人倒像是在逃跑。

“啊！坏蛋，”德穆伊嘶哑着嗓音说，“你杀了我父亲，现在又来杀我吗？”

只有那两个和莫勒韦尔一起进入国王卧室的刺客听到了这几句可怖的话；不过德穆伊在说这番话时，已经把手枪瞄准了莫勒韦尔的额头。在德穆伊扣动扳机时，莫勒韦尔急忙蹲下；子弹飞出，他身后的一个刺客由于他蹲下而暴露出来，被当胸击中，倒下了。就在这同一瞬间，莫勒韦尔也回击一枪，可是子弹在德穆伊的护胸甲上滑过。

于是德穆伊纵身一跳，估计了一下距离，将他那长长的剑反手砍去，一下劈开了第二个刺客的头颅；然后转向莫勒韦尔，同他交起锋来。

搏斗很激烈，但也很短促。在第四个回合时，莫勒韦尔感到冰冷的刀尖压在自己的喉部，他大叫一声，仰面跌倒，跌倒时撞翻了烛台，烛光熄灭了。紧接着，健壮敏捷的德穆伊趁着黑暗像荷马笔下的英雄一样低着头冲进了前厅，他翻倒一个，推开另一个，像闪电一般从守在外面那道门口的两个凶手之间冲出去；两颗子弹在他耳边擦过，碰在过道的墙上。现在他得救了，因为除了那支厉害的长剑，他还有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

德穆伊迟疑了一下，思忖是去阿朗松先生那儿，还是设法冲出卢浮宫；他好像看见阿朗松先生的房门开了一下。但他决定还是冲出卢浮宫去。于是加快了刚才放慢了的脚步，一下子跳下十级台阶，到了边门，说了口令，一边往外跑一边喊道：

“快上去，有人在为了国王的利益杀人。”

岗哨被他的话和刚才的枪声惊呆了。他利用这时机，加快脚步，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就消失在公鸡街。

就是在这个时候，卡特琳娜止住卫队长，说道：

“大家都留在这儿！我自己去那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夫人，陛下可能会遇到危险的，我必须跟随你去。”卫队长回答。

“你留下，先生，你留下，”卡特琳娜用比刚才更坚决的语气说，“君王的身边有比人的宝剑更强大的守护神。”

卫队长留了下来。

于是卡特琳娜拿了一盏灯，赤脚穿上一双丝绒拖鞋出了房门，走到满是硝烟的过道，漠然、冷淡得像个幽灵似的走向纳瓦尔国王的住处。

一切都已恢复了平静。

卡特琳娜来到纳瓦尔国王的门前，跨进门槛，首先见到的是昏倒在前厅的奥尔通。

“啊！啊！”她说，“又是仆人；大概再进去些就会见到主人了。”

她穿过第二道门。

在那儿，她的脚碰到一具尸体；她低下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脑袋被劈开的卫士，已经完全断了气。

再往里走三步远，踏着中了子弹的领头人，他正在发出最后的喘气声。

最后，她发现床前躺着一个人，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从穿透他颈部的两个伤口里冒着血；这人正撑着他抽搐的双手，想站起来。

这是莫勒韦尔。

一阵战栗流过卡特琳娜的全身；她见床上是空的，便巡视着房间四周，在这三个倒在血泊中的人里寻找着她所希望的那一具尸体。

然而她的希望落空了。

莫勒韦尔认出了卡特琳娜;他的眼睛瞪得吓人,向她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怎么样?"她轻声问,"他在哪儿? 他怎么了? 倒霉的家伙,难道你让他逃跑了?"

莫勒韦尔想说点什么话;可是只有他的伤口发出嗤嗤的声音,红色的唾沫挂在他的唇边,他摇了摇头,以表示他痛苦而又无能为力。

"你说呀!"卡特琳娜嚷道,"说呀! 哪怕对我说一个字也行!"

莫勒韦尔指了指自己的伤口,发出几个不连贯的音响,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只是嘶哑地喘了一声,就晕过去了。

卡特琳娜向周围看了一下:四周只有尸体和垂死的人;房间里血流成河,死一般的沉静笼罩着这幅景象。

她又对莫勒韦尔说了几句话,也没能把他叫醒。这一次他不但不能发音,而且连动也不能动了。一张纸从他内衣里露出来,那是国王签署的逮捕令。卡特琳娜拿过来,藏到自己的怀里。

这时,卡特琳娜听到身后有脚擦地板的沙沙声,她回过头,见阿朗松公爵站在卧室门口。嘈杂声还是把他吸引了出来,眼前的情景把他吓怔了。

"你在这儿?"卡特琳娜说。

"是的,夫人。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事?"公爵问。

"弗朗索瓦,回你房间去,你不久就会得到消息的。"

阿朗松并不像他母亲设想的那样对这桩奇事一无所知。当过道里响起第一阵脚步声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他看到这些人走进纳瓦尔国王的房间,把这件事同卡特琳娜的话联系起来,就猜出即将发生什么事了。他很高兴能看到一个如此危险的朋友被一只更有力的手所消灭。

过了不久,枪声和一个逃跑者飞快的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借着楼梯口射来的亮光,只见一个穿桃红色斗篷的人一闪而过。这件斗篷他太熟悉了,不可能认不出来。

"德穆伊,"他喊道,"德穆伊竟然在我纳瓦尔姐夫家! 不,这不可能,也许是拉莫尔? ……"



于是他不放心起来。他想起这年轻人是玛格丽特亲自推荐给他的,为了弄清刚才见到的这个人是不是拉莫尔,他急忙跑上楼,到两个年轻人的房间里去:房间里空无一人。可是他发现那件人人皆知的桃红色斗篷,就挂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的怀疑现在一准没错了,这不是拉莫尔,而是德穆伊。

他脸色苍白,生怕这胡格诺被抓住,泄露出密谋的内情,于是他奔向卢浮宫边门。在那儿,他听说一个穿桃红色斗篷的人安全无恙地逃跑了,而且嘴里还喊着"为了国王的利益,有人在卢浮宫里杀人"。

"他错了,"阿朗松喃喃地说,"是为了太后的利益。"

他回到搏斗的现场,发现卡特琳娜正像一头鬣狗似的徘徊在死人中间。

听到母亲的命令,年轻人装作非常平静,非常驯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尽管他头脑里思绪翻腾。

卡特琳娜眼见这个新计划失败了,灰心丧气地把自己的卫队长叫了来,让他搬走尸体;吩咐把只是受了伤的莫勒韦尔送回家;同时下令不要惊动国王。

"噢!"她低垂着头走回自己的房间时,口里喃喃地说,"这次,他又逃过了。上帝的手在保护着这个人。他要执政了!他要执政了!"

当她打开房门时,她用手扶着额头,装出一副笑脸。

"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房间里的人齐声问道。只有索弗夫人不出声,她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没有什么;"卡特琳娜回答,"只是一阵喧哗。"

"噢!"索弗夫人突然指着卡特琳娜走过的地方嚷道,"陛下说没有什么,可她每走一步,地毯上都留下一个脚印!"

三五　国王们的夜游

这当儿，查理九世和亨利正肩并着肩、臂挽着臂地一起走着，后面跟着四位绅士，前面有两支火把照明。

“当我走出卢浮宫，”可怜的国王说，“就像是进了一座美丽的森林；我感到轻松了，我复活了，我自由了。”

亨利笑了笑。

“陛下如果去贝亚恩山区，那才舒坦呢！”亨利说。

“是的；而且我知道你很想回那儿去；不过如果你这种愿望太强烈了，小亨利，”国王笑着说，“你可得小心些，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因为我母亲太爱你了，她是绝对不能离开你的。”

“陛下今晚要做什么？”亨利故意避开了这个危险的话题。

“我想让你认识一个人，小亨利；然后听听你的看法。”

“我悉听陛下的吩咐。”

“向右转，向右转！我们去巴尔街。”

两位国王带着随从穿过了萨伏纳里街，经过孔代府邸时，见两个披着大斗篷的男人正从一扇假门里出来，其中的一个又把那假门轻轻关上。

“噢！噢！这可值得好好注意一下。”国王对亨利说，其实亨利也看到了，只是按照他的习惯，一言不发。

“陛下，你为什么这样说？”纳瓦尔国王问。

“小亨利，你当然不需要注意这些。你对你妻子是很信任的。”查理微笑着说，“可是你的孔代表兄可不能信任他的妻子，如果他信任的话，他就错了。我真见鬼了！”

“可是，陛下，谁告诉你这两位先生是拜访孔代夫人的呢？”

“一种预感。还有这两个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躲进门洞，一动不动；另外，那矮个子的人穿的那件斗篷的样

式……该死的！这太蹊跷了。”

“怎么？”

“没什么；我只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往前走。”

他们径直朝那两个人走去，那两个人见他们朝自己走来，就躲开几步。

“喂，先生们！”国王说，“站住！”

“是跟我们说话吗？”这问话人的声音使查理和他的伙伴都打了个哆嗦。

“怎么样！亨利，”查理说，“现在你听出这个声音了吧？”

“陛下，”亨利说，“如果你的弟弟安儒公爵不在拉罗歇尔的话，我敢打赌刚才说话的是他。”

“对了！”查理说，“这就说明他根本不在拉罗歇尔呗，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同他在一起的是谁呢？”

“你没有认出他那个伙伴？”

“没有，陛下。”

“他的个儿就不会让人搞错。等着，你会认出来的……喂！我在对你们说话呢，见鬼！你们没有听见吗？”国王说。

“你们要我们站住，难道是巡逻队吗？”个子高的那一个说着，把一只胳膊从斗篷里伸出来。

“就算我们是巡逻队吧，”国王说，“命令你们站住就站住。”

然后，他凑近亨利的耳朵。

“你看火山就要爆发了。”他说。

“你们是几个人？”那高个子说，这次他不但露出了胳膊，而且露出了脸。“即使你们是一百个，也让开！”

“啊！是吉兹公爵！”亨利说。

“哈！哈！我的洛林兄弟！”国王说，“你终于让我们认出了你！这太好了！”

“国王！”公爵喊道。

至于那另一个人，他听到这番对话，出于礼节而露了一下脸，然后就把身子紧裹在斗篷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陛下，”吉兹公爵说，“我刚拜访了我弟媳孔代夫人。”

“是的……你带的这个人是你手下的一个绅士吧，是哪一个？”

“陛下，”公爵回答，“陛下不认识他。”

“那么我们就认识一下吧。”国王说。

他一边朝那人走过去，一边向一个仆人做了个手势，要他把火炬挪近些。

“对不起，哥哥！”安儒公爵说着，打开斗篷，带着难以掩饰的气恼向国王行了个礼。

“啊！啊！亨利，原来是你……不会的，这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我搞错了……我的安儒弟弟在见我之前是不可能先去拜访任何人的。他不会不知道对一个回京城来的亲王来说，巴黎只有一个门，那就是卢浮宫的边门。”

“请原谅我，陛下，”安儒公爵说，“我恳求陛下原谅我的轻率。”

“啊！”国王用讥讽的口吻回答，“你到孔代府邸来有何贵干呀，我的兄弟？”

“嗯！”纳瓦尔国王挖苦地说，“干陛下刚才所说的那种事呗。”

他凑在国王耳边说完这句话，便放声大笑。

“这是干什么？”吉兹公爵傲慢地问，因为他像宫里所有的人一样，已经习惯于粗暴地对待这位纳瓦尔国王……“为什么我就不能去看我的弟媳？阿朗松公爵先生难道从来不去看他的嫂子吗？”

亨利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哪个嫂子？”查理问。“除了伊丽莎白以外，我不知道他有别的嫂子。”

“对不起，陛下！我是想说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夫人；我们半个小时以前看见她由两个少年公子陪着，乘着驮轿经过这儿，那两个少年公子每人跟在一个轿门旁小跑着。”

“真的！”查理说，“亨利，你对此有什么说的？”

“纳瓦尔王后有充分的自由到她愿去的地方去，不过我不大相信她已不在卢浮宫。”

“我可以肯定她不在。”吉兹公爵说。

“我也可以肯定，”安儒公爵说，“证据是……她的驮轿就停在破

钟街。"

"那一定是你的弟媳,不是这一个,"亨利指了指孔代府邸,"而是那一个,"他又转过身指了指吉兹府邸的方向,"——也同她在一起,因为我们离宫时,她们俩就在一起;你也知道,她们是形影不离的。"

"我不明白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吉兹公爵回答。

"有什么不明白的,"国王说,"这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个轿门旁都跑着一个年轻公子。"

"那好吧!"公爵说,"如果王后和我的弟媳们有什么丑闻,就请国王主持公道来加以制止吧。"

"啊! 当然。"亨利说,"你们就放过孔代夫人和内韦尔夫人吧。国王是不担心他妹妹的……而我也信任我的妻子。"

"不,不,"查理说,"我愿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过我们的事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弟弟,你说轿子停在破钟街?"

"是的,陛下。"

"你认识那地方吗?"

"认识,陛下。"

"好吧! 我们到那儿去! 如果必须烧掉房子才能知道究竟谁在里面,我们就把它烧掉。"

天主教会的四位主要领袖,就带着这些令人很不放心的部署奔向圣安东街。

四位君主和亲王到了破钟街;查理希望由家里人来解决家里的事情,所以让跟随他的绅士们自己去支配夜晚剩下的时间,只要他们在明晨六点钟备两匹马到巴士底狱附近等他就行。

破钟街上只有三座房屋;他们的探查工作并不困难,因为其中两家的门一敲就开了;一家挨着圣安东街,一家挨着西西里王街。

至于那第三家,就不一样了:这一家看门的是个德国人,这德国看门人可不是好商量的。这天夜里,巴黎似乎注定要提供一批最值得纪念的忠仆的榜样。

吉兹先生徒然用纯粹的萨克逊语对他进行威胁,亨利·德·安儒徒然要送给他满满一口袋金子,甚至查理说他是巡逻队队长也没用,这德国人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看这些人执意要进来,同

他纠缠不休，就把一支火枪的前端架在栅门的栏杆中间。他这个举动只能使四个来访者中的三个感到好笑——亨利·德·纳瓦尔则站在一旁，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因为那武器在铁杆之间不能拐弯，除了能打中站在正面的瞎子以外，是没有多大危险的。

吉兹公爵见这守门人买不通，吓不倒，压不服，便装作和伙伴们一起走开了；不过他们没有走多远。在圣安东街的拐角，公爵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那是一块大石头，就是三千年前埃阿斯[1]、忒拉蒙[2]和狄俄墨得斯[3] 搬动的那种大石头。他把这块石头扛在肩上，招呼伙伴们跟着他，又走了回去。守门人见这些他以为是坏人的人走远了，就关上门，正好还没有来得及上闩。吉兹公爵利用这个时机，像一架活的投石器一样，把石头扔到门上。锁被砸飞了，还带走了嵌着锁的一大块墙皮。门开了，德国人被撞个仰面朝天。但是他倒地时惨叫了一声，向里面的人报警；若没有这一声叫喊，里面的人很可能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

就在这同一时刻，拉莫尔正和玛格丽特一起翻译泰奥克里特[4]的一首田园诗，而科科纳借口他也是希腊人，正和昂利埃特一起畅饮希腊库扎酒。

他们关于诗歌和美酒的谈话被突然打断了。

拉莫尔和科科纳立刻吹灭了蜡烛，打开窗户，纵身到阳台上；他们在黑暗中看到有四个人，于是把所有能拿到手的东西都往他们头上扔下去；接着是剑面击在墙上的可怕的声音。最顽强的围攻者查理肩上挨了一银壶，安儒公爵挨了一盆糖煮橘子和枸橼，而吉兹公爵挨了一大块野味。

亨利什么也没有挨着。他正在轻声询问被吉兹先生捆在栅门上的看门人，而那守门人始终只有一个回答：

“我不知道。”[5]

---

① 埃阿斯，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之一。

② 忒拉蒙，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大埃阿斯的父亲，阿耳戈英雄之一。

③ 狄俄墨得斯，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之一。

④ 泰奥克里特(公元前 310—前 250)，希腊诗人。

⑤ 原文为德文。

女人们一边给被围者鼓劲，一边传递着各种可扔的东西。各种物品像雹子一样砸下去。

“真见鬼！”查理九世喊道。他头上又挨着了一只凳子，把他的帽子直压到鼻子上。“快给我开门，要不我把你们都吊死！”

“我哥哥！”玛格丽特低声对拉莫尔说。

“国王！”拉莫尔轻声告诉昂利埃特。

“国王！国王！”昂利埃特又告诉科科纳，后者正在往窗口拖一只箱子，想用它干掉吉兹公爵；因为他主要对付吉兹公爵，虽然他并没有认出公爵来。“告诉你是国王。”昂利埃特又对他说了一遍。

科科纳松开箱子，惊讶地看着她。

“国王？”他说。

“是的，国王。”

“那么，快撤。”

“嗯！拉莫尔和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快跟我走。”

“从哪儿走？”

“对你说，快跟我走。”

昂利埃特拉着科科纳的手，拖着他从暗门进入隔壁的房子；重新关好了门，四个人便从蒂从街上的出口逃之夭夭。

“噢！噢！”查理说，“我认为里面的人一定投降了。”

他们又等了几分钟；这些围攻者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听见。

“他们一定在搞什么鬼。”吉兹公爵说。

“更可能是他们听出了我哥哥的声音，逃走了。”安儒公爵说。

“他们总得经过这儿的。”查理说。

“对，如果这房子没有别的出口的话。”安儒公爵说。

“弟弟，”国王说，“再搬起你那块石头，把这一道门也砸开。”

公爵觉得无需再用刚才的办法，因为他发现第二道门远没有第一道门结实；于是他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拿火炬来！拿火炬来！”国王说。

仆人们走了上来。火炬已经熄灭了；但他们随身都带着点燃火炬必备的一切。火炬重新燃着了，查理九世拿了一个，又递了一个给安儒公爵。

吉兹手持宝剑走在最前面。

亨利走在最后。

他们来到了楼上。

餐厅里夜宵已经摆上，不，应该说已经撤去，因为刚才为他们提供的炮弹主要就是这顿夜宵。大烛台都撞翻了。家具东倒西歪，不是银制的餐具都打得粉碎。

他们走到客厅。这儿也不比前一个房间多透露出一点情况，好让他们了解主人的身份。几本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几件乐器，这就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

寝室里更是毫无线索。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雪花石膏雕刻的球，里面燃着通宵不灭的灯火；看来那些人根本就没有进这个房间。

"这儿有第二个出口。"国王说。

"很可能。"安儒公爵说。

"可是出口在哪儿呢？"吉兹公爵问。

大家到处找，也没有发现。

"那守门人呢？"国王问。

"我把他捆在栅门上了。"吉兹公爵说。

"弟弟，去问问他。"

"他不会回答的。"

"嗨！用小火熏他的腿，他就说了。"国王笑着说。

亨利朝窗外看了一眼。

"他不在了。"他说。

"谁把他放了？"吉兹公爵急忙问。

"见鬼！"国王嚷道，"我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得很清楚，陛下，果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妻子和吉兹先生的弟媳来过这座房里。"亨利说。

"的确是这样。"查理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样东西是不留痕迹的：空中的鸟、水中的鱼和女人……不，我说错了，是男人在……"

"所以，"亨利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现在最好是……"

"对，"查理说，"我应该活动一下我挫伤的肩膀；你，安儒，擦掉橘子糖汁；吉兹，擦掉野猪肉的油渍。"

然后他们连门也不关就离开了。

他们走到圣安东街。

“先生们，你们要去哪儿?”国王问安儒公爵和吉兹公爵。

“陛下，我们要去楠图耶府上，他在等洛林哥哥[1] 和我去吃夜宵呢。陛下愿意和我们同去吗?”

“不，谢谢，我们要去相反的方向。你们要拿一个火把去吗?”

“感谢陛下，不必了。”安儒公爵急忙回答。

“好了，他害怕我监视他。”查理对纳瓦尔国王耳语道。

说罢，他就挽起亨利的胳膊，说：

“走！亨利，今晚我请你去吃夜宵。”

“这么说，我们不回卢浮宫?”亨利问。

“不，你听我说，死脑筋！和我一起去！既然我说去，你就去。”

他拖着亨利上了热奥夫鲁瓦－拉斯尼埃街。

① 指洛林家族的吉兹公爵。

三六 拆 字

他们从热奥夫鲁瓦－拉斯尼埃街的中间走上水上包谷街，在水上包谷街的尽头是横在其左右的巴尔街。

到了巴尔街，朝拉莫尔特尔里街那个方向走几步，只见马路右边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楼，坐落在一个高墙围绕的小花园中间，围墙上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

查理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门只用锁舌闩着，钥匙一转就开了。让亨利和执火炬的仆人进来以后，查理又把门关上。

只有一扇小窗里有灯亮。查理笑眯眯地向亨利指了指那扇窗户。

“陛下，我不明白。”亨利说。

“小亨利，你就会明白的。”

纳瓦尔国王惊异地望着他。查理的声音和面孔都流露出温柔的表情，同他平时的性格相距如此之远，亨利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小亨利，”国王说，“我对你说过，我一离开卢浮宫，就像离开了地狱一样；而我一走进这儿，就如同走进了天堂。”

“陛下，”亨利说，“陛下竟认为我配和他一起共游天堂，我真是荣幸。”

“路是窄了一点，”国王说着跨上很小的楼梯，“但这是为了使它更像是天堂。”

“陛下，是哪位天使在守护着你的伊甸园①。”

“你就会看到的。”查理九世回答。

查理一面做手势要亨利轻轻地跟着他，一面推开了一道门，又推开了一道门，在这道门的门槛上停了下来。

---

① 伊甸园，《圣经》中人类始祖居住的乐园。

"看。"他说。

亨利往前一步,看到了一幅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动人的画面。

那是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少妇,头靠在一个熟睡的婴儿的床脚边睡着了。她两手握住孩子的两只小脚凑在嘴边。她起伏披散的长发像金色的波涛。

这简直是一幅阿尔巴尼① 的圣母和童年耶稣像。

"噢! 陛下,"纳瓦尔国王说,"这可爱的人儿是谁呀?"

"我天堂里的天使。亨利,这是惟一把我当做我来爱的人。"

亨利笑了。

"是的,把我当做我,"查理说,"因为她爱上我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国王。"

"自从她知道以后呢?"

"从她知道以后嘛,"查理叹了一口气。这证明那个血淋淋的王位对他有时也是很沉重的。"自从她知道以后,她还是很爱我。其余的事你就可以设想了。"

国王缓缓地走上前去,在少妇花朵般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就像是蜜蜂落在百合花上。

可是年轻的女子还是给惊醒了。

"查理!"她睁开眼喃喃地说。

"你看,"国王说,"她叫我查理,而王后叫我陛下。"

"噢!"少妇喊道,"你不是一个人,我的国王。"

"不是,我的好玛丽。我要让你见一个比我幸运的国王,因为他没有王冠;他又是一个比我不幸的国王,因为他没有玛丽·图谢。上帝使每个人都得到一份报酬。"

"陛下,这是纳瓦尔国王吗?"玛丽问。

"正是他,我的孩子。过来,小亨利!"

纳瓦尔国王走过来,查理拿起他的右手。

"玛丽,你看这只手!"他说,"这是一只亲密兄弟的手,忠诚朋友

① 阿尔巴尼(1578—1660),意大利画家。

的手。你看见了吗，如果没有这只手……”

“怎么样，陛下？”

“怎么样！今天如果没有这只手，玛丽，我们的孩子就没有父亲了。”

玛丽尖叫一声，双膝跪下，拉住亨利的手，吻着。

“对，玛丽，对。”查理说。

“陛下，你做了些什么感谢他呢？”

“我也同样救了他的命。”

亨利吃惊地望着查理。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的，小亨利。你且先过来看看！”

查理走到熟睡着的孩子的床前。

“嗯！如果这胖小子是睡在卢浮宫里，而不是睡在这儿，在巴尔街的这座小房子里，目前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甚至将来的情景也会大不一样的①。”

“陛下，”玛丽说，“请陛下别见怪，我宁愿他睡在这儿，可以睡得安稳些。”

“那我们就不要扰乱他的睡眠吧！”国王说，“当人们还不会做梦的时候，睡眠是多么香甜啊。”

“陛下，到那边去吧！”玛丽伸手指着这个房间的一扇门说。

“是的，你说得对，玛丽；吃夜宵去。”查理九世说。

“亲爱的查理，你在你国王兄弟的面前为我请求原谅了吗？”玛丽说。

“原谅什么？”

“原谅我辞退了所有的仆人。陛下，”玛丽转过去对纳瓦尔国王说，“你知道，查理只愿意让我侍候他。”

---

① 事实上，这私生子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昂古莱姆公爵，他死于一六五〇年。如果他是婚生子，就不会有亨利三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那将会是哪些人处在他们的位子上呢？这样的问题只能使我们的头脑在黑暗中懵懵懂懂、迷失方向。——大仲马原注

“真是活见鬼!”亨利说,“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两个男人走进餐厅的时候,多虑而且细心的母亲正在给孩子盖上一层暖和的被子;就像父亲所羡慕的那样,小查理睡得十分香甜,并没有受到惊扰。

玛丽赶上了他们。

“只有两份餐具。”国王说。

“请允许我侍候两位陛下。”玛丽说。

“瞧,你给我带来了不幸,小亨利。”查理说。

“怎么呢,陛下?”

“你没有听见吗?”

“对不起,查理,真对不起。”

“我原谅你。”查理对亨利说罢,又转而对玛丽道,“你坐在这儿,我的旁边,我们两人中间。”

“我遵命。”玛丽说。

她又拿来一副餐具,坐在两位国王之间,侍候他们。

“小亨利,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地方不需要在喝酒吃饭之前先由别人尝一尝我们的酒和肉,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陛下,”亨利笑眯眯地说。他想用微笑来减轻国王内心无休止的恐惧。“请相信我比谁都更珍重你的幸福。”

“所以,小亨利,为了我们能永远这样幸福,她决不能卷入政治,尤其是不能和我母亲相识。”

“卡特琳娜太后的确太爱陛下了,她会嫉妒任何人对你的爱的。”亨利回答时故意找了这样一个遁词,以逃避国王对他的危险的信任。

“玛丽,”国王说,“我现在向你介绍的,是我所认识的最精明、最有才智的人中的一个。你看,在宫廷中——我这样说并不夸大——他把所有的人都瞒过了,看得清楚的也许只有我吧,我不是说看清楚他的内心,而说看清楚他的才智。”

“陛下,”亨利说,“你夸张我的才智,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怀疑,我很难过。”

“我没有夸张,小亨利。”国王说。“再说,人们总有一天会认识你的。”



然后，他对年轻的妇人说：

“他特别会拆字，简直神极了。让他拆一拆你的名字，我担保他能拆得成。”

“噢！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名字里能有什么名堂呢？用我玛丽·图谢这个随便起的名字，能拆出什么优雅的字眼来呢？”

“噢，陛下，拆这个名字太容易了，”亨利说，“我不需要费多大劲就拆出来了。”

“哈！哈！已经成了！”查理说，“你看……玛丽。”

亨利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本本，撕下一页来，先写上：

“玛丽·图谢”，①

然后在下面写上：

“我使人人喜爱”。②

他把纸递给少妇。

“真的，”她喊道，“这简直不可能！”

“他拆的是什么？”查理问。

“陛下，我，我不敢重复。”

“陛下，”亨利说，“用 Marie Touchet 这个名字的字母，只要把 i 按照习惯写成 j，就可以变成 Je charme tout.”

“果然，”查理喊道，“一个字母有一个对应的字母。玛丽，你听到没有，我希望这几个字成为你的座右铭。再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座右铭了。谢谢，亨利。玛丽，我要用钻石组成这几个字送给你。”

吃完夜宵，圣母院的钟声已敲响了两点。

“现在，”查理说，“为了报答他的恭维，玛丽，你给他一个躺椅，让他可以睡到天明；只是要放得离我们远一些，因为他打起呼噜来吓人。还有，如果你明天比我先醒，就叫醒我，因为我们明天早晨六点钟要赶到巴士底狱。晚安，亨利。你自己安排一下吧。”然后，他又走到纳瓦尔国王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说，“用你的生命担保，亨利，你

---

①② 原文为法文。

听清了吗？不要一个人离开这儿，更不能回卢浮宫。”

亨利早已有了太多的疑虑，决不会不重视这样的嘱咐的。

查理九世进了自己的房间，而亨利，这个粗鲁的山里人，便安顿在扶手椅里，不一会儿就证明他内兄要把他安置得远一些是非常英明的了。

第二天，天刚亮，查理就把他叫醒。他是和衣而睡的，所以梳洗并不费多少时间。国王是那样幸福，在卢浮宫里从未见过他有这样的笑容。他在巴尔街这小小的世界里度过的时光是充满阳光的时刻。

他们两人一起又来到那卧室。那少妇在床上睡着；孩子睡在摇篮里。两人都在甜睡中微微含笑。

查理无限温情地凝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转身向着纳瓦尔国王。

“小亨利，”他说，“如果你将来知道我今天夜里怎样为你效了劳，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了不幸，就请你想着这个摇篮里的孩子吧！”

接着他就俯身去亲吻少妇和孩子的额头，没有让亨利有时间探问究竟。

“再见了，我的天使。”他说。

说罢就走了出来。

亨利沉思着跟在他后面。

查理九世约好的两位绅士手牵马匹在巴士底狱等候着他们。查理招呼亨利上了马，自己也上了马，便从弓弩花园出去，顺着外环大道走去。

“我们去哪儿？”亨利问。

“我们去看看安儒公爵回巴黎来是不是仅仅为了孔代夫人，我十分怀疑他还怀着同爱情一样强烈的野心。”查理回答。

亨利对查理的解释一点也不懂，只是一言不发地跟着他。

到达马莱区，树林稠密起来，而在掩蔽中的他们却可以把当时人们称为圣洛朗城厢的整个地区尽收眼底。经查理的指点，亨利透过灰蒙蒙的尘雾，看到几个披着大斗篷、戴着毡帽的男人正在骑马趱行，后面是一辆装得沉沉的货车。这些人越向前走过来，身影就越清晰，可以看到一个穿棕色长斗篷的男人，也像其他人一样骑在马上，

正在和他们说话，额头深埋在一顶法国式的帽子里。

"哈！哈！"查理笑着说，"我早料到了。"

"嗯！陛下，"亨利说，"我不会搞错，这披棕色斗篷的骑士是安儒公爵。"

"正是他。"查理九世说，"小心些，小亨利，我希望不要让他看见我们。"

"可是，"亨利问，"那几个穿灰色斗篷戴毡帽的是什么人？那车子里装的又是什么？"

"那些人，是波兰来的使者。"查理说，"车子里装的是一顶王冠。"他一边说一边让马小跑起来，走上了去圣殿门的道路。"走吧，小亨利，我要看的东西已经全看到了。"

三七　回到卢浮宫

卡特琳娜料想纳瓦尔国王房间里的一切该已安排妥当：所有的尸体已搬走；莫勒韦尔已送回家；地毯也已洗刷干净。于是她便让伴娘们退去，因为时已夜半，她想睡了。可是今天的事情对她震动太强烈，她太失望了。这可恨的亨利一而再地逃过她设下的通常令人必死无疑的圈套，确实像是受到某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保护。卡特琳娜顽固地把这种力量称做“偶然”；可是在她心底里却有一个声音对她说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命运”。这新阴谋的破产一旦在卢浮宫内外传开，一定会使亨利和胡格诺们对前途更加充满信心，一想到这一点，她就感到无比的愤怒。此时此刻，如果那个她与之苦苦斗争的“偶然”肯把她的敌人交出来，她一定用插在腰间的佛罗伦萨小刀挫败如此偏爱纳瓦尔国王的“命运”。

夜晚的时间对于等待和失眠的人来说是过得很慢的，钟声敲响了一次又一次，卡特琳娜依然合不上眼。在这深夜的漫长的时间里，一大堆新的阴谋在她的充满幻影的头脑中闪过。终于挨到天色发白，她便起床，自己穿上衣服，向查理九世的住处走去。

卫士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她在白天、黑夜，不论什么时候到国王这儿来，所以任她通过。她穿过前厅，来到兵器室。可是在那儿，她发现查理的奶娘在把守着门。

“我儿子呢？”太后问。

“夫人，他禁止人们在八点以前进他的房间。”

“奶娘，这禁令不会是针对我的。”

“夫人，它对一切人都有效。”

卡特琳娜笑了。

“是的，我知道，”奶娘说，“我知道在这儿没有任何人有权挡陛下的驾；那么我就恳求陛下听从一个可怜的女人的请求吧，不要再往前

走了。”

“奶娘，我必须和我儿子说件事。”

“夫人，我必须得到陛下的正式命令才开门。”

“打开，奶娘，”卡特琳娜说，“我要你打开！”

在卢浮宫里，这个声音比国王的声音更威严，更令人畏惧。听到这声音下达的命令，奶娘把钥匙递了过去。可是卡特琳娜并不需要，她从衣袋里取出一把能打开儿子房门的钥匙，迅速一转，门即打开。

房间空空如也，查理的被褥都没有动过，睡在他床前垫脚的狗熊皮上的猎兔狗阿克泰翁站起来，走近卡特琳娜舔她象牙般白皙的双手。

“啊！”太后蹙紧了双眉说，“他出去了！我等他。”

她走去坐在窗前，闷闷不乐地默默沉思着，窗子朝着卢浮宫的庭院，从这儿可以看到卢浮宫那个主要的偏门。

她像大理石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这样过了足有两个小时，终于眺见一队骑士进入卢浮宫，她认出为首的是查理和亨利·德·纳瓦尔。

于是她一切都明白了。查理不和她争论是否应该逮捕他内弟，而是把他带走，这样挽救了他。

“太缺乏理智，太缺乏理智，太缺乏理智！”她喃喃地说。

她等着。

过了一会儿，隔壁房里，也就是兵器室里，响起了脚步声。

“陛下，”亨利说，“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卢浮宫了，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带我出去，你帮了我什么忙？”

“不，不，小亨利，”查理笑着说，“也许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不过现在这是个机密。你只要知道，因为帮了你这个忙，我母亲很可能要和我大吵一场。”

说完这几句话，查理撩起门帘，迎面看到卡特琳娜。

在查理的身后，隔着他的肩头露出了贝亚恩人的苍白、惶恐的脸。

“啊！夫人，你在这儿！”查理皱着双眉说。

“是的，儿子，”卡特琳娜说，“我有话要和你说。”

“和我?”

“和你一个人。”

“好吧,好吧,”查理转身对他的内弟说,“既然躲不过,还是越早越好。”

“我走了,陛下。”亨利说。

“对,对,你走吧!”查理回答。“既然你是天主教徒了,小亨利,你代我去听弥撒吧,我留在这儿听说教。”

亨利行了一个礼,退了出去。

未等母亲开口,查理九世先说:

“怎么样!夫人,”他极力想使事情变得轻松些,带着玩笑口吻说,“没错!你等着我准是为了骂我一顿,是吗?我无法无天,让你的小小的计划破了产。唉!该死!我总不能眼看着一个刚救过我命的人被逮捕,被关进巴士底狱。可我也不愿和你争吵;因为我是个孝子。”接着他轻声说,“上帝会惩罚那些和母亲争吵的孩子的,我哥哥弗朗索瓦二世就是证明。请你爽快地原谅我吧,你还得承认这个玩笑并没有恶意。”

“陛下,”卡特琳娜说,“陛下错了,这并不是一个玩笑。”

“是玩笑,是一个玩笑,你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的,要不我就真见鬼了。”

“陛下,由于你的过错,使一个本来可以令我们有惊人发现的计划全盘失败了。”

“嗨!一个计划……我的母亲,你难道还会为一个失败了的计划而介意吗?你再制订它二十个,在以后的计划里,我一准支持你。”

“现在,你要支持我也太晚了,因为他已经警觉起来,会加强防备。”

“还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清楚吧,”国王说,“你为什么要反对小亨利?”

“我反对他,因为他搞阴谋。”

“是的,我明白,你总是这样控告他的。可是在人们称做卢浮宫的这座迷人的宫闱里,不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在搞阴谋吗?”

“可是他的阴谋比任何人都大,而且由于任何人都猜想不到,他

的危险性就更大。”

“你看到洛伦齐诺[1] 了！”查理说。

“你听着，”卡特琳娜说。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佛罗伦萨历史上一出最血腥的惨剧，因此她的心情阴沉起来。“你听我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我错了没有。”

“母亲，什么办法？”

“你去问亨利，昨天夜间是谁在他的房间里。”

“在他的房间里……昨天夜间？”

“是的，如果他对你说了……”

“怎么样？”

“好！我就准备承认是我错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我们就不便要求……”

“一个女人？”

“是的。”

“一个女人能杀死你两名卫士、刺伤——也许是致命地重伤莫勒韦尔先生吗？”

“噢！噢！”国王说，“这可就严重了。发生流血事件了？”

“留下三个人躺在地板上。”

“那造成这局面的人呢？”

“安然无恙地逃跑了。”

“我敢说，这一定是个勇士。母亲，你说得对，我是要了解这个人。”查理说。

“好吧！不过我要向你预言，你了解不到他的，至少不可能通过亨利了解到他。”

“母亲，要是通过你呢？这个人逃跑时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人注意到他穿的衣服吗？”

“人们注意到他穿着一件非常雅致的桃红色斗篷。”

“啊！啊！桃红色斗篷！”查理说，“我在宫廷注意到有一件桃红

---

① 洛伦齐诺·德·美第奇（1514—1547），佛罗伦萨大公阿莱桑德罗·德·美第奇的表弟，曾谋害其表兄。

色斗篷，这件斗篷十分惹人注目，一眼就记得住。”

“正是这一件。”卡特琳娜说。

“那又怎样？”查理问。

“怎样？”卡特琳娜说，“儿子，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去看看我的命令是否已经执行了。”

卡特琳娜走了出去，只剩下查理一个人，心不在焉地来回踱着步。他嘴里哼着猎歌，一只手插在上衣里，另一只手垂着，每当他停下来，他的猎兔狗就上来舔他这只手。

至于亨利，他忧心忡忡地从国王哥哥那儿出来以后，并没有走往常走的那条过道，而是踏上了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通向三楼的小暗梯。可是他刚跨了四级楼梯，在第一个转弯处，看见一个人影，他停下来，伸手去握匕首。但他立即认出是一个女人，这女人拉住他的手，用他非常熟悉的美妙的声音说：

“感谢上帝，陛下，你安全无恙。我真为你担心死了；不过显然是上帝满足了我的祈祷。”

“发生什么事了？”亨利说。

“你回去就知道了。不用为奥尔通担心，他在我这儿。”

少妇急忙下楼去了，就像是和亨利在楼梯上偶然相遇一样。

“真是怪事；”亨利自言自语道。“发生什么事了？奥尔通怎么了？”

很遗憾，这些问题索弗夫人都没有听到，因为她已经走远了。

到了楼梯顶上，亨利突然又见到一个人影，不过这次是一个男的。

“嘘！”这个人做声道。

“啊！啊！是你，弗朗索瓦！”

“别叫我的名字。”

“发生什么事了？”

“你回家去就知道了；然后你到过道里，四面仔细看看，如果没有人监视你，你就到我房间里来，我的门只是虚掩着。”

他也顺着楼梯消失了，就像舞台上的幽灵掉进翻板活门一样。

“真是活见鬼！”贝亚恩人喃喃地说，“依然是一个谜；不过既然谜

底就在我房间里，快回去，让我们好好看一看。”

然而，亨利在继续往前走时心情无法不激动。他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敏感。一切都清晰地反映在他那一平如镜的心灵上，他刚刚听到的一切都向他预示着一种不幸。

他走到自己住处的门口，听了一下。里面没有丝毫声响。再说，既然夏洛特对他说要他回家，显然他完全不必害怕进去会有什么危险。他迅速看了一眼前厅；前厅里一片凄清，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儿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果然，奥尔通不在这儿。”他说。

他走进第二个房间。

这儿，一切都清楚了。

尽管用大量的水刷洗过，地板上依然残留着大片大片的血痕；一件家具被砸碎了，床帷被剑划破了，一面威尼斯镜子被子弹击碎了；一只沾满鲜血的手靠在墙上，留下可怕的痕迹，说明这寂寥无声的房间曾是一场生死搏斗的见证。

亨利用惊恐的目光搜寻着这一个个细节，他手摸了一下冒汗的额头，喃喃地说：

“啊！我明白了国王帮了我什么忙；有人曾来暗杀我……而……啊！德穆伊！他们把德穆伊怎么样了？坏蛋们！他们把他杀死了！”

正像阿朗松公爵急于想把消息告诉亨利一样，亨利也同样急于想了解这些消息，他向周围的物件最后投了沮丧的一瞥，就奔出房间，来到过道；看清周围没有人监视，他推开虚掩的房门，进去后又轻轻关上，然后就冲进阿朗松的房间。

公爵正在里面的房间等他，他一面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一面急忙地拉住亨利的手，把他拉进一个塔式的孤立的小房间。这儿经过他的精心安排，可以躲过任何侦察。

“啊！哥哥，多么可怕的夜晚啊！”他说。

“发生什么事了？”亨利问。

“有人要抓你。”

“抓我？”

“是的，抓你。”



“以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昨晚国王带我同他一起进城去了。”

“这么说他知道。”阿朗松说。“可是既然你不在自己房里，是谁在你那儿？”

“有人在我房里？”亨利装作不知道，问道。

“是的，一个男人。我一听到声音，就跑去救你；可是已经太晚了。”

“那人被抓住了吗？”亨利担心地问。

“没有，他重伤了莫勒韦尔，杀死了两个卫士，然后逃跑了。”

“啊！勇敢的德穆伊！”亨利喊道。

“这么说是德穆伊？”阿朗松急忙问。

亨利看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至少，我是这样猜想的，”他说，“因为我曾经约他来商量关于你逃跑的事，并且要告诉他我把我对纳瓦尔王国应享受的权力全部让给你了。”

“那么，一旦事情败露，我们就完了。”阿朗松公爵面无人色地说。

“是的，因为莫勒韦尔会说出他来的。”

“莫勒韦尔咽喉中了一剑；我问过给他包扎的医生，一星期之内，他绝对说不出一个字来。”

“一星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德穆伊就可以逃到安全的地方了。”

“此外，也有可能不是德穆伊，而是另一个人。”

“你这样认为吗？”亨利说。

“是的，这个人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人们只看到他穿着桃红色的斗篷。”

“的确，”亨利说，“一件桃红色的斗篷是花花公子穿的，而不是士兵穿的。人们决不会想到德穆伊会穿桃红色的斗篷。”

“当然不会。”阿朗松说。“如果有人要怀疑谁的话，倒更可能怀疑是……”

他欲言又止。

"是拉莫尔先生。"亨利说。

"毫无疑问;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逃跑的人时,我也曾怀疑是他。"

"你也曾怀疑是他! 真的,很可能就是拉莫尔先生。"

"他什么都不知道吗?"阿朗松问。

"什么都不知道,至少不知道什么重要的内情。"

"哥哥,"公爵说,"现在,我真相信就是他了。"

"见鬼!"亨利说,"如果真是他,这会使王后非常难过的,她对他很感兴趣。"

"你说感兴趣?"目瞪口呆的阿朗松问。

"当然啰。弗朗索瓦,你难道忘了是你姐姐把他推荐给你的?"

"是这样,"公爵声音嘶哑地说,"所以我也想获得他的好感,证据是:我怕他的红斗篷牵连了他,便上楼到他房间里把斗篷拿到我这儿来了。"

"噢! 噢!"亨利说,"你这样做非常明智。现在我不打赌,但我可以发誓是他。"

"甚至在法庭上吗?"弗朗索瓦问。

"当然啰。"亨利回答。"他可能是给我送玛格丽特的一封什么信来的。"

"如果你保证替我做旁证,我就去揭发他。"阿朗松说。

"如果你去揭发,我的兄弟,你明白我是不会戳穿你的。"亨利回答。

"可是王后呢?"阿朗松说。

"啊! 是的,还有王后呢。"

"必须弄清她会怎样做。"

"我来承担这个任务。"

"唉! 哥哥! 她要是来戳穿我们那才错了呢,因为这本来会使这个年轻人获得勇士的美名,而且不要他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他可以赎购。不错,他也可能连本带利一起偿还。"

"当然啰! 那有什么办法呢?"亨利说,"在这世上,要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嘛。"

他对阿朗松笑了一下，打了个手势，以示告别，就小心翼翼地探头向过道里张望；看清没有人偷听，他就迅速地消失在通往玛格丽特房间的暗梯里。

纳瓦尔王后心里并不比她丈夫踏实。国王、安儒公爵、吉兹公爵和亨利——她还是认出了他——昨夜对她和内韦尔公爵夫人的讨伐，使她惶惶不安。不错，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会牵连自己，拉莫尔和科科纳从栅门上解救下来的守门人也证实他没有泄露秘密。可是拉莫尔和科科纳所抗击的这四位大人物并不是偶然拐到这儿来，而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的。玛格丽特在内韦尔公爵夫人家度过了后半夜，天一亮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她到家就睡下了，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点点声响都会使她惊惶一阵。

就在这重重焦虑之中，她听到暗门处传来敲门声，让吉洛纳问清来访者以后，她吩咐放客人进来。

亨利站在门口，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他那精致的嘴角上浮动着惯带的微笑，脸上没有任何一块肌肉能让人看出他刚刚经历过可怕的感情波澜。

他用目光询问玛格丽特：他是否能单独和她谈一谈。玛格丽特懂得了丈夫目光的含意，做了一个手势让吉洛纳退去。

"夫人，"亨利说，"我知道你是非常关心你的朋友的，我怕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先生，什么消息？"玛格丽特问。

"我们的一个最亲密的仆人受到了很大的牵连。"

"谁？"

"亲爱的拉莫尔伯爵。"

"拉莫尔伯爵受到牵连！由于什么事？"

"由于昨晚的事件。"

玛格丽特尽管极力克制自己，脸色还是不由自主地涨红了。

她终于竭力镇定了下来。

"什么事件？"她问道。

"怎么？"亨利说，"你一点也没有听到昨晚卢浮宫里的喧闹声？"

"没有，先生。"

"噢！我祝贺你，夫人，"亨利天真至极地说，"这证明你睡眠非常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母亲下令要莫勒韦尔和六个卫士去抓我。"

"你，先生！抓你！"

"是的，抓我。"

"凭什么理由？"

"啊！谁能说得清我们母亲这样深刻的人头脑中会想出什么理由？我尊重她的理由，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理由。"

"你不在家吗？"

"是的，正好不在。你猜到了，夫人，我的确不在家。昨晚国王邀我去给他做伴；不过，我虽然不在，却有另一个人在那儿。"

"那个人是谁？"

"好像是拉莫尔伯爵。"

"拉莫尔伯爵！"玛格丽特吃惊地说。

"见鬼！这个普罗旺斯人真是条好汉。"亨利继续说。"你知道，他刺伤了莫勒韦尔，还杀死了两个卫士。"

"刺伤了莫勒韦尔先生，杀死了两个卫士……这不可能！"

"怎么！夫人，你怀疑他的勇敢？"

"不，可是我说当时拉莫尔先生不可能在你那儿。"

"为什么他不可能在我那儿呢？"

"因为……因为……"玛格丽特窘得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在别处。"

"啊！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旁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说出他在哪儿，就万事大吉了。"

"说出他在哪儿？"玛格丽特急忙问。

"大概吧……反正他不被捕、不经过审问是过不了关的。不过，遗憾的是，人们掌握了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

"那个疯狂自卫的人披着一件红斗篷。"

"可是穿这样斗篷的不只是拉莫尔先生一个人……我还知道另

一个人。”

“是的,我也知道……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不是拉莫尔先生在我房间里,那就是另一个像他一样穿红斗篷的人。你知道这另一个人是谁?”

“天呀!”

“这就是危险所在;你看得同我一样清楚,夫人,你这样激动就向我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就让我们两人好好谈一谈,因为我们谈的是世上人们最渴望的东西——王冠……谈的是最珍贵的东西——生命……德穆伊一旦被捕,我们就完了。”

“是的,我明白。”

“而拉莫尔先生却不会牵连任何人;除非你以为他会编造出什么故事,譬如:他会说他当时正和几位贵夫人在一起……我能知道什么……我?”

“先生,”玛格丽特说,“如果你担心的只是这些,那么,你放心吧,他决不会说这些的。”

“怎么!他不会说!如果他的沉默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呢?”亨利说。

“那他也不会说,先生。”

“你可以肯定吗?”

“我可以担保。”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亨利说着站起身来。

“先生,你要走了?”玛格丽特忙问道。

“噢!我的上帝,是的,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要去做什么?”

“尽量让我们大家摆脱这穿红斗篷的人使我们陷入的险境。”

“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可怜的年轻人!”玛格丽特绞着双手痛苦地嚷着。

“的确,”亨利一边离去一边说,“这位亲爱的拉莫尔先生是个非常可爱的仆人。”

三八　太后的腰带

查理春风满面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可是，同母亲谈了十分钟以后，就好像后者脸上苍白和愤怒的表情转让给了他，而儿子的愉快情绪倒被母亲接收了过去。

“拉莫尔先生，拉莫尔先生！……”查理说，“必须把亨利和阿朗松公爵叫来。叫亨利，因为这年轻人过去是胡格诺；叫阿朗松公爵，因为这人现在是他的侍从。”

“你愿意的话，就叫他们来吧；可是，我的儿子，你什么都打听不出来的。我担心，亨利和弗朗索瓦的关系要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密切。询问他们，只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认为最好还是慢慢来，稳妥一点，考验他们几天。我的儿子，如果你让罪犯们松一口气，让他们认为没有引起你的警惕，他们自以为得计，胆子更大，会更好地给你提供一个让他们猖獗活动的机会；那时我们就全清楚了。”

查理一时拿不定主意，愤怒地来回踱着，像一匹马紧咬着马嚼子似的咬着牙，用抽搐的手使劲压住被猜疑折磨着的心。

“不，不，”他终于喊道，“我不能等待。你不知道对我这样被魔鬼包围着的人来说，等待是什么滋味。再说，这些花花公子变得越来越狂妄无礼了：昨天夜里，两个情郎不是竟敢跟我们对打、造我们的反吗？……如果拉莫尔先生是无辜的，这当然好；可是我很想知道，昨天夜里，有人在卢浮宫打我的卫士、在破钟街打我的时候，他究竟在哪儿。先去把阿朗松公爵给我找来，然后再叫亨利；我要分别审问他们。而你，我的母亲，你可以留在这儿。”

卡特琳娜坐下来。对于像她这样信念坚定的人来说，任何意外的事件，经她的强有力的手一弯，都可以引向达到她自己的目标，虽然表面看来像是远离这个目标。任何撞击都能产生声响和火花。声响是向导，火花能照道。

阿朗松公爵进来了,他同亨利的谈话已经使他对这次召见有了准备,所以他很平静。

他的回答都是再精确不过的了:他预先得到母亲的通知,要他呆在自己的房里,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只是由于他的住所和纳瓦尔国王的住所在一条过道上,他最初听到有人撞门的声音,接着是诅咒声,然后又听到枪击声;这时他才大着胆子稍稍打开房门,只见一个穿红斗篷的男人逃走了。

查理和母亲互相看了一眼。

“穿红斗篷的?”国王问。

“穿红斗篷的。”阿朗松重复着。

“这件红斗篷难道没有使你怀疑到什么人吗?”

阿朗松使出最大的劲,好使自己撒谎撒得尽可能的自然。

“我向陛下承认,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手下一位绅士的斗篷。”

“这位绅士叫什么名字?”

“拉莫尔先生。”

“当时为什么拉莫尔先生不在你身边,他的职责不是要求他不离你的左右吗?”

“我让他离开了。”公爵说。

“好吧,你去吧。”查理说。

阿朗松公爵朝着他刚才进来的那扇门走去。

“别从那儿出去,”查理说,“走这儿。”

他指着通向他奶娘房间的那扇门。

查理不愿意让弗朗索瓦遇见亨利。

他不知道他们在一瞬间已经互相看了一眼,这一瞬间是够兄弟俩心领神会了。

阿朗松走后,查理打了个招呼,亨利就走了进来。

亨利没有等到查理询问他,就说:

“陛下派人来找我真是时候,我正要下楼来求你主持公道呢。”

查理蹙紧了双眉。

“是的,求你主持公道,”亨利说,“我首先要感谢陛下昨晚把我带走,因为我现在知道了,陛下把我带走,是救了我的命;可是有人企图

刺杀我,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呢?”

“不是刺杀,是逮捕。”卡特琳娜急忙说。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亨利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逮捕我?如果我是罪犯,那么我今天早上和昨天晚上是一样的罪犯。陛下,请你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吧。”

查理看着母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的儿子,你接待了一些可疑的人。”卡特琳娜说。

“好,夫人,你是说一些可疑的人牵连了我,是吗?”亨利说。

“是的,亨利。”

“请说出他们的名字来,说出他们的名字来!他们是谁?让他们和我对质!”

“对,亨利是有权利要求解释的。”查理说。

“我要求解释!”亨利重复着。他感到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想利用这种优势。“我要求我的查理哥哥,要求我的卡特琳娜母亲把事情说清楚。自从我和玛格丽特结婚以来,难道我的行为够不上一个好丈夫吗?你们可以去问玛格丽特。难道我不是一个好天主教徒吗?你们可以去问问我的忏悔神父。难道我不是一个好亲戚吗?你们可以去问所有参加昨天打猎的人。”

“是的,的确如此,小亨利,”国王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人说你在搞阴谋。”

“搞阴谋反对谁?”

“反对我。”

“陛下,如果我想阴谋反对你,那么,当你的马腿被打断起不来、疯狂的野猪冲到陛下面前时,我只要让事情自然发展就可以了。”

“嗯!见鬼!母亲,你知道他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昨天夜里谁在你房间里?”

“夫人,”亨利说,“在这种很少有人敢为自己担保的时刻,我决不为他人担保。我昨晚七点钟离开自己的住所。十点钟,我查理哥哥带我出去,我一整夜都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一面陪伴着陛下,一面又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不过,即使这样,仍然否认不了你手下的一个人杀死了陛下的

两个卫士，刺伤了莫勒韦尔先生。”

“我手下的一个人?”亨利说，“夫人，这人是谁? 请说出他的名字……”

“大家都说是拉莫尔先生。”

“拉莫尔先生并不是我的人，夫人；拉莫尔先生是阿朗松先生的人，是你女儿推荐给他的。”

“不管怎样，小亨利，是不是这个拉莫尔先生在你的房间里?”

“陛下，我怎么知道呢? 我无法说是，也无法说不是……拉莫尔先生是一位很会体贴人的仆人，对纳瓦尔王后忠心耿耿。他经常给我送信来，有时是玛格丽特的，因为拉莫尔先生非常感激她把他推荐给阿朗松公爵；有时也是阿朗松公爵的。我不能说这一定不是拉莫尔先生。”

“就是他，有人认出他的红斗篷来了。”卡特琳娜说。

“拉莫尔先生穿的是红斗篷吗?”

“是的。”

“而那个把我的两个卫士和莫勒韦尔先生弄得这样惨的男子……”

“也穿红斗篷吗?”亨利问。

“正是这样。”查理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贝亚恩人说。“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不应该叫我来，因为不是我在自己房里，而是拉莫尔先生，你们应该查问的是他。不过，”亨利接着说，“我想提醒陛下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是我见了国王签署的命令，不但不服从，反而抵抗，那么我是罪犯，无论受什么惩罚都罪有应得；但现在根本不是我，而是与这道命令毫无关系的人，人们要非法逮捕他，他自卫了，虽然做得过火了一些，但他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可是……”卡特琳娜嗫嚅着。

“夫人，命令上写明是逮捕我吗?”亨利问。

“是的，是陛下亲自签署的。”卡特琳娜回答。

“可是是否另外还写明，如果找不到我，可以逮捕在我房间里找

到的人来顶替呢？”

“没有。”卡特琳娜说。

“好呀！”亨利说，“既然无法证明我在搞阴谋，无法证明在我房间里的这个人是和我一起搞阴谋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无辜的。”

然后，他转向查理九世继续说道：

“陛下，我不会离开卢浮宫。我甚至随时准备着，只要陛下一道命令，便自动前往他高兴让我去的任何一个国家监狱。可是在见到相反的证据以前，我有权利说，而且我永远要说：我是陛下最忠实的仆人、臣属和兄弟。”

亨利以人们还从未在他身上见到过的庄重的态度向查理行了一礼，便退了出去。

“好！小亨利！”纳瓦尔国王走出去以后，查理喊道。

“好！因为他战败了我们？”卡特琳娜说。

“为什么我不能喝彩呢？当我们比武时，他击中了我，我不是也叫好吗？母亲，你不该这样鄙视这个孩子。”

“儿子，”卡特琳娜握住查理九世的手说，“我不是鄙视他，而是怕他。”

“那么，母亲，你错了。小亨利是我的朋友，就像他所说的，如果他阴谋反对我，他只要让野猪来干就行了。”

“是的，”卡特琳娜说，“为了让他的私敌安儒公爵先生做法国国王吗？”

“母亲，我不管亨利救我是出于怎样的动机；他救了我，这是事实。见鬼去吧！我不愿意人们难为他。至于拉莫尔先生，那好办，我这就去和我兄弟阿朗松弄清楚。拉莫尔先生是他的人。”

这就等于对他母亲说：她可以走了。她一边走开，一边还在寻思着，力图把她那些飘忽不定的疑团固定下来。

拉莫尔先生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能满足她的需要。

回到自己的房间，卡特琳娜发现玛格丽特正在等她。

“啊！啊！”她说，“是你，我的女儿，我昨晚让人去找你来着。”

“我知道了，夫人；可是我出去了。”

“今天早上你为什么来了呢？”

“今天早上，夫人，我来找你是为了告诉太后陛下：你将要做一件不公正的事。”

“什么事？”

“你要逮捕拉莫尔伯爵，是吗？”

“我的女儿，你弄错了，我没有抓过任何人，只有国王才有权抓人，而不是我。”

“夫人，情况十分严重，不必玩弄字眼了。反正要逮捕拉莫尔，是吗？”

“有这个可能。”

“是控告他昨晚呆在纳瓦尔国王房间里，杀了两名卫士、刺伤了莫勒韦尔吗？”

“这正是人们指控他犯下的罪行。”

“夫人，这些指控是错误的，拉莫尔先生没有犯罪。”玛格丽特说。

“拉莫尔先生没有犯罪！”卡特琳娜高兴得跳了起来，她从玛格丽特的话里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是的，”玛格丽特接着说，“他没有犯罪，也不可能犯罪，因为当时他不在国王家里。”

“他在哪儿？”

“在我那儿，夫人。”

“在你那儿！”

“是的，在我那儿。”

听到一位法国公主做出这样的自供，卡特琳娜本应投以惊骇的目光，可是她却只是把双手叉在腰上。

“那么……”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逮捕了拉莫尔先生，而且审问他……”

“母亲，那他就会说出他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尽管玛格丽特深信事实会恰好相反，但她还是这样回答。

“既然是这样，女儿，你说得对，不该逮捕拉莫尔先生。”

玛格丽特打了个寒战：她好像觉得在母亲的话中有一种神秘而又可怕的含意；可是她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她刚刚要求的事已经得到了满足。



“可是，如果在纳瓦尔国王的房里的不是拉莫尔先生，而是另一个人。”卡特琳娜说。

玛格丽特没有吭声。

“我的女儿，你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吗？”卡特琳娜问。

“不知道，母亲。”玛格丽特用不太坚定的口吻回答。

“想一想，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再说一遍，夫人，我不知道。”玛格丽特重复了一遍，可是她的脸还是控制不住地变了色。

“好吧，好吧，”卡特琳娜装作不在意地说，“以后再打听吧，去吧，女儿，你放心，母亲会保护你的名声的。”

玛格丽特退了出去。

“啊！”卡特琳娜喃喃地说，“他们结下了联盟；亨利和玛格丽特谈妥了，只要做妻子的作哑，做丈夫的就装瞎。啊！孩子们，你们很机灵，你们自以为很强大；可是你们的力量就在于你们联合了起来，而我却要把你们各个击破。再说，总有一天莫勒韦尔会说话或者写字的。只要他说出一个名字或写出几个字母，那时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在这天到来以前，罪犯就安全了。最好的办法是马上瓦解他们。”

根据这种推理，卡特琳娜又走回儿子的住处。她看到查理正在和阿朗松谈话。

“啊！啊！”查理九世皱着眉说，“母亲，是你？”

“为什么你没说：又是你？这个字就在你脑子里，查理。”

“我脑子里的事情只属于我，夫人。”国王粗鲁地说。即使对卡特琳娜他有时也用这种语调说话。“你要做什么？快说。”

“好吧，我的儿子，你估计对了，”卡特琳娜对查理说。“而你，阿朗松，你错了。”

“夫人，你说的是什么？”两位王子同声问道。

“在纳瓦尔国王房间里的根本不是拉莫尔。”

“啊！啊！”弗朗索瓦脸色苍白地哼哼着。

“那么是谁呢？”查理问。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等莫勒韦尔开口时，我们就知道了。先不

谈这件事，它不久就会真相大白的。我们还是来谈谈拉莫尔先生吧。”

“拉莫尔先生，你又要怎么样他，母亲，既然在纳瓦尔国王的房里的不是他？”

“不，他当时不在国王的房里，可是他在……在王后的房里。”卡特琳娜说。

“在王后的房里！”查理说着，暴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笑声。

“在王后房里！”阿朗松喃喃地说着，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这不可能，不可能，”查理说，“吉兹告诉我他看到玛格丽特的轿子了。”

“正是这样，她在城里有一所房子。”卡特琳娜说。

“在破钟街。”国王嚷道。

“噢！噢！这太过分了！”阿朗松说着，把手指甲都深深地掐进胸口的皮肉里了。“她还把他推荐给我！”

“啊！我想起来了！”国王说，“这么说是他昨天夜里抵抗我们，还把一把银壶扔在我头上。这坏蛋！”

“噢！不错。这坏蛋！”弗朗索瓦重复道。

“你们说得对，孩子们！”卡特琳娜装作不理解两个儿子各自的心情。“你们说得对！这位绅士稍微一说漏嘴都可能引起可怕的丑闻，败坏了一个法国公主的名声！决不能产生片刻的冲动！”

“也不能只顾片刻的虚荣。”弗朗索瓦说。

“那当然，那当然；”查理说，“但是我们总不能把这个案件向法官们提起诉讼，除非亨利要出面起诉。”

“儿子，”卡特琳娜把手按在查理的肩上，以唤起国王对自己意见的注意。“你仔细听我说：有罪行，就可能产生丑闻。可是惩罚一个公主的这类犯罪行为不能用法官和刽子手。如果你们是一般的贵绅，我不需要教你们什么，因为你们俩都是勇敢的人；可是你们是王子，你们不能去和一个普通的乡绅决斗：你们要考虑以王子的方式去复仇。”

“真见鬼！”查理说，“你说得对，母亲，我会考虑惩罚他的办法的。”

“我一定帮助你，哥哥。”弗朗索瓦喊道。

“而我呢，”卡特琳娜一面说一面解下了一条黑色的束腰丝带，那丝带原来在她腰上围了三圈，两头都有流苏，一直垂到膝盖。“我走了，不过我把这条腰带留给你们作为我的代表。”

说罢，她就把腰带扔到两位王子的脚下。

“啊！啊！我明白了。”查理说。

“这腰带……”阿朗松捡起腰带嗫嚅道。

“这就是既要惩罚，又要沉默。”卡特琳娜以胜利者的口吻说。“可是，”她又补充道，“这一切都不会给亨利带来什么不幸。”

她走了出来。

“当然！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阿朗松说，“当亨利得知他妻子背叛了他……”他转身向国王，“你接受母亲的建议吗？”

“完全接受。”查理回答。“这会让玛格丽特气恼的，但却可以使小亨利高兴。”他知道他的话就像千把短刀插在阿朗松的心上。

说罢，他叫进来一名卫队军官，命令他去请亨利；可是他又改变了主意。

“不，不，”他说，“我自己去找他。你，阿朗松，你去通知安儒和吉兹。”

他走出房间，顺着螺旋形小楼梯登上了三楼，一直走到亨利的门前。

三九 复仇计划

亨利对国王的查问应答如流，这就为他赢得了缓冲的时间；他利用这时间急忙跑到索弗夫人的住处。在那里，他看到了已经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的奥尔通；可是奥尔通除了告诉他有一帮男子冲进他的住处，为首的那一个用剑柄把他击昏以外，其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至于奥尔通本人，倒不用为他担心：卡特琳娜见他昏倒在地，以为他已经死了。

实际上他正好在太后离开之后、卫队长奉命来清扫现场之前苏醒过来，便躲进了索弗夫人的住处。

亨利要求夏洛特把这个年轻人一直收留到他得到德穆伊的消息。他相信德穆伊一定会从他隐藏的地方写信给他的。到那时，他就可以派奥尔通给德穆伊送回信。这样，他就不是只有一个忠于他的人，而是有两个可以信赖的人了。

商量好这个计划，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突然，门打开了，国王走了进来。

"陛下，"亨利喊着，急步迎着国王走去。

"是我……真的，亨利，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陛下，"亨利说，"陛下太夸奖我了。"

"亨利，你只有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亨利说，"是说我偏爱围猎、不喜欢鹰猎吗？陛下已经责备过我好几次了。"

"不，不，我不是说这个，亨利，我说的是另一回事。"

"那么就请陛下说吧。我一定改正。"亨利说，他从国王的笑容里看出他情绪很好。

"我是说，你虽然有一副好眼睛，却不能看得很清楚。"

“啊！”亨利说，“陛下，难道我是近视眼吗？我自己还没有发现呢。”

“比近视眼还糟，小亨利，比近视眼还糟，你是瞎子。”

“啊！真的！”贝亚恩人说。“不过，那一定是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个不幸才降临到我头上的吧？”

“是呀！”查理说，“这很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反正我马上就要让你睁开眼睛了。”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陛下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上帝在天上所做的事，你在地上全能做到。你说吧，我听着。”

“昨晚吉兹说你妻子由一位公子哥儿陪伴着刚刚走过，你还不愿意相信呢！”

“陛下，”亨利说，“怎么能相信陛下的妹妹会有如此轻率的举动呢？”

“他告诉你你妻子去了破钟街，你也不肯相信！”

“陛下，怎能设想一位法国公主会如此不顾惜自己的名声呢？”

“后来我们包围了破钟街那座房子，我肩上挨了一把银壶，安儒头上挨了一盘糖煮橘子，吉兹脸上挨了一只野猪腿，那时你看到了两个女人两个男人，是吗？”

“陛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陛下想必记得我当时正在询问守门人。”

“对了；可是，该死的！我看见了，我！”

“啊！如果陛下看见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说，我看见了两个男子，两个女子。好呀！我现在知道了，而且深信无疑，两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玛尔戈，在两个男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拉莫尔先生。”

“啊呀！”亨利说，“如果拉莫尔先生在破钟街，他就不可能在我这儿了。”

“是的，他不在这儿。”查理说，“可是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追查在这儿的那个人，等那个笨蛋莫勒韦尔能说话或者写字时，我们自然就会知道的；现在问题是玛尔戈欺骗了你。”

“唔！”亨利说，“不要相信那些诽谤。”

"我就说你不光是近视眼，而且是瞎子么！见鬼！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死脑筋！我告诉你玛尔戈欺骗了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勒死她迷恋上的那个家伙。"

亨利惊讶得跳起来，呆呆地望着他的内兄。

"亨利，你老实承认，你心底里对此不会不乐意的。玛尔戈当然会像一千只小嘴乌鸦似的吵闹不休。但是，说真的，也只好活该了。我不愿意有人给你带来不幸。安儒公爵欺骗孔代，我装作看不见，因为孔代是我的敌人；可是你，你是我的兄弟，而且不只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朋友。"

"可是，陛下……"

"我不愿意让人折磨你，我不愿意让人愚弄你。你成为这些外省来的年轻人嘲弄的对象已经很久了。他们是专来拣我们的残羹剩饭、追求我们的妻子的。让他们来吧！不，应该说：让他们再来吧！你被人欺骗了，小亨利，谁都可能碰到这种事；可是，我向你发誓，你会感到满意和体面的。明天，人们就会说：看来查理国王很爱他的小亨利弟弟，因为他昨天夜里非常巧妙地让那个拉莫尔先生伸出了舌头。"

"陛下，"亨利说，"这件事真的已经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而且决心已下，不会改变了！这位花花公子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讨伐队将由我、安儒、阿朗松和吉兹组成：一个国王，两个王子，再加上一个亲王，还没有算上你。"

"怎么，还要算上我？"

"当然，你也要参加。"

"我！"

"是呀，你！等我们一扼住这家伙的喉咙，你就以最庄严的方式用短剑把他刺死。"

"陛下，"亨利说，"你的好心使我十分不安；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嗯！真见鬼！这个坏蛋好像很以此为荣。他有时到她在卢浮宫的住处去，有时到破钟街。他们一起作诗——我真想看看这位花

花公子作的诗——还有牧歌。他们谈论比翁①,说罢达夫尼斯② 又说科里东③。呀!发发慈悲饶了我吧!"

"陛下,"亨利沉思着说。

"什么事?"

"陛下一定会明白我不能参加这样的讨伐,我认为我亲自在场不合适。这件事与我关系太大,因此,如果我出面干涉,一定会有人骂我残暴。陛下为了妹妹的名誉去惩罚一个毁谤我妻子的荣耀的纨袴子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陛下,我认为玛格丽特是无辜的,她的名声不会因此而受到玷污;可是,如果我也参加进来,那事情就不一样了。我的参加会使一个正义行为变成复仇行动。那就不是一次处决,而是一次谋杀了;我的妻子就不再是受人毁谤,而是确实有罪了。"

"见鬼!亨利,你说得太对了。我刚才还对母后说,你聪明得像个精灵。"

查理得意地看着他的妹夫,后者躬一躬腰回答他的赞许。

"你至少也得说一说,"查理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为你除掉这个花花公子,你是不是高兴?"

"陛下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纳瓦尔国王回答。

"那好,那好!由我来替你办吧!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会比你办得差的。"

"那就拜托了,陛下。"亨利说。

"只是你要告诉我,他一般几点钟去你的妻子那儿?"

"晚上九点钟左右。"

"几点钟离开?"

"在我去她那儿以前,因为我从未在那儿见到过他。"

"大约……"

"大约十一点钟左右。"

---

① 比翁,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

② 达夫尼斯,西西里岛传奇故事中的牧羊人。

③ 科里东,希腊神话中的牧羊人。

“好，你今晚十二点钟下来，事情就已经办成了。”

查理真诚地握着亨利的手，又说了几句友好的话，然后哼着心爱的猎歌走了出去。

“真是活见鬼！”贝亚恩人一边目送着查理一边想，“这个鬼把戏又是太后的主意，要不就算我错了。事实上，她总是想方设法在我妻子和我之间制造不和。这是一对多么美满的夫妻啊！”

亨利笑了起来；在没有人看到和听到时，他是经常暗自发笑的。

就在这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约摸七点钟的光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刚洗完澡，拔过毛，得意洋洋地踱着步，在卢浮宫的一个房间里的镜子面前哼着一支小曲。

在他旁边的那张床上，睡着，不，应该说四仰八叉地躺着另一个年轻人。

一个是我们的朋友拉莫尔，整个白天别人在那儿叨咕他，也许此刻叨咕得更凶，而他自己却压根儿没有想到。另一个是他的伙伴科科纳。

一场暴风雨正在他的周围发作，可是他听不到一下雷鸣，看不到一次闪电。他从早上三点钟回家一直睡到下午三点钟，一面睡一面做着梦，在流沙上建造着那人们称做未来的空中楼阁。然后，他起床了，在时兴的浴室里度过了一个小时，又去拉于里埃尔老板店里吃了晚饭，回到卢浮宫以后，又为了对王后进行他照例的拜访而梳洗打扮了一番。

“你说你已经吃过晚饭了？”科科纳打着呵欠问。

“是的，而且胃口好极了。”

“自私自利！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

“说真的，你睡得那么香，我不忍心叫醒你。可是，你知道吗？你没吃晚饭，可以去吃夜宵。千万不要忘记向拉于里埃尔老板要安儒酒，是这几天刚到的。”

“这酒好吗？”

“你自己去尝吧，我只告诉你这些。”

“你呢，你到哪儿去？”

“我到哪儿去？”拉莫尔对他的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惊奇。

“当然是去拜访我的王后。”

“啊，对了，如果我去破钟街我们的小楼吃晚饭，那我就可以吃到昨天的剩菜，还有一种大补的阿利坎特酒。”科科纳说。

“阿尼巴尔，我的朋友，昨天夜里刚发生了那样的事，你这样做太不谨慎了。再说，不是告诉过我们，要我们不要自己去吗？把我的斗篷递给我。”

“这倒是真的，”科科纳说，“我差点儿忘了。可是你的斗篷哪儿去了？……啊！在这儿。”

“不，你给我的是黑的，我要那件红的。王后更喜欢我穿那件红的。”

“啊！”科科纳朝屋里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下，说道，“你自己找吧！我找不到。”

“怎么，”拉莫尔说，“你没找到？哪儿去了呢？”

“你把它卖了吧……”

“为什么要卖掉？我还有六个埃居呢！”

“那么，你就穿我的吧！”

“啊！那倒好……绿色的上衣配上黄色的斗篷，我成了美洲鹦鹉了。”

“你也太难办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拉莫尔翻箱倒柜，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他开始大骂起竟敢溜进卢浮宫的小偷来。就在这时，阿朗松公爵的一个侍从拿着那件贵重的斗篷出现在门口。

“啊！”拉莫尔喊道，“原来在这儿，可找到它了！”

“先生，你是说你的斗篷吗？”侍从说，“是的，是大人派人从你这儿取走的，他想看一看颜色，因为他跟别人打了个赌。”

“噢！”拉莫尔说，“我正在找它，因为我要出去；不过，殿下还要用吗……”

“不，伯爵先生，他用完了。”

侍从走了，拉莫尔扣上了斗篷。

“怎么样！”拉莫尔继续说，“你到底怎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今晚你还回这儿吗？”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呢？”

“你难道连你两小时以后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别人要我干什么。”

“内韦尔公爵夫人？”

“不，阿朗松公爵。”

“的确，”拉莫尔说，“我发现他近来对你很亲热。”

“是这样。”科科纳说。

“看来你的运气来了。”拉莫尔笑着说。

“呸！”科科纳说，“一个小小的王子！”

“噢！”拉莫尔说，“他是那么希望成为老大，老天也许会向他显示一个奇迹的。这么说，你不知道今晚在哪儿啰？”

“不知道。”

“那就见鬼去吧，不，还是说：永别了！”

“这个拉莫尔真厉害，他总是要人家告诉他去哪儿！我能知道吗？再说，我想我还是希望睡一觉。”

说完他又躺下。而拉莫尔则飞也似的奔向王后的住处。他走到我们熟悉的那条过道，遇到了阿朗松公爵。

“啊！是你，拉莫尔先生？”王子说。

“是的，大人。”拉莫尔恭敬地行了一礼回答。

“你要出卢浮宫吗？”

“不，殿下，我要去向纳瓦尔王后问安。”

“拉莫尔先生，你大约几点钟从她那儿出来？”

“大人有什么要吩咐我的吗？”

“不，现在没有，不过今夜我有事要和你谈。”

“大约几点钟？”

“九点到十点。”

“我一定在这个时候到殿下那儿去。”

“好，我等着你。”

拉莫尔行了一礼，继续走自己的路。

“这个公爵，”他想，“脸色有时苍白得简直像死人一样；真奇怪。”

他敲了敲王后的门。吉洛纳好像在等他来，连忙把他领到玛格丽特房里。

玛格丽特正在从事一件看来很费力的工作；一张画满了杠杠的纸和一本伊索克拉底① 的书放在她面前。她做了一个手势，让拉莫尔等她把这一段搞完；她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然后便扔下了笔，请年轻人在她身旁坐下。

拉莫尔容光焕发。他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希腊文！"他朝书看了一眼，喊道："伊索克拉底的演说！你要这干什么？噢！噢！这张纸上还写着：'玛格丽特王后在萨尔马蒂召见使节们！'② 这么说，要用拉丁文向这些野蛮人发表演说啰？"

"非这样不可！因为他们不会说法文。"玛格丽特说。

"可是你怎能没有听到他们致词就写出答词来呢？"

"如果是一个爱卖弄的人，也许会让你以为这是我的即兴之作，可是对你，我的许阿金托斯，我不是这种爱吹嘘的人，人们已经预先把讲话稿交给了我，我应对几句而已。"

"这么说，使节们就要到了？"

"他们今天早上已经到了。"

"怎么谁也不知道？"

"他们是悄悄地到来的。我猜，隆重的欢迎仪式已经推迟到明天下午举行。你看，"玛格丽特多少带些学究气味的自鸣得意的神情说："我今晚写的答词很有些西塞罗③ 的气派。不过别谈这些没意义的东西了，让我们来谈谈你遇到的事情吧。"

"我？"

"是的。"

"我遇到了什么事？"

"啊！你别装好汉，我已经看出你脸色有点发白了。"

---

①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古代雅典雄辩家。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那是我睡得太多了;我愿意谦恭地承认这一点。”

“得了,得了,别充好汉了,我全知道了。”

“那么行行好,告诉我吧,我的珍珠。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 你坦率地回答我,太后问你什么了?”

“太后问我? 她难道和我说过话了?”

“什么? 你没有见到她?”

“没有。”

“那么查理国王呢?”

“没有。”

“那么纳瓦尔国王呢?”

“也没有。”

“可是阿朗松公爵呢,你见到过他了吧?”

“对,就是刚才,我在过道里遇到了他。”

“他对你说什么?”

“他说今晚九点钟到十点钟,他有事要吩咐我。”

“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

“这太奇怪了。”

“可是,你到底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呢? 告诉我吧。”

“你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发生什么事了?”

“不幸的人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已经使你处在悬崖的边缘了。”

“我?”

“是的,你。”

“为什么?”

“听着,德穆伊昨晚在纳瓦尔国王的房里,有人要逮捕他,他杀了三个人,逃跑了,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是注意到了他穿的那件红色斗篷。”

“那又怎样?”

“这件曾经让我上当的红斗篷,也骗过了别人:你受到了怀疑,甚至被指控是杀死那三个人的凶手。今天早上,他们想抓你,审判你,

谁知道呢？也许还要判决你；因为你是不会为了救自己而说出你在哪里的，是吗？”

“说出我在哪里？”拉莫尔喊道，“牵连你，我美丽的玛格丽特！噢！你说得对，我为了让你漂亮的眼睛不流一滴眼泪，我会高兴地死去。”

“唉！我可怜的绅士！”玛格丽特说，“我漂亮的眼睛会为你流很多眼泪的。”

“可是后来这风暴如何又平息了呢？”

“你猜。”

“我怎么会知道呢？”

“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你不在纳瓦尔国王的房间里。”

“什么办法？”

“就是说出你在哪儿。”

“于是呢？”

“于是我就说了。”

“对谁说？”

“对我母亲。”

“卡特琳娜太后……”

“卡特琳娜太后知道了你是我的情人。”

“噢！夫人，你为我做了这样的牺牲，你要求你的仆人做什么都可以。噢！真的，玛格丽特，你做的事是多么美好，多么伟大！噢！玛格丽特，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从那些想把它从我这儿夺走的人手里夺回来了，你现在得救了。”

“多亏你！”年轻人喊道，“多亏我的王后。”

就在这时，一个响亮的声音使他们吓了一跳。拉莫尔后退了一步，他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感；玛格丽特惊叫了一声，眼睛盯着窗上一块被击碎的玻璃。

一块鸡蛋大的石头从那个被打破的窗孔里扔了进来，还在地板上滚动着。

拉莫尔也看到了被砸碎的玻璃，明白了声音的来由。

“谁这样肆无忌惮?”他喊道。

他奔向窗口。

“等一下,”玛格丽特说,“石头上好像捆着什么东西。”

“真的,”拉莫尔说,“像是一张纸。”

玛格丽特扑向这块奇怪的飞来物,取下了一张薄纸。这张纸折成一条很窄的条形,系在石头中间。纸外面系着一根细绳子,绳子还拖在被砸破的玻璃窗外面。

玛格丽特打开这张纸,读着。

“太不幸了!”她喊道。

她把纸条递给像恐惧之神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的脸色苍白的拉莫尔。

一种预感使拉莫尔的心痛如刀绞,他只见那纸条上写着:

> 有几个人手执长剑在通向阿朗松公爵住处的过道里等着拉莫尔先生。也许他还是从这扇窗里出去,到芒特[①] 去找德穆伊先生为好。

“啊!”拉莫尔读罢纸条,问道,“他们的剑难道比我的还长吗?”

“不,可是他们很可能是十个对你一个。”

“是哪位朋友给我们送这张纸条来的?”拉莫尔问。

玛格丽特握住年轻人的手,两眼满含激情地注视着他。

“是纳瓦尔国王的笔迹!”她大声说,“既然他来报信,那就说明确实存在着危险。逃走吧! 拉莫尔,快逃吧,我求求你。”

“你要我怎么逃跑呢?”拉莫尔说。

“从窗子,纸条上不是说了从这扇窗子吗?”

“请下命令吧,我的王后,我一定服从你,从这扇窗子跳下去,哪怕会摔得粉身碎骨。”

“等一下,等一下,”玛格丽特说,“我觉得这根绳子的那一头好像有东西坠着。”

“让我们看看。”拉莫尔说。

---

① 芒特,巴黎西面的伊夫林县的县城。

他们两人一起拉悬在绳子那一头的东西，当他们看到绳子另一头系着一条丝绸和马鬃编织的绳梯时，他们的快乐简直无法形容。

“啊！你得救了。”玛格丽特喊道。

“这真是老天显示的一个奇迹！”

“不，这是纳瓦尔国王做的一件好事。”

“如果这是个陷阱呢？”拉莫尔说，“如果这个梯子在我脚下断了！夫人，你今天不是承认了你对我的感情吗？”

玛格丽特那由于快乐而恢复了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你说得对，”她说，“有这个可能。”

她说罢朝门口奔去。

“你要干什么？”拉莫尔喊道。

“我要亲自去看看是不是真有人在过道里等着你。”

“不能去，不能去！他们会把怒气发在你头上呢！”

“这些人能拿一个法国公主怎么样？我是王后，又是公主，具有双重不可侵犯的身份。”

王后说这番话时显得那么威严，果然使拉莫尔明白了：她是不会遇到任何危险的，应该让她按她的想法去行事。

玛格丽特把拉莫尔交给吉洛纳，并且很细心地嘱咐他们根据情况决定拉莫尔是逃跑还是等她回来，然后就走进了过道。这过道有一条支道可以通到图书馆和好几套住房的前厅。沿着这支道继续往前走，可以到国王和王后的住处。登上暗梯，可以到阿朗松公爵和亨利的住处。尽管这时刚到晚上九点钟，可是除了从支道那边透来一丝微弱的灯光以外，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过道里一片漆黑。纳瓦尔王后踏着坚定的步子，往前走着。可是她刚走完过道的三分之一，便听到一阵低语声，由于说话人极力想压低自己的声音，所以听来更让人感到神秘和恐怖。可是这声音立即消失了，好像被一道权威的命令压下去了，一切都隐遁到黑暗中去；因为她原先看到的一点点灯光也更加微弱了。

玛格丽特继续往前走，毫不犹豫地迎着危险走去，如果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等待着她的话。她外表显得很镇定，虽然她紧握着的双手表明她神经非常紧张。她越往前走，这不祥的寂静就越深沉，只见

一个像是手的影子在遮挡着摇曳的灯光。

当她走到支道口时，突然有一个男人上前两步，亮出一只镀金的烛台给自己照着路，一边喊道：

“他来了。”

玛格丽特发现站在她面前的是她哥哥查理。在他身后站着阿朗松公爵，手里拿着丝带。在暗处好像还并肩站着两个人，只见他们手里出鞘的剑在熠熠闪光。

玛格丽特一眼就看清了整个场面。她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微笑着回答查理：

“你是想说，她来了吧，陛下！”

查理后退了一步。其他人都呆若木鸡。

“是你，玛尔戈。”他说，“这个时候了，你要去哪儿？”

“这个时候！”玛格丽特说，“难道那么晚了？”

“我问你到哪儿去。”

“去找一本《西塞罗讲演集》，我想可能把它丢在母后的房里了。”

“为什么不带灯照亮？”

“我以为过道里亮着灯呢！”

“你从自己住处出来？”

“是的。”

“你今晚都干了些什么？”

“我在准备对波兰使节的答词。明天不是要一起商量吗？不是说好每人都把自己准备的答词交给陛下吗？”

“没有人帮你做这个工作？”

玛格丽特鼓足了全身的勇气。

“是的，哥哥，”她说，“拉莫尔先生在帮我；他很有学问。”

“既然他那么有学问，姐姐，我请他帮完了你，到我那儿去一下，给我参谋参谋，在这方面我还没有你能干呢。”

“这么说，你是在等他啰？”玛格丽特声调非常自然地说。

“是的。”阿朗松不耐烦地说。

“既然如此，我这就让他去找你，弟弟，因为我们的事已经完成了。”玛格丽特说。

"那你的书怎么办?"查理说。

"我让吉洛纳去取。"

两位兄弟交换了一下眼色。

"走吧,"查理说,"我们继续巡逻。"

"你们在巡逻!"玛格丽特说,"你们在找什么?"

"找一个小红人[1]。"查理说。"你不知道有个小红人回到卢浮宫来了吗?阿朗松弟弟亲眼看到了,我们正在搜查。"

"祝你们成功。"玛格丽特说。

她临走又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墙上四个人影正聚在一起,好像在商量什么。

一眨眼工夫,她就到了自己的房门口。

"开门,吉洛纳,"她说,"开门。"

吉洛纳把门打开。

玛格丽特冲进房间,见拉莫尔正在等她。他沉着、坚定,可是手里拿着剑。

"快逃,"她说,"一秒钟也不能再迟疑了。他们在过道里等着要暗杀你。"

"你命令我这样做?"拉莫尔说。

"我要你这样做。我们要想能够再见面,现在就一定要分离。"

在玛格丽特刚才出去的这段时间里,拉莫尔已经把软梯固定在窗台上。他跨了出去,可是在脚踏到绳梯以前,热烈地吻了吻王后的手。

"如果这梯子是一个陷阱,我是为你而死的。玛格丽特,记住你的诺言。"

"那不是诺言,拉莫尔,那是誓言。不要担心,再见。"

勇敢的拉莫尔与其说是走了下去,还不如说是滑下了绳梯。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了。

玛格丽特看着他灵巧地下了梯子,直到确信他双脚已经踩到地上,才回过头来。

---

① 有一种传说,宫中出了小红人,必有大乱。



"夫人,夫人!"吉洛纳喊道。

"什么事?"玛格丽特问。

"国王在敲门。"

"开门。"

吉洛纳出去开门。

只见四位王子站在门口,他们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查理走了进来。

玛格丽特面带笑容,迎着哥哥走上前去。

国王迅速地环视了一下周围。

"哥哥,你找什么?"玛格丽特问。

"我找……"查理说,"我找……嗨! 我找拉莫尔先生。"

"拉莫尔先生!"

"是的,他在哪儿?"

玛格丽特拉着哥哥的手,把他领到窗前。

这时,两个男人伏在奔驰的马背上,已到了木塔。其中一人解下白绸巾,在夜色中挥舞着,以示告别。这两人就是拉莫尔和奥尔通。

玛格丽特用手指着这两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国王问,"你想说什么?"

"这就是说,"玛格丽特回答,"阿朗松公爵可以把他的绳子放进口袋,安儒先生和吉兹先生可以把他们的剑插入剑鞘,因为拉莫尔先生今晚不会再经过过道了。"

四〇　阿特柔斯家族*

自从回到巴黎，亨利·德·安儒还没有能和母亲卡特琳娜无拘无束地见过一次。无人不知，他是她最宠爱的儿子。

这对他来说既不是毫无意义的礼节，也不是一种不得不履行的艰苦的仪式，而是完成做儿子的一项愉快的义务。因为即使他不爱母亲，但至少他知道自己是被母亲深深地爱着的。

事实上，卡特琳娜也的确偏爱这个儿子，因为他勇敢，也许更因为他漂亮——须知卡特琳娜不仅是个母亲，而且是个女人；最后，根据某些耸人听闻的记载，还因为亨利·德·安儒能使这个佛罗伦萨女人回忆起一段充满神秘爱情的幸福时刻。

卡特琳娜是惟一知道安儒公爵已经回到巴黎的人。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使查理九世看到他兄弟从孔代府邸出来的话，他是不会知道他已回巴黎的。查理原以为他要到第二天才到。亨利·德·安儒提前一天到达，是想偷偷地做两件事：一是会一会孔代亲王夫人，美丽的玛丽·德·克莱夫，二是和波兰使节们会谈。

对于他这第二个行动的意图，查理也不很清楚。安儒公爵现在来向他母亲做了一番解释。读者一定也像亨利·德·纳瓦尔一样，对这个行动大惑不解。那就一起来听听他的解释吧。

当盼望已久的安儒公爵走进母亲的房间时，卡特琳娜这个平常那么冷漠、那么刻板的女人，张开双臂，怀着母性的激情，把心爱的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在这颗干枯的心里竟然还能找到母性的激情，的确让人吃惊。须知自从亲爱的儿子离开以后，她只热情洋溢地同科利尼拥抱过一次，因为她明知科利尼第二天就要被谋杀。

---

* 阿特柔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密刻奈国王，其家族屡受内部阴谋倾轧的灾祸。此处借喻瓦卢瓦王族。

同儿子拥抱了一次以后，她后退了一步，细细看了看他，又同他拥抱了一次。

“啊！夫人，”亨利·德·安儒说。“既然上帝成人之美，让我有机会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拥抱我的母亲，就请你快来安慰安慰我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吧！”

“唔！我的上帝！亲爱的孩子，出了什么事情了？”

“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母亲。我爱着一个人，她也爱我；可就是这个爱情给我带来了不幸。”

“我的儿子，详详细细告诉我。”卡特琳娜说。

“唉！母亲……这些使节要我离开法国……”

“是的，这些使节已经来了，你离开法国的时间已经很紧了。”卡特琳娜说。

“时间并不紧，母亲，可是哥哥催得紧。他恨我，我使他感到不安，他要摆脱我。”

卡特琳娜笑了。

“给你一个王位，让你去做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君王！”

“噢！母亲，”亨利苦恼地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走。我，一个法国王子，从小就在世界上最好的母亲身边，在最讲究的上等社会里长大，享受着人间最妩媚的女子的爱恋，竟然要到那冰天雪地的世界边缘去，在那些成天喝得昏天黑地、以酒桶的容量来评论他们国王的才干的粗鲁人中间慢慢地死去！不，母亲，我不愿意去，我会死的！”

“让我们看看，亨利，”卡特琳娜紧握着儿子的双手说，“让我们看看，你说的是真正的理由吗？”

亨利垂下了眼睛，他似乎不敢承认自己还在想的事，即使是对自己的母亲。

“难道不是为了另外一个不那么浪漫，而是更富于理性、更富于政治色彩的理由吗？”

“母亲，也许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占有的地位过多了，但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可不是我的过错，不是你自己告诉我，给我查理哥哥算的命是夭折吗？”

“是的，”卡特琳娜说，“可是，儿子，占星算命也可能出错的。我现在真希望算的那些命全都不是真的。”

“给他算的命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只说四分之一世纪；可是没有说是他的寿命还是他当政的年限。”

“那好！母亲，想办法让我留下吧。哥哥已经快二十四岁了；再过一年，问题就解决了。”

卡特琳娜沉思了一会儿。

“是的，事情如果能这样当然是最理想的。”她说。

“噢！你想想，母亲，”亨利嚷道，“如果我用法国的王冠去换一顶波兰的王冠，那会使我多么绝望啊！我本来可以在卢浮宫，在这个高雅、文明的宫廷里，在世界上最好的母亲身边执政；母亲早年习惯于分担父亲的国事重担，一定也愿意和我一起来担负这个重任的。母亲的建议会减轻我一半的工作和劳累。在那边一想到这一切，我会万分痛苦！啊！母亲！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的！”

“好啦，好啦，亲爱的孩子，”卡特琳娜说。这样的前景也一直是她最希望的。“好啦，你不要难过。你是不是想过用什么办法来达到目的呢？”

“噢！当然，我是想过的，也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比人们料想的早回来两三天，并且让查理哥哥以为我是为了孔代夫人才回来的；然后我去见了使节中最重要的人物拉斯科，引起他对我的注意，尽可能地让他在初次见面时就厌恶我，我希望已经达到了目的。”

“啊！我亲爱的孩子，这可不好。”卡特琳娜说，“必须把法国的利益放在你个人的好恶之上。”

“母亲，法国的利益难道就是我哥哥一旦发生了不幸，让阿朗松公爵或者纳瓦尔国王来掌权吗？”

“噢！纳瓦尔国王，决不，决不。”卡特琳娜喃喃地说。内心的不安使她的额头布满了愁云，每当她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这样脸色阴沉。

“说心里话。”亨利继续说，“阿朗松弟弟也并不比他强，并不更爱

你。”

“拉斯科究竟说了些什么?”

“当我催促他要求接见的时候,他很犹豫。噢!如果他能写信去波兰,打断这次选举该多好呀!”

“这简直是疯话,我的儿子,这是疯话……国事会议的决定是神圣的。”

“那么,母亲,能不能要这些波兰人答应让我弟弟代替我呢?”

“这样做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的。”卡特琳娜回答。

“管他呢!母亲,去试一试,尽量同国王谈一谈;把一切都归到我对孔代夫人的爱情上,说我发疯了,说我失去了理智。他正好见到过我和吉兹公爵一起从孔代亲王的府邸出来,吉兹公爵像个知心朋友一样处处都肯给我帮忙。”

“是的,为了结成同盟①。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可是我看到了。”

“是这样,母亲,正是这样!不过现在我也可以利用他。嗨!有人为自己努力时也在为我们效劳,这对我们来说岂不是很好吗?”

“国王见到你们时说了些什么?”

“他好像相信了我对他说的话,真以为是爱情驱使我回巴黎的。”

“他没有问你夜里剩下来的时间怎么过吗?”

“问了,母亲,不过我在楠图耶家吃的夜宵,我故意在那儿大吵大闹了一场,结果到处都在议论着这场丑闻,国王也就不会怀疑我没在那儿度过夜晚了。”

“这么说,他不知道你见过拉斯科?”

“完全不知道。”

“好,这样最好。亲爱的孩子,我为你去说说看;可是,你是知道的,对这个生性倔强的人,是很难施加影响的。”

“噢!母亲,我的母亲,如果我能留下,该是多么幸福呀!那时我一定会更加爱你,如果我对你的爱还有增加的可能的话!”

“如果你留下,会把你派去打仗的。”

“噢!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不离开法国就行。”

---

① 联盟,全名“神圣同盟”,即后来成立的以吉兹公爵为首的法国天主教联盟。

"你也许会战死在沙场的。"

"母亲,人不会被子弹打死,倒会痛苦而死,厌倦而死。不过查理绝不会答应让我留下的;他憎恨我。"

"他是嫉妒你,我漂亮的常胜将军,这也真是,为什么你那样勇敢,那样幸运呢?为什么还不到二十岁,你就像亚历山大和恺撒那样连打胜仗?不过你暂且不要让任何人看出你的想法,要装作很顺从,要讨好国王。今天,要举行一次家庭会议,读一读准备在典礼上发表的讲话,讨论讨论。你就当你的波兰国王,其他由我来管。对了,你们昨晚的讨伐怎么样?"

"失败了,母亲,那个花花公子事先得到了通知,跳窗逃跑了。"

"好呀!"卡特琳娜说,"总有一天,我会知道是哪一个坏蛋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等一下,我猜到了……他真该死!"

"母亲,就这样?……"安儒公爵说。

"你就由我来安排这件事吧。"

她温情地吻了吻亨利的眼睛,把他推出书房的门。

不久,本家的公主、王子们都来到太后的房间。查理的情绪很好,妹妹玛尔戈的放肆不但没使他痛苦,反而使他开心;他对拉莫尔也并不耿耿于怀,他所以在过道里如此热切地等候拉莫尔,是把那当做一次潜伏狩猎。

和他相反,阿朗松却是心事重重,自从他知道拉莫尔得到他姐姐的垂爱,他一向对拉莫尔怀有的厌恶之感变成了仇恨。

玛格丽特头脑在沉思,但眼睛却在观察着。她既回忆着往事,又警戒着眼前。

波兰的使节们已送来了他们将要发表的讲演稿。

没有人向玛格丽特提及昨晚发生的事情,就好像那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她读了所有的讲话。除了查理以外,每个人都讨论了他们要发表的答词。查理任随玛格丽特爱怎么回答都可以。在斟酌阿朗松那篇讲演辞的字句时,他就多所刁难;而对亨利·德·安儒的讲话稿,他就更充满恶意了:他把这篇稿子大删大改了一通。

这个会议,虽然还没有使事情爆发,但已经严重地激化了人们的情绪。

亨利·德·安儒的讲话几乎需要全部重写，他独自离开去完成他的任务去了。玛格丽特自从昨晚从打破了的窗子得到情报以来，再也没有得到纳瓦尔国王的消息，她径自回自己的住处，希望能在那儿见到他。

阿朗松公爵从安儒哥哥的目光中看出他十分犹豫，而且发现哥哥和母亲互相心领神会地交换着眼色，于是回自己的房里去思考这一切。在他看来，这一定是一起新的阴谋。最后，查理正要去打铁房完成他亲手锻造的一支长矛，卡特琳娜叫住了他。

查理料想母亲一定又有什么要违反他愿望的事情，他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怎么！”他说，“你还有什么事？”

“陛下，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商量一下。我们刚才忘了这件事，不过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定在哪天举行公开会议？”

“啊！真的！”国王说着重新坐了下来。“那我们就谈一谈吧，母亲。你认为定在哪天好呢？”

“我以为陛下绝口不提这件事，像是忘了似的，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考虑。”卡特琳娜说。

“不，母亲，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查理问。

“儿子，”卡特琳娜十分温和地说，“我认为不应该让波兰人觉得我们是那样急于求得这顶王冠。”

“相反，母亲，”查理说，“是他们很着急，从华沙急急忙忙赶到这儿……应当以礼相待，不卑不亢。”

“从某种意义上讲，陛下的想法可能是对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可能没有错。这么说，陛下的意思是公开会议要尽早举行啰？”

“是的，母亲，难道你的意见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我的想法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增加你的荣誉；所以我要对你说：如果你这样匆忙行事，我怕别人会说你急于利用这机会把你兄弟当做法国王室的包袱卸掉。而实际上千真万确的是，他为法国王室争得了荣誉，他对法国王室是忠诚的。”

“母亲，”查理说，“我兄弟离开法国时，我将赠送给他丰厚的礼

品，让别人连想都不会想到你担心别人会说的那些话。”

“好吧，既然你对我的每一点异议都回答得这样圆满，我认输……可是，为了接待这个根据表象来判断一个国家强弱的好战的民族，你必须大大地展示一下你的部队，我不认为法兰西岛上已经召集了足够的部队。”

“请原谅我，母亲，因为我已经预见要发生这件大事，已经做了准备。我从诺曼底召来了两个营，从居延那召来了一个营；我的弓箭营昨天已经从布列塔尼来到这里；分散在都兰地区的轻骑兵今天就可以到达巴黎，当人们还以为我手边只有四个团的时候，我却有两万人马待命而动。”

“啊！”卡特琳娜惊讶地说，“这么说，你是什么都考虑到了，只缺一样东西，不过会弄得到的。”

“什么东西？”

“钱，我知道你手头上不是很宽裕。”

“相反，母亲，相反，”查理九世说，“我在巴士底狱存有十四万埃居，我个人的积蓄这些日子已经超过八万埃居，我把它埋在卢浮宫的地窖里；假如财源不足的话，楠图耶还能给我三万埃居。”

卡特琳娜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在此以前她只看见查理的粗鲁和暴躁，而从不知道他是如此地富有远见。

“好，”她说，“陛下一切都想到了，这实在令人钦佩，只要裁缝、刺绣工和首饰匠稍稍加快一点，陛下用不了六个星期就可以举行会议了。”

“六个星期！”查理大声说，“母亲，裁缝、刺绣工和首饰匠从得知我弟弟得到任命的那天就开始工作了。如果赶紧的话，今天就可以准备好；不过，三四天后是肯定可以万事俱备了。”

“噢！”卡特琳娜喃喃地说，“儿子，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着急得多。”

“我已经说了，应当以礼相待。”

“好。这么说，你如此高兴，是因为这件事给法国王室增添了光彩，是不是？”

“当然。”

“那么，看到一个法国的王子戴上波兰的王冠是你最大的愿望

吗?”

“你说得对。”

“这么说,你关心的是这一事实,是东西,而不是人,不管是谁去那儿统治……”

“不,不,母亲,该死的!我们不要再变了,波兰人做了很好的选择。这些人既聪明又坚强!作为一个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人人都能征善战的民族,他们把一员战将看做君王,这是合乎逻辑的。安儒正合他们的需要:雅尔纳克和蒙孔图尔的英雄对他们来说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你要我派谁去?阿朗松?一个懦夫!这会使他们对瓦卢瓦家族产生怎样的看法!……阿朗松!只要耳边飞过第一发子弹他就逃之夭夭,至于亨利·德·安儒,那才是个战将!好样的!手里永远紧握利剑,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总是勇往直前!……多么勇敢!刺,冲,击,砍!啊!我的安儒兄弟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勇士,他会率领他们从早到晚地厮杀,一年到头地厮杀。他乱喝酒,这是事实。可是他能镇定自若地带着他们冲杀,这就行了。这位了不起的亨利,他到那儿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冲呀!冲呀!上战场呀!军号和战鼓助威呀!国王万岁!征服者万岁!将军万岁!人们将一年三次宣布他为最高统帅!这对法国王族和瓦卢瓦家族是多大的荣耀呀!……他也可能战死沙场!可是,真是活见鬼!那样死是多么崇高啊!”

卡特琳娜打了个哆嗦,眼睛里射出闪电一样的亮光。

“真想不到你是故意要把亨利·德·安儒支走,真想不到你竟不爱你的弟弟!”

“哈哈……”查理神经质地放声大笑。“你猜到了我要把他支走?你猜到了我不爱他?即使你猜对了,又怎样呢?爱我的弟弟!我为什么要爱他?哈……你想笑吗?……”他说着,苍白的脸上渐渐出现了兴奋的红晕。“他爱我吗?而你,你爱我吗?除了我的狗,除了玛丽·图谢和我的奶娘,难道还有谁爱过我吗?不,不,我不爱我的兄弟,我爱我自己,你听见了吗!我也不反对我的兄弟跟我一样做。”

“陛下,”卡特琳娜也激动起来。“既然你说出了心里话,我也要

说说我的心里话。你的行为像一个软弱的国王，一个缺乏明断的君主。你要送走你的大弟弟，王位的天然支撑者，一个当你发生不幸时在各方面都配得上继承你的人。这样，你就等于丢掉自己的王冠，因为，正如你所说的，阿朗松年轻，无能，软弱——不只是软弱，简直是懦弱！……那时贝亚恩人就会取而代之，你听到了吗？”

“唔！见鬼去吧！”查理嚷道，“我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贝亚恩人会取代我的弟弟？见鬼！那再好不过了！……我说我从来不爱任何人……我说错了，我爱小亨利；是的，我爱他，这个好亨利，他的态度是那样坦率，手是那样温暖，而我在我的周围却只能见到虚伪的眼睛，摸到冰冷的手。我可以发誓，他是不可能背叛我的。再说，我应该给他一个补偿：我听说我的家族中有人毒死了他的母亲。这可怜的孩子啊！我现在很健康。可是，一旦我病了，我就把他叫来，我不愿意他离开我，我只愿意握着他的手，等我要死了，我就让他成为法国和纳瓦尔的国王……那时，见鬼！他不会像我的兄弟们那样，为我的死而高兴，他会哭的，至少他也会做出哭的样子。”

即使是一个霹雳打在卡特琳娜脚边，也不会比这番话更使她震惊。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查理。过了几分钟，她才嚷道：

“亨利·德·纳瓦尔！亨利·德·纳瓦尔！损害我的孩子，让他当法国国王！啊！圣母玛利亚，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要支走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那我是什么？像罗慕路斯[①]一样是母狼的儿子！”查理喊道。他愤怒得浑身发颤，两眼像是燃着了似的闪闪发光。“你的儿子，你说得对，法国国王不是你的儿子，法国国王没有兄弟，法国国王没有母亲，法国国王只有臣民。法国国王不需要有感情，他只要有意志。他可以没有别人爱他，但他要别人服从他。”

“陛下，你理解错了我的话：我是在称呼那个要离开我的儿子。我现在更爱他，因为更让我担心会失去的是他。难道一个母亲不愿

---

① 罗慕路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据说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勒摩斯都是战神玛尔斯之子，由母狼在牧人之家喂养长大。

意她的儿子离开也是罪过吗?"

"而我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要离开你,一定要离开法国,一定要去波兰,而且就在两天以后;如果你再说一句话,那就提前到明天;如果你不低下你的头,如果你不熄灭你眼里的威胁的火焰,那么今天晚上我就扼死他,就像你昨晚要我们去扼死你女儿的情人一样。不过我不会再像我们错过拉莫尔那样错过他的。"

一经这样威胁,卡特琳娜低下了头;可是她几乎马上又抬了起来。

"啊!可怜的孩子!"她说,"你哥哥要杀死你。好吧!你放心,母亲会保护你的。"

"啊!竟有人敢顶撞我!"查理喊道,"好吧!活见鬼!他死定了,不是今天晚上,也不是等一会儿,而是现在就死。啊!拿武器来!给我一把匕首!给我一把短刀!……啊!"

查理的目光向四处搜索着,他没有找到他要的武器,最后看到他母亲腰间插着一把小刀,便扑上去,从镶银的皮鞘里拔出那短刀,冲出房门去找亨利·德·安儒。无论在哪儿找到他,查理都会把他当场杀死。可是当他奔到前厅时,过度的刺激超过了他所能忍受的限度,他突然精疲力竭,垂下了胳膊,锋利的尖刀从手中掉下插在地板上。他惨叫一声,瘫倒下去,倒在地板上。

与此同时,鲜血从他的嘴里、鼻子里喷涌而出。

"耶稣!"他说,"有人杀我!救命呀!救命呀!"

跟在他后面的卡特琳娜见他倒下了,无动于衷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清醒过来,并不是出于母爱,而是鉴于自己处境很为难。她打开门大叫起来:

"国王不好了!来人呀!来人呀!"

听到叫声,一大群仆人、军官和大臣冲进来围着年轻的国王。不过只有一个女人首先分开围观的人,挤到前面,抱起像死人一样苍白的查理。

"有人杀我,奶娘,有人杀我。"满身是汗和血的国王喃喃地说。

"有人杀你!我的查理!"这女人一边喊着一边巡视着周围的每一张脸,那目光使卡特琳娜也退缩了一步。"是谁要杀你?"



查理轻轻叹息了一声，完全昏了过去。

“啊！国王病势很重！”当即被找来的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说。

“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事情必须推迟了。”无情的卡特琳娜自言自语道。

她离开国王去找第二个儿子。安儒正在她的祈祷室里等待着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谈话的结果。

四一　占　卜

卡特琳娜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亨利·德·安儒，然后从祈祷室里出来，回到自己房间，只见勒内正在房间里等她。

自从太后那次亲临他坐落在圣米歇尔桥上的店铺以后，太后同这位星相学者还是第一次见面；只不过昨天晚上太后写了信给他，现在勒内就是亲自来做回答的。

“怎么样！你见到他了？”太后问。

“是的。”

“他好些了吗？”

“时好时坏。”

“他能说话吗？”

“不能。剑正好刺穿喉头。”

“我不是告诉你，如果不能说话，可以让他写字吗？”

“我试过了，他集中了全身力量，可是他的手只能写下两个模糊不清的字母，就昏过去了；颈静脉割破了，大量失血耗尽了他的力气。”

“你看到那几个字母了吗？”

“在这儿。”

勒内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交给卡特琳娜。她急忙打开。

“一个 M 和一个 O，”她说，“这一定是拉莫尔。玛格丽特演的这出戏难道只是为了转移目标吗？”

“夫人，”勒内说，“如果我斗胆对这件陛下正在犹豫的事情发表意见的话，我要说我认为拉莫尔先生太多情了，不可能认真去关心政治的。”

“你这样想吗？”

“是的，尤其是他太爱纳瓦尔王后了，这样他就不可能忠诚地为

国王效劳,因为真正的爱情没有不嫉妒的。"

"你认为他是完全堕入了情网?"

"我可以肯定。"

"他来向你求助过?"

"是的。"

"他向你要过什么饮料,什么春药?"

"不,我们只是用了一个蜡人。"

"心上插了针?"

"插了针。"

"这个小人还在吗?"

"在。"

"在你家里?"

"在我家里。"

"这倒很有意思。这种魔法难道真有人们说的那些效应?"

"陛下比我更有资格对此做出判断。"

"纳瓦尔王后真爱上了拉莫尔先生吗?"

"她爱他简直到了可以牺牲自己的程度。昨天,她不顾自己的名誉,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使他死里逃生。可是夫人,您还在怀疑呢。"

"怀疑什么?"

"怀疑科学。"

"可是正是科学欺骗了我。"卡特琳娜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紧盯着勒内,而勒内依旧泰然自若。

"什么时候?"

"噢!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科学欺骗了我,那就是科学家欺骗了我。"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夫人。"佛罗伦萨人回答。

"勒内,你的香料难道失去了香味?"

"不会,夫人,如果是我亲手使用的话;不过要是经过别人的手,那也可能……"

卡特琳娜笑了笑,摇了摇头。

“你的软膏妙极了，勒内；索弗夫人的嘴唇更鲜艳、更红润了。”她说。

“夫人，这不是我的软膏的功劳，因为索弗男爵夫人就像所有漂亮的女人那样任性，她再也没有和我谈起过这种软膏。而我呢，既然陛下对我有过嘱咐，也觉得不必再给她送去了。那些盒子现在还像你上次看到的那样摆在我家里，只是少了一盒，我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也不知道这人拿去有什么用。”

“那好吧！勒内，也许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谈这件事；现在我们先谈件别的事情吧。”卡特琳娜说。

“夫人，我听着。”

“怎样才能计算出一个人的寿命呢？”

“首先要知道他的生日，年龄，以及他出世时的征兆。”

“还有呢？”

“还要弄到他的血和头发。”

“如果我给你弄到他的血和头发，告诉了你他出世时的征兆、他的年龄和生日，你就能告诉我他大致的死期吗？”

“是的，能说个差不离。”

“好，我已经有了他的头发，我就能得到他的血。”

“这个人是白天还是晚上出生的？”

“晚上五点二十三分。”

“请明天五点钟到我家来，实验必须正好在他出生的时刻做。”

“好吧，”卡特琳娜说，“我们到时准来。”

勒内施了一礼，退了出去。他装作没有注意到她说的“我们到时准来”这句话，然而他明白了：这次一反惯例，卡特琳娜将不是单独来。

第二天，天刚亮，卡特琳娜就到她儿子的房间去。昨天半夜，她曾派人去打听过他的病情，回来的人说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正守在他身边，如果他那神经质的兴奋继续下去，就准备给他放血。

查理把头靠在奶娘的肩上睡着了，他在睡梦中依然打战，他的脸由于失血过多依然是那样惨白。忠实的奶娘身子倚着他的床，因为怕惊动她亲爱的儿子的睡眠，她已有三个小时没有改变自己的姿

势了。

不时有少量的涎沫流到病人的嘴角，奶娘用一块绣花的细麻布给他擦掉。枕边放着一块沾满大片血迹的手绢。

卡特琳娜曾想把这块手绢拿到手，可是她一寻思，手绢上的血和涎沫混在一起，也许会失去效用；于是她问奶娘，医生是否已经像他原来说的那样给她儿子放了血。奶娘回答放过了，还说放了那么多的血，以致查理昏过去两次。

太后也像当时所有的王室贵妇那样懂得一些医学，她要求看一下放出来的血；这再容易不过了，因为医生曾嘱咐把血保存着供研究病情之用。

血就存放在旁边小房间里的一个盒里。卡特琳娜说要仔细看一看，趁机用她早已准备好的一只小瓶装了满满的一瓶；然后回查理的房间去。她把手插在口袋里，因为指尖会暴露她刚才干下的罪恶勾当。

当她走出小房间时，查理正好睁开眼睛；看到母亲，他不免一惊。他就像是刚做了一场梦，又记起了他那些充满怨恨的想法。

"啊！夫人，是你？"他说，"好，去告诉你亲爱的儿子，你的亨利·德·安儒，日子定在明天。"

"我亲爱的查理，"卡特琳娜说，"你愿意哪一天都行。安静些，好好睡觉吧！"

查理像是接受了这个劝告，果然闭上了眼睛。卡特琳娜就像是安慰一个病人或孩子似的劝过他以后，便离开了他的房间。可是她刚出去，查理一听到关门的声音，便突然坐了起来，用他那由于发病而变得嘶哑了的声音喊道：

"我的掌玺大臣！印，宫廷！全给我拿来。"

奶娘把他的头又放到自己的肩上，就像他还是个孩子似的，拍着他让他安睡。

"不，不，奶娘，我不要睡了。把我的人叫来，今天早上我要工作。"

既然查理这么说，就必须服从；尽管奶娘对她的王儿有一定的特权，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人们叫来了国王要见的人，把仪式的日子

定了下来,不过不是明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定在第五天。

在约定的时间,也就是下午五点钟,太后和安儒公爵来到勒内家。大家知道,勒内对这次拜访是事前得到通知的,他已经做好了进行秘密实验的一切准备。

在右边的房间里,也就是祭献的那个房间里,在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炉子上放着一块烧红了的薄钢板,这薄钢板的用处就是通过它变化莫测的图案来显示人们求神降示的命运中的重大事件。祭台上放着一本命运书。在星光照亮的夜晚,勒内能够在这里研究星座的移动和位置。

首先进来的是亨利·德·安儒;他戴着假发和面罩;一件宽大的夜间披风掩盖了他的体形。接着他母亲也来了;如果她不是事先知道是儿子在这儿等她,连她也不可能认出他来。卡特琳娜取下自己的面罩,可是安儒公爵依然戴着。

"今晚你观察了吗?"卡特琳娜问。

"是的,夫人,"他说,"星辰的回答已经使我了解了过去。您要问的那个人,像所有在巨蟹星座下诞生的人一样,生性热情,高傲无比。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已经活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享受着上天赋予的荣耀和财富。夫人,是这样吗?"

"可能吧。"卡特琳娜说。

"您弄到头发和血了吗?"

"就在这儿。"

卡特琳娜把一缕淡黄色的头发和一小瓶血交给巫师。

勒内接过小瓶摇晃着,好让纤维蛋白和浆液均匀地混合在一起;然后把一大滴这透明的液体滴在烧红的薄钢片上。液体沸腾了,立即显出神奇的图案。

"噢! 夫人,"勒内喊道,"我看到他正在被剧烈的痛苦折磨着。您听到他呻吟得多厉害吗? 他在高喊求救! 您看到他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血吗? 您看到他临终的床边正展开一场大搏斗吗? 看,这是长矛;看,那是剑。"

"时间长吗?"卡特琳娜问。她的心情难以形容地激动。见亨利·德·安儒正好奇地把身子弯在炽烈的炭火上,她连忙拦住他的手。

勒内走到祭台前，嘴里念念有词地重复着一段神秘的经文。他是那么热烈和虔诚，前额青筋突起，浑身像预言者似的痉挛着，神经质地哆嗦着。古代的女预言者们作法时就是这样痉挛和哆嗦着，以致她们在临终的床上也抑制不住。

他终于站了起来，宣布一切就绪。他一手拿着还剩下四分之三血液的小瓶，另一只手拿着头发；然后要卡特琳娜随意打开那本书，把目光落在她第一个看到的地方；他把所有的血都倒在钢片上，把头发扔进炭火里，念了一句连他自己也全然不懂的希伯来语的经文。

安儒公爵和卡特琳娜立刻在钢片上看到一张像裹尸布里的尸体一样苍白的脸，另外还有一张脸，像是一个女人的脸，俯看着第一张脸。

这时头发燃烧起来了，冒起一股火焰，十分明亮，但转瞬即逝，像一个红色的舌头。

"一年！"勒内喊道，"再过一年，这个人就要死了，只有一个女人为他哭泣。噢，不对，那边，在钢片的那一头，还有一个女人，怀里好像还抱着一个孩子。"

卡特琳娜看着她儿子，尽管她自己是那死者的母亲，她却像是在问：这两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是勒内的话音刚落，钢片又变白了；一切痕迹逐渐消失。

于是卡特琳娜随意翻开一页书，用她尽管极力控制但还是变了调的声音念出下面的两行诗：

> 这令人畏惧的人就这样了此一生，
> 提早、过早地死去，如果他不加谨慎。

在炭火的周围出现了一片沉寂。

"那么，你知道的那个人这个月的征兆怎么样呢？"卡特琳娜问。

"繁荣昌盛，一如既往，夫人。除非能力克上帝安排的命运，这个人将前途无量。不过……"

"不过什么？"

"在我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他那个昴星团当中的一颗星被一片黑云盖住了。"



“啊!”卡特琳娜喊道,“一片黑云……这么说还有希望啰?”

“夫人,你在说谁?”安儒公爵问。

卡特琳娜把儿子拉到远离炭火的地方,轻声地对他说了几句话。

这中间,勒内跪下身去,借着火焰的亮光,把留在小瓶底里的最后一滴血倒在手心里。

“多么奇怪的矛盾呀!”他说,“这证明一般庸人从事的简单科学所提供的根据是多么不可靠!在除了我以外的人——医生、学者、昂布鲁瓦兹·帕雷看来,这血是那样纯净,那样旺盛,那样有生命力,流出这血液的人,寿命一定是很长的;而实际上,这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消失,他的生命之火用不了一年就会熄灭。”

卡特琳娜和亨利·德·安儒都转过身来,听着。

亲王的双眼透过面罩闪闪发光。

“啊!”勒内继续说,“属于一般学者的只有现在,而我们却能知道过去和未来。”

“这么说,你坚信他将在一年中死去啰?”

“就像我坚信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个也会有一天进入坟墓一样。”

“可是你又说他的血很纯净,很有生命力,你又说这样的血能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命,是吗?”

“是的,如果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但是难道就不可能发生一个意外事件……”

“啊!是的,你听到了吗?一个意外的事件……”卡特琳娜对亨利说。

“是呀!那就更应该留下了。”亨利说。

“噢!关于留下的事,不要再想它了,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年轻人转向勒内,用伪装的声音说:

“谢谢,谢谢;请收下这个钱包。”

“你来,伯爵。”卡特琳娜故意给儿子加了个头衔,以迷惑勒内。

说罢,他们就离开了。

“噢!母亲;你看到了吗?”亨利说,“一个意外事件!……如果这种意外事件发生了,我却不在这儿,而是在离你四百里以外的地方……”

"四百里,一个星期就到了,我的儿子。"

"是的,可是谁知道那些人让不让我回来呢?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呢!母亲!……"

"谁知道呢?"卡特琳娜说,"勒内所说的意外事件是否就是那致使国王从昨天就痛苦得卧床不起的事件呢?听我说,孩子,你就回去;我呢,我从奥古斯丁隐修院的小门进去,我的人在这座隐修院里等我呢。去吧,亨利,如果见到你哥哥,千万不要惹他发火!"

四二 知心话

安儒公爵回到卢浮宫得知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节们的隆重的进宫仪式定在第五天举行。成衣匠和首饰匠拿着国王嘱咐为他准备的豪华的服装和贵重的首饰正在等他。

就在安儒公爵含着愤怒的眼泪试着这些东西的同时,亨利·德·纳瓦尔却在为查理当天早上送给他的一个华丽的绿宝石项圈、一支金柄宝剑和一个珍贵的戒指而欣喜若狂。

阿朗松刚收到一封信,他正关在房间里,好自由地读信。

至于科科纳,他正在卢浮宫里到处打听他的朋友。

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出,科科纳对拉莫尔一夜未归倒还不太感到意外,可是从第二天上午起就开始有些担心了。他终于行动起来找他的朋友,先去丽星旅店打听,然后从丽星旅店到破钟街,从破钟街到蒂从街,从蒂从街到圣米歇尔桥,最后又从圣米歇尔桥回到卢浮宫。

一路上,他向人打听的方式是那样奇特,那样不近情理——了解他的古怪性格的人是完全可以想像出来的——以至于和三位宫廷绅士发生了口角,最后用当时流行的办法,也就是在决斗场上收场。科科纳在这几次交锋时,同他平常在这种场合里一样满不在乎;他杀了一个,伤了两个,一面嘴里还念叨着:

"可怜的拉莫尔,他的拉丁文那么好!"

他的这种派头实在让对手忍无可忍;最后一个和他交锋的布瓦赛男爵在倒下时对他说:

"啊!看在上帝的面上,科科纳,你也变聪明一点儿,至少请你说他还会希腊语。"

过道事件终于传开了。科科纳十分痛苦,因为他以为这些国王和亲王真的把他的朋友杀了,扔进哪个地牢里去了。

他听说阿朗松也参加了,于是不顾这位亲王太子的威严,径直去找他,就像对一个普通绅士一样,要他解释清楚。

开始时阿朗松真想把这个竟来追究他的行为的鲁莽汉子赶出门去;可是科科纳说话的声音是这样坚决,两眼闪着这样明亮的光芒,而且二十四小时内三次决斗的胜利又把这皮埃蒙特人的声望提得这样高,阿朗松想了一下,不但没有听凭一时的冲动,而且还笑容可掬地回答自己手下的这个绅士:

"我亲爱的科科纳,事实的确是这样:国王由于肩上挨着了一把银壶很是生气,安儒公爵因为被浇了一头糖汁橘子而十分恼火,吉兹公爵也因被一块野猪肉打着了而感到蒙受了侮辱,他们决定要杀掉拉莫尔;可是你们的一位朋友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这次行动失败了,我以亲王的荣誉向你保证。"

"哈哈!"得到这样的保证,科科纳像风箱似的松了一口气。"该死的!大人,这太好了,我真想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好向他表示感谢。"

阿朗松先生没有回答,可是他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和蔼可亲;这就让科科纳感到那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亲王自己。

"大人,既然你已经告诉我事情的开头,那就发发善心告诉我事情的结尾吧。你刚才说,人们想杀死他,但是没有杀得成;那么,后来把他怎样了呢?我是勇敢的,你说吧!我能经得住任何坏消息。是把他扔进哪个地下密牢里了,对吗?这更好,可以让他今后谨慎些。他总是不听我的劝告。再说,可以把他从里面救出来,该死的!石头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硬。"

阿朗松摇了一下头。

"比这更糟,我勇敢的科科纳;你的朋友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说。

"该死的!"皮埃蒙特人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他就是下地狱了,我也会知道他究竟在哪儿。"他嚷道。

"听着!"阿朗松说。他也像科科纳一样想知道拉莫尔究竟在哪儿,不过动机不同。"我作为朋友向你提一个建议。"

"说吧,大人,你说吧。"科科纳说。

"你去找玛格丽特王后,她想必知道你担心的那个人的下落。"

"我可以向殿下承认,我也想到过要这样做,可是我没有敢去;因为玛格丽特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敬畏。此外,我还怕会看到她伤心流泪。"科科纳说。"可是,既然殿下告诉我拉莫尔没有死,而王后陛下想必知道他的下落,那么我就鼓足勇气去找她。"

"去吧,我的朋友,去吧。"弗朗索瓦公爵说。"等你有了消息,也告诉我一声;因为我其实也像你一样为他担心。只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科科纳……"

"什么事?"

"你不要说是从我这儿去的;你要是不小心这样说了,就可能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

"大人,殿下既然这么信任我,把秘密告诉我,我一定像一条冬穴鱼或者像太后一样沉默。"科科纳说。

"多么好的亲王,多么了不起的亲王,多么宽宏大量的亲王!"科科纳在去纳瓦尔王后住处的路上,口中不断念叨着。

玛格丽特正等着科科纳,因为他如此痛心疾首的消息已传到她的耳朵里,而且当她知道他由于绝望而做出了何等的业绩时,她几乎完全原谅了科科纳对她的朋友内韦尔公爵夫人的多少有些粗暴的态度:这两三天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和,科科纳根本不理睬公爵夫人了。所以王后听说科科纳来了,立即就传见了他。

科科纳走了进来。就像他对阿朗松说的那样,他在王后面前像往常一样感到难以克服的窘困;这与其说是由于王后的身份高贵,莫如说是由于她气质的高雅。可是玛格丽特含笑向他迎了上来,使他一下子就放了心。

"唔!夫人,"他说,"我求你把我的朋友还给我,或者至少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了;没有他,我简直活不下去。你就设想欧律阿罗斯失去了尼苏斯①,达蒙失去了皮蒂阿斯② 或者俄瑞斯忒斯失去了皮拉

---

① 尼苏斯,维吉尔的史诗中的主人公。这位年轻的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为了他的战友欧律阿罗斯可以不惜牺牲自己。

② 达蒙和皮蒂阿斯皆为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二人友情甚笃。

得斯① 该多么痛苦。看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英雄的面上,可怜可怜我的不幸吧！我敢说,他们的友情决不会比我的更强烈。”

玛格丽特笑了。她要求科科纳必须严守秘密,然后就向他叙述了越窗逃跑的经过。至于拉莫尔现在住的地方,无论皮埃蒙特人如何恳求,她始终守口如瓶。这只满足了科科纳一半的要求,于是他纵情地高谈阔论起最上层的外交手腕来。但结果却使玛格丽特清楚地看出:这位绅士热望了解拉莫尔的下落,一半是阿朗松公爵的主意。

“好吧!”王后说,“如果你一定想要知道点儿你朋友的确切消息,就去问纳瓦尔国王吧,只有他才有权利说;至于我,我只能告诉你:你要找的那个人还活着,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夫人,我相信有一个事实比一切都可靠,就是你这双美丽的眼睛没有流过眼泪。”

说罢,科科纳认为既然已经一语双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对拉莫尔的高度评价,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就离开了王后。此时他心里想的是如何与内韦尔夫人言归于好,这倒不是出于对她本人的兴趣,而是希望从她那儿能了解到他无法从玛格丽特这儿打听到的事情。

拉莫尔一想到要和玛格丽特分离,心都碎了;他所以同意逃跑,与其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还不如说是为了挽救王后的名声。但是巨大的悲痛是一种反常状态,人的精神总是想尽快摆脱它的羁绊。

因此,第二天晚上他就返回巴黎,希望能看到玛格丽特出现在她的阳台上。而玛格丽特呢,就好像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她这年轻人已经回来了,她整个晚上都呆在窗口;于是他们两人重逢了,那伴随着偷偷相会的幸福感是难以形容的。岂止是幸福,富有感伤和浪漫气质的拉莫尔甚至感到这种意外情景具有某种魅力呢。不过,一个真正钟情的情人只有一种时候是幸福的,那就是能见到和占有心上人的时候,而分离的时候总是痛苦的。拉莫尔渴望着能见到玛格丽特,因此一心想的是尽早安排好那能使他重新得到玛格丽特的事

---

① 俄瑞斯忒斯,古希腊神话中阿戈斯和拉塞德莫纳的国王。皮拉得斯是他的朋友。

件，即纳瓦尔国王的出逃。

至于玛格丽特，她却尽情地享受着这如此真诚、圣洁的爱。她经常内疚地把这看做是自己软弱的表现；像她这样有魄力的女人瞧不起庸俗爱情的贫乏无味。在温情脉脉的人看来可以构成最微妙、最幸福的爱情的种种细枝末节，她都不感兴趣。如果说她一天的生活不能算是充满了幸福，但至少也是结束得很幸福的。每到晚上九点钟，她就穿着白色的睡衣出现在阳台上。只见码头上远远站着一个骑士的身影，他的手一会儿放在嘴唇上，一会儿放在心上；于是她便意味深长地咳嗽一声，好使情人回忆起亲爱人的声音。有时她用自己的小手使劲扔去一个纸团，里面包着某件珍贵的首饰——这首饰之珍贵不仅在于制成它的原料，更在于它曾经属于她——当纸团还在离年轻人几步远的石板上笃笃有声地滚动时，拉莫尔就像是一只鸢一样扑向他的猎物，而且把它紧紧贴在胸口。他也用同样的方法给她回信。直到听见他那匹来时狂奔疾驰的骏马像毁了特洛亚城的著名巨大木马一样无精打采地消失在黑夜中，玛格丽特才离开阳台。

这就是王后并不担心拉莫尔的命运的原因。由于深怕拉莫尔的行踪被人发现，除了这种西班牙式的会面，玛格丽特顽固地拒绝任何其他方式的约会。自从拉莫尔逃跑以后，在等待举行接见使节的仪式的那些日子里，晚上他们都这样会面。我们已经知道这次接见仪式又因昂布鲁瓦兹·帕雷的紧急命令而推迟了几天。

在这次接见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九点钟光景，卢浮宫内所有的人都在忙着为第二天做准备，玛格丽特打开了窗户，走到阳台上。她一踏上阳台，比平日更急不可待的拉莫尔不等玛格丽特投过信去，就先把信投了过来。他投掷得十分娴熟，那信正好落在他王后情妇的脚下。玛格丽特心想这信中一定有特殊的内容，于是就拿回房间去读。

在第一页的正面写着这样几个字：

夫人，我必须和纳瓦尔国王面谈一次。事情紧急。我等着。

在第二页的正面写着这样一段话。只要把两张纸分开，就可以

看出这段话与前一段话全无关系。

> 夫人，我的王后，我给你一个飞吻；请设法让我能够真正这样吻你一下。我等着。

玛格丽特刚读完这信的第二部分，就听到亨利·德·纳瓦尔说话的声音。他还是像平常那样态度谨慎，先敲一下门，然后问吉洛纳他是否可以进来。

王后立即把信纸分开，一页塞进胸衣，一页放进口袋，跑去把窗户关上，然后赶到门口。

"请进，陛下。"她说。

尽管玛格丽特关窗时动作是那样轻，那样敏捷，那样熟练，亨利还是感觉到了关窗时的振动声。他置身在自己时时提防着的人中间，感官一直是紧张的，从而使他具有了生活在野蛮状态的人所特有的绝妙的敏感性。可是纳瓦尔国王不是那种不允许妻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仰望一下星空的暴君。

亨利面带笑容，像往常一样和蔼可亲。

"夫人，"他说，"趁宫里的人们都在试穿参加仪式的服装，我想来找你就我的事情交换些看法。你现在依然把我的事情看做是你自己的事情，是吗？"

"当然，先生，"玛格丽特回答，"我们的利益不是永远一致吗？"

"是的，夫人，就因为这一点我想知道你对阿朗松公爵这几天来总躲着我有什么看法，从前天起，他索性就溜到圣日耳曼去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少受监视、一个人逃走呢？还是根本不想走了呢？夫人，请问，你是怎样想的？我必须承认，你的意见对我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陛下为我弟弟这几天来的沉默而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也思忖了一天，我的看法是：情况有了变化，他也跟着变了。"

"你的意思是说，见查理国王病了，波兰国王安儒公爵又挺乐意留在巴黎守着法国的王冠，是吗？"

"正是这样。"

"那好。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就让他留下好了。"亨利说，"只

是，这样就得改变我们的全部计划，因为如果我一个人走，就需要有比和你弟弟一起走多三倍的保护力量。他的名字，他的参与，本来是可以保障我的安全的。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听说拉莫尔先生。如此销声匿迹不是他的习惯。夫人，你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吗？”

“我，陛下！”玛格丽特惊慌地说，“你怎么想到……”

“唔！当然，朋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为了使我高兴而救了小拉莫尔的命……这孩子想必是去芒特了……可是去了还可以回来嘛……”

“啊！你的话为我解开了一个我怎么也猜不出的谜，”玛格丽特回答。“我刚才打开了窗子，回屋时候，发现地毯上有一张纸条。”

“你看这纸条了！”亨利说。

“是一个便条，我起初根本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重视它，”玛格丽特继续说，“也许我错了，这便条是那边来的吧！”

“有可能，”亨利说，“我甚至敢说大概就是。我可以看看那张纸条吗？”

“当然，陛下。”玛格丽特说着把两张纸条中她藏在口袋里的那一张掏出来。

国王把目光投向这纸条。

“这是不是拉莫尔先生的笔迹？”他说。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回答，“字迹好像是做了假的。”

“不管它，我们先看看内容。”亨利说。

于是他读道：

“夫人，我必须和纳瓦尔国王面谈一次。事情紧急。我等着。”

“啊！”亨利继续说，“……你看到了吗？他说他在等着！”

“我当然看到了，”玛格丽特说，“……可是这又怎样呢？”

“唔！真是活见鬼！我要让他来。”

“让他来！”玛格丽特喊道。她那双显得惊慌的秀丽的眼睛盯住她的丈夫。“陛下，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你要让一个国王想杀掉的人、一个受到指控受到威胁的人来！你说，这可能吗？……大门难道是为……”

"你是想说：难道是为那些被迫从窗户逃出去的人开的吗？"

"是的，你说的正是我的想法。"

"就算这样吧！可是，既然他熟悉窗户这条路，如果他绝对不能从大门进来，那就让他从窗户进来好了。这十分简单。"

"你这样想的？"玛格丽特问。想到拉莫尔又能到她身边，她高兴得脸都涨红了。

"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怎样爬上来呢？"王后问。

"这么说，你没有把我给你的那副软梯保存下来吗？啊！如果这样，那我着实看不出你平素的那种远见了。"

"我还保存着呢，陛下。"玛格丽特说，

"那真太好了！"亨利说。

"陛下你说怎么办呢？"

"这十分简单，"亨利说，"把梯子系在你的阳台上，放下去。如果是德穆伊等在下面而且要上来的话，他一定会上来的。这是个忠诚的朋友。"

亨利依然是那样冷静，举着烛台给寻找软梯的玛格丽特照着亮。梯子就在偏房的柜子里，很快就找到了。

"啊，在这儿，"亨利说，"现在，夫人，如果我的要求不过分的话，请去把这软梯系在阳台上。"

"陛下，为什么让我去你不去呢？"玛格丽特问。

"因为最出色的密谋者都是最谨小慎微的。你明白，一个男人的出现也许会吓跑我们的朋友的。"

玛格丽特微笑了一下便去系好了梯子。

"现在，你站到最显眼的地方，让对方看到你手中的梯子。"亨利躲在屋子的角落里说。"好极了，我敢肯定德穆伊马上就会上来。"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喜形于色的男人跨上了阳台；见王后没有朝他迎过来，他犹豫了片刻。可是，玛格丽特虽然没动，亨利却走到他面前。

"哟，"他笑容可掬地说，"不是德穆伊，是拉莫尔先生。晚安，拉莫尔先生，请进，请进。"

拉莫尔惊慌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他现在不是已经踏上阳台，而是还悬在软梯上，他很可能会向后跌落下去的。

“你有紧急的事情要见纳瓦尔国王，”玛格丽特说，“我让人去通知他，他就来了。”

亨利先去关窗子。

“我爱你。”玛格丽特迅速握了一下年轻人的手说。

“好吧！先生，”亨利请拉莫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们谈什么呢？”

“陛下，”拉莫尔回答说，“我是在城门口和德穆伊分手的。他很想知道莫勒韦尔是不是已经能说话了，人们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他在陛下的房间里。”

“还没有，不过时间不会拖得很长了，我们必须赶快。”

“陛下，你和他的意见一样，如果明天晚上阿朗松先生准备动身，有一百五十人在圣马塞尔城门口等他，五百人在枫丹白露① 等你，然后你们去布卢瓦、昂古莱姆和波尔多②。”

“夫人，”亨利转身向他的妻子说，“明天动身，我这方面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呢？”

拉莫尔的双眼充满深深的忧虑，注视着玛格丽特的眼睛。

“我已经答应过你！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可是你知道，必须阿朗松和我们同时动身。和他打交道没有中间道路，不是他为我们服务，就是他出卖我们；如果他迟疑，我们就不能动。”王后说。

“拉莫尔先生，他了解这个计划吗？”亨利问。

“几天前，他应该收到过一封德穆伊先生的信。”

“啊！啊！”亨利说，“他却一句也没有向我提起过！”

“你要多加防备，先生，”玛格丽特说，“你要多加防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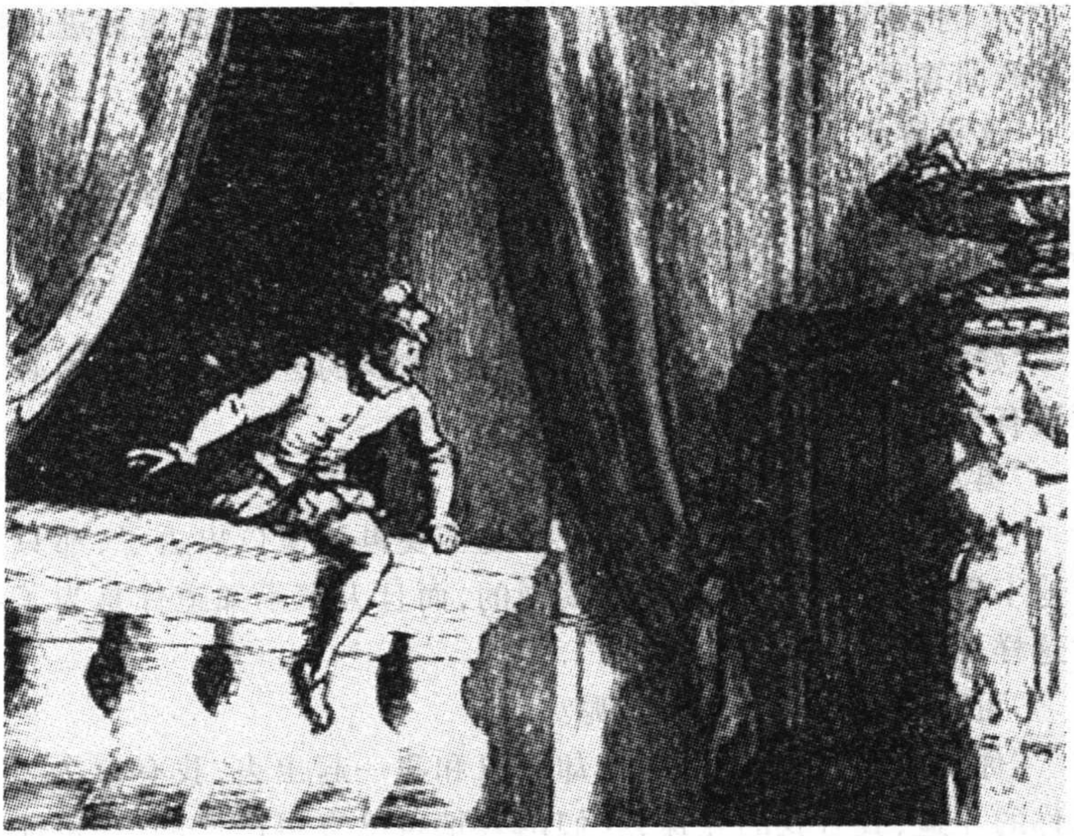
“放心吧，我的卫士都很可靠。怎样给德穆伊先生一个回答呢？”

“陛下，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在明天接见使节的仪式上，德穆伊将

---

① 枫丹白露，巴黎东南方向一个小城，城内多为王室行宫。

② 布卢瓦、昂古莱姆和波尔多，从巴黎前往法国西南部新教地区途中的几个城市。



以公开或者隐秘的方式出现在陛下左右。王后在讲演中只要用片言只语让他明白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是叫他逃跑还是叫他等着你。如果阿朗松公爵拒绝了,他只要求给他十五天的时间,好用你的名义把一切都重做安排。"

"真的,德穆伊是个了不起的人。夫人,你能在讲演里插进他期待着的回答吗?"亨利问。

"这再容易不过了。"玛格丽特说。

"那么,我明天去见阿朗松先生,"亨利说,"但愿德穆伊会出现在他的岗位上,并且一点就明白。"

"陛下,他会在那儿的。"

"好吧,拉莫尔先生,"亨利说,"你去把我的答复告诉他,想必在附近有马和仆人等着你吧?"

"奥尔通在沿河马路上等着我。"

"去找他吧,伯爵先生。噢!可是不要再从窗口出去了,那只能在迫不得已时应急。你会被人发现的,而且人家不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冒险的,会连累了王后。"

"可是,陛下,从哪儿出去呢?"

"你不能一个人进卢浮宫,却可以和我一起出去,我有口令。你有你的斗篷,我有我的斗篷;我们两人把自己裹得严严的,一定能毫无困难地通过边门。再说,我也有些事很想特别嘱咐奥尔通几句。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看过道里有没有人。"

亨利带着再自然不过的表情走出去探路。拉莫尔和王后单独留在房间里。

"噢!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拉莫尔说。

"明天晚上,如果我们逃走的话;如果我们不走,那么在最近的某个晚上,在破钟街的小楼里。"

"拉莫尔先生,"亨利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来,"没有人,你可以走了。"

拉莫尔恭敬地向王后施了一礼。

"夫人,请把你的手让他吻一下,"亨利说,"拉莫尔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

玛格丽特照着做了。

“还有，请把软梯保存好，”亨利说，“这对密谋造反的人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可能在某个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还要用得着它的。来，拉莫尔先生，跟我来。”

四三　波兰使节

第二天，全巴黎的市民都涌集到圣安东郊区，因为已经决定波兰使节就从那儿进城。由御前卫队组成的一道人篱拦着人群，一队队骑士们保护着走在行列前面的王公贵胄，使他们能顺利通行。

不久，在圣安东修道院那边出现了一队身着红黄两色服装、头戴毡帽、肩搭毡披风、手拿又宽又弯的土耳其大刀的骑士。

军官们行走在队伍的一侧。

跟在这第一支队伍后面的是一支东方装饰的马队。马队后面便是使节，共有四位，出色地显示了十六世纪骑士王国的最神奇的风度。

其中一位是克拉科夫的主教。他穿戴得半像主教半像武士，可是全身都闪耀着珠光宝气。他那匹鬃毛拂动的白马，昂头阔步，鼻孔里直冒热气；谁也想不到，一个月以来，这匹高贵的马每天都走六十公里，而且走的是由于天气恶劣而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

走在旁边的是拉斯科特使。这是一位非常接近王冠的贵族。他的富有和傲慢堪与一位国王相比。

伴着这两位主要使节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贵族，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大群波兰贵绅，他们的马背上披挂着各种丝绸、金饰和珠宝，引起了人群的嘈杂的喝彩声。的确，尽管法国的骑士们也装备得富丽堂皇，但在这些他们轻蔑地称做蛮人的新来者的面前，也不免大为逊色。

直到最后一刻，卡特琳娜还希望接待仪式再度推迟，希望国王的决心由于他身体继续衰弱而动摇。可是，当她看到这日子终于到来，看到像鬼魂一样苍白的查理穿上了国王的华贵的斗篷，她懂得自己必须表面上屈服于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她开始相信对亨利·德·安儒来说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接受那命中注定的荣耀的流放。

自从发生了那次差一点使查理送命的口角以来，查理除了那天睁开眼见母亲从小房间走出来时说了几个字以外，再也没有和卡特琳娜说过一句话。卢浮宫里人人都知道了这种可怕的变化，但又猜不出这变化的原因何在。在这种冷漠和沉默面前，最大胆的人也像小鸟儿面对着暴风来临前的寂静一样不寒而栗。

然而卢浮宫里却是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只是不像是为一个节日做的准备，倒像是为一个丧礼做的准备。每人在遵命行事的时候态度都是沮丧而又被动的。人们知道连卡特琳娜也颤抖来着，所以大家也就更加战战兢兢了。

宫里的接待大厅已经布置好了，由于这样的场合向来都是公开的，所以卫士和哨兵都接到命令，除了使节们以外，愿来的民众都要放进来，只要宫殿和庭院里容纳得下。

至于巴黎，从外表上看，它依然像一个大城市在这种场合下应有的那样，也就是说既好客又好奇。不过，如果有人仔细观察一下这天的京城居民的话，就可以发现在那些天真地张着大嘴的老实面孔组成的人群里，混杂着好多紧裹着大斗篷的男子汉，如果他们相距较远，就互相递一个眼色，打一个手势；如果擦肩而过，就互相低声交换三言两语。另外，这些人好像很关心那支波兰人的队伍，紧跟在它后面，而且他们好像都听从一个威严老人的命令。那老人尽管胡子、眉毛都已灰白，可他那炯炯有神的黑色的眼睛却透露出青春的活力。果真，这老人，不知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还是靠着同伴们的帮助，第一批就挤进了卢浮宫，并且由于御前卫队长——一位尽管已经改宗但实际上并不信天主教的胡格诺——的宽容，设法挤到了使节们的身后，正好面对着玛格丽特和亨利·德·纳瓦尔。

亨利已经从拉莫尔那儿得知德穆伊要化装前来参加今天的仪式，于是四处张望。终于，他的目光与这位老人的目光相遇了，他紧紧盯着他。德穆伊做了一个暗示，消除了纳瓦尔国王的一切怀疑。由于德穆伊化装得非常巧妙，连亨利也几乎不敢相信这白胡子老人就是五六天以前进行过一场那样激烈的自卫战的勇敢的胡格诺头头。

亨利在玛格丽特耳边低语了一句，王后的目光也投向了德穆伊。

然后,这双美丽的眼睛又向大厅深处四下搜寻:她在寻找拉莫尔,但没有找到。

拉莫尔不在大厅里。

讲演开始了。第一个说话的是国王。然后拉斯科以国事会议的名义请求国王同意把波兰的王冠献给了法兰西王室的一位儿子。

查理简短然而明确地表示了同意,同时向波兰使节介绍了他的弟弟安儒公爵,对他的骁勇大大赞扬了一番。他是用法语讲的;一位译员等他每讲完一个段落就翻译一遍。每当译员翻译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国王把手帕放在嘴上,每次拿开时都带着新的血迹。

查理的答辞结束以后,拉斯科转身向安儒公爵,对他施了一礼,然后用拉丁语以波兰民族的名义向他献上王位。

公爵同样用拉丁语回答。他表示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给予他的荣誉。虽然他极力克制,但他的声音还是流露出内心的激动。在他说话这段时间里,查理站在旁边,紧闭双唇,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双眼睛就像鹰眼一样令人生畏。

安儒公爵讲完了话,拉斯科拿起放在一个红丝绒垫子上的雅热龙[①]的王冠,趁两位波兰贵绅在为安儒公爵穿王服的当儿,把王冠送到查理手中。

查理向弟弟做了个手势,安儒公爵走过来跪在他面前。查理亲手把王冠戴在他头上;然后这两位国王彼此接了一个兄弟之间绝无仅有的仇恨的吻。

一个传令官立刻大声喊道:

“法兰西的亚历山大－爱德华－亨利·安儒公爵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国王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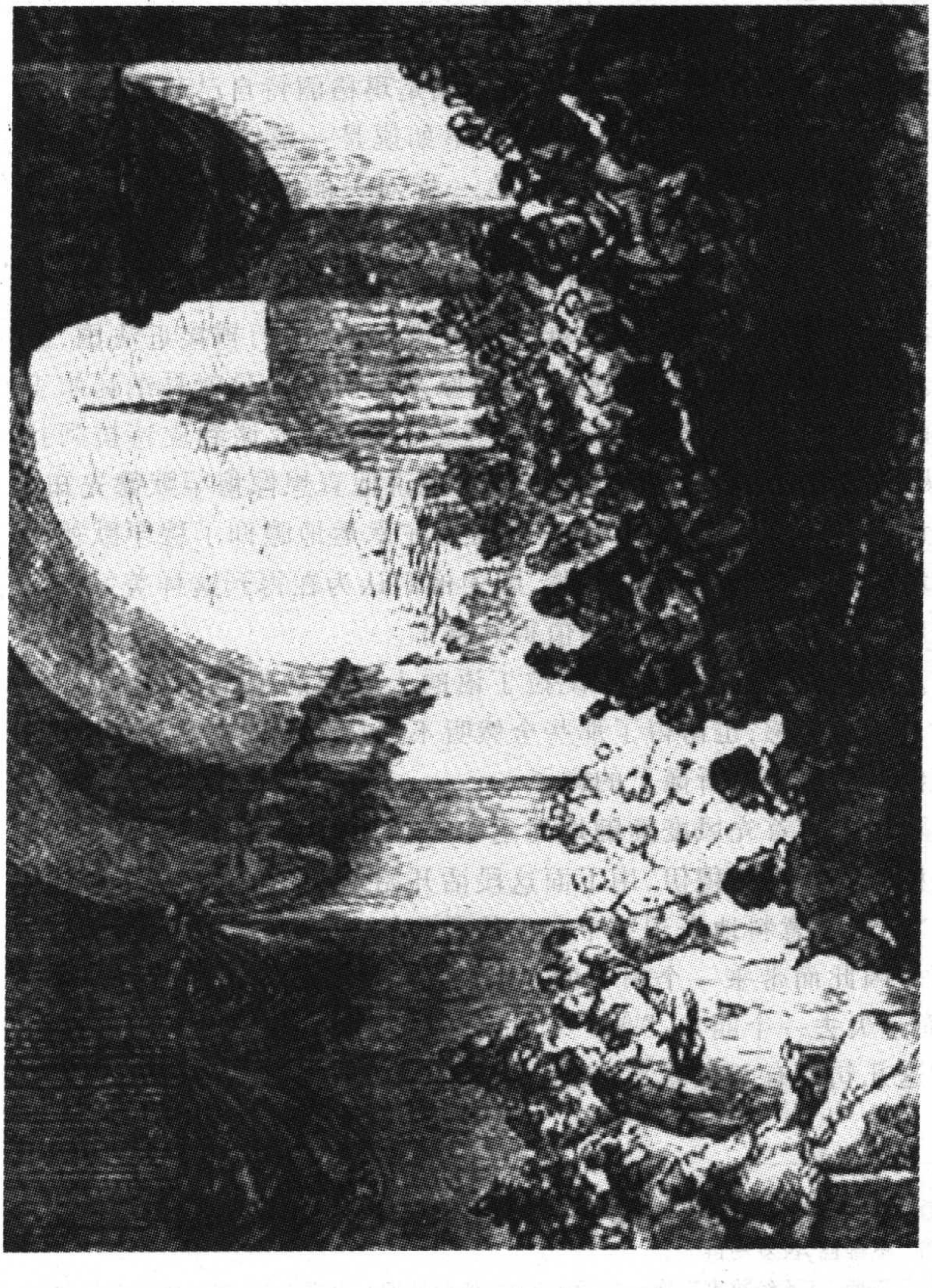
整个大厅齐声重复着喊道:

“波兰国王万岁!”

呼毕,拉斯科向玛格丽特转过身来。美丽的王后的讲话放在最

---

① 雅热龙,旧立陶宛王朝。得名于立陶宛大亲王拉迪斯拉斯二世——雅热龙二世(1350—1434),这位大亲王由于婚姻关系而成为波兰国王,雅热龙家族从此统治波兰直至一五七二年。



后。这是对她的一种礼遇，好让她有机会显示她那——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卓越的才华。所以人们都对她应该用拉丁语发表的答词寄予浓厚的兴趣。我们已经知道讲演稿是玛格丽特自己起草的。

拉斯科的讲话与其说是演说，还不如说是一篇颂词。尽管是萨马特人①，他也情不自禁地和所有人一样对美丽的纳瓦尔王后大为倾倒。他借用奥维德② 的语言但以龙萨的风格说：他同他的伙伴们在一个漆黑的深夜从华沙出发，就像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③，如果没有两颗星星为他们引路，是难以辨清道路的；他们越接近法国，那两颗星星就越明亮，现在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两颗星星就是纳瓦尔王后的两只眼睛。他从福音书谈到古兰经，从叙利亚谈到皮特拉阿拉伯，从拿撒勒谈到麦加④，最后结束时，他说他真想像穆罕默德先知⑤的虔诚的信徒们那样去做，那些信徒们在幸运地瞻仰了穆罕默德先知的坟墓以后，挖掉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认为在得到这样美好的享受以后，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欣赏了。

这番演说博得了那些会说拉丁语的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和讲话人深有同感；也博得了那些全然听不懂拉丁语的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愿意装出听懂了的样子。

玛格丽特首先风度翩翩地对这个风流的萨马特人行了屈膝礼，然后她眼睛盯着德穆伊，用下面这段话开始了她致这位使节的答辞：

"您出乎意料地来到这个宫廷使我和我的丈夫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不是因此而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幸，那就是不仅使我们失去一个兄弟，而且失去一个朋友。"⑥

这几句话有双重意义，既是对德穆伊说的，也可以是对亨利·德·

---

① 萨马特人，公元三世纪从中亚侵入欧洲东部包括波兰的游牧民族。

② 奥维德，古罗马诗人。

③ 三博士，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出生时，他们见天上出现奇星，跟随该星至伯利恒，朝拜耶稣。

④ 拿撒勒，在以色列境内，为基督教圣地。麦加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伊斯兰教圣地。

⑤ 穆罕默德（约 570—632），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⑥ 原文为拉丁文。

安儒说的。所以后者也施礼表示感谢。

查理根本记不起在几天前呈送给他的讲话稿中谈到过这样的话；不过他并不认为玛格丽特的讲话有多大的重要性，他知道这只是个礼节性的演说。再说，他的拉丁语是很蹩脚的。

玛格丽特继续说：

"和您分别使我们十分悲痛，我们是愿同您一起离开这里的。可是，同样的原因要求您毫不迟疑地离开巴黎，而我们则必须留在这个城市里。走吧，亲爱的兄弟；走吧，亲爱的朋友；走吧，撇下我们走吧。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愿望伴随着你一起离去。"①

人们不难想像德穆伊在专心致志地听着这些话，这些看来是对使节们说的话，都是对他而言的。亨利也曾有两三次否定地摇了摇头，让这年轻的胡格诺明白阿朗松拒绝离开；不过他这动作很可能是出于偶然，如没有玛格丽特的这一番话来加以证实，德穆伊是不敢肯定的。但是，就在他注视着玛格丽特、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话的时候，他那双在灰眉毛下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引起了卡特琳娜的注意；她像触电似的哆嗦了一下，再也没有把她的目光从大厅的这一边移开。

"好一张奇怪的面孔。"她暗暗思忖，一面装出她在这种场合应有的表情。"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这样聚精会神地看着玛格丽特，而他们，玛格丽特和亨利，也这样聚精会神地看着他？"

王后在继续她的讲演。从这时起，她开始回答波兰使节的客套话，而卡特琳娜却在苦思冥想那老人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时礼宾官从后面挤到她的身边，交给她一个缎子口袋，里面装着一张一叠四的纸条。她打开口袋，取出这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 莫勒韦尔吃了我刚才给他的补药，终于有了一点力气，写出了那天在纳瓦尔国王房间里的那个人的名字。此人就是德穆伊先生。

"德穆伊！"王后想；"好，我早就有这个预感。可是，这个老头……唔……这个老头……难道就是……"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卡特琳娜目瞪口呆，愣了片刻。

然后，她把嘴凑近站在她身边的卫队长的耳朵：

“看，南希先生，”她说，“不过不要露出任何表情；你向正在说话的拉斯科先生那边看，在他身后……对，就在那儿……你看到一个穿黑丝绒衣服的白胡子老头吗？”

“看到了，夫人。”队长回答。

“好，盯着他，不要放过他。”

“就是纳瓦尔国王对他做暗示的那个人吗？”

“正是。你带十个人去守住卢浮宫的门口，等他出门时，你就以国王的名义邀请他共进晚餐。如果他跟你走，你把他领到一个房间里把他关起来。如果他拒不跟你去，不管他死活，你把他抓住。快去！快去！”

幸而亨利并不太关心玛格丽特的讲话，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卡特琳娜，没有放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他见太后的眼睛如此恶狠狠地盯着德穆伊，就担心起来；等他看到她向卫队长下令时，就全明白了。

就在这同一瞬间，南希先生注意到他做了一个暗示。那暗示的意思是：你已经被人发现了，立刻逃走。

德穆伊看懂了这个手势，因为这和玛格丽特刚才在讲演中对他说的话是那么吻合。他不等亨利做第二次暗示就消失在人群中，没了踪影。

可是亨利却直到看见南希先生再次出现在卡特琳娜身边才放下心来。从太后脸上那不快的表情，他明白南希一定向太后报告他去迟了。这时讲演已经结束了。玛格丽特又和拉斯科随便交谈了几句。

国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打过了招呼，便靠在昂布鲁瓦兹·帕雷的肩上退出了大厅。自从查理病倒以后，这位医生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

气得脸色发白的卡特琳娜和痛苦地沉默着的亨利跟在国王后面离去。

至于阿朗松公爵，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他完全被人遗忘了；查理

的目光只盯着安儒公爵一个人,始终没有看过他一眼。

波兰的新国王感到自己一切都完了。他将远离母亲,被北方的蛮人拐走,就像大地的儿子安泰被海格立斯① 双臂抱起,失去了自己的力气。安儒公爵认为,自己一旦出了国境,便永远被排除在法国的王位之外了。

他没有跟着国王,而是径直去母亲的房间。

他发现母亲的心情同自己一样忧郁和烦乱,因为她在想着她在仪式上始终注视着的那张清秀而又带着嘲弄意味的面孔,想着那个贝亚恩人。命运之神看来正在清除他周围那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国王和亲王,清除他的敌人和一切障碍,给他腾出位置来。

看到头戴王冠、身着王服的亲爱的儿子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合着那双和她一样的纤丽的手,默默无言地祈祷着,卡特琳娜站起身来朝他走去。

"噢! 母亲,"波兰国王喊道,"我是注定要死在流放中了!"

"儿子,"卡特琳娜说,"你忘了勒内的预言了吗? 放心吧,你不会在那儿呆很久的。"

"母亲,"安儒公爵说,"我恳求你,一听到风声,一发现法国的王冠有可能动摇,就通知我……"

"放心吧,儿子,"卡特琳娜说,"我的马厩里将永远有一匹上了鞍的马,我的前厅里将永远有一个随时准备出发去波兰的信使,直到我们两人都盼望的那一天来临。"

腾出位置来。

① 安泰,神话传说中海神和地神的儿子,从母亲大地吸取力量,后来希腊大英雄海格立斯将他高举在空中,使他和母亲大地脱离了接触,然后双手把他扼死。

四四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

亨利·德·安儒动身了。好像在卢浮宫，在这个阿特柔斯家族里恢复了和平和幸福。

查理忘却了他的烦恼，身体又强壮起来。逢到能够打猎的天气就和亨利一起打猎；逢到不能打猎的天气就和他谈论打猎。他只埋怨亨利一件事，就是他对鹰猎不感兴趣。他说，如果亨利放鹰、隼和小猛禽捕猎像他放猎犬一样内行的话，就是个完美无缺的亲王了。

卡特琳娜又成了一个贤良的母亲。对查理和阿朗松体贴入微；对亨利和玛格丽特十分慈爱；对内韦尔夫人和索弗夫人也很和蔼。而且借口莫勒韦尔是为执行她的命令而受伤的，竟两次去樱桃园街亲自探望正在恢复健康的莫勒韦尔。

玛格丽特继续在谈她那西班牙式的恋爱。

她每天晚上打开窗户，同拉莫尔用手势和纸条交谈；那年轻人在每封信里都提醒他美丽的王后：她答应用和他在破钟街见面作为他流亡的报酬。

在重又变得如此宁静与和平的卢浮宫里，只有一个人感到形只影单，孤掌难鸣。此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

诚然，得知拉莫尔还活着，使他放心了点；依然受到内韦尔夫人这位最快乐、最富于幻想的女人的宠爱，更是件举足轻重的事。可是，美丽的公爵夫人给他的单独会面的快乐，以及玛格丽特使科科纳对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命运感到精神上的宽慰，在这个皮埃蒙特人看来，还比不上同拉莫尔在拉于里埃尔店里坐在一坛甜酒前共度一小时，或者到巴黎那些能把一个正派绅士的皮肤、钱包和礼服钩破的地方去浪荡一遭。

至于内韦尔夫人，必须承认她早就忍受不了拉莫尔这个情敌了。这倒并不是因为她恨这个普罗旺斯人，恰恰相反，她也像所有的女人

一样有这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向别的女人的情人献殷勤,如果这女人是自己的朋友就更是如此。内韦尔夫人的那双绿宝石似的眼睛没有对拉莫尔少送秋波;在她任性的日子里,当这皮埃蒙特人的星星失去光泽的时候,公爵夫人无拘束地同他的朋友握一下手或者做其他种种亲热的表示。科科纳本来会吃醋的,可是这个会因自己的情妇同人递一个眼色就杀掉十五个人的科科纳,却对拉莫尔绝少嫉妒之心。在公爵夫人做了这类轻率的举动之后,他还经常附在耳边向他提出某些使这普罗旺斯人都感到脸红的建议。

拉莫尔的失踪也剥夺了昂利埃特能够从科科纳身上得到的种种愉快,也就是说他那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各种贪得无厌的取乐花样。有一天,她来找玛格丽特,求她还给她这个不可缺少的第三者。因为失去了拉莫尔,科科纳一天天越来越失魂落魄了。

玛格丽特一向是富有同情心的。另外也受到拉莫尔的恳求和她自己内心的要求的驱使,她决定约昂利埃特第二天在那座有两个出口的小楼里会面,以便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谈一谈这些问题。

科科纳收到昂利埃特约他九点半钟去蒂从街的便条后颇不高兴,可是他还是向约会的地点走去。到了那儿,只见昂利埃特正因她自己先到而怒气冲冲。

“呸! 先生,”她说,“这样让人等可是个很坏的习惯……我且不说对一个公主,而是说对一个女人!”

“噢! 让你等了!”科科纳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其实相反,我可以打赌,我们都早到了。”

“是我早到了。”

“我也早到了。现在最多不过十点钟,我可以打赌。”

“就算这样吧! 可是我信上写的是九点半。”

“所以我九点钟就从卢浮宫出发了。顺便说一下,今天轮到我在阿朗松公爵那儿值班,这就使我不得不在一小时以后就离开你。”

“这就使你大为庆幸,是吗?”

“不,说心里话,阿朗松先生是非常阴沉而且又非常暴躁的主人;既然一样要被人责骂,我宁愿被你这样美丽的嘴唇也不愿被他那样歪斜的嘴巴责骂。”

“好呀！这话还稍微像点样，”公爵夫人说，“这么说你九点钟就离开卢浮宫了？”

“噢！我的上帝，是的，我本想直接到这儿来，可是到格雷内尔街拐角时，我看到一个人很像拉莫尔。”

“好！又是拉莫尔。”

“我就是永远要说他，不管你允许不允许。”

“太粗鲁了！”

“好！”科科纳说，“那就让我们来说些甜言蜜语吧！”

“不用；不过结束你那些故事吧！”

“并不是我要讲，而是你自己问我为什么迟到了。”

“当然啰，难道不是我先到的吗？”

“唉！可是你不要找什么人呀！”

“你简直让人厌烦，亲爱的。可是你倒说下去呀，你到了格雷内尔街拐角上，看到了一个像拉莫尔的人……哎哟，你上衣上是什么？血！”

“是的！又有一个家伙，倒下去的时候血溅到了我身上。”

“你又决斗了？”

“是这样。”

“为了你的拉莫尔？”

“你想我还能为谁决斗呢？为一个女人吗？”

“谢谢！”

“我于是就跟踪着这个厚颜无耻地模仿我朋友外表的家伙，我在贝壳街赶上了他，最后超过了他。借着店铺里射出来的光线，看清了他的脸，原来并不是拉莫尔。”

“好，那就行了！”

“是的，可是他倒了大霉！我对他说，先生，远看上去你很像我的朋友拉莫尔先生。他是个完美的骑士；但走近一看，你只是个无赖。听到这话，他拔出了剑，我也一样。打到第三个回合，你瞧这没有教养的人，他倒下去了，还溅污我的衣裳。”

“你至少要想法救他？”

“我正要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骑士从我身边经过。啊！公爵夫

人，这次我可以肯定是拉莫尔了。遗憾的是，他的马跑得太快了，我跑去追那匹马。那些围上来看我决斗的人则跟在我后面追。不过，这帮坏蛋在我后面边追边嚷，别人很可能以为我是小偷，于是我不得不转过身来把他们赶走。这样我就失去了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骑士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我继续追他，一路问人，打听着，告诉人们那马是什么颜色。可是，见鬼，没有用，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匹马。最后，我厌倦了，就来到了这儿。”

“厌倦了！”公爵夫人说，“你真太好了！”

“听着，亲爱的朋友，”科科纳说着懒洋洋地倒在一张扶手椅里。“你还要用可怜的拉莫尔来折磨我；好哇，那你就错了，因为终究还存在友谊吧！你看……我需要这可怜的朋友的理智和学问；让我找一个譬喻来帮你了解我的想法吧……友谊就好比一颗星星，而爱情……爱情……对，我找到譬喻了，爱情只是一支蜡烛。你会对我说有许多种……”

“爱情？”

“不！蜡烛。在这许多种蜡烛里，有些是很好的，譬如玫瑰色的——就算是玫瑰色的吧——最好；可是尽管它是玫瑰色的，蜡烛还是要耗尽的，而星星却永远闪光。当然，你可以回答说：蜡烛燃尽了，可以再插上一支。”

“科科纳先生，你简直是个花花公子。”

“得啦！”

“科科纳先生，你简直是个无礼的人。”

“得啦！得啦！”

“科科纳先生，你简直是个魔鬼。”

“夫人，我要警告你，你这样会使我加倍想念拉莫尔的。”

“反正你已经不再爱我了。”

“恰恰相反，公爵夫人，你不知道，我是狂热地爱着你。不过，我尽可以爱你，依恋你，崇拜你，但是在我空闲的时候，我也要歌颂我的朋友。”

“这么说，你把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称做是空闲的时候啰？”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可怜的拉莫尔，他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头

脑里。"

"你爱他竟然胜过爱我，这太不像话了！告诉你，阿尼巴尔！我恨你。你要是个痛快人，就索性对我直说你更爱他。阿尼巴尔，我警告你，如果你爱世界上某种东西胜过爱我……"

"昂利埃特，最美丽的公爵夫人！为了让你自己能平静，请相信我，不要向我提这种不合适的问题。"

"回答得好！"突然另外一个声音说道。

挡在一块大壁板前面的锦毯撩了起来，壁板滑进了夹墙，露出连接两套房间的通道。拉莫尔站在门框里，就像提香[①] 的一幅镶着金边的肖像画。

"拉莫尔！"科科纳大声喊道。他没有注意玛格丽特，也没有时间去感谢她为他安排的这次意外的重逢。"拉莫尔，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拉莫尔！"

他带倒了自己坐的扶手椅，碰翻了挡在他前面的桌子，扑进了朋友的怀抱。

拉莫尔热烈地拥抱着他，但同时他还对内韦尔公爵夫人说：

"夫人，原谅我，如果有时因为提到了我的名字而干扰了你们之间的和睦。当然，"他无限深情地看了一眼玛格丽特，接着说，"我不能早些来看你们，这不能怪我。"

"你看，"玛格丽特说，"你看，昂利埃特，我履行了诺言：他来了。"

"难道只是由于公爵夫人的请求，我才有这样的幸运吗？"拉莫尔问。

"只是由于她的请求。"玛格丽特回答。

然后她又转向拉莫尔继续说：

"拉莫尔，我允许你一点也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

这中间，科科纳已经拥抱他的朋友上十次，在他身边转了上二十圈，还把烛台移近，细细观看他的脸，然后跪在玛格丽特面前，吻着她的裙裾。

"啊！现在你幸福了；该觉得我顺眼些了。"内韦尔公爵夫人说。

---

① 提香(1490—157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该死的，”科科纳喊道，“我会一如既往觉得你值得崇拜。我要真心诚意地说，如果我有三十个波兰人，萨马特人和其他北边的蛮人，我一定让他们公开承认你是美人中的王后。”

“唔！冷静点，冷静点，科科纳，”拉莫尔说，“还有玛格丽特夫人呢！……”

“噢！我不想改口，”科科纳带着他特有的半滑稽的腔调说，“昂利埃特是美人中的王后，而玛格丽特夫人是王后中的美人。”

不过，由于同他亲爱的拉莫尔重逢而完全陶醉了的皮埃蒙特人，尽管在说着话，做着动作，但他的眼睛却始终离不开他的朋友。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王后，”内韦尔夫人说，“我们走，让他们这对好朋友一起谈一个小时吧；他们有上千件的事情要说，会干扰我们的谈话的。这样做虽然使我们不好受，不过，我告诉你，这是使阿尼巴尔先生完全恢复健康的惟一办法。我的王后，为了我，我们走开吧！谁让我做了蠢事，爱上这个——就像他朋友拉莫尔说过的——肮脏的脑袋。”

玛格丽特在拉莫尔耳边说了几句，拉莫尔虽然也是非常想见到他的朋友，却宁愿科科纳的温情不要要求过分了……这中间，科科纳试图用几句抗议的话来博得昂利埃特的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和一句甜蜜的话，他轻而易举地就如愿以偿。

然后这两个女人就到隔壁房间去。那儿已经摆好夜宵。

只有两个朋友留在原来的房间里了。

人们可以想像，科科纳首先要向他朋友打听的是那个几乎让他送了命的夜晚发生的事。听着拉莫尔的叙述，大家都知道不会轻易激动的皮埃蒙特人气愤得浑身直打哆嗦。

“你为什么不躲到我们主人的住处去，而要像这样到处乱跑，让我那么担心呢？公爵保护过你，他会把你藏起来的。那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只要我装出忧伤的样子，完全可以骗过宫廷里这帮笨蛋的。”

“我们的主人！”拉莫尔低声说，“阿朗松公爵？”

“是呀！根据他对我说的来看，我相信是他救了你的命。”

“是纳瓦尔国王救了我的命。”拉莫尔回答说。

"噢！噢！"科科纳说，"你能肯定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

"噢！真是一个最好、最了不起的国王！可是阿朗松公爵在这件事里面做了些什么呢？"

"他拿了绳子想勒死我。"

"该死的！"科科纳喊道，"你说的是实情吗？拉莫尔，怎么！这个脸色苍白的亲王，这个狂蹦乱跳的小狗，这个可怜虫，竟要勒死我的朋友！啊！该死的！我明天就去告诉他，我对他这种行为的看法。"

"你疯了？"

"真的，要不他还会这样干的……不过管他呢！反正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

"算了，算了，科科纳，冷静些，别忘了，十一点半钟已敲过了，你今天晚上还要值班。"

"我正想着去替他效劳呢！啊！好，他等着吧！我值班！我，去为一个手里拿着绳子的人值班！……你在开玩笑！不是吗！……可老天爷既然让我找到了你，我就不该再离开你。我不走了。"

"这可不好，你要好好想想，你不是喝醉了吧？"

"幸好没有；如果我喝醉了，我会把卢浮宫放火烧了。"

"阿尼巴尔，"拉莫尔接着说，"要理智些。回去吧。值班可是一件神圣的事。"

"你和我一起回去吗？"

"这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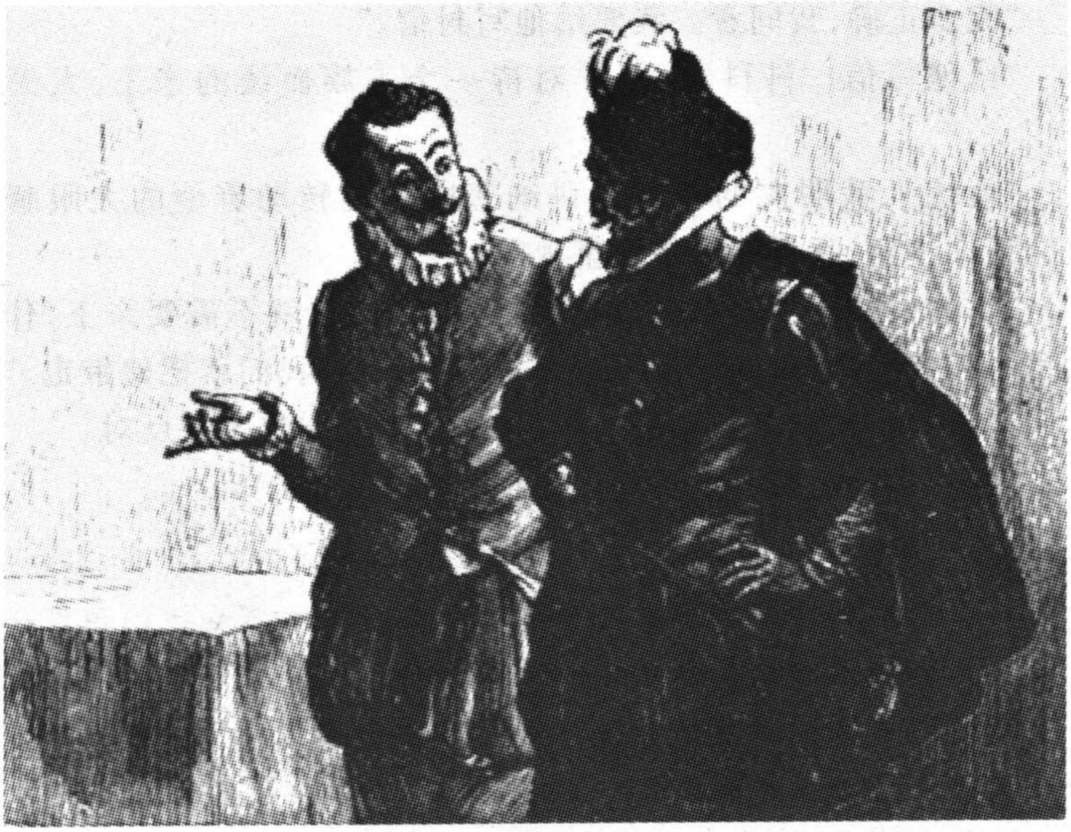
"他们还想杀死你？"

"我倒不这样认为。我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他们搞这样的阴谋，下这样的决心。他们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想杀我，如此而已。那天晚上，亲王们心情都很愉快。"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干；我游荡，我闲逛。"

"那好，我也去闲逛，我和你一起去游荡。这真是个极好的职业。再说，如果有人袭击你，我们就是两个人了，我们就能给他们苦头吃了。啊！如果你那卑鄙无耻的公爵他到这里来，我就把他像蝴蝶似



的钉在墙上！"

"那你至少要向他请个假。"

"对，要请个假。"

"既然如此，你就通知他你要离开他了。"

"完全正确，我同意。我要给他写封信。"

"给他写信！科科纳，这样对待一个王族血统的亲王，太失礼了！"

"血统①，我朋友的血，"科科纳悲剧性地转动着他的大眼睛喊道，"请你注意，我对礼节是很重视的。"

"真的，"拉莫尔轻声自语道，"再过几天，他就不需要亲王，什么人也不需要了；因为如果他愿意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就把他带走。"

所以当科科纳拿起笔时，没有再遭到他朋友更多的反对。

他一气呵成，写下了下面这封很有说服力的短信。

大人：

像殿下这样熟悉古代作家的人是不可能不知道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的动人故事的。这是两位以其不幸和友谊而著称的英雄。我的朋友拉莫尔的不幸不亚于俄瑞斯忒斯，而我的友爱之情也不少于皮拉得斯。此刻，我的朋友有非常重要的事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可能离开他。如果殿下同意，我要请个假，因为我已决心把自己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不管它会把我带向何方。这就足以使殿下明白，那驱使我离开殿下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有鉴于此，我相信我会得到你的原谅，而且敢于怀着崇敬的心情继续自称是忠于殿下大人的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

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

拉莫尔先生的不可分离的朋友

这篇杰作完成以后，科科纳大声朗读给拉莫尔听。后者听罢耸了耸肩膀。

"你说怎么样？"科科纳问。他没有看见拉莫尔的这个动作，也许

---

① 法文中血统和血是一个字。

是装作没有看见。

“我说阿朗松先生会嘲笑我们的。”拉莫尔回答。

“嘲笑我们?”

“嘲笑我们两人。”

“在我看来,这总比让他把我们分别勒死要好。”

“呸!”拉莫尔笑着说,“也许两人谁也不能幸免。”

“好吧! 活该! 该怎样就怎样吧,明天早上我就把信送去。我们离开这儿以后到哪儿去睡觉呢?”

“到拉于里埃尔老板那儿去,就住在那个小房间;你是知道的,那时我们还不是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你曾想把我砍死在那房间里。”

“好,那我就让我们的店主去卢浮宫送信。”

就在这时,壁板打开了。

“好呀!”两位公主同声问道,“请问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在哪儿?”

“该死的! 夫人,”科科纳回答道,“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都快要被饥饿和爱情折磨死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果然是拉于里埃尔老板把阿尼巴尔·德·科科纳那封充满敬意的信送到卢浮宫。

四五 奥尔通

阿朗松公爵拒绝出逃，使一切都重又成了问题，包括亨利自己的存在。然而从那以后，亨利却成了这位亲王的更知心的朋友；如果说他们过去的友谊还有增进的余地的话。他们现在的关系之亲密，的确比以前犹有过之。

卡特琳娜从这两位亲王的亲密往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只谈得投机，而且还是在一起搞阴谋。她想从玛格丽特那儿打听些情况，可是玛格丽特真不愧是她的女儿，纳瓦尔王后的最大本领就是能回避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回答。她对母亲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应付自若，结果把卡特琳娜弄得更加摸不着头脑。

于是这佛罗伦萨女人只能求助于自己从当时耍阴谋之风最盛的小国托斯卡纳[①] 带来的玩弄阴谋的本能，以及她从当时勾心斗角之风最盛的法国宫廷获得的仇恨的感情。

她明白这个贝亚恩人的力量首先来自他和阿朗松公爵的联盟，于是她决心孤立他。

从她下定这个决心的那天起，她就以渔夫的耐心把儿子包围起来。渔夫总是在离鱼很远的地方撒下网，然后不知不觉地逐渐把鱼网收拢，直到团团围住他的战利品。

弗朗索瓦公爵觉察到母亲对他的加倍的怀柔，他也主动地向母亲靠拢了一步。而亨利呢，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实际上却在更注意地监视着他的同盟者。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一个事件；只不过某些人认为这事件肯定要发生，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只是大概会发生而已。

正当每个人都在期待着的时候，一天早上，红彤彤的太阳高高升

---

① 托斯卡纳，意大利半岛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起，散发出那预示着好天气的和煦宜人的光芒，一个面色苍白、拄着拐杖、步履艰难的人从兵工厂后面的一座小楼里走出来，走上了小缪斯克街。

在圣安东门附近，走过了巴士底狱壕沟外围的一片沼泽地似的散步场，他离开大道往右拐进了弓弩花园。守门人毕恭毕敬地向他连连行礼，向他表示欢迎。花园里一个游人也没有。正如花园的名字所指出的，它属于一个私人团体——弓弩手协会。不过，如果真有游人的话，这位脸色苍白的男子也会受到他们的尊敬的。因为他那长长的胡子和由于病痛而变得迟缓但还保持着军人风度的步履，足以表明他是一个新近受伤的军官。现在正通过有节制的锻炼来增强自己的力气，在阳光下恢复自己的健康。

虽然天气已开始暖和，这个人还紧裹着斗篷。可是，真是怪事，当这个表面上已无进攻之力的男人的斗篷张开时，却可以看到在他腰带的银搭扣上挂着两把长手枪。那腰带上除了插着一把匕首，还挂着一把长剑。这把剑是那么长，他好像根本无法拔出鞘来；剑鞘磕碰着他那消瘦的颤巍巍的双腿。这把长剑使他这座活武器库应有尽有了。此犹不足，尽管园中只他一人，他仍每走一步都要四处张望，就好像是在搜查每一条小径，每一块灌木丛，每一道沟渠。

就这样，此人来到公园深处，缓步走进一个小小的棚架。那棚架朝向林荫大道，中间只隔着一排厚厚的篱笆和一条小沟，这篱笆和小沟形成了它的双重的围墙。他在那儿躺在草坪上的一张长凳上，旁边是一张桌子。不一会儿，那兼任厨师和守门人的看管给他送来一杯活血的饮料，放在桌上。

病人已经在那儿呆了十分钟，并且好几次把那上彩釉的陶瓷杯子送到嘴边，小口小口地品尝着杯中物；突然，他那被一层引人注目的苍白的颜色蒙住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刚才远远看到从克鲁瓦－福班街那个方向，沿着一条今天称做拿波尔街的小径，走来一个身披大斗篷的骑士。这骑士在棱堡附近停了下来，在等待着什么。

骑士在那里站了已有五分钟，这脸色苍白的人——读者也许已经认出他就是莫勒韦尔——由于那骑士的出现而引起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来得及平静下来，这时又有一个身穿齐膝紧身外衣、仆从装束的

年轻人从福塞·圣尼古拉街走来,同那骑士会合。

隐蔽在绿叶覆盖的棚架下面的莫勒韦尔,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这一切甚至听到一切;如果人们知道那骑士就是德穆伊,而穿齐膝紧身外衣的年轻人就是奥尔通,就可以想像出莫勒韦尔的耳朵和眼睛此刻是多么的紧张。

他们俩人仔细地打量着周围;莫勒韦尔屏住呼吸。

"先生,你可以说了,"奥尔通先开了口。他最年轻也最可信赖。"这儿谁也看不见我们,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好,"德穆伊说,"你就去索弗夫人那儿,如果她在家,就把这张条子交给她本人;如果她不在,你就把它放在镜子后面,也就是国王习惯放条子的地方。然后,你就在卢浮宫里等着。如果有人交给你回信,你就送到你知道的那个地方去。如果没有回信,你今晚带着枪到我指给你看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出来的那个地方去找我。"

"好,"奥尔通说,"我知道了。"

"我要走了,我今天一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你不用着急。急也没有用;你不一定要赶在他回去以前到卢浮宫。我想他今天上午正在学习鹰猎呢。去吧!大胆些!你伤已经好了,去好好感谢一下索弗夫人在你养病的时候对你的关心。去吧,孩子,去吧。"

莫勒韦尔张大了眼睛听着,连头发根都竖了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第一个动作是从搭扣上取下一支手枪,瞄准了德穆伊;可是,这时德穆伊做了一个动作,他透过德穆伊张开的斗篷看到了里面穿的结实的护胸甲。子弹很可能在护胸甲上滑过,或者击中身体的某个不会致命的地方。此外,他想德穆伊那么强壮,又是全副武装,是很容易对付一个伤得像他这样重的人的。于是他叹了一口气,把已经瞄准了那个胡格诺的枪收了起来。

"多么倒霉,不能在这儿把他干掉。除了那个小鬼,这儿没有一个人在场;至于那个小鬼,我第二枪就可以把他结果掉。"莫勒韦尔喃喃自语。

不过莫勒韦尔这时想到了那张交给奥尔通、要奥尔通送给索弗夫人的条子,它也许比这个胡格诺头子的命更重要。

"啊!"他心想,"今天早上我又让你逃过了。好吧,让你太平无事

地走开吧。可是明天就会轮到我去收拾你的，哪怕一直追你到地狱；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这时，德穆伊用斗篷遮住脸，疾速地朝圣殿沼泽地方向走去，而奥尔通则沿着壕沟走向河岸。

于是莫勒韦尔以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灵敏站起身来，返回樱桃街。回到自己家里，让人备了马，尽管他是那样的虚弱，还是冒着震裂伤口的危险，驰过圣安东街，拐到沿河马路，进入卢浮宫。

他进入边门五分钟以后，卡特琳娜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莫勒韦尔得到了一千金埃居的赏钱，那正是过去答应等他抓到纳瓦尔国王时给他的数目。

“噢！”卡特琳娜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德穆伊一定就是勒内在那该死的贝亚恩人的星辰上看到的黑点了。”

在莫勒韦尔之后一刻钟，奥尔通也进了卢浮宫。只见他就像德穆伊嘱咐的那样，和宫内的几个熟人说了几句话，就径直去索弗夫人的住处。

只有达丽奥尔一人在家。卡特琳娜刚派人来叫她女主人去抄写几份重要的文件，索弗夫人去太后那儿已有五分钟了。

“好吧，”奥尔通说，“我等着。”

年轻人利用他在索弗夫人家行动的随便，走进了男爵夫人的卧室，探明只有他一个人，便把纸条放到镜子的后面。

正当他把手从镜子后面缩回来的时候，卡特琳娜走了进来。

奥尔通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因为太后那敏锐的目光好像首先就落在那镜子上。

“你在干什么，小家伙？”卡特琳娜问，“你是不是在找索弗夫人？”

“是的，夫人，我已有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如果我再不来向她表示感谢，我怕就成了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这么说你很爱这个亲爱的夏洛特了？”

“我全心全意地爱她，夫人。”

“那么你对她很忠诚啰？”

“如果陛下知道索弗夫人对我是多么的关心，就明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仆人，本不值得她那样关心的。”

“她是什么时候向你表示关心的？”卡特琳娜问。她装作对这孩子所遭遇的事一无所知。

“夫人，在我受伤的时候。”

“啊！可怜的孩子！”卡特琳娜说，“你受过伤？”

“是的，夫人。”

“什么时候？”

“就是有人来抓纳瓦尔国王的那个晚上。我看到这些士兵吓得大声喊叫起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猛击了一下我的头，我就昏倒了。”

“可怜的孩子！那么你现在完全复元了吗？”

“是的，夫人。”

“因此你来找纳瓦尔国王，想回到他那儿去，是吗？”

“不，夫人，纳瓦尔国王得知我竟敢违抗陛下的圣令，就毫不怜悯地把我赶走了。”

“真的！”卡特琳娜用充满兴趣的语调说，“好吧！我来管这件事。不过，如果你在等索弗夫人，那就白等了；她正在楼下我的书房里忙着呢。”

卡特琳娜猜想奥尔通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把纸条放到镜子后面，便故意走进索弗夫人的书房，好让年轻人自由行动。

这时，为太后意外地到来而惴惴不安的奥尔通正在猜想她的到来是否隐藏着一个针对他主人的阴谋，忽听得天花板上轻轻响了三下。这本来是他主人在索弗夫人房中时，在危险的情况下，他向主人发出的暗号。

这三响使他打了个哆嗦；这神秘的暗示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他想这一次警告是对他而发的；于是他立即奔到镜子旁边，取回已经放好的纸条。

卡特琳娜从挂毯的缝隙注视着这孩子的每一个动作；她看到他扑向镜子，但是她看不清是藏纸条呢还是取回纸条。

“怎么！”佛罗伦萨人不耐烦地轻声说，“他现在为什么还迟迟不走呢？”

她立即又满面笑容地走回房间。

“你还在这儿，孩子？”她说，“好！可是你还在等什么呢？我对你

说的事情，你难道还怀疑吗？”

“噢！夫人，上帝可不许我这样！”奥尔通回答。

孩子走到太后身边，跪下一条腿，吻了一下太后的裙裾，就急忙走了出去。

他走出的时候，见卫队长在前厅等候着卡特琳娜。卫队长的出现不会减少他的怀疑，而只会使他倍加警惕。

卡特琳娜等不得挂毯在奥尔通身后落下，就奔到镜子前面。可是她白白用她那急切得颤抖的手在镜子后面搜寻，连一张纸条也没有摸到。

然而她确实看到孩子走到了镜子前面。这么说他是去取而不是去放纸条。命运使她的对手们个个都变得那么强大，连一个孩子在同她作对时也成了大人。

她看了又摸，摸了又看，还是什么也没有！……

“噢！倒霉的家伙！”她喊道，“我本来并不想伤害他，可是他取走了纸条，是他自作自受。喂，南希先生，快来！”

太后颤抖的声音穿过客厅一直传到前厅。我们已经说过，卫队长就等在那儿。

南希先生跑了来。

“我来了，夫人。”他说，“陛下有什么事？”

“你一直守在前厅吗？”

“是的，夫人。”

“你看见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走出去吗？”

“刚走出去一会儿。”

“他还没有走远吧？”

“最多只下到楼梯的一半。”

“把他叫回来。”

“他叫什么名字。”

“奥尔通。如果他拒绝回来，就把他抓回来。只是如果他不反抗的话，千万不要吓坏了他。我有话要立即和他说。”

卫队长跑了出去。

正如他估计的那样，奥尔通才下到楼梯的一半。他走得很慢，因

为他希望能在楼梯上遇见或者在那条过道里看见纳瓦尔国王或索弗夫人。

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奥尔通打了个寒战。

他第一个反应是想逃跑；可是他具有超过他年龄的思维能力，他明白如果他逃跑，就一切都完了。

于是他停住了脚步。

“谁在叫我？”

“是我，南希先生。”卫队长一面回答一面冲下楼梯。

“可是我有急事。”奥尔通说。

“是太后陛下叫你。”南希先生说时已走到奥尔通身边。

孩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又回头上楼。

卫队长跟在他后面。

卡特琳娜制定的第一个计划是把这年轻人抓起来，搜他的身，弄到他带着的那张纸条。因此，她已经想好要指控他偷了东西，并且已经在装饰品里取走了一个金刚石的搭扣，想以此栽赃在这孩子身上；可是她想了一下，觉得这方法很危险，这样做会引起年轻人的怀疑，他会去告诉他的主人；而如果他主人有了戒备，那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当然，她可以把这年轻人关进某个暗牢；可是，无论做得多么秘密，消息总会在卢浮宫里传开，亨利只要得知一点风声，就会警惕起来。

但是卡特琳娜一定要弄到这张纸条，因为这是德穆伊先生给纳瓦尔国王的纸条，而且在交给奥尔通时又是那么千叮咛万嘱咐，里面一定包含着一整套阴谋计划。

于是她又把搭扣放回原来的地方。

“不，不，”她说，“这是警察的主意，坏主意。一个纸条……也许不值得这样。”她紧蹙着双眉，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继续说，“嗨！说实在的，这不能怪我，是他自己不好。为什么这小强盗不把纸条放在他该放的地方呢？我一定要弄到这张纸条。”

就在这时，奥尔通走了进来。

卡特琳娜脸上的表情想必是很吓人的，因为这年轻人脸色遽然

发白，在门槛处止步不前了。他还太年轻，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夫人，”他说，“陛下赏脸叫我回来；我能为陛下做什么事情呢？”

像是被一缕阳光照亮了一样，卡特琳娜的脸顿时开朗了。

“孩子，”她说，“我叫你是因为你的脸很讨我喜欢，而且我刚才答应过要为你的前途操心，我想现在就履行这句诺言。人们责备我们做王后的都容易忘事。这绝不是我们存心要这样，而是有许多事情总在让我们奔忙。可是，我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君王掌握着人们的命运。’所以我就把你叫了回来。来，我的孩子，跟我走。”

南希先生把这一番表演当真了，他看到卡特琳娜如此温情体贴，大为惊讶。

“你会骑马吗，小家伙？”卡特琳娜问。

“我会，夫人。”

“好，你到我书房来。我要给你一封信，让你送到圣日耳曼去。”

“我随时听陛下的吩咐。”

“南希，给他准备一匹马。”

南希先生走了出去。

“走吧，孩子！”卡特琳娜说。

她走在前面，奥尔通跟在她后面。

太后下了一层楼，经过国王和阿朗松公爵住处的过道，走到拐弯的楼梯，又下了一层楼，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通向一个圆形走廊，除了国王和她，谁也没有这扇门的钥匙。她让奥尔通先走进去，自己也跟着进去，然后又把门关上。这条走廊犹如围墙一样围着国王和太后的住处，就像是罗马的圣安琪儿宫的走廊和佛罗伦萨的皮蒂宫的走廊，遇到危险时也算是一条退路。

门关上以后，在这漆黑的走廊里就只有卡特琳娜和年轻人了。两人只相差二十来步，卡特琳娜走在前面，奥尔通跟在后面。

卡特琳娜突然转过身来，奥尔通又在这张脸上看到了他十分钟前见过的阴沉的表情。她的眼睛圆睁着，就像是猫或豹子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射着光芒。

“站住！”她喝道。

奥尔通双肩打了个寒战：一股寒流，就像一件冰斗篷，从拱顶直

落在他身上。周围是那样的阴森,就像是个墓穴。卡特琳娜的目光是那样尖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像插进了年轻人的胸膛。

他后退了两步,浑身哆嗦地靠在墙上。

"要你交给纳瓦尔国王的纸条在哪儿?"

"纸条?"奥尔通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如果他不在,就叫你放在镜子后面的那张纸条在哪儿?"

"夫人,我?"奥尔通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德穆伊一小时以前在弓弩花园后面给你的纸条。"

"我没有什么纸条,"奥尔通说,"陛下肯定是搞错了。"

"你撒谎。"卡特琳娜说。"把纸条给我,我一定遵守对你许下的诺言。"

"夫人,什么诺言?"

"我要让你发财。"

"夫人,我没有纸条。"孩子继续说。

卡特琳娜咬了咬牙,然而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笑脸。

"你愿意用那张纸条换一千个金埃居吗?"她说。

"夫人,我没有纸条。"

"两千埃居。"

"不可能。既然我没有纸条,我就没法给您。"

"一万埃居,奥尔通。"

奥尔通见太后的怒火像潮水一样从心头涌上脸来,他想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主人,那就是把纸条吞下去。他把手向口袋伸去。卡特琳娜已猜到他的心思,忙按住他的手。

"得了! 孩子!"她笑着说。"很好,你是忠心耿耿的。当君王们想要雇用一个仆人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判断他的心是否忠诚。我现在知道该怎么来对待你了。瞧,这是我的钱包,给你作为第一次报酬。去把纸条送给你的主人吧,告诉他从今天起你为我服务了。去吧,你可以自己从我们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出去:那扇门可以从里面打开。"

说罢,卡特琳娜把钱包放在惊呆了的年轻人手中,往前走了几步,把手放在墙上。



然而年轻人依旧站在那里，迟迟疑疑的。他不能相信那已经降临在他头上的大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喂，别再这样哆哆嗦嗦的了，”卡特琳娜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可以自由地走了吗？如果你愿意回来，会有你的好处的。”

“谢谢，夫人。”奥尔通说，“您真的饶恕我了？”

“不仅如此，我还奖赏你；你是个传送情书的好信差，招人喜欢的情人们的使者；只是你忘了你主人正在等你呢。”

“啊！真的。”年轻人说着急步朝门口走去。

可是他刚走出三步远，地板在他脚下活动了。他张开双臂，恐怖地大叫一声，掉进了卢浮宫的地牢。原来卡特琳娜刚才按动了机钮。

“好吧，”卡特琳娜喃喃地说，“由于这小鬼的顽固，我现在必须下一百五十级阶梯。”

卡特琳娜回到自己住处，点燃了一只暗灯，重又来到走廊按动机钮，打开了一扇门，里面是螺旋状的楼梯。那楼梯像是直钻进地心似的。在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这仇恨的使者——的驱使下，她来到了一扇铁门前，这铁门是朝里开的，直通地牢深处。

从一百英尺的高处跌下来的可怜的奥尔通就躺在这儿；他体无完肤，血肉模糊，但还在抽搐着。

隔着厚厚的墙壁，只听得塞纳河水滔滔流过，一股地下水一直流到楼梯的脚下。

卡特琳娜走进这个潮湿而又令人恶心的地牢，——须知，自从这地牢存在以来，该有许多人像刚才这样跌落下来了——她搜索着奥尔通的身体，找到了一张纸条；当她确信这正是她想得到的那封信以后，就一脚踢开了尸体，然后用手指按动机钮：牢底翻转了一下，尸体由于自身重量的作用而跌落下去，淹没在河水里。

然后，她关上门，从地牢里上来，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这样一些词句：

今晚，十点钟，千树街，丽星旅店。如果你来，不用回信；如果不来，对送信人说声“不”。

德穆伊·德·圣法尔

读着这张纸条，卡特琳娜的嘴角上露出了笑容，她此刻只想到自己即将取得的胜利，而完全忘了她是以怎样的代价换来这个胜利的。

可也是，奥尔通又算得了什么呢？一颗忠诚的心，一个无私的灵魂，一个年轻、漂亮的孩子；如此而已。

人们不难想像，这并不会使那决定着王朝命运的冰冷的天平的盘子发生倾斜。

读完纸条，卡特琳娜立即上楼，到索弗夫人的房间去，把它放到镜子后面。

下楼时，她在过道的进口处遇到了卫队长。

"夫人，"南希先生说，"遵照陛下的命令，马已经备好了。"

"亲爱的男爵，"卡特琳娜说，"马用不着了。我刚才和孩子谈了一会儿，发现他太蠢了，无法完成我要他干的差事。我只能让他当一个仆人，充其量当一名马夫；我给了他一点钱，打发他从边门走了。"

"可是，"南希先生说，"那件差事怎么办呢？"

"哪件差事？"卡特琳娜重复着说。

"是呀，不是要去圣日耳曼吗？让我去完成，或者派我手下的某个人去完成那件差事，陛下你看好不好？"

"不，不，"卡特琳娜说，"你和你手下的人今晚另有任务。"

卡特琳娜回到自己的住处，满心希望着这天晚上能掌握住那个该死的纳瓦尔国王的命运。

四六　丽星旅店

上述事件发生两小时以后，这事件在卡特琳娜的脸上已没有任何痕迹。索弗夫人完成了她在太后处的工作，上楼回到自己的住处。亨利也紧跟着她踏进了房间，他从达丽奥尔口里得知奥尔通来过，于是就径直走到镜子旁边，找到了纸条。

就像我们说过的，上面写着：

> 今晚，十点钟，干树街，丽星旅店。如果你来，不用回信，如果不来，对送信人说声"不"。

信上没有写地址。

"亨利一定会去赴约的，"卡特琳娜心想，"因为，他就是想不去，现在也找不到送信人说声'不'了。"

在这一点上，卡特琳娜没有估计错。亨利问奥尔通哪儿去了。达丽奥尔告诉他奥尔通和太后一起走了；但是，既然他在预定的地方找到了纸条，而且他相信这可怜的孩子是决不会背叛他的，所以他丝毫也不担心。

他照例在国王的饭桌上吃了晚饭。国王大大嘲笑了一番亨利在早上鹰猎时出的种种洋相。

亨利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是山里人而不是平原上的人。可是他答应查理自己一定学会用猛禽狩猎。

卡特琳娜显得很是亲切，而且在离开饭桌时还要玛格丽特整个晚上都和她做伴。

八点整，亨利带着两名绅士，从圣奥诺雷门出去，绕了一个大圈，从木塔回来，又在奈尔渡过塞纳河，直到圣雅克街。在那儿，他像是去同情人幽会似的辞去了那两名绅士。在水手街的拐角，他见到一个披斗篷的人骑在马上。那人向他走过来。

“芒特。”那人说。

“坡城。”国王回答。

那人立即跳下马来。亨利裹上他那沾满泥土的斗篷，跨上他那浑身冒汗的马，走过竖琴街，穿过圣米歇尔桥，进入巴托罗缪街，又一次从啄木鸟桥上过了河，顺沿河马路向北走，到达干树街，便上前去敲拉于里埃尔老板的门。

拉莫尔正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大厅里写一封你们知道是给谁的长长的情书。

科科纳和拉于里埃尔一起在厨房里转动着六只小山鹑。他正和他的店主朋友讨论着到什么火候把山鹑从铁扦上取下来合适。

就在这时，亨利敲门了。格雷古瓦去开了门，把马牵到马厩。那旅客进来时用靴子把地板跺得直响，似乎是想借以暖和他那冻僵了的双腿。

“唔！拉于里埃尔店主，”拉莫尔一面写一面说，“有一位绅士找你。”

拉于里埃尔走上前，从头到脚打量着亨利，由于这来客的粗布斗篷不能引起他多大的敬意，他向国王道：

“你是谁？”

“啊！天哪！”亨利指着拉莫尔说，“这位先生刚刚告诉过你，我是一个加斯科尼省的绅士，到巴黎来投奔宫廷的。”

“你要什么？”

“一个房间，一顿夜宵。”

“嗯！”拉于里埃尔说，“你有仆人吗？”

大家知道，这是他习惯提的问题。

“没有，”亨利回答；“不过我打算一发迹就找一个。”

“如果不租仆人的房间，我是不单租给主人的房间的。”拉于里埃尔说。

“难道我明天用一个金币付你的夜宵也不租吗？”

“噢！噢！你倒很慷慨，我的绅士！”拉于里埃尔不信任地看着亨利，说道。

“那倒也不是；不过，我是经同乡的一位阔老推荐才来你的旅店

的。我相信我不仅在这里度过一个傍晚，而且还要在这里过夜，所以我请了一位朋友来和我一起吃夜宵。你这儿有上好的阿尔布瓦酒吗？”

“我这儿有贝亚恩人从未喝过的好酒。”

“好！我额外付钱。啊！正好，我请的朋友来了。”

果然，门刚刚打开，进来了第二位绅士，年龄比前者略大几岁，挂着一把长剑。

“啊！啊！”他说，“你很准时，我年轻的朋友。对一个刚刚赶了八百公里路的人来说，能一分钟不差地准时到是很了不起的。”

“这是你请的客人？”拉于里埃尔问。

“是的。”先来的那个人走去迎接挂长剑的年轻人，握着他的手说，“给我们送夜宵来吧！”

“在这儿吃，还是送到你房间里去？”

“随你的便吧！”

“老板，”拉莫尔对拉于里埃尔说，“把这两个看上去就像胡格诺的人打发到别处去；当着他们的面，我和科科纳就不能谈我们的事了。”

“把你们的夜宵送到四层二号房间。”拉于里埃尔说。“就请上楼吧！先生们，上楼吧！”

那两位旅客跟在格雷古瓦后面，格雷古瓦给他们照着亮。

拉莫尔目送着他们上了楼；然后转过身来，只见科科纳从厨房里伸出头来，直瞪着眼睛，张大了嘴，露出一副大为吃惊的样子。

拉莫尔向他走去。

“该死的！”科科纳说，“你看见了吗？”

“什么？”

“那两位绅士？”

“怎么样？”

“我敢发誓，那是……”

“谁？”

“是……纳瓦尔国王和穿红斗篷的人。”

“你可以发誓，但别那么大声。”

"这么说,你也认出来了?"

"当然啰!"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谈情说爱呗。"

"你这样认为?"

"我可以肯定。"

"拉莫尔,我倒宁愿相信他们是来击剑而不是来谈情说爱的。我刚才要发誓,现在敢打赌了。"

"打赌什么?"

"他们一定是来这儿搞一个阴谋。"

"啊! 你疯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就是他们搞阴谋也只干他们的事。"

"啊! 这倒是真的。"科科纳说。"我已经不是阿朗松先生的人了;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那些小山鹑好像已经烤到了科科纳理想的火候。打算美餐一顿的皮埃蒙特人提醒拉于里埃尔可以从铁扦上取下来了。

这时,亨利和德穆伊已经在他们的房间里坐定。

"陛下,"等格雷古瓦摆好夜宵以后,德穆伊说道,"你见到奥尔通了吗?"

"没有;可是我拿到了他放在镜子后面的纸条。我猜想,这孩子也许吓坏了;因为他在时,太后来了。他没等我回来就走了。起初我真有点不放心,因为达丽奥尔对我说,太后和他谈了很久。"

"噢!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小鬼很机灵;尽管太后精通此道,我相信,他也会给她吃些苦头的。"

"德穆伊,你后来见到过他吗?"亨利问。

"没有,不过今天晚上可以见到他。夜间十二点,他要给我带一支高级火枪来;在我们走的路上,他会把这一切都讲给我听的。"

"马蒂兰街拐角上的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

"就是那个给我马和斗篷的人可靠吗?"

“那是一个非常忠实可靠的人。再说，他并不认识陛下，他不知道是同谁在打交道。”

“这么说，我们可以安心地谈谈我们的事情？”

“毫无疑问。再说，还有拉莫尔在警戒呢。”

“太好了。”

“陛下，阿朗松先生怎么说？”

“德穆伊，阿朗松不愿意走了；他已经干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安儒公爵被选为波兰国王，而且国王又生了病，他彻底变卦了。”

“这么说，是他破坏了我们的全部计划？”

“是的。”

“他出卖了我们？”

“还没有；不过他一有机会就会出卖我们的。”

“多么卑鄙！多么丑恶！他为什么不回答我给他写的信呢？”

“为了得到证物而又不留下把柄。德穆伊，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是不是？”

“陛下，恰恰相反，你胜利了。你知道，除了孔代亲王的那部分人以外，这一派全是拥护你的，他们并不为公爵服务，只是为了拿他做掩护才装作同他联系。从举行接待仪式的那天起，我把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团结在你的周围了。你和阿朗松公爵一起逃走，有一百人保护就足够了，我已经发动了一千五百人，一个星期以后，这一千五百人就都准备好了，埋伏在去坡城的公路上。这已不是逃跑，而是撤退了。陛下，一千五百人你还不够，带着一支大军你还不感到安全吗？”

亨利笑了，他拍着德穆伊的肩膀：

“你知道，德穆伊，”他说，“惟有你知道，纳瓦尔国王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个胆小鬼。”

“唔！我的上帝！我知道，陛下，而且希望不用太久整个法国都会像我一样知道这一点的。”

“不过既要谋反，就定要成功。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决心；而决心要下得迅速、干脆、果断，又必须具有成功的信心。”

“好！陛下，多少天举行一次打猎？”

"每隔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不是围猎,就是鹰猎。"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就是今天。"

"那么,再过一星期或者十天,又有一次打猎?"

"是的,也许还要早些。"

"请听我说,在我看来现在一切都很平静:安儒公爵走了;人们不再去想他。国王的健康一天天恢复起来。对我们的迫害也差不多停止了。你继续对太后献殷勤,对阿朗松先生表示亲热吧!依旧对他说,没有他你是不能走的;而且尽量让他相信,现在越来越困难了。"

"你放心,他会相信的。"

"你认为他真的这样信任你吗?"

"不,上帝保佑我!可是他相信王后对他说的话。"

"王后会为我们忠诚效劳吗?"

"噢!这是经过了考验的。再说,她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得不到那顶纳瓦尔的王冠她脸上发烧。"

"好!下次打猎的三天以前,把打猎的地点告诉我:是在邦迪、圣日耳曼,还是在朗布依埃,还要告诉我你是否做好了准备。你看到拉莫尔先生在你前面冲刺,就跟着他,拚命往前冲。一旦你冲出树林,太后要拦住你,就必须跟在你后面跑;我想她的诺曼底马连我们的柏柏尔马和西班牙马的蹄铁也看不到。"

"就这样说定了,德穆伊。"

"陛下,你有钱吗?"

亨利做了一个鬼脸。在他一生中,一听人谈到这个问题,他总要做出这样的表情。

"不太多,"他说,"可是我想玛尔戈会有的。"

"好!不管是你的还是她的,要尽量多带些。"

"那你,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准备干什么?"

"在为陛下的事尽力奔波之余,陛下能允许我处理几件私事吗?"

"去做吧!德穆伊,去做吧!不过,是些什么私事呢?"

"听我说,陛下,奥尔通(我要向陛下推荐,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告诉我昨天在兵工厂附近遇到了莫勒韦尔这个强盗。他经勒内

的医治，已经恢复健康了，正像毒蛇一样在阳光下取暖呢！”

“啊！是的，我明白了。”亨利说。

“啊！你明白了，好吧……陛下，你总有一天要成为真正的国王的。你要是像我一样有什么仇要报，可以等到成为国王的时候再报。我是一个士兵，我应该像个士兵一样报仇。所以，等我把我们那些零碎小事都安排好了（这样，那个强盗就可以有五六天的时间再恢复身体），我也到兵工厂附近去转悠转悠；我要刺他四剑，把他牢牢地钉在草坪上。这样，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心情就会轻松些了。”

“去办你的事情吧，朋友，去办你的事情吧！顺便提一句，你对拉莫尔很满意，是吗？”贝亚恩人说。

“啊！好样的小伙子！他对你十分忠诚。陛下，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好样的……”

“尤其是能守口如瓶，所以他也跟我们去纳瓦尔，德穆伊；一旦到了那儿，我们再想法好好酬报他。”

亨利带着他那狡猾的微笑刚说完这句话，门突然打开了，应该说是被撞开了，他们刚才称赞的那个人脸色苍白、情绪激动地站在门口。

“不好，陛下，”他喊道，“不好！房子被包围了。”

“被包围了！”亨利站起来喊道，“被谁？”

“被国王的卫队。”

“噢！噢！”德穆伊从腰间拔出他那两支手枪，说，“看来要打一场了。”

“啊！是的，”拉莫尔说，“要很多枪，是一场大战，你有什么办法对付得了五十个人呢？”

“他说得对，”国王说，“有没有什么撤退的办法……”

“有一个办法我已经用过，如果陛下愿意跟着我……”

“那么德穆伊呢？”

“如果德穆伊先生愿意，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不过你们两人都要快。”

这时楼梯上已响起了脚步声。

“太晚了。”亨利说。

"啊！如果有人能抵挡他们五分钟，我就能担保国王的安全。"拉莫尔说。

"那么，先生，你保护国王，"德穆伊说，"我来对付他们。去吧，陛下，去吧！"

"可是你怎么办？"

"别担心我，陛下；你只管走吧。"

德穆伊急忙把国王的碗碟、餐巾和酒杯都拿走，好让人相信他只是一个人在用餐。

"快来，陛下，快来。"拉莫尔一边喊，一边拉着国王的胳膊把他拖向楼梯。

"德穆伊！我勇敢的德穆伊！"亨利喊着，把手伸给年轻人。

德穆伊吻了一下亨利的手，把他推出房间，然后锁上了门。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亨利说，"他想让自己被捕，而让我们逃走。可是，是谁出卖了我们呢？"

"快走，陛下，快走；他们上来了，他们上来了。"

果然，一支支烛光已经开始顺着狭窄的楼梯爬上来，同时听得见楼下有剑的碰击声。

"注意！陛下！注意！"拉莫尔说。

他在黑暗中领着国王上了两层楼，推开一扇房门，反锁上，然后便走去打开小房间的窗户。

"陛下，"他说，"陛下，在屋顶上行动你害怕吗？"

"我？"亨利说，"等着瞧吧，我是个捕比利牛斯山羚羊的好猎手。"

"那好，陛下跟着我，我认识路，在前面领路。"

"走吧，走吧，"亨利说，"我跟着你。"

拉莫尔先跨到窗外，沿着较宽的檐槽，走到两个屋顶形成的谷地；谷地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窗的阁楼，通向一个没人住的顶楼。

"陛下，"拉莫尔说，"你现在到了避难所了。"

"啊！啊！"亨利说，"太好了！"

他擦着苍白的脸颊上沁出的汗珠。

"现在，"拉莫尔说，"事情就好办了。顶楼朝着楼梯，楼梯通向一条小径，这小径又通到街上。陛下，有一天夜里，那要比今晚的情况

可怕得多了，我就是走的这条路。”

“那么，走吧，走吧，”亨利说，“往前走！”

拉莫尔首先滑进开着的窗户，摸到没有关紧的门，打开门就到了一个螺旋形的楼梯的上面。他把绳子递给国王，代替扶手。

“来，陛下。”他说。

走到梯子半腰时，亨利停下来，走到一扇窗前；这扇窗子朝向丽星旅店的院子，从窗口可以看到对面的楼梯上奔走着的士兵，有的手里拿着剑，有的手里举着火炬。

突然，纳瓦尔国王远远看见德穆伊在一群人中间，他已经交出了剑，正在泰然自若地走下楼。

“可怜的孩子，”亨利说，“多么忠心耿耿呀！”

“陛下，你看他多么镇静，”拉莫尔说，“你看，他还笑呢！他一定是想到了好办法，因为，你知道，他是很少笑的。”

“常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了？”

“科科纳先生？”拉莫尔问。

“是的，科科纳先生，他怎么样了？”

“噢！陛下，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他远远看见士兵们来了，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冒什么危险？’”

“冒杀头的危险。我回答他。”

“你逃得掉吗？”

“但愿可以。”

“好，我也是。他回答我。”

“陛下，我敢发誓他逃得掉，如果人家抓住了他，那我可以保证，那一定是他故意让人家抓住的。”

“这么说，一切都顺利，一切都顺利。”亨利说。“我们回卢浮宫吧。”

“啊！我的上帝！”拉莫尔说。“这再容易不过了，陛下，我们用斗篷把自己裹住，往外走吧。街上满是闻声赶来的人，人家会把我们也看做看热闹的。”

果然，亨利和拉莫尔发现门是敞开的，除了街上拥挤的人群，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混了出去。



他们两人拐进了阿弗隆街，可是，走到滑车街的时候，他们看见德穆伊和押送他的士兵正由卫队长南希先生带领着穿过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广场。

“啊！啊！”亨利说，“他们像是要把他带到卢浮宫去。见鬼！边门就要关上了……关上以后，进门的人就得报出姓名；如果人们看见我在他之后进去，就可能认为我曾经和他在一起。”

“那么，陛下，你就想个别的办法，别从边门进卢浮宫。”拉莫尔说。

“那你要我从哪儿进去？”

“陛下不可以从纳瓦尔王后的窗口进去吗？”

“真是活见鬼！拉莫尔先生，你说得有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可是，怎么通知王后呢？”

“噢！”拉莫尔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躬一躬身说，“陛下扔石子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四七　德穆伊·德·圣法尔

这一次卡特琳娜费了那么多的心计，她相信一定万无一失。

于是，到了十点钟，她就让玛格丽特回去，她确信——而且这也是事实——纳瓦尔王后完全不知道正在策划中的危害她丈夫的阴谋。然后，她又到国王那儿，要求国王晚一些睡觉。

虽然母亲想掩饰自己，但她脸上那得意的神情依然引起了查理的惊奇，他询问卡特琳娜，可是她仅仅回答说："我现在只能告诉陛下一句话：今晚你就要摆脱掉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了。"

查理扬了一下眉毛，像是在说："好吧，等着瞧吧。"他吹了一声口哨，他的猎兔狗朝他跑来，像蛇似的把肚皮贴着地面，把它精巧聪明的脑袋搁在主人的膝盖上，等待着。卡特琳娜凝聚着目光，竖起了耳朵，过了几分钟，只听得卢浮宫的庭院里响起了一记枪声。

"这是什么声音？"查理皱起了双眉问道，而猎兔狗则突然站起身子竖起了耳朵。

"没有什么。"卡特琳娜说。"只是一个信号，如此而已。"

"这信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现在起，陛下，你那惟一的、真正的敌人不会再损害你了。"

"刚才是杀了一个人？"查理问时，用主人的目光注视着他母亲，这目光的含意是说：无论是杀人和赦免，都是国王专有的权力。

"不，陛下，只是抓了两个人。"

"噢！"查理喃喃地说，"在背地里搞鬼，在策划连国王也不知道的阴谋。真见鬼！母亲，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大到可以自己照管自己，不需要学走路时用的布带和防跌用的软垫帽了。如果你想统治，到波兰去找你的儿子亨利吧；可是，在这儿，我告诉你，你要搞这一套，就错了。"

"儿子，"卡特琳娜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干预你的事情了。不过，这件事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可是你总反对我，而我却决心要向陛下证明我是对的。"

这时有好几个人进了前厅，可以听到一小队人把枪托放在石板上的声音。

几乎立即有人来报：南希先生求见国王。

"让他进来！"查理急忙说。

南希先生进厅以后，向国王行过了礼，然后转向卡特琳娜。

"夫人，"他说，"陛下的命令已经执行，把他抓来了。"

"什么，他？"卡特琳娜惊慌地喊道，"只抓到一个？"

"夫人，他就一个人在那儿。"

"他抵抗了？"

"没有。他正在房间里安静地吃夜宵；勒令之下，他就把剑交出来了。"

"是谁？"国王问。

"你就会看到的。"卡特琳娜说。"把犯人押进来，南希先生。"

五分钟以后，德穆伊被带了进来。

"德穆伊！"国王喊道，"先生，怎么回事？"

"唔！陛下，"德穆伊极为平静地说，"如果陛下允许的话，我也要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用对国王提这样的问题，"卡特琳娜说，"德穆伊先生，只请你告诉我儿子，那天晚上是谁在纳瓦尔国王的房间里，而且像个叛贼一样抗拒国王的命令，杀死了两名卫士，刺伤了莫勒韦尔先生？"

"这倒是，"查理蹙着眉头说，"德穆伊先生，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

"是的，陛下，陛下想知道他是谁吗？"

"我承认，我很想知道。"

"好吧！陛下，他叫德穆伊·德·圣法尔。"

"是你？"

"是我。"

卡特琳娜见他如此大胆，吃了一惊，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你竟敢违抗国王的命令?”查理九世说。

“陛下,首先,我并不知道有陛下的命令!其次,我只见到一样东西,或者说只见到一个人,就是莫勒韦尔先生,杀我父亲和元帅先生的凶手。这时我想起一年半以前,八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也就在这个房间里,陛下曾答应我要惩办凶手;可是,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我想国王已经改变了想法。见莫勒韦尔来到我面前,我以为这是上帝把他送给我的。陛下,以后的事,陛下就都知道了;我用剑捅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凶手,我枪击了他手下的人,因为他们像一帮强盗一样。”

查理一言不发。一段时间以来他对亨利的友谊已经使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同原先大不一样,想到那些事情,他曾不止一次地顿生恐怖之感。

提到圣巴托罗缪之夜,太后的脑海里还记得儿子的嘴里曾经说出过一些像是感到内疚的话。

“可是,”卡特琳娜说,“你那么晚了还到纳瓦尔国王的房里做什么?”

“噢!”德穆伊回答。“这讲起来话可就长了,不过,如果陛下有耐心听……”

“说吧,我愿意听。”查理说。

“陛下,那我就遵命了。”德穆伊躬了躬身说。

卡特琳娜坐了下来,用焦虑的目光盯着这个年轻的头颅。

“我们听着。”查理说。“过来,阿克泰翁。”

小狗又回到了它在犯人被带进来以前呆的地方。

“陛下,”德穆伊说,“我是作为我的兄弟们——忠于你的新教徒臣民们——的代表来到纳瓦尔国王陛下的房间的。”

卡特琳娜向查理九世做了个手势。

“放心吧,母亲,”查理说,“我一个字也不会遗漏的。说下去,德穆伊先生,说下去,你是为什么来的?”

“为了告诉纳瓦尔国王,”德穆伊先生继续说道,“他改变宗教信仰使他失去了胡格诺派的信任。不过尽管如此,念及他的父亲,安托万·德·波旁,尤其是他的母亲,勇敢的雅娜·德·纳瓦尔——她的名字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贵的——新教徒们应该给他这样一个敬重的表示，请求他放弃继承纳瓦尔王位的权利。"

"他说什么呢？"卡特琳娜大声问道，尽管她很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但受到这样意外的打击，还是忍不住喊出声来。

"啊！啊！"查理说，"不过，这顶纳瓦尔王冠好像是属于我的。"

"陛下，胡格诺比任何人都真心诚意地承认国王刚才说的这个宗主权的原则。所以他们希望敦请陛下把这顶王冠戴在一个他所爱的人的头上。"

"希望我！"查理说，"戴在一个我所爱的人的头上！见鬼！先生，你们想说的是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说的是阿朗松公爵。"

卡特琳娜的脸变得像死人的脸一样苍白，用燃烧着的目光，恶狠狠地注视着德穆伊。

"我的阿朗松弟弟知道这一点吗？"

"他知道，陛下。"

"他接受这顶王冠了？"

"除非陛下能同意。他要我们来请求陛下。"

"噢！噢！"查理说，"真的，这顶王冠给我阿朗松弟弟戴上非常合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谢谢，德穆伊，谢谢！你再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在卢浮宫一定会受到欢迎的。"

"陛下，如果没有这次不幸的莫勒韦尔事件，使我深怕受到陛下的惩罚，我早就把这个计划全部告诉陛下了。"

"是的，不过亨利对这个计划说什么呢？"卡特琳娜问。

"夫人，纳瓦尔国王服从他兄弟们的愿望，他已经准备好放弃他的权利。"

"这么说，你应该有他同意放弃权利的书面声明啰？"卡特琳娜大声问。

"是的，夫人，"德穆伊说，"正好我带在身上，上面有他的签名和日期。"

"日期是在卢浮宫事件发生之前吗？"卡特琳娜说。

"是的，我记得就在那前一天晚上。"

德穆伊先生从口袋里取出亨利亲手签名并写上日期的那份把王位让给阿朗松公爵的声明。

“真的，”查理说，“一切都符合手续。”

“那亨利要求什么来作为出让这个权利的交换条件呢?”

“什么也不要；夫人。他对我们说：查理国王对他的友谊已经绰绰有余地补偿了他放弃一顶王冠的损失。”

卡特琳娜愤怒地咬着嘴唇，绞着她那双纤丽的手。

“德穆伊，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手续。”国王说。

“既然你和纳瓦尔国王把一切都谈妥了，那么今天晚上你们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呢?”卡特琳娜继续问道。

“夫人，你说我和纳瓦尔国王?”德穆伊说，“是南希先生把我抓来的，他可以证明我当时是一个人。陛下可以把他叫来问问。”

“南希先生!”国王喊道。

卫队长出现在门口。

“南希先生，”卡特琳娜急忙问道，“德穆伊先生是一个人在丽星旅店吗?”

“夫人，在那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人，可是在整个丽星旅店里，不只他一人。”

“啊!”卡特琳娜说，“他的同伙是谁?”

“夫人，我不知道那人是不是德穆伊先生的同伙；可是我知道他打倒了我的两名卫士，从后门逃跑了。”

“你认出那位绅士是谁吗?”

“我没有认出，可是我的卫士们认出来了。”

“是谁?”查理九世问。

“是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伯爵。”

“阿尼巴尔·德·科科纳，”国王神情阴暗，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就是圣巴托罗缪节时屠杀胡格诺凶得可怕的那个人?”

“科科纳先生是阿朗松先生的绅士。”南希先生说。

“很好，很好，”查理九世说，“你下去吧，南希先生。下一次，请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陛下。”

“那就是：你是为我服务的，你只应该服从我一个人。”

南希先生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退着出去。

德穆伊对卡特琳娜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房间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

太后拧着她束腰带上的绦子，查理抚摸着他的狗。

“那么，先生，你采取暴烈的行为，目的是什么呢？”查理继续问道。

“陛下，我会反对谁呢？”

“反对亨利，反对弗朗索瓦或者我。”

“陛下，我们已经得到了你妹夫让出王位的声明，得到了你弟弟的同意；我刚才已经说了，卢浮宫里的那件倒霉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正准备求得陛下的恩准。”

“是呀！母亲，”查理说，“我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不好。德穆伊先生，你们有权要求一个国王。是的，纳瓦尔能够而且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不仅如此，这个王国好像是专门为了配备给我阿朗松弟弟而存在的。他是那么渴望得到一顶王冠。当我们戴上我们的王冠时，他那两只眼睛总是盯着不放。过去惟一妨碍他登上纳瓦尔王位的理由是亨利所拥有的权利；可是既然现在亨利自愿放弃……”

“陛下，他是自愿放弃的。”

“看来这也是天意！德穆伊先生，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到你的兄弟们那儿去了，我过去对他们的惩罚……也许太过分了；可是这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告诉他们，既然他们想要我阿朗松弟弟做纳瓦尔的国王，法国国王满足他们的愿望。从现在起，纳瓦尔是一个王国，它的统治者名叫弗朗索瓦。我只要求一周的时间，以便使我的弟弟像一个国王应有的那样堂皇而又隆重地离开巴黎。去吧，德穆伊先生，去吧！……南希先生，让德穆伊先生离开，他自由了。”

“陛下，”德穆伊上前一步说，“陛下答应了？”

“是的。”国王说着把手伸给这年轻的胡格诺。

德穆伊跪下一条腿，亲吻国王的手。

“对了，”查理在他正要起身时说，“你不是要求我惩罚这个叫莫勒韦尔的强盗吗？”

“是的，陛下。”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藏起来了；不过，如果你遇到他，你自己惩罚他吧，我很乐意给你这样的权利。”

“啊！陛下，”德穆伊喊道，“这让我太高兴了；陛下尽管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会找到他的，请你放心吧！”

德穆伊恭敬地向查理国王和卡特琳娜太后行了礼，便退出房间。

抓他来的卫士们没有对他加以任何拦阻。他穿过过道，很快来到边门。一走出卢浮宫，就飞也似的穿过圣日耳曼－洛塞鲁瓦广场，到了丽星旅店。他在那儿找到了他的马。靠着这匹马，三个小时以后，这年轻人已经在芒特的围墙里面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卡特琳娜气急败坏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从那儿到了玛格丽特的房间。

她发现亨利也在这儿，身穿睡衣，像是正准备上床。

“撒旦①，”她喃喃地说，“请帮助一个可怜的太后吧，既然上帝再也不愿帮她一点儿忙。”

① 撒旦，《圣经》故事中的魔鬼的别名。

四八　两个脑袋一顶王冠

“请阿朗松先生来见我。”查理送别母亲的时候吩咐说。

奉国王之命，今后只服从国王一人的南希先生，立即一溜烟似的跑到查理的弟弟的住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国王的命令。

阿朗松公爵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从来一见查理就打哆嗦，自从他参加密谋以后，就更有了害怕的理由。

尽管这样，他依然假装急切地赶到哥哥的住处。

查理站在那里，嘴里正吹着围猎时猎人表示猎物已被猎犬围住的号角声。

阿朗松公爵进屋时，在查理走神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仇恨的光芒，这是他非常熟悉的。

“陛下叫我，我来了。”他说。“陛下找我有什么事？”

“我的好兄弟，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为了酬报你对我的伟大的友谊，我决定从今天起给你一件你非常想要的东西。”

“给我？”

“是的，给你。你想一想，最近以来，什么东西是你梦寐以求而又不敢向我要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东西给你。”

“陛下，”弗朗索瓦说，“我可以向哥哥发誓，除了希望国王御体安康以外，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

“阿朗松，这一点你应该满足了。我在波兰人来时得的病现在已经康复了。靠着亨利，我躲过了疯狂的野猪对我的伤害。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比我王国中任何一个人都要好。你希望我健康固然是好极了，不过除此以外，你现在尽可以还希望些别的东西，仍不失为我的好弟弟。”

“陛下，我没有别的愿望。”

“你有，你有，弗朗索瓦。”查理不耐烦地说。“你想要纳瓦尔的王

冠,而且已经同亨利和德穆伊商量好了:亨利同意放弃他的王冠,德穆伊愿意把它献给你。就这样吧!既然亨利已经放弃了!德穆伊已经把你的要求转告给了我,那么,你想要的王冠……”

“怎么样?”阿朗松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怎么样!见鬼!现在就是你的了。”

阿朗松脸色变得惨白;血液一下子涌到心头,差一点使心脏破裂;然后又流向肢体,双颊像火烧似的通红;在这样一个时刻,国王的恩赐只能使他感到绝望。

“可是,陛下,”他感情冲动至极,想克制自己,但是办不到。“我什么也不想要,尤其不要这种东西。”

“这也可能,”国王说,“因为你是个很谨慎的人,我的弟弟;可是人们现在希望这样,人们为你向我提出要求,我的弟弟。”

“陛下,我向你发誓我从没……”

“别拿上帝来发誓。”

“这么说,陛下,你难道想流放我吗?”

“弗朗索瓦,你把这称做流放?见鬼!你这人真难办……你还希望什么更好的呢?”

阿朗松灰心丧气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说心里话,”查理装出一副老好人的神情继续说,“弗朗索瓦,我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拥护你呢,尤其是在胡格诺派中间;可是他们来要你了,这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原先想错了。再说,由我的弟弟,一个爱我、不可能出卖我的弟弟,去担任三十年来一直和我打仗的那一派的头儿,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就像施了魔法似的,这样一来一切都可以变得太平了,而且我们一家三兄弟都是国王了。只有可怜的小亨利,他除了是我的朋友,什么也不是。可是,他没有野心,‘我的朋友’,这样一个谁也不想要的头衔,他要了。”

“噢!陛下,你错了,我要这个头衔……这称呼,谁比我更有权利得到呢?亨利只是你的妹夫,而我是你的亲弟弟,不只是同你一个血统,而且是同你一条心的弟弟……陛下,我恳求你,把我留在你身边吧。”

“不,不,弗朗索瓦,”查理说,“这只会造成你的不幸。”

"为什么?"

"有一千条理由。"

"可是,你想一想,陛下,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忠于你的同伴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陛下。"

"我知道,我知道,有时甚至使我宁愿看到你离我远一些。"

"国王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是想……噢!你到了那儿会有多少打猎的好机会啊!弗朗索瓦,我真羡慕你!你知道吗?他们山区猎熊就像我们这儿猎野猪一样容易。你会给我们大家送来珍贵的熊皮。你要知道,他们用匕首打猎;人们守候着野兽,引逗它,激怒它;它朝猎人走过来,到了离猎人四步远的地方,用后腿站立起来。这时,人们就把钢刀刺入它的心脏,就像亨利上次打猎时刺野猪那样。这是很危险的;不过你是个勇敢的人,弗朗索瓦,这危险对你来说是一件真正的乐趣。"

"啊!陛下的话更增添了我的悲伤,因我再也不能和陛下一起打猎了。"

"那更好!"国王说,"我们在一起打猎,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会成功。"

"陛下,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和我一起打猎,会使你过分高兴,过分激动。你本来是很灵巧的,随便拿起一支枪,你就能在百步之外击中一只啄木鸟;可是上一次,我们一起打猎时,你用非常熟悉的一支枪,竟在二十步内没打中一只大野猪,反倒打断了我最好的一匹马的腿。真见鬼!弗朗索瓦,你知道,这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噢!陛下,请原谅我当时过于激动。"阿朗松面无人色地说。

"唔!是的,"查理说,"激动,我非常了解这一点,正由于你那次激动——对此我自会给以正确评价的——所以我对你说:相信我,弗朗索瓦,我们还是互相离得远远地打猎为好,尤其是在你怀有这种激情的情况下。我的弟弟,你好好想想吧,不过不要当着我的面,而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看得出,当着我的面你总是心绪不宁。你一定会承认,我完全有理由担心将来在一起打猎时你会再一次激

动起来；而激动又最能使人抬起手来，到那时你杀死的就将是骑士而不是马，是国王而不是野兽了。见鬼！一颗子弹高一点或低一点，会改朝换代的。在我们家族里就有这样的例子。蒙哥马利① 也许就是由于激动而失手打死了我们的父亲亨利二世。一颗子弹把我们的哥哥弗朗索瓦二世送上了王座，而把我们的父亲亨利送到了圣德尼②。上帝只要动一根毫毛就能创造奇迹。”

遭受到这个意外的可怕的打击，公爵感到汗珠沿着额头直往下淌。

国王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他弟弟：他一切都猜到了。查理用玩笑的阴翳掩盖他的愤怒，也许比那吞噬着他内心的仇恨的火焰尽情地喷射出来更加可怕。他进行的报复是和他的怨恨成正比的。积怨愈深，报复也将愈烈，阿朗松第一次体验到悔恨，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到犯下一个没有成功的罪行是多么遗憾。

他曾经那样不遗余力地坚持斗争，可是在这最后的打击下，他低下了头；在他的眼睛里查理看到了那种会使一个生性软弱的人泪涌如注的绝望的火焰。

然而阿朗松却是那种只有在狂怒时才会哭泣的人。

查理用他那秃鹫一样凶狠贪婪的目光盯着阿朗松，想看清这年轻人的心中相继出现的每一种感情。他对自己家里的人素有深刻的研究，所以他能精确地掌握这种心理的变化，公爵的心就像是摆在他眼前的一本打开的书。

他让阿朗松这样手足无措、呆若木鸡、沉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充满仇恨的语气说：

“我的兄弟，我已经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你；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你必须走。”

阿朗松做了一个动作。查理装作没有看见，接着说：

“我希望纳瓦尔会因有法国国王的一个弟弟做君王而感到骄傲。

① 蒙哥马利(1530—1574)，法国新教军官，一五五九年，在一次比武时无意中杀死国王亨利二世。

② 圣德尼，巴黎北面一小城，亨利二世被葬于此。

你会得到同你的出身相称的权利和荣誉，就像你亨利哥哥所有的一样。不过，"他微笑着接下去说，"你也要像他一样，遥遥地为我祝福。没有关系，祝福是不受距离限制的。"

"陛下……"

"接受吧，或者说遵命吧。一旦做了国王，人们会给你找一个和法国王子的身份相称的妻子。谁知道呢！也许她还能给你再带来一顶王冠呢。"

"可是，"阿朗松公爵说，"陛下忘了你的好朋友亨利了。"

"亨利！我已经告诉你，他不想要纳瓦尔的王冠！我已经说了，他把它让给了你！亨利是一个乐观的孩子，不像你那样总是脸色苍白。他爱笑，爱自由自在地玩，不像我们这些头戴王冠的人那样萎靡不振。"

阿朗松叹了一口气。

"这么说，"他说，"陛下现在要命令我去操办……"

"不，不，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弗朗索瓦，一切都由我亲自去办；你就像相信一个好兄长一样相信我好了。现在一切都谈妥了，去吧！是否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你的朋友们，随你的便；我会采取一些措施把事情早日公开的。去吧，弗朗索瓦！"

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公爵行了个礼，便满怀愤懑地退了出来。

他渴望找到亨利，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可是他只见到卡特琳娜：原来亨利在躲避这次谈话，而太后却正在找他。

一见卡特琳娜，公爵立刻抑制住自己的痛苦，强装出笑容。他不像亨利·德·安儒那样幸运，卡特琳娜对他来说不是个母亲，而只是一个同盟者。他必须在她面前掩饰自己，因为：要结成良好的同盟，必须彼此搞一点骗局。

所以他走近卡特琳娜时，脸上只剩下一丝淡淡的不安的痕迹了。

"夫人，"他说，"出了重大的新闻，你知道了吗？"

"先生，我知道是让你当国王了。"

"夫人，这是哥哥为我做的一件大好事。"

"是吗？"



"我真想对你表示我的谢意,因为,如果是你建议他赠给我一顶王冠的,那我就该感谢你;尽管我承认我为剥夺了纳瓦尔国王的权利而深感内疚。"

"看来你很爱小亨利,我的儿子,是吗?"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关系很亲密。"

"你认为他也像你爱他那样爱你吗?"

"夫人,我希望是这样。"

"你知道吗? 这样的友谊是很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亲王之间。我亲爱的弗朗索瓦,宫廷中的友谊一般是不大牢固的。"

"母亲,你要知道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几乎还是兄弟呢。"

卡特琳娜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是吗?"她说,"在国王之间还有兄弟吗?"

"噢! 关于这一点么,母亲,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是国王呢;我们那时甚至永远不可能成为国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彼此相爱。"

"是的;可是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呀。"

"怎么起了变化?"

"当然啰;现在谁还能说你们两人都不是国王呢?"

见公爵神经质地颤栗了一下,脸上泛起了红晕,卡特琳娜知道自己的话正好击中了他的心坎。

"他?"他说,"亨利也是国王? 母亲,他是哪个王国的国王?"

"一个最美好的基督教王国,我的儿子。"

"啊,母亲,"阿朗松脸色苍白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

"弗朗索瓦,我说的是一个好母亲应该对她儿子说的话,也是你不止一次想到过的。"

"我?"公爵说,"夫人,我向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想过。"

"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你的朋友,你的亨利哥哥——就像你称呼他的——表面上很坦率,而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比你会保守秘密,弗朗索瓦。譬如,他就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德穆伊是在为他办事,是吗?"

在说这几句话时,卡特琳娜的目光就像尖刀似的直刺进弗朗索

瓦的灵魂深处。

可是弗朗索瓦独有这个长处，更确切说是恶习，就是善于掩饰；他十分从容地经受住了母亲的目光。

"德穆伊！"他惊讶地说，好像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在他面前提起。

"是的，胡格诺分子德穆伊·德·圣法尔，就是他，差一点把莫勒韦尔先生杀死；就是他，乔装打扮，跑遍法国和京城，阴谋策划建立一支军队来支持你的亨利哥哥反对你的家族。"

卡特琳娜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她儿子弗朗索瓦全知道，而且比她知道得还多。她说完这几句话，就站起身来，准备大摇大摆地离去。

弗朗索瓦恳请她再停留一会儿。

"母亲，"他说，"请再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你已经使我了解到一点你的政治观点，那就请告诉我，亨利以他这样少的财富和威望，怎么竟能发动一场严重到使我们的家族感到惶恐的战争呢？"

"孩子，"太后笑着说，"你要知道，大约有三万多人支持他；只要哪一天他振臂一呼，这三万多人就会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这三万多人都是胡格诺，也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而且，而且他还得到一种你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的力量的保护。"

"什么力量？"

"他有国王，国王爱他、支持他。国王忌妒你那在波兰的哥哥，同时又蔑视你，于是他就在身边另寻继承人。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这只能说明你是瞎子，他是在自己的家庭以外寻找继承人的。"

"国王？……母亲，你这样认为吗？"

"难道你没有看出他喜欢亨利，他的小亨利？"

"是的，母亲，是这样。"

"你没有看出他也得到了报答？那个小亨利，忘了他的内兄在圣巴托罗缪那天曾经想枪杀他，竟像一条狗似的趴在地上舔着那只曾要杀他的手。"

"是的，是的，"弗朗索瓦喃喃地说，"我已经注意到了，亨利在我查理哥哥面前很是谦卑。"

"他善于在一切事情上都讨好他。"

“讨好到这种程度：国王时常嘲笑他在鹰猎方面无知，他就开始练习……就在昨天……对，一点不错，就在昨天，他还问我有没有什么关于这门技艺的好书。”

“等一下，”卡特琳娜说。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就像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等一下，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我要在我的图书馆里找一找。”

“好，好，”卡特琳娜说，“一定要给他弄到这本书。”

“可是，我找了，夫人，没有找到。”

“我能找到，我能找到……你就当做是你的书一样送给他。”

“结果会怎样呢？”

“阿朗松，你信任我吗？”

“母亲，我信任你。”

“在对待这个亨利的问题上，你愿意盲目地服从我吗？我知道，不管你怎么说，你实际上并不喜欢他。”

阿朗松笑了。

“而我呢，我恨他。”卡特琳娜继续说。

“好，我服从。”

“后天，你到我这儿来拿书，我把书给你，你再给亨利……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就让上帝，让天意，让运气来安排一切吧！”

弗朗索瓦是了解母亲的，深知她并没有让上帝、天命或运气来安排她的友谊和仇恨的习惯；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像是接受了使命的人似的行了个礼，便回自己的住处去。

“她想干什么呢？”年轻人一面上楼，一面思忖，“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看有一点是清楚的：她是在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让她去干吧！”

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拉莫尔，玛格丽特收到了德穆伊给亨利的一封信。在政治上，两位显赫的夫妇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她拆开这封信，读起来。

玛格丽特显然对这封信很感兴趣，因为她读完信立即就趁着开

始降临的黑夜之便，溜进秘密通道，上了旋梯，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便像一个幽灵一样，疾速向前奔去，进入纳瓦尔国王的前厅。

自从奥尔通失踪以后，这个前厅就没有人看守了。

我们已经向读者交待过可怜的奥尔通的悲惨的下场。他的失踪使亨利非常不安。他曾向索弗夫人和妻子谈到过自己的忧虑，可是她们也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只有索弗夫人告诉了他一些情况；听了以后，亨利完全清楚了；这可怜的孩子已成为太后的某个阴谋的牺牲品；也就是在这个阴谋发生以后，他差一点和德穆伊一起在丽星旅店被捕。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也许对这样的事不敢声张了；可是亨利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他明白沉默反而会暴露自己；一般说来，一个人丢失一个仆人、一个亲信，不可能不打听，不寻找。于是亨利就当着国王甚至太后的面打听，寻找；他向所有人打听奥尔通，从在卢浮宫边门前踱来踱去的哨兵到在国王的门厅里守卫的卫队长；可是无论他怎样问怎样找都毫无结果；亨利公开表示他对出现这种事非常伤心，对失去的可怜的仆人非常依恋，在肯定奥尔通再也不能回来以前，亨利是不会让任何人来代替他的。

因此，当玛格丽特到亨利住处时，前厅里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空无一人。

尽管王后的脚步那样轻柔，亨利还是听到了，转过身来。

“是你，夫人！”他喊道。

“是的，快读这个。”玛格丽特回答。

她把打开了的信纸交给他。

上面是这样写着：

陛下，把我们逃跑的计划付诸实现的时刻到来了。后天要去沿着塞纳河鹰猎，从圣日耳曼到梅松，也就是在整个森林区。

尽管这是一次鹰猎，请你也务必去参加；在衣服里面穿一件上等的锁子甲，佩上你最锋利的宝剑，骑上你马厩里最优秀的骏马。

中午，也就是打猎最高潮的时刻，当国王跟在猎鹰后面冲刺的时候，你就一个人躲开，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的话；如果王后也

跟你一起来了，你们就一起躲开。

五十个我们的人将隐藏在弗朗索瓦一世阁里。我们有那儿的钥匙，谁也不会知道他们藏在那儿，因为他们是夜里潜入的，而且百叶窗都紧闭着。

你们穿过紫罗兰林荫道，我在林荫道那一头守候；林荫道右边有一块小空地，拉莫尔和科科纳先生牵两匹马在那儿等着你们，这两匹精神饱满的马是用来替换陛下和纳瓦尔王后的坐骑的，如果它们疲劳了的话。

再见，陛下，快准备好吧！我们定会成功。

"你定会成功，"玛格丽特说出了这句一千六百年前恺撒在鲁毕功河① 边说过的话。

"夫人，"亨利回答，"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

"那么，陛下，去做一个英雄吧！这并不难，你只消走你自己的路。给我一顶美丽的王冠吧！"亨利二世的女儿说。

一个难以察觉的微笑掠过贝亚恩人那薄薄的嘴唇。他吻了一下玛格丽特的手，第一个走出房去，探了一下路，一面哼着一支古老的歌曲。

顺利地摧毁了城墙的人，
却在进入城堡之前牺牲。

这样的谨慎确实很有必要；就在他打开卧室门的时候，阿朗松公爵推开了前厅的门；他忙向玛格丽特做了个手势，然后大声说：

"啊！是你，我的弟弟，欢迎，欢迎。"

听到丈夫的暗示，王后一切都明白了，她躲进了盥洗室。那盥洗室的门上挂着一条奇大的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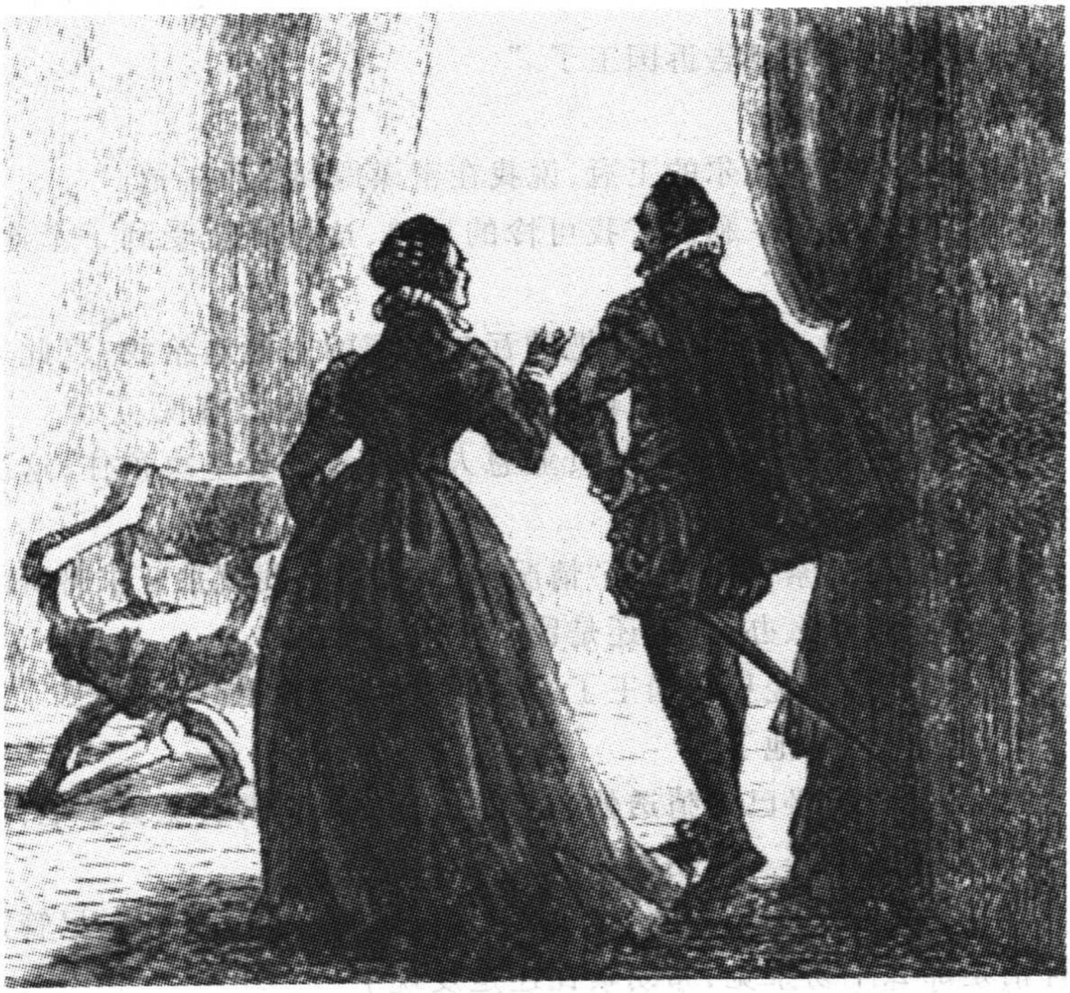
阿朗松公爵目光巡视着四周，怯生生地走进来。

"哥哥，没有别人吗？"他轻声问。

"只有我们两个。发生了什么事了！你好像心慌意乱。"

---

① 鲁毕功河，在意大利北部，曾是古代罗马帝国与殖民地高卢的界河。统治高卢的罗马名将恺撒曾不顾禁令，率军越河向罗马进发。



“亨利,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被发现了?”

“是的,德穆伊被捕了。”

“我知道。”

“德穆伊把一切都告诉国王了。”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我想要纳瓦尔的王冠,说我在密谋得到那个王冠。”

“啊! 可怜呀!”亨利说,“我可怜的兄弟,这样你就受到了牵连,那怎么没有被捕呢?”

“我也不明白;国王装作要把纳瓦尔王国的王冠送给我,以此来嘲弄我。他无疑是想让我亲口承认;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做得对;真是活见鬼!”贝亚恩人说,“我们要坚决顶住;这决定着我们两人的生命。”

“是的,”弗朗索瓦接着说,“情况很棘手,所以我就来征求哥哥的意见;你看我该怎么办:逃走还是留下?”

“这么说,你已经见到国王了,既然是他对你说的?”

“是的,我见到他了。”

“那好! 你想必已经猜透他的想法了! 凭着你的直觉去干吧!”

“我宁愿留下来。”弗朗索瓦回答。

尽管亨利那样善于控制自己,还是露出一点快乐的表情;尽管这种神情是那么不易察觉,弗朗索瓦还是发现了。

“那你就留下好啦。”亨利说。

“可是你呢?”

“当然啰!”亨利回答,“如果你留下,我就更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了。我走只是为了跟随你,只是出于忠诚,只是为了不离开一个心爱的兄弟。”

“这样,”阿朗松说,“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完了;你不斗争就轻易地向厄运屈服了?”

“我并不认为留在这儿是一种厄运,”亨利说,“靠着我无忧无虑的性格,我在哪儿都会觉得很好。”

“好吧,就算这样吧!”阿朗松说,“那就不说它了;只不过如果你

有什么新的决定，一定要告诉我。”

“这当然，我不会忘记的，请相信我吧，”亨利回答，“我们不是说好，我们之间决不保密吗？”

阿朗松不再说什么，沉思着走了出去，因为他自信看到盥洗室的挂毯动了一下。

果然，阿朗松刚走，挂毯就撩了起来，玛格丽特走了出来。

“你对他的这次拜访有什么想法？”亨利问。

“发生了什么新的重要的事情呗！”

“你认为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我会知道的。”

“那么在此以前我们做什么呢？”

“你别忘了明天晚上到我住处来一下。”

“夫人，我会去的。”亨利说着，风雅地吻了一下妻子的手，谨慎地探明了路，这才让玛格丽特走出来，回自己的住处。

四九　一本鹰猎的书

上述事件发生以后，三十六个小时过去了。就像往常逢到打猎的日子一样，东方刚刚发白，卢浮宫的人们都已经醒了。这时阿朗松公爵如约来到了太后的住处。

太后不在她的卧室里；不过她已经吩咐：如果他来了，让他等着。

过了一会儿，她从一间除了她以外谁也不准进去的密室里出来，这密室是她经常在里面搞化学实验的地方。

太后进来时，不知是从那半开着的门，还是附着在太后的衣服上，一阵刺鼻的气味同时扑了进来。通过半开的门，阿朗松看到浓浓的烟雾，那是香料燃烧散发出来的，犹如一团团白云飘舞在这太后刚刚离去的实验室里。

公爵不禁露出了好奇的神情。

"是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说，"是的，我烧了一些旧羊皮纸文件，没想到这些文件发出那样刺鼻的气味，我又往炭火里扔了一点刺柏，所以有了这种味道。"

阿朗松躬了躬腰。

"怎么样！"卡特琳娜说着把双手藏进她宽大的睡衣袖子里，因为手上染着黄一块红一块的斑渍。"从昨天以来，你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母亲。"

"你见到亨利了吗？"

"见到了。"

"他还是拒绝逃走吗？"

"坚决拒绝。"

"骗子！"

"夫人，你说什么？"

"我说他想走。"

"你这样认为?"

"我可以肯定。"

"那么,他走得掉吗?"

"走得掉。"卡特琳娜说。

"你让他走?"

"我不是让他走,而且还要告诉你:必须让他走。"

"母亲,我不懂你的意思。"

"弗朗索瓦,听我对你说。有一个很高明的医生——就是他给了我这本呆会儿要你把它送给亨利的关于打猎的书——这个医生告诉我,纳瓦尔国王正在染上一种肺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科学还没有造出任何一种药物能够治疗。你知道,如果他得这样残酷地病死掉,与其让他死在宫中、死在我们眼皮底下,还不如让他死在远处。"

"的确是这样,"公爵说,"否则会使我们太痛苦了。"

"尤其会使你的查理哥哥难过。"卡特琳娜说。"可是,如果亨利在背叛了国王以后死掉,国王就会把他的死看做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了。"

"你说得对,母亲,"弗朗索瓦赞赏地说,"必须让他走。可是你能肯定他会走吗?"

"他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约好在圣日耳曼树林会合。五十个胡格诺护送他到枫丹白露,到那儿还有五百个人接应他。"

"可是,我姐姐玛尔戈也和他一起走吗?"阿朗松稍稍有些迟疑地问;他的脸明显地一下子变得苍白了。

"是的,"卡特琳娜说,"他们已经说好了。不过亨利一死,玛尔戈就会回到宫里来的,成为寡妇她就自由了。"

"亨利很快就会死!夫人,你对这一点能够肯定吗?"

"至少给我书的那位医生是这样向我保证的。"

"夫人,那本书在哪儿?"

卡特琳娜慢步走向那个神秘的房间,推开门,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拿了书走出来。

"这就是。"她说。

阿朗松有些害怕地望着母亲交给他的书。

"夫人,这是本什么书?"公爵哆嗦着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儿子,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卢卡的僭主卡斯特律西奥·卡斯特拉卡尼写的《论驯养猛禽、鹰隼,使之永远勇敢、凶猛、时刻准备翱翔的方法》。"

"我该拿它怎么办?"

"把它送到你的好朋友亨利那儿去,他不是向你要这种书吗?你不是对我说过,他,或者别的什么人,想学习用猛禽狩猎的技术吗?他今天就要和国王一起去鹰猎,他一定会读几页,好向国王证明他遵从国王的建议正在学习。重要的是要交给他本人。"

"噢!我不敢。"阿朗松颤抖着说。

"为什么?"卡特琳娜说,"这本书和别的书一样,只是因为长久没有人翻阅它,书页都贴在一起了。所以你别去读它,弗朗索瓦,因为读的时候,必需沾湿了手指,一页页地揭开,这很费时间,而且很吃力。"

"以致只有非常希望学习这种技术的人才不怕费时间费力气去读它,是吗?"阿朗松说。

"正是这样,儿子,你明白了。"

"噢!"阿朗松说,"亨利已经在院子里了,夫人,给我吧,快给我。我趁他不在,送到他房间去;他一回去就会看到的。"

"不过我看你最好还是亲自交给他本人,弗朗索瓦,这样更保险些。"

"夫人,我已经对你说了,我不敢。"公爵说。

"那就去吧;不过你至少要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

"要打开吗?……如果打开,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

"那就给我吧。"

阿朗松用颤抖的手从卡特琳娜向他伸出来的坚定的手里接过那本书。

"拿着,拿着,"卡特琳娜说,"没有什么危险,你看我不也拿着吗,何况你还戴着手套。"

戴着手套还不能使阿朗松放心，他又用斗篷把书裹起来。

"快去吧，"卡特琳娜说，"快去，亨利很快就会回去的。"

"你说得对，夫人，我去了。"

公爵激动得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

我们已经多次把读者带到纳瓦尔国王的住处，使他们亲眼看到了发生在那儿的一幕幕情景。这一幕幕情景有时充满欢乐，有时令人胆战心惊，全随着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的守护神的情感的变化。

卢浮宫的这个角落，那溅上了凶杀的血迹、泼上过狂宴的酒渍、熏染着爱情的芬芳的墙壁，还从未见过比阿朗松公爵更苍白的脸。他手里拿着那本书，推开了纳瓦尔国王卧室的门。

果如公爵所料，屋内空无一人，当然不会有人对他将要做出的行动投以疑问和不安的目光。晨光照亮了这套空荡荡的居室。

墙上挂着德穆伊先生建议亨利准备好带走的长剑。一些锁子甲的锁环散落在地板上。一个圆鼓鼓的钱包和一把小匕首放在桌子上。壁炉里残留着一堆轻轻的、还在飘动的纸灰。这一切迹象清楚地向阿朗松表明：纳瓦尔国王穿上了一件锁子甲，向他的司库取出过钱，而且销毁过一些会连累他的文件。

"母亲没有估计错，"阿朗松说，"这个骗子背叛了我。"

显然是这个想法给了这年轻人新的力量。他用目光探查了一下四周，又撩起每一个挂毯看了看，院子里的嘈杂声和屋子里的沉寂向他证明谁也不会想到来监视他。于是他从斗篷里取出书，迅速地放在搁钱包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橡木雕刻的托书架上。然后急忙闪开身，伸长了胳膊，用戴着手套的手把书翻到有狩猎画像的地方。迟迟疑疑的动作，反映出他内心的恐惧。

书一打开，阿朗松立即后退了三步，脱下手套，扔进由于刚烧完了文件炭火还很旺盛的壁炉。软皮子在炭火上叫着，抽搐着，像一只肥大的爬行动物的尸体，不久就只剩下一堆皱紧的黑色残渣。

阿朗松一直等到火苗完全吞噬了手套，然后把刚才裹书的斗篷卷起来搭在胳膊上，就急忙走回自己的房间。当他心儿剧烈跳动地走进自己房间时，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估计肯定是亨利回来了，便急忙关上自己的房门。

然后他径直冲到窗前，可是从他的窗口只能看到卢浮宫院子的一角。见亨利不在院子的这一角，他更相信刚刚回来的是亨利了。

他坐下来，打开一本书，试着读下去。那是一部从法拉蒙① 直到亨利二世的法国史。他获得王位后不几天就选中了这本书。

可是公爵的心思不在这儿：焦躁的等待燃烧着他的血管，太阳穴跳动着的响声直传到他头脑的深处。就像人们在梦中、处在被催眠状态一样，弗朗索瓦此刻似乎能透过墙壁看到一切；尽管相隔着三重墙，他的目光却射到了亨利的房间。

为了躲开他自信用头脑中的眼睛看见的可怕的东西，公爵试图把眼睛从那本放在橡木托书架上的可怕的书的有画的那一页上移开；他徒劳地审玩着一件又一件的武器、一件又一件的珠宝，沿着一长条地板，上百次地踱来踱去；但是，尽管他只是隐约地看过一眼那幅画，它的每一个细节却都留在他脑海中。那是一个君主骑在马上，自己充任着放猎隼的仆人的职务，扔出红皮制的假鸟招引大隼，一面催马奔跑在一块杂草丛生的沼泽中。无论公爵如何强制自己，记忆还是战胜了他的意志。

而且，他见到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纳瓦尔国王正慢慢朝这本书走去，欣赏着这幅画，试图翻开书页，由于书页粘在一起，他用蘸唾沫而湿润了的手指去一页一页地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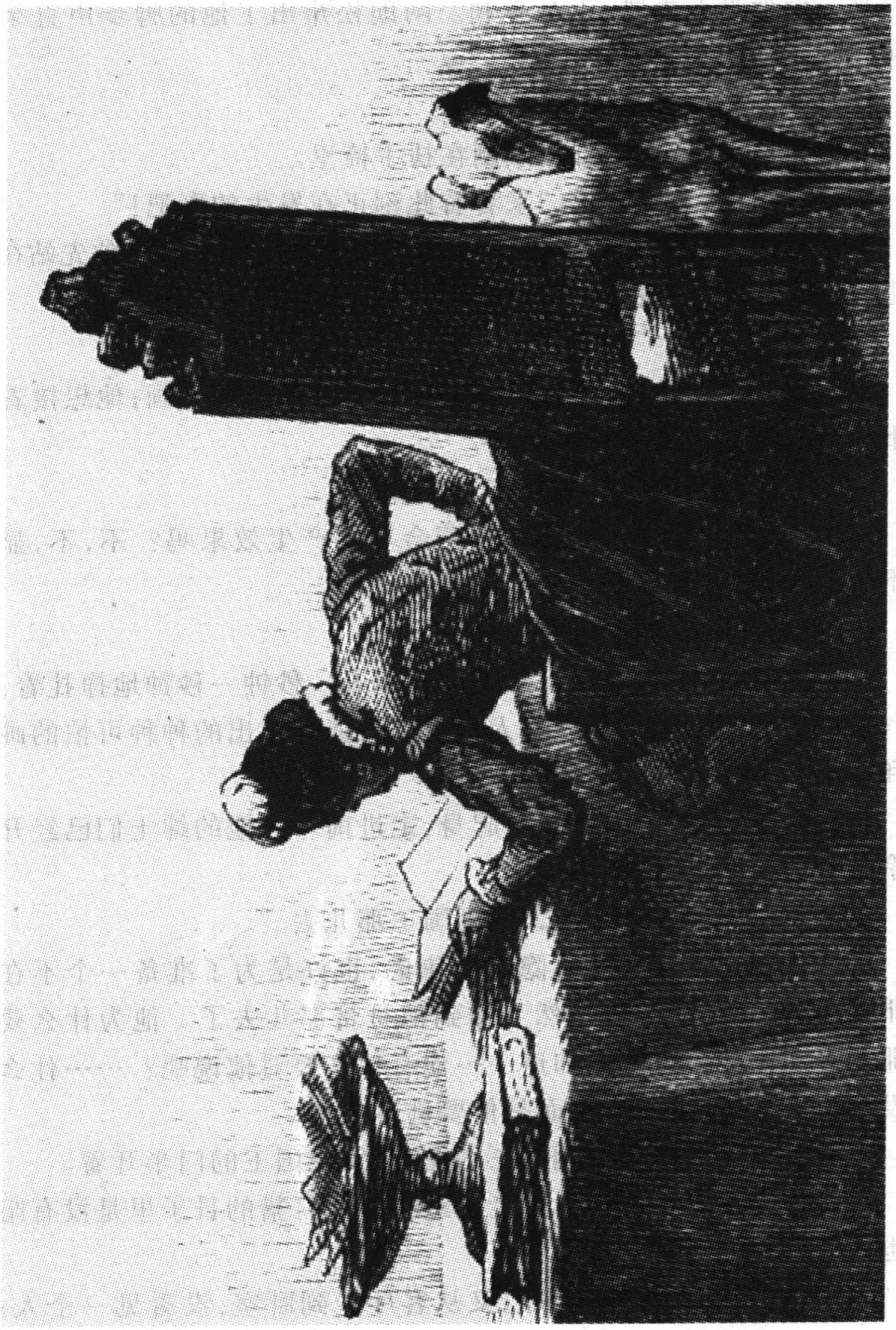
看到这幅纯属虚幻的图景，阿朗松身体晃晃然难以自持，不得不用一只手支撑在家具上，另一只手蒙住眼睛，似乎这样就看不见他想躲避的画面了。

其实这画面只是他自己的想像。

突然，阿朗松看见亨利正在穿过院子。后者停下来和几个仆人说一会儿话。那些仆人正往两匹骡子身上装打猎用品——其实不是别的，就是白银和旅行用具。吩咐完毕，他斜穿过院子，显然是朝宫殿进口走去。

阿朗松怔住了。这么说刚才从秘密楼梯上来的不是亨利。那么他这一刻钟以来的焦虑都白费了。

① 法拉蒙，传说中最早定居于法兰西土地上的法兰克族的首领。



阿朗松打开自己的房间，但又立刻关上，因为他听到过道的门响了。这一次他没有弄错，正是亨利。阿朗松辨出了他的脚步声直至他那马刺敲地的特殊的声音。

亨利的房门开了又关上。

阿朗松回到自己的房门，跌倒在扶手椅里。

“好！”他自言自语地说，“来看看此刻正在发生的事吧！”

亨利穿过了前厅，经过了第一个房间，然后到了他的卧室；他先站在那儿找他的剑、钱包和匕首，终于发现了那本摊开在书架上的书。

“这是本什么书？”亨利自问着，“谁给我送来的？”

说罢他走上前去，看那幅表现一个骑士在放隼的图画；他想接着读下去，便翻动书页。

一阵冷汗从弗朗索瓦的额头上冒出来。

“他会叫喊起来吗？”他说，“毒药会马上产生效果吗？不，不，显然不会，母亲告诉我他将慢慢地死于肺病。”

想到这里，他略略安心了些。

十分钟过去了，他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一秒钟一秒钟地挣扎着，每一秒钟他的脑海里都呈现出人的想像所能产生出的种种可怕的画面和一连串幻觉。

阿朗松再也受不了啦，他站起身，走进前厅。他的绅士们已经开始聚集在那里。

“你们好，先生们，”他说，“我到国王那儿去。”

也许是为了排遣那难以隐忍的焦虑，也许是为了准备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阿朗松果然下楼到他哥哥那儿去了。他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要对他说呢？……什么也没有！不是他要找查理，而是他要逃避亨利。

他经过秘密小楼梯下到国王的住处，发现国王的门半开着。

卫士们毫不阻拦就让公爵走了进去。在打猎的日子里是没有暗号也没有口令的。

弗朗索瓦从前厅走到客厅，又从客厅走到卧室，没看见一个人；他想查理一定在他的兵器室，于是推开了通向兵器室的那扇门。

只见查理坐在一张尖背的雕花扶手椅里，趴在一张桌前，背对着

弗朗索瓦进来的这扇门。

他好像正在全神贯注地干着什么。

公爵踮着脚尖走过去;查理正在读书呢。

“见鬼!”查理突然喊道,“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我早就听人说过,可是没想到法国也有。”

阿朗松竖起了耳朵,又向前走了一步。

“该死的书页,”国王说着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蘸了一下,然后揭开他想读的那一页。“好像有人存心把书页粘在一起,让人看不到里面最精彩的内容似的。”

阿朗松往前跳了一步。

查理趴在上面看的这本书,竟是他放在亨利住处的那一本!

他不禁轻轻地喊出声来。

“啊! 是你,阿朗松吗?”查理说,“欢迎你来,快来看这本关于鹰猎的书,还从来没有人写得这样精彩呢。”

阿朗松第一个反应是想从他哥哥手里夺过这本书来;可是一个恶毒的念头把他僵住了,在他那灰白的嘴唇上出现了一个吓人的微笑,他像一个头晕的人所做的那样,用手捂住眼睛。

他稍稍镇定了点儿,不过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

“陛下,”阿朗松问,“这本书怎么会到陛下手里的?”

“这再简单不过了。今天早上,我到亨利那儿去,想看看他准备好了没有;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显然是跑到狗栏和马厩去了;可是,我却找到了这件宝贝,我把它拿下楼来,好舒舒服服地读一读。”

国王又一次把手指伸到嘴唇上,又一次去揭那些不听话的书页。

“陛下,”阿朗松结结巴巴地说。他头发都竖了起来,全身都感到剧烈的惶恐。“陛下,我是来告诉你……”

“弗朗索瓦,等我读完这一章,”查理说,“然后你再对我说你要说的话。我已经读了五十页了,这说明我读得多么津津有味。”

“他已经尝了二十五次毒药,”弗朗索瓦心想,“我哥哥死定了!”

于是他想:天上有一个上帝,这一切也许绝非偶然。

弗朗索瓦用他那颤抖的手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一言不发地等着,就像他哥哥命令的那样,等他把这一章读完。

五〇 鹰 猎

查理继续在读书。他兴致勃勃地一页又一页地读着。我们已经说过，也许是由于搁在潮湿的地方时间久了，也许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同下一页紧紧粘在一起。

阿朗松惊恐地看着这只有他知道会导致什么结局的可怕的情景。

“噢！”他喃喃地说，“这儿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怎么！我将离开这儿，被流放远方，去寻找一顶虚假的王冠？而亨利，一得到国王病笃的消息，就可以赶到离首都只有几十里的某个城市来，窥伺着这命运从我们手中夺走的猎物，只要一迈腿就能回到首都；当波兰国王还没有得到我哥哥死亡的消息时，已经改朝换代了。真是荒谬透顶啊！”

正是这些想法，产生出促使弗朗索瓦最初要制止查理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恐怖之感。但是面对这似乎始终在保护亨利、损害瓦卢瓦家族的宿命，公爵还想再做一次挣扎。

顷刻间，他对亨利的计划完全改变了。是查理而不是亨利读了这本下了毒的书。亨利是应该走的，但必须在注定要死以后。既然命运又一次救了他，现在亨利必须留下；因为关在万森[①] 或者巴士底狱里的亨利总比带领三万人马的纳瓦尔国王的威胁要小一些。

阿朗松公爵让国王读完了他那一章；等国王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才说道：“哥哥，我在等着你呢，因为陛下是这样吩咐我的。可是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告。”

“啊！见鬼！”查理说。不知是因为他读得太兴奋了，还是因为药性已经开始发作了，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见鬼！要是你

① 万森，指巴黎东面的万森监狱。

又来和我谈那老问题，那么告诉你，你必须走，就像已经走了的波兰国王一样。我摆脱了他，也要摆脱你，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所以，哥哥，我根本不是要和你商量关于我走不走的问题，而是另一个人走不走的问题。”弗朗索瓦说。“陛下已经激起了我内心最深沉最美好的感情，那就是我作为弟弟为陛下献身的精神，作为下属对陛下的一片忠心，我要向陛下证明我不是一个叛徒。”

“那你说吧，”查理说着，把胳膊肘拄在书上，跷起二郎腿，一反常态地以极大的耐心看着阿朗松。“说吧，又有什么新的传闻，新的指控？”

“不，陛下，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仅仅由于我那可笑的温情，我以前才未能向你揭露这个阴谋。”

“一个阴谋？”查理说，“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个阴谋。”

“陛下，”弗朗索瓦说，“等陛下去河边和韦西内平原鹰猎的时候，纳瓦尔国王要躲进圣日耳曼森林，有一群朋友在那座森林里等着他，他预定和他们一起逃跑。”

“啊！我知道了，”查理说，“又要来诬蔑我可怜的小亨利！啊！你想摆脱他，是吗？”

“陛下不用等多久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诬蔑。”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我那姐夫就走掉了。”

查理站起身。

“听着，”他说，“我很乐意再相信一次你和你母亲是出于好意，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了。”

于是他提高嗓门说：

“去把纳瓦尔国王叫来！”

一个卫士正要去执行命令时，弗朗索瓦制止了他。

“哥哥，这个办法不好，”他说，“你这样做什么也得不到。亨利会否认的；他只要发一个信号，他的同伴就会得到通知，跑得无影无踪。那时，人们不仅会谴责我母亲和我想入非非，还会谴责我们造谣诬蔑。”

“那你要怎么办?”

“看在我们兄弟的分上,求陛下听我的劝告;看在我一片忠心的分上——这一点陛下很快就可以看到——求陛下不要冒失行事。陛下,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那么真正的主犯,也就是两年来一直在思想上背叛你,而现在要用行动来背叛你的那个人,就会由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确实是个罪人,就会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查理一言不答;他走到一扇窗前,打开窗子,因为他的怒火正在上升。

过了一会儿,他猛地转过身来。

“好吧!”他说,“你到底要做什么? 说吧,弗朗索瓦。”

“陛下,”阿朗松说,“我要派三个小队轻骑兵包围圣日耳曼森林。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譬如说十一点钟,开始行动,把森林中所有的人都赶到弗朗索瓦一世行宫。这是我随便指定的会合和吃晚餐的地方。然后,我装作追踪我的隼,一看到亨利离去,我就直奔他们约会的地点,在那儿把他和他的同伙们一起捉住。”

“这主意很好,”国王说,“去把我的卫队长叫来。”

阿朗松从上衣里取出一只挂在金链子上的银哨子,吹起来。

查理走到他身边,低声面授机宜。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猎兔狗阿克泰翁抓到了一件猎物,满屋子翻滚着,它淘气地蹦跳着,用牙齿又咬又撕。

查理转过身去,发出了一声恶毒的咒骂。原来阿克泰翁的猎物就是那本关于鹰猎的珍贵的书,我们已经说过,全世界只有三本。

罪恶是严重的,惩罚也不轻。

查理抓过一条鞭子,呼啸的鞭身绕在猎兔狗身上足有三圈。阿克泰翁大叫一声,躲到了一张平常当做它藏身之处的覆盖着巨大桌布的桌子底下。

查理捡起书,发现只掉了一页,而且不是文字,而是一页木刻画,很是高兴。

他细心地把书放到阿克泰翁够不着的一格书架上。阿朗松忧虑地看着他的动作。既然这本书已完成了它可怕的使命,他非常希望现在能把它从查理手中取走。

六点钟敲响了。

国王该下楼到庭院里去了，那里已经挤满了披挂得富丽堂皇的马匹和穿戴得华贵夺目的男男女女。狩猎者们的拳头上停着戴头罩的鹰隼。几个管猎犬的仆人挎着号角，因为正像以往有时发生的那样，国王也许会厌倦了鹰猎，而想围猎一只黄鹿或者狍子。

国王动身下楼了，下楼时他关上了兵器室的门。阿朗松紧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看着他把钥匙放进口袋里。

下楼梯时，查理突然停住脚步，把手放在额头上。

阿朗松公爵的双腿像国王一样颤抖着。

“真的，”他结结巴巴地说，“好像风暴就要来了。”

“一月份哪有风暴？”查理说，“你疯了！不，我只是有些头晕，皮肤发干；总之，我身体感到虚弱，如此而已。”

接着他又低声说：

“他们会杀死我的；他们仇恨我，一直阴谋反对我。”

可是，一走进院子，早晨的新鲜空气，猎人们的叫喊声，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喧喧嚷嚷的问候声，对查理产生了和往常一样的效果。

他轻松愉快地呼吸着。

他第一眼就是寻找亨利。亨利正站在玛格丽特身旁。

这一对伉俪好像亲热得难舍难分。

亨利一见查理，就驱马而来，那马腾跃了三下就来到他内兄的面前。

“啊！啊！”查理说，“小亨利，你骑了一匹能追逐黄鹿的快马，可是要知道，我们今天是鹰猎。”

然而，他没有等亨利回答。

“出发吧，先生们，出发吧！我们一定要在九点钟准时开始打猎！”国王紧蹙着双眉，用几乎是威胁性的声调大声说。

卡特琳娜从卢浮宫的一个窗口观看着这一切。一条撩起的窗帘下伸出她那苍白而模糊的面孔，而她那穿着一身黑的身躯则隐匿在阴影里。

查理一声令下，这支以国王为首的珠光宝气、香气扑鼻的队伍拉长了，通过卢浮宫的边门，在黎民百姓向年轻的国王发出的欢呼声中

沿着通往圣日耳曼的大路前进。查理骑在一匹比雪还要白的马上，忧心忡忡，思虑重重。

“他对你说什么?”玛格丽特问亨利。

“他称赞了我的马。”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这么说，他听到了一点风声。”

“我怕也是。”

“我们要小心些。”

亨利的脸上露出了他常有的那种微笑，像是在对玛格丽特说：“放心吧，我的朋友。”

至于卡特琳娜，这个队伍一走出卢浮宫的庭院，她就放下了窗帘。

可是她的眼睛没有放过一样东西：亨利的苍白的脸色，他那神经质的颤抖，以及他和玛格丽特的低声交谈。

亨利所以这样苍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多血质的人；每当他处在生命攸关的时刻，他的血不是冲上脑穴，而是流回心脏。

他所以不寒而栗，是因为查理接待他的方式同往常对待他的态度大不一样，给了他强烈的感受。

至于他和玛格丽特的谈话，我们已经知道，丈夫和妻子在政治方面存着牢固的攻守同盟。

可是卡特琳娜对事情有她自己的解释。

“这次，我想这个亲爱的小亨利不会再错过时机了。”她喃喃地说着，露出了一个佛罗伦萨人特有的笑容。

一刻钟以后，等打猎的队伍已经走出巴黎，卡特琳娜为了查明事情究竟进行得怎样，离开了房间，穿过过道，上了小旋梯，用她的万能钥匙打开了纳瓦尔国王的房门。

可是，她找遍了整个屋子，眼睛从桌子看到餐具柜，从餐具柜看到书架，又从书架看到衣柜，也没有看到她要找的那本书。

“阿朗松已经把它取走了，”她说，“这样做很谨慎。”

她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次她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的计划成

功了。

这时国王正在向圣日耳曼继续挺进。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到达了目的地；这一行人甚至没有登上矗立在山上的几处散乱的房屋中间的那座阴暗而又威严的古老宫殿。他们穿过了人们今天仍称之为“苏里栎树”的那棵树对面的木桥。

然后，人们召来那些跟随着打猎队伍的挂着彩旗的小船，让国王和他的随从们渡过了河，便开始了行动。

在国王的带领下，这一伙各有各的打算的愉快的年轻人，立刻向一片草地进发。

这片草地从树木繁茂的圣日耳曼山顶垂落下来，突然变成一张织有服饰绚丽的人物的巨大的地毯，而旁边那条泛着浪花的河流就犹如银色的流苏。

国王依然骑在他那匹白马上，手里举着他心爱的隼。在他前面，步行着一些穿绿色齐膝紧身外衣和大皮靴的侍猎仆人，他们使唤五六只鬈毛猎狗，搜索着沿河的苇丛。

一直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这时突然跃出了那晦暗的海洋，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所有这些金银珠宝，所有这些热切的眼睛，而这一切又汇成了一条火流。

好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好让和煦的阳光照亮它的末日似的，一只苍鹭从芦苇丛中飞起，发出一声哀怨的长鸣。

“嗬！嗬！”查理叫喊着给他的隼取掉了头罩，把它放出去追捕那逃亡者。

“嗬！嗬！”众人齐声呼喊，激励着大隼。

那隼一开始在耀眼的阳光下有些晕头转向，不进不退地转了一圈，待到它突然发现那苍鹭，就直冲着它扑去。

可是苍鹭是非常谨慎的鸟，它在离侍猎的仆人百步远的地方就飞起来，等国王取下隼的头罩，那大隼习惯了阳光的时候，它早已飞上了高空。当它的敌人看到它时，它已达到五百英尺以上的高度了；由于它强有力的双翼在高空区域获得了足够的空气，它还在迅速地升高。

“嗬！嗬！铁嘴！”查理呼喊着鼓励他的隼。“让我们看看你是好

样的。嗬！嗬！”

听到这鼓励声，那只高贵的鸟像离弦的箭似的沿对角线去追赶那苍鹭沿垂直线飞过的路程。苍鹭继续上升着，像是要扑向太空。

“嗬！胆小鬼，”查理一面策马奔跑着，奋力追赶那猎物，一面嚷着，就像那逃亡的鸟儿听得到他的声音似的。他仰着头，两眼一秒钟也不离开那两只鸟。“嗬！胆小鬼，你逃啦！我的铁嘴真是好样的；等等！等等！”

“嗬！铁嘴！嗬！”

这场搏斗的确很有趣，两只鸟越来越接近了！不，更确切说是那隼离苍鹭越来越近了。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能在第一次袭击中占据优势。

胆怯者比勇敢者飞得更高。

大隼本来应该超过苍鹭的，却飞到了苍鹭的腹下。鹭利用自己的优势，用长嘴猛啄了大隼一下。

大隼像是被匕首刺了一下，晕头转向地转了三圈，起初人们以为它要摔下来了。可是，就像一名受了伤的战士，它飞得更猛了，它尖叫一声，又一次朝苍鹭扑去。

苍鹭利用它的优势，改变方向，朝森林飞去。这次它不是靠高度而是想靠拉开距离来躲过大隼

可是隼是一种高贵的动物，它具有鹰一样的视力。

它也照样改变了方向，朝苍鹭猛扑过来。苍鹭惊慌地叫了两三声，试图像第一次所做的那样垂直向上飞。

几秒钟以后，这两只鸟几乎要消失在云端里了，苍鹭就像一个云雀那么小，大隼只剩下一个黑点，而且越来越看不清了。

查理和其他人都不再追踪这两只鸟，各人都停在原地，双眼紧盯着逃亡者和追捕者。

“好呀！好呀！铁嘴！”查理突然大喊道，“你们看、你们看，先生们，它飞到上面了！嗬！嗬！”

“说实在的，我承认我已什么也看不见了。”亨利说。

“我也看不见。”玛格丽特说。

“是的；不过，亨利，虽然你看不见了，还可以听见，”查理说，“至

少可以听见苍鹭的声音。你听,听到了吗？它在求饶!”

果然,两三声哀鸣自空中传到地面。那哀鸣声,有经验的耳朵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听,听,”查理喊道,“就要飞下来了,比飞上去的时候速度还快。”

果然,国王话音刚落,两只鸟又在空中出现了。

仅仅是两个黑点,不过根据黑点的大小,不难看出是隼飞在上面。

“看！你们看!”查理喊道,“铁嘴把它制服了!”

果然,苍鹭已经处在猎隼的控制下,甚至不再试图自卫。它很快地降下来,不断地遭到隼的袭击,而它只能用叫声来回答;突然它合拢了两翅,像一块石头似的跌落下来;可是它的对手做了个同样的动作,而且在苍鹭想重新飞起来的时候用嘴给了它最后一击;苍鹭打着转继续往下跌,就在它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隼扑到它身上,胜利的欢叫盖住了被征服者失败的哀鸣。

“到隼那儿去,到隼那儿去!”查理喊道。

他策马朝两只鸟落下的地点飞跑。

可是,他突然停住了马,大叫一声,松开了马缰,用一只手抓住马鬃,另一只手抓住胃部,像是想把胸膛撕裂似的。

听到叫声,大臣们都朝他跑来。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查理说道。他脸红得像火烧似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刚才我好像突然感到有一块火红的铁插进了我的胃。前进,前进,现在没什么了。”

查理又驱着他的马飞跑起来。

阿朗松脸色苍白。

“莫非又有什么新鲜事了?”亨利问玛格丽特。

“我也不知道,”玛格丽特回答,“不过你看到了吗？我哥哥脸色通红。”

“他平常可不是这样。”亨利说。

朝臣们吃惊地面面相觑,跟在后面。

人们来到两只鸟落下的地方。隼已经在吃鹭的脑髓。

为了看得清楚些，查理跳下马来。可是他脚一着地，便不得不靠在马鞍上，因为地在他脚下旋转。他非常想睡觉。

"哥哥！哥哥！"玛格丽特喊道，"你怎么啦？"

"我就像吞下了烧红的煤炭一样；我五脏在燃烧，好像连呼出来的气都是燃烧的。"

查理说着便吐了口气，他好像很奇怪怎么没有看到自己嘴里喷出火来。

这时，已经有人收起了隼，给它戴上了头罩；大家都围聚在查理的身边。

"怎么！怎么！这是干什么？像基督一样受难！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也就是让太阳晒昏了头，照花了眼。走吧，走吧！打猎去，先生们！我们有一连持戟的武士，把他们都放出去，把它们都放出去！该死的！我们好好乐乐！"

人们取掉了隼的头罩，一下子就放出了五六只隼，朝猎物的方向飞去，整个猎队，在国王的带领下又来到了河边。

"怎么样，夫人，你觉得怎样？"亨利问玛格丽特。

"这机会很好，"玛格丽特说，"如果国王不回头，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儿进入树林。"

亨利叫住了拿着苍鹭的那个侍猎的仆人；当金光闪闪、喧喧嚷嚷的人群沿着今日已成为平台的斜坡奔跑时，他独自留在后面，装作正在仔细观看那被征服的尸体。

五一　弗朗索瓦一世阁

君王们打鸟，那真是一件赏心乐事！他们几乎成了神话中的半神半人，打猎已不只是一种消遣，而且成为一种艺术。

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暂且离开这个盛大的场面，进到树林里去；我们刚才叙述的这场戏的所有演员很快会到那儿去跟我们会合的。

在紫罗兰小径的右边，是长长的绿廊，长满苔藓的僻静场所；在那熏衣草和欧石楠丛中，一只惊恐的小兔，不时地竖起耳朵；游荡着的黄鹿抬起长角的脑袋，扇动着鼻孔在凝神细听。东边是一块空地，离公路相当远，从公路上看不到这空地，可是从这空地上却能看得到公路。

就在这块空地中间，有两个男人躺在草地上，身下垫着一件旅行用的斗篷，身边各有一把长剑和当时人们称为“帕蒂纳”的大口径火枪。远远看去，这两个人服饰风雅，像是《十日谈》[①] 中的那些快乐的离间者；但是走近一看，他们都带着吓人的武器，像是一百年后萨尔瓦多·罗萨[②] 在他的风景画中按真人绘画的绿林大盗。

这两人中的一个人，用一个膝盖和一只手支撑着身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小兔和黄鹿那样在侧耳细听。

“我好像觉得打猎的人刚才已经走到了离我们特别近的地方，”这个人说，“我甚至听到了他们激励大隼的喊声。”

“现在，”另一个人说；看来他对期待中的事件抱着比他同伴更乐观的态度。“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一定是去远了……我对你说过，这个地方不适合观察。别人看不到我们，这是真的，可我们也什么都看不见。”

---

① 《十日谈》，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作品。

② 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意大利画家、诗人和音乐家。

“见鬼！我亲爱的阿尼巴尔，”那个先开口说话的人又说，“总得把我们两人骑的马放在什么地方吧，还有我们手里牵的两匹马，还有那两匹母骡，它们驮了那么多东西，我简直不知道它们怎么跟得上我们。我认为隐蔽在这古老的山毛榉和百年的老橡树下面再合适不过了。我敢说，我决不像你似的责备德穆伊先生。从他指挥的所有准备工作来看，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密谋家应有的远见。”

“好呀！好呀！”那第二个绅士说。读者想必已经认出了他是科科纳。“你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我正等着呢。我可抓住你了。这么说，我们是在密谋啰。”

“我们没有密谋，我们是在为国王和王后效劳。”

“他们在搞密谋，我们也就同样是啰。”

“科科纳，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拉莫尔说，“我不强迫你跟我去冒这样的险。促使我参与这场密谋的那种特殊的感情，你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嗨！该死的！谁说你强迫我来着？首先，我就从未见过有谁能强迫我科科纳干我不想干的事。可是，你难道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去而不跟着你，尤其是我看出你是在到魔鬼那里去！”

“阿尼巴尔！阿尼巴尔！”拉莫尔说，“我好像看到了她的小白马。噢！这真是怪事，只要我一想到她来了，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是呀！这很怪，”科科纳打着呵欠说，“我的心就一点也不跳。”

“不是她，”拉莫尔说。“出什么事了？现在好像已经到中午了。”

“现在还没到中午，”科科纳说，“所以也没出什么事。看来我们还有时间睡一觉。”

他既然这样想，于是就像一个说做就做的人一样，在自己的斗篷上躺下；可是他耳朵刚接触地面，立即竖起一个手指，要拉莫尔别说话。

“怎么啦？”后者问。

“安静！这次我听到了什么响动，我不会听错。”

“真奇怪，我听了半天，怎么什么也没听见。”

“你什么也没听见？”

“没听见。”

“好吧！”科科纳坐起身，用手抓住拉莫尔的胳膊，“看这只黄鹿。”

“在哪儿？”

“那儿。”

科科纳用手指着黄鹿。

“那又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的。”

拉莫尔看着那只黄鹿。它低着头，像是准备吃草似的，一动不动地倾听着；过了一会儿，它抬起那长着漂亮的长角的额头，把耳朵朝向显然是发出声音的方向；接着，虽然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它却像闪电般地飞快跑走了。

“噢！噢！”拉莫尔说，“我想你是对的，因为鹿逃跑了。”

“就是，既然鹿逃跑了，说明它听到了你听不到的响声。”科科纳说。

果然，一阵轻微得几乎不易察觉的声音从草原上隐约传来，在一般人的耳朵听来，那是风声；可骑士们却可以听出，那是远处的马蹄声。

拉莫尔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们来了，”他说，“注意！”

科科纳也站了起来，但是比他文静得多；好像这皮埃蒙特人的活力转移到了拉莫尔身上，而拉莫尔的无忧无虑的特性控制了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他们一个是热情主动的，而另一个是消极违心的。

不久，一阵均匀而又有节奏的声音传到这两位朋友的耳中，马嘶声使离他们十步远处他们准备好的两匹马支棱起了耳朵；一个女人，像一个白色的影子一样，飞也似的在小径上驰过，她向这两人转过身来，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便不见了。

“王后！”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她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科科纳说。

“她这个动作的意思是：呆会儿见……”拉莫尔说。

“她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你们快走。”科科纳说。

“她的意思是：等着我。”

“她的意思是：快逃跑。”

“那么！”拉莫尔说，“我们各人照自己理解的去做吧。你走，我留下。”

科科纳耸了耸肩，又躺下了。

这时，在同一条小径上，但方向与王后相反，驰过一队骑士，两位朋友认出这是些热诚的、几乎是狂热的新教徒。他们的马蹦得就像《约伯记》① 中所说的那些蚱蜢一样：他们一掠而过，转瞬即逝。

“见鬼！事情严重了，”科科纳站起来说，“快到弗朗索瓦一世阁去。”

“不行，不能去！”拉莫尔说，“如果我们的事败露了，国王首先就会注意那里，因为一般人约会都在那个地方。”

“这次，你说得有道理。”科科纳咕哝着。

科科纳的话音还未落，一个骑士在树林中像闪电般飞驰而来，跳过沟渠、灌木丛和障碍，来到两位绅士身边。

他两只手里各拿着一支枪，只靠双膝驾驭着他那飞奔的马。

“德穆伊先生！”不安的科科纳喊道，他现在变得比拉莫尔还警惕。“德穆伊先生在逃跑！这么说，我们也得逃跑了？”

“喂！快！快！”那胡格诺喊道，“快逃，全完了！我特地绕道来告诉你们。快上路吧！”

他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停止奔跑，话刚说完，他人已跑出老远了。因此，等拉莫尔和科科纳完全明白了意思，拉莫尔喊道：

“那么王后呢？”

年轻人的声音有去无回：德穆伊已经离得太远，听不到他的问话，更谈不上回答他了。

科科纳很快就拿定了主意。当拉莫尔还在那儿呆呆地站着，目送德穆伊逐渐消失在树林中时，他已经跑到放马的地方，把马牵过来，跳上自己的马背，把另一匹马的缰绳扔到拉莫尔手中，准备奔跑起来。

“快！快！”他说，“我重复一遍德穆伊刚才的话：快上路吧！德穆

---

① 《约伯记》，基督教《圣经》中旧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说得对，快上路，快上路，拉莫尔！”

“等一下，”拉莫尔说，“我们到这儿来是有任务的。”

“总不是为了自投罗网吧！”科科纳回答，“我劝你别再耽误时间了。我猜你又要高谈阔论，在‘逃跑’两个字上做文章了！你还是谈一谈扔掉盾牌的奥拉斯[1] 和那被人用盾牌抬回来的伊巴密依达[2]吧；至于我，我只说一句话：德穆伊·德·圣法尔先生逃到哪儿，大家就可以跟到哪儿。”

“德穆伊·德·圣法尔先生没有承担帮助玛格丽特王后逃跑的任务，”拉莫尔说，“德穆伊·德·圣法尔先生也不爱玛格丽特王后。”

“该死的！他幸好不爱，如果这种爱情让他也干出我此刻看到你想干的蠢事，那就让地狱里的五十万魔鬼把爱情赶走吧，因为它会让两个善良的绅士掉脑袋的。傻瓜！就像查理国王说的，我们是在搞阴谋，我亲爱的；既然阴谋失败了，就该逃跑。快上马，快上马，拉莫尔！”

“你逃吧，亲爱的，我不阻拦你，我甚至要求你这样做。你的生命比我的珍贵。那就保护好你的生命吧！”

“你还是说：科科纳，让我们一起被吊死吧；别对我说：科科纳，你一个人逃命吧。”

“嗨！朋友，”拉莫尔回答，“吊索是对付乡下佬的，不是对付我们这样的绅士的。”

“我开始相信我采取的预防措施是对的了。”科科纳吸了一口气说。

“什么措施？”

“交了一个刽子手朋友。”

“你尽说不吉利的话，亲爱的科科纳。”

“可是我们到底怎么办呢？”科科纳不耐烦地大声说。

---

① 奥拉斯（公元前七世纪），古罗马奥拉斯三兄弟之一。两个哥哥在格斗中死去以后，他佯作逃跑，分别打死了三个对手。

② 伊巴密依达（约公元前 420—约前 362），古希腊底比斯统帅和政治家，武功显赫一时，后在曼提亚战役中阵亡。

“我们得找到王后。”

“到哪儿去找?”

“我也不知道……去找国王!”

“到哪儿去找?”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做到五十个人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

“你算抓住了我自尊心强的弱点了,雅辛特,这不是个好兆头。”

“好吧! 等着瞧吧,上马,我们出发吧!”

“这太好了!”

拉莫尔转过身来准备跨上马鞍;可是他刚把脚踏在马镫上,只听得一声威严的命令:

“站住! 快投降!”那声音说。

与此同时,一棵橡树后面露出了一张脸,接着一下子露出三十张脸;这是些轻骑兵,不过现在成了步兵;他们正在欧石楠丛中匍匐前进,搜查着树林。

“我怎么对你说的?”科科纳喃喃地说。

一声低沉的怒吼是拉莫尔的回答。

轻骑兵们离这两个朋友还有三十步远。

“先生们,什么事!”皮埃蒙特人大声问那骑兵队长,同时又轻声对拉莫尔说:“看着办吧!”

队长下令用枪瞄准这两个朋友。

科科纳继续低声说:

“上马! 拉莫尔,还来得及;跳上马,我已经看你这样做过上百次了,我们一起走。”

说罢,又转身朝着轻骑兵:

“喂! 见鬼,先生们,别开枪,你们会伤害朋友的。”

又对拉莫尔说:

“隔着树木,他们打不准;他们就是开枪,也打不着我们。”

“办不到,”拉莫尔说,“我们带不走玛格丽特的马和那两头驴,那匹马和那两头驴会牵连她的,我自会用我的回答来消除一切嫌疑。你去吧! 朋友,走吧!”

“先生们，”科科纳拔出剑，举在空中，“先生们，我们投降了。”

轻骑兵们放下了他们的枪。

“不过请问：为什么要我们投降？”

“这个你们去问纳瓦尔国王好了。”

“我们犯了什么罪？”

“阿朗松先生会向你们解释的。”

科科纳和拉莫尔互相看了一眼：在这种时候，敌人的名字是不大可能让他们安心的。

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抵抗。科科纳听到要他下马的命令，二话没说就照办了。然后，这两个人被夹在轻骑兵中间，这一行人就向弗朗索瓦一世行宫走去。

“你不是想看看弗朗索瓦一世行宫吗？”科科纳透过树木，眺见一座奇美的哥特式建筑的围墙，对拉莫尔道，“好吧，看来你就要看到了。”

拉莫尔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伸给科科纳。

这座奇美的楼阁是路易七世时建造的，由于弗朗索瓦一世总选择这儿做狩猎的集合点，所以世人称它为弗朗索瓦一世阁。这座楼阁旁边有一间为侍猎的仆人盖的小屋，这小屋此刻已经被火枪、长矛和闪亮的长剑挡得几乎看不见了，就像被将收割的变白了的庄稼遮住的茅草屋一样。

被捕的人都已被带到这间小屋里。

现在让我们来把情况交待一下吧。这样的形势，尤其对这两位朋友来说，实在是让人大惑不解。

正像事前约定的那样，新教派的绅士们已经会集在弗朗索瓦一世阁；我们知道德穆伊早就弄到了这座楼阁的钥匙。

这些至少自认为是森林的主宰的人，东一个西一个设下了一些岗哨。可是那些轻骑兵，把白肩带换成了红肩带——这是南希先生天才的主意——出其不意，没打一枪，就摸掉了这些岗哨。

轻骑兵们继续往前搜查，向着楼阁围拢；可是德穆伊先生——我们上文说过，他正在紫罗兰小径的尽头等候国王——见这些披红肩带的人走路蹑手蹑脚的，立刻发生了怀疑。于是他闪在一边不让他

们看到。他发现他们排成巨大的圆圈在林中搜索，圈子越来越缩小，紧紧包围住了会合地点。

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国王卫队的白色羽毛和发亮的火枪出现在主要小径的深处。

最后，他看到了国王本人；而在小径的另一头，他远远地看到了纳瓦尔国王。

于是他用帽子在空中画了个十字，这是事先说好的表示一切都完了的信号。

纳瓦尔国王一见这信号，回头便跑，消失了踪影。

德穆伊立即用马刺猛刺了两下马肚子，逃跑了；正是在逃跑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他向拉莫尔和科科纳发出了警告。

再说国王发现不见了亨利和玛格丽特，便在阿朗松的陪同下来看他们两人从小屋里出来，因为他吩咐过：不论是楼阁里找到的人还是树林里找到的人，全部关押在这小屋里。

阿朗松信心十足地在国王身边驱马小跑着，而国王则由于尖锐的痛苦有增无已而变得情绪恶劣，有两三次他几乎要晕过去，有一次他甚至吐出血来。

"快！快！"国王到达时说，"我们得快些，我想赶紧回卢浮宫。把加尔文教徒们都给我从兔子洞里拉出来！今天是圣布莱兹神的节日，他是圣巴托罗缪神的表兄弟。"

听到国王这番话，那密密麻麻的长矛和火枪都活动开了，从树林里和楼阁里抓来的胡格诺被押着从小屋里鱼贯而出。

不过就是不见纳瓦尔国王、玛格丽特和德穆伊。

"喂！亨利和玛尔戈在哪儿？"国王说，"阿朗松，你说过他们在这儿，傻瓜！一定要找到他们。"

"纳瓦尔国王和王后？"南希先生说，"我们根本没有见到他们，陛下。"

"他们不是来了吗！"内韦尔夫人说。

这时，在通向河边的一条小径靠河的那一头，果然出现了亨利和玛尔戈。他们俩人像没事人似的悠闲自得，每人手中举着一只隼，情意绵绵地互相依偎着，连他们奔跑着的马也像是在用鼻子彼此爱



抚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气得发疯的阿朗松下令在附近搜查，结果在常春藤绿廊下找到了拉莫尔和科科纳。

他们两人也手拉着手紧紧依偎着走进那由卫士们组成的包围圈，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君王，不可能有亨利和玛格丽特那样的高雅风度；拉莫尔的脸色太苍白，而科科纳的脸色又太红。

五二　审　问

这两个年轻人走进包围时所见的情景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哪怕他只见过一次，甚至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查理九世正在看着被关在侍猎仆人的小屋里的所有绅士由他的卫士们押着鱼贯而出。

他和阿朗松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动作，料想一定可以看到纳瓦尔国王走出来。

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可是这还不能算完，必须知道他们干什么来着。

见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小径尽头，阿朗松的脸色刷地变白了，而查理却心花怒放；因为他本能地希望他弟弟逼使他所做的一切到头来落在他弟弟的头上。

"这一次他又要逃脱了。"弗朗索瓦脸色苍白，喃喃地说。

这时，国王突然感到肺腑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松开缰绳，双手按住胁部，像一个发狂的人一样呼喊着。

亨利急忙赶上来；可是，当他跑完了二百步的距离来到内兄面前时，查理的剧痛已经过去。

"先生，你从哪儿来？"国王语气强硬地说。玛格丽特听了立刻激动起来。

"从……从打猎的地方来呀，我的哥哥。"她回答道。

"我们打猎是在河边，不是在树林里。"

"陛下，就在我们留在后面看那只苍鹭的时候，我的隼突然飞起来去追一只野鸡。"

"野鸡在哪儿？"

"这不是吗？多漂亮的一只公鸡，你说是吗？"

亨利带着他那最天真无邪的神情把一只长着红色、蓝色、金色羽

毛的鸟儿递给查理。

"啊！啊！"查理说，"可是抓住这只野鸡以后，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们？"

"陛下，因为那隼一直向牧牛场飞去，等我们回到河边时，看国王已经在我们前面两公里远的地方，向森林这边来了；于是我们就快马加鞭在后面追你们，我们可不愿意错过看陛下打猎的机会。"

"那么这些绅士，"查理说，"他们是你请来的吗？"

"什么绅士？"亨利一边用询问的目光环视着周围，一边反问道。

"唔！你的胡格诺呗，真见鬼！"查理说，"如果是有人请他们来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总不会是我。"

"当然啰，陛下，"亨利说，"不过也许是阿朗松先生吧。"

"阿朗松先生！是这样吗？"

"我！"公爵惊诧道。

"是呀！兄弟，"亨利说，"你不是昨天宣布你是纳瓦尔国王了吗？于是这些要求你做他们国王的胡格诺就来感谢你，感谢你接受了王冠，当然也要感谢国王赐给了你王冠。先生们，是不是？"

"是的！是的！"二十个声音同时喊道，"阿朗松公爵万岁！查理国王万岁！"

"我不是胡格诺的国王，"弗朗索瓦气得脸色煞白地说，然后偷偷地看了查理一眼。"而且希望永远不是。"

"不管怎样！"查理说，"亨利，你要知道，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

"陛下，"纳瓦尔国王坚定地说，"请容我斗胆问一句：我是在受审问吗？"

"如果我对你说我是在审问你，你会怎么说呢？"

"我会说：陛下，我像你一样是国王，"亨利高傲地说，"因为国王的身份不取决于王冠，而取决于出身；我可以回答一个兄弟，一个朋友，但决不回答一个法官。"

"可是我真想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查理喃喃地说。

"让人把德穆伊带来，"阿朗松说，"德穆伊先生该是被抓住了吧。"

“抓到的人里面有德穆伊先生吗?”国王问。

亨利感到一阵惊慌,和玛格丽特互相看了一眼;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

谁也没有回答。

“抓到的人里面没有德穆伊先生,”南希先生说,“有人说好像看到过他,不过谁也不能肯定。”

阿朗松轻声咒骂了一句。

“啊!”玛格丽特指着拉莫尔和科科纳说。他们听到了刚才的全部对话,她想是可以指望他们的智慧的。“陛下,这两位是阿朗松先生的绅士,问问他们吧,他们会做出回答的。”

公爵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我把他们抓起来,正是为了证明他们不是我的人。”公爵说。

国王端详着这朋友俩;看到拉莫尔,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噢! 噢! 又是这个普罗旺斯人。”他说。

科科纳风度翩翩地行了一礼。

“你们被抓住的时候在干什么?”国王问。

“陛下,我们正在闲聊着战争和爱情。”

“骑着马! 武装到牙齿! 那是在准备逃跑。”

“不,陛下,”科科纳说,“陛下的情报不对,我们正躺在一棵山毛榉的树荫下。‘在一棵山毛榉的树荫下。’①”

“啊! 你们正躺在一棵山毛榉的树荫下?”

“如果我们知道有什么事惹陛下生气了,我们是完全可以逃跑的。先生们,”科科纳转向轻骑兵们说,“凭着士兵的良心,请你们说说看,如果我们想逃跑,我们是不是可以跑掉?”

“事实的确是这样:这两位先生没有做出任何想逃跑的动作。”队长说。

“因为他们离自己的马太远了。”阿朗松说。

“我谦卑地请大人原谅,”科科纳说,“当时我正骑在马上,而我的朋友拉莫尔伯爵手里正拿着缰绳。”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先生们，是这样吗？”国王说。

“是这样，陛下，”队长回答，“科科纳先生看到我们，甚至就从马上下来了。”

科科纳做了一个笑脸，意思是：你瞧是吧，陛下！

“可是那手牵的马，那些骡子，以及骡子驮着的那些箱子，又怎么解释呢？”弗朗索瓦问。

“怎么！”科科纳说，“难道我们是马夫吗？你去把看守它们的马夫找来好了。”

“没有什么马夫。”公爵气急败坏地说。

“这么说是他害怕了，逃跑了。”科科纳接着说。“不能要求一个乡下佬也像一个绅士一样冷静。”

“又是老一套，”阿朗松咬着牙说，“陛下，幸好我告诉过你，这两位先生好几天以前就不再为我服务了。”

“我！”科科纳说，“难道我竟这样不幸，不再属于殿下了吗？……”

“啊！见鬼！先生，这一点，你自己比谁都清楚，你还给我写了一封相当无礼的信，提出辞职，感谢上帝，幸好这封信我带在身上。”

“噢！”科科纳说，“我还以为殿下已经原谅我一时冲动写下这封信了呢。我那是因为听说殿下想在卢浮宫走廊里用绳子勒死我的朋友拉莫尔。”

“怎么，”国王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在说些什么？”

“我原来以为只有殿下一个人，”拉莫尔天真地接着说，“可是后来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

“别说了！”查理说，“我们已经了解得够多的了。亨利，”他对纳瓦尔国王说，“你可以保证不逃跑吗？”

“陛下，我向你保证。”

“那你就和南希先生一起回巴黎，禁闭在你自己的房间里。至于你们，先生们，”他接着对两位绅士说，“把你们的剑交出来。”

拉莫尔看着玛格丽特。她嫣然一笑。

拉莫尔立即把剑交给离他最近的队长。

科科纳也这样做了。

"德穆伊先生呢? 找到他了吗?"国王问。

"没有,陛下,"南希先生说,"也许他根本不在树林里,也许他逃跑了。"

"算了……"国王说,"回去吧。我感到冷,头晕。"

"陛下,想必是气的。"弗朗索瓦说。

"也许是的。我两眼发花。抓住的人都在哪儿? 我怎么看不见了,难道天黑了吗! 噢! 天哪! 我浑身发烧! ……救救我! 救救我!"

可怜的国王松开缰绳,张开双臂向后倒去。被这又一次的发作吓坏了的大臣们,急忙把他扶住。

弗朗索瓦站在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有他一人知道他哥哥受痛苦折磨的原因。

在另一边,已经在南希先生看管下的纳瓦尔国王看着这幅情景,越来越感到诧异。

"唔! 唔! 我逃跑被抓住,难道反而会成为一件好事吗?"他喃喃地说。这种奇妙的直觉有时使他成为一个很有预见的人。

他看了看玛尔戈。她那双因惊讶而变得更大的眼睛从亨利移到国王,又从国王移到亨利。

这一次国王失去了知觉。人们抬来一个担架把他放在上面,用从一个骑士身上脱下的斗篷给他盖上,然后,马队便静悄悄地踏上回巴黎的大路。人们早晨看到从巴黎出发的是一些活泼的密谋者和一个快乐的国王,而现在回去的却是一群被俘的叛乱者和一个垂死的国王。

在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既没有失去人身的自由也没有失去精神的自由,此刻她又向丈夫递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眼色,然后便挨近拉莫尔,向他悄悄说了两个希腊字:

"Mê déidé,"

就是说:

"别害怕。"

"她对你说什么?"科科纳问。

"她对我说别害怕。"拉莫尔回答。

“算了，算了，”皮埃蒙特人喃喃地说，“这是说情况对我们不利。每当我听人家用鼓励的方式对我说这句话时，我总是立刻会在什么地方挨一枪，身上中一剑，或者头上挨一花盆。‘别害怕’，这几个字不管用的是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是法语，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当心！”

“先生们，上路吧！”轻骑兵队长说。

“噢！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科科纳问。

“我想是去万森。”队长说。

“我宁可去别的地方，”科科纳说，“可是人们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半路上，国王恢复了知觉，有了一点力气。

到农泰尔时，他甚至想骑到马上，不过人们劝阻了他。

“把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叫来。”回到卢浮宫时，国王吩咐道。

他下了驮轿，由塔瓦纳搀扶着登上楼梯；到了他的住处，他不准任何人跟他进去。

人人都能发现他的心情沉重；一路上，他一直在深深地思索，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也不再关心什么密谋和密谋者。显然他一心在想着他的病。

他病得这么突然，这么奇怪，这么严重，而且某些症状和他哥哥弗朗索瓦二世死前一段时间的症状是一样的。

除了帕雷医师以外，不准任何人进国王的住处，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讶。人们知道，忧郁孤僻是国王的禀性。

查理走进卧室，坐在一张长椅上，头倚着靠垫；考虑到昂布鲁瓦兹·帕雷医师也可能不在家，不能马上来，他想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做点儿事。

于是，他拍了一下巴掌；一个卫士走进来。

“通知纳瓦尔国王，我要找他谈话。”查理说。

卫士行了个礼，去执行命令了。

查理把头向后仰着，剧烈的头痛几乎使他难以把自己的思想连贯起来，一块血红的云在他眼前浮动；他口干舌燥，可是他已经喝了满满一瓶水，还是止不了渴。

就在他处在这种半麻木状态时，门打开了，亨利走进来；南希先生跟在他后面，不过南希在前厅就停了下来。

纳瓦尔国王等门在他身后关好。然后，他走上前去。

“陛下，”他说，“你让人叫我，我来了。”

国王听见这声音，打了个哆嗦，机械地伸出一只手来。

“陛下，”亨利依然垂着双手说，“陛下忘了我不再是你的兄弟，而是你的囚犯。”

“啊！啊！是这样，”查理说，“谢谢你提醒了我。可是我还记得你曾答应过我，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会遵守这个诺言的。请问吧，陛下。”

国王往手心里倒了一点冷水，然后把手放在额头上。

“阿朗松公爵对你的控告有真实的成分吗？你回答，亨利！”

“只有一半是真的：是阿朗松先生要逃跑，我只是陪他走罢了。”

“为什么你要陪他走呢？”查理问，“亨利，这么说，你对我不满意啰？”

“不，陛下，恰恰相反；我只会赞扬陛下；能洞察人心的上帝会看到，我在心中对我的哥哥、我的国王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在我看来，一个被我们爱、而且又爱我们的人是不会想到要逃跑的。”查理说。

“所以我不是逃避爱我的人，而是逃避恨我的人。陛下允许我坦率地谈谈我的想法吗？”亨利说。

“说吧，先生。”

“陛下，在这儿，恨我的人是阿朗松先生和太后。”

“阿朗松先生，我不去说他，”查理说，“不过太后对你是十分关心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防她，陛下，而且我提防得对！”

“提防她？”

“提防她和她周围的人。陛下，你知道，一个君王的不幸往往不是由于受到了怠慢，而是由于被侍候得过分殷勤。”

“你说说看：你答应过把一切都告诉我。”

“陛下可以看到我正在这样做。”

“说下去。”

“陛下,你不是对我说过你是爱我的吗?”

“小亨利,这是说:在你背叛以前,我是爱你的。”

“这么说你将永远爱我了,陛下。”

“就算吧!”

“如果你爱我,你想必希望我活着,是吗?”

“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幸,我会感到十分难过的。”

“那好。陛下,你已经有两次差一点要难过了。”

“为什么这样说?”

“是的,因为有两次多亏上帝才救了我的命。当然,第二次上帝是以陛下的形象出现的。”

“那第一次他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呢?”

“是以一个如果看到自己同上帝混为一体会大为惊讶的人的形象出现的,那个人就是勒内。是的,陛下,你使我幸免于剑伤。”

查理皱了皱眉头,因为他想起了把亨利带到巴尔街的那个夜晚。

“那么勒内呢?”他说。

“勒内使我幸免于毒害。”

“见鬼!小亨利,你真有运气。”国王说时本想微笑一下,可是一阵剧痛使他做出相反的表情。他自己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陛下,两次奇迹救了我,一次是出于那佛罗伦萨人[1]的悔悟,一次是出于你的仁慈。我向陛下承认,我担心老天不会无休止地制造奇迹。我逃跑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谚语:‘自助者天助’。”

“亨利,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这一切?”

“如果我昨天说这些话,我就是个告密者了。”

“那你今天对我说这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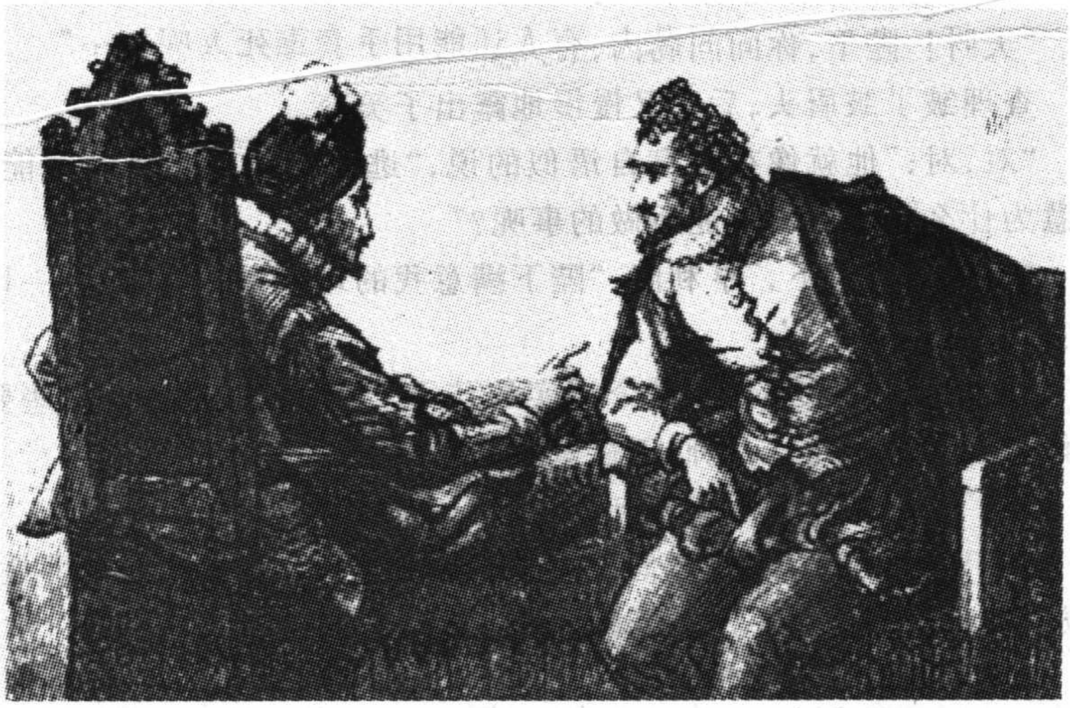
“今天就不一样了;我被人控告,有权为自己辩护。”

“小亨利,你能肯定那第一次谋害是事实吗?”

“像第二次一样无可怀疑。”

---

① 指勒内。



"有人试图毒死你?"

"是的。"

"用什么?"

"用软膏。"

"软膏怎能毒死人呢?"

"天呀!陛下,你问问勒内,有人还能用手套毒死人呢……"

查理皱了皱眉头;后来又慢慢地露出了笑容。

"对,对,"他就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逃避死亡是造物的本能。智慧为什么就不能做本能所做的事呢?"

"怎么样!陛下,"亨利问,"陛下满意我的坦率,相信我说的一切吗?"

"是的,亨利,是的,你是个诚实的孩子。这么说,你认为那些要害你的人并没有死心,他们正在做新的尝试。"

"陛下,每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还活着都感到惊奇。"

"小亨利,你看,就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你,所以要害死你。可是,你放心;他们的恶意一定会受到惩罚。现在你自由了。"

"自由地离开巴黎吗?陛下?"亨利问。

"不,你知道我离不开你。噢!真见鬼!我需要有个爱我的人。"

"那么,陛下,如果你要把我留在身边,你要给我一个恩典……"

"什么恩典?"

"就是千万不要把我当做朋友留下,而要当做囚犯。"

"什么,囚犯?"

"是的,陛下难道看不出是你的友谊害了我?"

"你要我恨你?"

"陛下,一种表面的恨。这样的恨可以救我:他们知道我失宠了,就不急于杀我了。"

"小亨利,"查理说,"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愿望不能实现,你的目的不能达到,我一定会感到惊奇的。"

"那么,我得到国王的允许了?"

"是的。"

"这样,我就安心了……现在,国王有什么命令?"

"回去吧,小亨利。我很不舒服,我要去看看我的狗,然后就上床睡了。"

"陛下,"亨利说,"你应该找一个医生来,你今天的不舒适也许比你想像的严重。"

"我已经让人去叫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了;小亨利。"

"那我就可以更放心地走了。"

"说心里话,"国王说,"我认为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你真正爱我。"

"陛下,你真的这样想吗?"

"这是心里话!"

"那好! 就请你把我当做一个你不想让他再活一个月的人一样交给南希先生吧,只有这样,我爱你才能爱得长。"

"南希先生!"查理喊道。

卫队长走了进来。

"我把国家最大的罪犯交给你,"国王说,"你要用你的脑袋担保看住他。"

亨利神情沮丧地跟在南希先生的后面走出去。

五三　阿克泰翁

只剩下查理一个人了，他奇怪何以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忠仆；这两个忠仆就是他的奶娘玛德隆和他的猎兔狗阿克泰翁。

“奶娘可能是到她认识的哪个胡格诺家去念她的圣诗去了，”他自语道，“阿克泰翁还在为我早上抽它一鞭而生气呢。”

于是查理拿了一支蜡烛，走到他奶娘住处。奶娘不在家。大家还记得，玛德隆房间有一扇门和兵器室相连。他便走向这一扇门。

可是，正在走中间，他那已经发作过几次的病状又一次突然向他袭来。

国王感到就像有人用一块烧红了的烙铁在他的肺腑里乱捅似的痛苦。一阵难以忍受的干渴折磨着他，他见桌子上有一杯奶，便拿起一饮而尽，这才感到稍稍轻松了些。

于是他又拿起刚才放在桌子上的烛台，走进了兵器室。

使他惊异的是，阿克泰翁没有迎上来。有人把它关起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它会听到主人已经打猎回来，大声吼叫的。

查理呼唤着阿克泰翁，吹着口哨；毫无动静。

他向前走了几步；当烛光照到兵器室的一个角落时，他发现那角落的方砖地上躺着已经没有生气的阿克泰翁。

“喂！阿克泰翁，喂！”查理喊道。

他又吹了几声口哨。

狗只是一动不动。

查理跑过去，摸了一下，可怜的畜生已经僵硬冰冷了。从它那痛苦得挛缩起来的嘴里，流下几滴胆汁，还夹杂着带血的唾沫。狗在兵器室里找到了它主人的一顶软帽，它死时把头枕在这软帽上，把它当做自己的朋友。

看到这情景，他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恢复了浑身的力气。愤怒使

查理热血沸腾,他想放声大叫;可是尊贵的地位束缚着他,君王是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任随一时的冲动来表达自己的激情的。查理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便缄口不语。

他在狗的身边跪下,用老练的眼光端详着尸体,只见它目光呆滞,舌头通红而且有很多脓疱。这是一种奇怪的病症,令查理不寒而栗。

国王戴上他刚才脱下掖在腰间的手套,拨开狗的灰白的嘴唇看它的牙齿,发现獠牙的尖上挂着几块白色的碎片。

他取下这些碎片,认出是纸。

纸片的周围,肿胀的情况尤其严重,牙龈都鼓起来了,表皮像是被硫酸盐腐蚀了似的。

查理仔细地观察四周。地毯上还有两三片纸屑,同他在狗嘴里发现的一样。其中一片比较大些的,上面还残留着一幅木刻画的痕迹。

查理头发都竖了起来,他认出这正是那幅绅士鹰猎的插图的碎片,是阿克泰翁从那本关于鹰猎的书上扯下来的。

"啊!"他说着,脸色变得惨白。"书上有毒。"

他突然想起自己看书的情景。

"该死的!"他喊道,"每一页我都用手指去翻一下,每翻一页我都把手指放到嘴上去蘸唾沫。这一次次的昏迷,一阵阵的剧痛,一次次的呕吐,原来是……我要死了!"

在这可怕的想法的打击下,查理一时呆若木鸡。然后,他低吼一声站了起来,冲向门口。

"勒内师傅!"他喊道。

"佛罗伦萨人,勒内师傅! 快到圣米歇尔桥去把他给我找来;十分钟以后,必须把他带到这儿。去的人自己骑马,再牵着一匹马,尽快回来。如果昂布鲁瓦兹·帕雷医师来了,让他先等一等。"

一名卫士跑出去执行他的命令。

"噢!"查理喃喃地说,"即使需要拷问所有的人,我也要弄清是谁把这本书给小亨利的。"

查理满头是汗,两手痉挛,呼吸急促,双眼死死盯着他那条狗的

尸体。

十分钟以后，佛罗伦萨人不无忧虑地轻轻敲了敲国王的门。他是那种认为天空从来都不会一碧无云的人。

“请进！”查理说。

香料商走了进来。查理神色威严，嘴唇抽搐着，走到他面前。

“陛下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勒内颤抖着说。

“你是个很能干的化学家，是吗？”

“陛下……”

“最高明的医生所知道的，你都知道，是吗？”

“陛下过奖了。”

“不，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再说，我也信任你，所以我更愿意向你请教，而不愿意向别人请教。你看，”他说着指给他看狗的尸体。“请你看这狗的牙齿里咬的东西，告诉我它是怎么死的。”

勒内拿着蜡烛，腰一直弯到地面，这固然是执行国王的命令，同时也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激动。查理站在一旁，两眼紧盯着这个人，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答。这种焦急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一句话决定着他的生死。

勒内从口袋里取出一把解剖刀，打开刀，用刀尖从猎兔狗的牙缝里剔出一些纸片，又仔细地观察了每个伤口上的液汁和血。

“陛下，”他哆嗦着说，“都是些非常可悲的征兆。”

查理感到一股寒气奔流过他的血管，直到心脏。

“是的。”他说。“狗是中毒死的，是吗？”

“我担心是的，陛下。”

“用的是哪种毒药？”

“我猜是一种矿物毒药。”

“你能确证它是毒死的吗？”

“能，只要打开它的胃，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打开吧；我不愿留下丝毫疑问。”

“必须叫一个人来帮助我。”

“我来帮助你。”查理说。

“您，陛下！”

"是的,我。如果它是毒死的,你能看到什么症状。"

"胃部有红斑和植物化现象。"

"快,动手吧!"查理说。

勒内用解剖刀打开了猎兔狗的胸膛,两手用力把它扒开;查理一条腿跪在地上,用颤抖的手举着烛台照亮。

"你看,陛下,"勒内说,"这儿有明显的迹象。这就是我说的红斑;至于这些充血的脉管,就像是一种植物的根。这就是我所说的植物化。我所要找的症状,现在都找到了。"

"那么狗是毒死的了?"

"是的,陛下。"

"用的是一种矿物毒药?"

"十之八九。"

"人如果不小心吞下这样的毒物,会有什么感觉?"

"剧烈的头痛,内脏发烧,就好像吞下了烧红的炭一样;腹部疼痛,呕吐。"

"感到口渴吗?"查理问。

"难以忍受的口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国王喃喃地说。

"陛下,我琢磨不出,陛下提这些问题的目的何在。"

"你琢磨这个又何必呢?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

"那就请陛下问吧。"

"如果一个人吞下了我的狗吞下的那种毒药,有什么解救的药吗?"

勒内思索了一会儿。

"矿物毒药,有好几种,"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首先要知道是哪一种。陛下是否知道这只狗是怎么毒死的?"

"我知道,"查理说;"它吃了一页书。"

"一页书?"

"是的。"

"这本书还在陛下这儿吗?"

“就是这本。”查理说着从书架上取下那本关于狩猎的书，让勒内看。

勒内惊讶的神情没有逃过国王的眼睛。

“它就是吃了这本书的书页？”勒内结结巴巴地说。

“就是这一页。”

查理指着被撕破的那一页。

“陛下，我可以再撕掉一页吗？”

“撕吧！”

勒内撕下一页，把它靠近蜡烛。那书页燃烧起来，一股强烈的大蒜气味，弥漫全屋。

“它是被砷的混合物毒死的。”他说。

“你可以肯定吗？”

“就像是我自己调配的一样。”

“那么有什么解毒药呢？……”

勒内摇了一下头。

“怎么？”查理声音嘶哑地说，“你不知道有什么解药？”

“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把鸡蛋白打在牛奶里；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必须当即服用，否则……”

“否则怎样？”

“陛下，这是一种烈性毒物。”勒内说。

“可是，它并不能立刻把人毒死呀。”查理说。

“是的；不过它肯定能把人毒死，不管这人隔多长时间死，总是要死的，有时甚至连死的日子都是可以预谋的。”

查理靠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

“现在，”他把手放在勒内的肩上说，“告诉我，你见过这本书吗？”

“我，陛下！”勒内说着，顿时脸色煞白。

“是的，你，你看到这本书时的神情已经把你暴露了。”

“陛下，我发誓……”

“勒内，”查理说，“听我说：你用手套毒死了纳瓦尔太后，你用灯烟毒死了波尔西昂亲王，你还曾经试图用一只清香的苹果毒死孔代

先生。勒内，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的，我就让人用火红的钳子把你的皮一条一条撕下来。”

这佛罗伦萨人知道和查理九世的火爆脾气是开不得玩笑的。他决心拿出勇气来。

“如果我说出真情，陛下，谁能保证我不受到比我不说时更残酷的惩罚呢？”

“我。”

“您能向我保证吗？”

“以我的荣誉起誓，让你活命。”国王说。

“那么我就说，这本书是我的。”他说。

“你的！”查理后退一步，用失望的眼光看着这个下毒者。

“是的，是我的。”

“怎么会从你手里出来的？”

“是太后从我家里取走的。”

“太后！”查理嚷道。

“是的。”

“拿它做什么用？”

“我想是为了把它拿给纳瓦尔国王看，因为纳瓦尔国王向阿朗松公爵借过这方面的书，研究如何鹰猎。”

“噢！”查理喊道，“原来是这样；我全明白了。这本书原来果然是在小亨利那儿的。在劫难逃，我现在是遭劫了。”

这时，查理一阵猛烈的干咳，接着又一阵内脏剧烈的疼痛。他轻轻叫喊了两三声，倒在椅子上。

“陛下，你怎么啦？”勒内恐惧地问道。

“没什么，”查理说，“我只是口渴，给我一杯水。”

勒内倒了一杯水，用颤抖的手递给查理。查理一饮而尽。

“现在，”查理拿起一支笔，蘸了墨水，说道，“写在这本书上。”

“要我写什么？”

“我说，你写：‘这本关于鹰猎的书，是我给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太后的。’”

勒内拿起笔，写上了这句话。

“现在签上名。”

佛罗伦萨人签了名。

“您答应让我活命的。”香料商说。

“在我这方面,我会履行诺言的。”

“可是,”勒内说,“太后那方面呢?”

“噢,她那方面嘛,”查理说,“我就管不着了;如果有人攻击你,你可以自卫。”

“陛下,一旦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可以离开法国吗?”

“我将在十五天以后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是在这以前这段时间里……”

查理皱着眉头,把手指放在勒内青灰色的手上。

“噢! 请放心,陛下。”

能这样便宜就脱了身,佛罗伦萨人太高兴了;他行了个礼,走了出去。

他刚走,奶娘就从通着她房间的那扇门里走出来。

“我的小查理,怎么啦?”她说。

“奶娘,我早上在露水里走来着,有些不舒服。”

“真的,你脸色这么苍白,我的小查理。”

“我浑身软弱无力,奶娘,扶我到床上去。”

奶娘急忙走上前。查理倚在她身上,回到自己的房间。

“现在,我要一个人留在床上。”查理说。

“如果昂布鲁瓦兹·帕雷来了呢?”

“你告诉他我好多了,用不着他了。”

“可是,你吃什么药呢?”

“噢! 一种很简单的药!”查理说,“把鸡蛋白打在牛奶里就行了。顺便说一声,奶娘,”他继续说,“可怜的阿克泰翁死了,明天早上必须把它葬在卢浮宫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它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给它造一座坟墓……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

五四　万森树林

就在查理九世下令的当天晚上，亨利被带到了万森树林。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这座著名城堡的。现在这城堡只留下一点残迹了；可是从那巨大的残存部分，依然可以想像它当年如何宏伟壮观。

亨利一路上都坐在驮轿里。四个卫士走在四个角上。受命为亨利打开那保护他的监牢门的南希先生走在最前面。

人们停了下来。在城堡主塔的暗门前，南希先生下了马，打开门上的挂锁，然后恭敬地请国王下轿。

亨利二话没说下了轿。在他看来，任何住处都要比卢浮宫安全。十扇门把他关在里面，同时也就把他和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隔开了。

这位做了囚犯的国王穿过由两个士兵把守的吊桥，经过主塔底层的三扇门，然后又经过楼梯下面的三扇门，在南希的带领下继续向前，上了一层楼，卫队长看他还要往上走，就喊道：

"大人，你就留在这儿。"

"啊！啊！啊！"亨利停下来，说道，"看来人们给了我住在二楼的荣幸。"

"陛下，"南希先生回答说，"人们是把你当做国王来看待的。"

"见鬼！见鬼！"亨利自语道，"住在三楼、四楼也不见得就辱没了我。我在这儿太舒服了，这会引起人们怀疑的。"

"陛下愿意跟我来吗？"南希先生说。

"真是活见鬼！"纳瓦尔国王说，"先生，你很清楚，这儿不存在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要看我查理哥哥的命令。他命令我跟着你吗？"

"是的，陛下。"

"既然如此，我就跟着你，先生。"

他们走过一条走廊，来到走廊顶端的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这大

厅的墙是灰色的,外表显得十分阴暗。

亨利用略带不安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

“我们这是在哪儿?”他说。

“我们正在穿过刑讯厅,大人。”

“啊! 啊!”国王说。

他看得更加仔细了。

这房间里什么都有:水刑用的罐子和支架,夹刑用的棍子和木槌;此外,在屋子周围还有几张石头座位,那是让等待受刑的不幸者坐的;在椅子的背上、中间和腿上,是一些嵌在墙里的铁环,显示出刑讯艺术的对称感;这些铁环安在靠近座位的地方,足以说明它们是专门对付等待受刑者的四肢的。

亨利继续往前走,一声不吭,但没有放过那可以说正在墙上书写着痛苦史的刑具的任何一个细节。

亨利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脚下一不小心,踏空了一步。

“啊!”他说,“这是什么?”

他指着石板地上挖的一条沟似的东西。

“陛下,这是一条沟。”

“这儿也下雨?”

“陛下,是下血。”

“啊! 啊!”亨利说,“太好了;还没有到我的房间吗?”

“到了,大人,我们这就到了。”说话的是一个站在暗处的人影儿,越往前走,这影子就越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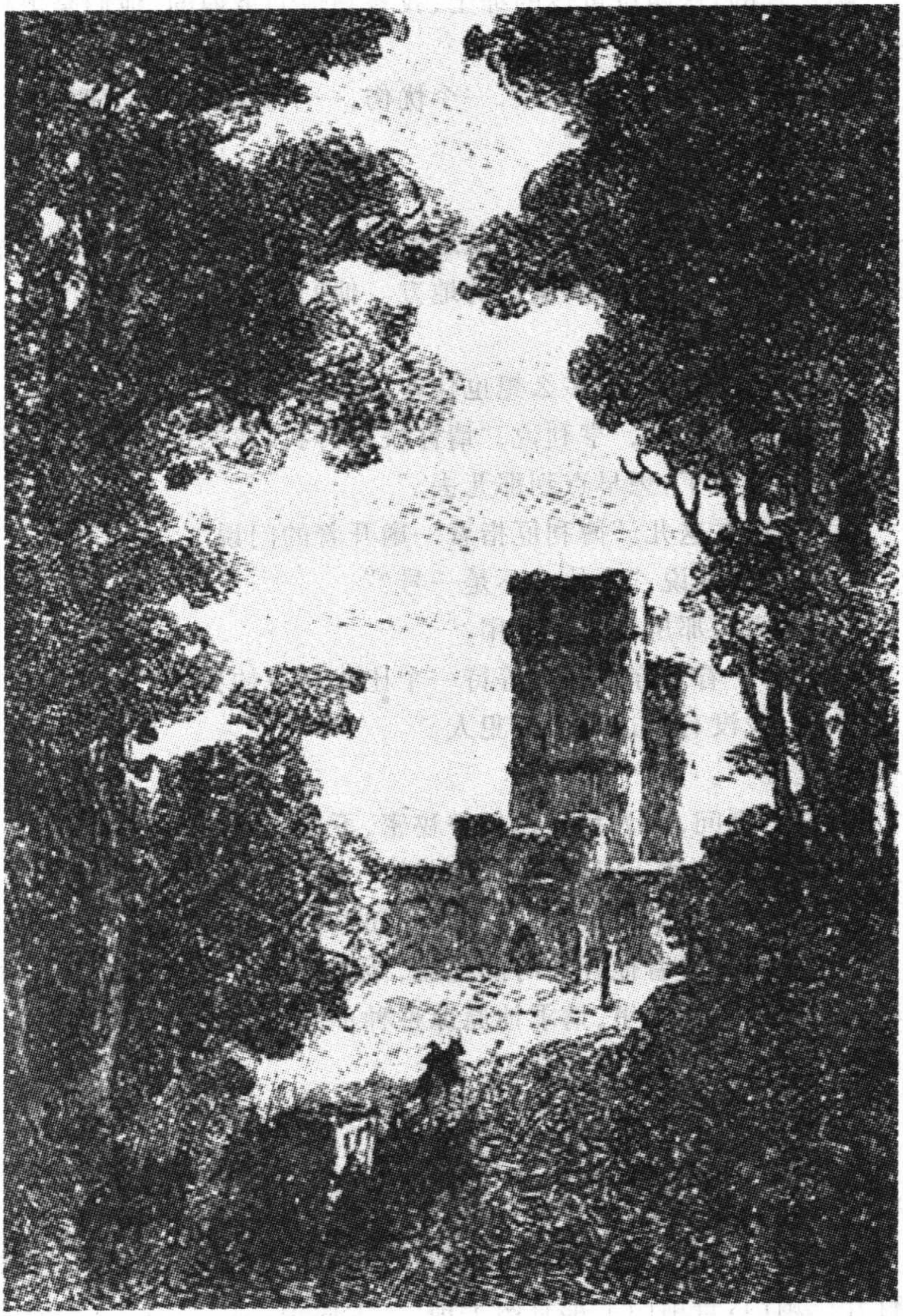
亨利自信听出了是谁的声音,他又朝前走了几步,果然认出了那人的面孔。

“是你! 博利厄,”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陛下,我刚刚被任命为万森城堡的总监。”

“好呀! 亲爱的朋友,你的头一个客人该让你感到荣幸,有一个国王做囚犯,这不算坏。”

“对不起,陛下,”博利厄说,“在你之前,我已经接待了两名绅士了。”



"谁？啊！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如果是这样，就算我没说。"

"大人，没有人嘱咐我保密。那两个是拉莫尔和科科纳先生。"

"啊！真的，这两位可怜的绅士，我看到他们被捕的，他们是怎样忍受这样的不幸的？"

"方式完全不同，一个高兴，一个忧伤，一个欢唱，一个悲叹。"

"悲叹的是哪一个呢？"

"拉莫尔先生，陛下。"

"说实在的，"亨利说，"我更能理解这个悲叹的，从我所见到的情况来看，监狱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他们住在哪一层？"

"最上面，五层。"

亨利叹了一口气，他多么想也住在那儿啊。

"快，博利厄先生，"亨利说，"请你快告诉我，我的房间在哪儿；我这一天真疲劳极了，想早点到那儿去。"

"大人，就在这儿。"博利厄指着一扇开着的门说。

"二号，"亨利说，"为什么不是一号？"

"大人，因为那房子留着有用。"

"啊！啊！看来你们还在等待一个比我高贵的犯人？"

"大人，我没有说这是一个犯人。"

"那是谁？"

"求陛下别问，因为我必须保守秘密，不得不拒绝回答你。"

"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亨利说。

他变得更加心事重重了，这一号房间显然使他不安。

总监始终保持着他开始时的礼貌，他嘴上千百次地赔着小心，把亨利安置在他的房间里，请求他原谅种种不方便的地方，然后便留下两名士兵守在门口，自己离开了。

"现在去看看另外几个人。"总监对看守说。

看守走在前面。经过刚才走过的地方，穿过刑讯厅、走廊，到了楼梯口；博利厄依然跟着那位带路人，上了三层楼。

走上这三层楼，再加上第二层和楼下，一共是五层楼。看守人接连打开三扇门，每扇门上都有两个锁，三个插销。

他刚碰到第三扇门，就听到有一个愉快的声音喊道：

“喂！该死的！打开吧，哪怕流通一下空气也好。你们的炉子烧得太热了，简直要把人闷死了。”

听到他那句不爱离口的粗话，读者想必已经认出这人就是科科纳了。他一步就跳到门口。

“等一下，我的绅士，”看守人说，“我不是来放你出去的，我是要进来，还有我们的总监先生。”

“总监先生！”科科纳说，“他来干什么？”

“拜访你们。”

“我十分荣幸，”科科纳回答；“欢迎总监先生。”

博利厄先生走了进来。他那城堡总监、监狱看守和刽子手特有的冰冷的礼貌，很快就驱散了科科纳热忱的笑容。

“先生，你有钱吗？”他问囚犯。

“我？”科科纳说，“一个埃居也没有！”

“有首饰吗？”

“有一个戒指。”

“请允许我搜查一下，好吗？”

“该死的，”科科纳气得涨红了脸喊道，“坐牢对你和对我来说都不坏！”

“为了替国王效劳，必须忍受一切。”

“这么说，”皮埃蒙特人说，“那些在新桥上进行抢劫的诚实人也和你一样是在替国王效劳啰？该死的！先生，我很抱歉，因为我对他们很不公平，直到现在，我一直把他们当做小偷。”

“先生，我向你致敬。”博利厄说。“看守，把先生关起来。”

总监拿走了科科纳的戒指，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绿宝石，是内韦尔夫人赠给他，好让他想起她那双绿眼睛的。

“到另一个人那儿去。”他出去时说道。

他穿过一个空房间，如此这般，又打开了三道门、六把锁、九个插销。

最后一道门打开时，来访者首先听到的是一声叹息。

这个房间外表上比博利厄先生刚才离开的那一间更阴暗。四个又长又窄、从里面到外面逐渐缩小的窗眼向这间凄凉的住所透进微

微亮光。此外，那些铁栏杆也交叉得很艺术，能够不断用不透明的线条挡住犯人的视线，甚至使犯人无法从窗眼里看到天空。

尖形的穹隆上的细条装饰从屋子的四角汇集到天花板的中央，组成盛开的蔷薇花形状。

拉莫尔坐在一个角落里，尽管有人来，他依然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

总监站在门口，看了一下犯人，只见他一动也不动，把脸埋在手中。

“你好，拉莫尔先生。”博利厄说。

年轻人缓缓地抬起头来。

“你好，先生。”他说。

“先生，”总监继续说，“我是来搜查你的。”

“这没有必要，”拉莫尔说，“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的。”

“你有什么？”

“大约三百个埃居，这些首饰和戒指。”

“交出来，先生。”总监说。

“这儿就是。”

拉莫尔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脱下手上的戒指，取掉帽子上的搭扣。

“没有什么了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了。”

“你脖子上戴的这根丝带呢？”总监问。

“先生，这不是首饰，这是一件圣物。”

“给我。”

“怎么！你一定要？”

“我接到的命令是：除了你们的衣服以外，什么都不能留下。圣物并不是一件衣服。”

拉莫尔做了一个愤怒的动作。一个痛苦中还能自尊地保持平静的人做出这样一个动作，是会使这些习惯于看到犯人大吵大闹的人感到畏惧的。

可是拉莫尔几乎立刻就克制住自己。

"好吧！先生，"他说，"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要的东西。"

说罢，像是为了凑近亮光，他转过身去，取下他所谓的圣物。这是一个圆形颈饰，里面有一幅画像。他从颈饰中取出画像，放到嘴边。可是他把画像吻了好几下，装作把它掉在地上，然后用脚跟使劲地踩着，直把它踩成碎片。

"先生！……"总监说。

总监弯下腰去，想看看是不是能把拉莫尔不愿让他看到的那个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抢救出来；可是，那小巧的艺术品已经成为粉末了。

"国王要的是这件首饰，"拉莫尔说，"但他没有权利要里面的肖像。颈饰就在这里，你拿去吧！"

"先生，"博利厄说，"我要向国王控告你。"

他没有向犯人说一句辞别的话，就往外走。他真火透了，不等亲眼看到守门人锁好门，就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看守走了几步，像是要出去；见博利厄先生已经下了几级楼梯，他转回身说道："我的天，先生，幸亏我当场就向你要了一百个埃居作为允许你和你同伴说几句话的报酬；如果你不是已经给了我，总监就连同那另外三百个埃居一起要走了，那样我的良心就不允许我再为你做任何事情了。但是我已经预先拿了钱，答应了让你去见见你的同伴……来吧……一个诚实的人是不能失信的……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我，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不要谈政治。"

拉莫尔走出自己的房间，见科科纳正在中间屋子里的石板地上大步大步地来回踱着。

两个朋友紧紧拥抱在一起。

看守装着正在擦眼角，走出去替两个犯人——不，应该说主要是为了不暴露自己这种行为——望风。

"啊！你在这儿！"科科纳说，"那可恶的总监也来看过你吗？"

"就像来看你一样，我猜想。"

"他把你的东西都搜去了？"

"也像搜你一样。"

"噢！我，我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只昂利埃特的戒指，如此而

已。”

“现钱呢?”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看守,为了让他给我们安排这次见面。”

“啊!啊!”拉莫尔说,“那他得了两笔钱。”

“你也付他钱了?”

“我给了他一百个埃居。”

“我们的看守是一个无赖,那太好了!”

“大概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办到。这样就有希望,钱,我们会有的。”

“现在,你明白我们出了什么事吗?”

“明白,我们被出卖了。”

“就是被那个万恶的阿朗松公爵出卖的。我当初要拧断他的脖子是完全有道理的。”

“你认为我们的事很严重吗?”

“我怕是很严重。”

“令人担心的……是审问。”

“实不瞒你,我已经想到过这件事。”

“问你时,你怎么说?”

“你呢?”

“我,我保持沉默。”拉莫尔红着脸回答。

“你不说话?”科科纳嚷道。

“是的,如果我还有力量的话。”

“那我,”科科纳说,“如果有人来审问我!我向你保证我要说很多事情。”

“什么事情?”拉莫尔急忙问。

“噢!放心吧,是那种会使阿朗松公爵在一段时间里睡不好觉的事情。”

拉莫尔还想说什么,可是这时看守显然是听到了什么响动,跑进来,把两个朋友推进他们各自的房间,关上了门。

五五 小蜡人

查理卧病在床已经一个星期了。他发着令人萎顿的高烧，间或还伴有类似癫痫病的凶猛发作。发作时，他有时声嘶力竭地吼叫，令守护在前厅的卫士们不寒而栗，在近来经常受到恐怖的声音惊扰的古老的卢浮宫里激起深沉的回声。发作过后，他筋疲力尽，两眼无神，默默地倒在奶娘的怀中。这沉默中既含有轻蔑也含有恐惧。

母亲和儿子互相都不谈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但不主动接近，而且互相回避；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和阿朗松公爵的心里翻腾着种种险恶的念头，这一切如果详细写来，简直就同描绘一窝毒蛇在洞底攒动的丑恶场面一样。

亨利被禁闭在他那个房间里，根据他自己对查理提出的建议，谁也不准来看他，甚至包括玛格丽特。在众人的眼里，他完全失去国王的宠爱了，卡特琳娜和阿朗松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他这下子完了。亨利吃呀喝呀放心多了，但求人们把他忘掉。

宫里任何人都没有怀疑国王发病的原因。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和马齐尔，他的一个同行，认为国王是生了胃炎，总之，他们从病因到后果全搞错了。因此，他们开的镇痛药也就只能辅助勒内所指定的特殊饮料。这饮料，奶娘一天给查理亲手送来三次，已经成为他的主食。

拉莫尔和科科纳被关在万森，这情况是严格保密的。玛格丽特和内韦尔夫人曾无数次尝试和他们取得联系，哪怕传一张纸条，都没有成功。

一天早上，在这没完没了的、时好时坏的交替中，查理感到略好一点了，他想让宫里的人都进来，就像过去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那样，尽管他已无法起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从他那毫无血色的双颊，发黄的如同象牙般的额头，以及从围着黑圈的眼睛里冒出的灼热

的火焰，人们看得出那不知名的疾病使这位年轻的君王遭到多么可怕的摧残。

国王的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好奇而又关切的大臣们。

卡特琳娜、阿朗松和玛格丽特得到通知说国王正在接待廷臣。

他们三个人差不多同时走进国王的房间。卡特琳娜镇定自若，阿朗松笑容可掬，玛格丽特垂头丧气。

卡特琳娜在她儿子的床头坐下，丝毫没有注意到她儿子看她进来时的那种目光。

阿朗松走到床脚站在那里。

玛格丽特靠在一件家具上，看着哥哥苍白的额头，消瘦了的脸和深陷的眼窝，忍不住叹息一声，流下了眼泪。

什么也没有逃过查理的眼睛，他看到了这眼泪，听到了这叹息，向玛格丽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这个几乎不易察觉的暗示，使可怜的纳瓦尔王后的脸顿时开朗了。因为亨利没有来得及对她说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对她说什么。

她为丈夫焦虑不安，也为情人提心吊胆。

她并不为自己担心，她太了解拉莫尔了，知道她是可以信任他的。

"怎么样！亲爱的儿子，"卡特琳娜说，"你觉得好些了吗?"

"好多了，母亲，好多了。"

"你的医生怎么说?"

"我的医生？啊！他们真是些大学者，我的母亲。"查理笑着说。"我承认，我非常高兴听他们讨论我的病情。奶娘，给我点喝的！"

奶娘端来一杯他平时喝的饮料。

"儿子，他们让你喝的是什么?"

"噢！夫人，谁知道他们配了些什么?"国王说着连忙大口喝下了这杯饮料。

"我哥哥最需要的是能起床，晒晒太阳。他那么喜爱打猎，若能去打猎，对他一定大有好处。"弗朗索瓦说。

"是的，"查理说时露出令公爵难以捉摸的笑容。"不过上一次打

猎却给我带来很大坏处。”

查理说这番话的方式，是那么奇特，其他在场的人根本不敢参与这场谈话，谈话也就到此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廷臣们明白接见已经结束，就一个一个退了出去。

阿朗松身子动了动，想走近他哥哥，但一种内在的感觉使他欲行又止。结果他行了个礼，出去了。

玛格丽特扑向哥哥伸给她的干瘦的手，紧紧握着，吻了一下也退了出去。

“好玛尔戈！”查理喃喃地说。

只有卡特琳娜留了下来，继续坐在床头那个位子上。查理一旦单独和她在一起，就好像人们见了毒蛇要向后退缩一样，不禁向床里退缩了一下。

通过勒内的供述，也许更主要的是通过自己默默的沉思，查理已经洞悉一切，连怀疑的福气也没有了。

他非常清楚是谁，又是什么使他致死的。

当卡特琳娜走到床边，向儿子伸出和她目光一样冰冷的手时，查理恐惧得直打哆嗦。

“夫人，你还在这里？”他说。

“是的，儿子，”卡特琳娜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说吧，夫人。”查理继续往后退缩着。

“陛下，”太后说，“我刚才听你说，你的医生都是些大学者……”

“夫人，我现在还是这样说。”

“可是你病了以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没做什么……这倒是真的……可是如果你听到他们是怎样讨论的……真的，夫人，即使为了能听到这样高深的讨论，生病也是值得的。”

“好吧！儿子，你愿意听我说一件事吗？”

“什么事？你说吧，母亲！”

“好吧，我怀疑所有这些大学者都并不了解你的病！”

“真的，夫人！”

“他们也许看到一些现象，但并不知道病因。”

“这是可能的。”查理说。他心里不明白母亲究竟想说些什么。

“因此他们只是在治疗一些症状，而不是治疗真正的病根。”

“我的天！”查理吃惊地说，“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母亲。”

“那好！儿子，”卡特琳娜说，“你病得这么久，我的心过意不去，国家的利益也不允许，我怕你这样下去精神会受到影响，所以召集了一批最有学问的人。”

“夫人，是医学方面的吗？”

“不，是更深刻的技术，这种技术不只能看到人的躯体，而且能看到人的心。”

“啊！了不起的技术，夫人，”查理说，“怪不得人们不把这样的技术传授给君王们！他们的研究有结果吗？”他继续说。

“有。”

“什么结果？”

“正是我希望的；我给陛下带来了既能治好你的身体又能治好你的精神的药。”

查理哆嗦了一下，他相信母亲一定认为他活得太长了，决心有意识地结束这场由她无意中开始的事情。

“这药在哪儿？”查理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看着母亲说。

“就在病根中。”卡特琳娜回答。

“那么病根又在哪儿？”

“你听我说，儿子，”卡特琳娜说。“你是否听说过，有些暗中的敌人是用远距离杀人的办法来复仇的？”

“用剑或者毒药？”查理一面目不转睛地观察母亲毫无表情的脸一面说。

“不，用比这可靠得多、可怕得多的办法。”卡特琳娜说。

“你说说看！”

“儿子，”佛罗伦萨人问，“你相信魔术和法术吗？”

查理露出了轻蔑和不信任的笑容。

“当然相信。”他说。

“那好，你的痛苦，就是从那儿来的。”卡特琳娜兴奋地说。

“陛下有一个敌人，不敢公开反对你，而在暗中搞阴谋。他所操

纵的反对陛下的阴谋非常可怕，因为他不需要任何合谋者，而且这个阴谋的神秘的线索是抓不住的。”

“说实在的，我不信！”查理对这种说法很是反感。

“好好想一想，我的儿子，”卡特琳娜说，“你还能想起那些逃跑的计划吧，那都是为了保护凶手逃脱惩罚。”

“凶手！”查理喊道，“保护凶手！你是这样说的吗？母亲，这么说有人曾经试图谋杀我？”

卡特琳娜那闪烁的眼珠在眯缝着的眼眶里虚情假意地转了转。

“是的，儿子；你也许怀疑这一点，可是我，却是深信不疑的。”

“我从不怀疑你对我说的话。”国王酸溜溜地回答。“有人试图怎样杀害我呢？我很想知道。”

“用魔法，我的儿子。”

“你细说说，夫人。”出于反感，查理又回到了旁观者的地位。

“我要揭发的这个阴谋家……其实陛下心里已经道出了他的名字……如果他把这个计谋全部安排好了，确信能够成功，然后溜掉了，也许谁都发现不了陛下病痛的原因了。可是幸好，你的弟弟照看着你。”

“哪个弟弟？”

“你的阿朗松弟弟。”

“啊！是的，不错，我总是忘了，我有一个弟弟。”查理苦涩地笑了一下，喃喃地说，“夫人，你这是说……”

“他幸运地向陛下揭露了这阴谋的物质的方面。可是，他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他只看到阴谋的一般形迹，也就是一个年轻人想逃跑的证据；而我却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行动的证据，因为我深知这罪犯的精神面貌。”

“啊，是这样！不过，母亲，你好像是在说纳瓦尔国王？”查理说。他很想知道这佛罗伦萨人擅长的含沙射影最终指向哪里。

卡特琳娜虚伪地垂下了眼睛。

“我已经把他逮住了，并且由于刚才提到的逃跑的事而把他送到了万森。”国王继续说，“难道他的罪恶比我所设想的还要严重吗？”

“你不是一直忍受着高烧的折磨吗？”卡特琳娜问。

“是的，夫人。”查理皱着眉说。

“你感到火烧火燎的灼热在吞噬着你的五脏六腑，是吗？”

“是的，夫人。”查理回答时脸色越来越阴沉了。

“剧烈的头痛从眼部一直传到脑子，就像是箭扎的一样，是吗？”

“是的，是的，夫人；噢！我的感觉正是这样！噢！你很会描述我的病！”

“好吧！这很简单，”佛罗伦萨人说，“你看……”

她从斗篷里取出一样东西，呈到国王面前。

那是一个大约六吋高的略带黄色的蜡制小人。这蜡人里面穿着蜡制的点着金星的袍子，外面披着同样是蜡制的王家的斗篷。

“嗯！”查理问，“这个小蜡人是怎么回事？”

“你看他头上是什么。”卡特琳娜说。

“是一顶王冠。”查理回答。

“心上呢？”

“插着一根针。”

“很好，陛下，你认出这蜡人就是你吗？”

“我？”

“是的，就是你，还戴着你的王冠，披着你的斗篷，不是吗？”

“这蜡人是谁做的！”查理说。这幕喜剧已经让他厌烦了。“显然又是纳瓦尔国王？”

“不是，陛下。”

“不是，那我就不懂了。”

“我说‘不是’，那是因为陛下问的是具体制作的人，如果陛下用另一种方式提问题，我就回答‘是’了。”

查理没有回答。他极力想看到这个阴暗的灵魂里的全部想法。可是每当他以为就要看到时，它却又关上了。

“陛下，”卡特琳娜继续说，“这个蜡人是你的总检察长拉盖尔在一个人的房里找到的，此人就是你们打猎那天牵着为纳瓦尔国王准备的那匹马的人。”

“在拉莫尔先生房里？”查理说。

“正是在他房里；如果你愿意，请再看一看这根插在心上的钢针，

看一看它上面的小旗上写的字母。”

“我看到的是一个 M。”查理说。

“这就是说 Mort①,这是咒语,陛下。制作者就是这样在他插的伤口上写下他的愿望。如果他想使仇人疯狂,就像布列塔尼公爵当年对付查理六世那样,他就把针插进头部,写上 F② 而不是 M。”

“依你看! 夫人,要我完蛋的是拉莫尔先生啰?”查理九世说。

“是的;不过他只是插在心脏的匕首,在这把匕首的后面,有一只挥动它的手。”

“这就是我得病的全部原因吗? 那么,只要破除了这种法术,我的病就能根除了? 可是怎样破除呢?”查理问。“你是知道的,我的好妈妈;可是我和你相反,你一生中一直关心着这种事,而我对魔术和法术却是一窍不通。”

“制作者死了,法术自然中断,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法术破了,病就能根除。”卡特琳娜说。

“真的!”查理惊异地说。

“怎么! 你不知道吗?”

“见鬼! 我又不是巫师。”国王说。

“那么,现在,陛下相信了,是吗?”卡特琳娜说。

“相信了。”

“信任驱散了疑虑?”

“完全驱散了。”

“你说这话不是为了让我高兴吧?”

“不,母亲;是出自我内心的。”

卡特琳娜的脸开朗了。

“感谢上帝!”她大声说,好像她真的相信上帝。

“是的,感谢上帝,”查理讥讽地说。“我现在像你一样清楚是谁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因此也就清楚了我应该惩办谁。”

“我们应该惩办……”

---

① Mort 为法文字“死亡”。

② F 代表法文字 Fou,意为“疯狂”。

"拉莫尔先生;你不是说他是罪犯吗?"

"我说他是工具。"

"那好,"查理说,"首先是拉莫尔;这是最重要的。我那一次次急性发作可能会在我们周围引起危险的猜疑。现在迫切需要光亮,借助这一线光亮,事情就真相大白了。"

"那么,拉莫尔先生……?"

"我很乐意把他看成罪犯,我同意了,我们就从他开刀;如果有同谋者,他会说的。"

"对,"卡特琳娜喃喃地说,"如果他不说,可以让他说。在这方面,我有万无一失的办法。"

然后,她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高声说:

"陛下,这么说,你允许现在就开始审讯啰?"

"夫人,我希望这样,"查理回答,"而且越快越好。"

卡特琳娜握了一下儿子的手。她不明白这只手在和她握手时为何会神经质地颤抖。她走出门时也没有听到国王嘲弄的笑声,以及伴着这笑声的轻轻的诅咒声。

国王在思忖,把一个这样的女人就这样放走,是否太危险了,因为她在几个小时内干出的坏事,也许永远无法挽救。

门帘刚刚在卡特琳娜的身后放下,查理便听到身旁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回过头去,只见玛格丽特撩起了挂在通向他奶娘房间的过道口的挂毯。

玛格丽特那苍白的脸、惊慌的眼神和急促的呼吸,表明她内心异常激动。

"噢!陛下!陛下!"玛格丽特喊着,扑到她哥哥的床前。"你知道她在说谎!"

"'她'是谁?"查理问。

"听我说,查理,当然,揭露自己的母亲是可怕的;可是我已经料到,她留在你身边就是为了告他们的状。不过,我要用我的生命,用你的生命起誓,用我们两人的灵魂起誓,她在说谎!"

"告他们的状!……她告谁的状?……"

他们两人本能地把说话的声音放轻,好像他们怕听到自己的声

音似的。

“首先是亨利，你的小亨利，在这世界上，他是最爱你、最忠于你的。”

“你这样认为吗？玛尔戈？”查理说。

“噢！陛下，我深信不疑。”

“好，我也深信不疑。”查理说。

“啊！哥哥！”玛格丽特惊讶地说，“如果你也这样认为，为什么你把他抓起来，送到万森去？”

“这是他自己要求我这样做的。”

“陛下，是他自己要求的？”

“是的，亨利有些想法很古怪。也许他错了，也许他是对的；反正他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失去我的宠爱比得到我的宠爱更安全，远离我比在我身边更安全，在万森比在卢浮宫更安全。”

“啊！我明白了，”玛格丽特说，“那么他现在很安全吗？”

“见鬼！再没有比博利厄拿脑袋向我担保他更安全的了。”

“噢！谢谢，哥哥，刚才说的是亨利。可是……”

“可是什么？”查理问。

“陛下，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我不应该对他有好感，不过我终究还是有好感了。”

“这人是谁？”

“陛下，请原谅我……我不敢在哥哥面前说出他的名字，我不敢在国王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拉莫尔先生，是吗？”查理说。

“唉！”玛格丽特说，“你有一次曾经要杀他，陛下，只是靠着奇迹，他才幸免遭到你们几位君王的报复。”

“玛格丽特，那时他只犯下了一个罪行，而现在他又犯下了第二个罪行。”

“陛下，他没有犯下这第二个罪行。”

“可是，可怜的玛尔戈，”查理说，“你没有听见刚才我们的母亲所说的话吗？”

“噢！我已经对你说了，查理，”玛格丽特又压低了嗓音，“我已经

告诉了你：她在说谎。”

“你也许还不知道在拉莫尔房里找到了一个小蜡人。”

“我知道，哥哥，我知道。”

“这蜡人的心上插着一根针，针上还有一面写着 M 的小旗？”

“这我也知道。”

“小蜡人的肩上还披着一件王家的斗篷，头上戴着王冠？”

“这些我都知道。”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要说的是，这个肩披王家斗篷、头戴王冠的小蜡人代表的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

“啊！”查理说，“那这插在心上的针呢？”

“这是一种法术，为的是博得这女人的爱，而不是要害死一个男人的妖术。”

“那这个 M 字母呢？”

“这字母，并不像太后说的代表着 Mort。”

“那代表什么？”查理问。

“这……这代表着拉莫尔先生所爱的一个女人的名字。”

“这女人叫什么？”

“这女人叫玛格丽特，哥哥。”纳瓦尔王后说着跪在国王的床前，双手紧握住国王的手，把流满泪水的脸靠在这只手上。

“妹妹，轻声些！”查理蹙紧双眉，用他闪亮的眼睛环视着周围说，“既然你偷听到别人的话，那么别人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噢！管他呢！”玛格丽特抬起头来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听好了！我要在所有的人面前宣布：利用一个绅士的爱情，用杀人嫌疑来玷污他的名声，是可耻的。”

“玛尔戈，如果我告诉你，我像你一样地清楚事实的真相，你会怎样想呢？”

“哥哥！”

“如果我告诉你拉莫尔是无辜的，你怎样想呢？”

“你知道这一切？”

“如果我告诉你我还知道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真正的罪犯!”玛格丽特喊道,“这么说,这真是一个犯罪事件?”

“是的,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罪行是犯下了。”

“对你?”

“对我。”

“这不可能。”

“不可能? ……玛尔戈,你看看我。”

这年轻的妇女看着她哥哥,见他如此苍白,不由得一阵战栗。

“玛尔戈,我活不了三个月啦。”查理说。

“你,我的哥哥! 你,我的查理!”她喊道。

“玛尔戈,我中了毒。”

玛格丽特惊叫了一声。

“可是你不要声张,”查理说,“必须让人们相信我是死于法术。”

“你知道真正的罪犯?”

“我知道。”

“你说是拉莫尔?”

“不,不是他。”

“肯定也不是亨利……上帝! 难道是……?”

“谁?”

“我弟弟……阿朗松? ……”玛格丽特喃喃地说。

“还可能是谁呢?”

“还可能,还可能……”玛格丽特压低了嗓音,像是害怕自己说出来的话。“还可能……是我们的母亲?”

查理没有吭声。

玛格丽特看着他,从他的目光里得到了她寻找的回答,她跪着的身子倒在一把扶手椅上。

“噢!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她喃喃地说,“这不可能!”

“不可能!”查理尖声地笑着说,“可是勒内不在这儿,否则他会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他,勒内?”

“是的。譬如,他会告诉你:有一个他不敢违抗的女人向他要一本藏在他书柜里的关于打猎的书,把一种烈性毒药洒在书页上,用来

对付某个人，我不知道是对付谁；可是若不是出于偶然，就是出于上帝的惩罚，这本书却使另一个人中了毒。尽管勒内不在，如果你想看这本书的话，它就在那儿，在我的兵器室，上面有佛罗伦萨人亲手写的字，你可以看到，这本含有足可毒死二十个人的毒药的书，是他亲手交给他的同胞的。”

“轻一点，查理，现在是你该轻声些了。”玛格丽特说。

“你现在也看到必须要让人们相信我是中法术而死的。”

“但这样做是不公道的，是丑恶的！我求求你！求求你！你知道他是无辜的。”

“是的，我知道，可是必须让人相信他是罪犯。忍受着你的情人死亡的痛苦吧，这和挽救法国王室的荣誉相比还是件小事。为了让这个秘密和我一起消失，我完全可以忍受死亡的痛苦。”

玛格丽特低下了头。她知道再也没有办法求国王使拉莫尔得救，便哭着离去。现在，她没有其他希望，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了。

在这段时间里，果然不出查理所料，卡特琳娜没有浪费一分钟，她正在给总检察长拉盖尔写一封信。这封信被历史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才使这血淋淋的事件的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

检察官先生：

今晚人们肯定地告诉我：拉莫尔犯下了亵渎行为。在他的巴黎住处，找到了很多脏东西，例如书和文件。我请你召见首席大法官，尽快审查小蜡人案件，他们在蜡人心上插了一根针，以此谋害国王。

卡特琳娜①

① 照原件抄录。——大仲马原注

五六　看不见的盾牌

就在卡特琳娜写了上述信件的第二天，总监带了一支最壮观的随行队伍来到科科纳的房里，这支队伍包括两个持戟步兵和四个穿黑袍[①] 的人。

科科纳被带到楼下那个大厅里，拉盖尔检察长和两个法官在那儿等着他，准备根据卡特琳娜的谕旨审讯他。

在监狱里度过的一周中，科科纳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另外，承蒙看守的照顾，他和拉莫尔每天还能小聚一会儿。尽管看守对他们只字未提，但看来他为他们准备这种意想不到的愉快，很可能并非完全出于他的慈悲。另外，科科纳和拉莫尔还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做法，那就是要矢口否认。因此科科纳深信，只要放机灵些，他的案子会向最好的方面转化。对他们的控告并不比对别人的更严重。亨利和玛格丽特并没有试图逃跑。既然主犯可以逍遥自在，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被牵连进这桩案子里来。科科纳还不知道亨利就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堡里，他只是从看守的宽容态度感觉到自己受到什么人的保护，他把这种保护称做“看不见的盾牌”。

迄今为止，审讯总围绕着纳瓦尔国王企图逃跑的计划，以及他们这两位朋友在逃跑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科科纳一概都用含糊、机灵得简直有些圆滑的方式加以回答。这一次，他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种种巧妙的辩词，但是突然发现审讯改换了主题。

这次审讯的问题是：他到勒内家去过一次还是几次，在拉莫尔的唆使下参与制作过一个还是几个蜡人。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科科纳，认为这种指控远不像以前那样严

① 此处指通常穿黑袍的法官。

重，因为它不再涉及背叛国王的问题，而只是制作了一个王后的蜡像，而且这个蜡像只有几英寸，最多也不超过十英寸。

于是他十分愉快地回答说，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都已经好久不玩娃娃了。他还得意地发现，有好几次他的回答竟博得了法官们的微笑。

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诗词："我笑了，也就解除了武装。"但是用散文道出同样意思的，却已大有人在。于是科科纳以为法官们已经被他解除了一半的武装，因为他们笑了。

审问结束以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唱得那么欢畅，笑得那么响亮，殊不知这番喧闹都是给拉莫尔听的。拉莫尔自然从中得出了最好的结论。

轮到拉莫尔下楼了。就像科科纳一样，他惊讶地发现对他的指控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路线，进入了一条新的道路。人们问他是否去过勒内家。他回答他只到这个佛罗伦萨人家去过一次。然后又问他，这次拜访时，是否向勒内定做了一个蜡人。他回答是勒内给他看了一个已经做好的蜡人。接着又问他，这个蜡人是否代表一个男人。他说是代表一个女人。最后又问他做这种法术的目的是不是要害死那个男人。他说做法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女人的爱情。

这几个问题变换了上百次不同的方式问了又问；可是不管人们变着什么花样提这些问题，拉莫尔的回答始终如一。

法官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起来。面对着如此坦率的回答，他们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正在这时，检察长收到一张纸条，解决了难题。

纸条上写着：

> 如果被告否认，可以用刑。
>
> 卡

检察长把纸条揣进口袋，对拉莫尔微微一笑，彬彬有礼地让他回去。拉莫尔回牢房时心里几乎像科科纳一样地踏实，至少几乎是一样地愉快。

"我相信一切都很顺利。"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他听到几声脚步响，只见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但没有看到是谁塞的。他拿起纸条，一面心里想着这很可能是看守送来的。

看到这张纸条，一个几乎和失望同样痛苦的希望涌上他的心头；他希望纸条是玛格丽特让人送来的，自从他被监禁起来以后，他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他用颤抖的手打开这纸条。纸条上的笔迹几乎使他高兴得发狂了。

上面写着：

勇敢些，我保护着你。

“啊！只要有她保护，”拉莫尔一边嚷着一边在这张被最心爱的手接触过的纸上盖满了吻。“只要有她保护，我就得救了！”

为了让拉莫尔明白这张纸条，为了让他和科科纳对这个皮埃蒙特人所谓的“看不见的盾牌”充满信心，我们必须把读者领进那栋小小的楼房。在那楼里，一个女子半躺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昔日那一幕幕令人陶醉的幸福情景，那刚刚消散的沁人的香味，以及那许多已为忧伤所取代的往事，正折磨着她的心。

“我是王后，我有权势，我年轻，我富有，我美丽，然而我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

这女子大声嚷着：“噢！这真荒唐！”

说罢，她站起身来，来回走着；突然她停住脚步，把发烧的额头靠在冰冷的大理石上；几分钟后，她抬起头来，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叫喊着扭自己的胳膊；最后，她精疲力竭地摔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突然，把破钟街上的那套房子和蒂从街上的那套房子隔开的挂毯撩开了；只听见一件丝绸衣服摩擦细木护壁板的声音，内韦尔公爵夫人走了进来。

“噢！”玛格丽特喊道，“是你！我等你等得好不着急！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我可怜的朋友。卡特琳娜在亲自指挥审讯，此刻她还在万森。”

“勒内呢？”

“他被逮捕了。”

“你没来得及和他说话?”

“是的。”

“我们那两位犯人呢?”

“我得到了他们的消息。”

“通过看守?”

“还是通过他。”

“怎么样?”

“他们每天都能来往。前天,人家搜查了他们。拉莫尔宁愿踩碎了你的肖像也没把它交出去。”

“亲爱的拉莫尔!”

“阿尼巴尔当面嘲笑了那帮审讯他的人。”

“好样的阿尼巴尔!后来呢?”

“今天早上,人家追问他们国王逃跑的事和回纳瓦尔叛乱的计划,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噢!我知道他们会保持沉默的;不过不管说还是不说,都会要了他们的命的。”

“是的,不过我们会救出他们来的。”

“我们的计划你考虑了吗?”

“我昨天才着手做这件事。”

“怎么样?”

“我刚和博利厄谈判好。啊!我亲爱的王后,这个人多么难办,多么贪心啊!他要一个人的命,还要三十万埃居。”

“你说他很难办,很贪心……可是他只要一个人的命和三十万埃居……这算不了什么!”

“算不了什么……三十万埃居?……把你所有的首饰和我所有的首饰加起来也不够。”

“噢!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纳瓦尔国王会出钱的,阿朗松公爵会出钱的,我查理哥哥会出钱的,不然……”

“得了!你简直像个疯子。告诉你,我有,我有三十万埃居。”

“你有?”

“对，我有。”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

“啊！我有就是了。”

“这是个秘密吗？”

“对别人是，对你可不是。”

“噢！我的上帝！”眼泪还没干的玛格丽特笑着说，“你是偷来的？”

“你来评论评论吧。”

“你说说看。”

“你还记得那个讨厌的楠图耶吗？”

“那个放高利贷的大富翁？”

“可以这么说。”

“怎么样？”

“有一天，这个大富翁看到一位金黄色头发、绿眼睛的女人走过，她头饰上有三颗红宝石，一颗在前额，还有两颗在太阳穴；这头饰她戴着是那样合适，这大富翁，这高利贷者不知道这女人是位公爵夫人，他大声喊道：‘如果能吻一下这三颗红宝石，我一定让每颗红宝石孵出一颗价值十万埃居的钻石来！’”

“后来呢？昂利埃特？”

“我亲爱的，钻石孵出来了！而且变卖了。”

“噢！昂利埃特！昂利埃特！”玛格丽特喃喃地说。

“你看！”公爵夫人嚷道。她那既天真又崇高的不以为耻的声调，表现了她那个时代，也表现了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你看！我多么爱阿尼巴尔！”

“是的，”玛格丽特羞红了脸笑着说，“你很爱他，甚至爱得过分了。”

然而，她还是紧紧握了握昂利埃特的手。

“就这样，”昂利埃特继续说，“靠着这三颗钻石，三十万埃居和一个人都准备好了。”

“一个人？什么人？”

“要杀掉的人：你忘了必须杀掉一个人。”

“你找到这样的人了吗?”

“找到了。”

“以同样的代价?”玛格丽特微笑着问。

“以同样的代价,那我能找到一千个!”昂利埃特回答,“不,不,老老实实地花了五百埃居。”

“五百埃居你就能找到一个替死的人?”

“你说什么呀! 是为了让他活得更好。”

“我亲爱的朋友,我简直弄不明白你了。快说清楚吧,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下,猜谜可是太浪费时间了。”

“好吧,你听着:看守拉莫尔和科科纳的那个狱卒是一个老兵,他很了解受伤是怎么回事;他愿意帮助我们救出我们的朋友,可是他又不想丢掉他的职位。巧妙地给他插上一刀倒挺合适;我们给他一笔报酬,国家也会给他一笔赔偿。这样,他就能得到两笔钱,去重温那鹈鹕的① 寓言。”

“可是,”玛格丽特说,“这一刀……”

“放心好了,阿尼巴尔会完成的。”

“这倒是,”玛格丽特笑着说,“他用刀呀剑呀给了拉莫尔三下,拉莫尔也没有死;所以人们总应该有理由存在希望。”

“坏包儿! 你这样我可不说下去了。”

“噢! 别,别,我求求你,快说下去,我们该怎么救他们呢?”

“好吧! 是这么回事:在这座城堡里,只有小教堂是外界女子可以去的地方。人们把我们藏在祭坛后面;在祭坛的桌布下,放着两把匕首;圣器室的门事先就打开;科科纳用刀刺看守,看守装死倒下,我们便马上从祭坛后面出来,给我们各自的朋友披上斗篷;然后我们一起从圣器室的小门逃走;我们知道口令,可以不受阻拦地出去。”

“出去以后呢?”

“两匹马在门口等着他们;他们跳上马,离开法兰西岛② 去洛林。到那儿以后,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悄悄回来一趟。”

---

① 根据法国寓言,鹈鹕是父爱的象征,这里用来说明狱卒将来可以回家安享晚年。

② 法兰西岛,即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西岱岛。此处指巴黎地区。

“噢！你给了我生命！”玛格丽特说，“那我们可以救他们了？”

“我几乎可以担保。”

“很快就可以吗？”

“当然啰！三四天以后，博利厄会通知我们的。”

“可是，如果有人看到你出现在万森一带，可能会毁了我们的计划的。”

“你想怎么会有人认得出我呢？我出门时戴着修女的头巾，甚至鼻尖也不露出来。”

“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我知道，该死的！就像我可怜的阿尼巴尔常说的那样。”

“纳瓦尔国王呢？你有他的消息吗？”

“我也没有忘记他。”

“他怎么样？”

“看起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他又笑，又唱，吃得又好，只要求一件事，就是把他关得严严的。”

“他做得对。我母亲怎么样？”

“我刚才说过了，她在尽一切可能推动这场审讯。”

“可是，可是她一点也没有怀疑我们吗？”

“你想她怎么会怀疑什么呢？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希望保守这个秘密。啊！我听说她已经通知巴黎的法官们，要他们随时准备好。”

“昂利埃特，我们要赶快行动。如果我们可怜的犯人们转移了监狱，那就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

“放心吧，我像你一样希望他们得到自由。”

“噢！是的，我当然知道，谢谢，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再见，玛格丽特，再见。我又要去开始行动了。”

“博利厄可靠吗？”

“我想是可靠的。”

“那看守呢？”

“他亲口答应的。”

“那两匹马呢？”

“是内韦尔公爵马厩里最好的马。”

“我真佩服你，昂利埃特。”

玛格丽特扑上前去拥抱了她的朋友，然后这两个女人便分手了。她们约好第二天再见。她们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会面。被科科纳非常恰当地称做他的“看不见的盾牌”的，就是这两个迷人而又忠诚的女人。

五七 法 官

“好呀，我的朋友，”当两伙伴在第一次提到小蜡人的那次审讯以后重又聚会的时候，科科纳对拉莫尔说，“看来一切都进行得让人满意，那些法官们很快就会把我们放弃了。这种诊断方法和医生的诊断方法真是完全相反；医生放弃病人，是因为他已经无法挽救病人了；可是与此恰恰相反，法官放弃被告，却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希望取得他的脑袋。”

“是的，”拉莫尔说，“看守对我们那么有礼貌，那么客气，门禁又那么通人情，从这一切我早已看出我们高贵的朋友们的神通。可是我摸不透博利厄先生，至少他不像人们对我说过的那样。”

“我可是把他摸透了，”科科纳说，“只是这要花很多钱；不过管它呢！一位是公主，一位是王后，她们都有的是钱，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来花她们的钱呢。现在，让我们温习一遍我们的计划：人们把我们带到小教堂，只留下看守看着我们，我们在指定的地点每人拿一把匕首，我在看守的肚子上扎一个窟窿……”

“噢！不要扎在肚子上，这样他就得不到五百个埃居了；扎在胳膊上。”

“啊！是的；不过扎在胳膊上可就毁掉他了；可怜的人！人家一定会看出来这是手下留情，我就看得出来。不，不，扎在右肋，巧妙地沿着肋骨滑过去，这样又像真的，又没危险。”

“好，就这样；然后呢……”

“然后你用凳子顶上大门，那时我们的公主们就会从她们藏身的祭台后面跑出来，昂利埃特去打开小门。啊！说实在的，我今天可是真爱上了昂利埃特，想必是由于她对我做了不忠的事我才这样重新爱她的吧！”

“接着，”拉莫尔用通过嘴唇发出的音乐似的颤动的声音说，“接

着我们就进入森林。我们各自得到心上人一个甜美的吻。这不但给我们带来欢乐,而且给我们带来力量。阿尼巴尔,你想像得出我们心情微微有些紧张,俯身在马背上疾驰的情景吗?噢!在大自然里,当人们挎着出鞘的利剑,高呼着'胜利',用马刺夹着骏马,那骏马每次听到喊声就腾跃、飞奔的时候,连恐惧也是美好的!"

"是的,"科科纳说,"但是,拉莫尔,关在囚室里的恐惧,你能说出是什么滋味吗?我能说得出,因为我感受过。当那个脸色灰白的博利厄第一次走进我房间时,在他背后的阴暗处,槊在闪亮,铁器互相磕碰,铿锵作响。我向你发誓,我立即想起了阿朗松公爵。我料想在那两个持槊的丑恶的脑袋中间会出现阿朗松的丑恶的面孔。我错了,这使我安心了一点;可是我并没有完全摆脱他:夜晚来临的时候,我又梦见了他。"

"她们什么都想到了,甚至是我们隐居的地点。"拉莫尔并没有跟随着朋友的思路,而是继续漫游在自己美好的幻想中。"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去洛林。说真的,我更愿意去纳瓦尔;到了纳瓦尔,我就到了她家里;不过纳瓦尔太远了,南锡[1] 更好些。那儿离巴黎只有三百二十公里的路程。阿尼巴尔,我将带着一种遗憾的感情离开这儿,你知道吗?"

"啊!说心里话……我不知道……我得承认,我可把一切遗憾都留在这儿了。"

"我遗憾的是不能把这好样的看守一起带走,而不……"

"可是他不愿意,"科科纳说,"那样他损失太大了:你想呀,他能从我们这儿得到五百埃居,政府还要给他赔偿,也许会提升;这家伙,恨不能我把他杀了,他才过得好呢!……可是……你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

"看来这个想法不大吉祥,因为你的脸色变得煞白。"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领我们到那小教堂去。"

"让我们过复活节呗!"科科纳说,"好像该是到时候了。"

"可是,"拉莫尔说,"按照惯例,人们是只带要判死刑或者酷刑的

---

① 南锡,法国城市。位于巴黎东面。

犯人去教堂的。"

"噢！噢！"科科纳的脸也略略变了色。"这倒要引起注意。让我们问问我很快就要捅他一刀的那个人。喂！拿钥匙的，我的朋友！"

"先生叫我吗？"狱卒说。他正在楼梯口望风。

"是的，你来一下。"

"我来了。"

"已经说定，我们从小教堂逃跑，是吗？"

"嘘！"拿钥匙的人惊慌地环视了一下周围。

"放心，没有人偷听我们谈话。"

"是的，先生，是从小教堂。"

"这么说，人们要把我们带到教堂去？"

"当然，这是惯例。"

"惯例？"

"是的，判死刑以后，照例总要允许犯人在教堂里过夜。"

科科纳和拉莫尔不寒而栗，面面相觑。

"你认为要判我们死刑啰？"

"当然啰……你们也一样，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怎么！我们也这样认为？"拉莫尔说。

"当然啰……如果你们不这样认为！就不会准备逃跑了。"

"你看他说得很有道理。"科科纳对拉莫尔说。

"是的……我知道了，至少现在知道了，看来我们是在冒很大的风险。"

"我也一样！"看守说，"你以为我就不冒风险吗？……如果先生一激动失了手！"

"唉！该死的！能够不同别的手而是同这只手打交道，不挨别的匕首而是挨这把匕首，我宁愿处在你的地位！"科科纳缓缓地说。

"判死刑！"拉莫尔轻声说，"这不可能！"

"不可能！"看守天真地说，"为什么？"

"嘘！"科科纳说，"我听到有人开楼下的门。"

"真的，"看守急忙说，"快回去，先生们，快回去！"

"你知道什么时候进行判决？"拉莫尔问。

“最晚是明天。不过放心好了,会预先通知的。”

“那么让我们拥抱一下,在这儿告别吧。”

两个朋友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各自回房,拉莫尔叹着气,科科纳唱着歌。

直到晚上七点钟,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阴沉沉、雨蒙蒙的夜晚降临到万森城堡的主塔,真是个越狱的良宵。人们给科科纳送来了晚餐。他一面像平时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面想着他即将被这敲打着墙壁的雨天淋湿的乐趣。当他已经打算在这低沉而又单调的风声中睡去时,突然感到这风声与往常有些异样——最近他经常怀着入狱前从未有过的忧郁的心情倾听风声——炉火也比平常呼响得更凶。每当楼上某个囚室的门打开了,尤其是对面的囚室的门打开了,就发生这种现象。阿尼巴尔总是一听到这种风声就知道看守要来了,因为这风声说明他刚从拉莫尔的房里出来。

可是这一次,科科纳白白地伸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谁也没有进来。

“真奇怪,”科科纳说,“有人开了拉莫尔的门,但却不来开我的门。莫非是拉莫尔召唤人进去的?难道他病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一个犯人来说,一切都是令人怀疑和担心的,同时一切也都是令人高兴和充满希望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科科纳不管那些,正开始入睡,开锁声把他惊吓得跳了起来。

“噢!噢!”他说,“难道已经到了动身的时候了?难道人们不等判决就要把我带到教堂去了?该死的!这样的夜晚逃跑倒是件愉快的事,天黑得像在烘炉里一样;但愿马的眼睛能看得清路。”

他兴冲冲地正打算问那拿钥匙的人,只见那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紧转着一双富有表情的眼睛。

果然,看守的身后可以听到响声,还能看到人影。

突然,他发现在黑暗处有两顶钢盔,冒着烟的烛火在每一顶钢盔上映出一小片金光。

“噢!噢!”他低声问,“这班凶神恶煞来干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看守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极像是一声呻吟。

“该死的！”科科纳喃喃地说，“这倒霉的日子！总是两个极端，从来踏不着坚实的土地！不是沉在百丈深水中，就是浮在云层上，反正没有居中的时候。喂，我们要去哪儿？”

“跟着这些持戟的步兵，先生。”一个沉浊的声音回答。科科纳这才知道，除了那几个士兵以外，还有一个执达吏同来。

“拉莫尔先生呢？”皮埃蒙特人问，“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跟士兵走。”这沉浊的声音以同样的声调又重复了一遍。

命令只好服从。科科纳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看见了说话声音使他感到很不愉快的穿黑袍的男人。这是一个矮小而又驼背的法院记录员。他当上“穿袍人士”显然也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的罗圈腿。

他缓慢地走下螺旋形的楼梯。下到二层楼，士兵们站住了。

“已经下了好几层，”科科纳喃喃地说，“可是还没到地方。”

门打开了。科科纳有着猞猁的目光和猎狗的嗅觉；他嗅出了法官的味道，而且看到阴暗处有一个光膀子的男人的身影，这使他额头上顿时冒出了汗珠。可是他依然做出笑容可掬的样子，按照当时流行的气派，把头偏向左边，一只手叉着腰，走进大厅。

有人撩起挂毯，科科纳果然看到了一帮法官和记录员。

离这些法官和记录员几步远，拉莫尔坐在一张凳子上。

科科纳被带到审判台前。走到法官面前，科科纳站住了，向拉莫尔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向他致意，然后就等待着。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庭长问道。

“玛尔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绅士风度翩翩地回答，“蒙庞吉埃、什诺等地的伯爵。不过我想你是知道我们的身份的。”

“出生在何地？”

“絮兹附近的圣科隆邦。”

“多大年龄？”

“二十七岁零三个月。”

“好。”庭长说。

“看来他感到很满意。”科科纳喃喃地说。

“现在，”庭长停了一会儿，让记录员把被告的回答记下来以后，

又接着问，“你离开阿朗松先生目的何在？”

“为了和我的朋友拉莫尔先生在一起，他就在这儿。我离开阿朗松先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他好几天了。”

“你在那次打猎中干什么来着？”

“我在打猎呀！”科科纳回答。

“那时国王也在打猎，他就是在这次打猎中第一次感受到直到现在还在折磨他的病痛的。”

“至于这一点，我因不在国王身边，所以没什么说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受到什么病痛的折磨。”

法官们露出不信任的微笑互相看了一眼。

“啊！你不知道？”庭长说。

“是的，先生，我为此深感遗憾。尽管法国国王并不是我的国王，但我对他是很有好感的。”

“真的？”

“我可以起誓！他不像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这个人，我承认……”

“现在谈的不是阿朗松公爵，先生，而是国王陛下。”

“好吧，我已经说了，我是他谦卑的仆人。”科科纳十分放肆地左右摇晃着身子回答。

“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样是陛下的仆人，先生，你是否愿意谈谈你所知道的那个法术——小蜡人的情况呢？”

“啊！好！看来我们又转到小蜡人的故事上来了，是吗？”

“是的，先生，这使你很不高兴吧？”

“一点也不，正相反；我巴不得这样。请问吧。”

“为什么这个小蜡人在拉莫尔的房间里？”

“在拉莫尔的房间里？你是想说在勒内的家里吧？”

“这么说，你承认蜡像确实存在？”

“当然啰。只要你们拿给我看。”

“这就是，你认识吗？”

“正是这个。”

“记录员，”庭长说，“写上被告承认在拉莫尔先生房中见到过这

蜡人。”

“不对，不对，”科科纳说，“别搞错了，是在勒内家里看到的。”

“在勒内家！就算这样吧！哪一天？”

“拉莫尔先生和我一起去的那一天。”

“你承认你和拉莫尔先生一起去过勒内家？”

“这个难道我隐瞒过吗？”

“记录员，记下被告承认曾去勒内家施弄魔法。”

“嗨！说什么！你说什么呀！庭长先生，请你别这样激动，我可没有这样说过。”

“你否认你去勒内家施弄魔法？”

“我否认。魔法是偶然发生的，并不是事先想好的。”

“可是施弄魔法一事还是存在的？”

“我不能否认有过一点类似施魔法那样的事情。”

“记录员，记下被告承认他曾去勒内家施弄魔法加害国王的性命。”

“什么！加害国王的性命！这是可耻的谎言。从来没有施弄过什么加害国王性命的魔法。”

“先生，你们看到了吧，”拉莫尔说。

“住口！”庭长说着转向记录员，“加害国王的性命，”他继续说，“写上了吗？”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科科纳说，“再说那小蜡人也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人。”

“怎么样！先生们！我是怎样对你们说的？”拉莫尔接着说。

“拉莫尔先生，”庭长说，“问到你，你再回答。别打断对别人的审讯。”

“那么，你说是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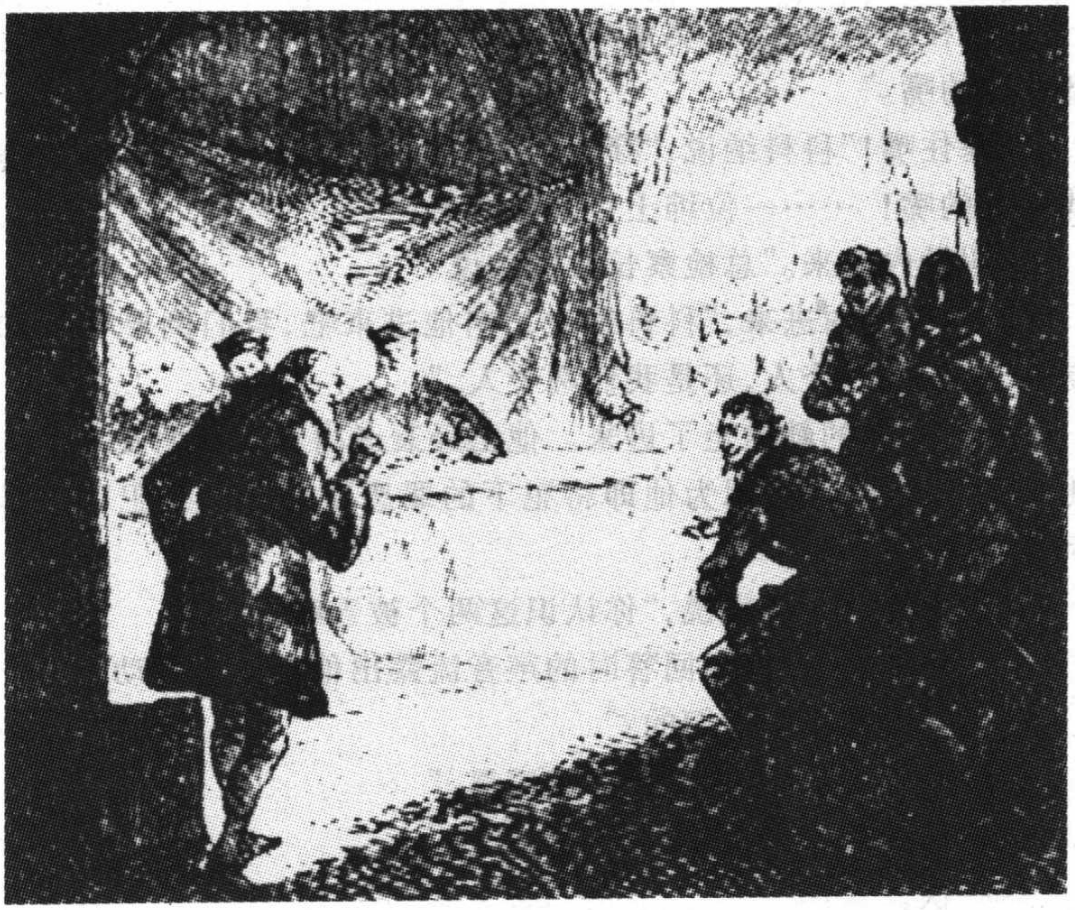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那她为什么戴着王冠，穿着王家的斗篷？”

“见鬼！”科科纳说，“这很简单，因为她是……”

拉莫尔站起来，把手指放在嘴上。

“这很对！”科科纳说，“既然这件事与这些先生们毫无关系，我还



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坚持说这个蜡人是一个女人的像吗?"

"是的,肯定是的,我坚持。"

"你拒绝说出这女人是谁?"

"是我家乡的一个女人,"拉莫尔说,"我爱她,也希望她爱我。"

"现在不是问你,拉莫尔先生,"庭长喊道,"你住口,否则就让人塞住你的嘴。"

"塞住嘴!"科科纳说,"穿黑袍的先生,你怎么这样说话? 要塞住我朋友的嘴! ……一位绅士! 去你的吧!"

"叫勒内进来。"总检察长拉盖尔说。

"对,叫勒内进来,"科科纳说,"叫他进来吧,我们倒要看看谁说得对,是你们三个人,还是我们两个人。"

脸色苍白的勒内走了进来。他已经衰老得叫两位朋友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弯着腰,因为他即将犯下的罪恶要比他以往犯下的罪恶沉重得多。

"勒内师傅,"法官说,"你认识这两个被告吗?"

"认识,先生。"勒内回答时的声音流露出他内心的激动。

"是在哪儿见到他们的?"

"在好几个地方,主要是在我家里。"

"他们到你家去过几次?"

"一次。"

勒内说到这儿,科科纳的脸开朗了,而拉莫尔的脸却更阴沉,好像他又有了预感。

"他们为什么到你家去?"

勒内好像犹豫了一下。

"为了向我要一个蜡人。"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勒内先生,"科科纳说,"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安静!"庭长说。然后,他又转向勒内继续说:"这个蜡人是个男子的像还是女子的像?"

"男人的。"勒内回答。

科科纳像触电似的蹦了起来。

“男人!”他说。

“男人。”勒内重复道,不过声音轻得几乎连庭长也听不到。

“为什么这男人的蜡像披着王家的斗篷,戴着王冠?”

“因为蜡像代表一个国王。”

“可耻的说谎者!”科科纳愤怒地喊道。

“住口,科科纳,住口!”拉莫尔制止了他。“让这个人说下去,谁都有权出卖自己的灵魂。”

“可是没有权利出卖别人的肉体,该死的!”

“那么在蜡人心口上插着一根钢针,还有一面写着 M 字母的小旗,意味着什么?”

“针象征着剑或者匕首,字母 M 意味着 Mort。”

科科纳跳起来想扼死勒内,四个士兵按住了他。

“很好。”检察长拉盖尔说。“法庭已经审讯完毕,把犯人带到候审室。”

“可是,我不能容忍这样的诬告而不加反驳。”科科纳喊道。

“反驳吧,先生,没有人禁止你。卫士们,听到了没有?”

卫士走向两名被告,把他们带出去,拉莫尔走一扇门,科科纳走另一扇门。

然后检察长向科科纳看到的那个在暗处站着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对他说:

“师傅,你别走开,今晚有你的事干了。”

“先生,我先对付哪一个?”那汉子恭敬地把帽子拿在手里问道。

“先从这一个,”庭长指着拉莫尔说,这时还能在两名卫士之间看到他的背影。

说罢,他朝勒内走去,后者浑身哆嗦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人们把他带到关他的夏特莱监狱去。

“很好,先生,”庭长说,“放心吧,太后和国王会知道:全靠你,他们才承认了事实。”

可是这句话不但没有给勒内增添力量,倒像是使他感到恐惧。他没有答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五八 夹 刑

直到人家把他带进一间新的囚室，把门锁上以后，被人丢下的科科纳才停止了他对法官的斗争和对勒内的愤慨，开始忧心忡忡地思索起来。

“看来事情正向最坏的方面转化，”他自言自语道，“是去小教堂的时候了。我对判处死刑是有所提防的，因为毫无疑问此刻人们正在忙于定我们死刑。我特别要提防在某个城堡里，当着这些丑恶的人的面，秘密宣判我们死刑。有人当真要砍掉我们的脑袋，嗯！嗯……我还是这么说，是去小教堂的时候了。”

他轻声说完这番话以后，就陷入了沉默。突然，一阵低沉、压抑、简直不像是人发出的叫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这叫声似乎把厚厚的墙壁都刺穿了，连他窗上的窗棂都在震颤。

科科纳不由得一阵战栗，尽管他是个非常勇敢、天性犹如猛兽般的男子汉。科科纳一动不动地呆在他听到呻吟的地方，他难以相信人嘴里能发出这样的呻吟，还以为是树林里的风声，或者是夜间从天堂落下、从地狱升到人世的那千百种声响中的一种。正在这时，又一声更痛苦、更深沉、更令人心碎的呻吟传到科科纳的耳中。这一次，他不仅清楚地辨别出这是人发出的痛苦的呐喊，而且还听出这是拉莫尔的声音。

听到这喊声，皮埃蒙特人忘了在他们中间隔着两道门、三重铁栅和一堵十二法尺厚的墙壁；他用全身的重量向这堵厚墙冲过去，好像要把它推倒，飞去救那受害者，一面高喊着“这儿在杀人吗？”

可是他撞在这堵自己没有去细想的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倒在一条石凳上。这就是他行动的全部结果。

“噢！他们把他杀了！”他喃喃地说，“真可恶！可是在这儿又没法自卫……一件武器也没有。”

他伸出双手,四处摸索着。

"啊! 这铁环,"他喊道,"我要把它拔下来。谁敢接近我,我就砸死他!"

科科纳站起来,抓住铁环,刚猛摇了一下那铁环就晃动了,显然,再这样摇两下,就能把它拔下来。

可是突然门打开了,两支烛光照亮了囚房。

"来,先生,"又是那个很沉浊的声音说。这声音今天早些时候已经使科科纳感到特别的不愉快,现在从三层楼下面一直传到他的耳边,看来也并没有获得它所缺少的美感。"快来,先生,法庭在等着你。"

"好,"科科纳说着放下了铁环。"要我去听判决,是吗?"

"是的,先生。"

"噢! 我可松了一口气了。走吧!"他说。

他跟着执达吏。后者跨着刻板的步子,手里拿着黑棍。

尽管科科纳一上来表示很满意,但一路上他还是向左右前后投去忧虑的目光。

"噢! 噢!"他喃喃地说,"我没看到那位好心的看守;我承认我很希望能见到他。"

走进审问室,这时法官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男人站在那儿。科科纳认出他就是检察长。这位检察长已经多次在法庭上提问,而且总是怀着显而易见的恶意。

卡特琳娜有时用书信、有时是亲口再三嘱咐如何审讯的那个人,正是这位检察长。

通过撩起的挂帘,可以看到这房间里面的一些情况。屋子的深处是一片漆黑,可是在有亮光的那一部分,却是一片可怕的情景,使科科纳感到两腿发颤,不禁喊道:

"噢! 我的上帝!"

科科纳发出这恐怖的叫声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景象的确是太阴森了。在开庭审讯时,被挂帘遮住的那一部分现在亮出来了,它简直就像是地狱的门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木制三脚架,上面拴着绳子、滑轮和其他

刑具。稍远一点是一个燃烧着的炭炉，火苗把周围的东西都照得通红，那就使科科纳和炉火之间的人的影子显得更加阴暗了。在一根撑着屋顶的支柱旁边，站着一个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绳子。

他就像他倚着的那根柱子一样是石头做的。在石凳后面的墙上，一个个铁环之间挂着链条和闪闪发亮的刀。

“噢！”科科纳喃喃地说，“刑房都准备好了。看来就等人来受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跪下，玛尔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绅士闻声抬起头来，“跪下听法庭对你们的判决！”

对这样的命令阿尼巴尔本能地要做出反抗。

可是，他正想发作，两个大汉上来把手压在他的肩上；这一着来得那么突然，分量又那么大，按得他双腿跪倒在石板地上。

那声音念道：

“今证实玛尔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犯有亵渎君主罪，放毒罪，以巫术、妖术加害国王罪，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唆使一位王族叛逆罪……”

每列举一条罪名，科科纳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小学生似的摇一下头。

法官继续念道：

“为此，本法庭宣判：将玛尔克－阿尼巴尔·德·科科纳从监狱押往格莱夫的圣约翰广场斩首；没收其全部财产，将其家大树在根以上六法尺处砍断，将其府邸全部摧毁，并在空地上立一柱，以铜牌记载其罪行以及对他的惩罚。”

“我的头，你们可以砍掉，”科科纳说，“因为它在法国，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风险。可是，至于我的树林和我的别墅，我敢说你们调动这个基督教王国的全部锯子和斧子都啃不动。”

“肃静！”法官说罢，又念下去：

“此外……”

“什么？！”科科纳打断他的话说，“难道杀头以后还要对我搞什么名堂？噢！噢！我看这太过分了！”

“不，先生，”法官说，“是在杀头之前……”

他接着说：

“此外，在处决之前，科科纳还要受十个楔子的非常刑讯。”

科科纳跳了起来，用冒火的眼睛瞪着法官。

“为什么要这样？”他喊道。除了用这句天真的问话，他找不到别的语言来表达涌现到他脑子里的种种思想。

真的，这次刑讯使科科纳完全失去了希望；他必须受完了刑才被带到教堂去，而人们经常在受刑过程中就死去了。越是勇敢、坚强的人越容易死，因为这样的人认为认罪是懦弱的表现，而越不认罪，就越要用刑，甚至加倍用刑。

法官无须乎回答科科纳，因为判决书的下文回答了科科纳的问题。他只是继续往下念：

“目的是迫使其详细招供出他的同伙和阴谋诡计。”

“该死的，”科科纳喊道，“我说这就是卑鄙；不只是卑鄙，而且是怯懦。”

这位法官对受害者的愤怒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他知道痛苦很快就会把这种愤怒化为眼泪而平息下去的，所以他只是无动于衷地做了一个手势。

科科纳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动手的是些什么人，就被抓住双脚和双肩，翻倒在地，然后抬去躺着绑在刑床上。

“你们这群混蛋！”科科纳吼着。他气愤到了极点，使劲摇晃着木板和支架，连那些用刑的人也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你们这群混蛋！我可以发誓，你们拷问吧，就是把我撕成块、压成泥，你们也不会知道什么的。啊！你们以为用木棍和铁块就能让我这样一个世家子弟开口吗?！你们试试看吧！我向你们挑战。”

“记录员，准备记录。”法官说。

“好！你准备着吧！”科科纳吼着。“如果你把我说的全写下来，无耻的刽子手，你们就有事干了。写吧，写吧！”

“你要交待吗？”法官用他那平静的语调说。

“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见你们的鬼去吧！”

“先生，在他们做准备的这段时间里，你好好想一想。开始吧，师

傅！给这位先生穿上木鞋！"

听到吩咐，始终站在木柱子旁边、手中拿着绳子的那个人慢步走近科科纳。科科纳转身来要对他做个厌恶的表示。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卡博什师傅，巴黎大法院的刽子手。

科科纳脸上露出了痛苦的惊讶表情；他没有叫，也没有挣扎，而是呆住了；他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已经被他遗忘而在这种时刻又突然出现的这个朋友的脸。

可是卡博什却连脸上的肌肉也没有动一动。他好像除了在这张三脚架上就从来没有见到过科科纳。他把两块木板放在两腿之间，把另外两块放在腿的外侧，然后用他手上的绳子把这些木板捆好。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上夹板"。

一般刑讯时，在两腿中间的两块木板之间打进六个楔子。这样，被撑开的木板能夹碎皮肉。

可是在非常刑讯时要打进十个楔子，这就不只是伤皮肉，而且能夹碎骨头。

准备工作做完以后，卡博什师傅把一块楔子的尖头插在两块木板之间，手里拿着槌子，跪下一条腿，然后抬头看着法官。

"你要说什么吗？"法官问。

"不。"科科纳斩钉截铁地回答，尽管他感到额头上已沁出了汗珠，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

"既然这样，就开始吧！"法官说，"打第一个楔子。"

卡博什举起手中沉重的槌子，使劲敲打楔子，发出沉闷的响声。

木架颤动起来。

第一个楔子打进去，科科纳一声不哼，而通常这是会使最坚强的人也发出呻吟的。

而科科纳脸上惟一的表情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奇。他用惊愕的目光盯着卡博什。卡博什举起胳膊，侧身转向法官，准备继续敲打。

"你们藏在树林里是何动机？"法官问。

"为了找个树荫坐。"科科纳回答。

"继续打。"法官说。



卡博什继续敲打，发出和刚才一样的声音。

科科纳还是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双眼还是用同样的表情盯着这刽子手。

法官蹙紧了双眉。

"真是个倔强的天主教徒！"他喃喃地说。"师傅，楔子全打进去了吗？"

卡博什弯下身像是为了检查一下那楔子，可就在他弯腰时，他低声对科科纳说：

"不幸的人，你要叫喊！"

然后他直起身来：

"先生，到头了，"他说。

"下第二个，"法官冷冷地说。

卡博什一句话，科科纳全明白了。这位可敬的刽子手刚才给"他的朋友"帮了一个刽子手能对一个世家子弟所帮的最大的忙。

原来他在科科纳的双膝间打进的是皮楔子。这种楔子只是顶端有一块木头，而不是往常所用的橡木楔子。这样他不仅使科科纳避免了痛苦，也使他免去了招供的耻辱。此外，还使他保有充分的力量来对付断头台。

"啊！好样的，好卡博什，"科科纳喃喃地说，"放心吧，既然你要我叫，我这就大声叫；如果你还不满意，那你就太难办了。"

这中间，卡博什又在木板中间插进一个更大的楔子。

"打。"法官说。

听到命令，卡博什使劲往下砸，就好像他要一槌子砸垮这座万森城堡似的。

"啊！啊！喔！喔！"科科纳怪声怪调地嚷着，"天杀的！你夹碎我的骨头了，小心些！"

"哈！"法官笑着说，"第二个楔子才起作用；这种事过去也曾使我感到惊讶过。"

科科纳像风箱一样喘着气。

"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法官说。

"唉！该死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们去乘凉。"

"再打。"法官说。

"你就承认。"卡博什又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承认什么?"

"随便你承认什么,但总得承认点。"

他又使劲地捶了一下。

科科纳拼命大叫起来。

"噢！哎呀！哎呀!"他说,"先生,你想知道什么呢？是想知道我是受谁的命令到树林里去的吗?"

"是的,先生。"

"是受了阿朗松先生的命令。"

"写下来。"法官说。

"如果这样做是犯下了陷害纳瓦尔国王的罪行,"科科纳继续说,"那我只是一件工具,先生,我是受主人之命。"

记录员开始写起来。

"噢！你倒先告发了我,你这死人脸,"科科纳喃喃地说,"你等着吧,等着吧。"

他叙述了弗朗索瓦如何去拜访纳瓦尔国王,德穆伊和阿朗松先生之间的谈话,以及红斗篷的故事。他一边模模糊糊地回忆着,一边大声嚷叫着,招来一下下重重的木槌。

总之,他提供了很多可怕的材料来揭露阿朗松公爵先生;这些材料既精确,又真实,又无可辩驳。而且他装作完全是经受不住痛苦才说出真情的,装得非常之像:时而做出怪相,时而大声吼叫,时而用各种语调非常自然地埋怨着。最后,连法官也害怕起来,因为他们发现竟记下那么多有损一个法兰西王子的情节。

"好,好极了!"卡博什心想,"真是个一点就开窍的绅士。他对记录员十分慷慨。上帝！如果这楔子不是皮的,而是木头的,那会怎样呢!"

于是科科纳被免除了受最后一个楔子的痛苦。可是,他已经受了九个楔子,这足以使他的腿上到处布满伤口了。

法官不免自夸了一番他对肯于招供的科科纳表现的这点温情,然后便退席而去。

只留下受刑的人和卡博什了。

"怎么样?"卡博什问道,"我的绅士,还行吗?"

"啊! 朋友! 我的好朋友,我亲爱的卡博什!"科科纳说,"请相信我会一辈子感谢你刚才为我所做的一切。"

"哟! 先生,你说得对,要是有人知道我为你做的一切,那我就得躺在你这个位置上了,而别人对我可不会像我对你那样客气。"

"可是,你怎会想到……"

"是这样的,"卡博什一面说一面给科科纳的双腿缠上血淋淋的绷带,"我知道你被捕了,知道在审讯你,也知道了卡特琳娜太后想害死你。我猜想人们会对你用刑,所以做了准备。"

"不顾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

"先生,"卡博什说,"你是惟一肯和我握手的上等人,而我是有记忆、有心肝的,尽管我是一个刽子手,也许倒正因为我是一个刽子手呢。明天,你可以看到我会干得很利索的。"

"明天?"科科纳说。

"是的,明天。"

"干什么?"

卡博什惊讶地看着科科纳。

"怎么? 干什么? 你难道忘了对你的判决了。"

"啊! 对了,真的,对我的判决,"科科纳说,"我真把它忘了。"

事实上并不是科科纳真把它忘了,而是没有去想它。

他想的是去小教堂,桌布下面的刀子,昂利埃特和王后,圣器室的边门,等在树林里的两匹马;他想的是自由,在广阔的天地里奔跑,安全地直达法国边界。

"现在,"卡博什说,"他们要直接把你从木架上抬到驮轿上去。别忘了在所有人面前,甚至在我的助手面前,都要装出你的腿已经断了,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发出呻吟。"

"嗳哟!"见两个助手已抬着轿子来到他身边,科科纳便喊了一声。

"去吧! 去吧;勇敢些,"卡博什说,"你现在已经喊痛了,等一会儿怎么办?"

“我亲爱的卡博什，”科科纳说，“我求求你，别让你的助手们碰我，他们的手也许没有你的那样灵巧。”

“把轿子放在支架旁边。”卡博什师傅说。

两名助手这样做了，卡博什把科科纳像孩子似的抱起来，放到驮轿上，可是尽管这样小心，科科纳还是大叫起来。

那位好心的狱卒举着灯笼出现了。

“去教堂。”他说。

科科纳第二次紧握了一下卡博什的手，轿子就上路了。

对皮埃蒙特人来说，他那第一次握手的好处太大了，因此他决不会再摆架子的。

五九　小 教 堂

这凄惨惨的一行在深深的沉寂中穿过塔楼前的两座吊桥和通往小教堂的大院子。一股微弱的光线照射在小教堂的彩画玻璃上,给画中穿着红袍的使徒的灰白的脸染上了些许光彩。

科科纳贪婪地吸着夜晚清凉的空气,尽管空气中夹杂着细雨。他凝视着黑沉沉的夜色,庆幸这种环境对他和他的同伴逃跑十分有利。

来到小教堂,他远远看到祭坛前三步远的地方横躺着一团裹着白色大斗篷的东西。这时,他使尽全身力量镇定、提醒和控制自己,才没有跳下轿子。

这团东西就是拉莫尔。

押送轿子的两个士兵走到门口就站住了。

"既然有人开了天大的恩让我们再聚会一次,"科科纳用衰弱无力的声音说,"你们就把我抬到我朋友的身边去吧!"

抬轿的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相反的命令,就爽快地同意了科科纳的请求。

拉莫尔的脸色又阴沉又苍白,头靠在墙壁的大理石上;湿淋淋的汗水使他的脸显得和象牙一般苍白、没有光彩;被汗水湿透的黑发,好像依然和从前一样硬邦邦地竖立着。

拿钥匙的人做了一个手势,两个仆人便走去找科科纳要求请的神父。

这是事先说好的信号。

科科纳焦虑地目送着他们离去;可是用热切的目光盯着他们的不只他一人。他们的身影刚刚消失,两个女人从祭坛后面冲了过来。她们人还没有来到祭坛前,高兴的尖叫声却先到了,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喧闹的热风一样回荡在空中。

玛格丽特扑向拉莫尔，一把把他搂在怀里。

拉莫尔惨叫了一声。这就是科科纳在囚室里听到的那几乎使他疯狂的叫喊。

“我的上帝！怎么啦，拉莫尔？”玛格丽特恐惧地后退了一步，说。

拉莫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双手捂住眼睛，像是为了不看到玛格丽特。

这种沉默，这个动作，比刚才拉莫尔痛苦的叫声更使玛格丽特害怕。

“噢！”她喊道，“你怎么啦？你浑身是血。”

科科纳已经冲上祭坛，掏出匕首，紧紧抱住昂利埃特。这时他转过身来。

“快站起来！”玛格丽特说，“我求求你，快站起来！你知道已经到时候了。”

一丝凄惨的微笑在拉莫尔那看来再也不应该微笑的灰白的嘴唇上掠过。

“亲爱的王后！”这年轻人说，“你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卡特琳娜，因此也不会考虑到会有这样的罪恶。我受到拷问，我的筋骨都断了，我浑身上下都是伤口，我此刻把嘴唇贴在你的额头上，做这个动作使我感到的痛苦比死亡还要难以忍受。”

说着，拉莫尔使尽全力，脸色越来越苍白，才把自己的嘴唇贴到王后的额头上。

“拷问！”科科纳喊道，“我也受到了拷问呀；难道那刽子手没有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你吗？”

科科纳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

“啊！”拉莫尔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天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你和他握了手；而我忘了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我怠慢了他。上帝惩罚了我的傲慢，感谢上帝！”

拉莫尔合上双手。

科科纳同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个难以形容的恐怖的眼色。

“快！快！”看守说。他刚才走到门口去听了一下，现在回来了。“快！别浪费时间了，亲爱的科科纳先生！快给我一刀！要干得像个

好样的上等人！他们就要来了。”

玛格丽特跪在拉莫尔身边，就像屈身在墓前亡人模拟像旁的大理石塑像一样。

“朋友，快，勇敢些！”科科纳说，“我还有力气，我抱你走，把你放在你的马上；如果你在马鞍上坐不住，我甚至可以扶着你坐在我的前面。但是，我们必须马上走。我们走吧！你已经听到这位好心人的话，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啊。”

拉莫尔使出超人的力量，非凡的力量。

“是的，这关系到你的生命。”他说。

他竭力要站起来。

阿尼巴尔扶着他，让他站了起来。这中间，拉莫尔只发出沉闷的呻吟；但是，当科科纳放开他朝看守走去，只有两个女人支撑着他的时候，他的腿又弯了；尽管流着泪的玛格丽特用尽了力量，他还是像块木头似的倒了下去，他没能忍住的那一声令人心碎的哀鸣，在小教堂里引起凄凉的回声，在穹顶下久久地回荡。

“你看！”拉莫尔忧伤地说，“你看，我的王后，让我留下吧！说一声永别，把我丢下吧，我什么也没有说，玛格丽特，你的秘密还深埋在我对你的爱情中，它将随着我的死而一起消失。永别了，我的王后，永别了……”

几乎也已经失去了生气的玛格丽特，把心爱的人的头搂在怀里，虔诚地吻了一下。

“你，阿尼巴尔，”拉莫尔说，“你没有受痛苦的折磨，你还年轻，能活下去，快逃吧！朋友，你获得自由，对我来说将是最大的安慰。”

“时间都过去了，”看守喊道，“快，你们快走！”

昂利埃特想轻轻拉走科科纳，而玛格丽特则跪在拉莫尔面前，头发披散着，泪如雨下，就像是一个玛大肋纳①。

“快逃吧，阿尼巴尔！”拉莫尔说，“快逃吧！别让我们的敌人看到两个无辜者全都死掉的令他们高兴的场面！”

科科纳轻轻推开了想把他往门口拉的昂利埃特。他这庄严的动

---

① 玛大肋纳，《圣经》里的悔过的女罪人。

作，使他显得那么崇高。

“夫人，”他说，“先把我们答应给这个人的五百埃居给他。”

“喏，给你。”昂利埃特说。

给罢钱，科科纳转向拉莫尔，悲伤地摇着头。

“你，好拉莫尔，”他说，“如果你想我会弃你而去，那是对我的侮辱。我不是发誓要与你生死与共吗？不过你是如此的痛苦，可怜的朋友，我应该原谅你。”

于是他坚决地在朋友的身边躺下，用嘴唇吻着他的额头。

他轻轻地，轻轻地，就像一个母亲对待孩子那样，把朋友那靠在墙上的头依偎在自己的胸前。

玛格丽特脸色阴沉地捡起了从科科纳手中掉下的匕首。

“噢！我的王后，”拉莫尔看出了玛格丽特的念头，向她伸出双臂说，“噢！我的王后，别忘了我正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我们爱情的怀疑才死的！”

“如果我甚至都不能和你一起死，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玛格丽特绝望地喊道。

“你能……”拉莫尔说，“你能使我感到死亡的甜蜜，让死神面带笑容向我走来。”

玛格丽特合起双手，靠近他的身边，好像是要求他快说出他的心愿。

“玛格丽特，我今天终于要为你献出我的生命了。可是，你还记得我答应向你奉献我的生命的那个晚上，你许下的神圣诺言吗？……”

玛格丽特颤栗了一下。

“啊！你想起来了，”拉莫尔说，“因为你发抖了。”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玛格丽特说，“我用自己的灵魂保证，伊阿森特，我一定履行我的诺言。”

玛格丽特在原地把手伸向祭坛，像是再次让上帝为她的誓言作证似的。

拉莫尔的脸上露出了光彩，就像小教堂的拱门打开，从天堂射来的光亮直落在他身上一样。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看守说。

玛格丽特喊了一声,扑向拉莫尔。可是她担心这会更增加他的痛苦,于是停下来,打着哆嗦呆立在他的面前。

昂利埃特把嘴唇贴在科科纳的额头上,说:

“我理解你,我的阿尼巴尔。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是你的英雄气概让你去死的,而我爱的正是你的英雄气概。在上帝面前,我爱你将超过一切。玛格丽特发誓要为拉莫尔做的事情,我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要向你发誓,我也要为你这样做。”

说完,她把手伸向玛格丽特。

“你这样说就对了。谢谢!”科科纳说。

“我的王后,在离开我以前,”拉莫尔说,“就算是最后一次恩赐吧,请给我一件东西作为纪念,我好在断头台上吻着它。”

“噢,对!”玛格丽特喊道,“给你这个!”

她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系在金链子上的金质小盒。

“看,”她说,“这是我从小就戴着的圣物。是我母亲在我还是孩子、她还爱我的时候戴在我脖子上的,是我的叔叔克雷孟主教送的。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你拿着吧!”

拉莫尔接过来,贪婪地吻着。

“有人在开门,”看守说,“快跑,夫人们!快跑!”

两个女人奔向祭坛,消失在祭坛后面。

就在这时,神父走了进来。

六〇 格莱夫的圣约翰广场

早上七点钟，喧喧嚷嚷的人群已经等待在广场、街道和沿河马路上。

十点整，一辆马车，就是昔日这两位朋友决斗以后把他们在昏迷中送进卢浮宫的那辆马车，载着他们从万森出发，缓慢地穿过圣安东街。一路上，拚命拥挤着的围观者像是一尊尊雕像，看得目瞪口呆。

的确，这天太后为全巴黎的市民提供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

在这辆我们上面提到的沿街缓缓行驶的马车上，两个光着脑袋、一身穿黑的青年人互相紧挨着，躺在稻草上。科科纳把拉莫尔安放在自己的双膝上；拉莫尔的脸伸出马车的横档，蒙眬的双眼左右移动着。

围观的人群为了把他们贪婪的目光投射到马车的底部，你拥我挤着，有的踮脚伸颈，有的爬到高处，有的站到界石上，有的扒在城墙的坑洼处，直到他们把这两个正在从痛苦走向毁灭的躯体一览无余，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神色。

人们已经听说拉莫尔宁死也拒不招认对他的任何指控，科科纳却经不住酷刑而吐露了全部真情。

所以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

“瞧，瞧那个脸红红的！就是他招供了。是他把什么都招出来了！这是个懦夫，是他害了另一个。那另一个才是好汉。他什么也没有说。”

两个年轻人听得很清楚。在他们凄凉的路途中，一个受尽了称赞，一个挨尽了咒骂。拉莫尔紧紧握住朋友的双手，皮埃蒙特人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他从这辆不洁的车上观望着那迟钝的人群，就像坐在胜利的战车上傲视着他们一样。

厄运完成了它的卓越的使命。它把科科纳的面目变得崇高了，就如同死亡即将把他的灵魂变得圣洁。

“我们快到了吗?”拉莫尔问,“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朋友,我感到就要失去知觉了。”

“拉莫尔,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们就要经过蒂从街和破钟街了。你看,你看!”

“噢!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让我再看一看这幸福的小楼!”

科科纳伸手碰了一下刽子手的肩;他正坐在马车前赶车。

“师傅,”科科纳说,“帮帮忙!在蒂从街前面停一下。”

卡博什点头表示同意;到了蒂从街,他停住了车。

拉莫尔让科科纳扶着,吃力地抬起身子。他用泪水蒙住的双眼看着这座宁静的小楼。小楼寂然无声,窗门紧闭,像一座坟墓。拉莫尔叹了一口气,轻声说:

“永别了,青春和爱情!永别了,生活!”

说罢,他又垂下了头。

“勇敢些!”科科纳说,“我们也许能在那边重新获得这一切呢。”

“你这样想吗?”拉莫尔喃喃地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神父是这样对我说的,特别是因为我希望是这样。不过你不要晕过去,朋友!否则,这些可怜虫会笑话我们的。”

卡博什听到了最后这句话;他一只手鞭策着马,另一只手悄悄地递给科科纳一块浸透了强烈诱导剂的海绵。拉莫尔深深吸了几口,又擦了一下太阳穴,顿觉清醒,恢复了生气。

“啊!”拉莫尔说,“我又清醒了。”

他吻着用金链子挂在脖子上的圣物。

经过沿河马路的转角,拐过亨利二世建造的那座漂亮的小楼,断头台远远在望。那是一个光秃秃、血渍斑斑的平台,超出于万头之上。

“朋友,”拉莫尔说,“我想先死。”

科科纳又一次用手碰了一下刽子手的肩膀。

“什么事,我的绅士?”后者扭过头来问道。

“好心人,”科科纳说,“你愿意让我高兴,是吗?至少你是这样对我说过的。”

“是的,我再向你重复一遍这句话。”

“我的朋友比我吃的苦头大,所以他现在身体比我更虚弱……”

“那又怎么样?”

“他对我说,如果看着我先死,他太痛苦了。再说,如果我先死了,就没有人扶他上断头台了。”

“好,好,”卡博什说着用手背擦掉一滴眼泪。“放心吧,我一定按你的意愿去做。”

“而且就一下子,是吗?”皮埃蒙特人低声说。

“就一下子。”

“那好……如果你想多来几下,就在我身上来吧。”

马车停了下来,到地方了。科科纳戴上了帽子。

拉莫尔的耳边响起海潮般的喧闹声。他想站起来,但没有力气,只好让卡博什和科科纳扶着他。

广场上万头攒动,市政厅的台阶就像是一个座无虚席的大剧场,每个窗口都探出无数张激动的脸,眼睛都像是着了火似的。

看到这由于双腿折断已经站不起来的年轻人使出超人的力量自己走向断头台,一片巨响腾空而起,这是在场的人同声发出的悲痛的叫声。男人们怒吼着,女人们哀伤地呜咽着。

“这是宫廷里最高雅的人了,”男人们说,“他不应该死在格莱夫的圣约翰广场,而应该死在普雷-奥-克莱克。[①]”

“他多英俊呀!他又多么苍白!”女人们说,“就是他,一点也没有招认。”

“朋友,”拉莫尔说,“我坚持不住了!把我抬上去!”

“等一下。”科科纳说。

他向刽子手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分开人群,弯下身,把拉莫尔像孩子一样托在手里,丝毫也不摇晃地登上平台的阶梯。他在万众疯狂的呼喊声和鼓掌声中把拉莫尔放在平台上。

科科纳把帽子举到头上,行了个礼。

然后,他把帽子扔在脚边断头台上。

---

① 普雷-奥-克莱克,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西面的一片草地,当时为决斗的场所。

“看看我们周围，”拉莫尔说，“你看到她们了没有？”

科科纳的目光慢慢地巡视着广场。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伸手去碰了碰朋友的肩膀。

“看，”他说，“看那座小塔的窗口。”

他用另一只手指着让拉莫尔看一座小小的建筑。今天在篮筐街和山羊街之间还保留着这座几世纪以前的遗迹。

两个身穿黑衣的女人互相依偎着。她们没有趴在窗口，而是站在靠后一点的地方。

“啊！”拉莫尔说，“我本来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在死以前见不到她。现在我见到她了，可以安心地死了。”

他用贪婪的目光紧盯着那小窗户，把圣物移到嘴上，不停地吻着。

科科纳就像在沙龙里一样，风度翩翩地向两个女人行了个礼。

她们挥动着沾满泪水的手绢作为回答。

卡博什用手指碰了碰科科纳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对，对。”皮埃蒙特人说。

接着，他转向拉莫尔。

“拥抱我一下，”他说，“英勇地死去吧！这并不困难，朋友，你是那么勇敢！”

“啊！”拉莫尔说，“英勇地死去对我来说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活着实在太痛苦了！”

神父走了过来，向拉莫尔伸出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拉莫尔微笑着，给他看自己手中的圣物。

“不管怎样，”神父说，“你应该向耶稣乞求力量，因为他经受过你即将经受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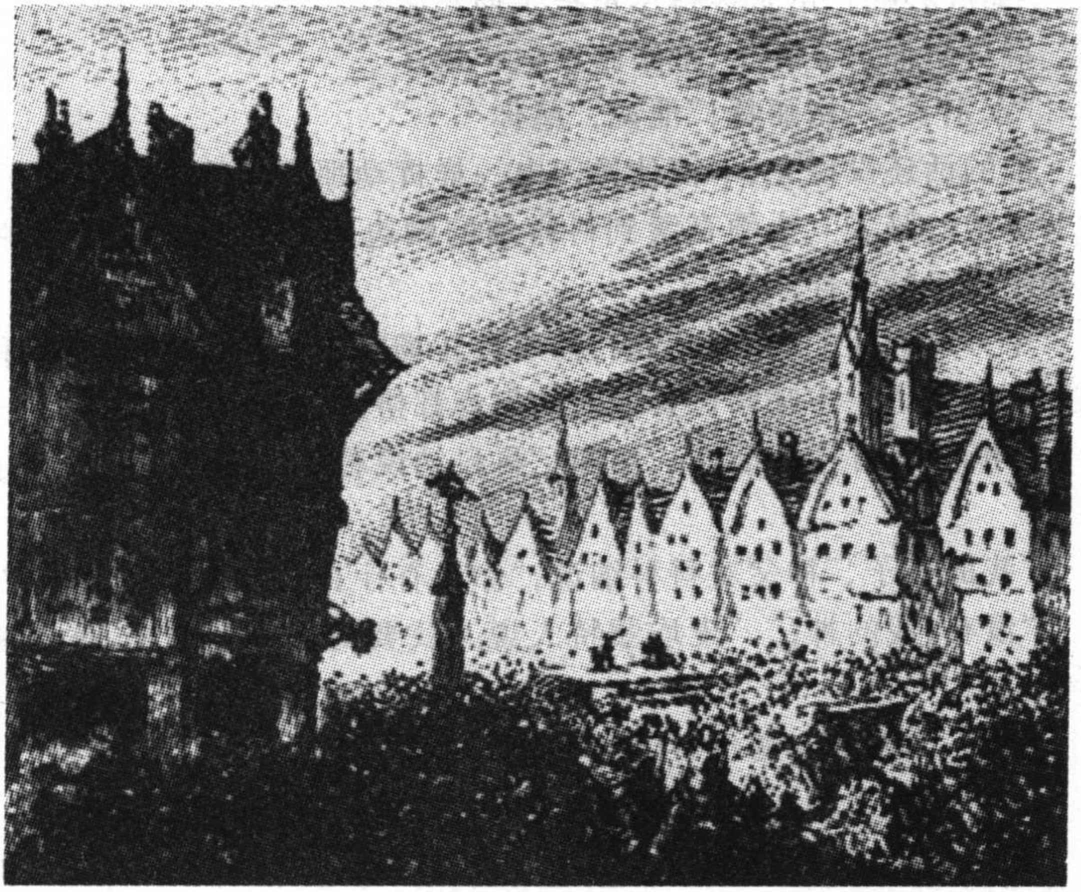
拉莫尔吻了一下耶稣像的脚。

“向善良的圣母祈祷时，求她保佑我吧。”他说。

“快一点，快一点，拉莫尔，”科科纳说，“你使我太痛苦了，我受不了啦。”

“我准备好了。”拉莫尔说。

“你能坚持把头伸直吗？”卡博什说着，拿了剑站到跪着的拉莫尔身后。



“我希望能这样。”拉莫尔说。

“那一切就会很顺利了。”

“可是你别忘了我求你的事，”拉莫尔说，“这项链能为你打开所有的门。”

“你放心吧！可是你得尽量把头伸直些！”

拉莫尔伸直了脖子，把眼睛转向小塔。

“永别了，玛格丽特！”他说，“愿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卡博什像闪电一样挥动那明亮的利剑，一下子砍下了他的脑袋。头颅直滚到科科纳的脚边。躯干缓缓地倒下，就像是躺下睡觉一样。

千万声惊叫汇成一片巨响，在所有在场的妇女的尖叫声中，科科纳好像听到了一声呼叫比其他人的声音都格外痛苦。

“谢谢，我好样的朋友！谢谢！”科科纳说着第三次把手伸向刽子手。

“我的孩子，”神父对科科纳说，“你没有什么话要对上帝说吗？”

“没有，我的神父，”皮埃蒙特人说，“我要对上帝说的话，昨天都对你说了。”

说罢，他便向卡博什转过身去。

“来吧，刽子手，我最后的一个朋友，”他说，“再帮一次忙吧！”

在跪下以前，他用镇定、从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围观的人群。周围响起了一片赞美的低语声，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双手抱住朋友的脑袋，在他的紫色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又朝小塔投去最后的一瞥。他跪下来时，手中还紧紧抱着那颗亲爱的人的头颅。

“砍吧！”他说。

话音未落，卡博什已经砍下了他的脑袋。

这一剑砍完以后，这可敬的人感到浑身好一阵哆嗦。

“这一切是该结束了，”他喃喃地说，“可怜的孩子。”

他好不容易从拉莫尔僵硬的手指间取出了金项链，又把自己的斗篷披在凄惨的尸体上。他还得用马车把这两具尸体运回家去。

戏演完了，观众也就散了。

六一 示众塔

酷刑引起的骚动尚未平息，夜幕却已降临到城市。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些细节，冲淡了每个家庭餐桌上的欢乐。

然而，同整个城市的寂静和哀伤适成对照，卢浮宫内却是喧喧嚷嚷、喜气洋洋、灯火辉煌。宫廷正在举行盛大的庆典。这是按照查理九世的命令举行的。他在决定上午执行死刑的同时，就指定当晚举行盛大的舞会。

纳瓦尔王后前一天晚上就接到要她出席舞会的御旨。当时她以为拉莫尔和科科纳夜里就能得救，因为她确信一切都安排得很可靠，于是她回答哥哥：她将遵守他的旨意。

可是，自从小教堂发生的事使她完全失去了希望以后，自从她在一生中最伟大最深沉的爱情的冲动之下去观看了死刑以后，她发誓，无论是恳求还是威胁，都不能让她在格莱夫广场目睹了如此凄惨的场面的当天去参加卢浮宫的欢乐的庆典。

这一天，查理九世国王又一次表现出他那也许任何人都达不到的坚强意志：这位卧床十五天不起、像垂危的病人一样脆弱、像死人一样苍白的国王，居然在这天下午五点钟就起了床，穿上了他最豪华的服装。在梳妆过程中，他昏过去三次。

八点钟的时候，他向人询问妹妹的情况，问是否有人见到过她，她在干什么。可是谁也无法回答他，因为王后自从上午十一点钟回家以后就紧闭房门，不让任何人进去。

可是对查理来说没有什么不让进的门。他由南希先生搀扶着，来到纳瓦尔王后的住处，从秘密通道的那扇门突然走了进去。

尽管他已经料到会见到一副悲哀的景象，有了精神准备；可是他所见到的却比他所想像的还要凄惨千万倍。

半死不活的玛格丽特躺在一张长椅上，头倚着靠垫。她没有流

泪,也不在祈祷。自从回来以后,她一直像一个垂死的人那样嘶哑地喘息着。

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昂利埃特·内韦尔,这个大胆的女子,毫无知觉地躺在地板上。像玛格丽特一样,她从格莱夫广场回来时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可怜的吉洛纳从这位夫人身边走到那位夫人身边,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敢对她们说。

在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不幸之后,人们像珍惜财宝一样珍惜自己的痛苦;谁要想稍稍宽解一点他们的痛苦,都会被视同仇敌的。

查理让南希留在走廊里,自己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两个女人谁都没有感觉到他进来。只有正在抢救昂利埃特的吉洛纳,跪起一条腿,惶恐地望着国王。

国王做了一个手势。她站起来,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于是,国王走到玛格丽特跟前,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用令人难以相信的柔和声调说:

"玛尔戈! 我的妹妹!"

少妇打了个寒战,坐起身子。

"陛下!"她说。

"妹妹,你要勇敢些!"

玛格丽特抬眼望着上面。

"是的,我理解你,"查理说,"可是你听我说……"

纳瓦尔王后点了一下头,表示她听着。

"你答应过我要去参加今晚的舞会。"查理说。

"我!"玛格丽特嚷道。

"是的,因为你同意过,所以大家都在等你。如果你不去,大家都会感到奇怪的。"

"请原谅我,哥哥,"玛格丽特说,"你看到了,我很痛苦。"

"你要努力克制自己!"

玛格丽特试图振作一下,可是她的头又突然倒在靠垫上。

"不,不,我不去!"她说。

查理拉住她的手,坐在她的长椅上,说:

"我知道,玛尔戈,你失去了一个朋友。可是,你看我,我不是失

去了我所有的朋友吗？况且我还失去了母亲！你，你还可以像现在一样随心所欲地流泪。而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却要强作欢笑。你痛苦，可是你看我！我，我都要死了。好啦，玛尔戈，勇敢些！我的妹妹，为了我们家族的荣誉，我要求你这样做。我们承担着自己家族的声誉，就像背着一个痛苦的十字架。让我们像主一样把它背到髑髅地[①]吧！如果像他一样我们在半路上跌倒了，那么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勇敢地爬起来，忍受着。”

“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玛格丽特喊道。

“是的，”查理顺着他的思路说，“是的，牺牲是残酷的，我的妹妹；可是谁都在做出牺牲，有人牺牲他们的荣誉，有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像我这样只有二十五岁，头上戴着世上最华美的王冠，我对自己就这样死去难道不遗憾吗？你看看我……我的眼睛，我的面孔，我的嘴唇，都已属于一个垂死的人了。这是真的。可是我的微笑……我的微笑不是让人们以为我还怀着希望吗？可是，一个星期以后，最多一个月以后，我的妹妹，你就要为我流泪，就像为今天死去的这个人哭泣一样。”

“哥哥！……”玛尔戈喊着用双臂搂住查理的脖子。

“算了吧！穿好衣服，亲爱的玛格丽特！”国王说，“掩藏起你的悲伤，去参加舞会！我刚才已经吩咐侍从给你送来配得上你的美貌的新的宝石和饰物。”

“噢！宝石，衣衫！”玛格丽特说，“现在这一切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来日方长，玛格丽特，”查理笑着说，“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的。”

“不！我决不去！”

“妹妹，你还记得这样一句话：抑制或者掩盖自己的痛苦，有时是对死者最好的怀念？”

“好吧！陛下，”玛格丽特颤抖着说，“我去。”

一颗泪珠湿润了查理的眼眶，但立即又被他干枯的眼皮吸收了。

他向妹妹弯下身子，在她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在什么也看不到、

---

① 髑髅地，《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

听不见的昂利埃特面前站了一会儿，说了声：

“可怜的女人！”

说罢，他就静悄悄地走了出去。

国王走后，进来好几个侍从，拿来了衣箱和珠宝匣。

玛格丽特做了个手势，让他们都放在地上。

侍从们退了出去，只留下吉洛纳一人。

“吉洛纳，给我把梳妆穿戴用的东西都准备好。”玛格丽特说。

年轻的姑娘惊异地看着女主人。

“是的，”玛格丽特用难以形容的痛苦的声调说，“是的，我要穿戴，我要去参加舞会。人们正在那儿等着我。赶快！只有这样这一天才算完整，上午是格莱夫广场的盛会，晚上是卢浮宫的盛会。”

“那么公爵夫人呢？”吉洛纳问。

“噢！她，她是很幸福的。她可以留在这儿，她可以流泪，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痛苦。她不是公主，不是国王的妻子，也不是国王的妹妹。她不是王后。帮我穿上衣裙，吉洛纳！”

年轻的姑娘只得遵命。宝石是美丽的，衣裙也很华贵。玛格丽特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漂亮。

她对着镜子凝视着自己。

“我哥哥说得对，”她说，“人类真是可怜的造物！”

这时，吉洛纳又走了进来。

“夫人，”她说，“有个人要见你。”

“要见我？”

“是的，要见你。”

“是谁？”

“我不知道。可是他的样子很可怕。光看他一下我就浑身哆嗦。”

“去问问他叫什么名字。”玛格丽特脸色发白地说。

吉洛纳走出去，一会儿又回来。

“夫人，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可是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吉洛纳递给玛格丽特一个项链，那正是她昨晚交给拉莫尔的。

“喔！让他进来！”王后连忙说。

她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浑身冰冷。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震动着地板。回声想必是不愿意重复这声音,只在天花板下隆隆作响。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

“你是……”王后问。

“夫人,我就是您那天在蒙福孔遇到的、后来用马车把两位受伤的绅士送回卢浮宫的那个人。”

“对,对,我认出你了,你是卡博什师傅。”

“巴黎大法院的刽子手,夫人。”

这是一小时以来昂利埃特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她从自己的双手中抬起苍白的脸,看着刽子手。从她那绿宝石似的眼睛里放射出双倍的光芒。

“你是来……”玛格丽特战战兢兢地说。

“您还记得您对这两位绅士当中比较年轻的那一位许下的诺言吗？他让我把这圣物盒送还给您。夫人,您还记得吗?”

“啊！是的,是的,”王后喊道,“再慷慨的亡灵也不可能有更高尚的满足了。可是,它在哪儿?”

“它和身躯一起,都在我家里。”

“在你家里？你为什么不把它带来?”

“我有可能在卢浮宫边门被人拦住。人们可能命令我撩起斗篷。要是在我的斗篷里发现这颗头颅,人们会说什么呢?”

“那好,就存放在你家里,我明天去取。”

“明天,夫人,”卡博什师傅说,“明天也许就太晚了。”

“为什么?”

“因为太后命令我把刚处决的两个犯人的脑袋交给她去做法术试验。”

“噢！简直是渎圣！我们亲爱的人的头！昂利埃特!”玛格丽特奔向她的朋友喊道。后者像脚下生了弹簧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昂利埃特,我的天使,你听到这个人说的话了吗?”

“我听到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必须现在就跟他一起去!”

说罢,两个不幸的贵妇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立刻恢复了她们的

活力。

“啊！我刚才多么好，我几乎已经死去了。”内韦尔夫人说。

这中间，玛格丽特在她那袒露的肩上披上了一件丝绒斗篷。

“来，来！”她说，“我们最后去见他们一次。”

玛格丽特让人把所有的门关好，吩咐把轿子抬到边门，然后扶着昂利埃特从秘密通道下楼，同时做了个手势，让卡博什跟着她们。

轿子已在楼下门口。卡博什的助手拿着灯笼站在边门旁。

玛格丽特的轿夫都是最可以信赖、比牲口还可靠的人。

卡博什师傅在前面带路，他的助手举着灯笼。轿子大约走了十分钟，停了下来。

刽子手打开轿门，这时那助手径自向前跑去。

玛格丽特下了轿，然后又把内韦尔夫人扶下来。尽管受到这种巨大悲痛的袭击，她们的精神都十分坚强。

示众塔就像是一个阴沉、畸形的巨人屹立在她们的面前。从顶楼点燃着的两盏灯里射出红色的光芒。

那助手又出现在门口。

“你们可以进去了，夫人，”卡博什说，“塔里的人都睡了。”

这时两盏灯的光亮也熄灭了。

两个女人紧紧相偎着走进尖形的小门，在黑暗中踏着潮湿而又高低不平的石板地。她们看到曲折的走廊深处有一盏灯。在这住所的可怕的主人的带领下，她们朝灯亮的地方走去。大门在她们身后关上了。

卡博什手举烛台，把她们引进一间墙壁熏得黑黑的低矮的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有吃剩了的夜宵和三份餐具。这餐具显然是刽子手、他妻子和他的主要助手使用的。

在墙壁的最显眼处，钉着一张盖有御玺的羊皮纸文件。那是一份行刑的特许证。

在一个墙角落里悬着一把长柄的剑。那就是闪耀着司法光芒的宝剑。

墙上还挂着几张粗劣的圣徒受难图。

走进房里，卡博什深深鞠了一个躬。

"请陛下原谅我冒昧进入卢浮宫，把你们领到这儿，"他说，"这是那位绅士崇高而又明确的意愿，我不得不……"

"你做得对，师傅，你做得对。"玛格丽特说，"这是对你热心肠的报酬。"

卡博什忧伤地看着玛格丽特刚刚放在桌子上装满金币的钱包。

"金币！又是金币！"他喃喃地说，"唉！夫人，要是我能用金币去赎回我今天不得不洒下的鲜血该有多好！"

"师傅，"玛格丽特痛苦地环视着周围，迟疑着说，"师傅，师傅，难道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吗？我没有看到……"

"不，夫人，不，就在这儿；不过这情形太凄惨了！你们不用去了，我可以用斗篷把你们所要的东西裹着拿给你们。"

玛格丽特和昂利埃特互相看了一眼。

"不，"玛格丽特说。她在她朋友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和她同样的决心。"不，给我们带路！我们跟你去。"

卡博什拿起烛台，打开了一扇橡木门。前面是一座梯子，通到地下室。这时，吹过一阵过堂风，烛火溅出了火星。一股夹杂着血腥味的令人恶心的霉味朝公主们扑来。

昂利埃特张着像大理石塑像似的嘴，紧靠在她朋友的胳膊上走下楼梯。可是，刚踏下一级，她身子就摇晃了。

"噢！我受不了啦！"她说。

"昂利埃特，"王后说，"真正的爱情，应该爱到底，哪怕已经死了。"

这是一幅既可怕又动人的景象：两位年轻、美貌、穿着华贵的女人弯腰站在这白垩制的肮脏的拱门下，弱的靠在强的身上，强的靠在刽子手的胳膊上。

他们终于走到了梯子的最下一级。

地窖中间有一块很大的黑布盖着两个躺着的人形。

卡博什拉开黑布的一角，把手上的烛台移近，说：

"您看吧，王后夫人！"

两个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并肩躺着。多么可怕的死亡的对称！他们的头微斜着，紧合在脖子上，好像只有一个红圈把它们和身子分

开。死亡并没有使他们两人分离。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刽子手的好心安排,拉莫尔的右手正好放在科科纳的左手里。

在拉莫尔的眼皮底下还保留着爱情的目光,而在科科纳的眼皮下则露出蔑视一切的微笑。

玛格丽特跪在情人的身边,用她那双戴着闪闪发光的宝石的双手轻轻捧起这颗她曾经如此热恋过的头颅。

至于内韦尔公爵夫人,她的身子紧靠在墙上,两眼再也不能离开那张曾多少次给她带来欢乐和爱情的苍白的脸。

"拉莫尔！亲爱的拉莫尔!"玛格丽特喃喃地说。

"阿尼巴尔！阿尼巴尔!"内韦尔公爵夫人喊道,"你是多么漂亮,多么骄傲,多么勇敢;你再也不能回答我了！……"

泪水如潮涌一样从她眼睛里流出。

这是一个傲慢、大胆、不顾一切的女子。她的怀疑主义已发展到怀疑上帝,她的激情已发展到了残忍的地步。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

玛格丽特为她做出了榜样。

她把拉莫尔的头装进一个饰有珍珠、散发出香味的口袋里。由于丝绒和金子的衬托,拉莫尔的头显得更美了;用当时宫里的防腐香料特殊处理以后,将会永远保持它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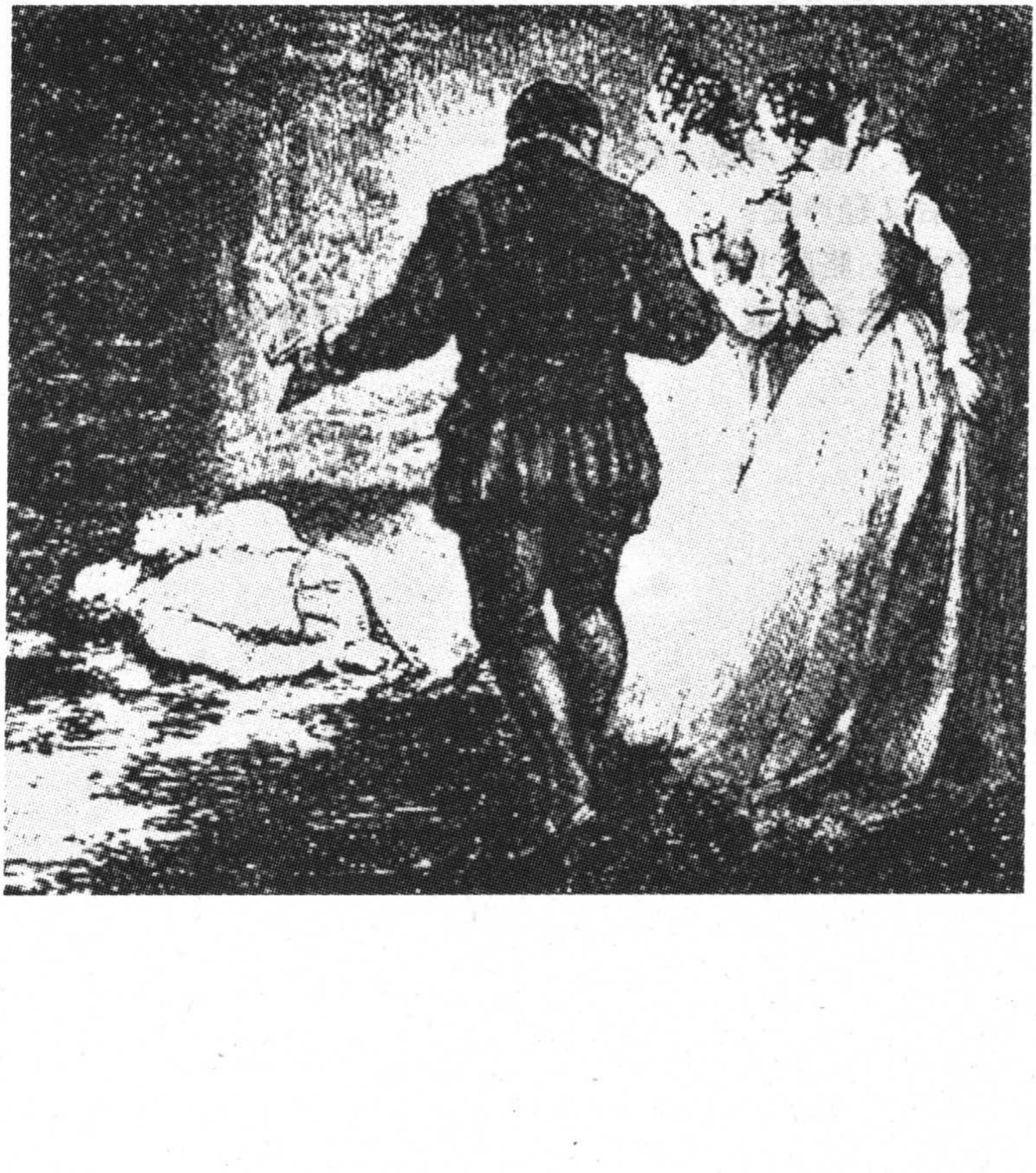
昂利埃特也走上前去,用她斗篷的下摆包住科科纳的头。

她们两人与其说是由于东西沉重还不如说是由于痛苦而直不起腰来。上楼梯时,她们对留在这阴暗的罪犯陈尸厅里的躯体又投了最后的一瞥,它们将留给刽子手,任他处理了。

"别担心,夫人!"卡博什说。他明白了她们目光的含意。"我向你们发誓,两位绅士将用圣洁的方式入土。"

"你用这个为他们祈祷,"昂利埃特说着从脖子上取下珍贵的钻石项链,交给刽子手。

她们像刚才离开时一样回到了卢浮宫。边门的卫士都认得王后。她下了楼梯,进了自己住处,把那凄惨的纪念物放在卧室的偏房里。从此这间偏房就成了祈祷室。她让昂利埃特留守在房里。十点钟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和美丽的玛格丽特走进了舞会大厅。



这就是我们在故事的第一章里描写的那个大厅，说来时间已过了两年半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到她身上。她带着骄傲的、几乎是欢快的神情经受着人们的目光。

因为她虔诚地实现了朋友的最后心愿。

查理见她进来，就摇摇晃晃地穿过珠光宝气的人群，走到她身边。

“妹妹，”他大声说，“我感谢你。”

然后又轻声说：

“注意！胳膊上有一点血迹……”

“啊！没有关系，陛下，”玛格丽特说，“只要我嘴角上挂着笑容！”

六二 血 汗

上述可怕的情景发生了几天以后，也就是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国王卧室里突然传出了喧闹声。那时整个宫廷都已搬到了万森，因为在那两个年轻人被处决的那天举行的舞会上，国王再次病倒，而且病情更严重了；根据医生的嘱咐，他来到乡村，呼吸新鲜的空气。

那时正是上午八点钟，几个大臣正在门厅里热烈交谈着，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查理的奶娘出现在门口。她含着泪水，绝望地喊着：

"来救国王啊！来救国王啊！"

"陛下的病是不是更重了？"卫队长南希问道。正像我们知道的，国王已不让南希再接受太后的任何命令，而只供他一人使唤。

"噢！那么多血！那么多血！"奶娘说，"医生！快叫医生！"

马齐尔和昂布鲁瓦兹·帕雷轮流守候在高贵的病人身旁。正在值班的昂布鲁瓦兹·帕雷见国王睡着了，就利用这个机会离开了一会儿。

就在这段时间里，国王突然浑身冒汗。查理由于毛细管扩张，引起皮肤出血，这种血汗吓坏了奶娘。她无法理解这种可怕的现象，于是她——我们都还记得她是个新教徒——便对查理说：这是圣巴托罗缪节那天胡格诺派流的血来召唤他的血了。

人们分头到处寻找：医生不会走远的，很快就会找到的。

门厅里空无一人，大家都希望自己能找到医生，以此表示自己的热忱。

这时，门打开了。卡特琳娜走了进来。她疾步走过门厅，走进儿子的卧室。

查理躺在床上，双目无神，气喘吁吁，浑身流着血汗。他的两手张开着，耷拉在床边。每个手指上都挂着红色的液体。

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情景。

当房间里响起母亲的脚步声时，查理好像是听出了这脚步声，突然探起身子。

“对不起，夫人，”他看着母亲说，“我想安宁地死去。”

“死，我的儿子，”卡特琳娜说，“就因为这可恶的病的一时发作，你难道要让我们这样绝望吗？”

“告诉你，夫人，我感到我的灵魂正在离我而去。告诉你，夫人，这是死亡在来临，这该死的死亡！……我明白我感觉到什么，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陛下，”太后说，“胡猜乱想是你最严重的病，自从那两个叫拉莫尔和科科纳的巫师、凶手被处决以后，你身体上的病痛应该是减轻了，留下来的只是精神上的痛苦。我只要和你谈十分钟，我就能向你证明……”

“奶娘，”查理说，“你去守着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太后想和她亲爱的儿子查理九世谈一谈。”

奶娘遵命而去。

“也好，”查理继续说，“这次谈话迟早要进行的，今天谈比明天谈好。再说，明天也许就太晚了。不过，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参加我们的谈话。”

“为什么？”

“因为，我再说一次，死亡正在来临，”查理说话的神情庄严得可怕。“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像你一样苍白而又沉默，不通报一声就闯进这房间来。既然我昨晚已安排好了我个人的事情，今天早上就该安排一下国王的事情了。”

“那你想见谁呢？”卡特琳娜问。

“我的兄弟，夫人。把他叫来！”

“陛下，”太后说，“我非常高兴看到那些与其说由于受不住酷刑，还不如说是出于仇恨所做出的揭发正在从你的脑海中消失，而且也很快就会从你的心中消失。奶娘！”卡特琳娜喊道，“奶娘！”

守在门外的善良女人推开了门。

“奶娘，”卡特琳娜说，“传我儿子的命令！等南希先生来时，你要他去把阿朗松公爵叫来！”

查理用手势止住了正要去执行命令的女人。

“我说的是我的兄弟，夫人。”查理说。

卡特琳娜的眼睛瞪得就像一只行将发怒的母老虎。可是查理威严地举起了手。

“我要和我的兄弟亨利说话，”他说，“只有亨利才是我的兄弟，不是在那儿做国王的那一个，而是在这儿当囚犯的那一个。必须把我的遗愿告诉亨利。”

“听我说，”面对儿子可怕的意志，佛罗伦萨女人以不寻常的勇气嚷道。她对贝亚恩人的仇恨已经发展到顶点，使她抛弃了平时的伪装。“如果真像你自己所言，你已经接近坟墓，你难道以为我会把我参与你临终时刻的权利，做太后的权利，做母亲的权利让给别人，尤其是让给一个外人吗？”

“夫人，”查理说，“我现在还是国王；夫人，我还在执政。我告诉你我要找我的亨利兄弟说话。难道你还不去叫我的卫队长吗？……该死的！我警告你，我还有足够的力气亲自去找他。”

他掀开被想跳下床来，露出了他那像耶稣受笞后的身子。

“陛下，”卡特琳娜按住他大声说，“你这样做会使我们大家都受人唾骂的；你忘了我们家庭受到的侮辱，你背弃了我们的血统。惟有法兰西王族的王子才配跪在临死的法国国王的床前。至于我在这儿的位子，是受到我的身份和自然法则保护的。所以我要留在这儿。”

“夫人，你以什么身份留在这儿？”查理九世问。

“以母亲的身份。”

“你已不再是我的母亲，夫人，就像阿朗松公爵已不再是我的兄弟一样。”

“你在说胡话，先生，”卡特琳娜说，“从什么时候起赋予你生命的女人不再是你的母亲了呢？”

“夫人，从这个不近人情的母亲取走了她赋予我的生命起。”查理擦了一下嘴角上的血水回答说。

“查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吃惊的卡特琳娜睁大着眼睛，看着儿子喃喃地说。

“夫人，你就会明白的。”

查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很小的银钥匙。

“夫人，拿着这把钥匙，打开我的旅行箱；那里面有几张纸，它们会替我说话的。”

查理伸出手指着放在屋子最显眼处的一个雕刻精细的箱子，上面挂着一把同这钥匙一样也是银制的锁。

卡特琳娜慑于查理至高无上的地位，拿着钥匙慢步走向那箱子，把它打开，朝里面张望了一下，突然往后一退，就像是在箱子里看到了一条睡着的蛇。

“怎么？”查理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母亲不放。“夫人，箱子里有什么东西使你如此害怕？”

“没什么。”卡特琳娜说。

“既然如此，夫人，请你伸进手去，把里面的一本书拿出来。里面有一本书，是吗？”查理说着，他那灰白色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不过他这微笑比任何人的威胁都更可怕。

“是的。”卡特琳娜含糊不清地说。

“一本有关打猎的书？”

“是的。”

“拿出来，给我！”

向来镇静的卡特琳娜脸色变得苍白，浑身直打哆嗦，把手伸进箱子。

“真是命中注定！”她一面拿书一面喃喃地说。

“好，”查理说，“现在你听着：这本有关打猎的书……我当时是疯了……我爱打猎，超过任何一切……这本打猎书，我读得太多了，你懂吗，夫人？……”

卡特琳娜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

“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查理继续说，“夫人，烧掉它吧！国王的弱点是不应该让人家知道的。”

卡特琳娜走近燃烧得很旺的壁炉，把书扔进去。她默默无言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蓝色的火苗吞噬着浸透了毒汁的书页。

当书燃烧起来，整个房间弥漫了强烈的蒜味。



不一会儿，书就被火焰全部吞没了。

“现在，夫人，把我的兄弟叫来！”查理以不可抗拒的威严声调说。

吓呆了的卡特琳娜被她那聪明的头脑已无法分析、她那超人的力量已无法克服的一种复杂的冲动压倒了。她上前一步，想要说话。

作为母亲，她感到内疚；作为太后，她感到恐惧；作为下毒者，仇恨又涌上她的心头。

最后还是仇恨战胜了一切。

“他真该死！”她喊叫着奔出房门，“他胜利了！他达到目的了！是的，该死，他真该死！”

“你听到没有，我要我的兄弟，我的兄弟亨利。”查理用声音追着他的母亲，“我要立刻和我的亨利兄弟谈王国的摄政问题。”

几乎同时，昂布鲁瓦兹·帕雷医生从和卡特琳娜刚走出去的那扇门相对的一扇门进来了。他站在门口闻了一下房间里的大蒜味。

“谁在这儿烧砷啦？”他问。

“是我！”查理回答。

六三　万森城堡的平台

这时，亨利·德·纳瓦尔正独自一人在城堡的平台上散步，沉思。他知道整个宫廷里的人都在离他不到百步远、他看得到的宫殿里；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透过重墙叠壁，已经猜到查理危在旦夕。

这是一个晴空万里、金光灿烂的好天气。阳光普照着远处的平原。正炫耀它们茂盛的新叶的树林，尖顶都沐浴着一层流动的黄金。连城堡的灰砖石也像是染上了大自然温柔的色彩。被东风吹到墙缝里的桂竹香，在温和的微风爱抚下正盛开着毛茸茸的红色和黄色的小圆花。

可是亨利的目光没有落在那绿油油的平原上，也没有落在金黄色的树顶上。他的目光穿过重重的间隔，野心勃勃地凝视着法兰西的、而且注定了有朝一日成为全世界的首都。

“巴黎，”纳瓦尔国王喃喃地说，“那儿就是巴黎，也就是欢乐，胜利，光荣，权力和幸福；巴黎有卢浮宫，卢浮宫里有王位；只有一样东西能使我和朝思暮想的巴黎分开！……那就是在我脚下突然裂开、并把我和我的敌人一起埋葬的石块。”当他又把目光从巴黎转向万森时，他看到在左方，在那覆盖着扁桃花的山谷里，有一个穿着护胸甲的男子。一缕阳光在他的护胸甲上固执地嬉戏着，像一个燃烧的亮点，他每做一个动作，这亮点就在空间飞舞一番。

这个人骑着一匹烈性的快马，手里还牵着一匹看来同样强悍的马。

纳瓦尔国王凝视着这位骑士，只见他抽出宝剑，用剑头挑起一块手绢，挥动着，发出信号。

这时，在对面的小山丘上，也发出同样的信号，接着，在城堡的周围形成了一条由飞舞的手绢组成的带子。

这些人就是德穆伊和他的胡格诺分子。他们知道国王要死了，

担心有人会危害亨利,所以会集起来,随时准备进行防卫或者进攻。

亨利又把目光投向他首先看到的那位骑士。他把身子探出栏杆,用手掌遮住耀眼的阳光,认出了那位年轻的德穆伊。

"德穆伊!"他喊道,就好像对方能听得到他的喊声似的。

见朋友们就在自己身边,他高兴得又是举帽子,又是挥舞肩巾。

白色的手绢又一次一齐飞舞起来,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

"唉!他们在等我,"他说,"可是我不能去找他们……为什么在可能做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呢!……现在太晚了!"

他向他们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德穆伊也用一个手势回答说:"我等着。"

这时,亨利听到石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急忙离开栏杆。胡格诺们明白他突然离去的原因,都把剑插入鞘。手绢也顿时消失了。

亨利看到在楼梯口出现的是一个女人。她呼吸急促,想必一路上走得很快。当他认出是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时候,每次看到她总会感觉到的那种暗暗的恐惧不免又袭上心头。

走在她身后的是两名卫士。他们在楼梯口站住了。

"噢!噢!"亨利喃喃地说,"太后到万森城堡的平台上来找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的而且是严重的情况。"

卡特琳娜坐在靠着城墙边沿的一张石凳上,喘一口气。

亨利脸上挂着他最亲切的微笑,向她走过去。

"好母亲,你是来找我的吗?"

"是的,先生,"卡特琳娜回答,"我想给你一个最新的表示,证明我对你的喜爱。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刻:国王要死了。他要找你谈话。"

"找我!"亨利说。他高兴得浑身都哆嗦起来。

"是的,找你。我可以肯定,有人对他说,你不只是留恋着纳瓦尔的王位,而且还想要得到法国的王位。"

"噢!"亨利说。

"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可是他却信以为真。毫无疑问,他想和你进行这次谈话,只是对你设下一个圈套。"

"对我?"

"是的,查理想在死以前弄清楚他对你有什么可希望和担心的。你要小心,他的最后的命令,也就是让你生还是死,就取决于你对他的建议的反应了。"

"他会向我建议些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呢!多半是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吧。"

"母亲,你猜不出吗?"

"猜不出。不过我猜想,譬如……"

卡特琳娜欲言又止。

"什么?"

"我猜想他既然相信了人们告诉他你有野心的说法,他会设法从你的口里得到这种野心的证据。也许他会引诱你,就像过去人们为了不动刑就得到口供而引诱罪犯那样,"卡特琳娜的目光紧盯着亨利继续说,"也许他会建议你组织一个政府,或者甚至让你摄政。"

一股难以形容的喜悦涌上亨利那抑郁的内心。可是他也看出了卡特琳娜的招数。这颗坚强有力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灵魂在进攻之下又活跃起来。

"让我?"他说,"这个圈套太笨拙了,让我摄政!不是有你,还有我的兄弟阿朗松吗?"

卡特琳娜绷紧嘴唇,竭力掩盖着她满意的心情。

"这么说,"她急忙说,"你拒绝摄政啰?"

"国王已经死了,"亨利心想,"是她在给我设下圈套。"于是他大声回答说:

"我先要听听法国国王怎么说的,因为,夫人,你自己也承认,你刚才说的话只是一种假设。"

"是假设,"卡特琳娜说,"不过你说说你自己的打算总是可以的嘛。"

"噢!我的上帝!"亨利天真地说,"我没有企求,也就没有什么打算。"

"这根本不是什么回答,"卡特琳娜感到时间紧迫了,不禁发起火来,"不管怎样,你得表个态。"

"夫人,我不能根据假设来表态呀。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困难

和严肃的事情，必须要弄清事实。”

“先生，你听着，”卡特琳娜说，“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我们却在进行无意义的争论，互相玩手腕，浪费时间。让我们像一个国王和一个太后那样摊牌吧！如果你要接受摄政，那就死定了。”

“看来国王还活着。”亨利心想。

于是他提高了嗓音。

“夫人，”他坚定地说，“上帝掌握着人类的生命，同样也掌握着国王的生命。他会给我启示的。请告诉国王陛下，我就去见他。”

“好好想一想吧，先生。”

“两年来我一直幽居在异乡。这一个月以来，我更成了囚犯，”亨利严肃地回答，“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夫人，我也的确思考过了。请你先下去通报国王，说我随后就到。”亨利指着那两个士兵说：“这两位勇士会看住我，不会让我逃跑的。再说，我也丝毫没有逃跑的打算。”

从亨利说这番话的口气之坚决，卡特琳娜明白无论她用多么巧妙的方法都不可能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于是她匆匆走下楼去。

太后下楼以后，亨利忙奔向栏杆，向德穆伊发出信号，意思是：向我靠拢，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已经下马的德穆伊，立即跳上马鞍，一手牵着另一匹马，飞驰来到离城堡有两倍火枪射程的地方。

亨利用手势向他致谢，然后便下楼去。

两名士兵正在楼下平台上等着他。

院子的进口处有御前卫士和轻骑兵组成的双岗把守着。无论是进入还是走出行宫都必须通过这双重持槊士兵的人墙。

卡特琳娜站在那儿等他。

她打了个手势让两名跟着亨利的士兵退去，然后把手搭在亨利的胳膊上。

“这院子有两扇门，”她说，“这一扇，也就是国王住所后面的这一扇，如果你拒绝摄政，一匹快马和自由正在那儿等着你；那一扇，也就是你刚才走过的一扇，如果你按照自己的野心办事……你说怎么样？”

“我说国王如果要我摄政，夫人，就将由我来指挥士兵，而不是你。我说如果我晚上从宫殿里出来，那么所有的长矛，所有的槊，所有的火枪都得在我面前低下。”

“胡说！”愤怒的卡特琳娜喃喃地说，“相信我吧，别和我卡特琳娜开这种生死攸关的玩笑。”

“为什么不呢？”亨利看着卡特琳娜说，“既然我现在已经胜利了，我为什么对你就不能像对其他人一样呢？”

“先生，既然你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什么也不愿听，那你就到国王那儿去吧！”卡特琳娜说着，一手指着楼梯，另一只手抚摸着她插在黑皮鞘里的两把带毒的匕首中的一把。

“夫人，请你先行，”亨利说，“在我还没有摄政以前，走在前面的荣誉是属于你的。”

卡特琳娜知道对方已识破了自己的心机，便不再做什么反抗，在头里走了。

六四　摄　政

国王已等得不耐烦了。他把南希叫进房间，命他去找亨利。就在这时亨利到了。

见内弟出现在门口，查理高兴得叫了起来，而亨利却惊呆了，因为他仿佛看见了一具尸体。

查理身边的两名医生退了下去。来勉励不幸的国王做一个纯粹至终的天主教徒的神父也离开了。

查理九世并不是个深得人们爱戴的人，可是门厅里却哭声震天。一个国王死了，无论他怎么样，总有人会感到失去了什么，他们担心这些失去的东西再也不能从他的继承者那儿重新得到。

这哀伤，这哭嚷，卡特琳娜的谈话，国王临终时刻的庄严阴沉的场面，尤其是见到为科学上尚无先例的奇病所折磨的国王，所有这一切在年纪还轻、容易激动的亨利心灵上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尽管他决心不让查理在自己的病痛之外再添一分忧伤，可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看到这浑身淌血的垂死的病人，他却难以克制自己的恐惧感情，而且在脸上有所流露。

查理凄惨地微笑着。垂死的人对周围人对他的任何一个反应都是不会放过的。

"过来，小亨利，"他把手伸给内弟，用亨利从未在他那儿听到过的温柔的声音说，"过来，我真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可怜的朋友，我在世时让你受过不少折磨，而且有时——相信我，我现在也因此责备自己——有时我还帮助折磨你的人。可是做国王的并不是事事都能做主的，除了我的母亲卡特琳娜，除了我弟弟安儒，除了我弟弟阿朗松，当我在世时，在我之上还有一样束缚我的东西，它只有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才能终止：这就是国家的利益。"

"陛下，"亨利结结巴巴地说，"我除了对哥哥的始终如一的爱和

对国王的始终如一的尊敬，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

“是的，是的，你说得对，”查理说，“我非常感谢你这样说，小亨利；因为事实上，你在我当朝期间受了很多痛苦，更不必说你可怜的母亲就是在我执政期间死去的。可是，你也应该看到经常是有人逼迫我这样的。有时我也反抗，但有时我却由于疲倦而让了步。不过，你已经说了，我们不必再去谈过去的事了；现在，是现实在逼迫我，是未来使我感到害怕。”

说着，可怜的国王把他灰白的脸藏进干枯的双手中。

沉默了片刻以后，为了赶走这些阴郁的想法，他摇了一下头，摇得血汗像雨水洒向四方。

“必须挽救这个国家，”他俯身凑近亨利，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必须防止权力落在狂热者或者女人手里。”

我们已经说过，查理说话时是压低了嗓音的。然而亨利却听到床后发出一声愤怒的叹息声。也许有人背着查理在墙上开了一个洞，因此卡特琳娜偷听到了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

“女人？”纳瓦尔国王又重复了一下，想促使查理再加一番解释。

“是的，亨利，”查理说，“我母亲想摄政，以便等待我那在波兰的弟弟回来。可是，听我说：他回不来了。”

“怎么，他回不来？”亨利嚷道。他的心高兴得嘣嘣直跳。

“是的，他回不来了，”查理继续说，“他手下的人不会让他离开的。”

“可是，”亨利说，“哥哥，你难道不认为太后会事先写信通知他吗？”

“她已经写了，可是南希在蒂埃里城堡截住了信使，而且把信给我带了回来。在这封信中，她说我就要死了。可是我也同样写信到华沙，而且我深信我的信会到那儿的。我弟弟将被监视起来。因此，亨利，这顶王冠很可能无人继承。”

又一声叹息从床后传了出来，比第一声还明显。

“她肯定就在那儿，”亨利暗忖，“她在偷听！她在等待！”

查理却什么也没听见。

“于是，我死后就没有了男性继承人。”他继续说。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一个甜蜜的记忆使他的面部开朗起来，他把手放在纳瓦尔国王的肩上。

“唉！小亨利，你还记得吗？”他接着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领你去看的那个睡在摇篮里由一个天使守护着的可怜的孩子吗？唉！小亨利，他们会把他杀死的！……”

“噢，陛下，”亨利两眼满噙着泪水喊道，“我在上帝面前向你发誓：我要日夜守护着他的生命。下令吧，我的国王！”

“谢谢！小亨利，谢谢！”国王满怀激情地说。激情洋溢是和他性格相去甚远的，然而此情此景不禁使他感动。“我接受你的誓言。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国王！……幸好他生来就不是为了登基为王的，要让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他还有他母亲崇高的心灵。也许让他进教堂更好一些；在那儿他会少受些惊恐。噢！如果我此刻能从孩子的亲热和他母亲温柔的面庞得到安慰，那么我死去即使不能说幸福，至少也可以安心了。”

“陛下，你不能让他们来吗？”

“唉！这会使他们遭到不幸的，他们将再也无法从这儿出去。小亨利，这就是做国王的代价。他们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也不能无忧无虑地死去。可是有了你刚才的诺言，我放心多了。”

亨利想了一下。

“是的，国王，我许下了诺言，可是我能做到吗？”

“你说什么？”

“我自己，难道我自己不是像他一样，甚至比他更处于监视和威胁之下吗？因为我是一个成人，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你错了，”查理回答，“我一死，你就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了。”

说着，这垂死的人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张羊皮纸。

“你看，”他说。

亨利看了一下这张盖着御玺的文件。

“让我摄政，陛下！”他高兴得脸都发白了。

“是的，在安儒公爵回来之前由你摄政，可是安儒公爵看来是回不来了，因此这一纸文件实际上给你的不是摄政的权利，而是王位。”



“王位，给我！”亨利喃喃地说。

“是的，”查理说，“只有你配，也只有你有能力统治这些放荡的公子哥儿，这些生活在鲜血和泪水中的绝望的女人。我的阿朗松弟弟是一个叛徒，他将背叛所有的人。就让他留在我已经送他去的那个城堡里吧！我母亲要杀死你，你把她流放吧！我的安儒弟弟可能在三个月，四个月，也许一年以后离开华沙，来和你争夺权利。我可以用一封教皇的敕书来回答他。我已经让我的使者内韦尔公爵去办这件事。你很快就会得到敕书的。”

“噢，我的国王！”

“亨利，你只要提防一件事，那就是内战。可是，只要你坚持改宗，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胡格诺派只有在以你为首的情况下，才能团结在一起，而孔代先生是没有能力反对你的。亨利，法兰西是一个平原国家，因此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兰西国王应该是天主教徒的国王，而不是胡格诺的国王，因为法国国王应该是多数派的国王。有人说我为圣巴托罗缪节的事感到内疚了。疑惑是有的，内疚却没有。有人说我在用全身毛孔里流出来的血偿还胡格诺所流的血。我知道我偿还的是什么：是砷，不是血！”

“噢！陛下，你说什么？”

“没什么。如果说需要为我的死进行报复的话，小亨利，那只能由上帝来报复。让我们还是只谈那些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吧！我留给你一个很好的议会，一支久经考验的军队。你要依靠这个议会和这支军队来抵抗你惟一的敌人：我的母亲和阿朗松公爵。”

这时，前厅传来一阵武器声和军令声。

“我要死了。”亨利喃喃地说。

“你害怕了，你犹豫了。”查理忧虑地说。

“我！陛下，”亨利回答，“不，我不怕，不，我不犹豫，我接受了。”

查理紧握住亨利的手。这时，他的奶娘手捧一碗她刚才在隔壁房间准备的饮料走进来，丝毫没有注意到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正在决定着法国的命运。

“叫我母亲进来，我的好奶娘，同时也让人去把阿朗松先生召来。”

六五　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

几分钟后，吓得面无人色、气得浑身发抖的卡特琳娜和阿朗松公爵一起走了进来。就像亨利所预料的那样，卡特琳娜全都知道了，而且已经用短短几句话全都告诉了弗朗索瓦。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下来等着。

亨利站在查理的病床前。

国王向他们宣布他的遗嘱。

“夫人，”他对母亲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那你就将是摄政的太后；如果不是你，那就是波兰国王；如果不是波兰国王，那就是我的弗朗索瓦弟弟。但是我没有儿子；在我去世以后，王位应属于我弟弟安儒公爵。他现在不在。可是总有一天，他会来要这个王位的。我不愿意到那时他发现在他的宝座上是一个和他几乎有同样权利的人来和他争权，甚至会引起夺权的战争。夫人，至于我为什么不让你来摄政呢？因为那样你将必须在两个儿子中做出抉择。这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是很痛苦的。至于我为什么不选中弗朗索瓦弟弟呢？因为他将对他哥哥说：你已经有了一个王位，为什么你要抛开它？不，我选择了一位摄政者，他能够保管这顶王冠，把它掌握在手里，而不是戴在头上。这位摄政王，向他祝贺吧，夫人！向他祝贺吧，弟弟！这位摄政王，也就是纳瓦尔国王！”

他以最高统帅的姿态用手向亨利行了个礼。

卡特琳娜和阿朗松做了一个动作。这是一个介于神经质的抽动和行礼之间的动作。

“拿着，摄政大人，”查理对纳瓦尔国王说，“这是文件。上面写着在波兰国王回来之前，由你统帅军队，掌握财政和国家大权。”

卡特琳娜狠狠地盯着亨利。弗朗索瓦的身子摇晃得简直难以支持了。不过无论是后者的虚弱还是前者的强硬，都不能使亨利放心，

而是向他显示了迫在眉睫的可怕的危险。

亨利也做出巨大的努力。他克服了内心的一切恐惧，从国王手里接过文件，然后挺起身子，注视着卡特琳娜和弗朗索瓦，那眼光似乎在说：

“小心些！我是你们的主人。”

卡特琳娜明白了他的目光。

“不，不，决不，”她说，“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决不向一个外族人低头。只要还留下一个瓦卢瓦家族的人，波旁家族的人就休想统治法国。”

“母亲，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害怕的查理九世从他那被血染红了的被子里探起身子，喊道，“小心些，我还是国王！虽然我知道，为时不长了，可是下一道命令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我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惩罚杀人凶手和下毒犯。”

“好吧，你下这个命令吧！只要你敢，我，我也可以下我的命令，来，弗朗索瓦，来！”

她拉着阿朗松公爵匆匆地走了出去。

“南希，”查理喊道，“南希，快来，快来！南希，我命令你，逮捕我母亲，逮捕我弟弟，逮捕……”

卫队长刚推开房门，一口血噎住了查理的咽喉。窒息的国王在床上发出嘶哑的喘气声。

南希只听到叫他的名字，而命令的内容，由于声音含糊不清，则消失在空中了。

“看住门！”亨利说，“别让任何人进来！”

南希行了个礼，走了出去。

亨利的眼睛凝视着已毫无生气的躯体。如果不是一丝微弱的呼吸吹动着他嘴角上的唾沫，人们一定会把他看成是一具尸体。

他看了很久，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已是关键的时刻。是要摄政，还是要活下去呢？”

这时床后的挂毯掀了起来，露出一张苍白的脸。一个声音在这死一样寂静的房间里回荡着。

“您要活下去！”这声音说。

“勒内！”亨利喊道。

“是的，陛下。”

“那么你的预言难道错了：我难道不会成为国王了吗？”亨利喊道。

“您会成为国王的，陛下，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你怎么知道？快说，告诉我，我好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你的话！”

“您听着！”

“我听着。”

“您弯下身来！”

亨利面向躺着的查理弯下身去。勒内也同样弯下身子。他们中间只隔着一张床。他们的动作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之间躺着的是已不能动弹、不能说话的垂死的国王。

“听着！”勒内说，“王后把我安置在这儿是为了结果您的，可是我宁愿为您效劳，因为我相信给您算的命。在为您服务的同时，我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难道也是太后让你对我说这些话的吗？”亨利充满了怀疑和忧虑问道。

“不，”勒内说，“可是，请您听我说一个秘密！”

他把身子更向前倾了点，亨利也同他一样。两人几乎头碰到头了。

这两个朝垂死的国王弯着身子的男人的交谈是那么阴森，迷信的佛罗伦萨人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亨利的脸上也流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听着！”勒内继续说，“听着，如果您能在这垂死人的面前发誓，原谅我害死了您的母亲，我就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告诉您。”

“我已经答应过你了。”亨利说着脸色阴沉了下来。

“答应了，但没有发誓。”勒内说着往后退了一下。

“我发誓。”亨利说着把右手伸到国王的头上。

“好，陛下，”佛罗伦萨人急忙说，“波兰国王已经回来了！”

“不可能，”亨利说，“信使已经被查理国王逮捕了。”

“查理国王只抓住了走蒂埃里城堡这条路上的信使，可是有远见

的太后分三路派出了三个信使。”

“噢！我大祸临头了！”亨利说。

“一个从华沙来的信使今天早上到了。国王在他之后马上就动身，谁也没有想到拦阻他，因为在华沙还没有人得到法国国王生病的消息。信使比亨利·德·安儒只早到几个钟头。”

“噢！如果我能有一个星期该多好啊！”亨利说。

“是的，可是您连几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了。您听见准备武器的响声吗？”

“听见了。”

“这些武器都是对付您的。他们要到这儿，到国王的房间里来把您杀死。”

“国王还没有死。”

勒内的眼睛盯住查理，说道：

“十分钟后，他就要死了。因此，您只有十分钟可以活了，也许还不到十分钟。”

“那怎么办呢？”

“快逃，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要再耽搁！”

“可是从哪儿逃呢？如果他们等在前厅，那我出去，他们就会杀死我。”

“听着，我为了您将不顾一切。您可别忘了！”

“你放心吧！”

“跟我从这个秘密通道出去！我把您领到暗门。然后，为了让您有充分的时间，我去向太后报告您下了地道。这样人们会认为是您自己发现了秘密通道，从那儿逃走了。来吧。来吧！”

亨利弯下身子，在查理额上吻了一下。

“永别了，哥哥！”他说，“我决不会忘了你最后的心愿是让我继承你的王位。我决不忘记你的遗愿是让我为王。安息吧！看在我们兄弟的分上，我原谅你所欠下的血债。”

“快！快！”勒内说，“他醒过来了！趁他还没有睁开眼，快逃跑吧！快逃跑吧！”

“奶娘！”查理喃喃地说，“奶娘！”

亨利在查理床头取下了那把对垂死的国王已没有用的宝剑，把让他摄政的文件揣在怀里，又最后吻了一下查理的额头。接着，他绕着床转了一圈，跳进洞口。洞口随即闭上。

“奶娘！”国王用更高的声音叫着，“奶娘！”

善良的女人跑了过来。

“怎么样，我的小查理？”她问。

“奶娘！”国王说。他张开眼皮，眼睛瞪得大大的，眼光像死人一样呆滞不动。“在我沉睡的这段时间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了很大一团光，我看到了我的主——上帝，我看到了耶稣大人，我也看到了温柔的圣母玛利亚。他们求他，他们为我恳求他。万能的主原谅了我……他在叫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宽恕我吧！……我的上帝！请忘了我是个国王吧！因为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我没有带着权杖，也没有带着王冠，我的上帝！忘了一个国王的罪行，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吧！……我的上帝，我来了！”

查理说着说着，慢慢抬起身子，像是去迎接那个正在召唤他的声音似的。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查理叹了一口气，倒在奶娘的怀里。他浑身冰冷，一动也不动。

正当卡特琳娜指挥着士兵们守在大家都熟悉的，亨利应该从那儿出去的走廊里时，亨利在勒内的带领下通过秘密通道，来到暗门，然后跳上一匹在那儿等着他的马，朝着他认为能找到德穆伊的方向飞驰而去。

几个哨兵听到他的马蹄敲打在石板上的声音，突然回过头来喊道：

“他跑了！他跑了！”

“谁跑了？”太后靠近窗口喊道。

“亨利国王！纳瓦尔国王！”哨兵们嚷道。

“开枪！”卡特琳娜说，“朝他开枪！”

哨兵们急忙瞄准，可是亨利已经走远了。

“他逃了，”太后大声说，“那就是说他失败了！”

“他逃了，”阿朗松公爵喃喃地说，“那我就是国王了！”

可是就在这时，弗朗索瓦和他母亲还没有离开窗口，吊桥上响起

了一阵马蹄声，接着是兵器的撞击声和喧闹声，一个年轻人骑马奔驰而来，他手中举着帽子，冲进院子，高声喊道："法兰西！"后面跟着的四名绅士也像他一样满身是汗水和尘土。

"我的儿子！"卡特琳娜朝窗口伸出双臂喊道。

"母亲！"年轻人跳下马来回答道。

"安儒哥哥！"弗朗索瓦后退一步恐怖地喊道。

"太晚了吗？"亨利·德·安儒问他母亲。

"不，恰恰相反，正是时候！即使上帝手拉着手把你领到这儿也没有这么及时。你看，你听！"

果然，卫队长南希先生出现在国王房间的阳台上。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他。

他把一根木棒折成两截，一手里拿着一截，伸开双臂，喊道：

"查理九世国王驾崩了！查理九世国王驾崩了！查理九世国王驾崩了！"他连喊了三声。

接着，他让两截木棒掉了下来。

"亨利三世万岁！"卡特琳娜喊着，并带着虔诚的感激的神情画着十字，"亨利三世国王万岁！"

除了阿朗松公爵以外，所有的人都重复着这个呼声。

"啊，她要弄了我！"阿朗松说着，手指狠狠地抓着胸膛。

"我战胜他了，"卡特琳娜喊道，"这个可恶的贝亚恩人不能统治法国了！"

六六　尾　　声

自从查理九世国王驾崩、他的继承人登基以来，一年过去了。

靠着上帝和他母亲卡特琳娜的恩典统治着法国的亨利三世国王——幸好是他——到克莱里圣母院参加了一次堂皇的宗教仪式。

他是和王后以及整个宫廷人员一起步行而来的。

亨利三世国王有条件享受这小小的消遣，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任何严重的忧虑。纳瓦尔国王在纳瓦尔，他是早就想回到那儿去的；据说他正在追求一个蒙莫朗西家族的美丽千金，他管她叫福瑟丝。玛格丽特在他身边，又凄凉又忧郁。在这美丽的山区，她并不能得到消遣，而只能稍稍减轻她生活中的两大痛苦：空虚和死亡。

巴黎十分平静。自从她亲爱的儿子亨利为王以后，太后成了真正的摄政者。她时而住在卢浮宫，时而住在索瓦松宫。这索瓦松宫就坐落在今日的麦市场，人们还能看到它遗留下来的优美的石柱。

太后对勒内对她的小小的背叛始终蒙在鼓里；自从勒内在科科纳和拉莫尔案件上非常及时地做了假证以后，他又重新得到了太后的宠爱。一天晚上，太后正和勒内一起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星座，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自称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的男人，正在祈祷室里等她。

她匆匆下楼，见那人原来是莫勒韦尔先生。

“他在这儿。”这位过去的闹事队长大声说。他没有按照宫廷的礼节，不等卡特琳娜开口就抢先说。

“‘他’是谁？”卡特琳娜问。

“夫人，如果不是纳瓦尔国王，还会是谁呢？”

“在这儿！”卡特琳娜说，“这儿……他……亨利……这冒失鬼，他来干什么？”

“从表面上看，他是来看望索弗夫人的，就是这样。但很可能他

是来搞反对国王的阴谋的。”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的?”

“昨天,我见他走进一座楼,过了一会儿,索弗夫人也走了进去。”

“你能肯定是他吗?”

“我一直等到他出来,也就是说等到后半夜。三点钟时,这一对情人一起出来了。国王陪索弗夫人一直走到卢浮宫边门。那儿的守门人显然被她收买了,所以她不用担心就回了家。国王回来时哼着小调,踏着轻松的步子,就好像在他自己的山区家乡似的。”

“他去哪儿了?”

“去干树街的丽星旅店,也就是去年陛下处死的那两个巫师所住的旅馆。”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来告诉我?”

“因为当时我还不能完全肯定。”

“现在呢?”

“现在,我可以完全肯定了。”

“你又看到他了?”

“是的,我躲在对面的酒商家里。我看到他先走进昨晚的那座楼房。后来,由于索弗夫人迟迟不来,他很不谨慎地把脸探出二层楼的窗口。这一次我丝毫也不再怀疑了。再说,过了一会儿索弗夫人也进去了。”

“你认为他们也像前一天晚上一样要呆到夜里三点钟吗?”

“这很可能。”

“那所楼在哪儿?”

“就在克鲁瓦-德-佩蒂尚附近,圣奥诺雷那个方向。”

“好,”卡特琳娜说,“索弗夫人没见到过你的笔迹吧?”

“没有。”

“你坐在这儿写!”

莫勒韦尔遵命拿起了笔。

“夫人,我准备好了!”他说。

卡特琳娜念道:

“正值索弗男爵在卢浮宫办公之际,男爵夫人同一位公子哥儿正

在圣奥诺雷方向的克鲁瓦-德-佩蒂尚附近的一座小楼里幽会。索弗男爵可以根据墙上画的红十字找到这座小楼。”

“还有呢?”莫勒韦尔问。

“把这封信再另抄一份!”卡特琳娜说。莫勒韦尔照着做了。

“现在,”太后说,“你派一个机灵的人把其中的一封给男爵送去,同时让他把另一封信扔在卢浮宫的走廊里。”

“我不明白。”莫勒韦尔说。

卡特琳娜耸了一下肩说:

“你不明白做丈夫的接到这样一封信会发怒吗?”

“可是,夫人,我记得从前纳瓦尔国王可并不为此发怒啊。”

“一个国王有时能忍受的事,一个普通的绅士就不一定能容忍了。再说,如果他不生气,你可以代他生气。”

“我?”

“是的。你可以带四个人,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带六个人,戴上面具,闯进门去,就像你们是男爵派去的。当这对情人在亲热时,你们闯进去,以国王的名义揍他们一顿。第二天,那封丢失在卢浮宫走廊的信会被某个好心人捡去。这时,这个消息早就传开了。这封信证明这是做丈夫的报了仇,而万万没有想到这情人会是纳瓦尔国王,谁能猜得到呢? 大家都以为他还在坡城呢。”

莫勒韦尔以赞赏的目光注视着卡特琳娜;然后施了一礼,退了出去。

就在莫勒韦尔走出索瓦松宫的同时,索弗夫人走进克鲁瓦-德-佩蒂尚的小楼。

亨利正半开着门等着她。

见索弗夫人从楼梯上来,亨利问道:

“你后面有人跟踪吗?”

“没有,”夏洛特说,“至少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有人在跟踪你,”亨利说,“不只是昨天夜里,而且今天晚上也一直在跟踪着你。”

“噢! 我的上帝!”夏洛特说,“陛下,你说这话真让我害怕。如果你因为怀念一个老朋友而遭到不幸的话,我会永远痛苦的。”

“放心吧，我的朋友！”贝亚恩人说，“有三把利剑在暗中保护我们。”

“三把，这可不算多啊，陛下。”

“可是当这三把利剑名叫德穆伊、索库尔和巴泰勒米的时候，就不算少了。”

“德穆伊和你一起来巴黎了？”

“是的。”

“他敢回到京城来？那他也像你一样有一个可怜的女人疯狂地爱着他啰？”

“不，可是他有一个他发誓要杀死的仇人，我亲爱的，只有仇恨能像爱情一样使一个人做出那么多蠢事。”

“谢谢，陛下。”

“噢！”亨利说，“我这么说不是指眼前的蠢事，而是指过去和将来的蠢事。不过我们不必讨论这些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还要走吗？”

“今天夜里就走。”

“你来巴黎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瞎说！”

“真是活见鬼！我的朋友，我说的是真话；不过，我们还是别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吧！我只有三个小时幸福的时刻了，然后就是永久的分别。”

“啊！陛下，”索弗夫人说，“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没有什么是永久的。”

亨利刚才已说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也就不再争论。他相信了，或者只装着相信了，因为他是事事怀疑的人。

这中间，就像纳瓦尔国王说的那样，德穆伊和他的两个伙伴就藏身在小楼的附近。

事先说好亨利在十二点钟而不是半夜三点钟离开小楼，然后就像前一天夜里一样，先把索弗夫人送回卢浮宫，再去莫勒韦尔住的樱桃街。



直到当日白天，德穆伊才弄清楚他的敌人住的地方。

他们已在小楼旁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突然他们看见一个人走到小楼的门前，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还跟着五个人，那人拿着几把钥匙，一把一把地在门上试着。

躲在旁边门洞里的德穆伊见此情景，一下子蹿到那个人的身后，拉住了他的胳膊。

“等一下，”他说，“不能从这儿进去。”

那个人往后跳了一步。帽子也掉在地上。

“德穆伊·德·圣法尔！”他喊道。

“莫勒韦尔！”这胡格诺吼着举起了剑，“我正在找你，你却自己来了，谢谢！”

可是他在愤怒之际并没有忘掉亨利。他转向窗口，像贝亚恩的牧童那样吹了一声口哨。

“这就够了，”他对索库尔说。“现在，你这凶手，来吧！来吧！”他说罢便扑向莫勒韦尔。

后者从腰上拔出手枪。

“啊！这次我相信你是死定了。”国王的刽子手一面说一面瞄准年轻人。

他放了一枪，可是德穆伊向右边一闪，子弹没有打中。

“现在看我的。”年轻人喊道。

他给莫勒韦尔的一剑是那么有力，尽管这一下击在他的皮带上，可是剑尖还是刺穿皮带，插进皮肉。

凶手大叫一声，声音是那么恐怖，跟他来的打手们以为他被杀死了，吓得直往圣奥诺雷奔逃。

莫勒韦尔绝不是个勇敢的人。他见到他的人都舍他而去，而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德穆伊这样的敌人，便也想逃跑，于是他朝着打手们逃走的方向奔去，嘴里喊着：“救救我！”

德穆伊、索库尔和巴泰勒米都奋勇追赶上去。

他们进入格雷内尔街，想在那儿截住他们的去路；就在这时，小楼的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男人从二层楼的窗口跳到刚被雨水浇湿的马路上。

这人就是亨利。

德穆伊的哨声已经向他发出了警报，枪声又告诉他情况严重，于是他出来援助自己的朋友们。

热情冲动而又精力充沛的亨利举着剑循着他们的足迹追去。

一声尖叫给他指明了方向：尖叫声来自塞尔让城门，那是莫勒韦尔的声音。莫勒韦尔感到德穆伊已经逼近，再一次呼喊那些吓跑了的人来救他。

他必须回过身来，否则背后就要挨刀。

莫勒韦尔回过身来，正好遇到他敌人的剑。他几乎立即巧妙地给了对手一下，刺破了对方的披肩。可是德穆伊又立即进行反击。

剑又一次插进莫勒韦尔的皮肉。鲜血从两个伤口直往外流。

"他竟然顶住了！"赶上来的亨利喊道，"快上！快上，德穆伊！"

德穆伊并不需要别人鼓动。

他又朝莫勒韦尔击去；可是后者再也不敢恋战。

他左手按住伤口，绝望地拔腿就跑。

"快杀了他！杀了他！"国王喊道。这时，莫勒韦尔的几个同伙站住了。懦夫的绝望挣扎对勇士来说是分文不值的。

莫勒韦尔感到肺要炸了似的，大声喘着气。他每吐一口气就排出一身带血的汗水。突然，他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可是立即又站起身，边跑边转过身来，把剑指向德穆伊。

"朋友们！朋友们！"莫勒韦尔喊道，"他们只剩两个人了。开枪！朝他们开枪！"

果然，索库尔和巴泰勒米这时已追着两个打手朝波利街方向去了，国王和德穆伊面对着四个敌人。

"开枪，"莫勒韦尔继续吼着。这时有一个士兵正在准备着他手中的枪。

"对，可是先得结果你，"德穆伊说，"无耻之徒，杀死你！卑鄙的人！要像对待凶手一样处死你！"

他一手握住莫勒韦尔的剑，另一只手把自己的剑从上到下插进敌人的胸膛。他使的劲是那么大，竟把莫勒韦尔钉在地上。

"小心！小心！"亨利喊道。

德穆伊把剑留在莫勒韦尔身上，急忙往后一跳，因为有个士兵正瞄准他，刚要开枪。

这时，亨利一剑刺进了这士兵的身体。后者大喊一声，倒在莫勒韦尔的身边。

另外两个士兵逃跑了。

“回来！德穆伊，回来！”亨利喊道，“别耽误时间了！如果我们让人家认出来，就完了。”

“等一下，陛下！你想我能把剑留在这无耻之徒的身上吗？”

他走近看上去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的莫勒韦尔。可是，正当德穆伊伸手去拔插在莫勒韦尔身上的剑时，后者坐起身子，拿过倒在旁边的士兵手中的枪，贴着德穆伊的胸膛，拨动了扳机。

年轻人甚至没有喊叫一声就倒在地上，当即死了。

亨利冲向莫勒韦尔，可是后者已经倒下了，当他的剑刺进去时，莫勒韦尔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必须立即逃跑。喧闹声已经引来很多人，夜间的巡逻队也可能到来。亨利在好奇的围观者中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他高兴得不禁叫出声来。

这个人就是拉于里埃尔店主。

由于格斗的场所正好在克罗瓦－迪－特拉瓦尔下方，也就是干树街的对面，我们这个老相识——他原来性格就阴沉，由于两个好朋友拉莫尔和科科纳死去，他变得更忧郁了——扔下了他正在为国王准备夜宵的炉子和平底锅，跑了来。

“亲爱的拉于里埃尔，我把德穆伊托付给你了，尽管我担心他已经没有救了。把他抬到你家去！如果他还活着，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他。这儿是钱包，至于另一个，把他扔进小河里，让他像狗一样烂掉。”

“可是您呢？”拉于里埃尔说。

“我，我要去同一个人告别。我跑着去，十分钟以后我就能赶到你那儿。请把我的马备好！”

亨利果然朝克鲁瓦－德－佩蒂尚的小楼方向跑去。可是，他走到格雷内尔街口，恐惧地停住了脚步。

一大群人正挤在楼门口。

“这楼里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亨利问。

“噢！”他问的那个人回答，“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先生。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刚才被她的丈夫杀死了，因为有人给她丈夫写了揭发信，说她和情人在此幽会。”

“丈夫呢？”亨利喊道。

“逃跑了。”

“妻子呢？”

“在里面。”

“死了吗？”

“还没有。可是，感谢上帝，她也同死差不多了。”

“噢！”亨利喊道，“我真该死！”

他冲进了小楼。

房间里挤满了人，都围在一张床前。可怜的夏洛特被刀捅了两下，躺在床上。

这两年来，她丈夫一直暗暗嫉妒着亨利。这次可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夏洛特！夏洛特！”亨利喊着，挤进人群，跪在床前。

夏洛特张开那已经蒙上死亡阴影的美丽的眼睛，喊了一声，鲜血从她两处伤口直往外冒。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噢！”她说，“我知道我不会不见到你就死的。”

果然，她就像是专门等待着这一时刻把这颗充满爱的灵魂献给亨利似的，用嘴唇吻着纳瓦尔国王的额头，喃喃地最后说了一次“我爱你”，就死去了。

亨利不可能在这里久留而不被发现。他抽出匕首，割下一缕她金黄色的秀丽的发丝——过去他经常让她把头发打开，欣赏它们的长度，——然后便在人群的哭泣声中离去。人们在流泪，然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多么巨大的不幸而流泪。

“朋友，情人，”亨利绝望地喊道，“都丢下了我，都离开了我。我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是的，陛下，”一个男人轻声地说。这人刚才从在小楼前围观的

一群好奇者中挤出来，一直跟在他后面。“但是您仍然会得到王位。”

“勒内！”亨利喊道。

“是的，陛下，勒内在守护着您。这可怜的女人断气时还在呼唤您的名字。人们已经知道您在巴黎。士兵们正在寻找您。快逃吧，快逃吧！”

“勒内，你说我还会成为国王，一个逃亡者？”

“请看，陛下，”佛罗伦萨人指给国王看一颗星。那颗星从乌云中挣脱出来，光芒四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它说的。”

亨利叹了一口气，消失在黑暗之中。